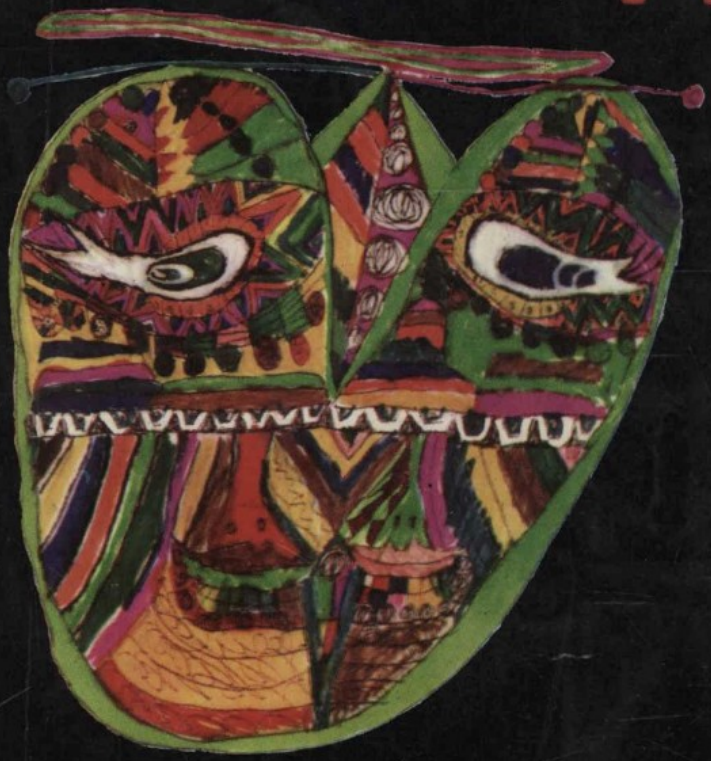
中國鬼神精怪



吴康 编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平

装帧设计：　王　跃



中國鬼神精怪

吳康 編著 点校、注释 吳康 彭崇伟 徐徐



〔湘〕新登字002号

中国鬼神精怪

吴康 编著

责任编辑：王 平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7.125 插页：5

字数：709,000 印数：1—6,200

平装：ISBN 7—5404—1006—X

I·803 定价. 14.00元

精装：ISBN 7—5404—1007—8

I·804 定价：16.50元

前　言

一

这是一本专门搜集我国历史典籍中有关鬼怪精灵故事的大型分类选集，虽题为《中国鬼神精怪》，但实际上不包括“神”或“神仙”类的故事。这里的“神”或许理解为“魂”要更贴切些，古代“神”“魂”本可通解，只是为了醒目和习惯的缘故，我们将书命名为《鬼神精怪》。

当然，本书之不选录神或神仙方面的内容尚有其更为深层的考虑。在我国，有关神和神仙方面的选集、研究著作已出版了不少，而专辑鬼怪或专论鬼怪的著作尚属阙如，近期虽有《中国鬼话》一书问世，但该书旨在收集民间传说，没有涉及古代典籍中的这方面的记载，与我们的思路不尽相同，故不能划属此例。

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历史文化中来看，我国的鬼观念或鬼信仰最为早起和源远流长，且在后世的历史进程中，已逐渐发展为一个完整严密的叙述体系，占据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萦绕于人们的头脑，从某种程度上支配影响着世人们的情感生活。而神则不同，它根源于鬼的观念，然后从中分化出来，高标于现实人生之上，成为人们崇敬和膜拜的对象，因也就丧失了它贴紧人生和世俗情欲的生动丰富性，成为人们敬畏的偶像了。我们对偶像仅有小心和恭敬，但对鬼们则感到亲近和随意。

说鬼的产生最为历史悠久是有根据的。从文字学上来看，鬼字的出现比神字早。甲骨卜辞和金文中有不少的鬼字，其形有写作  的，像脸上盖有东西的死人，也有字形作  、  的。而甲骨卜辞中却无神字。神字到殷周时期才出现。殷周时期将雷电的“申”字孳乳为神字。申，甲骨文有好几种写法，如“  ”，其形象雷电的闪耀曲折。古人见电光闪烁于天，认为是神所显示，故以“申”为“神”字。许慎《说文解字》：“申、‘神’也。”清人桂馥《说文解字议证》说：“神也者，申、神相音近，”并引《风俗通》：“神者，申也。”

然而，说神字从雷电的申字衍变而来仅说明了一个方面的涵义，即以电光的闪耀于天来会意神的濒临人世。而另一方面，神的产生却仍然与鬼的渊源密切相关。《说文解字》中的“神”字作“  ”()，“神也，从鬼，申声。”清人王筠在《说文句读》中认为  是神的别体字，似乎不太准确，应该说  才是神的本字，后世神从鬼中分化出来，高超于鬼之上，人们带着祈求敬畏之心祭祀供奉它，故从“示”，使之完全有别于鬼。故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  ，神也，当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故字从鬼申。”

神从鬼中化出，应是确切无疑的，所以，后世诸多的所谓神，仍保存着鬼的名称。现略举清人姚东升的《释神》为例：

产神：《山斋集录语》敬遗治产鬼名也。临呼之吉。

釜甑神，《五行杂书》釜甑鬼，名婆女，凡遇釜鸣，呼其名不灾。

衣服神：《酉阳杂俎》，衣服鬼，名甚远。

厕神紫姑：《酉阳杂俎》，厕鬼名项，一名郭登，《五行杂书》神名。

在诸种神鬼的混合中，表现最明显也最与我们的释神鬼二字有关的是雷神，神字从雷电的申字衍化而来，雷神作为神是确切无疑的，但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却仍保留有雷鬼的描述，且历代相因。较早的记载见《搜神记·杨道和》，叙杨于雷雨霹雳交加之际，举锄与雷鬼搏斗，砍伤了雷鬼的屁股，使他掉落地上。见鬼“唇如丹，目如镜，毛角长三尺余，状如六畜，头似猕猴。”俨然鬼貌。唐

《录异记·徐诩》，叙元和间天上掉下一雷鬼，“身二丈余，面如猪首，角五六尺，肉翅丈余，豹尾，又有半服绛裈。手足两爪皆金色，执赤蛇，足踏之，瞪目欲食。”宋《夷坚丙志》卷七《扬州雷鬼》叙“鬼从空陨于地，长仅三尺许，面及肉色皆青，首上加帻，如世间幞头，乃肉为之，与额相连。顾见人，掩面如笑。”唐《裴铏传奇》叙陈鸾凤在原野中与雷鬼相搏，以刃上捍，击中雷鬼肩膀，“雷堕地，状类熊猪，毛角，肉翼青色。手执短柄刚石斧，流血注然，云雨尽灭。”清《聊斋志异》卷六写雷公持锤振翼而入人家室，某妇人以便溺泼之。“雷公沾秽，如中刀斧，返身急逃；极力展腾，不得去，颠倒庭际，嗥声如牛。”这一系列的描绘皆活剥出雷作为鬼的形象：丑陋；为世人所鄙视。人们对它全无敬意，敢肆意与之搏斗，且每搏必胜。

事实上，鬼神的分离在我国文化史上是较晚近的事。先秦时期的《墨子·明鬼》虽始略作分别，但尚仍以鬼为根本。《明鬼》下曰：“古之今之为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为鬼者。”这里将鬼分作三类，所谓“天鬼”，自然后来上升为神；而“山水鬼神者”和“人死为鬼者”则有的被崇信为神，有的则仍作为鬼。汉代王充《论衡》有《论死》、《死伪》、《订鬼》三篇专论鬼神，但重在论鬼，而略及神类，足可见出当时鬼观念的影响深远，而神尚未占有相当的社会地位。魏晋时期，大多数典籍中叙鬼神都是两词并举，未作明显的区分。直到南北两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鬼神间似乎才有根本的区别，才逐渐产生出相对立的鬼和神的两大系统。

鬼神演化的历史表明，鬼观念是最为历史悠久且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神秘观念，神不过是其衍生和亚类罢了。只是由于社会统治阶级的需要，神才超越于鬼之上，成为社会奖掖的统治意识之一，获得至尊的地位。但正因为这样，它也就脱离了现实人生，丧失了原初鬼观念的丰富多样性。所以，本书舍末求本，欲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人们尚停留在揭幕神仙文化的地方，我们则力图全面深入地清理阐释鬼文化。读者将从本书看到，中国鬼文

化或鬼创造是一个奇特的、色彩斑斓的、动人心魄的伟大的艺术长廊。

二

不仅如此，即便鬼观念，其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为各种样式和形态。

鬼观念最初大致为一种一般的灵魂观念，它源于初民对死亡的看法。《说文解字》释鬼字："人所归为鬼。"尸子曰："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左传》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韩诗外传》有更详尽的解说："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土，血归于水，脉归于泽，声归于雷，动作归于风，眼归于日月，骨归于木，筋归于山，齿归于石，膏归于露，毛归于草，呼吸之气复归于人。"这当然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但说明当时人们不过把鬼看作人死亡的代名词。人死之后，灵魂化鬼，鬼归于自然大地；而并没有后来对鬼的行状的那么复杂多样的描述。

鬼最初作为稀薄的灵魂观念首先应与魂与魄的观念有关。《左传》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后世孔颖达疏曰："魂魄，神灵之名，本从形气而有；形气既殊，魂魄各异，附形之灵为魄，附气之神为魂也。附形之灵者，谓初生之时，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为声，此则魄之灵也；附气之神者，谓精神性识渐有所知，此则附气之神也。"孔颖达从形气来区分魂魄，魄主宰人的形体，人的各种器官活动由它控制；魂主宰人的精神，它控制人的精神思维活动。其次，从人的发育过程来看，是由魄到魂的发展，初生时魄主"耳目心识手足运动啼呼"，尔后才有"精神性识渐有所知"的魂。故子产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也就是说，古人把生人（活着的人）的灵魂看作魂与魄的组合；在这组合中，魂是较魄更为高级的发展：它较后起，主宰精神，呈阳性。故古人由此而产生重魂轻魄的倾向，《礼记·郊特牲》曰："魂气

归于天，形魄归于地。”这里，魂魄间阳与阴、肯定与否定对立的性质表现得很明显：魂气高尚而升天，形魄卑贱而下地。我们的称太阳为魂，月亮为魄，称伟大的战死者为“英魂”，潦倒不堪的人为“落魄”，自然亦是源于这种倾向。

以上是就生人的灵魂所作的区分，而人死之后呢？作为其灵魂组合的魂与魄有没有变化呢？在古人看来，根据阴阳对立、肯定与否定因素的效应，生人的魂与魄在人死之后变化成了神与鬼。据说，这是道教的贡献：

> 根据道教的思想，道被分为阳和阴的基本对立。阳是温暖、光明、男性。阴是寒冷、黑暗、女性。阳是天，阴是地。从阳力中产生了神和人的灵魂的天上部分；从阴力中产生了鬼和人的灵魂的地下部分。

这段话正与《礼记·郊特牲》上的那句话相应，人死之后，魂气归天，形魄归地。归于天者为尊神，归于地者为厉鬼。至此，我们看到，作为一般的灵魂观念的最原初的鬼概念，已逐渐发展为带有鲜明的褒贬倾向的系列概念：神、魂、鬼、魄。其中神魂为一组，鬼魄为一组；前者受到世人的崇敬、信奉和颂扬，后者则为人们所厌恶、鄙夷和恐惧。神鬼状死者之灵，魂魄为生人之精。这样才完整地构成我们中国人对人的灵魂的全部看法。

就人的灵魂而言是如此，但是，信奉“万物有灵”论的古人还得由此及彼。他们认为，像人一样，大凡山川草木，鸟兽虫蛇，飞走潜游，皆有精灵；甚至家用器具，锅碗瓢勺之类，皆有灵异。它们成精成魅，为祸为祟，兴妖作怪。我笼统地将它们的灵魂称作“精怪”，以别于人的灵魂的“鬼魂”。

精者，物之纯粹者也，如酒精；香精。故用它来指代物种之灵是恰当的。古代用“精”来指代物种之灵并不少见，晋王嘉《拾遗记·前汉》下：“有紫菊，谓之日精，一茎一蔓，延及数亩，味甘，食者至死不饥渴。”杜甫《骢马行》：“云雾晦冥方降精。”杜修可注引《瑞应图》曰：“龙马者，河水之精。”精亦是精灵，希腊神话作

daemon，一般指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经常指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神的那种突如其来的超自然的干预。精灵低于神（可能会死去）但高于人。据此，精灵似可用来表示自然之物的精魂，它们自然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地位也在人神之间。所以〔美〕爱伯哈特《中国象征文化辞典》说："精灵也总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无论是死人的鬼魂，还是树精、石精、桥精、水精或者是仙人等，都是如此。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人间世界比精灵世界要模糊得多。因此，他们对妖怪与精灵的信仰，也比西方人看得更为重要。"爱氏虽泛指一切灵物为精灵，甚至仙人，但他所罗列的精怪有众多的种类："树精"、"石精"、"桥精"、"水精"，这却使我们觉得更其准确，切中了中国神秘文化的分类。

至于"怪"这个词，用它来描摹指代物种之灵的怪异行径更是常见，也似乎已约定俗成。《论语·述而》曰："子不语怪、力、乱、神。"这里的"怪"用作名词，指怪异之物。怪的本义应指怪异之事，古代指不常见的自然形象。《汉书·董仲舒传》："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因自《左传》以来的大量历史文献中，都记载有大量的怪异之事、自然界的反常现象，以作为改朝换代的预兆与根据。因"怪异"与物性相关是源远流长的。怪亦是怪物，古人们专以它来指代自然精怪之物。《礼·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唐韩愈《昌黎集·应科目时与人书》曰："天池之滨，大江之滨，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鳞凡介之品汇匹俦也。"因此，我们之统将本书中的器物用具、动植物精灵称作"精怪"是确实于古有证的，并非杜撰。

鬼魂（神）精怪完全囊括了我国古代神秘文化中的一切鬼怪精灵种类和他们的行状活动，在本书中，我们明确的界定和精心的分类将使读者全面而真切地看到，我们的古人以奇特的想象，呕心沥血所编构的神奇、诡谲、诱人的灵鬼活动的斑斓画图。

三

《中国鬼神精怪》共分作三大篇：鬼魂、精怪和梦幻。鬼魂篇描述诸鬼和人的魂灵的活动；精怪篇则述写各种器具、动植物精灵。梦幻篇可分作梦与幻觉；梦幻是鬼魂精怪在我国神秘文化中所特有的表现方式。不用说，活动于梦与幻觉中的全是鬼魂与精灵，梦幻不过是它们所特有的活动框架罢了。因全书的一、二篇又可为一类，第三篇别为一类，一从其内容，一从其形式；一从其内在主体对象，一从其外在表现方式上完整全面地概述了我国数千年文化传统中的种种鬼怪精灵活动。可说是纵横概观、一览无余矣。

《鬼魂篇》自然由“鬼篇”和“魂篇”构成。魂篇重在叙写人死之际，灵魂去留存没的系列故事，在历史的发展中，它们形成各种主题大致同一的同型故事，我将之概括为“勾魂”、“魂吊”和“魂身”三类。勾魂显示古人对死亡的独特看法，以为是阴司鬼吏奉命将人的灵魂勾走了。这一辑形形色色的勾魂故事足以使我们惊叹于古人想象的丰富和他们对生命消逝所作的诡秘的猜测。魂吊转换视角，写阴世亲人为留住已去或未去阴域的魂灵所作的努力。我们伟大的悲愤诗人屈原一曲《招魂》曾数千年来响彻了这块土地，从这些故事里，我们自然会深切体会到古人发自内心的这种“喋血唤魂”般的呼喊，这是求生的搏斗，然亦过于悲怆，令人掩面而含泪。魂身是个诙谐、幽默、机智的主题，它大致有魂身离异（魂与身分开）与魂身合一两种表现形式。由于我们耽于现实生活的中国人崇信灵魂与原肉体的始终合一，因魂身离异以至错位在生活中所导致的往往是讽刺的喜剧，令人哑然失笑。然魂身离异的情爱故事出于对社会习俗的反抗，它实际象征现实恋人的两重人格分裂，因于表现的谐谑中带有感人至深的悲剧意味。

鬼篇从三个方面编选，即“鬼名”、“鬼行”和“地狱”。鬼名描摹各种不同的鬼怪，《诸鬼》有我们习所常见的各种鬼类，各故事

间并未有内在的连结，仅作依次排列而已；《僵尸》、《骷髅》就人的躯壳兴妖作怪而言，因古人以为躯壳为恶魄所主，故这类故事大多阴森可怖，怪诞离奇，令人毛骨悚然，汗不敢出。古人投以的多是厌恶、否定的情绪。"鬼行"多系具有历史渊源的同型故事。《鬼婚》叙人鬼恋爱，写得大开大合，色彩绚丽，其中灌注着古人亘古以来追求情爱美满的强烈愿望，是人鬼之恋中的正剧。《鬼淫》独写性恋，大胆的描写始于清代，其中虽略近狎亵，但无疑是对传统礼教的冲击与挑战，也在我们面前展示了性恋的多色与多味。《鬼吟》是一种独特的写作样式，以诗入鬼话，极真切、深沉、哀怨地抒发了久滞幽域的鬼魂向往人世生活、怀念阳世亲人的情绪，感人至深，令人惨淡神伤。《鬼谐》是有关鬼的幽默故事，但抒写并不轻松，由于我们中国人太严厉，太没有生活间的距离感，因往往受不了甚至鬼的嘲弄，非要把轻松的喜剧撕破不可，结果总弄成了血淋淋的悲剧，令人惨不忍睹。"地狱"是想象中鬼的集散地，它在我国较为后起，直到南北两朝甚至隋唐时期才基本上形成。《冥府》述地狱中阎王、地府及其审判活动。地府作为人们心目中公平、正义的象征使这种描摹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是对抗冷酷现实的恐怖的乌托邦。《冥游》大致给我们勾勒出我国地狱构建的概观，冥游者往往是死而复生的幸运者，他们把阴府的秘密刺探给人们，其意仍在劝世与惩戒，因亦是对统治秩序的顺应与认同。

《精怪篇》按各物种的类别编排，家用器具与植物类分作《器物怪》、《树精》和《花仙》三类。《器物怪》抒写灵活跳跃，作者切合物性特征，以拟人的写法，描写了各种物怪有趣的行妖作怪以及与社会家庭的人文联系。《树精》似乎是古人对众多的植物精灵唯一偏爱的选择，描写奇特古朴，耐人寻味。《花仙》故事并不多见，其中所述花种亦为常见之花。花为美好、婚合的象征，故这辑故事全与男女性恋有关，作者以肯定的态度写出，几乎没有精魅故事祟人为祸之类的阴影，给人留下的只是花的馨香与隽永，故题名为"花仙"。

有关动物精灵的故事在古代最为众多也最生动精彩。其中"龙"、

“虎”、“狐”、“蛇”堪称大类，故皆别辑一集。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占有神的地位，故事中作者多怀敬畏之情写出，因而反不及其他类故事的曲折有特色。“虎”是描写题材最为广阔，类型最为众多，想象最为丰富的物种之一。虎的威严、人虎之化的奇特、虎的灵验、为虎作伥、谪虎等写照都早已成为我国文化中所习见的现象与语汇，可见影响的深远。“狐”的描写最有特色，大抵不出“聪慧机灵”与“妖媚”两点。前者衍化出“狐辨”、“狐书”、“狐斗”等类型故事，后者更是古人描写的重心，从肯定与否定两方面，描写了一系列美丽且妖媚的女性形象，其中女祸观念与女性赞美相互渗透，是封建观念与人的性爱天性最为矛盾错综的流露，因这类形象自古以来具有无穷的艺术感染力，是我国艺术长廊中璀璨的明珠。古人对“蛇”投以憎恶的感情，它是淫荡与妖魅的象征。虽选辑中亦有感恩知报的描写，但它的淫乱与可怖已是深入骨髓，难以磨灭了。

《精怪篇》以下是各物种怪异的集合，分作“群兽”、“家畜”、“飞禽”、“水族”、“昆虫”五类。群兽、家畜两类描写较充分舒展，其中鹿的灵化、猴的诡谲、猿的衷情、犬的忠义与乱伦、鼠的神秘都刻写得栩栩如生，令人觉着万物的神奇，难以理喻。飞禽、水族和昆虫三类故事大多尚未展开，描写简洁、朴实，呈现古人对物种灵异最初的思索与想象，可称为精魅故事中的原型。这是我们选编和它们存在的主要意义所在。

第三篇《梦幻篇》可分为“梦篇”与“幻觉篇”。对梦篇的前七类“帝王梦”“国事梦”和“生殖梦”、“婚姻性梦”、“死亡梦”、“官职梦”、“科举梦”，我称作“预言梦”。它们从社会政治的宏观方面和个人人生的微观方面描写了梦中预言对人的决定性作用，是我国神道设教和专制统治构成的巨大梦征背景对渺小臣民绝对主宰的显示。“人神梦”、“人物梦”和“人鬼梦”三类，我称之为“通神梦”，梦作为媒介，勾通人、神、鬼、物四者，从而使宇宙构成为一个相互交流融合的系统。其中贯穿的中心主题是古人对生命与死亡的

看法，这是最能切近观察中国民族精神的隐秘的窗口。“文士梦”别作一类，隽永、清新、机智、生动，是千古流传的文坛佳话，诸如“江淹失笔”“梦笔生花”之类，早已有口皆碑，令人玩味。

《幻觉篇》由“幻术”“夜与昼”、“进与出”、“幻梦”和“觉梦”五类组成。幻术即产生幻觉的法术，常为有道之士或神仙等所施行，后被借用来点化人生，渡人醒悟；人生如幻梦，脱此即为醒觉。夜与昼和进与出是我国所特有的幻觉表现方法。鬼魅精灵们往往只是活动于漆黑的夜间，一到天明，便现了原形，不复为怪。这是精魅们始终无法战胜时间而最终现形死去的永恒悲剧的根源所在，也是伟大的白昼之光驱除一切妖魔的残酷的理性的象征，因为所谓的鬼怪精灵们不过是些人心里被抑制的隐秘心理的活动罢了。进与出实际上与现实的孔道——井或洞——相连系，我们进入某个洞穴，便到了另一个世界，仙境或地狱；从中出来，便又回到了人世。昼与夜和进与出是梦幻表达梦与醒的另一种说法，其幻实交替的形式是一样的。“幻梦”是使人沉迷于其中的梦，使人分不清醒梦幻实；而“觉梦”则是催人醒悟的梦，人生如梦，不要酣眠其中，还是醒觉的为好。“幻梦”与“觉梦”皆是借梦的形式，表达某种人生哲理的幻觉故事，故我又称之为“哲理梦”。然而无论酣眠也好，醒觉也好，我总觉得，其中回旋的仍是先秦时代“庄周梦蝶”的主题，庄周梦蝶，终不知是蝴蝶梦见庄周，还是庄周梦见蝴蝶。唐代诗人李商隐曾借此咏叹他的人生：“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作末尾也似有从沉迷中醒悟的感觉：“此事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泫然。”然他那“春蚕至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执著与沉溺却终于使他也使我们难以突破世俗世情编织的梦，弃离人世，去作云游的道士，不知所终。我们大多仍在这世上苟且，在情欲中翻滚，在罪恶的倾轧中搏斗，我们醒悟的那天，或许已是世界末日。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也是为人的悲哀。

四

本书并非孤立的产品，是我陆续出版几种相关的著作(译作《印度梦幻世界》、合作著作《中国鬼神文化大观》和专著《中国古代梦幻》)后的一种总结。

本书选编取历史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标准。每一类型或同型故事大致按历史顺序编排，既注意其源头或原型，也考虑到其各个历史朝代的衍变与表现，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浓缩的各故事专题的发展史，如“鬼婚”专题发展史，“虎”“狐”专题发展史等。在注意其历史发展纵线的同时，也考虑到其横的故事内在结构的演进。后世作家总在不同改构的基础上重写同一原型或专题，于是便有创新与承继。我们将众多仅属摹写的故事删去了，只选择其在结构、题材、主题、写法上有出新者，因能摆脱我国古代传奇志怪故事芜杂繁冗、陈陈相因的陋习，确将其精品挑选出来。这是项沙里淘金的艰苦工作，艺术的标准保证我们但见金粒，去掉浮砂；而历史的标准则如一条线索，使颗颗金粒贯穿成串，成为我们文化史上耀眼的珍宝。当然，这是我们的初衷，事情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在努力作得更好。

编排时我们在每类故事前写有简短的导读性文字，概述故事，勾划线索，引导阅读欣赏，体现我们的选编标准和眼光，但愿对读者不无裨益。我国古代传奇志怪故事散佚情况严重，众多的笔记小记专集更是早已湮沉。由于正统意识的鄙视排斥，它们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因辑佚钩沉，尚属开始。这自然给我们的编选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本书选篇我们尽量采用已经初步整理辑佚的点校本，但它们极为有限，大量篇目仍是从各种类书中选择出来，我们作了标点和初步的校正工作。囿于版本情况和学识的浅陋，诚然有不少缺陷。但我们总力求作得准确完善。

全书仅作简注，但只此已是任务艰巨。几乎所有的篇目都无现

成的注释所依，我们首创其注。因篇目文字的脱讹、叙述语言的多方言俗语，语句的不规范等，都大大加深了注释工作的困难。然即便如此，我们亦仍不敢苟且，妄自猜测，尽量作到言必有据，切合原意。全书末尾附有“书目提要”，按笔划排列，给读者提供进一步了解所引诸书的作者、内容、版本等情况，以便于查找和引用。

全书由吴康从120种书中选录出近620则故事，分作3篇41类。彭崇伟兄点校、注释了《鬼魂篇》的大部分篇目及《精怪篇》的“器物怪”类；徐徐女士点校、注释了《鬼魂篇》的“僵尸”、“骷髅”、“鬼淫”三类和《精怪篇》的其余大部分篇目；吴康则点校、注释了《梦幻篇》及另两篇中的个别篇目，并撰写了各类小序和书目提要。

本书责任编辑湖南文艺社的王平兄自始至终参与了本书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最具建设性的宝贵意见，是本书框架的设计者之一。湖南文艺社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际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　康

1992年酷暑记于松桂园寓居

目　录

前言　　吴　康

鬼魂篇

勾魂 ……（3）
丁姑索渡……（4）
东海吏……（5）
捉马足……（6）
阴域姻缘……（6）
魂车木马……（7）
勾魂囊……（7）
浮云报梦……（8）
火车……（9）
鬼三年……（10）
解鬼袱……（11）
避勾……（11）
鬼仙……（12）
伴勾……（14）
鬼谏……（15）
狮子大王……（16）
勾魂链……（19）
魂吊 ……（22）
韩凭夫妇……（23）
恸吊紫玉……（24）
死吊……（25）
死友……（26）
余杭广守尸……（27）
北邙清秋月……（27）
喋血唤魂……（29）
招妓魂……（30）
魂食……（31）
夺魂鬼手……（32）
魂与身 ……（34）
婢头夜飞……（35）
墓声……（36）
惧照……（37）
被里魂郎……（38）
发棺怨……（39）
胡人头……（39）
胡人脚……（41）
倩女离魂……（42）
幽显之隔……（43）

鬼窃邻妇……（44）
天鼠生肌……（45）
京师异妇人……（47）
回骸起死……（48）
孙鬼脑……（50）
魂身配……（50）
魂从知己……（54）
魂狎……（56）
跌魂……（59）
婢女魂……（60）
邓无影……（61）
诸鬼 ……（62）
小儿鬼……（63）
赤鬼……（64）
鬼打额……（64）
寄载……（65）
食尸鬼……（65）
避杀……（66）
孤坟父女……（67）
夜叉索皮……（68）
夜叉饕餮……（69）
鬼绞颈……（70）
毛鬼……（72）
鬼花……（73）
溺鬼诱僧……（73）
缢鬼情仇……（74）
鬼谷……（76）
维扬旅店……（78）
鬼三技……（79）
青衣鬼……（80）
符离楚客……（82）
大小绿人……（83）
亡鬼论学……（84）
假缢鬼……（85）
痴鬼……（85）
隐鬼……（86）
鬼绳……（87）
酒瓮驱鬼……（88）
僵尸 ……（91）
死妇走失……（92）
尸斗……（92）
尸媚……（93）
鬼奔……（94）
魄行……（95）
焚尸女……（96）
移尸走影……（97）
僵尸野合……（98）
僵尸抱韦驮……（99）
绿毛尸……（99）
僵尸贪财……（100）
棺中鬼手……（101）
酒狂……（102）
禁尸斗法……（104）
骷髅 ……（107）
骷髅兵马……（108）
白骨精……（108）
枯骨拽人……（110）
枯骨汲人……（110）
箕踞枯骨……（111）
骷髅论生……（112）

粉骷髅……(113)
枯骨自赞……(117)
红衣骷髅……(118)
骷髅嗜酒……(121)
骷髅女……(122)
塑像精魅……(126)
道经庐山……(127)
捧装奁侍女……(127)
花月新闻……(128)
画中人……(129)
泥塑四美姬……(130)
垂髻女……(135)
美人图……(136)
画师……(139)
鬼婚……(141)
河伯嫁女……(142)
崔少府墓……(143)
金枕驸马……(145)
娶耐重鬼……(146)
鬼妻……(148)
绛雪丹……(150)
赫赫鬼婚……(153)
越娘墓……(155)
鬼玫瑰……(160)
鬼妓……(161)
绿衣人……(162)
宫女鬼风流……(165)
荒冢情怨……(170)
生人精血……(173)
琵琶女鬼……(177)
情痴……(180)
沈翘翘……(186)
鬼淫……(188)
假阉人……(189)
天宫……(193)
鬼扪阴……(195)
棺交……(196)
慕阳鬼……(196)
风流具……(198)
娟、秀二娘……(199)
医国手……(204)
鬼吟……(213)
巴峡人……(214)
游魂诗……(214)
古馆夜吟……(215)
墓女弦歌……(216)
孟氏春游……(217)
悴鬼致词……(218)
夜鬼联句……(219)
鬼吟别……(220)
寒食日……(222)
鬼续诗……(223)
鬼谑……(224)
鬼操矛戟……(225)
无鬼论者……(226)
真假孙儿……(227)
宋定伯捉鬼……(228)
劈妻……(229)
两头人……(229)
新鬼……(229)

魏征访道……(230)
剑杀三女……(231)
树根穿鬼……(232)
卖熬鸭者……(233)
活死人……(234)
挥刀斩鬼……(236)
背"鬼妇"……(237)
血见愁……(238)
鬼食……(239)
踏破鬼棺……(240)
鬼从人兴……(241)
人鬼无涉……(242)
魅戏……(243)
田卖鬼……(245)

冥府 ……(247)
南北斗……(248)
泰山府君……(249)
马氏托生……(251)
册立阎罗王……(253)
判官……(255)
冥秤……(257)
阎罗城……(258)
阴域告状……(259)
冥刑惨烈……(261)
森罗殿点鬼……(265)

冥游 ……(267)
人矿院……(268)
夜观鬼行……(271)
天鼓……(274)
奈河之隔……(275)
鬼婢轻云……(277)
冥途嘿晦……(278)
高俊入冥……(280)
蜉蝣关……(282)
奈河……(286)
紫河车……(288)
走阴差……(289)
香粉地狱……(291)

精怪篇

器物怪 ……(297)
饭臿呼枕……(298)
金银杵……(298)
碓桯怪……(299)
四怪联吟……(300)
袋怪吞吐……(301)
钗女夜闹……(302)
空宅三才……(304)
君山怪笛……(305)
酒瓮饮……(307)
棋局论兵……(307)
盥器婢子……(309)
水银精……(310)
笔怪……(312)
甄杵妖……(313)
金缶吟……(314)
银女……(315)
古琴词女……(316)
荒庙群怪……(317)
镜姬……(322)

树精 ……(325)
梓树青牛……(326)
板妖……(326)
白头公……(327)
七树精……(328)
木皮怪……(330)
荆山槐……(331)
古杉魅……(333)
柳将军……(334)
葡萄怪……(335)
芭蕉精……(335)
树女……(336)
桃夭柳媚……(337)
花仙 ……(340)
苑花……(341)
白衣女……(343)
莲女……(343)
菊精……(344)
牡丹女……(347)
杏童……(351)
藕花……(352)
龙精 ……(355)
泥人……(356)
龙女……(357)
食龙……(359)
龙雨……(361)
水精……(363)
救龙……(364)
乘龙出谷……(366)
龙穴……(367)
虎怪 ……(368)
虎符……(369)
三足虎……(370)
母化虎……(370)
僧虎……(371)
虎媒……(372)
虎约……(373)
虎皮……(375)
虎意……(375)
虎诉……(377)
虎伥……(380)
斑处士……(381)
虎报……(385)
谪虎……(385)
虎牒……(387)
假噬……(388)
虎怨……(389)
虎神……(391)
狐媚 ……(392)
阿紫……(393)
狐辨……(394)
狐戴骷髅……(396)
镜照"鹦鹉"……(397)
狐戏……(398)
狐书……(399)
叩头野狐……(400)
三狐治病……(401)
毒狐……(402)
小狐治大狐……(403)
咋狐犬……(404)

古墓狐精……(406)
狐皮……(408)
胡媚娘……(408)
狐尾……(411)
狐姐鬼妹……(413)
狐媲美……(419)
狐幻……(423)
狐媒……(424)
剑刃媚狐……(426)
两性狐……(430)

蛇妖 ……(433)
陷湖……(434)
蟒气飞仙……(434)
蛇眼……(435)
白衣蛇女……(435)
毒妇化蛇……(437)
蛇魅……(437)
蛇案……(438)
檐生……(438)
蛇酒……(439)
蕴藉蛇郎……(440)
蛇淫……(440)

群兽 ……(444)
山猱……(445)
狨心……(446)
鹿僧……(447)
鹿道士……(448)
香獐女……(449)
猴娶妇……(453)
猴灯……(453)
猴怪……(455)
狼女……(456)
惨毒佳丽……(457)
白猿传……(459)
青山情……(461)
猿僧……(465)
楚江渔者……(467)
巴西侯……(467)
猩女自媒……(470)
安南猎者……(471)
萧使君出猎……(473)
群兽幻会……(474)

家畜 ……(478)
马魂……(479)
马娶……(480)
骏马妇人……(481)
猪臂金铃……(481)
青毡履……(482)
宅三怪……(483)
羊神……(483)
荡羊女……(484)
烛影黑臂……(485)
救命犬……(485)
真假丈夫……(486)
黑犬盗马……(487)
黑犬化母……(488)
淫犬子……(489)
癞犬附魂……(491)
鼠人语……(492)
魇鼠……(492)

鼠聚……(493)
飞禽 ……(495)
雉朝飞……(496)
雄鸡吹笛……(496)
鹭女寄载……(497)
展鸟……(497)
鹦鹉女……(498)
鸣枭……(498)
鹳鹆化手……(499)
病鹤疗血……(499)
苍鹤怪……(501)
乌哀……(502)
乌君山……(502)
罗刹鸟……(504)
水族 ……(506)
江郎……(507)
鱼女……(508)
鲤鱼精……(508)
鱼呼……(509)
美女鱼……(510)
长须国……(511)
白水素女……(513)
田螺女……(514)
苍獭妇……(514)
獭魅……(515)
小舟鼋女……(516)
鼋刺史……(516)
毋化黿……(517)
懒堂女子……(517)
元绪……(519)
三魅祟女……(520)
龟吸……(520)
屃赑精……(521)
昆虫 ……(524)
蚁王劫狱……(525)
怪哉……(526)
大蚁出巡……(526)
审雨堂……(527)
青衣蚱蜢……(528)
威污蠖……(528)
粪厕赋诗……(530)
百岁蝙蝠……(531)
曹氏子……(532)
消面虫……(533)
守宫……(535)
绿衣知音……(536)

梦幻篇

帝王梦 ……(541)
华胥国……(542)
攀天乘龙……(542)
禹梦山书……(543)
鸟卵五色文……(543)
商庭产棘……(544)
羽衣梦……(544)
秦皇梦海神……(545)
孔子梦……(545)
刘媪梦蛟龙……(546)
乘龙上天……(546)
梦肠绕腰……(547)

独拳梦……(547)
蛆虫梦……(548)
梦食藤花……(548)
黄龙绕殿……(549)
宋帝日梦……(549)
金色神人……(550)
梦吞药丸……(550)
文理真人服……(550)
国事梦 ……(552)
黄帝梦风后力牧
……(553)
高宗梦说……(553)
臧丈人……(553)
灶君梦……(554)
盥脑梦……(555)
子玉梦河伯……(555)
且辟左右……(556)
吕锜射月……(557)
梦筮同征……(557)
虢公贺梦……(558)
宋公梦鸟……(559)
曹亡梦……(559)
黑狗梦……(560)
钧天广乐……(560)
梦诛赵高……(561)
金人东向……(562)
嵩艾梦……(562)
槐为木旁鬼……(563)
文士梦 ……(564)
相如梦赋……(565)
扬雄梦吐凤凰……(565)
梦吐五脏……(566)
岁星精……(566)
绣囊……(567)
开心梦……(567)
吕蒙诵《周易》……(567)
贾弼换头……(568)
梦得佳句……(568)
江淹五色笔……(569)
梦笔生花……(569)
韩愈吞篆……(570)
李贺梦为记……(570)
鬼教诗……(570)
梦仙诗……(571)
梦浣西江水……(571)
苏轼《回文诗》……(572)
谢谔吞珠……(572)
晓寒词……(572)
梦吞青柏叶……(573)
孔子授笔……(574)
梦易肺肝……(574)
生殖梦 ……(576)
穆子梦竖牛……(576)
登楼梦……(577)
梦绛帐……(578)
锦衣梦……(578)
谢灵运后身……(579)
释梦……(579)
浮磬之精……(579)
雷雨梦……(580)

鹤蜕……(580)
苏轼前身……(581)
梅尧臣梦龟……(581)
玉箸梦……(581)
梦儿挽袖……(582)
冥分贵贱……(582)
院主三托生……(583)
南岳真人……(583)
水晶身……(584)
驴大爷……(584)
王子托生驴……(585)
婚姻·性梦 ……(587)
泉丘人女……(588)
燕姞梦兰……(588)
巫山云雨……(589)
梦女会……(589)
梦里人生……(590)
弓弯……(591)
梦葬弄玉……(592)
簪花梦……(594)
梦郎……(595)
渭塘奇遇……(596)
梦遗……(599)
梦交……(602)
狐淫……(602)
玉镜夫人……(605)
死亡梦 ……(609)
骷髅见梦……(610)
声伯梦琼瑰……(610)
梦三马……(611)
梦友赋诗……(611)
寒食诗……(612)
红笺诗……(612)
韦检梦姬……(613)
海棠梦……(614)
小红琴……(614)
纵欲必亡……(615)
李慤登仙……(616)
成佛梦……(617)
灵芝宫……(618)
西门侍郎……(618)
举体火热……(619)
马梦……(619)
“大还”梦……(619)
臼中炊……(620)
巨佛梦……(620)
雌鹤飞去……(621)
松竹梦……(621)
虎梦……(621)
人上山为凶……(622)
九十卒字……(622)
墓序梦……(623)
伞梦……(623)
中吕梦……(624)
官职梦 ……(626)
禾三穗……(626)
卤簿入厕……(627)
登冢梦……(627)
杨炎捧日……(628)
半臂梦……(628)

任调拜相……(629)
食万羊……(629)
寺僧三梦……(630)
梦母下体……(630)
柳仆地……(631)
梦东司……(631)
猫卧堂限……(632)
闻为门中耳……(632)
棺梦……(633)
出官有梦……(633)
泾阳尉……(634)
奚陟梦茶……(634)
夜舟鬼告……(635)
三刀梦……(636)
绯衣梦……(636)
白龙翁……(637)
美梦须……(637)
“剃度”梦……(638)
“雨”梦……(638)
十段锦……(639)
官至承议郎……(639)

科举梦 ……(641)

挽弓射狗……(642)
十年襄刺史……(642)
“毕罗”梦……(643)
石婆神……(643)
天意难问……(644)
征梦亭……(645)
棺木梦……(646)
登云梯……(647)
改名梦……(647)
黄溥梦名……(648)
詹烨兄弟……(648)
“反身”梦……(649)
户部符……(650)
黄龙入店……(651)
歌汉宫春……(652)
舟人女……(653)
添耳梦……(653)
铸文局……(654)
南山顽石……(654)

人神梦 ……(657)

宋无忌……(658)
梦神造殿……(658)
钟馗食鬼……(658)
赤水神……(659)
白马引路……(661)
灵著侯……(662)
茅厕梦……(662)
佐命功臣……(663)
神畏无赖……(664)

人物梦 ……(665)

栎树见梦……(666)
火浣衫……(667)
乌鸭梦……(667)
鱼求去钩……(668)
燕豕化生……(668)
景帝梦虎……(669)
蜘蛛梦……(669)
李令瘗羊……(670)

集威骨……(670)
小儿赐药……(671)
道士问疾……(671)
鳖乞命……(672)
瓦陇梦……(672)
池鱼梦哭……(673)
巨蛟梦……(673)
绯袍官人……(674)
亡祖尽猪……(674)
黄衣妇人……(675)
蟹判官……(675)
银妇梦……(676)

人鬼梦 ……(677)

晋侯梦大厉……(678)
浑良夫……(678)
鬼刺阴……(679)
华林园……(680)
血仇……(680)
枕杀记……(680)
尼妙寂……(681)
陈泰冤梦……(683)
蒋济亡儿……(684)
阳明府……(685)
水府判官……(686)
墨点面……(687)
草穿眼……(687)
三峡怨……(687)
冥漠愁人……(689)
冥婢……(690)
亡灵求祭……(690)
槁骨呼葬……(691)
湿鬼迁葬……(692)
孤魂托梦……(692)
阮郴州妇……(693)
恩及枯骨……(694)
鬼牒……(694)

夜与昼 ……(696)

墓室筮篌……(697)
古殡宫……(698)
坟莹夜遇……(699)
枫林古木……(701)
幻夜……(702)
荒冢怨……(703)
鬼媒……(705)

进与出 ……(709)

玉浆……(710)
梯仙国……(711)
青州仙洞……(712)
太白仙洞……(715)
三山福地……(717)
酆都御史……(721)
送鬼入阴……(722)
尘界关……(724)
胸里春秋……(726)

幻术 ……(729)

铜盘求鱼……(730)
饭变飞虫……(731)
指上浮屠……(732)
爱孽……(732)
架梯取月……(736)

扁担蛇……(737)
破户入深闺……(737)
掩魂妓乐……(739)
嫦娥偷酒……(739)
遗屐石……(741)
寒月芙蕖……(743)
烟戏……(744)
画中门户……(745)
幻梦 ……(747)
庄周梦蝶……(748)
梦鹿……(748)
玄阴池……(750)
鱼幻……(750)
掷砖破梦……(752)
张生抛瓦……(754)
三郎击石……(755)
精血酒……(757)
心幻……(758)
梦中梦……(759)
睡姬……(761)
觉梦 ……(764)
焦湖庙祝……(765)
枕中记……(766)
樱桃青衣……(768)
续黄粱……(770)
南柯太守传……(775)
莲花公主……(782)
蠓蛄郡……(784)
蚍蜉国……(787)
女南柯……(792)
桃花源……(799)
和神国……(799)
天台访隐……(801)

书目提要（按笔画编排）
……(806)

鬼魂篇

勾魂

古人对生命有独特的看法，认为人的死亡是阴间的鬼吏把世人的灵魂勾走了。据此观念从古至今产生了一系列的勾魂故事，这些故事编构奇特，形式荒诞离奇，充满了死亡的神秘。

《捉马足》、《勾魂囊》、《火车》和《勾魂链》四篇写鬼吏勾人性命的方式。有四人捉马足过河如履平地，本欲执马主去阴司，但不知怎么竟脱逃了。"勾魂囊"又叫吸气袋，是鬼役取人常用的方式，因多见于志怪故事。生命如气息，勾魂囊吸去人的精气自然会造成死亡，这或许是合理的想象。至于用"火车"勾魂便无法索解了，鬼们拥火车来勾魂，将人抛车上，第二天却见该人尸陈堂西北重床之下。"勾魂链"有如当今侦破片中捉拿凶犯的手铐，其对被勾者惩处的涵义显然可见。

有勾魂必有勾魂吏，他们是故事所描述的另一重心。或许是因为四处勾人奔波的辛苦，他们往往寄载人的舟船以行，《丁姑索渡》写索渡鬼妇丁姑遭遇为善为恶的世人时所给予的奖励与惩处，有劝世的意义。《东海吏》写一好心的勾魂鬼，勇代被勾者受过，但被勾者仍难以逃却死亡的命运。《解襆人》写某人解视了寄载鬼吏携带死亡神秘的包袱，终于受到惩罚，最后以助勾某富人才算了事。《鬼三年》写勾魂鬼的幽默，鬼言三年才人间三日，其时间何其速也，弄得被勾者既陪了酒食，又早送了性命。

由"勾魂"生发出来的有"伴勾"和"错勾"故事。据说鬼为阴气，生人为阳气，阴阳相克，鬼吏勾人难近生人，得有人陪伴去勾才行。斗蟋蟀者余姓助人勾魂是一精彩故事，但自己差点被人当作了勾魂鬼。错勾故事较多，这里有《阴域姻缘》、《鬼仙》、《狮子大王》等。鬼吏因错勾乱点鸳鸯谱，使一对双双勾入阴府的男女复活成

了夫妻。“狮子大王”系佛教正神，他在阴司为一错勾男子平息了冤屈。《鬼仙》构想奇异，从错勾尸坏不得还阳开始叙述，然后写游魂逍遥成为鬼仙，这似乎是错勾的好处，因祸得福，反入鬼仙之列。

《魂车木马》和《浮云梦报》是人生命丧失之际，魂灵前来示报亲人的故事，是勾魂类的衍生。前者写儿魂以魂车木马接父母千里奔丧，后者则叙至交好友以“浮云诗”梦报死讯，皆深沉凄唳，惨淡神伤，充溢着古人无尽的死亡焦虑。

丁姑索渡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①，本丹阳②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③严酷，使役有程④，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九日，乃自经死。遂有灵响⑤，闻於民间。发言于巫祝⑥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九日，勿用作事。”见形，著缥衣，戴青盖⑦，从一婢，至牛渚津⑧，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当相渡也。”丁妪⑨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⑩，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不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若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恐燥湿不至⑪，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至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於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九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⑫。（出《搜神记》卷五，原名《丁姑祠》）

【注释】

① 淮南：郡名，三国魏置，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全椒县：汉置，在今安徽东

部、滁河上游。新妇：魏晋时妇女的通称。
② 丹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当涂东北小丹阳镇。
③ 姑：即婆婆，丈夫的母亲。
④ 程：定量，定额。这句说，婆婆驱使她劳作，限定每日须干多少活。
⑤ 灵响：灵应，神灵的应验。
⑥ 巫祝：古代从事通鬼神的迷信职业者。
⑦ 盖：古称伞为盖，但这里指笠一类遮阳御雨工具。
⑧ 牛渚津：长江渡口之一，在今安徽当涂西北牛渚山下。
⑨ 妪（yù）：本条于《太平广记》中，“妪”作“姬”；于《太平寰宇记》中，作“姑”；都不作“妪”。妪，老年妇女通称。
⑩ 无装：即无蓬。
⑪ 燥湿：犹寒温，冷暖。恐燥湿不至：只怕照顾不周到。
⑫ 所在：到处，处处。祠：祭祀。这句说，至今到处还在祭祀她。

东海吏

汉下邳① 周式，尝至东海②，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③。行十馀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④，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⑤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视之。”式叩头流血。良久，吏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馀，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⑥。式不得已，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累为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⑦ 不信，母昼夜与相守。至三日日中时，果见来取，便死。

（出《搜神记》卷五，原名《周式》）

【注释】

① 下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
② 东海：郡名，秦置，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
③ 寄载：犹言乘船。
④ 过：拜访。
⑤ 发：打开。
⑥ 吊之：追悼死者。
⑦ 故：通“固”；坚决，坚持。

捉马足

晋元熙① 中，上党② 冯述，为相府吏。假归虎牢③ 。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马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到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丧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迳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搜神后记》卷六，原名《四人捉马》）

【注释】

① 元熙：晋恭帝司马德文年号（419—420）。
② 上党：郡名，战国时置。治所在今长治市北。
③ 虎牢：古邑名，春秋郑地。一名成皋，为著名军事要塞。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

阴域姻缘

汉献帝建安① 中，南阳② 贾偶，字文合，得病而亡。时有吏将诣太山③ ，司命④ 阅簿，谓吏曰："当召某郡文合，何以召此人，可速遣之。"时日暮，遂至郭外树下宿。见一年少女独行。文合问曰："子类衣冠，何乃徒步？姓字为谁？"女曰："某三河人，父见为弋阳令⑤ ，昨被召来，今却得还。遇日暮，惧获瓜田李下之讥⑥ 。望君之容，必是贤者，是以停留，依凭左右。"文合曰："悦子之心，愿交欢于今夕。"女曰："闻之诸姑，女子以贞专为德，洁白为称。"文合反复与言，终无动志。天明各去。文合卒已再宿⑦ ，停丧将殓，视其面有色，扪心下稍温，少顷却苏。后文合欲验其实，遂至弋阳，修刺谒令⑧ ，因问曰："君女宁卒而却苏耶？"具说女子姿质服色、言语

相反复本末。令入问女，所言皆同。乃大惊叹，竟以此女配文合焉。（出《搜神记》卷十五，原名《贾文合》）

【注释】

① 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196—220）。
② 南阳：郡名。战国时置。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市）。
③ 太山：即泰山。道家有人死魂归泰山之说。这句说，当时有一阴间小吏把他的魂带到泰山。
④ 司命：掌管寿命之神；簿：指生死簿。
⑤ 见：现。弋（yì）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潢川西。令：县令。
⑥ 瓜田李下：成语，喻易生嫌疑之地。讥：指责。
⑦ 再宿：两夜。
⑧ 修：写，撰写；刺：名帖，相当于后来的名片。修刺谒令：写好名帖，拜见县令。

魂车木马

宋时有诸生远学①，其父母燃火夜作，儿忽至前，叹息曰："今我但魂尔，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② 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③ 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言。（出《搜神后记》卷三）

【注释】

① 宋：指南朝刘宋王朝。诸生：儒生。
② 琅邪：郡名，秦置，治所在琅邪（今山东胶南县琅邪台西北），西汉移治东武（今诸城）。
③ 魂车：古代丧礼，人死将葬时，常用一车，内设衣冠，象死者生时乘坐之形，谓之"魂车"。

勾魂囊

长庆① 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

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陕、虢、晋、绛②，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③。"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　（出《宣室志》辑佚，原名《冥司使》）

【注释】

① 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公元821—824）。

② 陕：陕州，北魏置，治所在陕县；虢：虢州，隋置，治所在卢氏，唐贞观中移治弘农（今灵宝）；晋：晋州，北魏置，所在白马城（今临汾）；绛：绛州，北周置，治所在龙头城（今闻喜东北），其后屡有迁移，唐移治正平（今新绛）。此四州境域相连，在今河南省西北、山西省东南部一带。

③ 徐泗：徐戎古族曾以今江苏西北部的泗洪及安徽东北部的泗县一带为中心建立徐国，徐泗当指这一带。一说，徐泗谓徐水与泗水。

浮云报梦

吴郡① 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②，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贞元乙丑岁三月③，游永嘉④，遘疾而殁。凭素与吴兴⑤沈蔓友善。蔓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蔓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蔓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蔓抚孤而恸，赙⑥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志，具旌神感⑦。铭

曰："笃生⑧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原名《陆凭》）

【注释】

① 吴郡：郡名，楚汉之际分会稽郡置，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
② 湖州：州、路、府名，隋置州，因地滨太湖得名，治所在乌程（今浙江吴兴南）。长城：即长城县，湖州辖境之内，在今浙江长兴县东十八里，以筑城狭而长得名。
③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785—805）；贞元乙丑为贞元元年（公元785年）。
④ 永嘉：郡名，东晋分临海郡置，治所在永宁（今温州市）。
⑤ 吴兴：即乌程县，三国吴为吴兴郡治，隋为湖州治所（见上"湖州"注），在今吴兴县南。
⑥ 赙（fù）：以财物助人办丧事。
⑦ 具旌神感：周详地显示了神灵感应。
⑧ 笃生：生而不平凡，犹得天独厚。

火　车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①，左迁集州长史②。令问好服玩饮馔③，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罂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馔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④。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濠。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漂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馀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踢关，声如霆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馀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棂⑤，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馀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原

名《李令问》）

【注释】

①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3—741）。秘书监：官名，属秘书省，掌图书秘籍。
② 左迁：降职。集州：州名，北魏改东巴州置，寄治梁州（今陕西汉中），北周移治难江（今四川南江县）。长史：官名，从五品，监理府事。
③ 服玩：服用与玩赏的物品。饮馔：酒肴。
④ 笃：（病）重。
⑤ 抉（jué）：戳，穿。窗棂（líng）：窗格。

鬼三年

元和① 初，上都② 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尝臂鹞立于衢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于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给④ 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⑤，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乃弃鹞拜祈之，曰："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⑥，鬼掩鼻，不肯前。乃延于旗亭杜氏，揖让独言⑦，人以为狂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于西座，且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⑧，且返⑨ 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挈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续集卷一）

【注释】

①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
② 上都：京都，指长安。

⑧ 衢（qú）：四通八达的道路。
④ 给（dài）：哄骗，欺骗。
⑤ 牒：公文，文书。
⑥ 毕罗四：面食店。毕罗：有馅的面食品；四：肆，店铺。
⑦ 独言：自言自语。
⑧ 直：通“值”，物价；酒直：酒价。
⑨ 退：更换。

解鬼袱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踯上船，其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袱①，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②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帖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③？”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袱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袱者，一人不许，曰：“会④遣一二年受辛苦。”乃将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担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袱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

（出《异闻录》）

【注释】

① 袱：包袱。
② 戒：告戒。
③ 讳：隐瞒；避忌。这句说，都已打开过了，还讳忌什么呢？
④ 会：应当。

避　勾

历阳①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②。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

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某乙。"其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③，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通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捨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烂。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既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捨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　　（出《广异记》，原名《罗元则》）

【注释】

① 历阳：郡名，晋置，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
② 广陵：郡、国名。西汉改江都国置广陵国，东汉改为郡。治所在广陵（今扬州市）。
③ 愍（mǐn）然：哀怜的样子。

鬼　仙

利津① 王兰暴病死，阎王复勘，乃鬼卒之误勾也。责送还生，则尸已败。鬼惧罪，谓王曰："人而鬼也则苦，鬼而仙也则乐。苟②乐矣，何必生？"王以为然。鬼曰："此处一狐金丹成矣，窃其丹吞之，则魂不散，可以长存。但凭所之，无不如意。子愿之否？"王从之。鬼导去，入一高第，见楼阁渠然③，而悄无一人。有狐在月下，仰首望空际。气一呼，有丸自口中出，直上入月中；一吸复落，以口承之，则又呼之，如是不已。鬼潜伺其侧，俟其吐，急掇于手，付

王吞之。狐惊，胜气相尚④。见二人在，恐不敌，愤恨而出。

王与鬼别，至其家，妻子见之，咸惧却走。王告以故，乃渐集。由此在家寝处如平时。其友张某者闻而省之，相见话温凉⑤。因谓张曰："我与若家世夙贫，今有术可以致富，子能从我游乎？"张唯唯。王曰："我能不药而医，不卜而断。我欲现身，恐识我者相惊怪，附子而行可乎？"张又唯唯。于是即日趋装，至山西界。遇富室有女，得暴疾，眩然瞀瞑，前后药禳即穷⑥。张造其庐⑦，以术自炫。富翁止此女，甚珍惜之，能医者愿以千金相酬报。张请视之，从翁入室，见女瞑卧，启其衾，抚其体，女昏不觉。王私告张曰："此魂亡也，当为觅之。"张乃告翁："病虽危，可救。"问："需何药？"俱言："不须。女公子魂离他所，业⑧遣神觅之矣。"约一时许，王忽来，具言已得。张乃请翁再入，又抚之。少顷少女欠伸，目遽张。翁大喜，抚问。女言："向戏园中，见一少年郎，挟弹弹雀，数人牵骏马，从诸其后。急欲奔避，横被阻止。少年以弓授儿，教儿弹。方羞呵之，便携儿上马，累骑⑨而行。笑曰：'我乐与子戏，勿羞也。'数里入山中，我马上号且骂，少年怒，推堕路旁，欲归无路。适有一人捉儿臂，疾若驰，瞬息至家，忽若梦醒。"翁神之，果贻千金。王宿⑩与张谋，留二百金作路用，余尽摄去，款门⑪而付其子。又命以三百馈张氏，乃复还。次日与翁别，不见金藏何所，盖奇之，厚礼而送之。

逾数日，张于郊外遇同乡人贺才。才饮赌不事生业⑫，其贫如丐。闻张得异术，获金无算，因奔寻之。王劝，薄赠令归⑬。才不改故行，旬日荡尽，将复寻张。王已知之，曰："才狂悖不可与处，只宜赂之使去，纵祸犹浅。"逾日才果至，强从与俱。张曰："我固知汝复来。日事酗赌，千金何能满无底窦⑭？诚改若所为，我百金相赠。"才诺之，张泻囊授之。才去，以百金在橐，赌益豪。益之狭邪游⑮，浑洒如土。邑中捕役疑而执之，质于官，拷掠酷惨。才实告金所自来。乃遣隶押才捉张。创剧，毙于途。魂不忘于张，复往依之。因与王会。一日聚饮于烟墩，才大醉狂呼，王止之不听。适巡

方御史⑯过，闻呼搜之，获张。张惧，以实告。御史忍⑰，笞而牒于神。夜梦金甲人告曰："查王兰无辜而死，今为鬼仙。医亦神术，不可律以妖魅。今奉帝命，授为清道使。贺才邪荡，已罚窜铁围山⑱。张某无罪，当宥之。"御史醒而异之，乃释张。张制装旋里⑲。囊中存数百金，敬以一半送王家。王氏子孙以此致富焉。（出《聊斋志异》卷一，原名《王兰》）

【注释】

① 利津：地名，本汉千乘县地，属千乘郡。金明昌二年升永利镇置县。清属山东武定府。在今山东沾化县境内。
② 苟：如果。
③ 渠然：并然。
④ 相尚：相对。
⑤ 话温凉：叙旧，畅叙阔别。
⑥ 眩然瞀瞑：眩然，眼目昏花；瞀（mào）瞑：昏眩而不能开目。药禳即穷：用尽了以医药去除疾病的办法，即医药已无补于事了。
⑦ 造其庐：拜访病女子居住的室家。
⑧ 业：已经。
⑨ 累骑：两人骑在马上。
⑩ 宿：夜晚。
⑪ 款门：敲门。
⑫ 生业：求生的行业、活计。
⑬ 薄赠令归：赠予他一些钱叫他回去。
⑭ 无底窦：无底洞，此句犹言欲壑难填。
⑮ 益之：更使他。狭邪游：指嫖妓。
⑯ 巡方御史：四处巡视考察的御史。明清设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
⑰ 忍：残忍。
⑱ 铁围山：地狱山名。
⑲ 制装旋里：打点行装回到家乡。

伴　勾

苏州余姓者，好斗蟋蟀。每秋暮，携盆往蓟门外搜取，薄夜方归。一日归晚，城门已闭。余惊骇无计，徘徊路侧。见二青衣远来，履舄橐橐① 有声，向余笑曰："君此时将安归乎？我家离此不远，盍② 宿我家？"余喜从之。

至则双扉大启，室中置旧书数部，磁瓶、铜炉各一。余手持蟋蟀十数盆，腹饿甚，映灯而坐。二青衣各持酒脯来，相与对啖。隐隐闻病者呻吟，及众人喧杂声。余问故，二人曰："此邻家患病者，势甚迫故也。"

未几，漏下五鼓，二人相与耳语曰："事宜办矣。"出靴中文书一道，谓余曰："请君呵气纸上。"余不解其故，笑而从之。呵毕，二青衣喜，以脚跨屋上而舞，长丈余，皆鸡爪也。余大惊，正欲问之，二人不见，壁外哭声大作。余方知所遇非人，是勾魂鬼也。

天明，启户欲出，则门外扃锁甚固，不得出，乃大呼。丧家人惊，开锁入，以为贼也，争殴之。余具道所以，且指蟋蟀盆为证曰："岂有行窃而携此累赘物者乎？"丧家人亦有相识者，始得免。所餐酒脯盘盒，俱丧家物也。竟不知从何处携入，己身亦不解从何而进。

（出《子不语》卷十四，原名《勾魂卒》）

【注释】

① 橐（tuó）橐：坚物相触的声音。
② 盍（hé）：何不。

鬼　馋

杭州袁观澜，年四十，未婚。邻人女有色，袁慕之，两情属矣。女之父嫌袁贫，拒之。女思慕成瘵①，卒。袁愈悲悼，月夜无以自解，持酒尊独酌。见墙角有蓬首人，手持绳，若有所牵，睨而微笑。袁疑为邻之差役，招曰："公欲饮乎？"其人点头。斟一杯与之，嗅而不饮。曰："嫌寒乎？"其人再点头。热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饮。然屡嗅则面渐赤，口大张不能复合。袁以酒浇入其口，每酒一滴，则面一缩。尽一壶，而身面俱小，若婴儿然，痴迷不动。牵其绳，所缚者邻氏女也。袁大喜，具酒罂，取蓬首人投而封之，画八卦镇压之。解女子缚，与入室为夫妇。夜有形交接，昼则闻声而已。

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为君作美妻矣。明日，某村女气数已尽，吾借其尸可活。君以为功，兼可得资财作奁费②。"袁翌日往访某村，果有女气绝方殓，父母号哭。袁呼曰："许为吾妻，吾有药能使还魂。"其家大喜，许之。袁附女耳低语片时，女即跃起。合村惊以为神，遂为合卺③。女所记忆，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渐能晓悉，貌较美于前女。　（出《子不语》卷七，原名《鬼差贪酒》）

【注释】

① 瘵（zhài）：病，多指痨病。
② 奁（lián）费：陪嫁的财物费用。
③ 合卺（jǐn）：古代结婚仪式之一，后为结婚之代称。

狮子大王

贵州人尹廷洽，八月望日早起，行礼土地神前。上香讫，将启门，见二青衣排闼① 入，以手推尹仆地，套绳于颈而行。尹方惶遽②间，见所祀土地神出而问故。青衣展牌示之，上有"尹廷洽"字样。土神笑不语，但尾尹而行。里许，道旁有酒饭店，土神呼青衣入饮，得间语尹曰："是行有误，我当卫君前行。倘遇神佛，君可大声叫冤，我当为君脱祸。"尹颔之，仍随青衣前去。

约行大半日，至一所，风波浩渺，一望无际。青衣曰："此银海也，须深夜乃可渡，当少憩片时。"俄而土神亦曳杖来，青衣怪之。土神曰："我与渠相处久，情不能已于一送，前路当分手耳。"正谈说间，忽天际有彩云旌旗，侍从纷然。土神附耳曰："此朝天诸神回也。汝遇，便可叫冤。"

尹望见车中有神，貌狞狞然，目有金光，面阔二尺许，即大声喊冤。神召之前，并饬③行者少停，问："何冤？"尹诉为青衣所摄。神问："有牌否？"曰："有。""有尔名乎？"曰："有。"神曰："既有牌，又有尔名，此应摄者，何冤为？"厉声叱之。尹词屈，不知所云。土神

趋而前，跪奏："此中有疑。是小神令其伸冤。"神问："何疑？"曰："某为渠家中霤④，每一人始生，即准东岳⑤文书知会其人，应是何等人，应是何年月日死，共计在阳世几岁，历历不爽。尹廷洽初生时，东岳牒文中开应得年七十二岁，今未满五十，又未接到折算文书，何以忽尔勾到？故恐有冤。"

神听说，亦迟疑久之，谓土神曰："此事非我职司。但人命至重，尔小神尚肯如此用心，我何可漠视？惜此间至东岳府往还辽远，当从天府行文至彼方速。"乃唤一吏作牒，口授云："文书上只须问民魂尹廷洽有勾取可疑之处，乞飞天符下东岳到银海查办，急急勿迟。"尹从旁见吏取纸作书，封印不殊人世，但皆用黄纸封讫，付一金甲神持投天门。又呼召银海神有绣袍者趋进，命看守尹某生魂，俟岳神查办毋误。绣袍者叩头领尹退，而神已倏忽入云雾中矣。

此时尹憩一大柳树下，二青衣不知所往。尹问土神："面阔二尺者是何神耶？"曰："此西天狮子大王也。"少顷，绣衣者谓土神曰："尔可令尹某往暗处少坐，弗令夜风吹之。我往前途迎引天神，闻呼可急出答应。"尹随土神沿岸行，约半里许，有破舟侧卧滩上，乃伏其中。闻人号马嘶，及鼓吹之音，络绎不绝，良久始静。土神曰："可以出矣。"尹出，见绣衣人偕前持牒金甲人，引至岸上空阔处，云："立此少待，岳司即到。"

须臾，海上数十骑如飞而来。土神挟尹伏地上。数十骑皆下马。有衣团花袍戴纱帽者上坐，余四人着吏服，又十余人武士装束，余悉狰狞如庙中鬼面，环立而侍。上坐官呼海神，海神趋前问答数语，趋而下，扶尹上。尹未及跪，土神上前叩头，一一对答如前。上坐官貌颇温良，闻土神语，即怒，嗔目竖眉，厉声索二青衣。土神答："久不知所往。"上坐者曰："妖行一周不过千里，鬼行一周不过五百里，四察神可即查拿。"有四鬼卒应声腾起，怀中各出一小镜，分照四方，随飞往东去。少顷，挟二青衣掷地上，云在三百里外枯槐树中拿得。上坐官诘问误勾缘由。二青衣出牌呈上，诉云："牌自上行，役不过照牌行事。倘有舛误，须问官吏，与役无干。"上坐官诘云："非尔舞

弊，尔何故远飏？”青衣叩首云：“昨见狮子大王驾到，一行人众，皆是佛光。土神虽微员，尚有阳气；尹某虽死，未过阴界，尚系生魂，可以近得佛光。鬼役阴暗之气，如何近得佛光？所以远伏。及狮王过后，鬼役方一路追寻；又值朝天神圣接连行过，以故不敢走出，并未知牌中何弊。”上坐官曰：“如此，必亲赴森罗⑥一决矣。”令力士先挟尹过海，即呼车骑排衙而行。尹怖甚，闭目不敢开视，但觉风雷击荡，心魂震骇。

少顷，声渐远，力士行亦少徐。尹开目，即已坠地，见官府衙署，有冕服者出迎。前官入，分两案对坐。堂上先闻密语声，次闻传呼声。青衣与土神皆趋入。土神叩见毕，立阶下。青衣问话毕，亦起出，有鬼卒从庑⑦下缚一吏入堂上，厉声喝问。吏叩头辨，若有所待者然。又有数鬼从庑下擒一吏，抱文卷入。尹遥视之，颇似其族叔尹信。既入殿，冕服者取册查核许久，即掷下一册，命前吏持示后吏，后吏惟叩首哀求而已。殿内神喝杖，数鬼将前吏曳阶下，杖四十。又见数鬼领朱单下，剥去后吏巾服，锁押牵出过尹旁，的是其族叔。呼之不应，叩何往，鬼卒云：“发往烈火地狱去受罪矣。”

尹正疑惧间，随呼尹入殿前。花袍官云：“尔此案已明。本司所勾，系尹廷治。该吏未尝作弊。同房吏有尹姓者，系廷治亲叔，欲救其侄，知同族有尔名适相似，可以朦混。俟本司吏不在时，将牌添改治字作洽字，又将房册换易，以致出牌错误。今已按律治罪，尔可生还矣。”回头顾土神云：“尔此举极好。但只须赴本司详查，不合向狮子大王路诉，以致我辈均受失察处分。今本司一面造符申复，一面差勾本犯，尔速引尹廷洽还阳。”

土神与尹叩谢出，遇前金甲者于门迎贺曰：“尔等可喜。我辈尚须候回文，才得回去。”尹随土神出走，并非前来之路，城市一如人间。饥欲食，渴欲饮，土神力禁不许。城外行数里，上一高山，俯视其下，有一人僵卧，数人守其旁而哭。因叩土神：“此何处？”土神喝曰：“尚不省耶？”以杖击之，一跌而寤，已死两昼夜矣。棺椁具陈，特心头微暖，故未殓耳。

遂坐起，稍进茶水，急唤其子趋延治家视之。归云："其人病已愈二日，顷复死矣。"（出《寻不语》卷十）

【注释】

① 排闼：（用力）推门。
② 惶遽（jù）：惊惧慌张。
③ 饬（chì）：通"敕"，命令。
④ 廨（jiè）：屋檐。
⑤ 东岳：即东岳大帝，道教信奉的泰山神，执掌人间生死。（参见《鬼魂·勾魂·阴域姻缘》"太山"注。）
⑥ 森罗：传说阴间阎罗王居处为森罗殿。
⑦ 庑（wǔ）：堂周的廊屋。

勾魂链

知县某，病怔忡①，日夜心悸。恒纠合家人数十辈，通宵列烛环守，而犹一夜数惊。越半月余矣。

坊间有张五者，年四十余，夙鬻② 豆腐为业，常起五更。一夜违时，四更便起，嘱妻作腐。妻曰："无乃太早。"张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卖，亦大好事。汝起点灯，我暂出解手便转也。"

乃启门至弄内，方欲登溷，忽有二人过其前，唤曰："张五，此间来！"张以为素识，从之至弄口，同立人家檐下。审视二人，竟大昧平生，各着青衣，垂绿头带，冠红帽，执朱票，酷似衙门中隶役。向张曰："有一事相烦，不可推诿。"张问何事，二役曰："不必穷究，姑同我等去。"言毕，向东走。张心大不愿，而两足殊不自由，踉跄随行，绕出街市，至知县衙门栅栏③ 前。见六人立大门下，躬擐甲胄，皆长八九尺。二役不敢进，乃转至衙后一水窦前，使张先入，张不肯，二役推之，不觉已在墙内。二役亦相继入。历高垣数重悉如此，竟达寝所。

窗上灯光甚明，命张窥之。见知县某呻吟于床，床角及脚后坐妇女六七人，地上满铺罽毯④，亦有男妇八九人，群坐其间。还告

二役，二役亦来睡⑤。五更向尽，二役颇忧惶，相与频频窥伺。又移时，某稍安，诸男女倦惫殊甚，或鼾而躺，或寝而伸。二役喜跃，急取一铁链，付张曰："汝速入房，将此链系知县项上，勿恐勿怖，径牵之以出。"张惊曰："彼知县，官长也，我何人，敢相近乎？"二役曰："彼虽为官长，而贪财好色，滥杀酷刑，今且为罪人，奚复可畏？"张趑趄⑥，终不敢前。二役慌遽，复极力推挤之。憧惶⑦间，已在房中，不得已，即以链系知县颈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旧路。张回顾知县，已系颈同行矣，大骇。知县默无一语。

甫至宅后，见一男一女作淫戏于墙阴，略不羞避。二役过之，张问曰："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腆不畏人也？"役指知县谓张曰："彼女子即渠之爱姬翠华，彼男子即渠之娈童⑧郑禄也。因渠病卧，故私约于此。彼方自谓隐密，岂暇见我辈？又岂意我辈见之明且晰哉！"张目知县而笑，知县亦俯首不言。

至水窦前，复见二人结束同二役，亦械一人，囚首衋面⑨而立。二役问曰："已拘得乎？"应曰："拘得矣。"其人见知县欲哭，彼急批其颊而止。张私诘此人为谁，役曰："即渠之幕宾，主刑名者郭某也。与同案，故同拘耳。"话间，闻内宅哭声群起，役曰："时至矣。"遂出至坊间，预有二人驻囚舆二辆相候于通衢，四役因纳知县与郭于舆中。嘱张曰："汝自归，慎勿泄于人也。"言讫，超舆叱牛而去。

张至家，鸡已鸣矣。见妻背灯而泣，邻妇三五人，从旁劝慰之曰："死者不可复生矣，天数夙定也。况气未绝，俟天明延医治之，料无妨也。"张闻之大惊，失声一呼，豁然如梦寤，则身卧炕头，妻坐守于侧，邻妇抢攘⑩满室。张咨嗟不已。妻见其复苏也，惊定而喜。张问："胡为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视，汝僵卧檐下。挽⑪邻人扛入室，手足虽温，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时，已半夜矣。何幸得复生耶？"张始悟前此之事，皆魂魄所为也。起身揖邻妇而谢之，各欣然辞去。张乃备以其故告妻，妻亦骇叹。比晓，举城军民扰乱，金⑫知县官于五更时死矣。密访郭幕，亦同时暴亡。

张不谨，渐泄于人。某之子闻之大恚⑬，械送县，笞三十。鞫

⑭郑禄及翠华私通事，果不诬。杖郑禄于县，瘐死囹圄⑮，缢翠华于园，以殉。（出《夜谭随录》卷一，原名《张五》）

【注释】

① 怔忡：病名，即今所谓心动过速一类。
② 鬻（yù）：卖。
③ 杙（yì）桓（huán）：木桩。
④ 氆（jī）毯：毛毯。
⑤ 瞷（jiàn）：窥视。
⑥ 趑（zī）趄（jū）：且前且却，犹豫不进。
⑦ 惝惶：彷徨疑惧貌。
⑧ 娈（luán）童：美童。旧时亦指被当作女性玩弄的美貌男子。
⑨ 衊（huǐ）：血面。囚首衊面，蓬头血面，如同囚犯。
⑩ 抢（chēng）攘（rǎng）：纷乱貌。
⑪ 浼（měi）：请托；央求。
⑫ 佥（qiān）：都。
⑬ 恚（huì）：怒。
⑭ 鞫（jū）：审讯；查问。
⑮ 瘐（yǔ）死囹圄：病死在监狱中。罪犯病死狱中，称瘐死。

魂吊

人死魂灵离窍后，阳世的至亲好友得想方设法留住精魂，他们或惨痛悼念，或唤回或夺回离魂，这样便产生了如此辑所编列的“魂吊”故事。

我国古代既然有人死之后精魂化鸟，双双栖聚、交颈悲鸣的故事，那么，灵魂的存在便或许不假罢。少年郎韩重去坟莹恸吊紫玉，终使其魂灵从墓出，左顾宛颈而悲歌，成夫妇之好而别；唐人曾季衡青春年少，想念幽域丽鬼，终于情激幽壤，使得久埋芳魂再现尘世，但自然只是一段伤心，空余北邙孤魂鬼恨而已；《招妓魂》也是如此，韦氏子仿佛见女，“幽芳怨态，若不自胜，”然欲逼近，便“纷然而灭”了，生亦“捧帏长恸，既绝而苏”。这类男女之间的招魂故事实际上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性梦幻的描摹，幻梦中透露的倒是无尽的哀伤与忧怨。也或许古人难以经受这种情绪的重压，他们终于在招魂之间安排了喜剧性的结尾，《魂食》中被招早亡女的举箸食饭而荒唐地使飘魂有了着落，从而无法再消失而作了他家的媳妇，可说正是因了古人的这样一种用心罢。

《死吊》和《死友》畅叙友朋之间的至情。汉人田畴追吊亡友刘虞，“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吟伏。”悲痛之情竟然忘死，不得不使虞魂墓出，反致死鬼慰安生人。“死友”即为生死不渝之友。张劭死去，其友范式千里来吊，因为来迟，灵柩竟不肯入坑，直等到友人素车白马，号哭而来。会葬千人，见此场面，“咸为挥涕”。范式亲执绋引棺，灵柩才得前行。这真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界限的心灵感应。

《喋血唤魂》、《余杭广守尸》和《夺魂鬼手》是阳世亲人为留住亡魂所展开的殊死搏斗。那种力竭声嘶、再继之以血的唤魂声甚至连

鬼蜮都震动了，终于使得他们怎么也留不住亡魂，而使之复活了。后两则故事叙亲人与勾押亡魂的阴鬼的搏斗，他们或是亲手捉鬼，逼鬼放人；或是乘鬼吏谗嘴之际，夺走了离魂。这些实属荒诞无稽的故事标示的却是我们濒临死亡时所作的努力与挣扎，它们透露着我们民族生的坚贞与死的惨淡，是刻写在我们民族生命历程上的记忆与印痕。

韩凭夫妇

宋康王舍人韩凭①，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②。妻密遗凭书，缪其辞③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④。"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⑤。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⑥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⑦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⑧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出《搜神记》卷十一，原名《韩凭妻》）

【注释】

① 宋康王：名偃，战国后期宋国国君。舍人：官职名，类似门客或侍从官。
② 论：定罪。城旦：一种苦刑，受刑者白天御敌，夜晚筑城。
③ 缪：同"缭"，缭绕曲折。缪其辞：使语义隐晦曲折。
④ 当：对着，照着。此句对日立誓，决心以死相抗。
⑤ 阴：暗地里。腐：腐烂，使动用法。
⑥ 衣不中手：衣因腐烂，经不住手拉。
⑦ 宿：夙。昔：夜。宿昔，犹早晚，谓时间之短。
⑧ 睢阳：宋之国都，今河南商丘县南。

恸吊紫玉

吴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①，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②，葬阊门③之外。

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④，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⑤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⑥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乌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谗言孔多⑦。悲结生疾，没命黄垆⑧。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歌毕，歔欷⑨流涕，要⑩重还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⑪，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⑫，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时节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重⑬。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⑭，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⑮。（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紫玉》）

【注释】

① 齐鲁之间：今山东省地。
② 结气死：愁苦郁结而死。
③ 阊门：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市）城门。
④ 牲币：祭祀用的牲畜和财帛。
⑤ 不图：不料。
⑥ 宛颈：宛转伸动其颈项。
⑦ 孔多：甚多。
⑧ 黄垆：犹黄泉。
⑨ 歔欷：哭泣时因气咽而抽噎。
⑩ 要(yāo)：请。
⑪ 尤愆(qiān)：罪过。此句有恐遭不测之意。
⑫ 所奉：所奉侍之人，指韩重。诚，作动词用。
⑬ 趣(cù)：通"促"，催促。收：收系。这句说，吴王催促左右抓住韩重。
⑭ 笃终：情义深挚而始终不渝。
⑮ 玉如烟然：紫玉像烟一样化去。

死　吊

田畴①，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②，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恸哭之音，动于林野，翔鸟为之凄鸣，走兽为之吟伏。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畴神悟远视，知是刘虞之魂，既近而拜，畴泣不自支③，因相与进鸡酒。畴醉，虞曰："公孙瓒求子甚急，宜窜伏以避害！"畴拜曰："闻君臣之义，生则尽礼，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地④，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贞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畴亦醉醒。（出《拾遗记·魏》）

【注释】

① 田畴：字子泰，无终（今河北省蓟县）人，为刘虞从事，奉使至长安，既还而虞已为公孙瓒所杀，乃"谒祭虞墓，陈发章表，哭泣而去。"见《三国志·魏书》本传。
② 刘虞：字伯安，剧（今山东省郯城县）人。曾先后为幽州刺史及幽州牧，讨公孙瓒，兵败被执，斩于蓟市。《后汉书》有传。公孙瓒：字伯珪，令支（今河北省迁安县）人。汉献帝时，以镇压黄巾有功，封蓟侯，后为袁绍所败，自杀。《后汉书》、《三国志》均有传。
③ 不自支：不能自我支撑，无法自我控制。
④ 九地：地下最深处。这里喻指坟墓。

死　友

汉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游太学。后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克① 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耶？"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后元伯寝疾甚笃，同郡到君章、殷子征② 晨夜省视之。元伯临终，叹曰："恨不见我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

式忽梦见元伯，玄冕乘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忘我，岂能相及？"式恍然觉悟，悲叹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③，将窆④，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耶？"遂停柩。移时，乃见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⑤ 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出《搜神记》卷十一，原名《范巨卿张元伯》

【注释】

① 克(kè)：限定。

② 到君章：《后汉书·范式传》作"郅君章"。君章名恽，《后汉书》有传，当据改。殷子征：名阗，见《汝南先贤传》。

③ 圹：坟坑。

④ 窆 (biǎn)：葬时穿土下棺。

⑤ 绋：牵棺下葬时用的引绳。

余杭广守尸

晋升平① 末，故章县② 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因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为杀，以饷作儿。"

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拚掌③ 欣舞之声，广披离，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

女载棺至，相见惊悲。因取女为妇。（出《幽明录》，原名《余杭广》）

【注释】

① 升平：晋穆帝司马聃年号（357—361）。
② 故章县：即故鄣县，汉置，隋废。故城在今浙江安吉县西北。
③ 拚(pàn)掌：拊手，鼓掌。

北邙清秋月

大和四年春，盐州① 防御使② 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③ 女暴终于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于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炷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

一日晡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

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殁，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之于人。"遂与侍婢俱去。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

因与大父④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色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于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胡越⑤，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⑥处处春，北邙⑦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⑧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于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箧中，得小金镂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

季衡自此寝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⑨王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月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⑩，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于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于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　（出《裴铏传奇》，原名《曾季衡》）

【注释】

① 盐州：西魏置，隋改盐川郡，唐仍为州，而以盐川郡属之，属关内道。故城在今甘肃省盐池县北。

② 防御使：武官名，唐置，位在团练使下。唐在大郡要害的地方都置防御使，以治军事，由刺史兼任。

③ 使君：指州刺史。汉以来均称州刺史为使君，唐人也有以之称镇帅的，如赵嘏诗"今日青娥属使君"。

④ 大父：即祖父。

⑤ 五原：唐代长安、万年二县，有毕原、白鹿原、少陵原、高阳原和细柳原，合称五原。分袂：离别。真胡越：胡越，胡地和越地，一在北，一在南，指相隔遥远。真：确实。

⑥ 烟花：指女妓。

⑦ 北邙：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封建时代为王侯公卿葬地。

⑧ 涉草：一年生草，产道旁及园中，茎三角形，高尺余，叶细长而硬，可作笠和蓑衣。旧时说它的根就是香附子。

⑨ 丈人：旧时对年长者的通称。

⑩ 纫针妇人：即缝穷妇，以缝补衣服为业。

喋血唤魂

大历① 四年，处士② 卢仲海与从叔缵③ 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④ 皆散，而缵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篋中之物药以护之。

半夜缵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⑤，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⑥，乃大呼缵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救我。"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令⑦ 邀迎。问其名，乃称尹。逡巡⑧ 至宅，门阀甚峻，车马极盛。引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⑨，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⑩，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忘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恻然。如是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

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

敕文牒，授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恻怛。主人讶我不怡。又暂乞放归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诀，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⑪，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并行而愈。（出《通幽录》，原名《卢仲海》）

【注释】

①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
② 处士：隐士，有学行而隐居不仕者。
③ 从叔：堂叔。缯：音zuǒn。
④ 郡属：郡之属吏。
⑤ 《礼》：指《仪礼》或《礼记》；《仪礼·士丧礼》与《礼记·丧大记》于招魂之事均有记述。反：同"返"，使动用法。
⑥ 其事不详。
⑦ 郎中令：官名，秦置，为皇帝左右高级官职，主要职掌为守卫宫殿门户。此处言阴间职事。
⑧ 逡巡：犹言顷刻，须臾。
⑨ 戾(lì)止：同"莅止"；来临，光临。
⑩ 朱紫：唐代官员服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因以指品位高的官职。
⑪ 疆：阴间阳世之分界。

招妓魂

京兆① 韦氏子，举进士。门阀② 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

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帏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③，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昵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睹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④ 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映帏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

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颔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欻⑤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⑥，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沤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

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殁。（出《唐阙史》，原名《韦氏子》）

【注释】

① 京兆：郡名，汉改右内史置，治所在长安（今西安市西北）。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
② 门阀：门第阀阅。指世代贵显之仕宦人家。
③ 衣笥(sì)：盛衣之竹器。
④ 禀：领受；承受。
⑤ 欻(xū)：忽然。
⑥ 猎食者：谋取财物的人。

魂食

舒州① 人胡永孚说：其叔父顷为蜀中倅②，至官数日，季子适后圃，见墙隅小屋，垂箔若神祠，有老兵出拜曰：“前通判③之女，年十八岁，未适人而死，葬此下。今其父去而官于某处矣。”问容貌何似，曰：“老兵无所识，闻诸倡言，自前后太守以至余官，诸家所见妇人未有如此女之美者。”胡子方弱冠，未授室，闻之心动，指几上香火曰：“此亦太冷落。”明日，取熏炉花壶往为供，私酌酒奠之，心摇摇然，冀幸得一见。

自是日日往，精诚之极，发于梦寐，凡两月余。他日，又往焉，屋帘微动，若有人呼啸声。俄一女子袨服④出，光丽动人。胡子心知所谓，径前就之。女曰：“无用惧我，我乃室中人也。感子眷眷，是以一来。”胡惊喜欲狂，即与偕入室，夜分乃去。自是日以为常，读书尽废。家人少见其面，亦不复窥园。唯精爽消铄，饮食益损。父

母窃忧之；密以扣宿直小兵⑤，云："夜与人切切笑语。"呼问子，子不敢讳，以实告。父母曰："此鬼也，当为汝治之。"子曰："不然。相接以来，初颇为疑，今有日矣，察其起居上下，言语动息，无少分不与人同者，安得为鬼？"父母曰："然则有何异？"曰："但每设食时未尝下箸，只饮酒啖果实而已。"父母曰："俟其复至，使之食，吾当自观之。"

子反室而女至，命具食延之，至于再三，不可，曰："常时来往无所碍，今食此，则身有所著，欲归不得矣。"子又强之，不得已，一举箸，父母从外入，女矍⑥起，将避匿，而形不能隐，趑趄⑦惭窘，泣拜谢罪。胡氏尽室视之，问其情状，曰："亦自不能觉，向者意欲来则来，欲去则去，不谓今若此。"又问曰："既不能去，今为人邪、鬼邪？"曰："身在也，留则为人矣。有如不信，请发瘞⑧验之。"

如其言破冢，见柩有隙可容指，中空空然。胡氏皆大喜，曰："冥数如此，是当为吾家妇。"为改馆于外，择谨厚婢服事，走介告其家，且纳币焉。女父遣长子与家人来视："真吾女也！"遂成礼而去。后生男女数人，云今尚存，女姓赵氏。（出《夷坚乙志》卷九，原名《胡氏子》）

【注释】

① 舒州：州名，唐置，治所在怀宁（今安徽潜山县）。
② 倅(cuì)：副职。
③ 通判：官名。宋初始于诸州府设置，即共同处理政务之意。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
④ 袨(xuàn)服：炫目的盛服。
⑤ 扣：通"叩"，询问。宿直：轮流值宿。
⑥ 矍(jué)：惊惶四顾貌。
⑦ 趑(cù)趄(jū)：惊惧不安貌。
⑧ 瘞(yì)：墓葬。

夺魂鬼手

淮安① 李姓者，与妻某氏琴瑟调甚②。李三十余，病亡。已矣，妻不忍钉棺，朝夕哭，启而视之。故事③：民间人死七日，则有迎

煞之举，虽至戚皆回避。妻独不肯，置子女于别室，己坐亡者帐中待之。

至二鼓，阴风飒然，灯火尽绿。见一鬼，红发圆眼，长丈余，手持铁叉，以绳牵其夫，从窗外入。见棺前设酒馔，便放叉解绳，坐而大啖。每咽物，腹中啧啧有声。其夫摩抚旧时几案，怆然长叹；走至床前，揭帐。妻哭抱之，泠然如一团冷云，遂裹以被。红发神竟前牵夺。妻大呼，子女尽至，红发神踉跄走。妻与子女以所裹魂放置棺中，尸渐奄然有气。遂抱置卧床上，灌以米汁，天明而苏。其所遗铁叉，俗所焚纸叉也。

复为夫妇二十余年。妻六旬矣，偶祷于城隍庙。恍惚中见二弓丁④，舁⑤一枷犯至。眙⑥之，所枷者即红发神也。骂妇曰："吾以食馋故，为尔所弄，枷二十年矣。今乃相遇，肯放汝耶？"妇至家而卒。（出《子不语》卷一，原名《煞神受枷》）

【注释】

① 淮安：清代府名，治所在今山阳县。
② 琴瑟调甚：古人称夫妻和谐相爱为琴瑟和谐，这里同义。调甚意为很是谐调。
③ 故事：过去的习俗。
④ 弓丁：带弓的押送者。
⑤ 舁(yú)：共同抬东西。
⑥ 眙(zhān)：定神而视。

魂与身

“魂与身”指古人围绕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所编构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它们或是悲哀惨淡，或是飘逸潇洒，或是诙谐幽默，忍俊不禁，是鬼魂类故事中的精品。

人的身躯与生命的关系首先奇妙地出现在古人的笔端。有号曰“虫落”的落头民，其头夜晚飞出，以耳为翼，白昼归来。这固然荒诞无稽，纯属旷世奇闻；然人死之后入阴，被糊涂鬼吏换去头、脚，安上丑陋粗鄙的胡人肢体，弄得不容于世，为亲人所打杀的闹剧也未免不使人啼笑皆非，叹息于造化的捉弄人。至于那位“孙鬼脑”，梦中被人换上鬼头，为画工图形鬻像，以博世人耻笑，则更使我们每于梦醒之际，要留心自己脖子上的头颅了。

我们既有躯体换位后的闹剧，也有灵魂离体后的惊诧与纳闷。那位女子分明同丈夫一起出去，不料回家时，却见被中仍有丈夫在卧。他自然不过是被中魂郎，虽应手而灭，但终究魂灵走失，终身染疾而不愈。此类故事后世时有续作，《跌魂》写人过桥跌了一交，魂灵出游，随心所欲；然后再跌一交时又回归了躯壳。《婢女魂》则写某婢女以魂灵出游躲过了别人的陷害，保全了自己。最令人感到惊诧而压抑的莫过于《幽显之隔》，裴珙佳节情急还家魂灵出窍而不自知，他看得见全家人的一举一动，而家人却看不见他，对他的言行举止置若罔闻。他不得不离家出走，徘徊大道之上，无言泣下，而悲叹幽显之隔的可怕！

魂身故事最精彩的当然要数它们抒写男女婚姻情爱的题材。《倩女离魂》堪称千古名作，女子将自己一分为二，躯壳留下，而精魂却随男生走了，最后才在喜剧的结尾中合而为一。这里所造成的魂身意象深厚而优美，它蕴含着情爱压抑中深刻的历史内容和文化

内容。《京师异妇人》出之以悲剧性的结尾，法师将女魂当作恶鬼钉死自然象征我们民族美好情恋的最终泯灭：美好的幽魂变成了祟人的恶鬼，可人的女子变成了人神共愤的淫荡的女祸。《魂身配》在题材上大有开拓，单一的魂身离合衍化成两位女子的魂身结合，从而加剧了故事的戏剧性冲突和增强了想象的韵味。《魂狎》则突作奇想，是我们私奔的精魂的彻底解放，从仅仅限于婚姻结合的叙述进入了多色的性恋描写。

魂身关系的再一个层面被放置到死亡的恐惧上，它们在死亡与复活之间作绝望的徘徊。古人头脑中理想的复活是灵魂与原肉体间的和谐结合，因而他们担心肉体腐烂后灵魂便无家可归。《墓声》中李娥的复活全赖鬼使盗墓人发掘出她的尸身，要不恐怕会长此久埋。对于那些长埋地底、肉身已作骷髅的躯壳，古人总设法使之再骨肉肌肤。《天鼠生肌》固然有异想天开、奇异复生的喜悦，然骷髅的长肉终究是一场幻梦；《惧照》中的谈生偏要照那妙龄女子，使得男女和合复生新肌的努力终成泡影；《发棺怨》中的父亲偏不信枯骨回生的邪说，待破棺时终留下千古怨恨；"回骸起死"之法也坏在女妹手中，人间的仇怨连结到了阴域。这些本来似乎满有希望的复活，终究皆成虚空，空余怅惋、叹息而已，它们所演示的只是灵魂与肉体之间那道自分离后而永远难以再和合的裂缝。

婢头夜飞

秦时，南方有落头民，其头能飞。其种人部[1]有祭祀，号曰"虫落"，故因取名焉。吴[2]时，将军朱桓得一婢，每夜卧后，头辄飞去，或从狗窦，或从天窗中出入，以耳为翼。将晓复还。数数如此，傍人怪之。夜中照视，唯有身无头。其体微冷，气息裁属[3]。乃蒙之以被。至晓头还，碍被，不得安，两三度坠地，噫吃[4]甚愁，体气甚急，状若将死。乃去被，头复起，傅颈。有顷和平。桓以为大怪，畏不敢畜，乃放遣之。既而详之，乃知天性也。时南征大将，亦往

往得之。又尝有覆以铜盘者，头不得进，遂死。（出《搜神记》卷十二，原名《落头民》）

【注释】

① 其种人部：这种人的部落。
② 吴：指三国孙吴。
③ 裁：通"才"。属：连接。气息裁属：呼吸勉强能接上。
④ 噫(yī)吒(zhà)：叹词，表叹息声。

墓　声

汉建安四年二月①，武陵充县② 妇人李娥，年六十岁，病卒，埋于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闻娥富，谓殡当有金宝，乃盗发冢求金。以斧剖棺，斧数下，娥于棺中言曰："蔡仲，汝护我头！"仲惊遽，便出走。会为县吏所见，遂收治。依法，当弃市③。娥儿闻母活，来迎出，将娥回去。

武陵太守闻娥死复生，召见，问事状。娥对曰："闻谬为司命所召，到时得遣出。过西门外，适见外兄刘伯文，惊相劳问，涕泣悲哀。娥语曰：'伯文，我一日误为所召，今得遣归，既不知道，不能独行，为我得一伴否？又我见召，在此已十余日，形体又为家人所葬埋，归当那得自出？'伯文曰：'当为问之。'即遣门卒与户曹④ 相问：'司命一日误召武陵女子李娥，今得遣还。娥在此积日，尸丧又当殡殓，当作何等得出？又女弱独行，岂当有伴耶？是吾外妹，幸为便安之。'答曰：'今武陵西界，有男子李黑，亦得遣还，便可为伴。兼敕黑过娥比舍蔡仲，发出娥也。'于是娥遂得出。与伯文别，伯文曰：'书一封，以与儿佗。'娥遂与黑俱归。事状如此。"太守闻之，慨然叹曰："天下事真不可知也。"乃表⑤ 以为"蔡仲虽发冢，为鬼神所使，虽欲无发，势不得已，宜加宽宥"，诏书报可。

太守欲验语虚实，即遣马吏于西界推问李黑，得之，与黑语协。乃致伯文书与佗。佗识其纸，乃是父亡时送箱中文书也。表文字犹

在也，而书不可晓。乃请费长房⑥读之，曰："告佗，我当从府君出案行部⑦，当以八月八日日中时，武陵城南沟水畔顿，汝是时必往。"

到期，悉将大小于城南待之。须臾果至。但闻人马隐隐之声，诣沟水，便闻有呼声曰："佗来，汝得我所寄李娥书不耶？"曰："即得之，故来至此。"伯文以次呼家中大小久之，悲伤断绝，曰："死生异路，不能数得汝消息。吾亡后，儿孙乃尔许大。"良久，谓佗曰："来春大病，与此一丸药，以涂门户，则辟来年妖疠⑧矣。"言讫忽去，竟不得见其形。

至来春，武陵果大病，白日皆见鬼，唯伯文之家，鬼不敢向。费长房视药丸曰："此方相脑⑨也。"（出《搜神记》卷十五，原名《李娥》）

【注释】

① 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196—220）。建安四年即公元199年。
② 武陵：郡名，汉置，治所在义陵（今湖南溆浦南）。充县：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湖南桑植县，附近为"充中蛮"分布地。
③ 弃市：古代在闹市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
④ 户曹：掌管民户、祀祠、农桑的官署，这里指阴间的官署。
⑤ 表：臣下给皇帝的奏章。这里用于动词，向朝廷上表陈情之意。
⑥ 费长房：东汉方士。汝南（郡治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传说能医众病，鞭笞百鬼，驱使社公。事见《后汉书·方士列传下》。
⑦ 府君：泰山府君，指泰山神，召人魂魄之神，俗称东岳大帝。道教以为地下之主，佛教列为十殿阎王之一。案：考察；行部：巡行所部，查核官吏治绩。出案行部：出外考察、巡视。
⑧ 疠(lì)：瘟疫或癞病（麻疯）。以此类恶疾为妖怪所致，故称"妖疠"。
⑨ 方相脑：方相的脑子。方相：古代驱疫避邪之神像。原为职掌"驱鬼"之官，后来民间拟其凶恶狰狞之像扎制模型，作为驱疫避邪和出丧时开道之用。

惧照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

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①照视之。其腰已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

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②，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

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③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④。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⑤。　（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汉谈生》）

【注释】

① 盗：偷偷地。
② 垂生矣：快要活了。
③ 睢阳王：汉所封宗室诸侯王。睢阳：汉时为封国，即梁国，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④ 取拷之：把谈生抓来拷问。
⑤ 郎中：官名，始于战国，秦、汉沿置，属郎中令（后改光禄勋），掌车、骑、门户，为帝王近侍官．这句说，睢阳王还上书朝廷推荐谈生的儿子当了郎中。

被里魂郎

宋① 时有一人，忘其姓氏，与妇同寝。天晓，妇起出，后其夫寻② 亦出外。妇还，见其夫犹在被中眠。须臾，奴子自外来，云："郎求镜。"妇以奴诈，乃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间来。"于是白驰其夫。夫大愕，便入。与妇共视被中人，高枕安寝，正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神魂，不敢惊动。乃共以手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错，终身不愈。（出《搜神后记》卷三，原名《形魂离异》）

【注释】

① 宋：指南朝刘宋王朝。
② 寻：随即，不久。

发棺怨

晋时，武都① 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② 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③ 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

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④。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出《搜神后记》卷四，原名《李仲文女》）

【注释】

① 武都：郡名，汉置，治所在武都。
② 假葬：暂时安葬。
③ 廨(xiè)：官署，官吏办公处之通称。
④ 过：访。问：问候。

胡人头

李信，陈留信义① 人也。为人道孝，善事父母。年三十八，忽夜梦司命使鬼使取信至阎罗王殿前。王即敕付所司，依处分②。信启王曰："少失父编居③，今既命终，不敢有辞。哀信老母，无人侍奉。伏愿大王放信侍养，待母命终之日，与母同来。"王闻此言，亦甚哀愍，如斯孝道，足可延龄。乃召鬼官检信母寿，年九十，犹有二

十九年，亦可矜放④。鬼官对曰："只如信之徒，世间极有。今若放此，后者举例。请下本司定罪，轻重取旨。"王依鬼官言，还令定罪。鬼官怒曰："无知越诉⑤，乱我宪章。"乃令鬼使擒付镬⑥汤煮之。鬼使提信手足，抛入镬汤。方入汤中，身首已烂。王忽念之，言曰："此士孝，浮世罕闻，且令放还，以旌孝行。"不复召鬼官议之，命鬼使唤信。

闻王叹⑦信，必知放还，乃令汤中拽出。见信首面浸烂，鬼使忙怕，恐王怒之，乃取一胡人头与信曰："王今唤出，必放汝归。若见汝容貌坏烂，必不放去也。今且取一胡人头安之，所以得还。见王之时，宜低头应对，不许忽忽⑧。若放汝归，却来与汝别觅一端正头安却。"信闻放还，欣喜，唱喏⑨而受之。既至王前，便敕鬼使还归，不得更经本司。鬼使唱喏，不敢再返，亦不暇于鬼使处换头，忽然却活。

梦觉，以手摸头面，并是胡。悲啼懊恼，语其妻曰："汝识我语音否？"妻对曰："今异也。闻君一音是汝，一音是胡，何也？"信曰："我夜来甚有异梦，汝若天晓起，可将被覆我头面，莫使人见。若欲送食，致我床前，闭户而去，我自取食。"其妻依言，以被覆之。至饭时，忽思其语，何有此事？乃发看之，见一胡人卧在被底。其妻走出，告姑曰："阿婆儿夜来不知何故，变作一胡人，在新妇床上卧？"姑闻此语，岂有此异事，乃令将棒来。揭被见之，惊异，便打信数十。分说不及，已打损头面。邻里闻之，求问其故。信方话其始末。始知是真儿，抱头大哭。妻亦哀号。

乡社以状闻州，州以状奏。帝览表嗟叹，自古至今，未闻此事。虽是假胡人头，孝心通乎神明，可拜信为孝义大夫，仍赐束帛⑩养亲。悲夫！神感之矣，乃见如斯。　（出《稗海》本《搜神记》卷三）

【注释】

① 陈留：郡、国名，西汉置郡，治所在陈留（今开封市东南）。信义：不详。
② 依处分：依法处置。
③ 编：通"偏"；编居：偏居，僻居或独居。

④ 矜：怜悯，怜惜；矜放：出于怜悯而释放。
⑤ 越诉：越级上诉。
⑥ 镬(huò)：无足之鼎，锅子。
⑦ 叹：赞叹，赞许。
⑧ 忽忽：若有所失貌。
⑨ 唱喏（rě）：旧时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给人作揖同时出声致敬。
⑩ 束帛：古代聘问的礼物，也用作婚丧、朋友相馈赠的礼品。帛五匹为束。

胡人脚

晋元帝① 世，有甲者，衣冠族姓，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

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敛，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③，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出《幽明录》，原名《士人甲》）

【注释】

① 晋元帝：即司马睿，晋代皇帝，公元317—322年在位。刘曜攻占长安后的第二年（公元317年），他在南方建立政权，史称东晋。
② 推校：推求考校。
③ 胡儿并有至性：这个胡人的儿子都有纯厚的性情。

倩女离魂

天授①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②。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③。镒外甥太原④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⑤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⑥，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

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⑦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⑧。"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

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⑨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⑩。覆载之下⑪，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⑫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⑬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⑭潜知之者。

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⑮，至丞尉。（陈玄祐《离魂记》）

【注释】

① 天授：唐武后则天皇帝（武曌zhào）年号（690—69 ）。

② 因官家于衡州：因为到衡州做官，就在那里住家。衡州，也称衡阳郡，约辖今湖南衡山、常宁间的湘水流域，和耒阳以北的耒水、洣水流域，州治在今衡阳县。

③ 端妍绝伦：端庄而美丽，没有人比得上。

④ 太原：唐府名，当时的北都，也称并州，约辖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

游地区，州治在今太原市。

⑤ 宾寀之选者：幕僚里等比吏部选官的人。

⑥ 托以当调：推托说应该调上官职。

⑦ 跣（xiǎn）足：赤脚，指没有穿鞋子。唐代风俗，人们在室内只穿袜子，入室时，脱鞋于门外。这里指倩娘匆忙出逃，连鞋子也未来得及穿。

⑧ 亡命：逃亡。命，指名籍（户口簿）。古时对逃亡的人，把他的名字从户口簿中勾消，所以称逃亡为"亡命"。奔：封建时代，把男女间没有经过礼教规定的手续而私相结合叫做"奔"，一般指女子往就男子而言。

⑨ 曩日：昔日、从前。

⑩ 恩慈间阻：和父母隔离了。"恩慈"，指父母。

⑪ 覆载之下：在生存于天地之间的情况下。覆载，天覆地载，即天地之间。

⑫ 促：急忙。

⑬ 翕然：很快就合在一体的样子。

⑭ 间（jiàn）有：或有、偶有。

⑮ 孝廉擢第：以孝廉的资格，考取了明经或进士。汉代有郡国荐举孝廉的办法，唐初也有"孝廉"这一科，但不久即废止。这里"孝廉"泛指州郡荐举应考的人。

幽显之隔

裴孝廉① 珙者，家在洛京②。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下驷③ 蹇劣，日势已晚，方至石桥，于是驱马徒行，情顾甚速。续有乘马而牵一马者，步骤极骏，顾珙有仁色。珙因谓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恳诚④，将丐馀力于君子，子其听乎？"即以诚告之。乘马者曰："但及都门而下，则不违也。"珙许约。因顾谓己之二僮曰："尔可缓驱疲乘，投宿于白马寺西，吾之表兄窦温之墅，来辰徐归。"因上马挥鞭而骛⑤。俄顷至上东门，遂归其马，珍重而别。乘马者驰去极速。

珙居水南，日已半规，即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弟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顾瞻⑥，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名字，亦无应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忽惑，因又极叫，皆亦不知。但见其亲顾谓卑小⑦ 曰："珙在何处，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耶？何其幽显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

有贵人导从⑧ 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⑨ 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

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橐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

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因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及归，乃以其实陈于家。余于上都⑩自见窦温，细话其事。（出《集异记》，原名《裴珙》）

【注释】

① 孝廉：本为汉代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合称孝廉。由各郡国在所属吏民中荐举。后来科举时代以“孝廉”作为对举人的称呼。
② 洛京：唐的东京洛阳，时人又称洛京。
③ 下驷：劣等马。
④ 恳诚：恳切的诚意。
⑤ 骛（wù）：纵马急驰。
⑥ 顾瞻：顾视，回头看。
⑦ 卑小：地位低下者。这里指晚辈，即裴珙之弟妹。
⑧ 导从：官僚出行时，其前驱者称导，后随者称从。
⑨ 橐（gāo）鞬（jiān）：藏箭和弓的器具。
⑩ 上都：古代对京都的统称。

鬼窃邻妇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傍。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自掩埋。

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恣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傍。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①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徇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飨，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

颖遂每潜②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

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爱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自外踰垣而至。颖惊起款曲③，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极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④，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

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箓⑤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风骤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箓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告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原名《牟颖》）

【注释】

① 微：悄悄地，暗暗地。
② 潜：偷偷地，秘密地。
③ 款曲：犹衷情，殷勤的心意。作动词用，（向邻妇）表衷情。
④ 诈谋：谲谋，诡计。作动词用。
⑤ 符箓：道士为驱鬼而画的神秘图形、符号。

天鼠生肌

陇西①李强名，妻清河②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

开元二十二年③，强名为南海丞④。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广州⑤嚣热，死后埋棺于土，其外以墼⑥围而封之。强名痛其妻夭年，而且远官，哭之甚恸，日夜不绝声。数日，妻见梦曰："吾命未合

绝，今帝许我活矣。然吾形已败，帝命天鼠为吾生肌肤。更十日后，当有大鼠出入墼棺中，即吾当生也。然当封闭门户，待七七日，当开吾门，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强名言之，而其家仆妾梦皆协。十馀日，忽有白鼠数头，出入殡所，其大如豘⑦。强名异之。试发其柩，见妻骨有肉生焉，遍体皆尔。强名复闭之。积四十八日，其妻又见梦曰：“吾明晨当活，盍出吾身。”既晓，强名发之，妻则苏矣。扶出浴之，妻素美丽人也，及乎再生，则美倍于旧：肤体玉色，倩盼多姿，袨服靓妆，人间殊绝矣。强名喜形于色。

时广州都督⑧唐昭闻之，令其夫人观焉。于是别驾已下夫人皆从。强名妻盛服见都督夫人，与抗礼，颇受诸夫人拜。薄而观之，神仙中人也。言语饮食如常人，而少言。众人访之，久而一对。若问冥间事，即杜口，虽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馔，请至家。诸官夫人皆同观之，悦其柔姿艳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别驾长史⑩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请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静异于畴日。既强名使于桂府，七旬乃还。其妻去后为诸家所迎，往来无恙。强名至数日，妻复言病。病则甚，间一日遂亡。计其再生，才百日矣。或曰：有物凭焉。（出《纪闻》，原名《李强名妻》）

【注释】

① 陇西：郡名，战国秦置，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
② 清河：郡名，汉置，治所在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
③ 开元为唐玄宗年号，开元二十二年即公元734年。
④ 南海：郡名，秦置，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丞：官名，秦汉以后各级地方长官之副职。
⑤ 广州：州名，三国吴分交州置，治所在番禺（今广州市），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两省区的大部分地区。
⑥ 墼（jī）：砖头。
⑦ 豘（tún）：同“豚”，小猪。
⑧ 都督：地方军政长官。魏晋以后，往往兼任所驻在之州刺史，总览本区军民政。
⑨ 别驾：刺史之佐吏，总理众务，职权甚重。
⑩ 长史：隋唐改别驾为长史，唐中期以后诸州仍以别驾、长史并置（参见《鬼魂·勾魂·火车》注）。

京师异妇人

宣和① 中，京师士人元夕出游，至二美楼下，观者阗咽② 不可前。少驻步，见美妇人，举措张皇，若有所失。问之，曰："我逐队观灯，适被人挨阻遂迷失侣，今无所归矣。"以言诱之，欣然曰："我在此稍久，必为他人掠卖，不若与子归。"士人喜，即携手还舍。如是半年，嬖宠殊甚，亦无有人踪迹之者。

一日，召所善友与饮，命妇人侍酒，甚款。后数日，友复来曰："前夕所见之人，安从得之？"曰："吾以金买得之。"友曰："不然，子宜实告我。前夕饮酒时，见每过烛后，色必变，意非人类，不可不察。"士人曰："相处累月，焉有是事！"友不能强，乃曰："葆真宫王文卿法师善符箓，试与子谒之。若有祟，渠必能言。不然，亦无伤也。"遂往。王师一见，惊曰："妖气极浓，将不可治。此祟异绝，非寻常鬼魅比也。"历指坐上它客曰："异日皆当为左证。"坐者尽恐。士人已先闻友言，不敢复隐，备告之。王师曰："此物平时有何嗜好？"曰："一钱篋极精巧，常佩于腰间，不以示人。"王即朱书二符授之曰："公归，俟其寝，以一置其首，一置篋中。"

士人归，妇人已大骂曰："托身于君许久，不能见信，乃令道士书符，以鬼待我，何故？"初尚设辞讳，妇人曰："某仆为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置篋中，何讳也？"士人不能辩，密访仆，仆初不言，始疑之。迨夜伺其睡，则张灯制衣，将旦不息。士人愈窘，复走谒王师，师喜曰："渠不过能忍一夕，今夕必寝，第从吾戒。"是夜，果熟睡，如教施符。天明，无所见，意谓已去。

越二日，开封③ 遣狱吏逮王师下狱曰："某家妇人瘵疾④ 三年，临病革⑤，忽大呼曰：'葆真宫王法师杀我！'遂死。家人为之沐浴，见首上及腰间篋中皆有符，乃诣府投牒，云王以妖术取其女。王具述所以，即追士人并向日坐上诸客，证之皆同，始得免。"王师，建昌人。（出《夷坚甲志》卷八）

【注释】

① 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1119—1125)。
② 阗咽：杂集喧闹。
③ 开封：府名，五代梁升汴州置，治所在开封、浚仪（今开封市）。
④ 瘵（zhài）疾：肺结核病（参见《鬼魂·勾魂·鬼馋》注）。
⑤ 病革（jí）：病势危急，病重将死。

回骸起死

路时中，字当可，以符箓治鬼著名，士大夫间目曰“路真官①”，常赍鬼公案自随。

建炎元年，自都城东下，至灵壁县②。县令毕造已受代③，杈④舟未发，闻路君至，来谒曰：“家有仲女，为鬼所祸，前后迎道人法师治之，翻为所辱骂，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愿辱临舟中一视之。”路诺许，入舟坐定。病女径起，著衣出拜，凝立于旁，略无病态，津津有喜色，曰：“大姐得见真官，天与之幸。平生壹郁不得吐，今见真官，敢一一陈之：大姐乃前来妈妈所生，二姐则今妈妈所生也。恃母钟爱，每事相陵侮。顷居京师⑤，有人来议婚事，垂就，唯须金钗一双，二姐执不与，竟不成婚，心鞅鞅以死。死后冥司以命未尽，不复拘录，魂魄漂摇无所归。遇九天玄女⑥出游，怜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为二姐坏了。大姐不幸，生死为此妹所困。今须与之俱逝，以偿至冤，且以谢九天玄女也。真官但当为人治祟，有冤欲报。势不可已，愿真官勿复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词强。”顾毕令曰：“君当自以善力祷谢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复困惙如初。盖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其言则大姐之言也，死已数年矣。

明日，二姐殂，路君来吊，谓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晓。而玄女授法，乃死后事，二姐何以得坏之？君家必有影响，幸无隐，在我法中，当洞知其本末。”毕令曰：“向固有一异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长女既亡，葬⑦于京城外僧寺，当寒食扫祭，举家尽

往。葬室之侧，有士人居焉，出而扃⑧其户。家人偶启封，入房窥观，仲女见案上铜镜，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为物有相类，且京师货此者甚多，仲女力争曰：'方买镜时，姊妹各得其一，鐺结衬缘，皆出我手。所用纸，某官谒刺⑨也。'视之信然。方嗟叹而士人归，怒曰：'贫士寓舍，有何可观？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发墓取物真赃具在，吾来擒盗耳。'遂缚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读书，有女子扣户曰："为阿姑谴怒，逐使归父母家。家在城中，无从可还，愿见容一夕。"泣诉甚切，不获已纳之，缱绻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昼亦来。一日，方临水掠鬓，女见而笑曰："无镜耶？我适有之。"遂取以相饷，即此物也。时时携衣服去补治，独不肯说为谁家人。昨日见语曰："明日我家与亲宾聚会，须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后夜当复来。"遂去。今晨独处无悰⑩，故散步野外以遣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闻之皆悲泣，独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发验乃可。'走往殡所踪迹之，其后有罅⑪可容手，启砖见棺，大钉皆拔起寸馀。及撤盖板，则长女正叠足坐，缝男子头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肤理温软，腰以上犹是枯脂。始悔恨，复掩之，释士人使去。自是及今，盖三年余矣。所谓玄女之说，岂非道家所谓回骸起死，必得生人与久处，便可复活邪？事既彰露，不可复续，而白发其事，皆出仲女，所谓坏其法者，岂此邪？"路君亦为之惊咤。

（出《夷坚乙志》卷七，原名《毕令女》）

【注释】

① 真官：仙官。

② 建炎：宋高宗赵构年号（1127—1130）。都城：此处指宋城。宋高宗即位后，始建都于南京，即应天府治所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灵壁县：今安徽灵壁县。

③ 受代：官吏去职。

④ 杕（yǐ）：同"舣"，船靠岸。

⑤ 京师：指北宋汴京（今开封市）。

⑥ 九天玄女：道教神名。一称"玄女"，俗称"九天娘娘"。传说为上古时女神，人头鸟身。圣母元君之弟子，黄帝之师。

⑦ 蔟（cuán）：本义是聚拢，周围堆叠。这里指堆砌砖木，以葬其棺。

⑧ 扃（jiōng）：关锁，关闭。扃户，把门闩上。
⑨ 谒刺：名帖。
⑩ 无悰：犹无聊，没心思。悰：心情，心思。
⑪ 罅（xià）：裂缝。

孙鬼脑

眉山①人孙斯文，文懿公抃②曾孙也，生而美风姿。尝谒成都灵显王庙，视夫人塑象端丽，心慕之。私自言曰："得妻如是，乐哉！"是夕还舍，梦人持锯截其头，别以一头缀项上。觉而摸索其貌，大骇。取烛自照，呼妻视之，妻惊怖即死。

绍兴二十八年③，斯文至临安④，予屡见之于景灵宫行香处，丑状骇人，面绝大，深目巨鼻，厚唇广舌，鬓发鬅鬙如蛩⑤。每啖物时，伸舌卷取，咀嚼如风雨声，赫然一土偶判官也。画工图其形，鬻于市廛⑥以为笑。斯文深讳前事，人问者，辄曰："道与之貌也。"杨公全识其未换首时，曰："与今大不类。"蜀人目之为孙鬼脑云。

（出《夷坚丙志》卷四）

【注释】

① 眉山：郡名，隋改眉州置，治所在龙游（今四川乐山）。
② 孙抃（996—1064）：北宋眉山人。天圣进士。为翰林学士。皇祐中，权御史中丞。嘉祐五年（1060），为枢密副使，旋进参知政事。
③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绍兴二十八年，即公元1158年。
④ 临安：府名。宋建炎三年（1129年）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州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今杭州市）。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于此。
⑤ 鬅鬙：发乱貌。蛩（chài）：昆虫名，蝎子一类毒虫。
⑥ 市廛（chán）：犹市肆，商肆集中之处。

魂身配

大德①中，扬州富人吴防御②居春风楼侧，与宦族崔君为邻，交契甚厚。崔有子曰兴哥，防御有女曰兴娘，俱在襁褓③。崔君因求女为兴哥妇，防御许之，以金凤钗一只为约。既而崔君游宦远方，

凡一十五载，并无一字相闻。女处闺闱，年十九矣。其母谓防御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载，不通音耗，兴娘长成矣，不可执守前言，令其挫失时节也。"防御曰："吾已许吾故人矣，况成约已定，吾岂食言者也。"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绵枕席，半岁而终。父母哭之恸。临敛，母持金凤钗抚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簪于其鬓而殡焉。

殡之两月，而崔生至。防御延接之，访问其故，则曰："父为宣德府④理官⑤而卒，母亦先逝数年矣。今已服除⑥，故不远千里而至此。"防御下泪曰："兴娘薄命，为念君故，得疾，于两月前饮恨而终，今已殡之矣。"因引生入室，至其灵几前，焚楮钱⑦以告之，举家号恸。防御谓生曰："郎君父母既殁，道途又远，今既来此，可便于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兴娘殁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掣行李，于门侧小斋安泊。

将及半月。时值清明，防御以女新殁之故，举家上冢。兴娘有妹曰庆娘，年十七矣，是日亦同往。惟留生在家看守。至暮而归，天已曛黑，生于门左迎接。有轿二乘，前轿已入，后轿至生前，似有物堕地，铿然作声。生俟其过，急往拾之，乃金凤钗一只也。欲纳还于内，则中门已阖，不可得而入矣。遂还小斋，明烛独坐。自念婚事不成，只身孤苦，寄迹人门，亦非久计，长叹数声。

方欲就枕，忽闻剥啄扣门声，问之不答，斯须复扣，如是者三度。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姝立于门外，见户开，遽搴裙而入。生大惊。女低容敛气，向生细语曰："郎不识妾耶？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向者投钗轿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寝。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女忽赧尔⑧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生惧，不得已而从焉。至晓，乃去。自是暮隐而入，朝隐而出，往来于门侧小斋，凡及一月有半。

一夕，谓生曰："妾处深闺，君居外馆，今日之事，幸而无人知觉。诚恐好事多磨，佳期易阻，一旦声迹彰露，亲庭罪责，闭笼而

锁鹦鹉，打鸭而惊鸳鸯，在妾固所甘心，于君诚恐累德。莫若先事而发，怀璧⑨而逃，或晦迹深村，或藏踪异郡，庶得优游偕老，不致暌离⑩也。”生颇然其计，曰：“卿言亦自有理，吾方思之。”因自念零丁孤苦，素乏亲知，虽欲逃亡，竟将焉往？尝闻父言，有旧仆金荣者，信义人也，居镇江吕城⑪，以耕种为业。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与女轻装而出，买船过瓜州⑫，奔丹阳，访于村氓，果有金荣者，家甚殷富，见为本村保正⑬。生大喜，直造其门，至则初不相识也。生言其父姓名爵里及己乳名，方始记认，则设位而哭其主，捧生而拜于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虚正堂而处之，事之如事旧主，衣食之需，供给甚至。

生处荣家，将及一年。女告生曰：“始也惧父母之责，故与君为卓氏⑭之逃，盖出于不获已也。今则旧谷既没⑮，新谷既登，岁月如流，已及暮⑯矣。且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今而自归，喜于再见，必不我罪。况父母生我，恩莫大焉，岂有终绝之理？盍往见之乎？”生从其言，与之渡江入城。将及其家，谓生曰：“妾逃窜一年，今遽与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君宜先往觇之，妾舣舟⑰于此以俟。”临行，复呼生回，以金凤钗授之，曰：“如或疑拒，当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门，防御闻之，欣然出见，反致谢曰：“日昨顾待不周，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适，老夫之罪也。幸勿见怪！”生拜伏在地，不敢仰视，但称“死罪”，口不绝声。防御曰：“有何罪过？遽出此言。愿赐开陈，释我疑虑。”生乃作⑱而言曰：“曩者房帷事密，儿女情多，负不义之名，犯私通之律，不告而娶，窃负而逃，窜伏村墟，迁延岁月，音容久阻，书问莫传，情虽笃于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今则谨携令爱，同此归宁，伏望察其深情，恕其重罪，使得终能偕老，永遂于飞。大人有溺爱之恩，小子有宜家之乐，是所望也，惟冀悯焉。”防御闻之，惊曰：“吾女卧病在床，今及一岁，馆粥⑲不进，转侧需人，岂有是事耶？”生谓其恐为门户之辱，故饰词以拒之，乃曰：“目今庆娘在于舟中，可令人舁取之来。”防御虽不信，然且令家僮驰往视之，至则无所见。

方怒诘崔生，责其妖妄。生于袖中出金凤钗以进。防御见，始大惊曰："此吾亡女兴娘殉葬之物也，胡为而至此哉？"疑惑之际，庆娘忽于床上欻然而起，直至堂前，拜其父曰："兴娘不幸，早辞严侍，远弃荒郊。然与崔家郎君缘分未断，今之来此，意亦无他，特欲以爱妹庆娘，续其婚耳。如所请肯从，则病患当即痊除；不用妾言，命尽此矣。"举家惊骇，视其身则庆娘，而言词举止则兴娘也。父诘之曰："汝既死矣，安得复于人世为此乱惑也？"对曰："妾之死也，冥司以妾无罪，不复拘禁，得隶后土夫人[20]帐下，掌传笺奏。妾以世缘未尽，故特给假一年，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因缘尔。"父闻其语切，乃许之，即敛容拜谢，又与崔生执手歔欷[21]为别。且曰："父母许我矣！汝好作娇客[22]，慎毋以新人而忘故人也。"言讫，恸哭而仆于地，视之，死矣。急以汤药灌之，移时乃苏，疾病已去，行动如常，问其前事，并不知之，殆如梦觉。

遂涓吉续崔生之婚。生感兴娘之情，以钗货于市，得钞二十锭，尽买香烛楮币，赍诣[23]琼花观，命道士建醮[24]三昼夜以报之。复见梦于生曰："蒙君荐拔，尚有余情，虽隔幽明，实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视之。"生惊悼而觉。从此遂绝。呜呼异哉！（出《剪灯新话》卷一，原名《金凤钗记》）

【注释】

① 大德：元成宗铁木耳年号(1297—1307)。
② 防御：武官名，位在团练使下。
③ 襁褓：包裹小儿的衣服，引伸做幼小的时候。
④ 宣德府：今河北省宣化县。
⑤ 理官：即理刑官，又叫推官，专理刑名方面的事。
⑥ 服除：三年守孝期满，解除丧服。
⑦ 楮钱：纸钱。
⑧ 赧尔：面孔发红。
⑨ 怀璧：带着重宝。
⑩ 睽离：隔离。
⑪ 吕城：镇名，在江苏省丹阳县东五十里。古时有城，为三国时吴国吕蒙所建，故名。
⑫ 瓜州：在江苏省江都县南。

⑬ 保正：封建社会中实行保甲制度，每十甲为一保，设保正一人。
⑭ 卓氏：汉时卓文君，临邛富室卓王孙之女。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在卓王孙处饮酒，文君刚死丈夫，相如弹琴去打动她，她就夜奔相如，跟相如做了夫妻。
⑮ 旧谷既没，新谷既登：旧的稻谷吃完、新的稻谷登场，隐喻已过一年。
⑯ 祭：祭年，即一年。
⑰ 舣舟：系船停泊。
⑱ 作：站起身来。
⑲ 馆粥：粥糜。厚的叫馆，稀薄的叫粥。
⑳ 后土夫人：神话传说中的女神名，唐人有《后土夫人传》。
㉑ 歔欷：叹息下泪。
㉒ 娇客：女婿。
㉓ 赍诣：送往。
㉔ 建醮：设坛祈祷。

魂从知己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①，困于名场。会关东丁乘鹤来令是邑，见其文，奇之，召与语，大悦。使即官署受灯火②，时赐饯谷恤其家。值科试，公游扬于学使③，遂领冠军。公期望綦④切，闱后⑤索文读之，击节称叹。不意时数⑥限人，文章憎命⑦，及放榜时，依然铩羽⑧。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公闻，召之来而慰之；生零涕不已。公怜之，相期考满入都⑨，携与俱北。生甚感佩。辞而归，杜门不出。无何寝疾。公遣问不绝，而服药百裹，殊罔所效。

公适以忤上官免，将解任去。函致之，其略云："仆东归有日，所以迟迟者，待足下耳。足下朝至，则仆夕发矣。"传之卧榻。生持书啜泣，寄语来使："疾革难遽瘥，请先发。"使人返白。公不忍去，徐待之。

逾数日，门者忽通叶生至。公喜，迎而问之。生曰："以犬马病，劳夫子久待，万虑不宁。今幸可从杖履⑩。"公乃束装戒旦。抵里，命子师事生，夙夜与俱。公子名再昌，时年十六，尚不能文。然绝慧，凡文艺三两过，辄无遗忘。居之期岁⑪，便能落笔成文。益之公力，遂入邑庠。生以生平所拟举业悉录授读，闱中七题⑫，并无

脱漏，中亚魁。公一日谓生曰："君出余绪⑭，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⑮若何！"生曰："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且士得一人知己可无憾，何必抛却白纻⑯，乃谓之利市⑰哉！"公以其久客，恐误岁试，劝令归省。生惨然不乐，公不忍强，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⑱。公子又捷南宫⑲，授部中主政⑳，携生赴监㉑，与共晨夕。逾岁，生入北闱，竟领乡荐㉒。会公子差南河典务，因谓生曰："此去离贵乡不远。先生奋迹云霄，锦还㉓为快。"生亦喜。择吉就道，抵淮阳界，命仆马送生归。

见门户萧条，意甚悲恻。逡巡至庭中，妻携簸具以出，见生，掷具骇走。生凄然曰："今我贵矣！三四年不觌㉔，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所以久淹君柩者，以家贫子幼耳。今阿大亦已成立，将卜奄穸㉕，勿作怪异吓生人。"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妻惊视之，衣冠履舄如蜕委㉖焉。大恸，抱衣悲哭。子自塾中归，见结驷于门，审所自来，骇奔告母。母挥涕告诉。又细询从者，始得颠末。从者返，公子闻之，涕堕垂膺。即命驾哭诸其室；出橐㉗为营丧，葬以孝廉礼。又厚遗其子，为延师教读。言于学使，逾年游泮㉘。（出《聊斋志异》卷一，原名《叶生》）

【注释】

① 所如不偶：走到哪里都倒霉的意思。如，往，到。偶，偶数。古人认为偶数（双数）走运，奇数（单数）不吉利，所以言命运不好为"不偶"。这里指屡次考试的失败。

② 即：到，在，就着。受灯火：求学、苦读的代词。

③ 学使：即"提学使"，也叫"学政"、"学台"、"学院"，是科举时代各省主持学政和举业的官员。

④ 綦：很，非常。

⑤ 闱：科举时代考试举人、进士的场所。这里"闱后"指考后。

⑥ 时数：命运。

⑦ 文章憎命：杜甫《天末怀李白》诗句："文章憎命达。"指文才高逸之人往往命运不佳。

⑧ 铩羽：鸟的羽翼伤残，飞不动了，叫做"铩羽。"一般引用比喻事情的失败。

⑨ 相期：相互约定。考满：明清官吏考绩制度的一种，最初规定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后来通常以三年为期。考核有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再结合地方政务的繁简情况，作为评定和迁调的标准。

⑩ 从：追随，跟从。杖履：老年人要拄着拐杖走路；古人在屋内席地而坐，出门才穿鞋子；所以"杖履"习惯用如指老年人出门，也用为对尊长的客气话。

⑪ 期（jī）岁：满一年。

⑫ 闱中七题：明代科举考试，首场试题为《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即所谓的"闱中七题"。

⑬ 出余绪：余绪，剩余的。出余绪，意指仅发挥了一点剩余的才学来教他的儿子。

⑭ 黄钟长弃：黄钟，古代主要乐器，它的发音为校正音乐十二律中的阳律之一。一般用它来象征正宗、正派。黄钟长弃指反而使叶生的博大才学长久埋没了。

⑮ 抛却白纻：纻，细布。白纻，白衣，古代平民所着。抛却白纻，指脱掉平民服，也即得了科举功名、做了官。

⑯ 利市：运道，走运。

⑰ 纳粟：指捐钱买监生。监生可以做官或用作相等于秀才的资格去应考举人。

⑱ 捷南宫：南宫，礼部的别称。科举时代，进士会试由礼部主持。捷南宫，指考取了进士。

⑲ 主政：官名，当时中央各部里的主事。

⑳ 监：国子监的省称，是明清时的最高学府。

㉑ 领乡荐：乡试中式，即指中了举人。

㉒ 锦还：衣锦还乡。

㉓ 不觌（dí）：不见。

㉔ 卜窀穸：选择墓地安葬。

㉕ 蜕委：指衣服褪落，像虫类的脱皮一样。

㉖ 出橐：犹言今之掏腰包出钱。

㉗ 游泮（pàn）：泮，泮宫的省称，古时讲学的地方。游泮，指到学里读书，也就是中了秀才的意思。

魂　狎

粤西孙子楚，名士也。生有枝指①；性迂讷②，人诳之辄信为真。或值座有歌妓，则必遥望却走。或知其然，诱之来，使妓狎逼之，则颊颜彻颈，汗珠珠下滴，因共为笑。遂貌其呆状相邮传③，作丑语而名之"孙痴"。

邑大贾某翁，与王侯埒④富，姻戚皆贵胄。有女阿宝，绝色也，日择良匹，大家儿争委禽妆⑤，皆不当翁意。生时失俪⑥，有戏之者劝其通媒，生殊不自揣，果从其教。翁素耳其名而贫之。媒媪将出，适遇宝，问之，以告。女戏曰："渠去其枝指，余当归之。"

媪告生。生曰："不难。"媒去，生以斧自断其指，大痛彻心，血益倾注，滨⑦死。过数日始能起，往见媒而示之。媪惊，奔告女；女亦奇之，戏请再去其痴。生闻而哗辨，自谓不痴，然无由见而自剖⑧。转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顿冷。

会值清明，俗于是日妇女出游，轻薄少年亦结队随行，恣其月旦⑨。有同社数人强邀生去。或嘲之曰："莫欲一观可人否？"生亦知其戏己，然以受女揶揄故，亦思一见其人，忻然随众物色之。遥见有女子憩树下，恶少年环如墙堵。众曰："此必阿宝也。"趋之，果宝也。审谛之，娟丽无双。少倾人益稠。女起，遽去。众情颠倒，品头题足，纷纷若狂；生独默然。及众他适，回视生犹痴立故所，呼之不应。群曳之曰："魂随阿宝去耶？"亦不答。众以其素讷，故不为怪，或推之，或挽之以归。至家直上床卧，终日不起，冥如醉，唤之不醒。家人疑其失魂，招于旷野，莫能效。强拍问之，则朦胧应云："我在阿宝家。"及细诘之，又默不语，家人惶惑莫解。初，生见女去，意不忍舍，觉身已从之行，渐傍其衿带间。人无呵者。遂从女归，坐卧依之，夜辄与狎，甚相得。然觉腹中奇馁，思欲一返家门，而迷不知路。女每梦与人交，问其名，曰："我孙子楚也。"心异之，而不可以告人。生卧三日，气休休若将澌灭⑩。家人大恐，托人婉告翁，欲一招魂其家。翁笑曰："平昔不相往还，何由遗魂吾家？"家人固哀之，翁始允。巫执故服、草荐以往。女诘得其故，骇极，不听他往，直导入室，任招呼而去。巫归至门，生榻上已呻。既醒，女室之香奁什具，何色何名，历言不爽。女闻之，益骇，阴感其情之深。

生既离床寝，坐立凝思，忽忽若忘。每伺察阿宝，希幸一再遘之。浴佛节⑪，闻将降香水月寺，遂早旦往候道左，目眩睛劳。日涉午，女始至，自车中窥见生，以掺⑫手搴帘，凝睇不转。生益动，尾从之。女忽命青衣来诘姓字。生殷勤自展，魂益摇。车去始归。归复病，冥然绝食，梦中辄呼宝名，每自恨魂不复灵。家旧养一鹦鹉，忽毙，小儿持弄于床。生自念：倘得身为鹦鹉，振翼可达女室。

心方注想，身已翩然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女喜而扑之，锁其肘，饲以麻子。大呼曰："姐姐勿锁！我孙子楚也！"女大骇，解其缚，亦不去。女祝曰："深情已篆⑭中心。今已人禽异类，姻好何可复圆？"鸟云："得近芳泽，于愿已足。"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女坐则集其膝，卧则依其床。如是三日，女甚怜之。阴使人瞷生，生则僵卧气绝已三日，但心头未冰耳。女又祝曰："君能复为人，当誓死相从。"鸟云："诳我！"女乃自矢。鸟侧目若有所思。少间，女束双弯，解履床下，鹦鹉骤下，衔履飞去。女急呼之，飞已远矣。

女使妪往探，则生已寤。家人见鹦鹉衔绣履来，堕地死，方共异之。生既苏即索履，众莫知故。适妪至，入视生，问履所自。生曰："是阿宝信誓物。借口相覆，小生不忘金诺也。"妪反命，女益奇之，故使婢泄其情于母。母审之确，乃曰："此子才名亦不恶，但有相如之贫⑮。择数年得婿若此，恐将为显者笑。"女以履故，矢不他⑯。翁媪从之，驰报生。生喜，疾顿瘳。翁议赘诸家。女曰："婿不可久处岳家。况郎又贫，久益为人贱。儿既诺之，处蓬茅而甘藜藿⑰，不怨也。"生乃亲迎成礼，相逢如隔世欢。（出《聊斋志异》卷二，原名《阿宝》）

【注释】

① 枝指：手指上多长出一节岔枝，即六指头。
② 讷：口齿迟钝。
③ 邮传：到处传播。
④ 埒：相比，相等。
⑤ 委禽妆：古时婚姻仪式的一节。男方向女方求婚，通过媒人送去礼物，女方同意就收下礼物；从此婚姻约定。求婚礼物送去而被收受叫"纳采"；纳采的礼物中必有雁，雁有固定的对象，不肯杂交，因借以象征男女爱情专一。所以纳采也被称做"委禽"，"禽"即雁。
⑥ 失偶：偶，伉俪，配偶。失偶，指丧妻。
⑦ 滨：地方靠近水边叫做"滨"，这里引伸作迫近、几乎解。
⑧ 自剖：给自己分辩、解释。
⑨ 恣其月旦：恣，任意。月旦，东汉许劭和他的堂兄弟许靖，喜欢评论乡里人物，每月一次，叫做"月旦评"。见《后汉书》。恣其月旦，即任意批评，随便评头品足。
⑩ 休休：形容呼吸急促的样子。澌（sī）灭：涣散，消灭。
⑪ 浴佛节：佛教认为农历四月初八日是佛的生日，这天庙里用香汤为佛沐浴，名为"浴

佛节。”

⑫ 掺：这里同“纤”，对女人手美的形容词。

⑬ 篆：雕、刻。这里指印刻在心上。

⑭ 瞷（jiàn）：偷看。

⑮ 相如之贫，相如，指汉司马相如。据说他少年时很穷。

⑯ 矢不他：发誓不嫁别人。

⑰ 藜藿：野菜。

跌　魂

叶祥榴孝廉云：其友陈姓家，延西席庄生①。八月间日暮，诸生课毕，陈姓弟兄弈于书斋。庄旁观之，倦，起身归家。庄家离陈姓里许，须过一桥。庄生上桥，失足跌地，急起趋家，扣门不应，偽返陈氏斋。

陈弟兄弈局未终，乃闲步庭院。见轩后小门内有园亭，巨蕉无数。心叹主人有此雅室，不作书斋。再数步，见小亭中孕妇临蓐②，色颇美，心觉动。既而曰：“此东人内室，见此不退，非礼也。”趋出，仍至斋中小坐。见主人棋为乃弟暗攻，主人他顾，若不觉者。代为通知主人，张皇似惊，仍复不睬。庄复大声呼曰：“不依我，全盘输了！”且以手到局上指告。陈氏兄弟惊惶趋内，灯为之熄。

庄不得已，仍回家。至桥，复又一跌，起赴家叩门，阍者③纳焉。庄以前次叩门不应之事，罪其家人。家人曰：“前未闻也。”

庄次日赴馆，见灯盏在地，棋局尚存，恍然若梦。少顷，主人出曰：“昨夜先生去后，鬼声大作，甚至灭火，真怪事！”庄骇然。告以曾来教棋，东人曰：“吾弟兄并未见先生复至。”庄曰：“且有一证，我到尊府花园，见有临蓐妇人。”陈笑曰：“我家并无花园，何有此妇？”庄曰：“在轩后。”庄即拉陈同至轩后，有小土门，内仅菜园半亩。西角有一猪圈，育小猪六口，五生一毙。庄悚然大悟，盖过桥一跌，其魂已出；后一跌，则魂仍附体。倘不戒于淫，则堕畜生道矣。（出《子不语》卷十五，原名《庄生》）

【注释】

① 延：请，邀请。西席：家塾的教师或幕友。
② 临蓐：犹临产。
③ 阍者：守门人。

婢女魂

门人徐通判① 敬儒言：其乡有富室，昵② 一婢，宠眷③ 甚至。婢亦倾意向其主，誓不更适。嫡④ 心妒之，而无如何。会富室以事他出，嫡密召女佥鬻诸人。待富室归，则以窃逃报。家人知主归事必有变也，伪商女佥买出，而匿诸尼庵。婢自到女佥家，即直视不语，提之立则立，扶之行则行，捺之卧则卧；否则如木偶，终日不动，与之食则食，与之饮则饮，不与亦不索也。到尼庵亦然。医以为愤恚痰迷⑤，然药之不效，至尼庵仍不苏。如是不死不生者月馀。富室归，果与嫡操刃斗。屠一羊沥血告神，誓不与俱生。家人度不可隐，乃以实告。急往尼庵迎归。痴如故。富室附耳呼其名，乃霍然⑥ 如梦觉。自言初到女佥家，念此特主母意，主人当必不见弃，因自奔归。虑为主母见，恒藏匿隐处，以待主人之来。今闻主人呼，喜而出也。因言家中某日见某人，某人某日作某事，历历不爽，乃知其形去而魂归也。因是推之，知所谓离魂倩女，其事当不过如斯；特小说家点缀成文，以作佳话。至云魂归后，衣皆重著，尤为诞谩。⑦ 着衣者乃其本形，顷刻之间，襟带不解，岂能层层搀入？何不云衣如委蜕⑧，尚稍近事理乎？（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

【注释】

① 通判：官名。见《鬼魂·魂吊·魂食》注。
② 昵（nì）：亲近；亲昵。
③ 宠眷：宠爱眷恋。
④ 嫡：指富室之妻。宗法社会中称正妻为嫡。
⑤ 愤恚（huì）：愤恨，愤怒。痰迷：即痰迷心窍，中医学名词，指由于痰浊蒙蔽，导致神志不清的病理现象。
⑥ 霍然：突然；忽然。
⑦ 诞谩：荒诞。
⑧ 委蜕：虫类蝉化所脱之外皮。

邓无影

邓乙年三十，独处。每夜坐，一灯荧然①，沈思郁结。

因顾影叹息曰："我与尔周旋日久，宁不能少怡② 我乎？"其影忽从壁上下，应曰："唯命。"乙甚惊，而影且笑曰："既欲尔怡，而反我畏，何也？"乙心定，乃问："尔有何道而使我乐？"曰："惟所欲。"

乙曰："吾以孤栖无偶，欲一少年良友长夜晤对，可乎？"影应曰："何难？"即已成一少年，鸿骞玉立，倾吐风流，真良友也。乙又令作贵人。俄顷，少年忽成官长，衣冠俨然，踞床中坐，乃至声音笑貌，无不逼肖。乙戏拜之，拱受而已。乙又笑曰："能为妙人乎？"官长点头下床，眨眼间便作少女，容华绝代，长袖无言。乙即与同寝，无异妻妾。

由是日晏③ 灯明，变幻百出，罔④ 不如念。久之，日中亦渐离形而为怪矣。他人不见，唯乙见之。如醉如狂，无复常态。人颇怪之，因诘而知之。视其影，果不与形肖也，形立而影或坐，形男而影或女也。以问乙，而乙言其所见则又不同。一乡之人以为妖焉。

后数年，影忽辞去。问其所之，云在离次之山，去此数万馀里。乙泣而送之门外，与之诀。影凌风而起，顷刻不见。乙自是无影，人呼为"邓无影"云。（出《耳食录》卷一）

【注释】

① 荧然：微光闪烁貌。
② 怡：愉快，喜悦。形容词作动词，使动用法。
③ 日晏：日晚。
④ 罔（wǎng）：无，没有。

诸　鬼

故名思义，“诸鬼”类即诸种鬼怪描写的合辑，大致按年代先后编排。

诸鬼类生动地描述了各类鬼怪的形象与特征。有跳皮搗蛋、窃人药膏的小儿鬼；也有吐舌张眼、四散成火的赤鬼；还有“毛髭如蝟，四面有足”，据毛床而行走的毛鬼。诸鬼不仅形状奇异可怖，且性格鲜明。《痴鬼》的叙情痴可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声泪俱下，《隐鬼》则异想天开，剥露出厌世者与世界的隔绝：不仅人世无聊，即使鬼域也难有安身之地。

《寄载》写四处游荡奔忙的野鬼，坐寄人船，还要无理取闹。《鬼打额》和《避杀》渲染着一个古老的习俗：人死之际当有杀鬼牵魂 殊别，亡者全家都得出逃。“夜叉”两篇和《食尸鬼》甚写鬼怪的残忍 餮，令人毛骨悚然，浑身颤栗。缢鬼和溺鬼极力写出鬼怪难以抗拒的诱惑，他们总于梦幻中给人以玫瑰色的甜蜜，因而使人们在含笑地想往中走向死地。故事分明披露出旁观者的清醒而却无能，他们总是在鬼诱的防不胜防中走失了亲朋戚友，空余无尽的悔恨。

《鬼谷》、《维扬旅店》和《符离楚客》刻写群鬼，置读之下我们会觉得身处一个群魔乱舞，群鬼叫号的世界，既感到恐怖，又觉着人鬼之间分明的梦幻色调。因而从“鬼谷”中走出来的人宛如恶梦的初醒：其作梦时身临怖境，心惊胆颤；而醒来却一切皆逝，只觉阳光的明媚和白昼的美好。

古人最初怀着崇敬、恐惧或是虔信的心情来写鬼怪，无论恶鬼的可憎丑恶，夜叉的凶残饕餮，墓鬼的千古幽怨，还是溺鬼的可怕诱惑或缢鬼的千里寻仇，他们都作了慎重其事的描摹演示。然而到封建社会末期，则多出之以诙谐玩世的笔墨了。《鬼三技》尚且不乏

嘲谑之辞，《亡鬼论学》便更是借鬼而言他了，至于《假缢鬼》则分明是嘲笑世人的装神弄鬼，反被鬼吓。古人这种对待鬼神态度的改变正预示着鬼魂观念的淡薄乃至消散，人把自己从幻想世界中找寻回来放到现实的土壤上，于是鬼气减少而人气增多了。

小 儿 鬼

吴孙皓世，淮南内史朱诞，字永长①，为建安太守②。诞给使③妻有鬼病，其夫疑之为奸。后出行，密穿壁窥之。正见妻在机中织，遥瞻桑树上，向之言笑。给使仰视，树上有年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幓头④。给使以为信人也，张弩射之，化为鸣蝉，其大如箕，翔然飞去。妻亦应声惊曰："噫！人射汝。"给使怪其故。

后久时，给使见二小儿在陌上共语。曰："何以不复见汝？"其一即树上小儿也，答曰："前不谨，为人所射，病疮积时。"彼儿曰："今何如？"曰："赖朱府君梁上膏以傅⑤之，得愈。"

给使白诞曰："人盗君膏药，颇知之否？"诞曰："吾膏久致梁上，人安得盗之？"给使曰："不然。府君视之。"诞殊不信。为试视之，封题如故。诞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给使曰："试开之。"则膏去半焉。所掊刮见有趾迹。诞因大惊。乃详问之，给使具道其本末。（出《搜神记》卷十七，原名《朱诞给使》）

【注释】

① 淮南：郡、国名，汉高帝改九江郡为淮南国，后改为郡，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内史：官名。西周始置。西汉初，各诸侯王国皆置内史，掌民政。晋改诸王国相为内史。

② 建安：郡名，三国吴分会稽郡置，治所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太守：官名。秦设郡守，掌一郡政务。汉更名为太守，为一郡之最高行政长官。

③ 给使：供人使役者。

④ 幓（qiāo）头：同"帩头"，男子束发之头巾。

⑤ 傅：（fū）：涂。

赤　鬼

平原①陈皋，於义熙②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③。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眼，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於野，皋无几而死。　（出《灵鬼志》，原名《陈皋》）

【注释】

① 平原：郡名，西汉置，治所在平原（今山东平原县西南）。
② 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405—418）。
③ 广陵：郡、国名，见《避勾》注。樊梁：即樊梁湖，在今高邮县西北五十里。

鬼打额

安丰①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敛②，主人治棺未竟，送者悉在厅事上，安丰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事，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③之。"因谓戎："君当致位三公④。"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趣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於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亦持斧而出。　（出《搜神后记》卷六，原名《异物如鸟》）

【注释】

① 安丰：郡名，三国魏分庐江郡置，治所在安丰（今安徽霍丘西南）。侯：古爵位名，为五等爵之第二等。
② 殡敛：入殓和停柩。
③ 禳(ráng)：消灾。

④ 三公：说法历代有异。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改名太尉、司徒、司空，为共理军政之最高长官。魏晋沿置，但皆为名誉宰相，已无实际职掌，或参理庶务，多作为大臣之加官、赠官。

寄　载

升平中①，徐州刺史②索逊，乘船往晋陵③。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求索寄载，云："我家在韩冢，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至韩冢，此人便去。逊遣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迳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迳入诸冢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人经冢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冢呼曰："载公。"有出应者。此人云："我向载人船来，不与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云："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斛瓮④，长二丈许，迳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我今日即打坏奴甘罗。"言讫，忽然失却，於是遂进。（出《搜神后记》卷六，原名《韩冢人》）

【注释】

① 升平：晋穆帝司马聃年号（357—361）。

② 徐州：州名，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三国魏移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官名，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职掌监察。其后或改为州牧，或复旧名。灵帝时，权力增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军政大权。晋代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

③ 晋陵：古县名，西晋改毗陵县置（同时改毗陵郡置晋陵郡)，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东晋为晋陵郡治所。

④ 斛（hú)：容量单位，十斗为一斛。亦为量器名。瓮(chuán)：盛谷物之圆囤。

食尸鬼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①，宋元嘉②元年，与息③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

之中恶④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俯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於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仗。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原名《区敬之》）

【注释】

① 南康县：三国吴置南安县，晋改南康县，在江西南部。营民：东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人口耗损，为扩充民力，多以战俘或所占地区居民集中编为户籍，归军队管辖，从事各种生产劳动。营民当指这类人。
② 元嘉：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年号（424—453）。
③ 息：子息，子嗣。这里当指其子。
④ 中恶：突然患急病。

避　杀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①至高。开元十五年②，有朝士③妻丧，请之至家修福④。师往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⑤。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

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有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

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⑥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污，足又染泥，何谓

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原名《僧仪光》）

【注释】

① 行业：修持，品行。
②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③ 朝士：中央官吏之泛称。
④ 修福：修德以邀福。
⑤ 供养：佛教称供献神佛或设食招待僧人为“供养”。又称香花、饮食等为“财供养”，修行、利益众生为“法供养”。
⑥ 青衣：婢女。

孤坟父女

南阳临湍县①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洌皆立别业②。大和六年③，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

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迥室④，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屩⑤。佐文逊辞请托，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縶。”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客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庄，乖於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⑥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沉恨。忽而怨咽惊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

须臾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木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拊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途

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间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龀⑦之女又亡。贫穷无力，父子同瘗焉。守制嫠居⑧，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瘗告诀耳。”

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绠縻⑨。因弃生业，剪发於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⑩，客有见者。（出《集异记》，原名《李佐文》）

【注释】

① 南阳：见《阴域姻缘》注。隋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邓州（治所在穰县，今河南邓县）为南阳郡。临湍县：后魏置新城县，西魏改为临湍县，故治在今邓县西北六十里。

② 秘书郎：官名，魏晋时置，属秘书省，掌图书经籍。襄阳：郡名，东汉置，治所在襄阳（今襄樊市）。隋开皇初废，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襄州为襄阳郡。掾，属官之统称。别业：别墅，官宦所置田庄。

③ 大和：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大和六年，即公元832年。

④ 迴室：远离村落之屋室。

⑤ 芒屩(jué)：草鞋。

⑥ 纬萧障：草帘做的屏风。萧即艾蒿。

⑦ 龀(chèn)：换牙。

⑧ 守制嫠(lí)居：守节寡居。

⑨ 绠縻：绳索。

⑩ 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836—840）。开成四年即公元839年。

夜叉索皮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①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②。”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

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

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於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於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③，於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於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馀，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

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馀。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④，且恶其见呼，於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⑤二年，卒於蓝田⑥令。（出《宣室志》卷三，原名《陈越石》）

【注释】

① 已而：随即。
② 见阻：被阻，被拒绝。
③ 穷其迹：一直找寻到他的足迹的尽头。
④ 度不可禁：估计不能禁止。
⑤ 会昌：唐武宗李炎年号（841—846）。
⑥ 蓝田：县名，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部、渭河平原南缘、秦岭北麓、渭河支流灞水上游。

夜叉鬱鬱

哥舒翰①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书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②。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③，数月方回。

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④。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⑤？"独宿缇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

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蓄豹皮裈，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昇阶，入殡所。拆发，舁榇⑤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⑦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⑧。"逐潜取帐外竿，忽於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

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馀骸，及至堂，殡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原名《哥舒翰》）

【注释】

① 哥舒翰（？—757）：唐突骑族酋长哥舒部之裔，世居安西。初为王忠嗣衙将。因战功封西平郡王。后以疾废归京师。安禄山起兵，起用为元帅，守潼关，出战不利，遂降禄山，不久被杀。新、旧《唐书》有传。
② 容范：容貌模样。旷代：当代无人可比。
③ 近畿：京城附近。
④ 堂奥：堂之深处。
⑤ 存没何间？：生死之间有何隔阂？
⑥ 榇：棺木。
⑦ 自分：自我思索。
⑧ 无苦：无害。

鬼绞颈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①，居相卫间②。永泰③中，有故之荆襄④。假公行乘传⑤，次邓州⑥，夜宿邮⑦之厅。

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於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觇⑧，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

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於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觇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

既入食顷⑨，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於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馀，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恻怆。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

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先天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　（出《通幽录》，原名《李咸》）

【注释】

① 太原：郡名，战国秦置，治所在晋阳（今太原市西南）。赵郡：郡、国名，汉高帝改邯郸郡置赵国，治所在邯郸（今邯郸市西南），建安中改为郡。

② 相卫间：相州与卫州一带，即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接壤地带。

③ 永泰：唐代宗李豫年号（765—766）。

④ 荆襄：即荆州与襄州，在今湖北省境内。

⑤ 乘传：原指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此处泛指驿站传车。

⑥ 邓州：州名，隋置，治所在穰县（今河南邓县）。

⑦ 邮：传递文书之驿站。

⑧ 窥觇(chān)：暗中偷看。

⑨ 食顷：吃一顿饭的时间，形容时间很短。

⑩ 先天：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2—713）。

毛　鬼

唐建中二年①，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枨，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慑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

前兖州功曹②刘参者，旧业淮泗③，因家广陵④。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救。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猬，高三四尺，四面有足，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毛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扞之。食顷，俱堕河梁⑤，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於路。

居数日，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⑥，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　（出《通幽记》，原名《刘参》）

【注释】

① 建中：唐德宗李适年号(780—783)。建中二年，即公元781年。

② 兖(yǎn)州：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其后屡有迁移。功曹：官名，汉州郡佐吏，唐时在府称功曹参军，在州称司功参军。

③ 淮泗：淮水与泗水流域，今安徽，江苏北部一带。

④ 广陵：郡、国名，见《鬼魂·勾魂·避勾》注。

⑤ 河梁：桥。

⑥ 可：正。

鬼　花

广陵①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②。

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谓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馀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

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③，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

（出《稽神录》，原名《僧珉楚》）

【注释】

① 广陵：郡、国名，见《避勾》注。

② 中山：郡、国名，汉高帝置郡，景帝改为国，治卢奴（今河北定县）。贾人：商人。

③ 中恶：突然患急病。

溺鬼诱僧

绍兴十二年①，唐信道廷对②毕，馆于西湖灵芝寺。时已五月，二仆纳凉湖边，呼声甚急，唐往视之。二仆共挽一僧，云："僧走欲赴水，一足已溺，呼之不肯回，力挽其衣，犹不能制。"遂与归室中。寺之人云："顷寇犯临安③，两僧死于湖，今其鬼耳。"

闾溯者所见，曰："两僧来告，孤山设浴④甚盛，邀同舟以行。一足已登，而为人掣其肩，故不得去，心殊恨恨也。"坐少定，复发笥取新衣著之，并易履袜，若有导之者，径趋水滨，数僧急尾救之。既还，诋救者曰："我适游处甚佳，尔辈何见疾，必强我归？我终一去耳。"主僧遣三人护之于室而扃其外。

唐所寓舍与之邻，惟以苇席为限，闻为鬼所凭⑤，作诗云云。唐唯记其一句曰："日日移床趁下风。"盖窃东坡语也。唐诮之曰："汝生为出家子，视形骸如土木，虽不幸死，当超然脱去。乃甘留恋为游魂滞魄，真可羞也。"答曰："吾非为厉者，欲度此僧，故与之俱。且何预尔事！"唐曰："吾视人垂死而不救，可乎？且汝既不能自脱，又枉以非命害一人，何益於汝？空令湖中增一鬼耳。"相往复至夜半，鬼益怒，叱曰："只尔亦非了生死者。"唐嘻笑应之曰："我当死即死，必无幽滞⑥，终不效汝，加非理於生人。"鬼似悟唐说，不复有语。久之，僧始昏睡。

迨晓，问之，乃会稽⑦人，主僧令送归其家。唐后见之於鉴湖鹫台寺，云："只忆初赴水时事，馀皆不知也。"（出《夷坚甲志》卷二十，原名《灵芝寺》）

【注释】

①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绍兴十二年为公元1142年。
② 廷对：于朝廷上当众对答。此处当指殿试。
③ 临安：南宋京都(今杭州市)，参见《孙鬼脑》注。
④ 设浴：阴历十二月八日行洗浴的一种佛教旧俗（自西域随佛教传入中国）。
⑤ 凭：占据。
⑥ 幽滞：原义为埋没而不用于时，此处有滞留于生死之间的意思。
⑦ 会稽：郡名，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于原吴、越地置，治所在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

缢鬼情仇

余干① 乡民张客，因行贩入邑，寓旅舍，梦妇人鲜衣华饰求荐寝。迨梦觉，宛然在旁，到明始辞去。次夕方阖户，灯犹未灭，又

立於前，复共卧，自述所从来曰："我邻家子也，无多言。"经旬日，张意颇忽忽②。主人疑焉，告曰："此地昔有缢死者，得非为所惑否？"张秘不肯言。须其来，具以问之，略无羞讳色，曰："是也。"张与之狎，弗畏惧，委曲扣其实，曰："我故倡女，与客杨生素厚。杨取我赀货二百千，约以礼昏③我，而三年不如盟。我悒悒成瘵疾，求生不能，家人渐见厌，不胜愤，投缳而死。家持所居售人，今为邸店，此室实吾故栖，尚眷恋不忍舍。杨客与尔同乡人，亦识之否？"张曰："识之。闻移饶州市门④，娶妻开邸，生事绝如意。"妇人嗟喟良久，曰："我当以始终托子，忆埋白金五十两於床下，人莫之知，可取以助费。"张发地得金，如言不诬。

妇人自是正昼亦出，他日，低语曰："久留此无益，幸能挈我归乎？"张曰："诺。"令书一牌，曰"廿二娘位"，缄于箧，遇所至，启缄微呼，便出相见。张悉从之，结束告去。邸人谓张鬼气已深，必殒於道路，张殊不以为疑。日日经行，无不共处，既到家，徐於壁间开位牌。妻谓其所事神，方瞻仰次，妇人遂出。妻诘夫曰："彼何人斯？勿盗掠良家子累我。"张尽以实对。妻贪所得，亦不问。同室凡五日，又求往州中督债，张许之。达城南，正度江，妇人出曰："甚愧谢尔，奈相从不久何？"张泣下，莫晓所云。入城门，亦如常，及就店，呼之再三不可见。乃亟访杨客居，则荒扰⑤殊甚。邻人曰："杨元无疾，适七窍流血而死。"张骇怖遽归，竟无复遇。

临川⑥吴彦周旧就馆於张乡里，能谈其异，但未暇质究也。

（出《夷坚丁志》卷十五，原名《张客奇遇》）

【注释】

① 余干：县名，汉置余汗县，南朝宋改为余干县，在江西信江下游，西滨鄱阳湖。
② 忽忽：心神不定，空虚恍惚。
③ 昏：婚。
④ 饶州：州名，隋置，治所在鄱阳（今江西波阳）。市门：城门。
⑤ 荒扰：田荒兵扰。这里指冷落零乱。
⑥ 临川：郡名。三国吴分豫章郡置，治所在南城（今县东南）。

鬼　谷

冯大异，名奇，吴、楚之狂士也。恃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惊世而骇俗者，必攘臂当之，至则凌慢毁辱而后已，或火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顾，以是人亦以胆气许之。

至元丁丑①，侨居上蔡②之东门。有故之近村，时兵燹③之后，荡无人居，黄沙白骨，一望极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云四起，既无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柏林，即投身而入，倚树少憩。鸺鹠④鸣其前，豺⑤狐嗥其后。顷之，有群鸦接翅而下，或跂⑥一足而啼，或鼓双翼而舞，叫噪怪恶，循环作阵。复有八九死尸，僵卧左右，阴风飒飒，飞雨骤至，疾雷一声，群尸环起，见大异在树下，踊跃趋附。大异急攀缘上树以避之，群尸环绕其下，或啸或詈，或坐或立，相与大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属将有咎！"

已而云收雨止，月光穿漏，见一夜叉自远而至，头有二角，举体青色，大呼阔步，径至林下，以手撮死尸，摘其头而食之，如啖瓜之状；食讫，饱卧，鼾睡之声动地。大异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树迸逸，行不百步，则夜叉已在后矣，舍命而奔，几为所及。遇一废寺，急入投之，东西廊皆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躯，其状甚伟。见佛背有一穴，大异计穷，窜身入穴，潜于腹中，自谓得所托，可无虞矣。忽闻佛像鼓腹而笑曰："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顿点心，不用食斋也！"即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将十步许，为门限所碍，蹶然仆地，土木狼藉，胎骨糜碎矣。

大异得出，犹大言曰："胡⑦鬼弄汝公，反自掇其祸！"即出寺而行。遥望野中，灯烛荧煌，诸人揖让而坐。喜甚，驰往赴之。及至，则皆无头者也，有头者则无一臂，或缺一足。大异不顾而走。诸鬼怒曰："吾辈方此酣畅，此人大胆，敢来冲突！正当执之以为脯 胾⑧耳。"即踉踏哮吼，或搏牛粪而掷，或攫人骨而投，无头者则提头以趁之。前阻一水，大异乱流而渡⑨，诸鬼至水，则不敢越。暮及半

里，大异回顾，犹闻喧哗之声，靡靡不已。

须臾，月堕，不辨蹊径，失足坠一坑中，其深无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阴气彻骨，群鬼萃焉。有赤发而双角者，绿毛而两翼者，鸟喙而獠牙者，牛头而兽面者，皆身如蓝靛，口吐火焰，见大异至，相贺曰："仇人至矣！"即以铁纽系其颈，皮绰拴其腰，驱至鬼王之座下，告曰："此即在世不信鬼神，凌辱吾徒之狂士也。"鬼王怒责之曰："汝具五体而有知识，岂不闻鬼神之德其盛矣乎？孔子圣人也，犹曰敬而远之。大《易》所谓载鬼一车，《小雅》所谓为鬼为蜮。他如《左传》所纪，晋景之梦，伯有⑩之事，皆是物也。汝为何人，独言其无？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乌得而甘心焉。"即命众鬼卸其冠裳，加以棰楚⑪，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谓之曰："汝欲调泥成酱乎？汝欲身长三丈乎？"大异念泥岂可为酱，因愿身长三丈。众鬼即捽之于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状，众手反复而按摩之，不觉渐长，已而扶起，果三丈矣，袅袅如竹竿焉。众笑辱之，呼为长竿怪。王又谓之曰："汝欲煮石成汁乎？汝欲身矮一尺乎？"大异方苦其长，不能自立，即愿身矮一尺。众鬼又驱至石床上，如按面之状，极力一捺，骨节磔磔有声，乃拥之起，果一尺矣，团圞如巨蟹焉。众又笑辱之，呼为蝤蛑怪。大异蹒跚于地，不胜其苦。旁有一老鬼，抚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不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请于众曰："彼虽无礼，然遭辱亦甚矣，可怜许，请宥之！"即以两手提挈大异而抖擞之，须臾复故。

大异求还，诸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赠，所贵人间知有我辈耳。"老鬼曰："然则，以何物赠之？"一鬼曰："吾赠以拨云之角。"即以两角置于大异之额，岌然相向。一鬼曰："吾赠以哨风之嘴。"即以一铁嘴加于其唇，尖锐如鸟喙焉。一鬼曰："吾赠以朱华之发。"即以赤水染其发，皆鬙鬙⑫而上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赠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于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向者群小溷渎，幸勿记怀也。"大异虽得出，然而顶拨云之角，戴哨风之嘴，被朱华之发，含碧光之睛，俨然成

一奇鬼。

到家，妻孥不敢认；出市，众共聚观，以为怪物；小儿则惊啼而逃避。遂闭户不食，愤懑而死。临死，谓其家曰："我为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纸笔置柩中，我将讼之于天。数日之内，蔡州⑬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时也，可沥酒而贺我矣。"言讫而逝。过三日，白昼风雨大作，云雾四塞，雷霆霹雳，声振寰宇，屋瓦皆飞，大木尽拔，经宿始霁。则所堕之坑，陷为一巨泽，弥漫数里，其水皆赤。忽闻柩中作语曰："讼已得理！诸鬼皆夷灭无遗！天府以吾正直，命为太虚殿司法⑭，职任隆重，不复再来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脐蚤⑮之间，如有灵焉。（出《剪灯新话》卷四，原名《太虚司法传》）

【注释】

① 至元：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年号。丁丑：公元1337年。
② 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
③ 兵燹(xiǎn)：兵乱纵火焚烧。
④ 鸺鹠：鸮鸟，和角鸱同类异种。身小，眼圆大，有毛角如两耳。俗和角鸱同称为猫头鹰。
⑤ 豺：兽名，和狼同类异种。样子象狗，凶残像狼。
⑥ 跂：足翘起。
⑦ 胡：什么。
⑧ 脯胾(zì)：干肉和切肉。
⑨ 乱流而渡：从横的流水中直渡过去。
⑩ 伯有：春秋时郑国大夫良霄，字伯有，性贪而多欲。子晰、驷带等攻杀了他，良霄死而为厉，梦示说要杀驷带和公孙段，两人果然如期死去。于是郑国人都害怕得很，常常互相惊呼说："伯有来！"大家四散奔逃。事出《左传》。
⑪ 棰楚：杖刑。
⑫ 鬅鬙：头发散乱。
⑬ 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
⑭ 司法：古时主刑法的官。
⑮ 脐(xī)蚤(xiǎng)：《说文》："蚤，知声虫也。"声音一发出，该虫就知道，所以用来比喻暗中通灵感应。

维扬旅店

有叶老脱者，不知其由来。科头跣足①，冬夏一布袍，手挈竹席而行。尝投维扬②旅店，嫌房客嘈杂，欲择洁地。店主指一室曰："此

最静僻，但有鬼，不可宿。"叶曰："无害。"径自扫除，摊竹席于地。

夜卧至三鼓，门忽开，见有妇人系帛于项，双眸抉出，悬两颐下，伸舌长数尺，彳亍③而来。旁有无头鬼，手提两头继至。尾其后者，一鬼遍体皆黑，耳目口鼻甚模糊；一鬼四肢黄肿，腹大于五石匏④。相诧曰："此间有生人气，当共攫之！"群作搜捕状，卒不得近叶。一鬼曰："明明在此，而搜之不得，奈何？"黄胖者曰："凡吾辈之所以能摄人⑤者，以其心怖而魂先出也。此人盖有道之士，心不怖，魂不离体，故仓猝不易得。"群鬼方彷徨四顾，叶乃起坐席上，以手自表曰："我在此！"群鬼惊悸，齐跪地下。叶一一讯之，妇人指三鬼曰："此死于水者，此死于火者，此盗杀人而被刑者，我则缢死此室者也。"叶曰："若辈服我乎？"皆曰："然。"曰："然则各自投生，勿在此作祟！"各罗拜去。诒晓，为主人道其事。嗣后此室宴然⑥。（出《子不语》卷二，原名《叶老脱》）

【注释】

① 科头跣(xiǎn)足：光头赤脚。
② 维扬：扬州。
③ 彳(chì)亍(chù)：同"踟躇"。小步；走走停停。
④ 五石匏(páo)：能盛五石米的葫芦。语出《庄子·逍遥游》。
⑤ 摄人：勾人魂魄。
⑥ 宴然：安然无事。

鬼三技

蔡魏公孝廉①，常言鬼有三技：一迷，二遮，三吓。

或问："三技云何？"曰："我表弟吕某，松江廪生②，性豪放，自号豁达先生。尝过泖湖③西乡，天渐黑，见妇人面施粉黛，贸贸然④持绳索而奔。望见吕，走避大树下，而所持绳则遗坠地上。吕取观，乃一条草索，嗅之有阴霾之气。心知为缢死鬼，取藏怀中，径向前行。其女出树中，往前遮拦，左行则左拦，右行则右拦。吕心知俗所称鬼打墙是也，直冲而行。鬼无奈何，长啸一声，变作披

发流血状，伸舌尺许，向之跳跃。吕曰：'汝前之涂眉画粉，迷我也。向前阻拒，遮我也。今作此恶状，吓我也。三技毕矣，我总不怕，想无他技可施。尔亦知我素名豁达先生乎？'

"鬼仍复原形跪地，曰：'我城中施姓女子，与夫口角，一时短见自缢。今闻泖东某家妇，亦与其夫不睦，故我往取替代。不料半路被先生截住，又将我绳夺去，我实在计穷，只求先生超生。'吕问作何超法，曰：'替我告知城中施家，作道场，请高僧，多念往生咒，我便可托生。'吕笑曰：'我即高僧也。我有往生咒，为汝一诵。'即高唱曰：'好大世界，无遮无碍。死去生来，有何替代？要走便走，岂不爽快！'鬼听毕，恍然大悟，伏地再拜，奔趋而去。

"后土人云：'此处向不平静，自豁达先生过后，永无为祟者。'"

（出《子不语》卷四，原名《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

【注释】

① 孝廉：见<鬼魂·魂与身·幽显之隔>注。

② 松江：府名，元代改华亭府置，治所在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廪生：明清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府、州、县学在学生员，由官府按月发给一定的膳食津贴，因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

③ 泖湖：湖名，在今上海市青浦西南、松江西和金山西北。

④ 貿貿然：蒙昧不明的样子。

青衣鬼

河南陈州学院衙①，堂后有楼三间封锁，相传有鬼物。康熙②中，汤西崖先生以给谏③视学其地，亦以老吏言，扃其楼如故。

时值盛暑，幕中人多屋少。杭州王秀才褒④，中州⑤景秀才考祥，居常以胆气自壮，欲移居高楼。汤告以所闻，不信。断锁登楼，则明窗四敞，梁无点尘，愈疑前言为妄。景榻于楼之外间，王榻于楼之内间，让中一间为憩座所。漏下二鼓，景先睡。王从中间持烛归寝，语景曰："人言楼有祟，今数夕无事，可知前人无胆，为书吏⑥所愚。"景未答，便闻楼梯下有履声徐徐登者，景呼王曰："楼下

何响？”王笑曰：“想楼下人故意来吓我耳！”

少顷，其人连步上。景大窘，号呼。王亦起，持烛出。至中间，灯光收缩如萤火。二人惊急，添烧数烛，烛光稍大，而色终青绿。楼门洞开，门外立一青衣人，身长二尺，面长二尺，无目无口无鼻而有发；发直竖，亦长二尺许。二人大声唤楼下人来，此物遂倒身而下。窗外四面啾啾然作百种鬼声，房中什物皆动跃，二人几骇死，至鸡鸣始息。

次日，有老吏言：先是，溧阳⑦潘公督学时，岁试毕，明日当发案。潘已就寝，将二更，忽闻堂上击鼓声。潘遣僮问之，值堂吏云：“顷有披发妇人，从西考棚中出，上阶求见大人，吏以深夜不敢传。答曰：‘吾有冤，欲见大人陈诉。吾非人，乃鬼也。’吏惊仆，鬼因自击鼓。”署中皆惶遽不知所为。仆人张姓者，稍有胆，乃出问之。鬼曰：“大人见我何碍？今既不出，即烦致语。我某县某生家仆妇也。主人涎我色，奸我，不从，则鞭挞之。我语夫，夫醉后有不逊语，渠夜率家人杀我夫喂马。次早入房，命数人抱我行奸。我肆口詈⑧之，遂大怒，立捶死，埋后园西石槽下。沉冤数载，今特来求申。”言毕大哭。张曰：“尔所告某生，今来就试否？”鬼曰：“来，已取在二等第十三名矣。”张入告潘公，公拆十三名视之，果某生姓名也。因令张出慰之曰：“当为尔檄府县查审。”鬼仰天长啸去。潘次日即以访闻檄县，果于石槽下得女尸，遂置生于法。此是衙门一异闻，而楼上之怪，究不知何物也。

王后举孝廉⑨，景后官侍御⑩。（出《子不语》卷四，原名《陈州考院》）

【注释】

① 河南：古地区名，指黄河以南。陈州：州、府名；北周置州，治所在秣陵（今沈丘南）；清为陈州府，治淮宁（今淮阳）。

② 康熙：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年号（1662—1722）。

③ 给谏：清代给事中之尊称。给事中：官名，秦置；明、清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掌谏诤弹劾之职。

④ 杭州：州、路、府名；隋置州，治所在钱唐（唐改钱塘，今杭州市）；南宋以行在所

升临安府；元改为杭州路，明改为府。龑：音 lǒng。

⑤ 中州：古地区名，指今河南省一带，以其地处古九州之中得名。

⑥ 书吏：古代承办文书之吏员，也称书办。

⑦ 溧阳：县名，秦置，故城在今江苏溧阳县西北四十五里，唐移治今县。

⑧ 詈(lì)：骂；责骂。

⑨ 孝廉：见《幽显之隔》注。

⑩ 侍御：即侍御史，监察文武官吏的官员。

符离楚客

康熙十二年①冬，有楚客贸易山东，由徐州至符离②。约二鼓，北风劲甚，见道旁酒肆灯火方盛，入饮，即假宿焉。店中人似有难色。有老者怜其仓迫③，谓曰："方设馔以待远归之士，无余酒饮君。右有耳房，可以暂宿。"引客进。

客饥渴甚，不能成寐。闻外间人马喧声，心疑之，起。从门隙窥见店中匝地皆军士据地饮食，谈说兵间事，皆不甚晓。少顷，众相呼曰："主将来矣。"远远有呵殿④声，咸趋出迎候。见纸灯数十，错落而来。一雄壮长髯者下马入店，上坐，众人伺立门外。店主人具酒食上，餔啜⑤有声。毕，呼军士入曰："尔辈远出久矣，各且归队，吾亦少憩，俟文书至，再行未迟。"众诺而退。随呼曰："阿七来！"有少年军士从店左门出，店中人闭门避去。阿七引长髯者入左门，门隙有灯射出。

客从右耳房潜至左门隙窥之，见门内有竹床，无睡具，灯置地上。长髯者引手撼其头，头即坠下，放置床上。阿七代捉其左右臂，亦皆坠下，分置床内外，然后倒身卧于床。阿七摇其身，自腰下对裂作两段，倒于地，灯亦旋灭。

客悸甚，飞趋耳房，以袖掩面卧，辗转不能寐。遥闻鸡鸣一二次，渐觉身冷。启袖，见天色微明，身乃卧乱树中，旷野无屋，亦无坟堆。

冒寒行三里许，始有店。店主人方开门，讶客，问："客来何早？"客告以所遇，并问所宿为何地，曰："此间皆旧战场也。"（出《子不

语》卷四）

【注释】

① 康熙十二年为公元1673年。
② 徐州：见《寄载》注。符离：古邑名、古县名，战国楚邑，秦置县，治所在今安徽宿县东北，唐贞观初移治今宿县北符离镇，元和中又移治今宿县治。为宿州治所。
③ 仓迫：匆忙急促。
④ 呵殿：官僚出行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
⑤ 餔啜：吃喝。

大小绿人

乾隆辛卯①，香亭与同年邵一联入都。四月二十一日，至栾城②东关。各店车马填集，惟一新开店无客，遂投宿焉。邵宿外间，香亭宿内间。

漏初下，各就榻燃灯，隔壁遥相语。忽见长丈许人，绿面绿须，袍靴尽绿，自门入。其冠擦顶褊纸，捽捽有声。后又一小人，高不满三尺，头甚大，亦绿面绿衣冠。共至榻前，举袖上下作舞状。香亭欲呼而口噤，耳中闻邵语言，竟不能答。正惶惑间，见榻旁几上又倚一人，麻面长髯，头戴纱帽，腰束大带，指长人曰："此非鬼也。"指大头者曰："此鬼也。"又向二人挥手作语。二人点头，各向香亭拱手。每一拱手，则倒退一步，三拱三退，出。纱帽者亦拱手而没。

香亭遽起，方欲出户，邵亦狂呼，突起奔而入，口称"怪事"不绝。香亭谓邵："亦见大小绿人耶？"邵摇手曰："否，否。方就枕时，觉床侧小屋内阴风习习，冷浸毛发，不能成寐，因与公相语。继呼公不答，见屋内有大小人，面若盂若盎者数十③，来去无定。初疑眼花，不之怪。忽大小人面，层叠堆门限中，上下皆满。又一巨面，大如磨盘，加于众面之上，而视我而笑。乃投枕起。不知所谓绿人也。"

香亭亦告以所见，遂彼此不秣马而行。及明，闻二仆夫啧啧私语云："昨宵所宿，鬼店也。投宿者多死，否则病疯佯狂。县官疲于

相验，禁闭已十余年。昨一宿无恙，岂怪绝耶？抑二客当贵耶？”（出《子不语》卷十一）

【注释】

① 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1736—1795)。辛卯：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
② 栾城：县名，西汉置关县，东汉改栾城县，在今河北中部偏西。
③ 盂：圆口盛器。盎(àng)：腹大口小的盛器。

亡鬼论学

爱堂先生言：闻有老学究①夜行，忽遇其亡友。学究素刚直，亦不怖畏，问：“君何往？”曰：“吾为冥吏②，至南村有所勾摄，适同路耳。”因并行。

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庐也。”问：“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昼营营③，性灵汩没④。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⑤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学如郑孔⑥，文如屈宋班马⑦者，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人不能见，惟鬼神见之耳。此室上光芒高七八尺，以是而知。”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嗫嚅良久，曰：“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⑧一部，墨卷⑨五六百篇，经文⑩七八十篇，策略⑪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学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注释】

① 学究：唐代科举中应“学究一经”（宋代简称“学究”）科考试而中者称为学究。学究原指读书人，后则专以讽刺腐儒。
② 冥吏：阴曹地府之当差者。
③ 营营：往来不绝貌。
④ 汩没：淹没。

⑤ 元神：指灵魂，道教语。
⑥ 郑孔：郑玄、孔安国，汉代著名经学家。
⑦ 屈宋班马：屈宋指屈原、宋玉，战国末期著名诗人；班马指班固、司马迁，汉代著名史学家。
⑧ 高头讲章：指导应考的讲义类书籍。
⑨ 墨卷：自宋代始，称取中士人的文章为程文。清代刻录程文，试官往往按题自作一篇，作为应试人之取法，亦称程文。为加以区别，便改称刻录之取中试卷为墨卷。
⑩ 经文：当指阐发经义的文章。
⑪ 策略：这里指为应试人应付科举试策而提供的条对式短篇策论。

假缢鬼

满媪，佘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为近村民家妻。一日，闻母病，不及待婿同行，遽狼狈而来。时已入夜，缺月微明。顾见一人追之急，度是强暴，而旷野无可呼救，云隐身古冢白杨下。纳簪珥怀中，解绦系颈，披发吐舌，瞪目直视以待。其人将近，反招之坐。及逼视，知为缢鬼，惊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比入门，举家大骇，徐问得实，且怒且笑。方议向邻里追问。次日，喧传某家少年遇鬼中恶，其鬼今尚随之，已发狂谵语。后医药符箓皆无验，竟癫痫终身。

此或由恐怖之余，邪魅乘机而中之，未可知也；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或明神殛恶，阴夺其魄，亦未可知也。然均可为狂且戒。（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注释】

① 符箓：见第46页《鬼窃邻妇》注⑤。

痴鬼

先太夫人外家曹氏，有媪能视鬼。外祖母归宁①时，与论冥事。媪曰："昨於某家见一鬼，可谓痴绝。然情状可怜，亦使人心脾凄动。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时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后，妇邀我相伴，见其恒坐院中丁香树下。或闻妇哭声，或闻儿啼声，或闻

兄嫂与妇诟谇② 声，虽阳气逼烁不能近，然必侧耳窗外窃听，凄惨之色可掬。后见媒妁至妇房，愕然惊起，张手左右顾，后闻议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来往兄嫂与妇处，则奔走随之，皇皇③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树下，目直视妇房，泪涔涔如雨。自是妇每出入，辄随其后，眷恋之意更笃。嫁前一夕，妇整束奁具；复徘徊檐外，或倚柱泣，或俯首如有思。稍闻房内嗽声，辄从隙私窥，营营④者彻夜。吾太息曰：'痴鬼何必如是！'若弗闻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避立墙隅，仍翘首望妇。吾偕妇出，回顾，见其远远随至娶者家。为门尉⑤所阻，稽颡⑥哀乞乃得入。入则匿墙隅，望妇行礼，凝立如醉状。妇入房；稍稍近窗，其状一如整束奁具时，至灭烛就寝，尚不去。为中霤⑦神所驱，乃狼狈出。时吾以妇嘱归视儿，亦随之返。见其直入妇室，凡妇所坐处眠处，一一视到。俄闻儿索母啼，趋出，环绕儿四周，以两手相握，作无可奈何状。俄嫂出挞儿一掌，便顿足拊心，遥作切齿状。吾视之不忍，乃迳归。不知其后何如也。后吾私为妇述，妇啮齿自悔。里有少寡议嫁者，闻是事，以死自誓曰：'吾不忍使亡者作是状。'"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注释】

① 归宁：已嫁女子回娘家省视父母。
② 诟谇：詈骂。
③ 皇皇：同"惶惶"，心不安。
④ 营营：往来不绝。
⑤ 门尉：守门人。
⑥ 稽(qǐ)颡(sǎng)：古时一种跪拜礼，屈膝下拜，以额触地。稽：叩头至地；颡：额。
⑦ 中霤：原指室之中央，祀中霤为古代五祀之一。中霤神即后来之宅神（司家宅之土地神）。

隐　鬼

戴东原①言：明季有宋某者，卜葬地至歙县②深山中。日薄暮，风雨欲来，见崖下有洞，投之暂避。闻洞内人语曰："此中有鬼，君

勿入。”问：“汝何以入？”曰：“身即鬼也。”宋请一见。曰：“与君相见，则阴阳气战，君必寒热小不安。不如君燕火自卫，遥作隔座谈也。”宋问：“君必有墓，何以居此？”曰：“吾神宗③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祈於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④，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於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⑤，则如生忉利天⑥矣。寂历空山，都忘甲子。与鬼相隔者，不知几年；与人相隔者，更不知几年。自喜解脱万缘，冥心造化。不意又通人迹，明朝当即移居。武陵渔人，勿再访桃源也。”语讫，不复酬对。问其姓名，亦不答。宋携有笔砚，因濡墨大书“鬼隐”二字於洞口而归。　（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注释】

① 戴东源：即戴震(1724—1777)，清代著名学者。乾隆时举人，后赐进士出身，授庶吉士。

② 歙(shè)县：县名，秦置，在今安徽东南部、新安江上游。

③ 神宗：明神宗朱翊钧，公元1573—1620年在位。

④ 禄秩：官吏之俸禄。

⑤ 机阱：机关和陷阱。

⑥ 忉利天：梵语，译作三十三天，为佛经所谓欲界的第六天，在须弥山顶上，中央为释天帝所居，四方有四峰，每峰各有八天，合称三十三天。后以喻极为高远之境。

鬼　绳

临川① 刘秋崖先生，旷达士也。冬夜读书甚勤，常忘寝。邻有少妇，亦夜纺不辍，声相闻也。

一夕漏二下，闻窗外窸窣有声响。于时淡月微明，破窗窥之，见一妇人傍徨四顾，手持一物，似欲藏置、恐人窃见者，屡置而屡易其处，卒置槁稻②中而去。秋崖烛得之，乃一麻绳，长二尺许，腥秽触鼻。意必缢鬼物也，入室闭户，以绳压书下，静以待之。

已闻邻妇辍纺而叹，叹不已，复泣。穴壁③张其状，则见缢鬼踧④妇前，再拜祈求，百态怂恿。妇睨视⑤数四，遂解腰带欲自经。

缢鬼喜极踊跃，急自牖飞出。妇则仍结其带，有踌躇不行之状。秋崖知鬼觅绳也，无绳必不能为厉，遂不呼救，而还坐读书。

有顷，闻鬼款其门，秋崖叱曰："尔妇人，我孤客，门岂可启乎？尔能入则入。"鬼曰："处士⑥命我入，我入矣。"则已入，曰："适亡一物，知处士藏之，幸以见还。"秋崖曰："尔物在某书下，尔能取则取。"鬼曰："不敢也。"曰："然则去耳！"

鬼曰："乞处士去其书，不然，恐处士且惊。"秋崖笑曰："试为之，看吾惊否。"鬼乃喷血满面，散发至腰，舌长尺馀，或笑或哭。秋崖曰："此尔本来面目耳，何足畏！技止此乎？"鬼又缩舌结发，幻为好女，夭袅而前，示以淫媚之态，秋崖略不动。

鬼乃跪拜而哀恳，秋崖问："欲得绳何为？"曰："藉此以求代，庶可转生。无此则永沈泉壤，幸处士怜之！"秋崖曰："若是，则相代无已时也。吾安肯为死者之生，使生者死乎？冥间创法者何人？执法者何吏？乃使生者有不测之灾，而鬼亦受无穷之虐也，庸可令乎？吾当作书告冥司，论其理，破其例，使生尔。"鬼曰："如是则幸甚，不敢复求代矣！"

秋崖取朱笔作书讫，付之。鬼曰："乞焚之，乃能持。"焚之而书在鬼手；复乞绳，因去其书，绳亦在鬼手；乃欣喜拜谢而去。还视邻妇，亦无恙。（出《耳食录》卷二，原名《刘秋崖》）

【注释】

① 临川：郡名，见第75页《缢鬼情仇》注⑧。
② 槁(gǎo)稻：枯干的稻草。
③ 穴壁：在墙壁上打孔。穴作动词用。
④ 睨(jī)：长睫。
⑤ 睨(nǐ)视：斜视。
⑥ 处士：隐士。

酒瓮驱鬼

某乙雄于力，其侪共推之。众言某宅素凶，约：敢下榻者，当

醪酒①相劳。乙故酒徒，闻之欣然，曰："请以曲君为息壤②，愿往见魑魅为城下之盟。倘辱命，任公等遗我巾帼。"众壮其言。乙亦自觉无畏，遂腰剑袱被，夜往宿焉。众反锸③其户而去。空房寂谧，烛泪荧荧。乙本无胆勇，徒以酒故，忘身犯难。至是风鹤皆兵，渐生惬怯，下帷枕剑，耿不成寐。

二更之后，遥见室西隅一妇人闪出，白面斓斑，黑衣蓬头，嘻笑向壁，若有所思。少焉，昂鼻四嗅，宛转而前，启唇发声，愿荐枕席。乙大怖，急起拔剑，手惊，剑落于床下。妇人睨之而笑，曰："新弦可续，故剑何来？"遂下拜，求帐神也。乙力握帐门，帐不得开。良久，妇人怒曰："尔不纳我耶？我请大王来主婚，看尔不作脔婿④否？"即启户而出。

乙窘甚，大呼。夜深地僻，卒无应者。因念魍魉大至，支解必矣。徬徨无策，视床头有酒瓮一具，大可容身，乙乃祝曰："麹君曲君，向以尔为息壤，今以尔为朱家⑤矣。幸乞相庇，毋使酒国中失一壮士也！"祝毕急入内，以盖覆瓮口。旁有一穴，容一目，遂蹲身屏息窥之。

须臾鬼众坌至⑥，以妇人为导，貌皆丑黑，装束类皂役⑦。又有数人，以交椅舁一人至，头大身短，语言函糊，众鬼惟其命是听，若主仆然，即妇人所谓大王者也。嘤嘟数声，不辨作何语，众鬼争前，裂帐翻被，索之不得，佥报曰："逃矣！"复索室中遍，及于酒瓮。乙战栗，齿叩有声。妇人曰："有声自内，可索之。"一鬼前，即仆地。又一鬼前，复仆。于是诸鬼相顾不敢近。大王怒，自下椅，傈然⑧而前。忽若有人掌其胸，大王仰首颠连作筋斗，哀呼曰："康侯贷我⑨！"群鬼亦为之跽请，良久，掖大王登椅，一哄而散。乙心知酒神卫己，而口噤不能言，心感而已。

比晓，其侪启关而入，至卧处见其状，大骇，莫知乙所在。最后得之瓮中，急出之，已垂绝矣。灌之半日，乃得苏。一人戏谓曰："君无胆如斗大，奈何自取困顿？方谓稳坐中军帐，谁请公入瓮者乎？"乙缕述其状，且曰："不得麹君攘臂，已消受无盐况味⑩矣，可

无一斗压惊乎？不宁唯是，亦所以报知己也！”众大噱，为置酒衰饮至暮。（出《耳食录》卷十，原名《大王》）

【注释】

① 醵(jù)酒：凑钱饮酒。
② 鼜(qū)君：同“蝺君”，酒之别名。息壤：代指盟约信誓，出战国秦将甘茂以兵伐宜阳与秦武王盟于息壤(秦邑)之事。以曲君为息壤，即以酒为誓。
③ 镼(jué)：加锁的铰钮；这里就是指锁，作动词用。反镼：反锁。
④ 脊婿：古称皇帝的女婿。
⑤ 朱家：汉初鲁人，以任侠闻名，大量藏匿亡命和强盗，在关东势力很大。
⑥ 坌(bèn)：并；坌至：一起来到。
⑦ 皂役：差役。
⑧ 慓(lěi)然：颓丧貌。
⑨ 康侯：安国家之侯。原为帝王赞美臣下之词。贷：宽免，宽恕。
⑩ 无盐：丑女之通称，出战国时无盐邑丑女钟离春自谒齐宣王、被纳为后之事。况味：境况和情味。

僵尸

僵尸给人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恐怖，因古人对他们的为怪投以极度的憎恶，此辑故事所示，便是如此。

临殡尸首的作怪是古人描写的一个重心。僵尸似乎总不甘自己的死灭，永诀人世之前尚要作最后的挣扎。死妇尸首在灯光明灭之间走失，却去与某官吏同眠共枕，天明即倒下复为僵尸，祟死了官吏。《尸媚》的描写更其细腻，薛生白昼所见的丽人不过是临殡待葬的女尸，他的被邀前去自然是入了素来恐怖的殡宫：鬼火冰冷，帐幔阴森，灵灯闪烁。而待他扯下女子蒙首尸巾时，却是一青面恶鬼，因几乎吓死，月余方苏。《禁尸斗法》写得极为生动，情节也颇复杂：明线写某术士夜与僵尸相搏斗的惊心动魄的场景；暗线则写术士之间为争夺地盘势力而施行的阴谋诡计。故事在人与人、人与鬼之间展开，因更耐人寻味。

此辑的另一重心在写久死僵尸的作怪。《僵尸野合》仍然是性合的主题，但令人只余厌恶。《僵尸抱韦驮》写僵尸的力大可怖；《绿毛尸》则叙其狰狞的外貌："面具人形；两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颈以下绿毛覆体，茸茸如蓑衣。"《僵尸贪财》写死鬼的贪婪，终招致焚棺之祸，化作了灰烬。这几篇故事皆出自清人袁枚的手笔，刻写生动，场景惨淡，憎恶分明。然于极度夸诞之中蕴寓几分幽默风趣。

《焚尸女》虽系同型故事，但似乎惨切中自有真情在，是"魂吊"和"鬼婚"中所演示的早夭女鬼不灭衷情的续写。《鬼奔》应为"奔鬼"，出于被男生遗弃的境地，风流女子作了与其偷生人世，不如奔作鬼妇的选择，可视为"衷情"主题的反写。《棺中鬼手》着意于辛辣的嘲讽，似在写鬼，实在写现实官场的贪腐，是作者写作鬼怪题材所特有的风格。

在我们的文化中，僵尸为祟与人的“魄”有关系，魂主精神，魄主躯壳；人死魂走，魄则为恶。《魄行》已写到鬼躯的沉重有形，全然不如精魂的飘忽：她撞翻桌椅，打破器具，留下痕迹。《移尸走影》则把这一观念写得淋漓尽致，虽说说明的是一个荒谬的道理，但自有其寓意：人性有善与恶的两面，但愿我们常与精魂同在，不要为恶魄所主宰，否则，便不过行尸走兽罢了。

死妇走失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①，有鬼魅。宾客止宿，辄有死亡。其厉厌者②，皆亡发失精。寻问其故，云：“先时颇已有怪物。其后郡侍奉掾宜禄郑奇来③，去亭六七里，有一端正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亭卒白：‘楼不可上。’奇云：‘吾不恐也。’时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栖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一死妇，大惊。走白亭长。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④之。乃亭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⑤。楼遂无敢复上。”（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汝阳鬼魅》）

【注释】

① 汝南：郡名，汉置，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东晋移治悬瓠城（故址在今河南汝南县）。汝阳：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南商水县西北，属汝南郡。

② 厉厌者：被恶鬼残害的人。厉，恶鬼；厌(yǎn)，通魇，恶梦，引申为损害，残害。

③ 侍奉掾：郡之属吏，职司侍从供奉。宜禄：古县名，汉置，故城在今河南沈丘县北，属汝南郡。

④ 诊：察看，断定。

⑤ 南顿：古县名，汉置，故城在今河南项城县北五十里，属汝南郡。物故：这里指人死了。

尸　斗

唐贞元① 初，河南② 少尹李则卒，未敛。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

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亡者遂起，与之相搏，家人子弟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抵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并卧一床，长短、形状、姿貌、鬓髯、衣服一无差异。于是聚族不能定识，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原名《李则尸变》）

【注释】

① 贞元：唐德宗李适（kuò）年号（785—805）。
② 河南：道名。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汴州（今开封市）。

尸　媚

薛矜者，开元中① 为长安尉，主知宫市②，迭日③ 于东西二市。

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④ 令车中若问，便宜饷⑤ 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

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踟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妆束。"矜觉火冷⑥，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⑦》。至内，见坐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馀，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

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⑧，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原名《薛矜》）

【注释】

①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3—742）。
② 知：主持。宫市：朝廷所设市肆。
③ 迭日：轮流巡视，此处用作动词。
④ 处分：吩咐，嘱咐。
⑤ 饷：赠送。

⑥ 火冷：所燃火冷，因在鬼所幻化的殡宫中，故言。
⑦ 《千手观音咒》：全称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即《大悲呪》，唐迦梵达摩译。
⑧ 殡宫：古代临时停柩之所。

鬼　奔

咸和中①，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②。携其妻之官，至泗水③，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形。冀遂与其妻于路傍访人烟。

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于一室内，设食遗衣。至夜深，亲就冀谈话。复具酒肴，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④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⑤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⑥。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簿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

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云："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⑦，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⑧选人，妾得放斥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既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蘋蘩⑨，遽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⑩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

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

一大冢，林木森然。冀毁其冢，见其妻已死在冢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原名《呼延冀》）

【注释】

① 咸和：晋成帝司马衍年号(326—334)。
② 忠州：州名，治所临江(今四川省忠县)。司户：管理户籍等的官员。
③ 泗水：亦称泗河，发源于山东泗水县陪尾山。因其四源合为一水，故名。
④ 相携：相携带。
⑤ 心素：素通愫，心素即真心或真情。
⑥ 文艺：指歌舞吟唱方面的才能。
⑦ 宫禁：帝王居住的地方。
⑧ 掖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们居住的地方。
⑨ 奉蘋蘩：蘋蘩，《诗经·召南》有《米蘩》《采蘩》二篇，《采蘩》篇毛《传》："公侯夫人，执蘩菜以助祭，神飨德与信，不求备焉。"后来用蘋蘩指婚仪。奉蘋蘩与奉箕帚、侍巾栉义同。
⑩ 不期：不料。

魄　行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①，当天复②年中，尚未冠。居兖州③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闼子门，不扃键④。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问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⑤，其势如风。邵欲扪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

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⑥有兵马留后⑦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原名《邵元休》）

【注释】

① 左司：官名，隋代于尚书都省设左右司郎二人，掌管都省的职务。唐宋沿袭，各置郎中、员外郎，掌副左佑丞，分别处理都省事。
② 天复：唐昭宗李晔年号(901—905)。
③ 兖州：州名，东汉置。治所昌邑(今山东金乡县西北)。自汉至晋，治所屡有改变，唐为瑕丘(今山东旧滋阳县西)。
④ 阁(gé)：门房小户。《尔雅·释宫》："门谓之阁。"扃(jiōng)：门窗箱柜上的插关。
⑤ 却出：退出。
⑥ 常：通尝，曾经。
⑦ 兵马留后：官名，始于唐，多为兵马节度使自置。

焚尸女

唐信道，宣和五年自会稽如钱塘①，赴两浙漕试②，馆于普济寺。寺后空室有旅榇③，欲观之，僧止之曰："是中乃一妇人，棺半开半阖，时时出，与人往来，非数人同入视不可。"唐曰："岂有秀才畏鬼者乎？"竟独往。棺上志曰某王宫几县主之柩，盖距是时已四十年矣。一女子可二十许，粉黛铅华，如新傅④者，容色与生人无少异，惊叹而出。

还会稽，以语吴棫材老⑤。材老曰："是乌足为异哉！吾居余杭县寺中，亦有宗女⑥柩寄僧坊者，每夕与僧饮酒歌笑，旁若无人，通衽席之好⑦。迟明就木，僧必送之以往。如是二年，事浸闻其父，父怒，谋举而焚之。母梦女悲泣告曰："儿不幸死，而冥数⑧当与僧合。自知淫秽以贻父母羞，然腹已有孕，倘不得生子，则沉沦幽趣，长无脱期。愿少缓三月，使毕此缘，然后就焚，无害也。"母亦泣而寤，以告夫，夫愈怒，曰："儿已死，乃与庸僧游，又欲为生子，吾不能受此辱。"必焚之乃可。是夜，母及一家人悉梦女来，如前诉之语而加苦切，申言至数四⑨。明日，合词⑩白其父。父坚忍人也，愈益怒，不俟所择日至，立呼凶肆之人，舆薪厝火，斧棺而燔之⑪。其腹皤然⑫，少焉折裂，果有婴儿，已成形矣。（出《夷坚乙志》卷十，原名《余杭宗女》）

【注释】

① 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宣和五年：公元1124年。会稽：县名，隋置，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如：往；去。钱塘：江名，浙江下游。这里代指杭州。
② 漕试：乘船去赴科举考试称漕试。
③ 旅榇：等待搬运的棺材。
④ 新傅：刚刚施加。
⑤ 吴棫材老：吴棫(约1100—1154)，字材老，宋音韵训诂学家，建安(今福建建瓯)人。
⑥ 宗女：本宗族的女子。
⑦ 衽席之好：言床上交欢。衽，床席。
⑧ 冥数：犹言命数、命运。
⑨ 申言至数四：反复地申辨。数四，即再三。
⑩ 合词：众口一声。
⑪ 爇(rùo)：点火。
⑫ 皤(bó)然：肚子很大的样子，指女子怀孕。

移尸走影

江西南昌县有士人某，读书北兰寺。一长一少，甚相友善。

长者归家暴卒，少者不知也，在寺读书如故。天晚睡矣，见长者披闼① 入，登床抚其背曰："吾别兄不十日，竟以暴疾亡。今我鬼也，朋友之情，不能自割②，特来诀别。"少者畏慑不能言。死者慰之曰："吾欲害兄，岂肯直告？兄慎弗怖。吾之所以来此者，欲以身后相托也。"少者心稍定，问托何事。曰："吾有老母年七十馀，妻年未三十，得数斛米，足以养生，愿兄周恤之，此其一也。吾有文稿未梓③，愿兄为镌刻，俾微名不泯，此其二也。吾欠卖笔者钱数千，未经偿还，愿兄偿之，此其三也。"少者唯唯。

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担承，吾亦去矣。"言毕欲走。少者见其言近人情，貌如平昔，渐无怖意，乃泣留之曰："与君长诀，何不稍缓须臾去耶？"死者亦泣，回坐其床，更叙平生数语，复起曰："吾去矣。"立而不行，两眼瞠视④，貌渐丑败。少者惧，促之曰："君言既毕，可去矣。"尸竟不去。少者拍床大呼，亦不去，屹立如故。

少者愈骇，起而奔，尸随之奔。少者奔愈急，尸奔亦急。追逐数里，少者逾墙仆地。尸不能逾墙，而垂首墙外，口中涎沫，与少者之面相滴涔涔也。天明，路人过之，饮以姜汁，少者苏。尸主家方觅尸不得，闻信，舁⑤归成殡。

识者⑥曰：人之魂善而魄恶，人之魂灵而魄愚。其始来也，一灵不泯，魄附魂以行。其既去也，心事既毕，魂一散而魄滞。魂在则其人也，魂去则非其人也。世之移尸走影，皆魄为之。惟有道之人为能制魄。（出《子不语》卷一，原名《南昌士人》）

【注释】

① 披闼：推门。闼(tà)，小门。
② 自割：自相割断。
③ 梓：刻板付印。
④ 瞪(chēng)视：瞠目而视，瞪着眼睛直看。
⑤ 舁(yú)：合力抬。
⑥ 识者：有知识的人。

僵尸野合

有壮士某，客于湖广①，独居古寺。一夕，月色甚佳，散步门外。见树林中隐隐有戴唐巾②飘然来者，疑其为鬼。旋至松林最密中，入一古墓，心知为僵尸。素闻僵尸失棺上盖，便不能作祟。次夜，先匿于树林中，伺尸出，将窃取其盖。

二更后，尸果出，似有所往。尾之③，至一大宅门外。其上楼窗中，先有红衣妇人掷下白练一条，牵引之，尸攀援而上，作絮语，声不甚了了④。壮士先回，窃其棺盖藏之，仍伏于松深处。夜将阑，尸匆匆还。见棺失盖，窘甚，遍觅良久，仍从原路踉跄奔去。

再尾之，至楼下，且跃且鸣，嗟嗟⑤有声。楼上妇亦相对嗟嗟，以手摇拒，似讶其不应再至者。鸡忽鸣，尸倒于路侧。

明早，行人尽至，各大骇。同往楼下访之，乃周姓祠堂。楼停一柩，有女僵尸，亦卧于棺外。众人知为僵尸野合之怪，乃合尸于一处而焚之。（出《子不语》卷十二，原名《两僵尸野合》）

【注释】

① 湖广：特指两湖之地。清有两湖总督，亦称湖广总督。
② 唐巾：唐代帝王所戴的一种便帽，后亦为士人所服用。

③ 尾之：跟随在他的后面。
④ 不甚了了：不怎么听得清楚。
⑤ 嘵(jiū)嘵：鸟鸣声，这里像尸怪的说话声。

僵尸抱韦驮

宿州① 李九者，贩布为生。路过霍山②，天晚，店客满矣，不得已宿佛庙中。漏下两鼓，睡已熟，梦韦驮神③ 抚其背曰："急起急起，大难至矣！躲我身后，可以救你。"李惊醒，踉跄而起。见床后厝棺，砉然有声，走出一尸。遍身白毛，如反穿银鼠套者④，面上皆满；两眼深黑，中有绿睛，光闪闪然；直来扑李。

李奔上佛柜，躲韦驮神背后。僵尸伸两臂，抱韦驮神而口咬之，嗒嗒有声。李大呼，群僧皆起，持棍点火把来。僵尸逃入棺中，棺合如故。次日见韦驮神，被僵尸损坏，所持杵折为三段，方知僵尸力猛如此。群僧报官，焚其棺。李感韦驮之恩，为塑像装金焉。

（出《子不语》卷二十二）

【注释】

① 宿州：唐置宿州，筑宿城，即今安徽省宿州市。
② 霍山：在安徽霍山县西北，即天柱山。
③ 韦驮神：梵文 skanda(塞建陀)音译的讹略，亦称韦天将军。佛教护法天神。传说为四天王中南方增长天王的八将之一，居四天王三十二将之首。自唐初道宣记载其事迹以来，被安置于寺院中。其塑像一般穿古武将服，执金刚杵，立于天王殿弥勒像之后，面对大雄宝殿内的释迦牟尼佛。
④ 反穿银鼠套者：反过来穿着银鼠毛的外套的人。银鼠，古称颊鼠，状颇类鼬，耳小毛短，其色洁白，其皮可御轻寒，极贵重。

绿毛尸

乾隆六年，湖州董畅庵就幕山西芮城县① 。县有庙，供关、张、刘三神像。庙门历年用铁锁锁之，逢春秋祭祀，一启钥焉。传言中有怪物，供香火之僧亦不敢居。

一日，有陕客贩羊千头，日暮无托足所，求宿庙中。居民启锁

纳之，且告以故。贩羊者恃有膂力，曰："无妨。"乃开门入，散群羊于廊下，而己持羊鞭秉烛寝。心不能无恐，三鼓眼未合。闻神座下豁然有声，一物跃出。贩羊者于烛光中视之，其物长七八尺，头面具人形；两眼深黑有光，若胡桃大；颈以下绿毛覆体，茸茸如蓑衣；向贩羊者睨②且嗅，两手有尖爪，直前来攫③。贩羊者击以鞭；竟若不知。夺鞭而口啮之，断如裂帛。贩羊者大惧，奔出庙外，怪追之。贩羊人缘古树而上，伏其梢之最高者。怪张眼望之，不能上。

良久，东方明，路有行者。贩羊人下树觅怪，怪亦不见。乃告众人，共寻神座，了无他异；惟石缝一角腾腾有黑气。众人不敢启，具牒告官。芮城令佟公命移神座掘之。深丈许，得朽中棺，有尸，衣服悉毁，遍体生绿毛，如贩羊人所见。乃积薪焚之，啧啧有声，血涌骨鸣，自此怪绝。（出《子不语》卷十，原名《绿毛怪》）

【注释】

① 湖州：府名，明置，属浙江省。就幕：设教，在外地设帐授徒。芮城县：汉置河北县，北周改芮城县，今属山西省。

② 睨(nì)：斜着眼睛看。

③ 攫：抓获。

僵尸贪财

金陵①张愚谷，与李某交好，同买货广东。张有事南归，李托带家信。张归后，寄信李家，见有棺在堂，知李父亡矣，为设奠行礼，李家德之。其妻出见，年才二十馀，貌颇妍雅，设馔款张。时天晚矣，留张宿其家，宿处与停柩之所隔一天井。至夜二鼓，月色大明，见李妻从内出，在窗缝中相窥。张愕然，以为男女嫌疑之际，不应如此，倘推门而入，当正色拒之。旋见此妇手持一炷香，向其翁灵前喃喃然，若有所诉。诉毕，仍至张所住处，将腰带解下，系缚其门上铁环，徐徐步去。

张愈惊疑，不敢上床就寝。忽闻停棺之所，豁然有声，则棺盖

落地，坐起一人，面色深黑，两眼凹陷，中有绿睛闪闪，狞恶异常，大步走出，直奔张所，作鬼啸一声，阴风四起，门上所缚带，登时寸断。张竭力拦门，力竟不敌，尸一冲而入。幸其旁有大木橱一口，张推橱挡尸，橱倒，正坠尸身，尸倒在橱下，而张亦昏迷不醒矣。李妻闻变，率家丁持烛奔至，将姜汤灌醒张而告之曰："此妾翁也。素行不端，死后变作僵尸，常出为祟。性最爱财，前夜托梦于我，曰：'将有寄信人张某来我家，身带二百金，我将害其身而取之，以一半置我棺中，以一半赐汝家用。'妾以为妖梦，不信其语。不料君果来宿于此，我故焚香祷祝，劝其勿萌恶念，怕他推门害君，故以带缚住门环，而不料鬼力如是之大也。"乃与家丁扛其尸入棺。张劝作速② 火化，以断其妖。曰："久有此意，以翁故，于心不忍。今不得不从俗矣。"张助以作道场③ 之费，召名僧为超度④ 而焚之，其家始安。　（出《续子不语》卷六）

【注释】

①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② 作速：尽快。作，音zuó。
③ 道场：本为佛教礼拜、诵经、祭祀、学道、行道的场所，这里指为死者所举行的宗教性仪式。
④ 超度：僧道为人诵经拜忏，说是可以救度亡灵超越苦难而上天堂。

棺中鬼手

萧山陈景初，久客天津。后束装归里，路过山东界。时岁大饥，穷民死者无算。旅店萧条，不留宿客。

投止一寺院，见东厢积棺三十余口；西厢一棺，岿然独存。三更后，棺中尽出一手，皆焦瘦黄瘠者；惟西厢一手，稍觉肥白。陈素负胆力，左右顾盼，笑曰："汝等穷鬼，想手头窘矣。尽向我乞钱耶？"遂解囊橐①，各选一大钱予之。东厢鬼手尽缩，西厢一手伸出如故。陈曰："一文钱恐不满君意，吾当益之。"增至百数，兀然不动。陈怒曰："是鬼太作乔②，可谓贪得而无厌者矣！"竟提两贯钱置其掌，

鬼手顿缩。陈讶之，移灯四照，见东厢之棺，皆书饥民某字样；而西厢一棺，上书某县典史③某公之柩。因叹曰："饥民无大志，一钱便能满愿。而四公惯受书仪④，不到其数不收也。"

已而钱声戛响。盖因棺缝颇窄，鬼手在内强拽，苦不得入；绷然一声，钱索尽断，青蚨⑤抛散满地。鬼手又出，四面空捞，而无一钱入手。陈睨视而笑曰："汝贪心太重，剩得一双空手，反不如若辈小器量，还留下一文钱看囊也！"而手犹掏摸不已。陈击掌大呼曰："汝生前受两贯钱，便坐私衙打屈棒，替豪门作犬马，究竟积在何许？何苦今日又弄此鬼态耶？"言未已，闻东厢之鬼长叹，而手亦遂缩。

天明，陈策蹇⑥就道，即以地下散钱．奉寺僧为房资焉　（出《谐铎》卷八）

【注释】

① 囊橐(tuó)：口袋，袋子。
② 作乔：宋元口语詈词，言恶劣，刁猾。
③ 典吏：清代州、县官员皆称典吏。
④ 惯受书仪：习惯于接受别人的礼金(贿赂)。书仪，馈赠的礼金。
⑤ 青蚨：本为昆虫，旧称钱为青蚨。
⑥ 蹇：指驴。

酒　狂

秀水①梁生，胆最细，醉后乃巨②。居恒对客，恂恂若处子；③及酣，拔剑斫地，慷慨悲歌，旁若无人。人因以"酒狂"目之。中岁断弦，将觅鸾胶④，急切未得。一夕同人会饮，酒既微醺。或戏之曰："闻某太史女既笄而夭，貌则美甚。今寄榇于五圣祠，风清月白，时一现形。君既鳏，盍往就之！"梁已半酣，即起曰："诺。"且笑曰："兄等执柯⑤，予不敢辞。明日祈携一樽至婚所，为予称庆。"言已趋出。同人皆鼓掌，以女无现形事，往固无妨也。

乃⑥梁趁月色踉跄而行，抵祠已子夜将半。恐为祝知⑦，乃逾

短垣入。稔柩在西庑，趋就之。阴风砭骨，酒已微醒，胆遂怯，逡巡欲返。俄闻酒香袭鼻，迹⑧之，则佳酿一瓶，陈于廊下，就而饮焉。其味香冽，竟沉醉，顿忆前事，直诣柩所，叩棺而祝之曰："鄹生⑨不才，适虚琴瑟⑩。闻卿时出游戏，曾不使予一晤乎？"言讫，棺内寂然。梁又笑曰："是所谓槁木死灰、不可复燃者，予何慕焉。"反身欲归，因足软复颠于地。俄闻棺中娇语曰："郎勿旋返，妾来矣。"语未已，划然震响，女早立于身畔。睨之，面瘘如黄土色，肌肤削尽，无复人形；且以纤手相握，冷侵骨髓。梁醉中罔知畏避，惟大嘻曰："友诳我，何不逮予所闻⑪！"以手麾之使速去。女以赧然良久，乃曰："君盖好色者，妾之斗酒，徒具矣。"悻悻而退，棺复作牛鸣。梁亦惊汗，宿醒不沃⑫而自解，颠蹶而奔。归家，即卧病床褥。

诘朝⑬，同人以酒来，询其新婚得意否。梁瞑目摇腕止之曰："勿复言，君等几以此杀我。"因细述其事。众不之信，群往祠中验其实。及至庑下，视女棺已裂寸许。窥之，果如梁所见，不胜惊异，咋舌而返。梁亦因是解饮，不复狂。（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一）

【注释】

① 秀木：地名，一名绣水，在浙江嘉兴北。
② 醉后乃巨：喝醉酒后忘乎所以。巨，大，引申为张狂。
③ 恂(xún)恂：亦作俊俊，恭敬谨慎的样子。处子：处女。这句说：平日见客，如少女般拘谨。
④ 鸾胶：传说中的一种胶，能将断弓粘合。后称男子续娶为鸾胶。
⑤ 执柯：持斧。柯，斧柄。《诗·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因称为人作媒为执柯。
⑥ 乃：于是，就。
⑦ 恐为祝知：担心被庙祝发现。祝：庙祝。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
⑧ 迹：循着踪迹搜寻。
⑨ 鄹(zōu)生：自称的谦词。
⑩ 虚琴瑟：琴瑟，古人称夫妻为琴瑟，取和谐奏作之义。虚琴瑟，指男生的丧妻。
⑪ 何不逮予所闻：为什么不出现我所听到的事情(指棺女现形)。逮(dài)，到，及。
⑫ 宿醒不沃而自解：昨日喝醉了酒不用喝醒酒药便自己清醒过来了。
⑬ 诘朝：早晨。

禁尸斗法

涿郡有阴阳家①，善妖术。凡里中素封②有死者，必重币邀致之，肆筵相款，乃可晏安③，否则祸作矣。某村一富翁，有二子，皆入武庠④。翁以老病卒，戚族皆言某有异术，务得渠来乃可殓，盖藉以免祸，非仅为送死也。二子亦闻其人，心怵之，果以币往。某适构一宅，不欲出诸己⑤，稔知翁家巨富，将令代为落成。见其币，以为薄，挥去之。翁子又加币亲往，某犹少之，且哂曰："若非市井佣可以戋戋了事者⑥。必欲予往，非百金不可。"翁子素负气，遂反唇曰："若勿太作意⑦。死生亦有命在，若能魇⑧我全家殁耶？"乃悻悻而返。戚族咸以为忧，且觅术者，通邑无一人敢应其召，而事不可复挽。闻某与某契，因浼⑨之一行，愿如其数。某闻而笑曰："渠恃富家郎，尚气遄归，今复求我耶？予观翁死之时日，今夕子亥之交当有尸变，故索渠重酬，为渠镇伏。既区区者而不予畀⑩，欲我往，非三百金，我亦不屑。"言已遂揖某出，曰："传语诸郎君，性命非若草菅也。"某归述其言，众益忧。

尸在床榻，且将腐，有椟不得殓。子心凄然，不得已而仍议加币，倩⑪某再往。忽众中一人忿然曰："如此贪饕，情实不甘。予荐一人，或可以藏事⑫。"众询之，则其人亦业堪舆⑬，术甚奇，但为某所掩，技不得售。今居左近，可邀而至。翁子实莫能降心⑭，首从其指⑮。遣人往，不须臾而来，状甚褴褛。众仆偃蹇⑯不为礼，窃以为误乃公事必若人。荐者与之言。其人入视亡者，轮指良久，毅然曰："今晨甚吉，故百无禁忌。"众乃纷述某言。其人笑曰："是儿固作孽久矣。今若此，是死期亦迫也。某遇异人，得一术，今夜请尝试之。"翁子大喜，许以聘彼者酬此。其人曰："此事予亦不较，惟冀诸郎君安逸，庶见予非夸大者。"乃索乌碗三，素毫一，丹砂钱许⑰。时已初鼓，其人就烛下书符碗内，蜿蜒如蛇影。嘱曰："各宜闭户寝，勿惊。祸至，予自当之，不相累。"于是裸其上衣，披发跣足，且藏

所余丹砂于裤际，猱升而上 。至屋梁，命人以碗与之，亟嘱之曰："去去。但闻予号，则渠生而我死矣。"众始骇然，悉屏其迹。

其人偃息梳⑲侧。更筹忽已两易，窃自念曰："殆来乎？"俄而村柝将三，寂无声息，亦倦欲寐。欻⑳见灯影幢幢，风声淅淅，骇曰："至矣！"因凝神起坐。未几，纸衾析析自鸣，尸骸蠕蠕自动，甫转瞬而卧者已起。其人即以碗掷之，欻然㉑震响，应声而仆，心少安。无何㉒尸又复作，未取碗，倏尔离床。又急掷之，又仆地。窃恐其变，注目直视无敢移。忽然崛起，长啸有声，若知梁上人，怒目相属，势将攫拿。其人自揣：余此一碗，勿效，予亦莫能生矣。急取掷之，尸遂颠，冥然许久。窃自为无患，方转侧欲下，尸又蹶然㉓，较前益暴。至是其人之技穷矣。震慴㉔间，尸已能步，直逼屋梁，距踊而前，其声呜呜若悲切，远迩皆闻。其人亦股栗欲坠。少顷，尸至梁下，仰首奋身，疾如飞隼，将以手爪攫其裤。其人大怖，因思非我则伊，势不俱生。遂摸腰间丹砂，幸而尚在，乃悉纳于吻，复自啮其舌，和血噀之。尸不能支，颓然而倒，且大呼曰："予与若无郤㉕，何竟死我耶！"遂无声。其人徐徐转动，而筋骸麻痹，有类不仁㉖。已而鸡鸣，众来入视，尸已不在榻，乌碗瓦碎，散布如星，因相与咋舌。其人方下，取衣着之，且命众舁尸还故处，语之曰："亟往觇，某人死矣。"众如其言往侦之，嗷啕之声，果已达于墙外。盖某至夕，不见人至，恨恨曰："若藐我，我必报之。岂术犹有神于我者乎！"乃抱忿而寝。比及五鼓，其妻闻夫大呼云云，即翁尸之所言也。抚之气绝，阖家惊惶，此时已就正寝㉗矣。侦者归述其异，咸诧叹。翁子遂举金酬其人，尸乃入木。

后某之子有所闻，因以其状首之官，讼某以术杀其父，官竟不之直。某死未逾年，妻淫子赌，家产荡然。惟某以此闻于人，咸异其术，至今名噪一郡，已富埒㉘素封矣。（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二，原名《禁尸》）

【注释】

① 涿郡：汉置，治所在涿县（今属河北省）。阴阳家：指以择日、墨相、占卜、风水等为业的人。俗称风水先生。
② 素封：无官爵封邑而和受封者一样富有之家。
③ 晏安：平安。晏(yàn)，平静，安逸。
④ 武库：习武的学校。
⑤ 不欲出诸己：不想自己拿钱出来（建房屋）。
⑥ 戋(jiān)戋：浅少的样子。此句意为：不是象平民市井人家那样出点钱便可便宜了事的。
⑦ 太作意：太多欲望了，犹今之胃口太大。
⑧ 厌(yǎn)：施妖法。
⑨ 浼(měi)：请托。
⑩ 区区者：很少的数目。予畀(bì)：给予，付与。
⑪ 倩：请，央求。
⑫ 蒇(chǎn)事：完成某事，办好某事。
⑬ 堪舆：迷信术数的一种，即风水，指相宅相墓之法。堪，高处也；舆，低处也。
⑭ 降心：放心。
⑮ 首从其指：首先依从那人的主意。
⑯ 偃蹇：居傲，怠慢。
⑰ 钱许：一钱多一点。钱，重量单位，十厘为一钱，十钱为一两。
⑱ 猱升而上：像猿猱一样地爬上去。
⑲ 栱(zhǔo)：梁上的短柱。
⑳ 欻(xū)：欻忽，如火光之一现，言其讯速。
㉑ 豁(huō)然：刀裂的声音。
㉒ 无何：未多久。
㉓ 蹶然：急遽欲动的样子。
㉔ 憎：同慑。
㉕ 郤(xì)：通隙。间隙，引申为嫌隙。
㉖ 有类不仁：像是失去了知觉。不仁，丧失了感觉，如麻木不仁。
㉗ 正寝：死的委婉说法，即寿终正寝。
㉘ 埒(liè)：等于，相当于。

骷髅

此辑故事虽均以骷髅为题，但命意和写法都不尽一样。

《骷髅兵马》写山谷中的骷髅幻化成千军万马，令人惶恐战栗。明日往视，但见"骷髅百头，布散在地。"这类写法也同样出现在《精怪篇·昆虫类》中，如《大蚁出巡》一篇。但这里的幻化呈现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因更加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想到民众慑于乱兵的恐惧和他们大批死去、遗骸山野的惨状。《白骨精》是一驱鬼的故事，骷髅化女，欲寻宿世冤仇，但终被道士觑破，回复本形，烧成灰烬。《箕踞枯骨》突作奇想，形容一具硕大的枯骨竦然独立，人不能近，叫噪无应，弓矢不入，有如恶梦中的情景，使人平添几分恐怖。《枯骨拽人》刻写其力大无比，竟将活生生的人拉入地底，令人瞠目结舌。当然，这类故事并无太大意义，但古人运笔的认真，场面的骇异，透露出对人的尸骸的神秘与战栗。

晚近一些，这层神秘似乎被揭破了，战栗也就荡然无存了，代之以嘲讽与幽默。《骷髅论生》效法庄子的"骷髅说死"（见《梦幻篇·死亡梦类》），但反其意而行，诉说人的再生，张扬"三魂七魄"之说。《骷髅嗜酒》可说亦从庄子化出，但刻画了嗜酒如命的死鬼形象，是对酒徒们的嘲讽。《枯骨自赞》便更具有嘲弄与讽世意义了，在人世备受供奉的达官显贵们，化作白骨尚且不甘寂寞，还要在地底自吹自擂，令人鄙恶。

性恋仍然是这类故事的重心。《枯骨汲人》、《骷髅女》从正面描写，前者写枯骨汲女的真情，但终究无法改变其被底所卧骷髅的形象，与本篇《魂与身·惧照》中的女子一样，这种执著人生性恋的追求终归只是一个幻念。后者系从本篇《魂与身·魂从知己》中化出，附加了骷髅女的形象。人生极不得意的真生全赖骷髅女的怜爱，如

此来建构他们的真情。末尾还使他们双双成仙，结局美满。但这种写法改变了骷髅类题材的历史笔致，丧失了其恐惧与惨剧的特征，似乎并不可取。

《粉骷髅》和《红衣骷髅》是写得绝妙的同型故事，它们强化了骷髅女的“诱惑”与“恐惧”。男生耽于女色的“诱惑”，沉湎其中而不自觉。诱惑亦是一层玫瑰色的幻觉，旁人总能窥破它：因在男生似乎怀抱美女，狎昵寻欢、无尽快乐的地方；在邻翁和僮仆看来，不过一具“粉骷髅”或“红衣骷髅”在忸怩作态罢了。这是极有意味的描写，它似乎映证了宋人的那句名诗：“不识庐山真面，只缘身在此山中。”

骷髅兵马

晋永嘉五年①，张荣为高平戍逻主②，时曹嶷贼寇离乱，人民皆坞垒自保固。见山中火起，飞埃绝焰十余丈，树颠火焱，响动山谷。又闻人马铠甲声，谓嶷贼上，人皆惶恐，并戒严出③，将欲击之。乃引骑到山下，无有人，但见碎火来晒④人，袍铠马毛鬣皆烧。于是军人走还。明日往视，山中无燃火处。惟见骷髅百头，布散在山中。（出《搜神后记》卷八，原名《骷髅百头》）

【注释】

① 永嘉：晋怀帝司马炽年号。永嘉五年：公元312年。
② 高平：县名，即今山西高平县。戍逻主：官员，拟为负责巡逻守卫的职务。
③ 并戒严出：并且戒备武装后紧张地出来。
④ 晒：照射。

白骨精

元嘉中，有道士徐启玄隐居终南山①中，道德尊重，人皆钦之。然通法术，逆知吉凶，前世之事，历历可闻。

时有王大夫，只养一女，年可初笄，乃世之极色也，怜爱颇甚，乃名曰"金英"。徐启玄忽然一日闲游之次，经过王大夫宅门，见宅上有宿世冤仇，怨气亘天。启玄曰："此谁宅？"阍者曰："御史王大夫。"启玄曰："大夫在否？"答曰："在。""可与余报之，云终南山徐启玄有切事②，欲见大夫"。阍人入告。大夫闻话，令升厅，俄出见之。玄曰："勿讶造次起居，然有事咨白，未知可否？"答曰："望示及"。"玄适睹大夫宅上，有宿世重冤仇，欲伺其便而报之。大夫知否？"对曰："非尊师，胡为知之③。某凡俗肉眼，岂明此事。"玄曰："请童仆男女等，遍观之。"皆言："不是。"又曰："宅上更有何人？"大夫曰："某有一女，小字金英。幼小怜之，颇能羞戆④。"玄曰："只此小娘子，便是大夫之冤家矣。可令出来。大夫将谬言令夫人召来。"夫人即往唤之。已见其女扃其房门，面壁而坐，叹曰："我之宿世冤结，方欲伺便报仇。无赖道士，显我世事。"夫人闻之，惊告大夫。

大夫惶惧，计无所出，乃礼启玄曰："此宿世冤对相会，如何脱免？"玄曰："此小事。"答曰："倘蒙尊师慈恩，特垂救拔以生，以此何门报之？"又复再拜。玄曰："勿在多言，即为却遣，与大夫变却。"取索水一盆，剑一口，左右手秉之，随大夫至阁内，令可开门。金英曰："是我之冤，于尔何事？"玄曰："道门以救拔为功，济人为上。曷不速变，安用多言。"乃步罡诀咒，以水喷⑤之，叱曰："速变本形，无更居此。"咒讫，令备棺椁，逡巡而至。玄乃开门视之，已化为白骨。即令左右敛之，致灵车。诫曰："可送出都门，行十里余，遇大林木中弃之，急奔，勿更回顾。"左右依言，送出都门，可十里来，果有大林，便安其下，急奔而归。回至都门，方始回望。见大林红焰亘天，悉为烬。大夫与夫人惊哭拜谢，仍备珍宝财帛酬之，悉不顾而去。（出《稗海》本《搜神记》卷六）

【注释】

① 终南山：陕西西安市南，秦岭主峰之一，著名的游览胜地。
② 切事：急切之事。
③ 胡为知之：怎么能够知道？

④ 戁赧(nǎn)：羞涩惧怕。
⑤ 噀(xùn)：喷水。

枯骨拽人

郑之管城①，有居人郑虔章者，落魄杯酒间②，年五十余，无闻③焉。日醉归，寝宾署中。夕，引手取酒器，遂为鬼拽臂入坑，逡巡至肘，其人慌叫。亲戚举烛俱至，相与牵争而不能制。渐入，至胸臆，头遂入地，俄然全身陷没，若堕水者。乃合众将锹镬掘之，深丈余，得一枯骨，可长八九寸，又复旁搜，无所见。因出而葬之。（出《独异志》卷下，原名《鬼拽生人》）

【注释】

① 郑：古郑地，在今陕西、河南一带。管城：今河南郑州，春秋时为郑邑。
② 落魄：亦作落泊，穷困失意。这句说：他穷困失意，以酒自慰。
③ 无闻：没有出名，不为外人所闻见。

枯骨汲女

金友章者，河内①人，隐于蒲州中条山②，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③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④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⑤。未委⑥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妾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

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

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⑦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⑧，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原名《金友章》）

【注释】

① 河内：郡名，楚汉之际置，治所在怀县（今武陟西南）。
② 蒲州：州名，北周明帝二年（公元558年）置，治所在蒲坂（今永济县西蒲州）。中条山：在山西永济县东南十五里。西华岳，东太行，此山居中，故名。
③ 挈瓶：拿着汲水用的瓶子。
④ 蹑屣企户：蹑屣，放轻脚步。企户，隔窗户踮起脚跟。
⑤ 遐弃：远弃，这里引申为过分地拒绝。
⑥ 委：确知，知道。
⑦ 榜：捶击；打。
⑧ 楚毒：鞭打的痛苦。

箕踞枯骨

岐①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②间。故人宰宜禄③，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僮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④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⑤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⑥纷飞，嘲噪甚众⑦。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僮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

适有泾倅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蕃⑧，觇以东⑨，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傥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至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聲⑩，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

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集异记》，原名《于凝》）

【注释】

① 岐(qí)：古邑名，在今陕西岐山县东北。
② 邠：同豳，古都邑名，在今陕西郴县。泾：泾水。这里指泾水流域一带。
③ 宜禄：县名，即今陕西长武县旧名。
④ 就：趋近，靠过去。
⑤ 箕踞：亦作箕倨或踦踞。坐时两脚伸直岔开，形似簸箕。一说屈膝张足而坐，为一种轻慢态度。
⑥ 乌鸢（yuān）：乌鸦和老鹰。
⑦ 嘲噪：鸟叫声。甚众：很多。形容鸟声喧闹。
⑧ 援蕃：援助。蕃，蕃佐；相助。
⑨ 觇以东：向东窥视。
⑩ 恐聲(zhé)：恐惧。聲，恐惧。

骷髅论生

嘉兴徐大忠，淳熙五年随父官中都①，僦居仁和县仓畔②。其南有关王池，龟鳖甚多，大者可以载人。水常清，经旱不涸。或连日阴晦，则见一铁棺浮水面。徐因整治书斋，有丛竹当轩枯悴，令撤去之。其下得大圆顶一具，光泽可鉴。意为败瓢，取视之，乃骷髅也。谓医书所载，天灵盖可入药，此其真是，漫藏之书柜中。

迨夜，家人咸见一小儿，纱衫青裙，由卓③上越窗而出。疑邻人为盗，踪迹弗获。徐遂梦儿来索移尸钱，未知所答。又云："且烧

纸钱三千贯，转《金光明经》④三十部，我便舍此去。”徐不许，奋拳相殴。同榻者闻其惊魇，唤觉问故。知必此骷髅为祟，明旦取碎之，弃诸池。

至夜，梦来谢曰：“德蒙公恩，可以托生矣。”徐叱曰：“汝觅移尸钱，我元不曾许，何谢为？”曰：“昨宵今夕，事不同耳。”徐曰：“何也？”曰：“我身首异处，不知几年。因君出之，满望度脱。不期欲入药笼中，使我永无生望。且三魂七魄，久已分散，只一魂守此，又失头颅。是以有所求。今抛出水中，随即消化，遗骸不埋没，则经与钱亦无所用，故来致谢。”徐曰：“既云身首异处，今口体具足，何耶？”曰：“此所谓一魂也。”又问：“称德者何？”曰：“生时姓名是小王德，隶钱大王护圣步军为旗头。大王入朝，从行出门。忽报本营遗火，潜归救扑。为辖将觉举，遂行军令，示众于此，无人敢收。鬼录沉冥，赖君永脱。”言讫辞去。

后两月余，夜同兄读书，月明间闻讴声，注目无所睹，移时复然。穴窗密窥之，一女子少艾，戴鱼枕冠，皂衫黄裙红履，往来池上。讴罢，攀岸边竹竿，直上竿表⑤而止。徐方欲启窗，女子若惊，并竿投于水，其声纥然⑥。自后怪不作。（出《夷坚支戊》卷五，原名《关王池》）

【注释】

① 中都：古代对都城的通称。

② 僦(jiù)居：僦屋而居。僦，租赁。仁和县，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改钱江县置，治所在今杭州市。

③ 卓：几案，同桌。

④ 转(zhuan)：循环诵习。《金光明经》：经名，有三种译本：一为北凉昙无谶译，四卷，题曰《金光明经》；一为隋宝贵等译，八卷，题曰《合部金光明经》；一为唐义净译，十卷，题曰《金光明最胜王经》。三译中以后本为最完善。

⑤ 竿表：古代测量日影以计时的标竿。

⑥ 纥(dǎn)然：形容声如击鼓。纥，击鼓声。

粉骷髅

方氏①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②张灯五夜，倾城士女，

皆得纵观。至正庚子③之岁，有乔生者，居镇明岭下，初丧其耦，鳏居无聊，不复出游，但倚门伫盼而已。十五夜，三更尽，游人渐稀，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红裙翠袖，婷婷袅袅，逶迤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视之，韶颜稚齿，真国色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后之。行数十步，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④之期，乃有月下⑤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趋前揖之曰："敝屋咫尺，佳人可能回顾否？"女无难意，即呼丫鬟曰："金莲，可挑灯同往也。"于是金莲复回。生与女携手至家，极其欢昵，自以为巫山洛浦⑥之遇，不是过也。生问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丽卿其字，漱芳其名，故奉化州判⑦女也。先人既殁，家事零替，既无弟兄，仍鲜族党，止妾一身，遂与金莲侨居湖西耳。"生留之宿，态度妖妍，词气婉媚，低帏昵枕，甚极欢爱。天明，辞别而去，暮则又至。

如是者将半月，邻翁疑焉，穴壁窥之，则见一粉骷髅与生并坐于灯下，大骇。明旦，诘之，秘不肯言。邻翁曰："嘻！子祸矣！人乃至盛之纯阳，鬼乃幽阴之邪秽。今子与幽阴之魅同处而不知，邪秽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尽，灾眚来临，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遂为黄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惊惧，备述厥由。邻翁曰："彼言侨居湖西，当往物色⑧之，则可知矣。"生如其教，径投月湖之西，往来于长堤之上、高桥之下，访于居人，询于过客，并言无有。日将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东廊，复转西廊，廊尽处得一暗室，则有旅榇，白纸题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丽卿之柩。"柩前悬一双头牡丹灯，灯下立一明器⑨婢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莲。生见之，毛发尽竖，寒粟遍体，奔走出寺，不敢回顾。

是夜借宿邻翁之家，忧怖之色可掬。邻翁曰："玄妙观魏法师，故开府王真人弟子，符箓为当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旦，生诣观内。法师望见其至，惊曰："妖气甚浓，何为来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师以朱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门，一置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归，如法安顿，自此果不来矣。

一月有余，往衮绣桥访友。留饮至醉，都忘法师之戒，径取湖心寺路以回。将及寺门，则见金莲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是！"遂与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宛然在坐，数之曰："妾与君素非相识，偶于灯下一见，感君之意，遂以全体事君，暮往朝来，于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绝？薄倖如是，妾恨君深矣！今幸得见，岂能相舍？"即握生手，至柩前，柩忽自开，拥之同入，随即闭矣，生遂死于柩中。邻翁怪其不归，远近寻问，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见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请于寺僧而发之，死已久矣；与女之尸俯仰卧于内，女貌如生焉。寺僧叹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时年十七、权厝于此，举家赴北，竟绝音耗，至今十二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尸柩及生殡于西门之外。

自后云阴之昼，月黑之宵，往往见生与女携手同行，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遇之者辄得重疾，寒热交作；荐以功德，祭以牢醴⑩，庶获痊可，否则不起矣。居人大惧，竞往玄妙观谒魏法师而诉焉。法师曰："吾之符箓，止能治其未然，今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闻有铁冠道人⑪者，居四明山⑫顶，考劾鬼神，法术灵验，汝辈宜往求之。"众遂至山，攀缘藤草，蔓越溪涧，直上绝顶，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童子调鹤。众罗拜庵下，告以来故。道人曰："山林隐士，旦暮且死，乌有奇术！君辈过听矣。"拒之甚严。众曰："某本不知，盖玄妙魏师所指教耳。"始释然曰："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子饶舌，烦吾一行。"即与童子下山，步履轻捷，径至西门外，结方丈之坛，踞席端坐，书符焚之。忽见符吏⑬数辈，黄巾锦袄，金甲雕戈，皆长丈余，屹立坛下，鞠躬请命，貌甚虔肃。道人曰："此间有邪祟为祸，惊扰生民汝辈，岂不知耶？宜疾驱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时，以枷锁押女与生并金莲俱到，鞭棰挥扑，流血淋漓。道人呵责良久，令其供状。将吏以纸笔授之，遂各供数百言。今录其略于此。

乔生供曰：

伏念某丧室鳏居，倚门独立，犯在色之戒，动多欲之求。不能效孙生见两头蛇⑭而决断，乃致如郑子逢九尾狐⑮而怜爱。

事既莫追，悔将奚及！

符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弃世，白昼无邻，六魄虽离，一灵未泯。灯前月下，逢五百年欢喜冤家；世上民间，作千万人风流话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莲供曰：

伏念某杀青为骨，染素成胎，坟垅埋藏，是谁作俑而用？面目机发，比人具体而微。既有名字之称，可乏精灵之异！因而得计，岂敢为妖！

供毕，将吏取呈。道人以巨笔判曰：

盖闻大禹铸鼎⑯，而神奸鬼秘莫得逃其形；温峤燃犀⑰，而水府龙宫俱得现其状。惟幽明之异趣，乃诡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厉入门而晋景殁⑱，妖豕啼野而齐襄殂⑲。降祸为妖，兴灾作孽。是以九天设斩邪之使，十地列罚恶之司，使魑魅魍魉，无以容其奸；夜叉罗刹，不得肆其暴。矧⑳此清平之世，坦荡之时，而乃变幻形躯，依附草木，天阴雨湿之夜，月落参横㉑之晨，啸于梁而有声，窥其室而无睹，蝇营狗苟，牛狠狼贪，疾如飘风，烈若猛火。乔家子生犹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贪淫，生可知矣！况金莲之怪诞，假明器而矫诬。惑世诬民，违条犯法。狐绥绥㉒而有荡，鹑奔奔㉓而无良。恶贯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从今填满，迷魂阵自此打开。烧毁双明之灯，押赴九幽之狱。

判词已具，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即见三人悲啼蹀躞，为将吏驱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众往谢之，不复可见，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观访魏法师而审之，则病瘖㉔不能言矣。（出《剪灯新话》卷二，原名《牡丹灯记》）

【注释】

① 方氏：方国珍（1319—1374），黄岩人，世代贩盐。元末农民起义，他据有浙东，受

元朝官爵，官至江浙行省左丞相衡国公，分省庆元。后降明，授广州西行省左丞，旋即死于京师。

② 明州：今浙江省鄞县。

③ 至正庚子：公元1360年。

④ 桑中：《诗经》篇名，古人说是一首淫奔诗，后世遂以为淫奔的代名词。

⑤ 月下：花前月下，是封建时代青年男女幽期密约之所在。

⑥ 巫山：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塘，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后世遂以巫山为男女欢会的代名词。洛浦：洛水边。三国曹植《洛神赋》言他梦见洛水神宓妃。后世遂用以称遇见美女。

⑦ 奉化州判：浙江省奉化州判公事文牍的官。

⑧ 物色：探访。

⑨ 明器：也叫盟器，埋在坟墓里或摆在棺前的殉葬物纸人、泥人或木偶等。

⑩ 牢醴：三牲和酒。

⑪ 铁冠道人：姓张名中，字景华（一说字景和），据说他曾遇异人传授皇极数，谈祸福有奇验。生平好戴铁冠，故名。

⑫ 四明山：在浙江省鄞县西南。

⑬ 符吏：道家称奉符命役使的金甲神将。

⑭ 孙生见两头蛇：据说人见两头蛇必死。战国时楚国孙叔敖小时候见两头蛇，便把它打死埋了起来，免得它再去害人。结果孙生未死，反做了楚国宰相。

⑮ 郑子逢九尾狐：唐沈既济《任氏传》，写韦鉴妹夫郑六遇狐女，自称任氏，与之结合事。详见《精怪篇·狐》。

⑯ 大禹铸鼎：夏禹把九州所贡金铸作九只鼎，以象百物。

⑰ 温峤燃犀：晋温峤经过牛渚矶，矶下水深多怪物。温峤命人燃犀牛角向下照看，只见下面全是奇形怪状的水族，甚至有坐马车穿红衣服的。

⑱ 大厉句：事出《左传》，晋景公梦厉鬼入门，惊吓而死。详见《梦幻篇·人鬼梦》。

⑲ 妖豕啼野而齐襄殂：春秋时齐襄公与自己的妹子私通，叫力士彭生杀死妹夫鲁桓公。事发，杀彭生。后襄公出猎，见大猪，从人说是彭生。襄公拔箭射它，猪人立而啼。襄公惊恐坠车跌伤了脚。是年，为公孙无知所弑。

⑳ 矧（shěn）：何况。

㉑ 参横：参，星名，天将亮时，参星横斜。

㉒ 狐绥绥：二狐同行的样子。也有人说绥绥是毛长的样子。

㉓ 鹑奔奔：《诗经》："鹑之奔奔。"系《鄘风》篇名，古人说是讥刺淫乱的诗。

㉔ 瘖：口哑。

枯骨自赞

苏州上方山① 有僧寺。扬州汪姓者，寓寺中。白日闻阶下喃喃人语，召他客听之，皆有所闻。疑有鬼诉冤，纠僧众用犁锄掘之。深五尺许，得一朽棺，中藏枯骨一具，此外并无他物，乃依旧掩埋。未半刻，又闻地下人语喃喃，若声自棺中出者。众人齐倾耳焉，终不能辨其一字，群相惊疑。或曰："西房有德音禅师，德行甚高，能

通鬼语，盍请渠一听。”汪即与众人请禅师来。禅师伛偻②于地，良久，谇③曰：“不必睬他。此鬼前世作大官，好人奉承。死后无人奉承，故时时在棺材中，自称自赞耳。”众人大笑而散，土中声亦渐渐微矣。（出《续子不语》卷二）

【注释】

① 上方山：即江苏吴县西南的楞伽山。
② 伛(yǔ) 偻(lǒu)：本言驼背，这里指俯身向下。
③ 谇(suì)：责骂。

红衣骷髅

江右峡江县①，濒江有周瑜庙，颜②曰：“巴丘古迹”。庙中旧有厝棺，尘封已久。

天台邵炅为临江府经历③，三年考绩，授峡江令。在县两月政声大作。其少子廷铨，妙龄韶秀，性恬淡，所至辄多流览，爱郭外江山。白诸炅④，筑瓦屋数椽于周郎庙西，编竹为墙，辟畦莳花，为肄业之所。与邑庠边、魏二生相莫逆，暇则相寻往来，不间晨夕。

会边生秋闱获隽⑤，廷铨往贺之。殢酒⑥而返，日已曛暮。柴门外遇一女郎，姿态妖娆，纤秾合度，衣裳缟素，绰有余妍。廷铨心为之荡，趋而鞠之。女娭光眇视⑦，羞涩不支。廷铨指门内曰：“此即僻居，可以少憩。冀冀⑧日暮，窃为卿危之。”女作色曰：“少男处女，踪迹悬殊，何物书生，强来饶舌！苟非缠绎⑨在室，凡百隐忍，亟当白诸家人，殷拆鸡肋⑩矣！”言讫，艴然而去。

廷铨大惭，入坐草堂，嗒若丧偶。馆童已入黑甜⑪。方冥想间，忽闻扣扉声，止而复作。廷铨骇愕，蹑足下阶，潜从篱落下窥之，仿佛日暮间所值者，不觉喜出非望。即启扉，女款款入，辄阖闼扉。相携入室，廷铨揖之曰：“卿弃我如遗，以为去如黄鹤⑫矣，何故却回玉趾，重辱草堂？得毋与家人密计，问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儿纵忍人，何遽出此？适间唐突，聊以相戏耳。固将入城，途远莫及

矣。向荷⑬关切，虑及孱弱，故万不得已，欲托一宿，未稔果肯假一席地，度此一宵否？"廷铨大悦曰："万一不至，尚欲追而访之，况飞琼⑭自降耶？"遂相与绸缪，如胶投漆中。鸡再鸣，乃揽衣而起。临去谓廷铨曰："儿故近村曹氏女也。父母远宦黔中，儿因病独留。家中更无人，只一乳媪执爨⑮，聋且聩，不足约束儿。君苟不弃儿，请自今暮来朝去，当徐与君计长久。"廷铨敬诺，送之门外，叮咛数四，惟恐爽约，女设誓而去。自是靡夕不至。

廷铨既被蛊惑，形神改常。边、魏二友疑之，私询馆僮。僮曰："即不见问，亦将告。公子半月以来，饮食消减，日近尪瘠，诵读皆辍。日方晡⑯，即闭户作休息计。每思密禀主人，未遑入城耳。"边曰："汝但留意侦之，稍有见闻，亟来见报。是宜秘密勿泄。"

僮受计，是夕即于树下故作鼾睡。俄闻笑语声间作于房内，潜起密觇之，则见廷铨于床上拥一红衣骷髅，戏谑灯下。骷髅亦拥廷铨，亸侬⑰作态。僮大怖，缩颈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惊曰："讵有与枯骨缠绵而不致祸害者乎？谊系朋友，知而不谏，非义也。汝姑勿泄，吾等自有处置。"

适同社刘生客粤还，边、魏约廷铨为作软脚局⑱，羞鳖⑲焉。魏下箸细咀其骨，而熟玩之曰："异哉鳖骨，非禽非兽，又不同他水族，具肉与裙尚不美观，况余此白骨，奚足恋恋！"边曰："恋恋者，恋其美也。美去何恋？"廷铨曰："不然。千金马骨，骏安在乎？正以见骏骨如见骏马耳⑳！"廷铨无心酬答，机锋恰与二生相对。相视默然，谓其不可谏。

乃密白邵令。令大惊曰："吾儿年少，气血未定，郊坰荒僻，不可以久居。二兄速叱之归署，庶绝大患。"边曰："促公子入城，计良得矣，第鬼即不克心于今日，必将肆志于将来㉑，非所以除害久远也。莫若稍缓旦夕，某当与魏兄密察出处，得其踪迹，而后除之，所谓公私皆利，一劳永逸之道也。"魏曰："不可，公子此际利害，间不容发，不急为之救，乃又虑及未然，兄之计无乃左矣！"边笑曰："兄所谓梦醒索烛，畏黑不睡者也。公子被惑半月，未致委顿，岂争

此一夕哉?"邵曰:"边兄独见其大，吾何忧哉！此事一以委兄。愿假兄白马金鞍，并干办十人，听兄指挥。魏兄率六人为副，以善其后。"

边慨然自任，饭仆秣马，日晡而往，共伏林间。预约馆僮，令其为侦，伺鬼至，即报。漏既下，馆僮垒息㉒来告曰:"至矣！"边部署已定，各止其所。亲偕馆僮至窗下，窥之，见廷铨与鬼方检点就寝。边却回招众共伏门外。待至鸡鸣，隐隐见柴扉轻启，廷铨送一女子出，旋阖扉而入。边潜尾女子，径冉冉入周郎庙。边还告众人曰："彼巢穴应在庙中矣！"即命燃炬持械而往。庙中空无所有，惟一黑漆棺停庑下。发蒙视之，榜曰:"故曲江县丞曹公之女秋霞之柩"。访诸居人，佥㉓曰:"厝此二十余年矣，无有主者来取，实不知其作祟也。"边使人驰报邵公。邵亲至，开棺验之，衣色正符所见，头面余白骨，独二目炯炯不变，凹处渐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识为廷铨珍物。邵惊叹曰:"若此殊异，那得不妖？非边兄，吾儿死为鬼婿矣！"亟令积薪焚之，日高始尽，臭达数里，尸啾唧有声。自此怪绝。

廷铨被促归署，心殊怅怛，及备闻其故，始生惧焉，不敢复作痴想。后得第，官至郡守。边亦历仕至方伯㉔焉。（出《夜谭随录》卷一，原名《邵廷铨》）

【注释】

① 江右：江的右岸。江，指江西赣江。峡江县：三国吴置巴丘县，明改峡江县，在江西省中部。

② 颜：庙颜，庙堂大门上的扁额。

③ 临江府：明置，治所清江（今临江县西临江镇）。经历：官名，明清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均设经历，职掌出纳文书。

④ 白诸贾：把（某处风景地）告诉给邵贾听。

⑤ 秋闱获隽：秋闱，即秋试。科举时代，乡试例于八月举行，故称秋闱。获隽：获得优异成绩，犹言考取了。

⑥ 殚(tí)酒：病酒，困酒。即喝醉了。

⑦ 娭(xī)光眇视：娭，同嬉。娭光，嬉乐而容光焕发。眇视，眺望遨盼。娭光眇视，语出《楚辞》宋玉《招魂》:"娭光眇视，目曾波些。"

⑧ 煢(qióng)煢：茕的俗字，孤独无所依。《诗·唐风·杕杜》:"独行煢煢，岂无他人。"

⑨ 缞绖：古时家中死去亲人所着的丧服，俗称披麻带孝。

⑩ 鸡肋：喻乏味又不忍舍弃之物。本出《三国志·魏武帝纪》：曹操攻汉中，不能胜，意欲还军。时来请令，即出令曰："鸡肋。"杨修便自严装，人问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这里取其抛弃之义。

⑪ 黑甜：酣睡，也指昼寝。宋苏轼《东坡集·发广州》诗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自注："俗谓睡为黑甜。"

⑫ 去如黄鹤：语出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中有句云："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⑬ 荷：蒙。

⑭ 飞琼：指许飞琼，传说中的仙女名，美貌绝伦。

⑮ 执爨：犹言今之掌勺，当炊事员。

⑯ 晡：申时，即午后三时至五时。

⑰ 傴偻：忸怩做作的样子。

⑱ 软脚局：设宴慰劳从远方作客归来的亲友。

⑲ 羞鲨：指吃鲨鱼菜。羞，珍羞。

⑳ 见骏骨如见骏马：事出《战国策·燕一》，郭隗劝燕昭王招揽人才，说有古君王悬赏千金买千里马。三年后，得一死马，用五百金买下马骨；于是不到一年，得到三匹千里马。这里借指邵生的眷恋白骨女鬼。

㉑ 此句意为：但是，女鬼即使不在现在征服他的心，也必将会在将来实现她崇人的心愿。第，但，且。克心，征服人心。

㉒ 坌息：坌，尘土飞扬；息，呼吸急迫。形容策马鞭跑得急。

㉓ 佥(qiān)：皆，都。

㉔ 方伯：明清时用作对布政使的称呼。

骷髅嗜酒

余偕数君子看花丰台①，饮于卖花翁，座中相与说鬼。罗两峰述一骷髅事，亦可发一噱②也。

扬州有狂夫，从数人行郭外。道有骷髅甚伙，或侮之，辄被祟，詈骂有声。于是相戒无犯。

狂夫大言曰："咄，是何敢然③！"就一骷髅之口溺④焉，且戏曰："吾酒汝！"溺毕，疾行数步，夸于众曰："田舍奴，我岂妄哉！"旋闻耳后低呼曰："拿酒来！"狂夫愕然，诘于众，众未之言也。行数武，又呼如前，众亦未闻。少顷，又呼曰："顷云酒我，何诳也？"声渐厉。始信为骷髅之祟，漫应之曰："汝欲酒，第随以来。"骷髅曰："诺！"于是寂然。

既入城，共登酒家楼，列坐呼酒。虚其一位，设匕箸杯杓，以飨骷髅。众每饮一觞，则以一觞酹之。酒注楼下，泛滥如泉。叩⑤

其“醉乎？”则应曰：“死且不朽，卮酒安足辞哉！”骷髅饮既无算⑥，众皆厌之，次第散去；惟狂夫不能自脱，颇为所苦。久之，骷髅且醉，狂夫绐⑦以如厕，急下楼，取金质酒家，不暇论值，悄然而遁。

已闻楼上索酒甚急，酒家保往应，杳不见人，大骇，以为妖。空中喧呶曰：“我何妖？奴辈招我来饮，乃避客而去耶？须为我召来！”意甚怒，酒家谕之曰：“招汝者谁？避汝者谁？酒徒千百，我乌知之？汝既相识，曷弗自寻？索之于我，汝殊愦愦⑧！”于是骷髅语塞，忿恨而去。

尝见杂剧中扮一嗜酒鬼，挂壶于襟，出杯于怀，且哭且饮，亦骷髅之流亚也。（出《耳食录》卷十）

【注释】

① 丰台：地名，在北京市南部。
② 噱(jué)：大笑。
③ 是何敢然：为什么敢这样！
④ 溺：小便。
⑤ 叩：叩问。
⑥ 无算：无法计数。
⑦ 绐(dài)：欺骗，谎称。
⑧ 愦(kuì)愦：昏乱糊涂。

骷髅女

婺源①真生，名璞，字荆山，有俊才。尝受知于汪瑟庵先生，评其试卷谓：“英姿飒爽，才气无双。从此精进，可以成家。”遂拔为优贡②。生既而屡踬南闱③，郁郁不得志。偶出其稿示人，皆以为奇气满纸，不肯一语下人，相惊愕，生笑置之。然以贫故，思欲负石田为作嫁计④，而荐剡⑤所投，亦遭按剑⑥。生叹曰：“穷至此乎！”于是谢绝人事，键户下帷，每文成，辄走山中，抱骷髅归置几上，酬以酒，且读且饮，读尽痛哭。

一日，方哭未已，骷髅亦涔涔泪下，生骇然，乃不复抱还。迨夜方挑灯读，忽一美人翩然入，骂曰：“劫坟贼，不畏死耶？”生视其

人韶颜稚齿，宫样梳妆，而眉锁远山，亦无愠色，已知所由来。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罗隐⑦乎？"女曰："妾一弱女子，尚不能保遗骸，何能与人功名事？"生许为收葬，女始鞠然俟拜。生见其娇娜可爱，如弱柳泥人，挽与共宿。女变色曰："妾以怜才之故，兼觑⑧垂悯枯朽，故不惮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盐吴氏，自先人殉难京师，家属南奔。会福王嗣立⑨，被选入宫。未及邀幸，大兵破金陵，为一裨将所掠，将纳为室。妾请沐浴而后听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刭死。某亦怜之，为藁葬于此。今若此，是为河间妇⑩也。"绝裾而去。

生怅然归寝，次日抱其骸至故处，为之竭力营葬。有不足，则继以典质⑪，且伐石表其贞烈。数日甫竣。是夜女复至，笑谢曰："今而后知君真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遂捐廉耻，仰答深恩；然自幼尝蒙庭训，于制艺亦颇窥其奥。今愿得长侍砚席，以备康成诗婢⑫，可乎？"出近著读之，辄为窜易数语，生服其精绝。女掷笔叹曰："妾亦何能益君！"因指一艺曰："如此艺非不沉博绝丽，但恐《白雪》调高，少见者不以为蜀之日⑬，则以为越之雪⑭耳。"生为爽然。

自是，女无夕不至，生对之读恒忘倦。女悯其劳也，则为置博局，相与戏笑。有时瀹茗弹琴，常至达旦。一夕，女至，生录一课艺甫毕，举示女。接置于案，不视亦不语，脉脉旁坐。生诘之，惨然曰："妾本思为他山之攻，俾君成名，以报大德。今吾父以忠节为上帝所录，敕为灵芝馆仙官，以妾在此地飘泊无依，召为紫府侍书。昨归时，玉符已到。顷欲言之，又恐伤君心。忆畴昔之夜，君命妾歌，曩以羞颜所不能；及今别离在即，请为一曲以志永诀！"遂起，奋袂歌张祜《宫词》一首，一字数转，一转数泪，曲未终，哽咽不能成声。顷之，仆地而灭。觅之不得，随至墓所，周呼"吴娘安在"？而香魂终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时已届秋试，带病入场，阄卷已入彀⑮矣，以孟艺"若伊尹、莱朱"三句题文中用"金版""玉筐"等字，主司未解，卒为所斥。即如所指沉博绝丽者也。榜既发，生病益剧，未几竟卒。

真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门，意将寻女，但惘惘不知所从。方徘徊旷野，忽见羽幢绣帔，从数婢自东方来。一女子皓腕搴帘，睇视讶曰："是非真郎乎？何得至此！"生泣诉相觅之故，女笑曰："君亦太痴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别后常不能去心，故复纡道来视。近已安否？今有一喜信报君知：昨闻真官韩愈奏今番考试不公，已报来岁恩科须先将试官甄别，庶免屈抑人才。帝即以命愈，愈以顺天尤为人文之渊，拟将以汪廷珍为顺天正考官。此人素为君知己，君若赴试，自应针芥无差。"遂拔髻上一玳瑁簪与之曰："妾此时将赴南岳夫人宴，不能久留居。持此速归办装，前程努力，勿恋此负心人也！"生受视，其簪头上嵌二珠，大如戎菽，光耀炫目。方欲问询，而香车已去如驶。

将返，适遇同学歙县曹某将入都，招与俱。生以资斧⑯为忧，宝钗更不忍货去。某力任其费，约到京可徐为计。生喜，遂从之行。冬杪始达，投刺谒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万寿开科，公以都御史主试，得生卷，决为江南名宿，选为南元⑰。会试联捷，嗣以殿试第三入授编修，给假旋里。比入门，见其妻方缞麻哭于堂中，大呼曰："我今已及第归来矣！"妻回头，见生裘马赫奕，大骇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适已周年矣，勿作此态来吓人也！"生闻言，如梦始觉，长叹一声，奄然竟没，衣冠如蜕焉。

后十余年，有人于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颜色转少。偕一女子，明艳若仙，乘翠轩，从十余骑。将入山，呼其人问及故乡，顾仆取彩囊中两书寄回。一与其妻，言顷已得女为耦，度为地仙；一与曹生，谢其解衣之谊，兼托其妻子：盖宛然旧时手笔也。（出《萤窗异草》四编卷三，原名《真生》）

【注释】

① 婺(wù)源：县名，唐置，历代因之。在今江西省东北部，乐安江上游。

② 优贡：清制，各省学政三年任满，根据府、州、县教官上报，会同总督巡抚，从在学生员中选取文行俱优的人，由学政考定保送，大省六人，中省四人，小省二人。叫优贡。

③ 屡蹶：屡次遭受挫折。蹶，绊倒。南闱：明清科举时，称顺天乡试为北闱，江南乡试为南闱。

④ 负石田为作嫁计：石田，多石少土的田，即贫瘠的土壤。此句本意为，凭借贫瘠的土壤来为自己作出嫁的考虑。这里意指，仅借贫穷来谋求自己为人所重用。

⑤ 荐剡：荐举人才的公牍。

⑥ 按剑：语出《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樊哙……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按剑而跽，即按剑而欲起来迎击的样子。这里指遭到别人的怒遇。

⑦ 罗隐（833—909）：唐末余杭人，原名横，举进士十上不第，改名隐，字昭谏，自号江东生。有诗名，尤长于咏史，然多所讥讽，为众所憎。后为节度使钱镠辟为从事，掌书记。著有《谗书》六十篇、《甲乙集》、《淮海寓言》等。这里是说真生以罗隐以况。

⑧ 兼觑：觑，注意地看。兼觑，顺便顾及的意思。

⑨ 福王：明藩王，明神宗之子朱常洵。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受封，四十二年到洛阳就国，得庄田二万顷。广蓄家产，富甲天下，淫乐无度。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破洛阳，被处死以平民愤。其子由崧逃出，继承王位，明亡后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即弘光帝。文中所指应为其子弘光帝，而非福王本人。

⑩ 河间妇：其事不详，待考。

⑪ 典质：典卖什物。

⑫ 康成诗婢：康成，后汉郑玄字。康成诗婢，通诗书的奴婢。《世说新语·文学》："郑康成家奴婢，皆读书，康成尝使一婢，不称旨，怒，使人曳著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这里的说"康成诗婢"是骷髅女的自谦之词。

⑬ 蜀之日：即蜀犬吠日，语出柳宗元《柳先生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后以"蜀犬吠日"比喻少见多怪。

⑭ 越之雪：拟指越地所下之雪，形容其多和常见，与"蜀之日"相对。

⑮ 入彀：本指进入弓箭射程之内，这里引申为入神的意思。

⑯ 资斧：所需费用。

⑰ 南元：明清科举时代，南省人应试北闱（乡试）考中第二名的，叫南元。因为第一名例归直隶本籍人，所以第二名也叫元。

塑像精魅

这是一辑较为独特的故事，写寺庙塑像和家室画轴成精化魅，魇祟世人。它们仍以婚姻性合为主题。

《道经庐山》年代久远，为这类故事的原型。某太守女婢因在庙中与神像戏谑，便果然弄假成真，要娶其女，沉女江中方得脱身。后虽因太守的义德而了结了这桩怪事，但接连将二女抛入江中的惨景已令人发指愤慨了。这类故事或许承袭《史记·滑稽列传》"西门豹治邺"中的"河伯娶妇"的野蛮习俗而来。

随后的描写多系女精魅惑诱男生。有天王庙中的"捧装奁侍女"，谎称某婆婆女来诱合郡兵王福；有某神祠中的"捧印女子"原系剑仙，前来与书生姜氏匹配；有画中人四娘与心怀淫荡的张生终于成了后世姻缘。这些故事或作否定性描写，写精魅惑人，他人寻迹敲碎泥像才算了事；或作肯定性叙述，写女魅美好，赢得圆满结局。它们总浸透了这样一个意念：美塑妖像的成精灵现，总出现在钟情男性的神摇意夺之时。

《泥塑四美姬》、《垂髻女》和《美人图》是这类故事最舒展完美的展示。《四美姬》写四女惑一男，诗情画意，忱怨缠绵和淫荡放肆无不显现于字里行间，将精魅的诱惑写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后两则从男生的视角写出，神摇意夺之间，有朱孝廉竟去了画中仙境，艳遇垂髻女子，最终却被老僧喝破，从画中招回。而那位落魄王郎孑然一身，惟有精魂一缕系于家传《美人图》上，最终与图一道殉了自己的性命，似乎留下千古佳话。

最末的一篇《画师》确有意想不到的巧妙。画师垂涎某家少妇，于是将自己的性命画到了送子"张仙"图上，他虽了却了平生心愿，但却在其夫烧毁画像之时，画师也就枉送了卿卿性命，惟余怅惘与

悔恨而已。

道经庐山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① 太守。征还②，道由庐山。子女观於祠室③，婢使指像人④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⑤ 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⑥，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惧，催璞速发。

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⑦ 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当世也！"乃复投己女。

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⑧。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也。"（出《搜神记》卷四，原名《张璞》）

【注释】

① 吴郡：郡名，汉置，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
② 征还：被朝廷征召回京师。
③ 祠室：祠堂，这里指庐山神庙。
④ 像人：偶人。这里指神人偶像。多以泥塑，故俗称泥菩萨。
⑤ 庐君：庐山使君，即庐山神。致聘：送上聘礼；聘，指订婚礼物。
⑥ 垂：敬词，犹低就，表示对方高于自己。采择：选择。
⑦ 飞庐：船舱顶楼。
⑧ 主簿：官名，汉置，中央及郡县官署属官，掌文书簿籍，经办事务。魏晋后渐为统兵开府之大臣的重要幕僚，参预机要，总领府事。此处系指阴府职司。

捧装奁侍女

建昌①郡兵王福，乾道中轮宿后圃巡警②。半夜后，逢女子於宅堂之北便门外，年少姝美，笑谓福曰："我乃知③军宅婆婆之女，慕尔

已久，故乘夜窃出，欲陪尔寝。”福惊喜过望，即挟之至铺所，鸡鸣始去。自是眷恋不释，难当下直④，亦代人守宿。

历数月，羸瘠如鬼，正昼熟睡，父母忧之。父随其所往，杂居众中伺察，见女来就福，绸缪欢聚。明日，呼扣之，且问其病，不肯言，但云元未尝有疾。父怒，欲施杖责，方以实告。父为谒假⑤，使在家治疗，又密询郡舍老兵，果有妳婆一女，讶其安得常常出外，且信且疑。

它夕，因福再上直，复诣彼审视，女又来。父持灯逐捕，女狼狈起走，入天王祠而没。拂旦验之，盖捧装奁侍女也。引福至前，低首不语。于是击碎其像，福掩面嗟惜堕泪，踰旬而死。（出《夷坚支甲》卷七，原名《建昌王福》）

【注释】

① 建昌：当指建昌军，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改建武军置，治所在南城（今江西南城县）。
② 乾道：宋孝宗赵眘年号（1165—1173）。轮宿：轮流守宿（犹今之值夜班）。
③ 知军：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军的长官，以京朝官充任，职掌与知府同。
④ 直：同“值”，值班。下直：不当值。下文之“上直”则指当值，当班。
⑤ 谒假：请假。

花月新闻

廉夫之祖姜寺丞未第时，肄业乡校，尝偕同舍生出游。入神祠，睹捧印女子，塑容端丽，有惑志焉①。戏解手帕系其臂为定，才归即被疾。同舍生谓其获罪於神，使备牲酒往谢，於是力疾以行。奠享礼毕，诸人驰马先还，姜在后失道。日且暮，恍惚见白气亘空，常当马首，

天将晓，始到家。妻孥相视，问讯劳苦。方就枕，闻外间有呵殿声，一女子绝色，自轿出，上堂拜姜母，启云：“妾与郎君有嘉约，愿得一至卧内②。”姜欣然而起。妻将引避，女请曰：“吾久弃人间事，不可以我故间汝夫妇之情。”妻亦相拊接，欢如姊妹。女事姑甚谨。值

端午节，一夕制彩丝百副，尽饷族党③。其人物花草，字画点缀，历历可数。自是皆以仙妇呼之。

居无何，白其姑，言新妇且有大厄④，乞暂许它适避灾。再拜而别，出门遂不见。姜氏尽室惊忧。少顷，一道士来，问姜曰："君面色不祥，奇祸立至，何为而然？"具以曲折告。道士令於净室设榻，明日复来，使姜径就榻坚卧，戒家人须正午乃开关⑤。久之，寒气逼人，刀剑戛击之声不绝，忽若一物坠榻下。日午启钥，道士已至，姜出迎。笑曰："无虑矣。"令视所坠物，一髑髅如五斗大。出箧中药一刀圭糁之⑥，悉化为水。姜问其怪，道士曰："吾与女子皆剑仙。女先与一人绸缪，遽舍而从汝，以怀忿欲杀汝二人。吾亦相与有宿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获济，吾亦去矣。"才去，女即来，遂同室如初。

罹姜母之丧，哀哭呕血。姜妻继亡，抚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变⑦，不知所终。廉夫后寓鄱阳⑧而卒。（出《夷坚支庚》卷四）

【注释】

① 惑志：犹疑心。
② 卧内：寝室，内室。
③ 饷：赠送。族党：聚居的同族亲属。
④ 大厄：即大难；厄，灾难。
⑤ 开关：犹开门；关，门闩。
⑥ 刀圭：古时量取药末之用具；形状如刀头之圭角，端尖中低。一刀圭为方寸匕（即匙，匕正方一寸）的十分之一。糁之：意谓将药末散置于髑髅上。
⑦ 靖康之变：金灭北宋的历史事件。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攻破宋都城，次年掳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北宋灭亡。
⑧ 鄱阳：郡名，汉置，治所在鄱阳（今江西波阳）。

画中人

临川贡士张撙赴省试①，行次玉山②道中，暮宿旅店。揭荐③治榻，得绢画一幅，展视之，乃一美人写真，其傍题"四娘"二字。以问主者，答曰："非吾家物，比来士子应诏东下④，每夕有寓客，

殆好事少年所携而遗之者。"擘旅怀淫荡，注目不释，援笔书曰："捏土为香，祷告四娘，四娘有灵，今夕同床。"因挂之于壁。酤酒独酌，持杯接其吻曰："能为我饮否？"灯下恍惚觉轴上应声莞尔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侧，撼之使醒曰："我是卷中人，感尔多情，故来相伴。"於是抚接尽欢，将晓告去，曰："先诣前途待候。"自是夜夜必来，暨到临安⑤亦然，但不肯说乡里姓氏。擘尝谓之曰："汝既通灵，能入贡院探题目乎？"曰："不可。彼处神人守卫，巡察周备，无路可入。"试罢西归，追随如初。

将至玉山，惨然曰："明当抵向来邂逅之地，正使未晚，盍弛担，吾当与子决别。"及期，擘执其手曰："我未曾娶，愿与汝同归，白母以礼婚聘。"女曰："我宿缘合伉俪，今则未也。君今举失利，明年授室，为别不久，他时当自知。"瞥然。⑥而去

擘果不第，寻约婚于崇仁⑦吴氏，来春好合。妻之容貌，绝类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戏语妻曰："方媒妁评议时，吾私遣画工图尔貌。"妻未之信，开笥出示，吴门长幼见之，合词赞叹，以为无分毫不似，可谓异矣！（出《夷坚志》卷十，原名《崇仁吴四娘》）

【注释】

① 临川：见第75页《缢鬼情仇》注⑥。贡士：唐宋时称投牒自举、经乡贡考试合格者为贡士。省试：各州县贡士到京师，由尚书省的礼部主试，通称省试。
② 玉山：县名，唐置，在今江西省东部、信江上游。
③ 荐：指垫席、褥子。
④ 比来：近来。士子：犹学子，旧时读书人通称。应诏：应帝王之命。
⑤ 临安：见第50页《孙鬼脑》注④。
⑥ 瞥然：犹匆匆。
⑦ 崇仁：县名，隋置，在今江西省中部。

泥塑四美姬

蜀与眉州①，去城一舍②许，小市濒江，人烟数百家，商贾物货之所聚，买卖甚旺。江上古庙一区，相传为花蕊夫人费氏③之祠，迨今颇著灵迹。庙近大姓钟声远者，富而好礼，喜延名师。声远女

兄有子曰谢生琏者，亦巨室，来舅家就学。生仪容秀整，风韵清高，略无寒儒迂腐态，群众咸喜之，相与弈棋饮酒，谈笑赋诗，惟恐生之或去也。

钟西塾后，创一园特盛，建碧漪堂、水月亭、玩芳亭、醉春馆、翠屏轩于其内。生爱园幽雅，寓息其间，将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见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戏于玩芳亭畔。生谓是诸表妹，遽前揖之，至则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语自若。生问之曰："小姐辈误此来耶？"中一人应曰："吾姊妹，东邻花氏之女也。久闻芳园胜丽，奇卉芬敷，故相携就此一赏玩耳。不料为郎所窥，幸勿深讶！"生意是邻居女子相往还，亦不以为怪矣。

至夜将睡，忽闻窗棂轧轧作声，若有人敲推者，起视，乃日间所见诸女之一，闯然入户，向生施礼，和颜悦色，款语低声，云："奴等蒲柳陋姿，丹铅④弱质，偶得接见于光范⑤，陡然忽动其柔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礼以私奔。肃抱衾裯⑥，祇荐枕席。"言讫，即邀生入寝，相与媾欢。生戏问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独来？"女曰："姑俟来宵，分此乐与诸妹耳。"遂口占一诗曰：

翠翘金凤锁尘埃，懒画长蛾对镜台。谁束白茅⑦求吉士？自题红叶托良媒。兰钉⑧未灭心先荡，莲步初移意已催。携手问郎何处好？绛帷深处玉山颓⑨。

俄而兔魄将低，鸡声渐动，女揽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燕尔焚兰⑩，启窗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抚生曰："昨夕之欢，愿推小妹。"乃顾妹云："汝善视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缓步而出。其妹共生亲昵，语笑绸缪，并枕同衾，一如姊氏。妹性慧黠，亦复能诗，即为诗以赠生云：

赤绳缘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怀。偶伴姮娥辞月殿，忽逢僧孺⑪拜云阶。春生玉藻垂鸳帐，香喷金莲脱凤鞋。鱼水交欢从此始，两情愿保百年谐。

吟罢，女迤逦告回。生嘱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独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辞曰："待君为四度新郎

之后，妾姊妹当分侍帏房，周而复始耳。”生即与三姨狎，且索其诗。答曰：“愧无七步⑫之才，又非二姊之敌，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

兰房悄悄夜迢迢，独对残灯恨寂寥！潮信⑬有期应自觉，花容无媚为谁消？愁掣柳叶凝新黛，笑看桃花上软绡。夙世因缘今世合，天教长伴董娇娆⑭。

须臾，雨散云收，河斜斗落⑮，残妆尚在，鬓乱钗横，敛袂而起，谓生曰：“今夕四姨与郎为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当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饰偕姊就生，行夫妇之礼，设山海之盟，密诉幽情，亦成近体曰：

每到春时懒倍添，绿窗慵把绣针拈。奇逢讵料谐鸳耦⑯，吉卜宁期叶凤占⑰？鬓乱绿鬟云扰扰，手笼红袖玉纤纤。明珠四颗皆无价，谁似郎君尽得兼？

由是以后，群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寝。生私念白面书生，获此奇遇，一之已罕，况乃四焉。因作峨眉⑱古意一篇以自庆。既成，写以示女。女竞观传玩，齐口称扬，以为寡和之作。独大姊默然，久之而叹曰：“奴四人为堂姊妹，皆闺阁处子，尚未议姻。昨偶窥园，遂沾多露⑲，荷蒙不弃，特赐深怜。第恐岁月难留，佳期易失，郎未免于娶妇，妾未得以从人。织锦寄夫⑳，漫有若兰之技；离魂奔婿㉑，苦无倩女之能。徒使鸾凤分飞，燕鸿交避，悠悠长恨，耿耿遐思，静念今日之深欢，恐成他日之大祸也。”诸妹闻之，亦皆欷歔而退。

又岁余，父母果遣人取生回毕姻。女闻之，皆来就生为别，会宿书斋。生一一温存，式均其惠。将晓，四姨谓生曰：“大姊往日之言验矣。以冥数记之，尚有一年缘分未尽。所愿好合琴瑟，和谐伉俪，人生至乐，莫过此时。曲念寒微，莫相弃背。成亲之后，求便重来，奴姊妹尚当企踵盱衡㉒，候郎于翠屏轩下耳。”即拔金掩鬓一双致赆。三姊亦以翠钿、银镯、耳珰奉上，曰：“归遗细君㉓，少结殷勤之意。”各洒泪而别。生收拾于书笼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尔既毕，家室甚宜，然四女之思，亦未尝置。满月后，妻归宁，生孤枕独宿，忽

梦与四女相见，交会如常时。三姨起曰："与郎久别，无以为欢，请作回风之舞。"于是振翠衣，翻罗袖，虽赵飞燕之轻盈，公孙氏[24]之神捷，未足以拟其奇妙也。舞罢，大姊乃作回风之曲曰：

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纫兰荃。扬轻躯兮掌上，翻长袖兮筵前。初鸿惊兮巧周旋，忽鹏[25]举兮何骗骾？云鬟坠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钿。羌宛转兮妖且妍，奇莫敌兮妙莫传！倏低昂兮既罢，蹇良夜兮如年。

二姨、四姨亦相谓曰："式歌且舞，足慰仳离。吾与若当何为乎？"因取玉箫付之曰："妹深善于此，愿勿靳[26]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跃然曰："有是哉！"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娇，幽怨而阒寥，似夕露之凄寒蜩，如秋云之乘鲜飙也。姊亦敛黛，讴而和焉。歌曰：

玉指兮冰容，写幽思兮诉深衷。嫋嫋兮余音，驻彩云兮明月中。

再歌曰：

珠露零兮箫韵清，幽修凤语兮和且平，欢乐未极兮空复情。

三歌曰：

紫箫咽兮夜无哗，宝篆[27]微袅兮烛垂花。河欲没兮夜欲阑，聊逍遥兮暂为欢。脱花钿兮收明珰，舒衾裯兮归洞房。齐交颈兮如鸳鸯，银漏短兮欢娱长。但悲白日兮上扶桑！

正倾听间，忽角起谯楼[28]，钟鸣梵宇[29]，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梦，而且具忆其词，因起而录之。即托以卒业，往舅家。诸女幸生再至，眷顾倍加于昔。生与说梦中事，女曰："此夫妇相念之深，故形诸梦寐，无足怪者。"生留恋女，只在斋房中，凡半月余，不与舅相见。舅疑之。一夕潜出，窥生所为，只见生共诸女玩月，谈笑方浓。遽入呼生，倏然惊散。随加诘问，终不肯言其详。舅谓妗曰："园圃宽阔，竹树繁多，岂无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琏又英俊，人物整齐，岂不为其所惑？急须遣归，恐久则致疾也。"乃令仆送生还。

既抵家，不半载，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语支离，伏枕淹淹，久而不愈。声远躬往视之，备以前事告于生父母。生父询问再三，乃吐实，且出所得诗及金掩鬓等物，视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访于园中，并无踪迹。因往雨蕊庵卜签，过东廊一小室，帏幔蔽亏，人迹稀到，揭而观之，题曰巫山神女[80]之位，塑四美姬象于其中，东坐者失一掩鬓，右二人臂缺二镯，耳亡双珰，左一人面脱花钿两枚。其父大惊，取泥捏之物，置于旧处，皆吻合。即手碎其象，命仆沈之江中而归。自此月余，生疾亦愈，怪魅遂绝。（出《剪灯余话》卷四，原名《江庙泥神记》）

【注释】

① 眉州：唐置，历代因之，即今四川省眉山县。
② 一舍：旧称三十里为一舍。
③ 花蕊夫人费氏：应作徐氏，五代后蜀孟昶的夫人，青城人。曾仿效唐诗人王建作宫词一百首。国亡，入宋，心未忘蜀，常常悬挂孟昶的象祭祀，假意说是送子张仙。后来跟随赵匡胤打猎，被赵匡义（宋太宗）射死。
④ 丹铅：这里作脂粉解。
⑤ 光范：光华的容范。对人的恭维语。
⑥ 抱衾裯：《诗经》："抱衾与裯。"前人解作小星（妾）抱被和床帐以事夫。
⑦ 白茅：草名。《诗经》："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⑧ 兰釭：用兰膏燃的灯。
⑨ 比喻性合的陶醉。
⑩ 燕麝蒸兰：指烧香。
⑪ 僧孺：指牛僧孺，传奇志怪小说作家。
⑫ 七步：比喻才思敏捷。曹丕（魏文帝）曾叫他弟弟曹植在七步中作诗，如果作不出，就要杀头。曹植却应声便已诗成。
⑬ 潮信：潮来有一定的时候，故称。这里喻指女子的月经。
⑭ 董娇娆：古乐府篇名，原作《董娇饶》，后人多作娇娆。娇饶，美态。
⑮ 河斜斗落：河指河鼓星，斗指斗牛星。河斜斗落，夜已经很深了。
⑯ 鸳耦：鸳鸯常偶居不散，故称。耦与偶通。
⑰ 凤占：《左传》："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
⑱ 峨眉：山名，在四川省眉山县西南。
⑲ 多露：比喻女子淫奔。《诗经》："为行多露。"
⑳ 织锦寄夫：晋朝窦滔妻苏若兰织锦为回文《璇玑图》诗寄给她的丈夫。
㉑ 离魂奔婿：见本篇《魂与身·倩女离魂》。
㉒ 盱衡：眉毛上面为衡。盱衡，即举目扬眉。
㉓ 细君：妻的别称。
㉔ 公孙氏：即公孙大娘，唐教坊妓，能舞剑器。吴人张旭善草书，尝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从此草书的艺术大进。杜甫有诗记公孙大娘舞剑事。

㉖ 鷩（dí）：山鸡，雌雄毛色各异，雄的毛色红黄，尾长，善舞。雌的毛黑微赤，尾短。
㉗ 靳：吝秘。
㉘ 宝篆：香焚烧时扬起的烟。
㉙ 谯楼：门上的高楼，可以望远。俗称鼓楼。
㉚ 梵宇：庙宇。
㉛ 巫山神女：《巫山志》说，巫山神女名瑶姬，是西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称云华夫人。曾帮助夏禹治洪水有功，封妙用真人，庙额叫凝真观。

垂髫女

江西孟龙潭与朱孝廉客都中，偶涉一兰若①，殿宇禅舍，俱不甚弘敞，惟一老僧挂褡②其中。见客入，肃衣出迓，导与随喜③。殿中塑志公像，两壁画绘精妙，人物如生。东壁画散花天女④，内一垂髫者⑤，拈花微笑，樱唇欲动，眼波将流。朱注目久，不觉神摇意夺，恍然凝思；身忽飘飘如驾云雾，已到壁上。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一老僧说法座上，偏袒绕视者甚众，朱亦杂立其中。少间似有人暗牵其裾。回顾，则垂髫儿，巉然⑥竟去，履即从之。过曲栏，入一小舍，朱次且⑦不敢前。女回首，摇手中花遥遥作招状，乃趋之。舍内寂无人，遽拥之，亦不甚拒，遂与狎好。既而闭户去，嘱勿咳。夜乃复至。如此二日，女伴共觉之，共搜得生，戏谓女曰："腹内小郎已许大，尚发蓬蓬学处子耶？"共捧簪珥促令上鬟⑧。女含羞不语。一女曰："妹妹姊姊，吾等勿久住，恐人不欢。"群笑而去。生视女，髻云高簇，鬟凤低垂，比垂鬟时尤艳绝也。四顾无人，渐入猥亵，兰麝熏心，乐方未艾。

忽闻吉莫靴⑨铿铿甚厉，缧锁锵然⑩，旋有纷嚣腾辨之声。女惊起，与朱窃窥，则见一金甲使者，黑面如漆，绾锁挈槌，众女环绕之。使者曰："全未？"答言："已全。"使者曰："如有藏匿下界人，即共出首，勿贻伊戚⑪。"又同声言："无。"使者反身鹜顾⑫，似将搜匿。女大俱，面如死灰，张皇谓朱曰："可急匿榻下。"乃启壁上小扉，猝遁去。朱伏不敢少息。俄闻靴声至房内，复出。未几烦喧渐远，心稍安；然户外辄有往来语论者。朱踡踖既久，觉耳际蝉鸣，目中火

出，景状殆不可忍，惟静听以待女归，竟不复忆身之何自来也。

时孟龙潭在殿中，转瞬不见朱，疑以问僧。僧笑曰："往听说法去矣。"问："何处？"曰："不远。"少时以指弹壁而呼曰："朱檀越⑬！何久游不归？"旋见壁间画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僧又呼曰："游侣久待矣！"遂飘忽自壁而下，灰心木立，目瞪足软。孟大骇，从容问之。盖方伏榻下，闻叩声如雷，故出房窥听也。共视拈花人，螺髻翘然，不复垂髫矣。朱惊拜老僧而问其故。僧笑曰："幻由人生，贫道何能解！"朱气结而不扬，孟心骇叹而无主。即起，历阶⑭而出。

（出《聊斋志异》卷一，原名《画壁》）

【注释】

① 兰若：庙。梵语的音译，原意是安静的地方。
② 挂褡：和尚寄住在别的庙里称挂褡。寄住时，照例将随身的衣钵袋，挂搭在僧堂的钩上，故称。
③ 随喜：佛家以见人做善事（如布施等）而生欢喜心为随喜，后来把到庙里参观游览也叫做随喜。
④ 散花天女。佛神名。佛教神话：诸佛菩萨讲道时，散花天女把花散在他们身上，考验道心，道心不坚定的，花就留在身上，落不下去。
⑤ 垂髫者：古时儿童披发，称垂髫；到少年时代，将头发梳扎起来，称束发。这里垂髫者指未结婚的少女。
⑥ 冁（chǎn）然：形容笑的样子。
⑦ 次（zī）且（jū）：要进欲退的样子，也作趑趄。
⑧ 上鬟：封建社会习俗：少女欲婚时，要行一种仪式，把披垂的头发梳上去，称上鬟，也叫上头。
⑨ 吉莫靴：皮靴。
⑩ 缧锁锵然：缧，捆罪犯的链条。锵然：锁链的响声。
⑪ 勿贴伊戚：方言。不要找麻烦、不要后悔的意思。
⑫ 鹘顾：鹘，一种深目的猛禽。鹘顾，形容眼睛看人深入而有威力。
⑬ 檀越：施主。梵语"院那钵底"的意译。
⑭ 历阶：一层层地走下台阶。

美 人 图

王氏为云林① 巨族，家畜名书古画，累世宝之。美人一辐，化工② 笔也，妖姬数人，倚阑扑蝶，挂于斋壁。王氏子韶，年十六，盖风韵③ 之士，而骞④ 于情。每注画神移，向壁痴语，殆有叫活真

真之想，乃题二绝于幐首⑤云："何处花间扑蝶姝，芳姿宁许画工摹？桃源女伴寻夫婿⑥，走入滕王尺五图⑦。""立望姗姗来未来，云踪留滞楚阳台⑧。东风谁道能轻薄，罗縠⑨衣裳吹不开。"题罢，书款曰："二八王郎题赠美人，诸姊妹一粲⑩。"父见之而哂，取藏之，韶不敢问。

父死，家稍落。韶舌耕⑪于他姓。有族子无赖，尽窃其家书画卖之。美人图卷，亦未知流落谁手。韶喈然懊恨⑫，如丧拱璧⑬。

他日客洪都⑭，馆于许氏西斋。其东斋，主人之所偃息也，通于内室，客不得入。

一夕月明，松下若有红裳素簉⑮、倚而招之者，就视之，一十七八丽女也。与至西斋，低鬟无语，而情意殊厚。数叩其名，始答曰"胭脂娘"。质宋明，别去。韶意许氏姬妾帷薄不戒⑯者。次夜又偕两女来，皆靓妆丽服，妖娆非常，一曰绛花，一曰云碧，缱绻而去。次夜绛花复送粉怜至，亦丰韵天然。前后共四人，承值无虚夕。相见之际，恍若熟识，终不记会遇何所。意四姬曾或共游，相见于柳堤花径间，未可知也。一夕以问胭脂娘，胭脂娘曰："郎向者赠妾等珠玉⑰，何乃忘之？"韶懵然⑱不省，亦弗深究。久之，四姬情益密。韶期以昼见，则皆不可，曰："无使射工伺影⑲也。"韶信之。后微⑳以叩之旁人，则未闻主人曾有所谓四姬者。心颇疑而不敢问。

一夜，四姬并至，皆锁眉敛态，有愁怨之容，韶怪之。曰："与郎缘分尽此矣！"韶惊问其故，不肯言，因泣下，韶亦泣。四姬曰："妾等各有新诗，愿酬佳什㉑。"云碧诗曰："恨杀画眉人，将侬作年少。凝妆晓夜新，不向青荷照。"粉怜诗曰："素靨低含笑，弓鞋㉒左右看。碧霞裙上蝶，犹自避齐纨㉓。"胭脂娘诗曰："晓起傍红栏，口香花上唾。迟回不启唇，怕弄樱桃破。"绛花曰："阿姊辈愁思艳语，诗虽佳，失酬和之意矣。妾当补之。"诗云："共得萧郎㉔顾，崔徽写照真㉕。明晨尊酒畔，凄断卷中人。"韶曰："诸卿妙才，团香镂雪，今夕始露。鄙人方寸已乱，不能属和矣。但未识此后犹得相见否？"四

姬曰："在相见不相见之间。"韶不解其语，问之，仍不肯言，遂洒泪诀去。

次日，主人谓韶曰："君居此久矣，未尝一至吾东斋。"遂置酒箕中，邀韶饮。韶入东斋，举头周览。忽见向所题诗美人图，悬于斋中之西壁，而卷中人俨然所遇四姬也，脸晕消红，眼波送碧，犹是夜来带笑含颦之态，一一呼之欲出也。韶始而惊，继而悟，久之凄然泪落，累累然㉘和于酒樽中。主人怪之，韶秘不敢言，但言："此画吾家旧物，其上小诗，盖韶作也。抚今追昔，是以悲耳。"主人亦豪士，毅然还之。

韶拜谢，持之归，供之于衾帷之侧，将之以神明之敬，而祷之以夫妇之私。花月之朝，风雨之夕，饮食未尝不祝，梦寐未尝不怀，而楚楚相对，卒亦无有心痛而从者。韶自是感疾，咏青莲诗曰："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遂大恸而卒，时年二十一岁。命以美人图殉葬焉。　（出《耳食录》卷八，原名《胭脂娘》）

【注释】

① 云林：镇名，为江西抚州府金溪县之大镇，以云林山得名。
② 化工：犹天工，自然创造之工。
③ 风韵：风流韵致。
④ 鸯：追求。
⑤ 幀首：即帧首，画首，画幅之上端；帧，画幅。
⑥ 桃源："桃源"多指仙境；今湖南有桃源县，以其辖境内之名胜桃花源而得名。"女伴寻夫婿"；事未详。
⑦ 滕王尺五图：即"滕王蛱蝶图"（语出唐代诗人王建《宫词》之六十）。滕王，指唐宗室李元婴，以绘蜂蝶著名。
⑧ 云踪留滞楚阳台：宋玉《高唐赋序》言先王游高唐梦见一妇人之事，中有"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句。后以"阳台"称男女合欢之处所。
⑨ 罗縠（hú）：绉纱类丝织品。
⑩ 一粲（càn）：一笑。粲，露齿而笑。
⑪ 舌耕：授徒者恃口说以谋生，犹耕田求得粟米，故称。
⑫ 嗒然：灰心丧气、物我皆失之貌。
⑬ 拱璧：大块璧玉，喻极珍贵之物。
⑭ 洪都：江西南昌府之别称。南昌以隋、唐、宋三代皆为洪州治所，又有东南都会之称，故得此名。
⑮ 箑（shà，又读jié）：扇子。

⑯ 帷薄不戒：闺门不整肃。帷：幔；薄：帘，皆为障隔内外之物。
⑰ 珠玉：古人常以珠玉喻诗文之美。此处暗指王韶题于美人图上的二首绝句。
⑱ 懵（méng）然：无知貌。
⑲ 射工：又名射影，即蜮，传说之水中毒虫名。以气射人影，或含沙以射人，中者发疮，中影者亦病。伺影：伺机射影；唐柳宗元《岭南江行》有"射工巧伺游人影"句。无使射工伺影，意指避免遭人中伤。
⑳ 微：暗暗地，悄悄地。
㉑ 佳什：好诗。称誉别人作品。
㉒ 弓鞋：旧时妇女所穿的弓形的鞋。
㉓ 齐纨：团扇。多以齐地所产白细绢为扇面。后因以齐纨为团扇之代称。
㉔ 萧郎：泛指女子所爱恋的男子。这里指王韶。
㉕ 崔徽：唐歌伎。与裴敬中相恋。既别，徽乃托人写真以寄，后抱恨病死。见唐诗人元稹《崔徽歌并序》。
㉖ 累累然：联贯成串，

画　师

人之艰于嗣者，多绘张仙以奉之，以其能卫厥子孙也。其像为美丈夫，锦袍角带，广颐①丰髭，左挟弹，右摄丸，飘飘乎有霞举之势；仰视云中，一犬叫嗥而去，盖即俗所谓天狗也。某县一画师尤善于此。所作者眉目如生，勃勃有神气。且遇小儿惊啼，祷之辄应，人以是神之。远近数百里，奔走相求，其门若市。画师遂因是致富。

县东数里许某村，有民家，娶妇而美。数年不育，乃亲诣画师求之。往返再四，甫得尺幅以归。及至家，香火奉祀，意甚虔洁。

旬余，夫偶他出，妇独寝。即有伟男子，衣冠甚都③，直至榻前，谓妇曰："我张仙也。夙昔鉴汝诚思，以宁馨④锡汝；但汝夫痿弱，不克播种，今来代若耕耨，庶几黍稷可望。汝勿惊讶。"言已，解衣便将登床。妇睨其美，亦心动，欣然容纳。欢好达曙，始揽衣下榻，整束端严，冉冉而没。视之，则已身入画中矣。妇益信其灵感，夫归亦秘而不告。嗣是益隆情好，夫不在，即来，妇亦不拒。积渐纵恣，夫在亦来，妇遂不能讳，腼然倾吐，犹以为神之佑之也。夫察其迹，知为妖异，竟取其像而焚之。甫及帧首，有细字一行，谛视焉，则人之年庚八字也。益诧其奇，毁之倍亟。

越数日，闻某画师无疾暴卒。惊而侦访其徒，有与妇之夫识者，密以相告，始得其颠末⑤。盖画师见妇，心志动摇，无能自主。画成，乃戏书其生年于轴，且祝曰："倘有夙缘⑥，当即于梦中相晤也。"后旬余，果梦与妇狎，自以为奇遇。间与人私述为笑。其徒以是闻之。及妇之夫焚其像，画师方在肆中，大呼曰："某人以火燃吾躯，吾无生矣！"言讫遂卒。周身焦灼如燎焉。妇之夫闻而大快，益以宣播。不旬日而画师所绘之像，早已尽成灰烬矣。（出《萤窗异草》，初编卷二，原名《张仙》）

【注释】

① 颐（yí）：下巴。
② 霞举：原指云霞涌起，此处喻议态轩昂不凡。
③ 都（dū）：美盛，漂亮。
④ 宁馨：晋宋时俗语，"这样"之意。宁，如此；馨，作语助，无义。
⑤ 颠末：犹始末、本末。
⑥ 夙（sù）缘：同"宿缘"。佛教所谓前世之因缘。

鬼婚

鬼婚是以人鬼恋爱为题材的具有特定的写作类型的故事。故事风格既缠绵悱恻，风流蕴藉，亦飘逸潇洒，华贵艳丽。是人鬼之恋中的正剧，具有动人心魄的永久的艺术魅力。

鬼婚强调人鬼婚合的合理有度，而去掉了古人所投入的极度憎恶的“女祸”观念。因故事描写的男女艳合之地往往在鬼墓幻化的豪门巨第，其过程也尽笔者铺陈的能事，写得色彩绚丽，奢靡浓艳。早期的《河伯嫁女》虽嫌简陋，但《崔少府墓》和《金枕驸马》已略呈笔力。前者幻化成“少府府”，猎者卢充得换新衣才敢进去；后者则为秦闵王女赘婿，婚后有金枕之赠，且有招为驸马之说。《赫赫鬼婚》是叙写最为铺陈的代表作。住宅的豪华，铺设的显贵，人物的娇美，仆佣的众多和门第的光耀无不一一披陈纸上，令人想到鬼婚无殊于人世间巨室的明媒正娶，荣耀显赫。

鬼婚亦不同于人鬼之间淫荡的苟合，总有其合理的婚姻契机。或为其父母或长辈主婚，或有前世姻缘或后世缘分的合理性解说。《绛雪丹》中的宫女云容死后百岁与风流男士薛昭精合而复生，早有张天神的神告；《宫女鬼风流》中的郑婉娥死后能白昼现身，与沈韶秘合，则因了神女南极夫人的太阴炼形之术。至于《绿衣人》中的女子，她凭借千百年来未曾泯灭的一缕痴情，身死魂留天地之间，续得亘古前缘之后，方才精魂消散，衣衫委落，悄然而逝。令人引起无尽的怅惋与赞叹。因而这些故事明显不在写男女情事，而在写千百年来被割断或阻隔的男女衷情。正如白居易《长恨歌》末句所云：“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然而，鬼婚的明艳色调并未填平横亘在人鬼之恋间的鸿沟。人鬼之恋仅是一个幻觉，幻觉消失之际，也就是鬼婚终结、男生与女

鬼惨痛别离之时。鬼婚毕竟是人意念中刹那间的欢娱，正如《鬼妻》中那位出之于意念，仅风流恣肆于夜间而平明则消逝的丽人，随即便是悲剧的结尾。这一辑故事莫不具有这一转折描写，明艳的鬼婚色调终为惨淡的哀愁所笼罩了。人鬼间的鸿沟即是鬼忌，与鬼合必促人寿命，使男生走向死地。这或许是古人"女祸"观念的另一转述罢。因为前面的正面铺叙，鬼忌在女鬼的衷情中淡化为男女自动别离的原因。唯其女鬼痛爱男生，她亦更能抑制自己的情怨，主动离开男生，将他推出幻境。在衷情与性恋的冲突中，女鬼们更显示出纯真美好的形象，《越娘墓》中的越娘便是这一形象最光亮精彩的写照。而这更加重了这类故事的悲剧性色彩。

自然，竭力刻写女鬼为祸的并不是没有，《娶耐重鬼》、《鬼玫瑰》和《鬼妓》大抵如此。尤其前一则，书写的可怖和男生的惨死令人瞠目结舌，恐怕再不敢对幻境中艳遇的丽人动非分之想了。

末尾选自清人的两则故事《琵琶女鬼》和《情痴》似乎有新的诱惑。男女性恋描写的细腻详尽诱人耳目，确乎使人神摇意夺。这是一种开创，亦是一种大胆，从前雍容有度的婚合描写在这里毕现为略嫌放肆的多色多味的性合描摹，似是一种性启蒙，似是一种性挑逗。这是男女情恋处于极度重压中的表现，可惜仅仅限于人鬼之恋的幻觉中而已，快乐原则终究未映现为现实原则。

河伯嫁女

吴余杭县南有上湖①，湖中央作塘②。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③，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因问："女郎何姓？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少年，年十三四，甚了了④，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绎络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上⑤，

有信幡⑥，题云“河伯信”。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⑦，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⑧。”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会就郎中婚。承白已辨。遂以丝布单衣及纱夹、绢裙、纱衫裨、履屐⑨，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经大会客拜阁⑩。四日，云：“礼既有限，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⑪。　　（出《搜神记》卷四，原名《河伯婿》）

【注释】

① 吴：即吴郡，汉置，治所在吴县（今苏州市）。余杭县：秦置，在今杭州市北部。
② 塘：堤。
③ 晡：申时；黄昏时。
④ 了了：聪明伶俐。
⑤ 厅事：厅堂。
⑥ 信幡：古代题表官号的旗帜，以为符信，故称信幡。
⑦ 炙：烤肉。敕行酒炙：吩咐斟酒端肉。
⑧ 箕帚：妻之代称。
⑨ 夹：夹衣。裨：裤。履屐：鞋。
⑩ 拜阁：即拜门，新婚夫妇拜岳家。
⑪ 婚宦：结了婚又做了官。

崔少府墓

卢充者，范阳人①。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②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③：“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充便著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

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④，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⑤。"且语充云："暂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

时为三日，给食⑥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牛，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襆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恼。

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欣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锭，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锭可颐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锭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

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⑧，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⑨也。充后乘车入市卖锭。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欻⑩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锭。"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锭，著棺中。可说得锭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锭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儿遂成令器⑪，历郡

守二千石⑫。子孙冠盖⑬，相承至今。其后植⑭，字子干，有名天下。（出《搜神记》卷十六）

【注释】

① 范阳：郡名，三国魏改涿郡置，治所在涿县（今县）。
② 少府：官名，始于战国，秦汉相沿，为九卿之一。秦、西汉掌皇室财用收支、宫廷服务和手工业，东汉掌宫中生活用品等庶务，魏、晋、南朝掌宫廷手工业。
③ 铃下：侍从，门卒。唱：高声传呼。
④ 欷歔：亦作"歔欷"。叹气：抽咽声。
⑤ 妆严：妆束端整。
⑥ 时为三日，给食：婚后三日宴集，为魏晋间习俗。（参见中华书局本原注）
⑦ 严车：整治车马。
⑧ 怪恶：感到奇怪和厌恶。
⑨ 玄通：玄妙的交往。
⑩ 欻（xū）：歘忽，如火光之一现，言迅速。
⑪ 令器：犹言美材。
⑫ 郡守：官名；始置于战国，初为武职，防守边郡；秦统一后为郡之最高行政长官。二千石为其任太守之俸禄。
⑬ 冠盖：仕宦之冠服和车盖，为仕宦之代称。
⑭ 植：卢植（约159—192），东汉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历任博士、九江、庐江太守、尚书等。

金枕驸马

昔陇西① 有辛道度者，游学他方，粮食乏尽。行至雍州②城西五里北，见一宅，厅馆门庭，有一青衣女子在门。道度饥馁。乃诣门下，欲求餐而过。语女子曰："仆是陇西人，姓辛，名道度，游学他方，粮食乏尽，凭女子与报，欲求一餐，可否惟命？"女子入告秦女，女曰："既游远地他方，将寻高艺，此贤人也。可宜命入，吾兴之语。"女子出来，引客而入。道度趋入阁中，疑非生人，俯仰之间，已被召见。秦女于西榻而坐，道度即称名而叙起居。既毕，命道度于东榻而坐，即具饭馔。食讫，女谓度曰："我秦闵王女，出聘曹国，不幸无夫而亡。亡来已二十三年，独居此宅。今日君来，愿为夫妇，君意若何？"道度曰："女所贵戚，焉敢乎？"女即相逼为夫妇。

经三宿三日，俄女即自言曰："君是生人，我鬼也。共君宿契，

此会只可三宵，不可久居，当有祸矣。然兹信宿③，未悉绸缪④。既已分飞，将何表信于郎？”乃取床后盝子⑤开之，取金枕一枚与度为信。度是贫士，悦而受之。乃分袂⑥泣别，即遣青衣送出门外，未逾数步，不见舍宇，惟有一冢，荆棘森天。

度当时慌怕，冲忙走出，视其金枕，怀乃无异。偏寻至秦国，既以枕于市货之。恰遇秦妃车游，亲见度卖金枕，疑而索看，语度：“何处得来？”度具以实告。妃闻，悲泣不能自胜，然向疑耳。乃遣人发冢，启柩观之，原葬诸物悉在，惟不见金枕。解体看之，情交宛若。秦妃始信之，叹曰：“我女大圣，死经二十三年，犹能与生人交往。此是我真女婿也。”遂封道度为驸马都尉，赐其金帛车马，令还本国。因此以来，后人名女婿为“驸马”。今之国婿亦为驸马矣。

（出《稗海》本《搜神记》卷一）

【注释】

① 陇西：见第46页《天鼠生肌》注①。
② 雍州：古九州之一，治长安，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③ 信宿：连宿两夜。
④ 悉：尽。绸缪(móu)：《诗·唐风·绸缪》写新婚之喜悦，此处既指缠绵的情意，也指新婚的喜悦。未悉绸缪，犹言未能尽情尽兴。
⑤ 盝(lù)子：小匣子。
⑥ 分袂(mèi)：犹分手。

娶耐重鬼

太原王煌①，元和三年五月初申时，自洛之缑氏庄②。乃出建春门二十五里，道左有新冢，前有白衣姬设祭而哭甚哀。煌微觇之，年适十八九，容色绝代。傍有二婢，无丈夫。侍婢曰：“小娘子秦人，既笄，适河东裴直。未二年，裴郎乃游洛不复。小娘子诩焉，与某辈二人偕来，到洛则裴已卒矣。其夫葬于此，故来祭哭耳。”煌曰：“然即何归？”曰：“小娘子少孤无家，何归！顷婚礼者外族，其舅已亡。今且驻洛，必谋从人耳。”煌喜曰：“煌有正官③，少而无妇，庄

居缑氏，亦不甚贫。今愿领微诚，试为咨达。”婢笑，徐诣姬言之。姬闻而哭愈哀。婢牵衣止之曰：“今日将夕矣，野外无所止，归秦无生业。今此郎幸有正官而少年，行李且赡，固不急于衣食，必欲他行，舍此何适？若未能抑情从变，亦得归体④，奈何不听其言耶？”姬曰：“吾结发事裴，今客死洛下，绸缪之情，已隔明晦，碎身粉骨，无谢裴恩。未展哀诚，岂忍他适。汝勿言，吾且当还洛。”其婢以告煌，煌又曰：“归洛非有第宅，决为客之于缑，何伤？”婢复以告。

姬顾日将夕，回称所抵，乃敛哀拜煌，言礼欲申，哀咽良久。煌召左右饰骑⑤。与煌同行十余里，偕宿彭婆店，礼设别榻。每闻煌言，必呜咽而泣，不敢不以礼待之。先曙而到芝田别业，于中堂泣而言曰：“妾诚陋拙，不足辱君子之顾，身今无归，已沐深念，请备礼席，展相见之仪。”煌遽令陈设，对食毕，入成结褵⑥之礼。自是相欢之意，日愈殷勤。观其容容婉娩，言词闲雅，工容之妙，卓绝当时。信誓之诚，惟死而已。

后数月，煌有故入洛。洛中有道士任玄言者，奇术之士也，素与煌善，见煌颜色，大异之。曰：“郎何所偶，致形神如此耶？”煌笑曰：“纳一夫人耳。”玄言曰：“所偶非夫人，乃威神之鬼也。今能速绝，尚可生全，更一二十日，生路即断矣，玄言亦无能奉救也。”煌心不悦，以所谋之事未果，自不遣人，请归。其意尤切，缠绵之思，不可形状。

更十余日，煌复入洛，遇玄言于南市⑦。执其手而告曰：“郎之容色决死矣，不信吾言，乃至如是。明日午时，其人当来；来即死矣。惜哉！惜哉！”因泣与煌别。煌愈惑之。玄言曰：“郎不相信，请置符于怀中，明日午时，贤宠入门，请以符投之，当见本形矣。”煌乃取其符而怀之。既背去，玄言谓其仆曰：“明日午时，芝田妖当来，汝郎必以符投之。汝可视其形状，非青面耐重鬼⑧，即赤面者也。入反坐汝郎，郎必死。死时视之，坐死耶？”其仆潜记之。

及时，煌坐堂中。芝田妖恨恨来，及门，煌以怀中符投之，立变面为耐重鬼。鬼执煌，已死矣。问其仆曰：“如此，奈何取妖道士

言，令吾形见？”反捽煌，卧于床上，一踏而毙。日暮，玄言来候之，煌已死矣。问其仆曰：“何形？”仆乃告之。玄言曰：“此乃北天王⑨右脚下耐重也，例三千年一替。其鬼年满，自合择替，故化形成人而取之。煌得坐死，满三千年亦当求替。今脱卧亡，终天不复得替矣。”前睹煌尸，脊骨已折。玄言泣之而去。（出《玄怪录》卷四，原名《王煌》）

【注释】

① 太原：府名，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市。
② 缑氏庄：故址在今河南偃师东南。
③ 正官：编制内的官职，对额外或赠官而言。
④ 归休：结局、归宿之意。
⑤ 饰骑：收拾坐骑，以备动身。
⑥ 结褵(lí)：古时女子出嫁，母亲要把褵（佩巾）结在女儿身上。后用作成婚的代称。
⑦ 南市：唐代洛阳有南市、北市两大市场。
⑧ 耐重鬼：北天王脚下的二夜叉厉鬼之一。
⑨ 北天王：佛教传说中的护法神，名北方昆沙门天王，统率夜叉罗刹。神脚下踏两夜叉鬼，容貌可畏。见《北方昆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

鬼　妻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于同州①。其时客多，宾馆颇溢，二人闻郡功曹②王翥私第空闲②，借其西廊，以俟郡试。既而他室皆有人，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厢，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被笼，此外空然，更无他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喜其无姬仆也。迨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于此③，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堂，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夷、胜衔之④。

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于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三对食。侍婢十余人，

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三者，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其闭户之声，乃复听之，闻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致相突乃如此，岂非君率易⑤也？"窦辞以非己之居，难拒异客，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

及明，往觇之，尽复其故。窦三者，独偃于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召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非习妖幻，何以致之丽人？不言其实，当即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⑥，晚发冷泉⑦，将宿于孝义县⑧。阴晦失道，夜投人庄，问其掌，庄仆曰：'汾州⑨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表丈⑩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恨不知其官位。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也，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梳头相见。'少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子入。'其中堂陈设之盛晔，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萍蓬之士也。'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事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女，年近长成，今便令奉事，衣食之给，不求于人，可乎？'玉起拜曰：'孤客无家，才能素薄，忽蒙采顾，何副眷怜。但虑庸虚，敢不承命。'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于是言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揖玉退于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一袭，巾栉一幞。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明之士。一人姓王，称郡法曹⑪；一人姓裴，称户曹⑫；一人姓韦，称郡督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⑬。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

“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已为夫妇，便合相从。信誓之诚，言犹在耳。一夕而别，何太惊人。’妻曰：‘妾身奉君，固无远迩。但君生人，不合久居于此。君速命驾，入辞而行。常令君箧中有绢百匹，用尽复满，数万减焉。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之外，可以同行，今且昼别宵会尔。’玉入辞，丈人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子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唱言于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匹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馔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

夷、胜开其箧，果有绢百匹。因各赠三十匹，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续玄怪录》卷三，原名《窦玉妻》）

【注释】

① 同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大荔县。
② 功曹：即司功参军，州属官。掌考课、祭祀、礼乐、学校、表疏、禄食、医药、丧葬。
③ 求解：求官。解，解巾，指解去头巾，改戴官帽，即做官之意。
④ 衔之：怨恨他。
⑤ 率易：粗心草率。
⑥ 太原：太原府治所，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⑦ 冷泉：今山西灵石县北冷泉镇。
⑧ 孝义县：今山西孝义县。
⑨ 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阳县。
⑩ 重：再；表丈：表伯叔。
⑪ 法曹：即司法参军，掌刑狱。
⑫ 户曹：即司户参军，掌户籍、徭役、道路、婚姻等。
⑬ 亲御之礼：即“亲迎”，古代婚姻六礼之一。“亲迎”规定男方要到女家亲迎，并御马立俟于门。

绛雪丹

薛昭者，唐元和末为平陆① 尉，以气义自负，常慕郭代公②、李北海③ 之为人。因夜直宿，囚有为母复仇杀人者，与金而逸之。

故县闻于廉使④，廉使奏之，坐谪为民于海东⑤。敕下之日，不问家产，但荷锒铛⑥而去。有客田山叟者，或云数百岁矣；素与昭洽。乃赍酒拦道而饮饯之，谓昭曰："君，义士也，脱人之祸而自当之，真荆、聂⑦之俦也！吾请从子。"昭不许，固请，乃许之。至三乡⑧，夜，山叟脱衣贳酒，大醉，屏左右，谓昭曰："可遁矣。"与之携手出东郊，赠药一粒，曰："非唯去疾，兼能绝谷。"又约曰："此去但遇道北有林薮繁翳处，可且暂匿，不独逃难，当获美姝。"昭辞行，过兰昌宫⑨，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逾垣而入，追者但东西奔走，莫能知踪矣。

昭潜于古殿之西间。及夜，风清月皎，见阶前有三美女，笑语而至，揖让升于花茵，以犀杯酌酒而进之。居首女子酹⑩之曰："吉利！吉利！好人相逢，恶人相避。"其次曰："良宵宴会，虽有好人，岂易逢耶？"昭居窗隙间闻之，又志田生之言，遂跳出曰："适闻夫人云：'好人岂易逢耶？'昭虽不才，愿备好人之数。"三女愕然，良久，曰："君是何人，而匿于此？"昭具以实对。乃设座于茵之南。昭询其姓氏。长曰："云容张氏。"次曰："凤台萧氏。"次曰："兰翘刘氏。"饮将酣，兰翘命骰子，谓二女曰："今夕佳宾相会，须有匹偶，请掷骰子，遇采强者，得荐枕席⑪。"乃遍掷，云容采胜，翘遂命薛郎近云容姊坐，又持双杯而献曰："真所谓合卺⑫矣。"

昭拜谢之。遂问："夫人何许人？何以至此？"容曰："某乃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也。妃甚爱惜，常令独舞霓裳⑬于绣岭宫⑭，妃赠我诗曰：'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裊裊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成，明皇吟咏久之，亦有继和，但不记耳。遂赐双金扼臂，因此宠幸愈于群辈。此时多遇帝与申天师⑮谈道，予独与贵妃得窃听。亦数侍天师茶药，颇获天师悯之。因间处，叩头乞药。师云：'吾不惜，但汝无分，不久处世如何？'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天师乃与绛雪丹一粒，曰：'汝但服之，虽死不坏，但能大其棺，广其穴，含以真玉，疏而有风，使魂不荡空，魄不沉寂，有物拘制，陶出阴阳；后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气，或再生，便为地

仙耳。'我没兰昌之时，具以白贵妃，贵妃恤之，命中贵人⑯陈玄造受其事，送终之事，皆得如约，今已百年矣；仙师之兆，莫非今宵良会乎？此乃宿分，非偶然耳。"昭因诘申天师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昭大惊曰："山叟即天师，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予符曩日之事哉？"又问兰、凤二子。容曰："亦当时宫人有容者，为九仙嫒⑰所忌，毒而死之，藏吾穴侧，与之交游，非一朝一夕耳。"

凤台请击席而歌送昭、容酒，歌曰："脸花不绽几含幽，今夕阳春独换秋。我守孤灯无白日，寒云垅上更添愁。"兰翘和曰："幽谷啼莺整羽翰，犀沉玉冷自长叹，月华不忍扃泉户，露滴松枝一夜寒。"云容和曰："韶光不见分成尘，曾饵金丹忽有神，不意薛生携旧律⑱，独开幽谷一枝春。"昭亦和曰："误入宫垣漏网人，月华净洗玉阶尘，自疑飞到蓬莱顶，琼艳三枝半夜春。"诗毕，旋闻鸡鸣。三人曰："可归室矣。"昭持其衣，超然而去，初觉门户至微，及经阈，亦无所妨。兰、凤亦告辞而他往矣。

但灯烛荧荧，侍婢凝立，帐幄绮绣，如贵戚家焉。遂同寝处。昭甚慰喜，如此数夕，但不知昏旦。容曰："吾体已苏矣，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则可起矣。今有金扼臂，君可持往近县易衣服。"昭惧不敢去，曰："恐为州邑所执。"容曰："无惮！但将我白绡去，有急，即蒙首，人无能见矣。"昭然之，遂出三乡，货之，市其衣服。夜至穴，则容已迎门而笑，引入曰："但起椟，当自起矣。"昭如其言，果见容体已生，及回顾帷帐，但一大穴，多冥器、服玩、金玉，唯取宝器而出。遂与容同归金陵幽栖，至今见在，容鬓不衰，岂非俱饵天师之灵药耳！　（出《裴铏传奇》，原名《薛昭》）

【注释】

① 平陆：即今山西省平陆县。

② 郭代公：指郭子仪（697—781），唐华州人，累迁朔方节度使，平安、史之乱，封代国公，世称郭代公。

③ 李北海：指李邕（678—747），字泰和，唐江都人。玄宗时任北海北守，世称李北海。

④ 廉使：观察使，相当于宋、元的廉访使，明、清的提刑按察使。唐时于各道设此职，司一道内的刑狱。

⑤ 海东：即今山东、苏北黄海沿岸一带地方，因在长安以东，又濒海，故称海东。
⑥ 锒铛：锁罪人的刑具。
⑦ 荆聂：指荆轲和聂政，都是战国时为人报仇不顾自己的侠士。
⑧ 三乡：驿名，在今河南省宜阳县西。唐玄宗曾登此望女几山，故刘禹锡有诗云："三乡驿上望仙山，归制《霓裳羽衣曲》。"
⑨ 兰昌宫：唐玄宗的宫名，据说杨贵妃所居。
⑩ 酹：把酒酾在地上。
⑪ 荐枕席：即侍寝。最初使用这词汇的是宋玉《高唐赋》。
⑫ 合卺：旧式结婚时夫妻喝的交杯酒。
⑬ 霓裳：指舞曲《霓裳羽衣曲》，奏曲时必有伴舞。
⑭ 绣岭宫：在陕州城南朱家原，唐显庆年建。一说绣岭宫即华清宫，骊山上有东绣岭、西绣岭。李涧诗："绣岭宫前鹤发翁，犹唱开元太平曲。"
⑮ 申天师：即申元之，据说他和罗公远、叶法善一样有道术，很受玄宗宠信，曾于中秋夜引玄宗同游月宫。
⑯ 中贵人：宦官、太监。
⑰ 九仙媛：有二说：一说即杨贵妃，一说指高力士。
⑱ 律：律吕，即音乐。这句和下句用战国齐人邹衍的故事。相传燕国北方有一谷，很肥美，但地质极寒，不生五谷，邹衍吹笛使地温暖，禾黍便生长繁殖起来，见刘向《七略别录》。

赫赫鬼婚

荥阳郑德楙①，尝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郑愕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迎③之有？"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②，宜相配敌。"郑知非人，坚拒之。俄有黄衣苍头③十余人至，曰："夫人趣④郎。"迫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⑤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着青罗裙，年将四十而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诣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甲族⑥美才，愿托姻好。小女无堪⑦，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唯而已。

夫人乃堂上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⑧，左右施豹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⑨，门垂碧箔，银钩珠珞，长筵列馔，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又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与比。食毕，命酒，以银樽贮之，可三斗馀，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

极甘馥。向暮，一婢前曰，女郎已艳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外门步至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夜成礼。

明日，夫人命女舆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绣帐，衾帏裀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在何许？曰："今已返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疑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托契会，得事巾栉⑩，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谓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过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显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燕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

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也，鞍带⑪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君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之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回。"郑始寻其故处，惟见大坟，傍有小冢，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云："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安处，吾复何忧。"乃为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暴卒。（出《宣室志》卷十，原名《郑德璘鬼婚》）

【注释】

① 荥(xíng)阳：郡名，三国魏分河南郡置，治所在荥阳（今县东北，北魏移今治）。赮(mǎo)：古同"茂"。

② 清门：清寒门第。令族：望族，大族。白居易《崔府君神道碑铭》之序中有"长源远派，大族清门"语。

③ 苍头：仆隶之通称。亦作仓头。

④ 趣(cù)：通"促"，催促。

⑤ 奄(yǎn)至：忽至。

⑥ 甲族：即世家大族。

⑦ 无堪：堪，能承当。无堪，不能承当，不能相比。这里为夫人言己女的谦辞。
⑧ 罽(jì)：一种毛织品。荐：垫，席；此处作动词用。以花罽荐地：以花毯铺地。
⑨ 屈膝：门窗上的环纽、搭扣。
⑩ 巾栉：指洗沐用具；事巾栉：作妻子之谦词，古代贵族以侍执巾栉为婢妾之事。
⑪ 鞁(bèi)带：驾车之马具。

越娘墓

杨舜俞，字才叔，西洛①人也。少苦学，颇有才。家贫，久客都下②，多依倚显宦门。念乡人有客蔡其姓者，将往省焉。舜俞性尤嗜酒，中道于野店，乃行。居人曰："前去乃凤楼坡也，其间六十里，今日已西矣，其中亦多怪，不若宿于此。"舜俞方乘醉曰："何怪之有？"鞭驭而去。

行未二十里，则日已西沉，四顾昏黑，阴风或作，愈行愈昏暗，不辨道路。舜俞酒初醒，意甚悔恨，亦不知所在焉，但信马而已。忽远远有火光，舜俞与其仆望火而去。又若行十数里，皆荆棘间，狐兔呼鸣，阴风愈恶。方至一家，惟茅屋一间，四壁圮③无邻里。

叩户久，方有一妇人出。曰："某独此居，又屋室隘小，无待客之所。"舜俞曰："暮夜昏暗，迷失道路，别无干涉④，但憩马休仆，坐而待旦。"妇人曰："居至贫，但恐君子见，亦不堪其忧也。"乃邀舜俞入。室了无他物，惟土榻而已，无烟爨⑤迹。视妇人衣裾褴褛，灯青而不光，若无一意。妇人又面壁坐不语。

舜俞意徘徊不乐，乃遣仆在外求薪，构火环而坐。乃召妇人共火，推托久，方就坐。熟视，乃出世色也。脸无铅华，首无珠翠，色泽淡薄，宛然天真。舜俞惊喜，问曰："子何故居此？"妇人云："妾之始末，皆可具道。长者留问，不敢自匿。妾本越州⑥人，于氏。家初丰足，良人作使越地，妾见而私慕之，从伊归中国，妾乃流落此地。"舜俞曰："子之夫何人也，而使子流落如此？"妇人容色凄怆，若不自胜，曰："妾非今世人，乃后唐少主⑦时人也。妾之夫奉命入越取弓矢，将妾回。良人为偏将，死于兵。时天下丧乱，妾为武人夺而有之。武人又兵死，妾乃髡发，以泥涂面，自坏其形，欲窜回故乡。

昼伏夜行，至此又为群盗胁入古林中，执爨补衣。数日，妾不忍群盗见欺，乃自缢于古木，群盗乃哀而埋之于此。不知今日何代也？烟水茫茫，信耗莫问，引领乡原，目断平野，幽沉久埋之骨，何日可回故原？”舜俞曰：“当时子试言之。”曰：“所言之事，皆妾耳目闻见；他不知者，亦可概见。当时自郎官⑧以下，廪米皆自负，虽公卿亦有菜色⑨。闻宫中悉衣补完之服，所赐士卒之袍裤，皆宫人为之。民间之有妻者，十之二三耳。兵火饥馑，不能自救，故不暇畜妻子也。谷米未熟则刈，且虑为兵掠焉。金革之声，日暮⑩盈耳。当是时，父不保子，夫不保妻，兄不保弟，朝不保暮。市里⑪索寞，郊坰⑫寂然，目断平野，千里无烟。加之疾疫相仍，水旱继至，易子而屠有之矣，兄弟夫妇又可知也。当时人诗云：

火内烧成罗绮灰，九衢⑬踏尽公卿骨。

古语云：‘宁作治世犬，莫作乱离人。’”复流涕曰：“今不知是何代也？”舜俞曰：“今乃大宋也。数圣相承，治平日久，封疆万里，天下一家。四民各有业，百官各有职，声教⑭所同，莫知纪极⑮。南逾交趾⑯，北过黑水⑰，西越洮川⑱，东止海外，烟火万里，太平百余年。外户不闭，道不拾遗，游商坐贾，草行露宿，悉无所虑。百姓但饥而食，渴而饮，倦而寝，饮酒食肉，歌咏圣时耳。”妇人曰：“今之穷民，胜当时之卿相⑲也。子知幸乎？”

舜俞爱其敏慧，固有意焉。命仆囊中取笺管⑳，作诗为赠，意挑之也。诗云：

子是西施国里人，精神婉丽好腰身。拨开幽壤牡丹种，交见阳和一点春。

妇人曰：“知雅意不可克当，其余款曲㉑，即俟他日。今夕之言，愿不及乱。”复曰：“妾本儒家，稍知书艺，至今吟咏，亦尝究怀。君子此过，室若悬磬㉒，既无酒醴，又无肴馔，主礼空疏，令人愧腆。君子有义，不责小礼，敢作诗摅㉓幽怀忿恨，君子无诮焉。”口占诗曰：

欲说当时事，君应不喜闻。军兵交战地，骨血践成尘。兵革常盈耳，高低孰保身？变形归越国，中道值凶人。执役无辞

苦，遭欺愿丧身。沉魂惊晓月，寒骨怯新春。狐兔为朋友，荆榛即四邻。君能挈我去，异日得相亲。

舜俞见诗，尤爱其才。复曰："妾之骨，幽埋莫知岁月，君他日复回，如法安葬，羁魂永当依附。"相对终夕，不可以非语犯。将晓，乃送舜俞出门。微笑曰："杨郎勿负恳托。"舜俞行数步，回顾人与屋俱不见。舜俞神昏恍惚，乃复下马，结草聚土，记其地而去。

游蔡复回，乃掘其地，深三尺，乃得骨一具。舜俞以衣裹之，致于篋中，于都西买高地葬焉。其死甚草草，作棺、衣衾、器物、车舆之类如法葬。

后三日，舜俞宿于邸中，一更后有人款扉而入，舜俞起而视，乃越娘也。再拜曰："妾之朽骨，久埋尘土，无有告诉，积有岁时。不意君子迁之爽垲，孤魂有依，莫知为报。"视衣服鲜明，梳掠艳丽，愈于畴昔。舜俞尤喜动于颜色，乃自取酒市果肴对饮。是夕宿舜俞处，相得欢意，终身未已。将晓，别舜俞曰："后夜再约焉。"

舜俞备酒果待之，如期而来。酒数行，越娘敛躬曰："郎之大恩，踵顶何报？妾有至恳，□渎于郎。妾既有安宅，住身亦非晚也。若再有罪戾，又延岁月。妾此来，欲别郎也。"舜俞惊云："方与子意如胶漆，情若夫妻，何遽言别？"越娘曰："妾之初遇郎，不敢以朽败尘土迹交君子下体之欢者，无他，诚恐君子思而恶之也。以君之私我，我之爱君，何时而竭焉？妾乃幽阴之极，君子至盛之阳，在妾无损，于君有伤，此非厚报之德意也。愿止浓欢，请从此别。"舜俞作色云："吾方瞻此，安可议别？人之赋情，不宜若此。"越娘见舜俞不诺，又宿邸中，舜俞申约，自是每夕至矣。

数月日，舜俞卧病，越娘昼隐去，夜则来侍汤剂。且曰："君不相悉，至有此苦。"越娘多泣涕。后舜俞稍安。一夕，越娘曰："我本阴物，固有管辖，事苟发露，永堕幽狱，君反欲累之也，向之德不为德矣。妾不再至，君复取其骨掷之，亦无所避。"乃去。自此杳不再来。

舜俞日夕望之，既久，一日至越娘墓下大恸曰："吾不敢他望，

但得一见，即亡恨矣。”又火冥财酹酒拜祝。是夕，舜俞宿于墓侧，欲遇之，终不可得。舜俞留园中三夕，复作诗祷于墓前。其诗曰：

香魂妖魄日相从，倚玉怜花意正浓。梦觉曲帏天又晓，雨消云歇陡无踪。

舜俞神思都丧，寝食不举，惟日饮少酒。形体骨立，容颜憔悴。虽舜俞思念至深，而越娘不复再见。

舜俞恃有德于彼，忿恨至切，乃顾彼伐其墓。适会有道士过而见之，揖舜俞而询其故。舜俞不获已，且道焉。道士止其事，俾不伐。且谓舜俞曰：“子憾此鬼乎？吾为君辱之。”乃削木为符，丹书其上，长数尺，钉墓铮铿有声。道士复长啸，甚清远，闻者肃然。又命舜俞以碧纱覆面向墓，顷之，俄见越娘五木披身，数卒守而棰挞之，越娘号叫，少选㉔，道士会卒吏少止。越娘诉㉕舜俞曰：“古之义士葬骨迁神者多矣，不闻乱之使反受殃祸者焉。今子因其事反图淫欲，我惧罪藏匿不出，子则伐吾墓，今又困于道者，使我荷枷，痛被鞭挞，血流至足，子安忍乎？我如知子小人，我骨虽在污泥下，不愿至此地，自贻今日之困。”涕泣之下，舜俞乃再拜道士，求改其过，而方令去。乃不见。

道士曰：“幽冥异道，人鬼殊途，相遇两不利，尤损于子。凡人之生，初岁则阳多而阴少，壮年则阴阳相半，及老也，阳少而阴多。阳尽而阴存则死。子自壮，气血方刚，自甘逐阴纯异物，耗其气，子之死可立而待。儒者不适于理，徒读其书，将安用也？”舜俞再拜曰：“兹仆之过也。越娘乃仆迁骨于此地，今受重祸，敢祈赦之。”道士笑曰：“子尚有□情，亦须薄谴。”舜俞又拜哀求。道士曰：“与子悯之，罪非彼造。”随即乃引手出墓上符□去。舜俞欲邀留，不顾而行。

后舜俞反复至念，一夕梦中见越娘云：“子几陷我，蒙君曲换，重有故情，幽冥之间，宁不感恋？千万珍重！”舜俞亦昌言㉖于人，故人多知之。迄今人呼为越娘墓。（出《青琐高议》别集卷三，原名《越娘记》）

【注释】

① 西洛：不详所在。
② 都下：京城。
③ 阒(qù)：寂静。
④ 干渎(mèi)：干扰和请求。
⑤ 爨(cuàn)：炊，烧火煮饭；烟爨：犹烟火。
⑥ 越州：州名，隋改吴州置，治所在会稽（今绍兴，唐后分置山阴）。
⑦ 后唐少主：当指后唐闵帝李从厚，公元934年在位。
⑧ 郎官：唐朝以后对郎中、员外郎之泛称。
⑨ 公卿：三公九卿统称。菜色：饥民的脸色。
⑩ 日暮：犹日夜。
⑪ 市里：城市里巷。
⑫ 郊坰(jiǒng)：郊外原野。
⑬ 九衢：四通八达的道路。
⑭ 声教：声威和教化。
⑮ 纪极：终极，限度。
⑯ 交趾：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东汉末改为交州，治广信（今广西梧州市），旋移番禺（今广州市）。隋大业初又曾改为交趾郡。
⑰ 黑水：当指今之黑龙江。唐开元时曾置黑水都督府，辖境相当今黑龙江中下游流域。
⑱ 洮川：即洮河，黄河上游支流，在甘肃省西南部，源出甘肃、青海两省边境西倾山东麓。
⑲ 卿相：国相之别称。
⑳ 笺管：指纸和笔。
㉑ 款曲：殷勤的心意。
㉒ 悬磬：喻极贫，空无所有。
㉓ 搜(shū)：发抒。
㉔ 少选：一会儿，不多久。
㉕ 诟：骂。
㉖ 昌言：善言；赞美。

鬼玫瑰

乐平① 明溪宁居院为人家设水陆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宁行者写文疏，馆之寝堂小室，村刹牢落②，无他人伴处。

时当暮春之末，将近黄昏，觉有妇女立窗下，意其比邻淫奔夙与僧辈私狎者，出视之。一女子顶鱼枕冠，语音儇利③，容仪不似田家人，相视喜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内住，寻常每到此，一寺上下无不稔熟者。"宁居乡疃，平生梦想无此境像，惟恐不得当，乃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闭户张灯。寺童以酒一罍来馈，宁启纳之，女避伏床下。宁谓童曰："文书甚多，过半夜始可了，吾至是时方敢饮。"乃留之而去。

复闭户，女出坐对酌，胸次挂小镜，宁取观之，问何用，曰："素爱此物，常以随身。"所着衣皆新洁，而襞褶④处不熨帖，挣挣露现。宁曰："衣裳有土气，何也？"曰："久置箱箧，失于晒暴，故作蒸浥气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烛如昼，女色态益妍，缱绻欢洽。宁终夕展转不成寐，女熟睡鼾齁。

将晓出门，宁送之，又指示其处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当复来。"才别，而主僧相问讯，骇曰："师哥灯下写文书但费眼力，何得辞气困惙⑤如此。"宁唯唯，未以实告。僧顾壁间插玫瑰花一枝，大惊曰："寺后旧有赵通判⑥女坟，其前种玫瑰，当花开时，人过而折枝者必与女遇，或致祸。其来已久，今尔所见，是其鬼也，宜急归勿留。"宁愧惧而反，然犹卧疾累日。后还俗为书生，今在淮南⑦。

（出《夷坚支甲》卷八，原名《宁行者》）

【注释】

① 乐平：古县名，东汉末置，治所在今山西昔阳。北魏曾为乐平郡治所，隋唐曾为辽州治所。

② 牢落：寥落，荒废。

③ 儇(xuān)利：敏捷。

④ 襞(bì)褶(zhě)：衣之折迭、皱褶。
⑤ 困惾(chuò)：困乏，疲惫无力。
⑥ 通判：见第32页《魂食》注③。
⑦ 淮南：见第60页《小儿鬼》注①。

鬼　妓

筠州① 城民蔡五，善刺绣五色及画梅竹。早孤，与兄弟同居。久而不睦，独身出他郡行游。

淳熙十六年②，年三十有六矣，到池州建德市求趁③，县人李二郎喜其技艺精巧，使孙妪为媒，欲以女嫁之。是岁十月就舍④，方礼席入帐，惊呼而出。称李家诈装男作女欺胁我。孙妪解之曰："李只有一女，色貌不凡，安得如汝所说？得非眼花心乱，致生此见？"妪揭帐视女，乃知果具二形。强蔡使成婚，其女面阔几一尺，而额才寸半，颏尖若锥。蔡谓妪云："我曾有小词，正是咏一姐。"问其云何，曰："吾意间不惬，但记一句。"曰："瘦得脸儿两指大。"妪知其不乐，劝之流连。

绍熙⑤元年二月，竟不告而去。甫出郊五里，遇茅屋内一女子，倚门斜立。前揖之，女敛手笑答。各询姓氏，女曰："我姓杨，第二，自建康府⑥随丈夫为商，中道相失，抛我在此受苦。"蔡亦以弃妻告。两意诉合⑦，蔡潜归⑧杨氏，取衣衾钱物至，邀女而西。驻于江州⑨累月，李遣仆访求得之，即遁往兴国军⑩。

二年四月，有僧顶笠过门，见女，指为鬼怪。蔡怒，以为僧必解妖术，欲诱化吾妇，叱骂而去。女曰："秃贼不可耐，我与尔作夫妇岁余，今已怀妊，白地撰此恶语。"已而生一子，名曰兴哥。又诣徙鄂渚⑪，安居自适。四年九月，始北往荆南⑫。将渡江，与女偕。有术士刘三郎者，能静识异物，俗称为活神道。偶同舟，密告蔡曰："知汝本妻在建德，斯人是建康杨家小倡女，死已八年，如何可相处？虚静张真人⑬寻他多时，不知却在此处。"蔡犹不信。

五年四月，于荆南客店绣衣领女理葬在侧。忽一道士，戴铁冠，

左手持水盂，右手杖剑，直入店，吸水噀⑭女。女大叫一声，即不见。道士语蔡曰："几坏汝性命，此妇人是建康女娼杨小姐，若不去之，将更为人害。"蔡起拜谢，失之矣。（出《夷坚三志己》卷九，原名《建德茅屋女》）

【注释】

① 筠州：州名，唐置，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
② 淳熙：宋孝宗赵昚年号（1174—1189）。淳熙十六年为即公元1189年。
③ 池州：州名，唐置，治所在秋浦（今安徽贵池）。建德：县名，三国吴置，今属浙江。趁：当指趁食，即通过为人做事而获取衣食；求趁：寻求趁食的机会。
④ 就舍：入宿；这里指入赘成婚。
⑤ 绍熙：宋光宗赵惇年号（1190—1194）。
⑥ 建康府：南宋改江宁府置，治所在今南京市。
⑦ 讶(xī)合：融洽。讶：通"熙"。
⑧ 潜归：偷偷地婚娶。归：女子出嫁曰归，这里是使动用法，也就是"娶"的意思。
⑨ 江州：州名，西晋置，治所在豫章（今南昌市）。后累移其治，隋置寻阳县（今九江市），定治于此。唐改名浔阳。
⑩ 军：宋代行政区划名，与州、府、监同隶属于路。兴国军：宋太平兴国三年置，治永兴县（今湖北省境内）。
⑪ 鄂渚：指鄂州，治所在江夏（今武昌）。隋改郢州为鄂州，即因鄂渚而名。鄂渚相传在今武汉黄鹄山上游三百步长江中。
⑫ 荆南：唐方镇名，至德二年（公元757年）置，治所在荆州（后升江陵府，今湖北江陵）。五代时为十国之一，后为北宋所灭。
⑬ 真人：道家称"修真得道"或"成仙"的人。宋时，道士也有被称为真人的。
⑭ 噀(xùn)：喷水。

绿衣人

天水①赵源，早丧父母，未有妻室。延祐②间，游学至于钱塘，侨居西湖葛岭之上，其侧即宋贾秋壑③旧宅也。源独居无聊，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女子，从东来，绿衣双鬟，年可十五六，虽不盛妆浓饰，而姿色过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门，又见，如此凡数度，日晚辄来。源戏问之曰："家居何处，暮暮来此？"女笑而拜曰："儿家与君为邻，君自不识耳。"源试挑之，女欣然而应，因遂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夜则复来。如此凡月余，情爱甚至。源问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妇而已，何用强知。"问之不已，则曰："儿

常衣绿，但呼我为绿衣人可矣。”终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为巨室妾媵，夜出私奔，或恐事迹彰闻，故不肯言耳，信之不疑，宠念转密。

一夕，源被酒，戏指其衣曰：“此真可谓绿兮衣兮，绿衣黄裳④者也。”女有惭色，数夕不至。及再来，源叩之。乃曰：“本欲相与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忸怩⑤而不安！故数日不敢侍君之侧。然君已知矣，今不复隐，请得备言之。儿与君，旧相识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问其故，女惨然曰：“得无相难乎？儿实非今世人，亦非有祸于君者，盖冥数当然，夙缘未尽耳。”源大惊曰：“愿闻其详。”女曰：“儿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临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闲堂⑥，必召儿侍弈，备见宠爱。是时君为其家苍头⑦，职主煎茶，每因供进茶瓯，得至后堂。君时年少，美姿容，儿见而慕之，尝以绣罗钱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⑧脂盒为赠，彼此虽各有意，而内外严密，莫能得其便。后为同辈所觉，谗于秋壑，遂与君同赐死于西湖断桥之下。君今已再世为人，而儿犹在鬼箓，得非命欤？”言讫，呜咽泣下。源亦为之动容。

久之，乃曰：“审若是，则吾与汝乃再世因缘也，当更加亲爱，以偿畴昔之愿。”自是遂留宿源舍，不复更去。源素不善弈，教之弈，尽传其妙，凡平日以棋称者，皆不能敌也。每说秋壑旧事，其所目击者，历历甚详。尝言：秋壑一日倚楼闲望，诸姬皆侍，适二人乌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愿事之耶？当令纳聘。”姬笑而无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呼诸姬至前曰：“适为某姬纳聘。”启视之，则姬之首也，诸姬皆战栗而退。

又尝贩盐数百艘至都市货之，太学有诗曰：

昨夜江头涌碧波，满船都载相公鹺。虽然要作调羹⑨用，

未必调羹用许多！

秋壑闻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尝于浙西行公田法⑩，民受其苦，或题诗于路左云：

襄阳累岁困孤城，豢养湖山不出征[11]。不识咽喉形势地，公田枉自害苍生。

秋壑见之，捕得，遭远窜。

又尝斋云水[12]千人，其数已足，末有一道士，衣裾褴缕，至门求斋，主者以数足，不肯引入，道士坚求不去，不得已于门侧斋焉；斋罢，复其钵于案而去；众悉力举之，不动。启于秋壑，自往举之，乃有诗二句云："得好休时便好休，收花结子在漳州。"始知真仙降临而不识也。然终不喻漳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绵庵[13]之厄也！

又尝有梢人泊舟苏堤，时方盛暑，卧于舟尾，终夜不寐，见三人长不盈尺，集于沙际，一曰："张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贾平章非仁者，决不相恕！"一曰："我则已矣，公等及见其败也！"相与哭入水中。次日，渔者张公获一鳖，径二尺余，纳之府第，不三年而祸作。盖物亦先知，数而不可逃也。"

源曰："吾今日与汝相遇，抑岂非数乎？"女曰："是诚不妄矣！"源曰："汝之精气，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数至则散矣。"源曰："然则何时？"女曰："三年耳。"源固未之信。及期，卧病不起。源为之迎医，女不欲，曰："曩固已与君言矣，因缘之契，夫妇之情，尽于此矣。"即以手握源臂，而与之诀曰："儿以幽阴之质，得事君子，荷蒙不弃，周旋许时。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测之祸，然而海枯石烂，此恨难消，地老天荒[14]，此情不泯！今幸得续前生之好，践往世之盟，三载于兹，志愿已足，请从此辞，毋更以为念也！"言讫，面壁而卧，呼之不应矣。

源大伤恸，为治棺椁而敛之。将葬，怪其柩甚轻，启而视之，惟衣衾钗珥在耳。乃虚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复再娶，投灵隐寺出家为僧，终其身云。（出《剪灯新话》卷四，原名《绿衣人传》）

【注释】

① 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天水是赵姓的郡望，这里举赵源的郡望，不一定就是天水

人。

② 延祐：元仁宗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年号(1314—1321)。

③ 贾秋壑：即贾似道，他在西湖葛岭起第宅，中有堂名秋壑，故称。

④ 绿衣黄裳：《诗经》："绿衣黄里。……绿衣黄裳。"封建时代以黄为正色，绿为间色。用间色为衣，而用正色为里和裳，尊卑倒置，比喻婢妾贵显。

⑤ 忸怩：难为情，面上带羞惭的神气。

⑥ 半闲堂：贾似道在西湖葛岭起楼阁台榭，作半闲堂，和群妾在堂中居地斗蟋蟀。

⑦ 苍头：仆人，因以苍色巾包头，故称。

⑧ 玳瑁：爬行纲，海龟科。体长三尺余，样子像乌龟，产于我国沿海。背上有主甲十三片，淡黑而微黄。煮熟后很柔软，可制各种饰物。

⑨ 调燮：调和滋味。《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为盐梅。"封建时代，宰相治理天下，揆度百事，如以盐梅调和羹汤滋味，因以调燮比喻宰相的主持政务。

⑩ 公田法：贾似道所执行的田地制度，根据官阶大小，限定田的数量。公田法有利于达官显贵，损害农民，因弄得民间大扰，破家者比比皆是，怨声载道。

⑪ 鏊养湖山不出征：指公元1268年元兵围襄阳，贾似道优游西湖之上，坐视不救事。

⑫ 云水：指道士。苏轼诗："故教世世作黄冠，布袜青鞋弄云水。"

⑬ 木绵庵：在福建漳州。贾似道当权时，杀太学生郑隆。后来贾似道谪配漳州，监押官恰巧是郑隆的儿子郑虎臣，为父报仇，在这庵中杀死了贾似道。

⑭ 海枯石烂、地老天荒：都是比喻永恒长久。

宫女鬼风流

洪武初，吴江沈韶，年弱冠①，美姿容，诗学萨天锡②，字学边伯京③，皆为时辈所称许。

然以家富，不欲仕。人知其然，复利其贿，或欲举为孝廉④，或欲保为生员，旁午⑤纷纭，殊无宁月。韶虽不吝于财，实厌其扰，乃谋于妻兄张氏曰："如之何其可？"张曰："惟有远游，差可避耳。"韶然其计，乃拉中表⑥陈生、梁生，乘峨舸巨艑，载万亿重赀，遨游襄、汉⑦间；次于九江府，爱匡庐⑧之秀，览彭蠡⑨之清，留连郡郭，吊古寻幽，众稍讥之，韶不恤也。因叹曰："吾侪幸家富年少，粗知文墨，兹行盖避人耳。岂能效王戎⑩辈执牙筹，屑屑计刀锥之利哉？"游益数。

偶秋雨新霁，水天一色。韶偕梁、陈二生，同访琵琶亭，吟白司马⑪"荻花枫叶"之篇，想京城女"银瓶铁骑"⑫之韵，引睇四望，徘徊久之。于时月明风细，人静更深，方取酒共酌，闻月下仿佛有歌声，乍远乍近，或高或低，三人相顾错愕。梁生戏曰："得非商妇

解事乎？”韶曰：“尔时乐天尚须千呼万唤，今日岂得容易呈身哉？”陈生曰：“老大蛾眉，琵琶哀怨，纵使尊前轻拢慢拈，适足以增天涯沦落之感，岂能醉而成欢耶？”韶曰：“且静听之。”良久而寂。酒罢回船，竟莫知其何故。

独韶迭宕⑬，好事多情，翌日，往究其实。踌躇之间，了无所见，兴阑体倦，方欲言还；忽奇香馥郁，缥缈而来。韶异之，延伫以俟；茶顷，一丽人宫妆艳饰，貌类天仙，二小姬前导，一持黄金吊炉，一抱紫罗绣褥，冉冉登阶。意必贵家宅眷，临赏于此，隐壁后避之。小姬铺褥庭心，丽人席地而坐，顾姬曰：“何得有生人气？毋乃昨夕狂客在是乎？”韶惧其使人搜索，起出拜见，且谢唐突。丽人曰：“朝代不同，又无名分，何唐突之有！但诸郎夜来谈笑，以长安娼女，浮梁⑭商妇见目，毋亦太过乎？”韶仓卒莫知所对。丽人呼使同茵，辞让再四；固命之，乃就席。因问其姓氏。丽人曰：“欲陈本末，惧骇君听，然吾非祸于人者，幸勿见讶！妾伪汉⑮陈主婕妤⑯郑婉娥也，年二十而死，殡于亭近；二侍儿一名钿蝉，一名金雁，亦当时之殉葬者。”韶素有胆气，兼重风情，不以为怪也。

丽人曰：“妾沉郁独居，无以适意，每于此吟弄，聊遣幽怀，讵意昨宵为诸郎所据，败兴浩歌而返。今幸对此良宵，复遇佳客，足以偿矣。”使钿蝉归取酒肴，饮于亭上，自歌其词曰：“郎忆之乎？即昨日所讴之《念奴娇》也。”词曰：

离离禾黍，叹江山似旧，英雄尘土。石马铜驼荆棘⑰里，阅遍几番寒暑！剑戟灰飞，旌旗鸟散，底处寻楼橹？喑呜叱咤，只今犹说西楚⑱。　憔悴玉帐虞兮⑲，灯前掩面，泪交飞红雨！凤辇羊车行不返，九曲愁肠慢苦。梅瓣凝妆，杨花飞雪，回首成终古！翠螺青黛，绛仙⑳慵画眉妩！

歌竟，劝韶尽饮。数杯后，韶豪态逸发，议论风生，与丽人谈元末群雄起灭事，历历如目睹。丽人凄然，泪数行下；泣已，收泪曰：“且谈风月，不必深言，徒令人怀抱作恶耳。”因口占一诗曰：

凤舰龙舟事已空，银屏金屋梦魂中。黄芦晚日烘残垒，碧

草寒烟锁故宫！隧道鱼灯油欲尽，妆台鸾镜[21]匣长封。凭君莫话兴亡事，泪湿胭脂损旧容。

诵而索和，韶即依韵赓以酬之，曰：

结绮临春[22]万户空，几番挥泪夕阳中！唐环不见新留袜[23]，汉燕犹余旧守宫[24]！别苑秋深黄叶坠，寝园春尽碧苔封。自惭不是牛僧孺[25]，也向云阶拜玉容。

丽人啧啧，曰："可谓知音。"于是促席畅饮，共宿于亭，相与嬉欢，一如人世。少焉，天上乌啼，城头鼓歇，两人扶携而起。曰："今夕当归舍中，谋为久计；不宜风眠露宿，贻俗子辈嗤笑！"韶颔之。亟返逆旅，则陈、梁二生紧候开舟，乃绐曰："昨得家书，促回甚急，必有他故，不得同行矣。二生信之，执手而别。

韶是晚再去，金雁已先在矣，遂导过亭北竹阴中，半里余，见朱门素壁，灯烛交辉，才及重堂，丽人迎笑，出紫玉杯饮韶曰："此吾主所御，今以劝郎，意亦不薄矣。"留宿月余，不啻胶漆，一夕，丽人语韶曰："妾死时，伪汉方盛，主宠复深，故玉匣珠襦，殡送极一时之富贵，幽宫神道，坟茔备一品之威仪，是故五体依然，三魂不昧。向者庐君[26]爱女南极夫人，偶此嬉游，授妾以太阴炼形[27]之术，为之既久，不异生人，夜出昼藏，逍遥自在。君宜就市求青羊乳半杯，勤勤滴妾目中，乳尽眼开，白日可起。"韶如言求得，以润其两眦，屈指三旬，欻然能步；或同携素手，游行隧中，或并倚香肩，笑歌亭上。

与韶论旧事曰："未及十二三年，便成陈迹。吾主一日读《天宝遗事》[28]而喜之，故春秋宫中设宴，令妾辈竞簪奇花，亲放一蝶，蝶闻花馥，飞著钗端，所止之人，是夕得召，谓之蝶幸。且喻妾等曰：'昔唐明皇屡为此戏，杨妃专宠，不复举行；朕则不然，罔分厚薄，汝辈亦宜知均一之恩，致警戒之道。'众皆叩首谢。"

其所言当时宫掖间事，多不悉记。奈何韶迷恋情深，乡关念浅，春来秋去，四载于兹，虽比目并游之鳞，戢翼双栖之羽，未足以喻其绸缪婉嫕也。

是年冬初，丽人无故忽潸然泪下，悲不自胜，怪而问之，初则隐忍弗言，继则举声大恸。韶慰解万方，乃一启齿曰："与郎冥契，尽在来朝，故不觉悲伤至此耳！"韶闻知，凄惶感怆，欲自缢于隧间。丽人不可曰："郎阳寿未终，妾阴质未化，倘更沉溺世缘，致君非命，冥司必加重谴，彼此牵缠，何时是了？兼之定数，举莫能逃，纵曰舍生，亦为徒死。"韶乃止。金雁、钿蝉辈亦依依不忍舍，咸设饮食，与韶送程。既晓，丽人奉赤金条脱[29]一双，明珠步摇一对，付生曰："表诚寓意，睹物思人，再会无期，愿郎珍重。"亲送至大门之外，掩袂障面而还。韶犹悲不自已，残泪盈眶，顾盼之间，失其所在。

乃重寻原店安下，收拾归吴。越数日，梁生至自襄阳，陈生客死房县[30]，方咎韶负约，韶密以告，弗信也，出条脱、步摇示之，乃惊曰："此非尘土间物，奇宝也，诚子之遇仙矣。"韶叮咛谆切，使勿轻言，故人无知者。同舟归家，及门，则妻死久矣，乃以条脱一枚，投回回[31]肆中卖之，得镪万锭，于虎丘静处建坛，请道士鹤林[32]周玄初设灵宝[33]炼度三昼夜；荐妻正斋之夕，伺道士行朝皆退，亲写心词一封，潜于香炉焚之，以资丽人冥福。醮罢，玄初梦二妇人，一姓张，一姓郑，从二小娃来谢曰："妾辈俱承善果，已授瑶台金母[34]侍宸矣。"言讫，驾祥云向西而去。翌日，玄初诘韶曰："君昨所荐，只主阃张氏，何又有郑氏等三人焉？"韶心知为丽人、钿、雁，佯为不解曰："吾梦亦如之，然不知彼三人谁也？"卒不以告。知此事者，惟梁生一人。

韶从此不复再娶，投礼玄初为师，授五雷[35]斩勘之法，往来两浙间，驱邪治病，祷雨祈晴，多有应验。后失所在。近时有人于终南及嵩山诸处见之，疑其得道云。（出《剪灯余话》卷二，原名《秋夕访琵琶亭记》）

【注释】

① 弱冠：二十岁。古时男子二十岁加冠，体尚未壮实，故曰弱。《礼记》："二十曰弱，冠。"相沿为男子年方成人的称呼。

② 萨天锡：萨都剌（约1308—?），号直斋，元朝诗人。

③ 边伯京，边武，元京兆人。工书善画，行、草书法学鲜于枢，能乱真。

④ 孝廉：汉刘彻（武帝）叫郡、国每年举荐孝廉各一人，历代因之，州举秀才，郡举孝廉，当作常规。到明、清，则称举人为孝廉。

⑤ 旁午：指事物纵横纷错。

⑥ 中表：母亲姊妹的儿子叫做内兄弟，内即中；父亲姊妹的儿子叫做外兄弟，外即表；统称为中表亲。

⑦ 襄汉：襄阳和汉川，均在湖北省。

⑧ 匡庐：指庐山，江西九江市南。殷周时有匡俗兄弟七人结庐于此，故名。

⑨ 彭蠡：泽名，即江西省鄱阳湖。

⑩ 王戎(234—305)：字濬冲，晋朝王浑的儿子，阮稽的朋友。司马衷（惠帝）时，为贾后所用，官至司徒。家中田园遍诸州，常自己执着牙筹，昼夜会计。

⑪ 白司马：白居易(772—846)，因他曾贬为江州司马，故称。

⑫ 荻花枫叶：白居易《琵琶行》诗："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银瓶铁骑：亦出《琵琶行》："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京城女，即为浔阳商妇。

⑬ 迭宕：即跌宕，放逸不羁的意思。

⑭ 浮梁：旧县名，今并入江西省景德镇市。浔阳商妇的丈夫是浮梁茶商。

⑮ 伪汉：陈友谅建国号名汉，冠以伪字，是作者以明朝为正统。

⑯ 婕妤：古时宫中女官名。汉制位在昭仪下，婕娥上，如上卿，秩比列侯。魏制位在倢伃下，容华上，如中二千石。

⑰ 铜驼荆棘：晋朝索靖见识远大，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道："眼看你快要在荆棘中了！"

⑱ 西楚：指楚霸王项羽。

⑲ 虞兮：项羽所宠美人虞姬。项羽困垓下，作歌，末句曰："虞兮虞兮奈若何！"

⑳ 绛仙：吴绛仙，杨广（隋炀帝）宫嫔，以善画长眉入鬓，为杨广所宠爱。

㉑ 鸾镜：古时罽宾国王得到一只彩鸾鸟，不知怎么能使它叫。王后说："挂起镜子照它，便会叫。"鸾见了自己的影子，果然悲鸣起来，向镜奋翅一扑而死。后人遂通称镜为鸾镜。

㉒ 结绮、临春：皆阁名，陈后主至德二年建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后主自居临春阁，以结绮阁居贵妃张丽华，望仙阁居孔贵嫔，开复道交相往来。

㉓ 唐环：唐李隆基（玄宗）的贵妃杨玉环。留妹：杨贵妃被缢死于马嵬坡，遗留一只锦袜在梨树下。

㉔ 飞燕：赵飞燕，汉刘骜（成帝）宫人，身轻如燕，故名。守宫：蜥蜴类动物，俗称壁虎，据说它食朱砂后捣成汁，点女子身上，终身不灭，一有男女之事，就灭不复留。古时宫中用来防止宫女淫逸，故称守宫。

㉕ 牛僧孺（779—847）：字思黯，唐人。登进士，官至御使中丞，同平章事，封奇章郡公。为著名传奇小说作家。

㉖ 庐君：庐山神君。

㉗ 太阴：即月亮。炼形：道家养形的法术。

㉘ 《天宝遗事》：书名，五代王仁裕撰。洪迈《容斋随笔》认为是伪托。

㉙ 条脱：即臂钏。

㉚ 房县：在湖北省，本名房陵县，明改称。

㉛ 回回：古国名，宋时据有中亚，就是《辽史》所称西域诸国。元成吉思汗时，为花剌子模。

㉜ 鹤林：道观。

㉝ 灵宝：道家语，即经坛。道藏有《灵宝经》。

㉞ 金母：仙名。《太平广记》载："男子得道，名隶木公；女子得道，名隶金母。"

㉟ 五雷：《神仙感遇传》说：叶迁韶遇雷公，授黑色篆符书一卷，言照书画符，可引雷、去病。其兄弟五人，只要喊雷大、雷二，便应。叶依样画符求雨，果十分灵验。

荒冢情怨

于七一案①，连坐②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南郊。

甲寅间，有莱阳生至稷下③，有亲友二三人亦在诛数，因市楮帛④，酹奠榛墟，就税舍于下院之僧。明日，入城营干⑤，日暮未归。忽一少年，造室来访。见生不在，脱帽登床，着履仰卧。仆人问其谁，合眸不对。既而生归，则暮色朦胧，不甚可辨。自诣床下问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絮逼问，我岂暴客耶！"生笑曰："主人在此。"少年即起看冠，揖而坐，极道寒暄。听其音，似曾相识。急呼灯至，则同邑朱生，亦死于七之难者。大骇却走，朱曳之云："仆与君文字之交，何寡于情？我虽鬼，故人之念，耿耿不忘。今有所渎，愿无以异物猜薄之。"生乃坐，请所命。曰："令女甥寡居无偶，仆欲得主中馈⑥。屡通媒妁，辄以无尊长命为辞。幸无惜齿牙余惠⑦。"先是，生有女甥，早失恃⑧，遗生鞠养，十五始归其家。俘至济南，闻父被刑，惊而绝。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为犹子启榇去，今不在此。"问："女甥向依阿谁？"曰："与邻媪同居。"生虑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如蒙金诺，还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辞，问："何之？"曰："第⑨行。"勉从与去。

北行里许，有大村落，约数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指弹扉，即有媪出。豁开两扉，问朱："何为？"曰："烦达娘子，云阿舅至。"媪旋反，顷复出，邀生入，顾朱曰："两椽茅舍子大隘，劳公子门外少坐候。"生从之入。见半亩荒庭，列小室二。甥女迎门啜泣，生亦泣，室中灯火荧然。女貌秀洁如生，凝目含涕，遍问妗姑。生曰："具各无恙，但荆人物故⑩矣。"女又呜咽曰："儿少受舅妗抚育，尚无寸报，

不图先葬沟渎，殊为恨恨。旧年伯伯家大哥迁父去，置儿不一念。数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弃，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生以朱言告，女俯首无语。媪曰：“公子曩托杨姥三五返，老身谓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草草，得舅为政，方此意慊得。”

言次，一十七八女郎，从一青衣，遽掩入，瞥见生，转身欲遁。女牵其裾曰：“勿须尔！是阿舅。”生揖之。女郎亦敛衽。甥曰：“九娘，栖霞公孙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穷波斯’⑪，落落不称意。旦晚与儿还往。”生睨之，笑弯秋月，羞晕朝霞，实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蜗庐人焉得如此娟好！”甥笑曰：“且是女学士，诗词俱大高作。儿稍得指教。”九娘微哂曰：“小婢无端败坏人，教阿舅齿冷⑫也。”甥又笑曰：“舅断弦未续⑬，若个小娘子，颇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颠疯作也！”遂去。言虽近戏，而生殊爱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无双，舅倘不以粪壤致猜，儿当请诸其母。”生大悦，然虑人鬼难匹。女曰：“无伤，彼与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后，月明人静，当遣人往相迓。”生至户外，不见朱。翘首西望，月衔半规，昏黄中犹认旧径。见南面一第，朱坐门石上，起逆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劳垂顾。”遂携手入，殷殷展谢。出金爵一、晋珠百枚，曰：“他无长物，聊代禽仪。”既而曰：“家有浊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宾，奈何！”生拚⑭谢而退。朱送至中途，始别。

生归，僧仆集问，隐之曰：“言鬼者妄也，适友人饮耳。”后五日，朱果来，整履摇箑⑮，意甚欣。方至户，望尘即拜。笑曰：“君嘉礼既成，庆在旦夕，便烦枉步。”生曰：“以无回音，尚未致聘，何遽成礼？”朱曰：“仆已代致之。”生深感荷，从与俱去。直达卧所，则女甥华妆迎笑。生问：“何时于归⑯？”女曰：“三日矣。”朱乃出所赠珠，为甥助妆。女三辞乃受，谓生曰：“儿以舅意白公孙老夫人，夫人作大欢喜。但言：老耄无他骨肉，不欲九娘远嫁，期今夜舅往赘诸其家。伊家无男子，便可同郎往也。”朱乃导去。村将尽，一第门开，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至。”有二青衣扶妪升阶。生欲展拜，夫人云：“老朽龙钟，不能为礼，当即脱边幅⑰。”乃指画青衣，进酒高会。朱乃

唤家人，另出肴俎，列置生前；亦别设一壶，为客行觞。筵中进馔，无异人世。然主人自举，殊不劝进。

既而席罢，朱归。青衣导生去，入室，则九娘华烛凝待。邂逅含情，极尽欢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至郡，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刭。枕上追述往事。哽咽不成眠。乃口占两绝云："昔日罗裳化作尘，空将业果恨前身。十年露冷枫林月，此夜初逢画阁春。""白杨风雨绕孤坟，谁想阳台更作云？忽启镂金箱里看，血腥犹染旧罗裙。"天将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惊厮仆。"自此昼来宵往，嬖惑殊甚。

一夕问九娘："此村何名？"曰："莱霞里。里中多两处新鬼，因以为名。"生闻之欷歔。女悲曰："千里柔魂，蓬游无底，母子零孤，言之怆恻。幸念一夕恩义，收儿骨归葬墓侧，使百年得所依栖，死且不朽。"生诺之。女曰："人鬼路殊，君不宜久滞。"乃以罗袜赠生，挥泪促别。生凄然出，忉怛不忍归。因过叩朱氏之门。朱白足出逆；甥亦起，云鬟鬅松，惊来省问。生惆怅移时，始述九娘语。女曰："妗氏不言，儿亦夙夜图之。此非人世，不可久居"。于是相对汍澜⑱。生亦含涕而别。叩寓归寝，展转申旦。欲觅九娘之墓，则忘问志表⑲。及夜复往，则千坟累累，竟迷村路，叹恨而返。展视罗袜，着风寸断，腐如灰烬，遂治装东旋。

半载不能自释，复如稷门，冀有所遇。及抵南郊，日势已晚，息树下，趋诣丛葬所。但见坟兆万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鸣，骇人心目。惊悼归舍。失意遨游，返辔遂东。行里许，遥见一女立丘墓上，神情意致，怪似九娘。挥鞭就视，果九娘。下与语，女径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努，举袖自障。顿呼"九娘"，则烟然灭矣。（出《聊斋志异》卷四，原名《公孙九娘》）

【注释】

① 于七一案：清顺治年间，栖霞人于七（名乐吾）发动农民起义，以岠嵎、巨齿两山为据点，占据数县，历时十五年，方被清政府镇压，当时被杀者很多。

② 连坐：因各种关系牵连而获罪。

⑬ 稷下：山东临淄城北，古来齐城的西面，叫做稷下。
④ 楮帛：纸钱。
⑤ 营干：办事。
⑥ 中馈：古时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后引申为妻子。
⑦ 齿牙余惠：指语言，意思是顺便说几句好话。
⑧ 失恃：死了母亲。
⑨ 第：但，只管。
⑩ 荆人：对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物故：死去。
⑪ 穷"波斯"：波斯即现在的伊朗，产珊瑚、珍珠、玛瑙等珍物，当时被认为很富有的国家。"穷波斯"，是指以前富有而现在贫穷，比喻家道衰落。一说"波斯"指长鬓人，"穷波斯"即指穷老头。
⑫ 齿冷：讥笑的意思。
⑬ 断弦未续：丧妻没有再娶。古代用琴瑟象征夫妇，所以死了妻叫断弦，再娶叫续弦。
⑭ 抶(huī)：谦抑的意思。
⑮ 箑(jié)：扇。
⑯ 于归：指女子出嫁。《诗经》："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⑰ 脱边幅：边幅，本指布帛的整齐，后用以比喻人的举动容止，把不打扮、不修饰，随随便便叫做不修边幅。这里脱边幅是不拘礼节的意思。
⑱ 汍澜：泪流不断。
⑲ 志表：指墓前的标识物，墓碑和华表之类。

生人精血

杨于畏移居泗水之滨，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夜阑秉烛，方复凄断，忽墙外有人吟曰："玄夜① 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反复吟诵，其声哀楚。听之，细婉似女子。疑之。明日，视墙外并无人迹，惟有紫带一条遗荆棘中，拾归置诸窗上。向夜二更许，又吟如昨。杨移杌登望，吟顿辍。悟其为鬼，然心向慕之。

次夜，伏伺墙头，一更向尽，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树，低首哀吟。杨微嗽，女忽入荒草而没。杨由是伺诸墙下，听其吟毕，乃隔壁而续之曰："幽情苦绪何人见？翠袖单寒月上时。"久之寂然，杨乃入室。方坐，忽见丽者自外来，敛衽曰："君子固风雅士，妾乃多所畏避。"杨喜，拉坐。瘦怯凝寒，若不胜衣，问："何居里，久寄此间？"答曰："妾陇西人，随父流寓。十七暴疾殂谢，今二十余年矣。九泉荒野，孤寂如莺。所吟乃妾自作以寄幽恨者，思久不属②，蒙

君代续，欢生泉壤。”杨欲与欢，蹙然曰：“夜合③朽骨不比生人，如有幽欢，促人寿数，妾不忍祸君子也。”杨乃止。戏以手探胸，则鸡头之肉，依然处子。又欲视其裙下双钩。女俯首笑曰：“狂生太罗唣矣！”杨把玩之，则见月色锦袜，约彩线一缕；更视其一，则紫带系之。问：“何不俱带？”曰：“昨宵畏君而避，不知遗落何所。”杨曰：“为卿易之。”遂即窗上取以授女。女惊问何来，因以实告。女乃去线束带。既翻案上书，忽见《连昌宫词》④，慨然曰：“妾生时最爱读此。今视之殆如梦寐！”与谈诗文，慧黠可爱，剪烛西窗，如得良友。自此每夜但闻微吟，少顷即至。辄嘱曰：“君秘勿宣。妾少胆怯，恐有恶客见侵。”杨诺之。两人欢同鱼水，虽不至乱，而闺阁之中，诚有甚于画眉者⑤。女每于灯下为杨写书，字态端媚。又自选宫词百首，录诵之。使杨治棋枰⑥，购琵琶，每夜教杨手谈⑦。不则挑弄弦索，作“蕉窗零雨”之曲，酸人胸臆；杨不忍卒听，则为“晓苑莺声”之调，顿觉心怀畅适。挑灯作剧，乐辄忘晓，视窗上有曙色，则张皇遁去。

一日薛生造访，值杨昼寝。视其室，琵琶、棋枰俱在，知非所善。又翻书得宫词，见字迹端好，益疑之。杨醒，薛问：“戏具何来？”答：“欲学之。”又问诗卷，托以假诸友人。薛反复检玩，见最后一叶细字一行云：“某月日连琐书。”笑曰：“此是女郎小字，何相欺之甚？”杨大窘，不能置词。薛诘之益苦，杨不以告。薛卷挟，杨益窘，遂告之。薛求一见，杨因述所嘱。薛仰慕殷切，杨不得已，诺之。夜分女至，为致意焉。女怒曰：“所言伊何？乃已喋喋向人！”杨以实情自白，女曰：“与君缘尽矣！”杨百词慰解，终不欢，起而别去，曰：“妾暂避之。”明日薛来，杨代致其不可。薛疑支托，暮与窗友二人来，淹留不去，故挠之，恒终夜哗，大为杨生白眼⑧，而无如何。众见数夜杳然，寝⑨有去志，喧嚣渐息。忽闻吟声，共听之，凄婉欲绝。薛方倾耳神注，内一武生王某，掇巨石投之，大呼曰：“作态不见客，那甚得好句。呜呜恻恻，使人闷损！”吟顿止，众甚怨之，杨恚愤见于词色。次日始共引去。

杨独宿空斋，冀女复来而殊无影迹。逾二日女忽至，泣曰："君致恶宾，几吓煞妾！"杨谢过不遑。女遽出，曰："妾固谓缘分尽也，从此别矣。"挽之已渺。由是月余，更不复至。

杨思之，形销骨立，莫可追挽。一夕方独酌，忽女子搴帏入。杨喜极，曰："卿见宥耶？"女涕垂膺，默不一言。亟问之，欲言复忍，曰："负气去，又急而求人，难免愧恧⑩。"杨再三研诘，乃曰："不知何处来一龌龊隶，逼充媵妾。顾念清白裔，岂屈身舆台⑪之鬼？然一线弱质乌能抗拒？君如齿妾在琴瑟之数，必不听自为生活。"杨大怒，愤将致死，但虑人鬼殊途，不能为力。女曰："来夜早眠，妾邀君梦中耳。"于是复共倾谈，坐以达曙。

女临去嘱勿昼眠，留待夜约。杨诺之，因于午后薄饮，乘醺登榻，蒙衣偃卧。忽见女来，授以佩刀，引手去。至一院宇，方阖门语，闻有人搭石掷门⑫。女惊曰："仇人至矣！"杨启户骤出，见一人赤帽青衣，猬毛绕喙。怒咄之。隶横目相仇，言词凶谩。杨大怒，奔之。隶捉石以投，骤如急雨，中杨腕，不能握刃。方危急间，遥见一人，腰矢野射。审视之，王生也。大号乞救。王生张弓急至，射之，中股；再射之，殪。

杨喜感谢，王问故，具告之。王自喜前罪可赎，遂与共入女室。女战惕羞缩，遥立不作一语。案上有小刀长仅尺余，而装以金玉，出诸匣，光芒鉴影。王叹赞不释手。与杨略话，见女惭惧可怜，乃出，分手去。杨亦自归，越墙而仆，于是惊寤，听村鸡已乱鸣矣。觉腕中痛甚；晓而视之，则皮肉赤肿。亭午王生来，便言夜梦之奇。杨曰："未梦射否？"王怪其先知。杨出手示之，且告以故。王忆梦中颜色，恨不真见。自幸有功于女，复请先容。夜间，女来称谢。杨归功王生，遂达诚恳。女曰："将伯⑬之助，义不敢忘，然彼赳赳，妾实畏之。"既而曰："彼爱妾佩刀，刀实妾父出使粤中，百金购之。妾爱而有之，缠以金丝，瓣⑭以明珠。大人怜妾夭亡，用以殉葬。今愿割爱相赠，见刀如见妾也。"次日杨致此意，王大悦。至夜女果携刀来，曰："嘱伊珍重，此非中华物也。"由是往来如初。

积数月，忽于灯下笑而向杨，似有所语，面红而止者三。生抱问之，答曰："久蒙眷爱，妾受生人气，日食烟火，白骨顿有生意。但须生人精血，可以复活。"杨笑曰："卿自不肯，岂我故惜之？"女云："交接后，君必有念余日大病，然药之可愈。"遂与为欢。既而着衣起，又曰："尚须生血一点，能拚痛以相爱乎？"杨取利刃刺臂出血，女卧榻上，便滴脐中。乃起曰："妾不来矣。君记取百日之期，视妾坟前有青鸟鸣于树头，即速发冢。"杨谨受教。出门又嘱曰："慎记勿忘，迟速皆不可！"乃去。

越十余日，杨果病，腹胀欲死。医师投药，下恶物如泥，浃辰⑮而愈。计至百日，使家人荷锸以待。日既夕，果见青鸟双鸣。杨喜曰："可矣！"乃斩荆发圹，见棺木已朽，而女貌如生。摩之微温。蒙衣舁归置暖处，气咻咻然，细于属丝。渐进汤酏，半夜而苏。每谓杨曰："二十余年如一梦耳。"（出《聊斋志异》卷三，原名《连琐》）

【注释】

① 玄夜：黑夜。
② 不属：接不下去了，这里指诗作不出来了。
③ 夜台：指坟墓。
④ 《连昌宫词》：唐元稹所作专纪皇宫内生活琐事的诗。
⑤ 有甚于画眉者：故事传说：汉张敞做京兆尹，有人告发他在家里给妻子画眉毛，认为这是不端重的行为。皇帝问张敞为何如此。张敞说，闺房里的事，有比画眉毛还厉害得多的哩。见《汉书》。后因用之比喻夫妻感情好。
⑥ 棋枰：枰，棋盘。棋枰，指棋具。
⑦ 手谈：指下围棋，意思是用手在谈天。
⑧ 白眼：故事传说：晋阮籍能对人作"青白眼"。正着眼睛看人，眼球全露，叫做"青眼"，是瞧得起人的表示；反之，就叫做"白眼"。见《晋书》。
⑨ 寖：渐。
⑩ 恝(ú)：惭愧。
⑪ 舆台：封建社会前期，将人分作十等，前几等是贵族、奴隶主；舆为第六，台是第十，皆指下民。后以舆台并举，代表贱役。
⑫ 掇(nuò)：拿着。挼：敲、叩。
⑬ 将伯之助：将，请求。伯，长者。将伯之助，意思是请长者帮助。语出《诗经》："将伯助予。"后来一般用作请人帮忙的客气话。
⑭ 瓣：瓜子。这里作动词用，指把珠子一颗颗连缀在刀柄上，如同瓜子一样。
⑮ 浃辰：浃，一个循环。浃辰：指从子到亥的十二辰的一个循环，即十二天。

琵琶女鬼

部郎索公家有厮养儿①，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燕集，辄使奏技，僚友莫不称妙，咸厚赍②之，以故富甲于侪辈。年逾二旬，犹未授室③，未免觖望④于主人。

庚午春，公家将祭扫。茔在阜成门⑤外，距郭犹十数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⑥。出都时，天已旁午，二人且行且语，所言多臧获⑦事。路过半，见道旁小肆，趋入共酌。酒未及酣，闻户外人语曰："六三哥许时不晤，何竟不一顾弟也！"盖某之乳名，公家内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视之，则同署某公之弃仆梁姓者。某素与之契，乃挽入同饮。老成者龂然⑧，色甚不怿⑨，某亦弗顾，相对浮白⑩良久，无行意。老成者起谓某曰："恐误主事，予先行，子姑徐徐。"某恃主宠，听其自去。笑谓梁曰："梁二哥近来依傍阿谁，何褴褛不如昨也？"梁摇腕止之曰："颇有奇遇，此地尚不可言。"某坚叩之，梁又曰："俟罄⑪此樽，前途当悉以告。"某遂不再问。欢饮将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时盍以语我？"梁曰："然，言诚有之。试问若如许大，曾识人道⑫否？"某腆然答曰："不须语此，使人愤懑欲死。"梁曰："犹未室耶？予之新主人，贾姓女也。孀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郎，意盖有所为。若能随我一谒，当有好消息耳。"某不之信，乃谩应之曰："有是理哉！主虽美，非奴仆可调者。"梁曰："子姑偕往，当知余言不谬。"某欲验其言，欣然随之。

乃由歧路曲折而前，日暮犹未抵其家。某曰："子误我事，归必受谴，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复，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许，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气象壮丽，则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主家，予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视之，门庭修整，而阒其无人，心窃讶焉。良久，梁始出，谓某曰："主者相召，须以礼见。"某颔之，遂同入。纡回历数门，始达主室。巨屋五楹，帘垂烛暗，惟闻琵琶声。某素耽此，方将侧耳，梁命之拜。内亦停拨。某俯伏阈⑬外，梁入

而稟白。复有顷，帘内嘤宁曰："渠肯为我服役亦甚善，但虑野性未驯，可令居西廊，候心安方可执事。"梁诺而出。即引某之衣曰："从余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匍匐檐前，仅得片语，且严厉若役仆婢，心实不甘。不得已而起从梁行，至西侧一室，梁推扉与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无所见，惟以手抚之，床榻温软，似有衾褥。某不悦，因诘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狱矣，请引我归！"梁笑曰："若何躁暴如是？请即安寝，好事固在后也。"言讫，竟阖其扉而去。

某不能耐，视门尚虚掩，潜出，将思夜遁。行及主者之居，忽闻人语曰："娘子肤如凝脂，虽不著寸缕，究亦莫染纤尘。"主者大笑曰："予实不惯被服，然终日若此，不免厌见生人。"言已，鼓掌曰："裸衣国⑭固不足道也。"某骇其语，穴窗窥之。灯明如昼，见一丽人白身立室内，膩肌如雪，妖脸若桃，纤乳酥胸，麝脐粉股，历历可辨。心乃大动，而欲入无门。旋见婢媪二人，侍妇就寝。某痴立移时，遂无去志，勉强归室。暗中扪其卧具，皆以缯纩制成，绝不类寒素家物。惝恍⑮久之，且思妇貌不置。平明即起，梁复来，问慰毕，乃曰："家食难安。"径引之出，就近村沽酒市肉。饕飧⑯皆具，直至昏瞑方归，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数日。某终疑讶，故晏起而究不见旭光；及与梁出，则赤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匆遽，昨已白之主人，今夕当不再虚度也。"

至夜偕归，主者果令梁传命某至，仍谒于帘外，内温语谓之曰："闻君有妙技，今夕少暇，可为予一弹。"某敬诺。梁乃设矮座于檐下，授以琵琶。某觉其器鲜泽异常，心甚喜。转弦按指，竭生平之能事，而内终寂然不见称赏。甫一阕，梁传语曰："主人谓若技不止此，无足奇，尚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发声，微闻帘内叹思，似觉称善。连歌数曲，内有欢笑声。遽命卷帘，烛光射于褴外。某微睨之，婢媪夹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无寸缕，如前夕所窥者。因大骇，窃疑其非人，而妇已命某入，且赐坐。觌面⑰之间，绝无羞涩态。某于烛影之下，睹此皓皓之白，不觉动情欲。令再歌，则未免强弩之末矣。妇笑而起，顾谓众曰："是儿固得陇望蜀，双目灼

灼，几令予置身无地。”遽命移烛，携某就枕，众皆嬉笑而出。某解衣就妇，其软若绵，其腻如脂，狂荡不可名状。某遂以为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计及乎其他。及晓，梁来引某厅外饮食，率以为常。妇亦善琵琶，尽以其技授某。然某自与妇狎，形神日耗，渐欲避之；无如柔曼当前，见猎心喜：不数旬，容若槁木矣。

一日，又与梁出，就肆中朝食。饭毕，见壁上琵琶，取而拨之。梁方力止其操缦⑱，早有数人突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惊视之，则皆公家价⑲，奉命缉捕者也。喧嚣间，梁已失所在。众拥某行，某力请少缓，将索梁同往见公。众中一人诟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见摈于某公，出居都外，为人佣作，不数月呕血而亡，今将三稔⑳，若转轮亦已匍匐矣㉑，汝犹藉渠为汝分谤耶？”某乃愕然，具以实告。众亦讶其憔悴，因随某往踪迹。至则茂草荒烟，丛冢累累，绝无宅舍。某大惊，诣左近访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村贾家女也。”众诘其状，答曰：“贾，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弦缦㉒，尤工琵琶。及笄㉓，与里中少年私，其父闻而怒，乘其寝掩执之。少年逾窗而遁，女乞全尸，遂裸而纳之于棺，生瘗于此。时母恫之，阴以琵琶殉葬。殁已五年余，田间卧者，犹时闻弹丝声。若所遇，得无是此耶？”众乃信某言。又询梁姓，土人尚能识其冢，指而示之曰：“白杨树下一抔土，是即梁二哥矣。”众因笑谓某曰：“六三不当谢冰上人㉔耶？”乃哗然拥之，归告主人。

索公前询老成人，已料其有异，及见某，稔知遇鬼，不复加责。后某病数月，危而后痊，遂赎其券㉕，出家于正觉寺中，法名普通。辄舰缕㉖为人道之，闻者咸惊异焉。　（出《萤窗异草》初编卷一，原名《贾女》）

【注释】

① 部郎：明、清中央各部郎中、员外郎之统称。厮养儿：指为人服役、地位低微的人。析薪养马之役为厮，给事烹炊之役为养。

② 赍（jī）：赏赐。

③ 授室：成婚。下文“犹未室耶”之“室”亦同。

④ 觖（jué）望：不满意；抱怨。
⑤ 阜成门：北京内城西面之门。
⑥ 治具：置办饮食供张之具。
⑦ 臧获：奴婢之贱称。
⑧ 艴（fú）然：生气貌。
⑨ 不怿（yì）：不悦。
⑩ 浮白：原指罚酒，后泛指饮酒。
⑪ 罄（qìng）：尽，空。
⑫ 人道：这里指男女交合事。
⑬ 阃（kǔn）：这里指妇女居住的内室。
⑭ 裸衣国：即裸国，传说古代西方国名，其人不穿衣服。此处为戏言。
⑮ 惝恍：迷迷糊糊。
⑯ 饔（yōng）飧（sūn）：泛指熟食。析言之，饔指朝食，即早餐；飧指夕食，即晚餐。
⑰ 觌（dí）面：见面。
⑱ 操缦：操弄弦索，调弦听音。
⑲ 价（jiè）：仆役。
⑳ 三稔（rěn）：三年。
㉑ 此句大意为：如果死后投胎，转生人世，也该有二、三岁了。
㉒ 弦缦：弦索；弦乐器之泛称。
㉓ 笄（jī）：原指盘发或别帽用的簪子；女子成年插笄，因以笄代指女子成年。
㉔ 冰上人：即“冰人”，媒人之代称；这里指梁二哥。语出《晋书·索紞传》。
㉕ 券：契据；赎（shú）其券：这里指赎身。
㉖ 觓（luó）缕：委曲详尽而有条理，多指语言。

情　痴

长洲诸生邹大任①，年仅弱冠，美风姿，貌白皙而性呆愚。咿唔②一室中，牝牡③不知，时艺文字外无所晓，同袍④咸笑之。一日如市，见有迎女者，箫鼓喧阗，宾从络绎，茫然莫解其故。以询友，友给⑤之曰：“兄不识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夸示于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为念，欣然尾之往。至其门，见新婿奠雁御轮⑥，仪节繁缛，心窃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舆复出，哄然启行，微闻第中有悲泣声，生乃鼓掌大噱曰：“此亦大好事，何戚⑦为？”观者胥怪⑧而相顾，生殊不自觉。翌日⑨复出，遇送丧者，其状颇仿佛，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谓人曰：“当喜而戚，此行必近不祥。”闻者无不捧腹。其呆率多类此。庚午夏，读书于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胜其扰，皆徙去。同人以生痴，故怂恿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惧。

入其室，蛛网罩户，蝠粪盈阶，生洒扫而处之。足不窥园⑩，其读益苦。居三日，殊无他异。同人以为痴福，遂不复劝徙。

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读，辄闻有笑声，生亦不顾。数夕后，天气炎热，生袒褐⑪就月执卷而读之，曼声长吟，深宵不辍。俄而砰然作响，院门辟矣。生愕然四顾，则二妇人新妆如画图，均衣薄縠⑫，各执白纱小扇，飘然竟入。生不以为意，诵如故。二妇逼近生身，戏以纤指抚其肌，笑曰："个儿郎体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若不闻，读倍亟。二妇扪摭⑬良久，见生漠然，反敛手抱惭而退，出门忽不见。生亦莫之讶，只曰："山寺夜深，何来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颇不耐。"言已，掩卷欲寝。旋又闻人声，其音姣细，笑曰："予来视郎寝未？"入则一女子，年可二八⑭，绿鬓微松，红腮带艳，白身无寸缕，掩笑立于生前。生视之，容如花绽，肤若脂凝，亦冥然⑮不为动念，但笑曰："汝效祢衡⑯，以清白之躯傲我乎？予体亦非不洁者。"因将己裈褪⑰，与之对立，皎然如双舞之鹤。女反羞缩，障面自返，自语曰："若人只合偶痴鬼，当令挑绣来。"生言笑自若，徐徐着裤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拂榻就枕，了无怖畏，其愚诚不可及。

诘朝无访戴者⑱，生仍安于肆业。及昏，骤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许。生方篝灯⑲展卷，复闻笑语纷然，曰："予等送痴妇来伴痴郎，幸勿再劳璧谢。"生于灯下瞻视，则客夕二妇，更偕数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则既衣裳楚楚矣。众拥一少艾⑳者，近生曰："以此为若妇，若愿之乎？"生亦莫之拒，反诘曰："妇之说，予殊不解。"众曰："达道之三㉑，非夫妇耶？"生即取书翻阅一周，恍然曰："是诚有之，予为夫，而渠为妇，其此之谓欤？"众因哄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艾为妇，绝无所虞。惟曰："予正读书，欲究臣子之道，夫妇之义，尚未暇及。学不躐等㉒，汝曹可仍将妇去。"众不听，嘤咛一声，青衣数辈，自外入。肆筵设席，强生与少艾并肩坐，饮以合卺之杯，绾㉓以同心之带。生熟睹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润，体态若花柳之妍，心颇爱好，慨然曰："得妇如此，于愿足矣！"少艾亦绝娇痴，毫无腼

腆色，时以美目灼灼然顾生，且笑曰："予夫忒无赖，予身几被看杀"。又语众曰："予夫即若夫，胡不均此一杯羹，而使我一人独享耶？"众皆笑不能仰。大礼已成，众始列坐，浮白痛饮，谐谑甚欢。生与少艾独以白眼[24]相看，四目交注，不饮亦不食，吃吃憨笑而已。众呼少艾为"挑绣"，生亦呼之。杯斝[25]之侧，犹以一卷自随，时复咕哔，曰："夫妇之义，予当与绣共参之。"须臾二鼓，众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妇，当合欢。我辈且退。"遂纷纷俱出。旋有二人复返曰："小儿女未谙情事，予得代为操持。"乃为生展衾褥，牵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抚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语毕，含笑而去。疾雨烈风，亦不知其安往。生与绣并头而眠，究未解床笫之事。生少卧即起，曰："夫妇有别，予不可以无礼。"乃向东而坐。绣闻生言，亦起向西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语。倦极思睡，倚壁鼾然。睫甫交而东方明矣。虫飞薨薨[26]，众又早至。入见生、绣垂头对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27]者，果无情耶？"绣见众入，即起离榻，欲从之返，曰："闷杀阿奴，与夫处，固不若与姊戏也。"众又粲然[28]曰："婢子亦太憨生。汝已有夫，从予归，将奚为？"绣乃垂涕不已，嘤嘤作小儿啼。众匿笑，为之整妆，事毕自去。绣自是在生室中，日为生缮衣履、主饔飧、瀹茗煮酒[29]，迄无倦容。暇则掘土和泥，学为儿戏，绝不类闺阁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彝樽鼎，巧擅人工，亦未卜其所用。生并不诘，诵读如常。而自与绣处，虽盛暑未尝露臂，相对如宾，绣亦如之。夜即共卧一榻，而东西异向，恒虚其中。如是者数夕，未及于私。

生固寒士，家惟寡嫂，因僦居[30]于外，旬日一归省视。出即遭友于途，询生近业。生遽曰："兄宜为我贺，学有长进。迩来又悟得'夫妇也'一句意义。"友惊问之，历历敷陈不少讳。友素与人忠，亟曰："此系鬼狐，能为人祸者。君宜速避之！"生犹未达，惟应曰："诺。"遂不复往嫂处，遄[31]归寺中。入室，即谓绣曰："友言妇为鬼狐，其信乎？"绣炯炯相视，无一言。生取书证之，至"鬼神无形与声"，大恚[32]曰："友误我！此固有形与声者。"又读至"狐狸食之"，益

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啖人者。"因不复信友，与绣处如故。

乃自此，友皆与闻，相约偕来，以觇其异。入所居，绣适不在内。以诘生，生又详言之。友乃坚请一见。生曰："适往后园移花，少顷即来矣。"未几，果至，以红巾罥首[33]，贮花于衽，姗姗而来。众睨之，神仙中人也。绣见客，绝不惊避，委花地上，踞坐而以手植之，旁若无人。众见其衣有缝，其形有影，且不匿迹销声，亦不敢臆定为异类。坐谈至夕，绣亦不时入斋，但不与客交言。中馈[34]之事，固其所司也。客去，而两人相欢仍如往日。友有善谑者，一日谓生曰："兄与尊嫂处，亦同衾处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为不同？"生曰："予读《内则》[35]：'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况衾乎？"友赧然[36]曰："嘻，君误矣！夫妇非男女比也。《诗》不云乎，'角枕粲兮，锦衾烂兮[37]'，不同衾，胡为怨其独旦耶[38]？"生即庄容谢曰："谨受教。"归而谋诸妇曰："友令我与子同衾，子其勿辞。"绣亦无难色，第[39]询曰："书有之乎？"生曰："《书》不言而《诗》则有之。尽信《书》，固不若信《诗》也。"是夕，遂合被而寝，而衣缕各未去身，转侧殊多不便。生晨起，即诣友处相告曰："过听子言，使我永夕[40]不能寐。"友询之，以状对，友又笑曰："同衾而不去衣，犹异衾耳。子焉能寐？"生骇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闻也。"友因给之曰："子不善读书，宜其愚也。《孟子》曰：'尔为尔，我为我，袒裼裸裎于我侧，故由由然与之偕[41]。'袒裼等字，皆去衣之谓。不如是，宁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审是，则'虽'字与'焉能'句，皆衍文[42]耶？"友亦忍笑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适遇他事，归已昏瞑，不及阅书，又谋诸绣曰："友令我去衣与子同衾，其可乎？"绣始有难色，又询以书言若何，生叹曰："读书而不明句读，从前皆浪掷居诸[43]。微[44]友言，吾不知也！"乃强绣尽解其衣，登床覆寝而寐。腻肌交拥，神魂荡然，遂熟睡达旦。

明日遇友，即谢曰："君言不诬，黑甜乡[45]予既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温柔乡[46]也。"生复讶曰："温柔乡犹有异乎？"友乃缅陈居室之道，生闻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妇大伦，若此者，无乃亵甚。"

友笑曰："君又未读《易》矣。《大传》[48]有云：'夫妇构精，几女化生[49]。'不然，子之先祀且几斩。"生懵然[50]揖曰："仆甚愚，见不及此。非仆也敢专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赐。"言讫，茫茫然归。友又为之绝倒。生入寺，天犹未夕。即又谋之妇，便共寝。绣曰："昼可寐乎？"生曰："昼眠夕寐，眠与寐可也。"绣从之。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绣即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怀好意。予不再与夫处矣。"生又坚持之，绣不胜其创，泫然泪下。生素未睹此状，悱恻不忍，力少纵而绣逸。生裸逐之，倏忽不见。方呆立，而他友适来，见即大笑曰："是何形状？"生正色答曰："予欲与妇媾精，以延先人一脉，此亦伦常中要务，君何哂为？"友不禁鼓掌，强之入室，俟其衣而后坐谈。既晦乃去。

生既失妇，不胜懊闷。比及漏下，前之众妇复来，拥绣入门，笑曰："若我家妮子，情实不甘。"生朗然应曰："昔未妇予，汝为政；今已妇予，我为政。不甘将如何？"妇皆喜曰："痴儿亦甚强项。"乃并力纳绣于榻，顾谓生曰："逋逃者既已还君，再遁，勿予问也。"释手而退。生阖户解衣，欲与绣狎。绣退，且不敢复近。生强之，鹃血啼红，倍极呻楚。迨至芙蓉露下，夫妇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识此中乐！"自是无虚夕。绣亦渐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既与绣为欢，自谓佳趣，遇人辄道之。闻者皆目笑。偶诣嫂处，言之綦详。嫂之兄适在座，艴然[50]色变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无不可对人言，岂嫂独不可谈耶？"竟恬然不以为怪。后因绣有娠，谋徙于家。绣令生尽将所作者移归。嫂见之，大粲[51]曰："子家宛若奁具[52]，乃如是之丰！"绣亦不渐，嬉戏如故，而事嫂维谨。

明年，绣举一子。家益赤贫，绣命生以泥器如市，索价甚昂。嫂又以为病狂。生至暮，竟携千金以归，而货犹未售其半。始大惊。视之，乃古铜也。嫂由是奇绣，而生与妇亦不再痴。连举三雄[53]，家益巨富。

处五年，绣忽辞去，曰："夙缘已满，当别矣！"生惊询其故，答曰："妾非人，实鬼也。生前以痴故，见弃于人，郁郁以死。赖诸姊

妹以术授予，渐觉聪颖，而痴情犹未尽绝。因以冥数与君配合，今将转轮㉕往生富贵家，望君勿以妾为念！”生诘其何所，俯而不答，颦眉曰：“再来人似不必相识。”辗转而没，化为淡烟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属其嫂，遨于湖湘间，不复言娶。究不知为绣作合者，为鬼为狐，每以未及问绣为憾。（出《萤窗异草》三编卷一，原名《挑绣》）

【注释】

① 长洲：县名，唐武则天时分吴县置，治所与吴县同城，在今江苏苏州市。诸生：儒生。

② 咿唔：读书声。

③ 牝（pìn）牡（mǔ）：原指兽类之雌雄两性，此处系泛指。

④ 同袍：指交情颇深的友人。

⑤ 给（dài）：哄骗。

⑥ 奠雁御轮：古婚礼仪式中新郎所行之礼。奠雁：即献雁，新郎至新娘家迎亲，先进雁为礼。御轮：御车，即《仪礼·士昏礼》所谓“婿御妇车”。

⑦ 戚：悲伤。

⑧ 胥：皆，都；胥怪：皆以此为怪。

⑨ 翌（yì）日：明天，第二天。

⑩ 窥（kuī）：通“跬”；今之两步古称“步”，今之一步古称“跬”。足不窥园，言其足不踏进园子一步。

⑪ 袒裼（xī）：脱去上衣，露出内衣。

⑫ 縠（hú）：绉纱类丝织品。

⑬ 扪（mén）蝨（sūn）：摸索；此处作抚摸。

⑭ 二八：十六岁。

⑮ 冥然：专默精诚貌。

⑯ 祢衡（173—198）：字正平，三国时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少有辩才，长于笔札。性刚傲物。此处言其裸衣骂曹操事。

⑰ 褌：同“裩”（kūn），有裆的裤子。褪：脱下，卸下。

⑱ 诘（jié）朝（zhāo）：早晨。访戴：《世说新语·任诞》载王子猷雪夜访戴安事，后因称访友为“访戴”。

⑲ 箬灯：用竹笼罩着灯光。

⑳ 少艾：年轻美好的女子。

㉑ 达道：犹言常道。《礼记·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可知达道之三即夫妇。下文所谓“臣子之道”则指君臣、父子之道。

㉒ 躐（liè）等：不按次序；逾越等级。

㉓ 绾（wǎn）：系，结。

㉔ 白眼：犹直眼。

㉕ 杯斝（jiǎ）：酒杯。

㉖ 甍（hōng）甍：许多虫一起飞的声音。

㉗ 蚩（chī）蚩：敦厚貌。

㉘ 粲（càn）然：露齿笑貌。
㉙ 缮：修补；整治。饔（yōng）飧（sūn）：泛指熟食。瀹（yuè）茗（míng，旧读mǐng）：煮茶。
㉚ 僦（jiù）：租赁；僦居：僦屋以居。
㉛ 遄（chuán）：速，迅速。
㉜ 大恚（huì）：大怒。
㉝ 罥（juàn）：缠绕；罥首：缠头。
㉞ 中馈：这里指酒食。
㉟ 《内则》：《礼记》篇名。
㊱ 觍（chǎn）然：笑貌。
㊲ 见《诗·唐风·葛生》。
㊳ 诗中有“谁与独旦”句。
㊴ 第：但，只，只是。
㊵ 永夕：长夜，彻夜。
㊶ 见《孟子·公孙丑上》第九章。袒裼（xī）裸裎（chéng）：脱衣露体。由由然：高兴貌。
㊷ 衍（yǎn）文：书写或印刷讹误多出的字句。
㊸ 居诸：《诗·邶风·柏舟》有“日居月诸”句，居、诸原系助词，后用为日月之代称，又引喻为光阴。
㊹ 微：如果不是，如果没有。
㊺ 黑甜乡：黑甜指酣睡，世因称睡梦中之境界为黑甜乡。
㊻ 温柔乡：喻美色迷人之境。
㊼ 《大传》：即孔子所作《系辞传》，为上下两篇，发掘《周易》之思想实质与哲学价值。
㊽ 见《系辞传》下篇，“夫妇”二字原文中为“男女”。男女谓飞潜动植之雌雄牝牡，非单指人类。如此偷换，系生之友有意为之者，亦可见作者命笔之机巧。
㊾ 惽（jué）然：敬畏。
㊿ 勃（bó）然：发怒。
(51) 粲（càn）：笑貌，形容笑露白齿。大粲：大笑。
(52) 奁（lián）具：盛物之器具。
(53) 连举三雄：连生三子。
(54) 转轮：犹俗语所谓投胎。

沈 翘 翘

河南韩生游都下，薄暮独行。见高楼隐隐，粉壁纱窗。有妇女笑语其中，驻步听之。

一女曰：“前日叶子戏①，阿姊获几何？”一女曰：“三百缗②耳。昨复为阿翠掇去。”一女曰：“渠是钱树子，偏耐著花。”一女曰：“连日张公子不来，想醉眠郑九娘处矣。”一女太息曰：“锦绮缠头，金钱买笑，大都冷烟寒月，不足复记忆。近有薄倖③郎赠吾二诗，尤可笑也，

岂知吾辈多情，乍离眼前，已置脑后，况于形销骨化乎！不然，墓门相思之树，行且成林矣！”诸女皆失笑，问其诗云何。女乃诵诗曰：“舞衫如蝶鬓如鸦，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红楼嫌梦短，酸风苦雨送梨花。”“眉敛秋霜冷画屏，崔娘卷里太零丁。紫萝红杜都寻遍，何处空山墓草青？”

韩闻大惊，即其吊亡妓沈翘翘诗也。瞬息间，高楼已失所在，惟白杨萧瑟，夕照熏林。叹息而返，亟搜箧中二诗稿焚之，终身不复幸妓。斯亦迷香洞之闭门羹也。（出《耳食录》）

【注释】

① 叶子戏：也叫“叶子格”，简称“叶子”。古代博戏。叶子即纸片。
② 缗（mín）：成串的铜钱，一千文为一缗。本义为穿铜钱的绳子。
③ 薄幸：犹言薄情，负心。有时也是女子对所欢的呢称，等于说冤家。
④ 迷香洞：原为名妓史凤待客之最上等处所，此处泛指妓院。

鬼淫

男女性恋是鬼怪类故事最为永恒也最有魅力的主题，但自古以来，古人的描写多在情恋字上下功夫，而较少涉及到性。即便写到这里，也是一笔略过，未曾展开，大抵奉行夫子垂教：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真正大胆一些的性描写，可说自清人才开始，蒲松龄《聊斋》是其始作踊者，随后便有其继踵者。因此此辑故事全出自清人手笔，虽描写各异，但较浓艳的性描写是其共同的特色。《假庵人》细写男子的性能力，贴切女子的感受达出，然自具有题外之旨：男女情恋总与其生理因素密切相关。《天官》叙显贵人家的淫荡，是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从《晋书·后妃传》中的贾后情事中化出，影射明代的严东楼家，但从反面道出封建后庭妇女的性苦闷和她们苦心孤诣的追求。

《鬼扪阴》、《棺交》、《慕阳鬼》、《风流具》系清文豪袁枚所写，故事简要，着笔冷峻，刻写显露，寓意深邃。《鬼扪阴》实写早夭女的欲望，比那些避开性事的描写（参见《魂吊类》）更具特色。《棺交》取贬义，是《粉骷髅》和《红衣骷髅》类故事的简笔画。《慕阳鬼》虽命笔浅陋，但似有其美好存在。其描写男子性器的场景并不怎么粗鄙，适可而止，微达女性心意辄已。《风流具》力写戒淫，嬉笑怒骂，耍弄惩处，皆着其意。描摹虽近淫秽，但反写男生某宅遇女的千古艳情，出之以刻薄与辛辣，使人不敢再起性幻觉了。

末尾两篇选自《夜谭随录》，时更晚近，因其色更浓艳。《医国手》系袁枚《子不语·疡医》的扩写，细腻舒展是其特色。医国手所医竟是女子的羞处，这原本是一绝妙的讽刺，不仅远离了古人“上医医国”的宏论，而且连男尊女卑的常理也荡然无存了。它是女性性器崇

拜的滥觞，于无聊淫秽中显示出大胆和叛逆。《娟、秀二娘》在运笔上略有收敛，但于"秀色可餐"上有其独到的感悟。这或许是古人所特有的饥渴，因发自想象的愿望达成更其多色多味，它照见人生的贫瘠、枯燥和无聊。因是《鬼淫》类故事所存在的特有的迷人的价值所在。

假阉人

广东有搢绅①傅氏年，六十余，生一子名廉，甚慧而天阉②，十七岁阴才如蚕。遐迩闻知，无以女女者。自分宗绪③已绝，昼夜忧怛，而无如何。

廉从师读。师偶他出，适门外有猴戏者，廉视之，废学④焉。度师将至而惧，遂亡去。离家数里，见一素衣女郎偕小婢出其前。女一回首，妖丽无比，莲步蹇缓，廉趋过之，女回顾婢曰："试问郎君，得无欲如琼⑤乎？"婢果呼问，廉诘其何为，女曰："倘之琼也，有尺书一函，烦便道寄里门。老母在家，亦可为东道主。"廉出本无定向，念浮海⑥亦得，因诺之。女出书付婢，婢转付生。问其姓名居里，云："华姓，居秦女村，去北郭三四里。"生附舟便去。至琼州北郭，日已曛暮，问秦女村，迄无知者。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灿，芳草迷目，旷无逆旅，窘甚。见道侧墓，思欲傍坟栖止，大惧虎狼，因攀树猱升，蹲踞其上，听松声谡谡，宵虫哀奏，中心忐忑，悔至如烧。

忽闻人声在下，俯瞰之，庭院宛然，一丽人坐石上，双鬟挑画烛，分侍左右。丽人左顾曰："今夜月白星疏，华姑所赠团茶，可烹一盏，赏此良夜。"生意其鬼魅，毛发直竖，不敢少息。忽婢子仰视曰："树上有人！"女惊起曰："何处大胆儿，暗来窥人！"生大惧，无所逃隐，遂盘旋下，伏地乞宥。女近临一睇，反恚为喜，曳与并坐。睨之，年可十七八，姿态艳绝，听其言亦土音。问："郎何之？"答云："为人作寄书邮。"女曰："野多暴客，露宿可虞⑦。不嫌蓬荜，愿就税驾⑧。"邀生入。室惟一榻，命两婢展被其上。生自惭形秽，愿在下床。女

笑曰："佳客相逢，女元龙何敢高卧？"生不得已，遂与共榻，而惶恐不敢自舒。未几女暗中以纤手探入，轻捻胫股，生伪寐若不觉知。又未几启衾入，摇生，迄不动，女便下探隐处。乃停手怅然，悄悄出衾去，俄闻哭声。生惶愧无以自容，恨天公之缺陷而已。女呼婢篝灯。婢见啼痕，惊问所苦。女摇首曰："我叹吾命耳。"婢立榻前，耽望颜色。女曰："可唤郎醒，遣放去。"生闻之，倍益惭怍，且惧宵半，茫茫无所之。

筹念间，一妇人排闼⑨入。婢曰："华姑来。"微窥之，年约五十余，犹风格⑩。见女未睡，便致诘问，女未答。又视榻上有卧者，遂问："共榻何人？"婢代答："夜一少年郎寄此宿。"妇笑曰："不知巧娘谐花烛。"见女啼泪未干，惊曰："合卺之夕，悲啼不伦，将勿郎君粗暴也？"女不言，益悲。妇欲捋衣视生，一振衣，书落榻上，妇取视，骇曰："我女笔意也！"拆读叹咤。女问之。妇云："是三姐家报，言吴郎已死，茕无所依，且为奈何？"女曰："彼固云为人寄书，幸未谴之去。"妇呼生起，究询书所自来，生备述之。妇曰："远烦寄书，当何以报？"又熟视生，笑问："何迕巧娘？"生言："不自知罪。"又诘女，女叹曰："自怜生适阉寺，没奔椓人⑪，是以悲耳。"妇顾生曰："慧黠儿，固雄而雌者耶？是我之客，不可久溷他人。"遂导生入东厢，探手于裤而验之。笑曰："无怪巧娘零涕。然幸有根蒂，犹可为力。"挑灯遍翻箱簏，得黑丸授生，令即吞下，秘嘱勿吐⑫，乃出。生独卧筹思，不知药医何症。将比五更，初醒，觉脐下热气一缕直冲隐处，蠕蠕然似有物垂股际，自探之，身已伟男。心惊喜，如乍膺九锡⑬。

棂色⑭才分，妇即入室，以炊饼纳生，叮嘱耐坐，反关其户。出语巧娘曰："郎有寄书劳，将留招三娘来与订姊妹交。且复闭置，免人厌恼。"乃出门去。生回旋无聊，时近门隙，如鸟窥笼。望见巧娘，辄欲招呼自呈，惭讷而止。延及夜分，妇始携女归。发扉曰："闷煞郎君矣！三娘可来拜谢。"途中人逡巡入，向生敛衽。妇命相呼以兄妹，巧娘笑曰："姊妹亦可。"并出堂中，团坐置饮。饮次，巧娘戏问："寺人亦动心佳丽否？"生曰："跛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视。"相与粲然。

巧娘以三娘劳顿，迫令安置。妇顾三娘，俾与生俱。三娘羞晕不行。妇曰："此丈夫而巾帼者，何畏之？"敦促偕去。私嘱生曰："阴为吾婿，阳为吾子，可也？"生喜，捉臂登床，发硎新试，其快可知。既于枕上问女："巧娘何人？"曰："鬼也。才色无匹，而时命蹇落。适毛家小郎子，病阉，十八岁而不能人，因邑邑不畅，赍恨如冥。"生惊，疑三娘亦鬼。女曰："实告君，妾非鬼，狐耳。巧娘独居无耦，我母子无家，借庐栖止。"生大愕。女云："无惧，虽故鬼狐，非相祸者。"由此日共谈宴，虽知巧娘非人，而心爱其娟好，独恨自献无隙。

生蕴藉，善谀噱⑮，颇得巧娘怜。一日华氏母子将他往，复闭生室中。生闷气，绕室隔扉呼巧娘；巧娘命婢历试数钥，乃得启。生附耳请间，巧娘谴婢去，生挽就寝榻，偎向之，女戏掬脐下，曰："惜可儿此处阙然。"语未竟，触手盈握。惊曰："何前之渺渺，而遽累然！"生笑曰："前羞见客，故缩，今以诮谤难堪，聊作蛙怒耳。"遂相绸缪，已而恚曰："今乃知闭户有因。昔母子流荡栖无所，假庐居之。三娘从学刺绣，妾曾不少秘惜。乃妒忌如此！"生劝慰之，且以情告，巧娘终衔之。生曰："密之！华姑嘱我严。"语未及已，华姑掩入，二人皇遽方起。华姑瞋目，问："谁启扉？"巧娘笑逆自承。华益怒，聒絮不已。巧娘故晒曰："阿姥亦大笑人！是丈夫而巾帼者，何能为？"三娘见母与巧娘苦相抵，意不自安，以一身调停两间，始各拗怒为喜。巧娘言虽愤烈，然自是屈意事三娘。但华姑昼夜闲防，两情不得自展，眉目含情而已。

一日，华姑谓生曰："吾儿姊妹皆已奉事君，念居此非计，君宜归告父母，早订永约。"即治装促生行。二女相向，容颜悲恻。而巧娘尤不可堪，泪滚滚如断贯珠，殊无已时。华姑排止之，便曳生出。至门外，则院宇无存，但见荒冢。华姑送至舟上，曰："君行后，老身携两女僦屋于贵邑。倘不忘夙好，李氏废园中，可待亲迎。"生乃归。时傅父觅子不得，正切焦虑，见子归，喜出非望。生略述崖末，兼至华氏之订。父曰："妖言何足听信？汝尚能生还者，徒以阉废故。不然，死矣！"生曰："彼虽异物，情亦犹人，况又慧丽，娶之亦不为

戚党笑。"父不言，但嗤之。生乃退而技痒⑯，不安其分，辄私婢，渐至白昼宣淫，意欲骇闻翁媪。一日为小婢所窥，奔告母，母不信，薄观之，始骇，呼婢研究，尽得其状。喜极，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阉，将论婚于世族。生私白母："非华氏不娶。"母曰："世不乏美妇人，何必鬼物？"生曰："儿非华姑，无以知人道，背之不详。"傅父从之，谴一仆一妪往觇之。

出东郭四五里，寻李氏园。见败垣竹树中，缕缕有饮烟。妪下乘，直造其阃，则母子拭几濯溉，似有所伺。妪拜致主命。见三娘，惊曰："此即吾家小主妇耶？我见犹怜，何怪公子魂思而梦绕之。"便问阿姊。华姑叹曰："是我假女，三日前忽殂谢去。"因以酒食饷妪及仆。妪归，备道三娘容止，父母皆喜。末陈巧娘死耗，生恻恻欲涕。至亲迎之夜，见华姑亲问之。答云："已投生北地矣。"生欷歔久之。迎三娘归，而终不能忘情巧娘，凡有自琼来者，必召见问之。或言秦女墓夜闻鬼哭，生诧其异，入告三娘。三娘沉吟良久，泣下曰："妾负姊矣！"诘之，答云："妾母子来时，实未使闻。兹之怨啼，将无是姊？向欲相告，恐彰母过。"生闻之，悲已而喜。即命舆，宵昼兼程，驰诣其墓，叩墓木而呼曰："巧娘！巧娘！某在斯！"俄见女郎捧婴儿，自穴中出，举首酸嘶，怨望无已；生亦涕下。探怀问谁氏子，巧娘曰："是君之遗孽也，诞三月矣。"生叹曰："误听华姑言，使母子埋忧地下，罪将安辞！"乃与同舆，航海而归。抱子告母。母视之，体貌丰伟，不类鬼物，益喜。二女谐和，事姑孝。后傅父病，延医来。巧娘曰："疾不可为，魂已离舍。"督治冥具，既竣而卒。儿长，绝肖父，尤慧，十四游泮⑰。（出《聊斋志异》卷二，原名《巧娘》）

【注释】

① 搢绅：插笏于带间。搢，插；绅，大带。古时仕宦者垂绅搢笏，因称士大夫为搢绅。
② 天阉：生下来就是阉人。阉人，丧失生殖能力的人。
③ 宗绪：传宗接代的线索。古人极重视宗族的繁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
④ 废学：错过了学习时间。
⑤ 如琼：去琼地。琼，琼州，唐置，历代因之，治所在今海南省琼山县南。

⑥ 浮海：渡海。琼州为海岛，大陆去儋过海。
⑦ 可虞：置得担忧。虞，忧虑。
⑧ 蓬革：蓬户革门，即茅草编成的门户，借指居室的鄙陋。税驾：犹解驾，停车，谓休息或归宿。
⑨ 排闼：推门，撞开门。
⑩ 犹风格：仍有风姿。
⑪ 没奔椓人：出逃的阉人。椓，毁阴的刑具。
⑫ 吮（6）：行动。
⑬ 乍：刚，初；膺：接受；九锡：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此句借以形容男生心情的极其喜悦。
⑭ 棂色：窗户上有了光亮，指天快亮了。棂，旧式房屋的窗格。
⑮ 谀噱：奉迎人意，会讲笑话。
⑯ 技痒：擅长某种技艺，急欲有所表现。
⑰ 游泮：见本篇《魂与身·魂从知己》注㉗。

天　宫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余，仪容修美。一日薄暮，有老妪贻尊酒，怪其无因，妪笑曰："无须问，但饮之自有佳境。"遂径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饮之。忽大醉，冥然罔觉。

及醒，则与一人并枕卧。抚之肤腻如脂，麝兰喷溢，盖女子也。问之不答，遂与交。交已，以手扪壁，壁皆石，阴阴有土气，酷类坟冢。大惊，疑为鬼迷，因问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与有夙缘，勿相讶，但耐居之①。再入一重门，有漏光处，可以溲便。"既而女起，闭户而去。久之腹馁，遂有女僮来，饷以面饼、鸭臛，使扪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晓。无何女子来寝，始知夜矣。郭曰："昼无天日，夜无灯火，食炙不知口处；常常如此，则姮娥何殊于罗刹，天堂何别于地狱哉！"女笑曰："为尔俗中人，多言喜泄，故不欲以形色相见。且暗中摸索，妍媸亦当有别，何必灯烛！"

居数日，幽闷异常，屡请暂归。女曰："来夕当与君一游天宫，便即为别。"次日忽有小鬟笼灯入，曰："娘子伺郎久矣。"从之出。星斗光中，但见楼阁无数。经几曲画廊，始至一处，堂上垂珠帘，烧巨烛如昼。入，则美人华妆南向坐，年约二十许，锦袍炫目，头上

明珠，翘颤四垂；地下皆设短烛，裙底皆照，诚天人也。郭迷乱失次，不觉屈膝。女令婢扶曳入坐。俄顷八珍罗列。女行酒曰："饮此以送君行。"郭鞠躬曰："向觌面不识仙人，实所惶悔；如容自赎，愿收为没齿不二之臣②。"女顾婢微笑，便命移席卧室。室中流苏绣帐，衾褥香软。使郭就榻坐。饮次，女屡言："君离家久，暂归亦无妨。"更尽一筹，郭不言别。女唤婢笼烛送之。郭仍不言，伪醉眠榻上，抢之不动。女使诸婢扶裸之。一婢排私处曰："个男子容貌温雅，此物何不文也！"举置床上，大笑而去。

女亦寝，郭乃转侧。女问："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见仙人，神志颠倒耳。"女曰："此是天宫。未明宜早去。如嫌洞中快闷，不如早别。"郭曰："今有人夜得名花，闻香扪干，而苦无灯火，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给灯火。漏下四点，呼婢笼烛抱衣而送之。入洞，见丹垩精工，寝处褥革棕毡尺许厚。郭解履拥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视之，风致娟好，戏曰："谓我不文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僵矣！勿复多言。"视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于怀，遂相狎，而呻楚不胜。郭问："年几何矣？"答云："十七。"问："处子亦知情否？"曰："妾非处子，然荒疏已三年矣。"郭研诘仙人姓氏，及其清贯、尊行。婢曰："勿问！即非天上，亦异人间。若必知其确耗③，恐觅死无地矣。"郭遂不敢复问。

次夕女果以烛来，相就寝食，以此为常。一夜女入曰："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阻，今将粪除天宫，不能复相容矣。请以厄酒为别。"郭泣下，请得脂泽为爱④。女不许，赠以黄金一斤、珠百颗。三盏既尽，忽已昏醉。

既醒，觉四体如缚，纠缠甚密，股不得伸，首不得出。极力转侧，晕堕床下。出手摸之，则锦被囊裹，细绳束焉。起坐凝思，略见床榻，始知为己斋中。时离家已三月，家人谓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惧被仙谴，然心疑怪之。窃间以告知交，莫有测其故者。被置床头，香盈一室；拆视，则湖绵杂香屑为之，因珍藏焉。后某达官闻而诘之，笑曰："此贾后之故智⑤也。仙人乌得如此？虽然，

此亦宜甚秘，泄之，族矣！”有巫常出入贵家，言其楼阁形状，绝似严东楼⑥家。郭闻之大惧，携家亡去。未几严伏诛，始归。（出《聊斋志异》卷九，原名《天宫》）

【注释】

① 耐居之：有耐性地居住在这里。

② 没齿：犹言终身。不二之臣：没有二心的下属，犹言忠心耿耿。

③ 确耗：确切的消息。

④ 脂泽：胭脂、香膏等化妆品。脂泽之爱，赠以胭脂等化妆物作为爱的纪念。

⑤ 贾后之故智：贾后，晋惠帝（司马衷）皇后，平阳襄陵（今山西襄汾东南）人，名南风。晋初大臣贾充女。贾后之故智，事出《晋书》卷三一《后妃传》：“洛南有盗尉部小吏，端丽美容止。……贾后疏，亲欲求盗物，往听对辞。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妪，说家有疾病，师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厌之，欲暂相烦，必有重报。’于是随去，一车下帷内内籠箱中。行可十余里，过六、七门限，开籠箱，忽见楼阙好屋。问此是何处，云是天上。即以香汤见浴，好衣美食。将入，见一妇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后有疵。见留数夕，共寝欢宴。临出，赠此众物。’听者闻其形状，知是贾后，惭笑而去。”

⑥ 严东楼（？—1565）：即严世蕃，号东楼，明代严嵩的儿子。由父任入仕，累官至工部左侍郎。剽悍阴贼，畅晓时务。招权纳贿，贪利无厌，尤好古尊彝奇器书画，搜取不择手段，甚至使人倾家殒命。被邹应龙劾戍雷州，未至而返。又大建园亭，日纵淫乐。御史林润发其罪，斩首弃市，抄没其家。

鬼扪阴

永州守恩公之奴，年少狡黠，取名“淘气”，服事书房。见檐前流萤一点，光大如鸡卵，心异之。时天暑，赤卧床上，觉阴处蠕蠕有物动，摸视之，即萤火也。笑曰：“幺幺①小虫，亦爱此物耶？”引被覆身而睡。

夜半，有人伸手被中扪其阴，且捋其棱角②，按其马眼③。其时身欲转折，竟不能动，似有人来交接者。良久，精遗矣。次日身颇倦惫，然冥想其趣，欲其再至，不以告人。日暮浴身，裸以俟之。

二更许，萤火先来。光愈大，照见一女甚美，冉冉而至。奴大喜，抱持之，遂与绸缪。叩其姓氏，曰：“妾姓姚，父某为明季知府。曾居此衙。妾年十八，以所慕不遂，成瘵而死。生时酷爱梨花，断气时，属老母即葬此园梨树下。爱卿年少，故来相就。”奴方知其为

鬼，举枕投之，大呼而出，径叩宅门。

宅中妇女疑为火起，争起开门。见其赤身。俱不敢前。主人自出，叱而问之。奴以实告。乃命服以朱砂，且为着裤。次日掘梨树下，果得一朱棺，剖而视之，女色如生，乃焚而葬之。奴自此恂恂④不复狡黠。伙伴笑曰："人不可不遇鬼。淘气遇鬼，不复淘气矣。"（出《子不语》卷十五，原名《淘气》）

【注释】

① 幺幺：方言。幺，排行最小的。幺幺，形容其小得很。
② 棱角：物体的尖头。这里借指男性生殖器的龟头。
③ 马眼：肛门。
④ 恂（xún）恂：老实诚实的样子。

棺　交

杭州捕快某，偕其子缉贼。每过夜，子不归。其父心疑，遣徒伺之。见其子在荒草中谈笑，少顷，走至攒屋①内，解下衣，抱一朽棺作交媾状。其徒大呼。其子惊起，不得已，系裤带，随其徒归，然犹淋漓不止。抚其阳②，冷如冰雪，直至小腹。

其母问之，曰："儿某夜乞火小屋，见美妇人挑我，与我有终身之订。以故成婚月余，且赠我白银五十两。"母骂曰："鬼安有银？"少年取怀中包掷几上，铿然有声。视之，纸灰也。访诸邻人，攒屋中乃一新死孀妇。（出《子不语》卷十八，原名《赠纸灰》）

【注释】

① 攒屋：停放棺木、暂时不葬的房屋。
② 阳：指男性生殖器。

慕阳鬼

钱生仲玉，少年落魄，游兰溪署中①。值上元夕②，同人咸出

观灯。仲玉中怀郁郁，独不往。步月庭除③，叹曰："安得五百金，使我骨肉团聚乎？"语毕，闻阶下应声曰："有，有。"仲玉疑友人揶揄之，遍视不见人，乃还斋坐。闻窗外谡谡声④，一美女搴帏入曰："郎勿惊。妾非人，亦非为祸者也。佳节异乡，共此岑寂。适闻郎语，笑郎以七尺男子，何难得五百金哉！"

仲玉曰："然则顷云'有，有'者，即卿耶？"曰："然。"仲玉曰："在何处？"女笑曰："勿急勿急。"即拉仲玉手同坐，曰："妾汪六姑也。葬此为污泥所侵，求君改葬高处，必当如君言以报。"问："何病亡？"女以手遮面曰："羞不可言。"固问之，曰："妾幼解风情，而生长小家⑤。所居楼临街。偶倚窗，见一美少年方溺，出其阳，红鲜如玉。妾心慕之，以为天下男子皆然。已而嫁卖菜佣周某，貌既不佳，体尤琐秽，绝不类所见少年。以此怨思成疾，口不能言，遂卒。"

仲玉闻之，心大动，弛下衣，拉女手使摸。而人声忽至，女遽拂衣起曰："缘未到。"仲玉送至墙下，女除一银臂钏与之曰："幸勿忘。"言毕而没。仲玉恍然如梦，视银钏，竟在手中，乃秘之。

次夕人静，独步墙阴，遍视不复见，乃语主人，并出臂钏以证。主人异之，起土三尺许，得女尸，衣饰尽朽，肌色如生，与仲玉所见无异，右臂一钏犹存。仲玉解衣覆之，为备棺衾，移葬高阜。其夕梦女来谢曰："感郎信义，告郎金所：郎卧榻向左三尺，旧有人埋五百金，明当取之。"如其言，果得金如数。（出《子不语》卷十九，原名《钱仲玉》）

【注释】

① 兰溪：县名，属浙江省。唐置，历代因之。署中：这里当指县衙中。
② 上元：农历正月十五称上元节。
③ 庭除：庭前阶下，院内。除，阶。
④ 谡（sù）谡声：人走过来的声音。
⑤ 小家：小户人家。

风流具

长安蒋生，户部员外某第三子也，风流自喜。偶步海岱门，见车上妇美。初窥之，妇不介意。乃随其车而尾之，妇有愠色，蒋尾不已，妇转嗔为笑，以手招蒋。蒋喜出意外，愈往追车。妇亦回头顾盼，若有情者。蒋神魂迷荡，不知两足之蹣跚也。

行七八里，至一大宅，车中妇入。蒋痴立门外，不敢近，又不忍去。徘徊间，有小婢出手招蒋，且指示宅旁小门。蒋依婢往，乃溷圊①所也。婢低语少待。蒋忍臭秽，屏息良久。日渐落，小婢出，引入。历厨灶数重，到厅院，甚堂皇，上垂朱帘，两僮倚帘立。蒋窃喜，以为入洞天仙子府矣。重整冠，拂拭眉目，径上厅。厅南大炕上坐一丈夫，麻黑大胡，箕踞两腿，毛如刺猬，倚隐囊②，怒喝曰："尔何人？来此何为？"蒋惊骇身战，不觉屈膝。

未及对，闻环珮声。车中妇出于室，胡者抱坐膝上，指谓生曰："此吾爱姬名珠团，果然美也，汝爱之原有眼力。第物各有主，汝竟想吃天龙肉耶？何痴妄乃尔！"言毕，故意将妇人交唇摩乳，以夸示之。生窘急，叩头求去。胡者曰："有兴而来，不可败兴而去。"问："何姓？父何官？"生以实告。胡者笑曰："而愈妄矣！而翁，吾同部友也。为人子侄，而欲污其伯父之妾，可乎？"回顾左右："取大杖，吾将为吾友训子。"

一僮持枣木棍长丈余，一僮直前按其项仆地。裤剥下，双臀呈矣。生哀号甚惨。妇人走下榻，跽③而请曰："奴乞爷开恩。奴见渠臀比奴臀更柔白，以杖击之，渠不能当。以龙阳④待之，渠尚能受。"胡者叱曰："渠，我同寅儿⑤也，不可无礼！"妇又请曰："凡人上庙买物，必挟买物之具。渠挟何具以来，请验之。"胡者喝验。两僮手摩其阴，报曰："细如小蚕，皮未脱棱。"胡者搔其面曰："羞，羞！挟此恶具，而欲唐突人妇，尤可恶！"掷小刀与两僮，曰："渠爱风流，为修整其风流之具。"僮持小刀，握生阴，将削其皮。生愈惶急，涕

雨下。

妇两颊亦发赤，又下榻请罪："爷太恶谑，使奴大惭。奴想吃饽饽，有五斗麦未磨，毛驴又病，不如着渠代驴磨面赎罪。"胡者问："愿否？"生连声应诺。

妇人拥胡者高卧。两僮负麦及磨石至，命生于窗外磨麦，两僮以鞭驱之。东方大白，炕上呼云："昨蒋郎苦矣，赐饽饽一个，开狗洞放归。"生出，大病一月。（出《子不语》卷二十三）

【注释】

① 溷圊：亦作圂溷，粪槽，厕所。《广雅·释宫》："圊，厠也。"
② 隐囊：靠枕。
③ 跽（jì）：双膝着地，上身挺直。
④ 龙阳：战国时魏有宠臣食邑龙阳，号龙阳君。后因称男色为龙阳。
⑤ 同寅儿：同僚的儿子。同寅，《书·皋陶谟》："同寅协恭和衷哉。"寅，敬。同寅协恭，即同具敬畏之心。后来称同僚为同寅。

娟、秀二娘

令狐韩樾子，虽世为贾人，而丰姿姣媚，善赋，能诗词，尤工弦管。弱冠游京师，独乘骏骡，出井陉① 道上。值雨，见一少年妇，色绝艳，跨蹇驴，或前或后，与韩同路行。晡时，雨愈洪，道旁适有坏屋数椽，空无人居，韩暂入避之，妇亦踵至。韩颇不自安，然无如之何，姑听之。既而骏骡见骒驴，厥势昂举，耸鼻而鸣。妇视韩掩袖而笑。韩心动不可遏，阴念②日暮人稀，效鲁男子若何为③，因挑之曰："驴犹如此，人何以堪？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观耶？抑知更有甚于此者！"妇怒之以目，曰："我自笑其可笑耳，不谋与汝扳谈。"韩跪而拥之曰："念此邂逅，实天假之缘，途中倾慕之私，卿喻之否？"妇粲然④，曳之令起，曰："儿苟无意于子，何为履子之迹入此颓圮之地乎？儿家即在直北乔木处，去此仅十余里。然不欲与子偕归者，猥以舅姑性严，良人⑤及伯叔亦皆正直。母家匪远，盍枉驾见辱，虽险不足虑也。"

韩为摇惑已久，不复三思，遂控骡随之以往。行入万山中，跋履迍邅⑥，约数十里，始达其处。千峰环抱，万木森罗，靠涧依山，得一巨宅，四面别无人居。韩疑之而未发，妇已知之，笑曰："子疑儿家无邻比乎？盖祖父辟世者也，居此近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与子盘桓，勿忖度也。"亟弃鞍以马棰挝门，有二婢出应，双髻垂髫，色丽齿稚，妇以"小红"、"小绿"呼之。登堂，轮奂之美⑦如王侯。妇易衣而出，锦裙绣袂，绰约如仙子，与前策蹇冒雨时，什佰增⑧也。又为韩易衣履，亦极鲜华。韩西向拱立，请尊人拜见。妇曰："儿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无兄弟，惟一姊一妹，各适所天⑨。此间为儿独居，无可见客者，子勿复以礼自拘。"乃相携入闺闼。闺中位置⑩精奇雅洁，又为改观。几案皆檀楠，炉瓶悉金玉，北设细榻，南列牖窗⑪，东壁悬古画，西壁悬合欢图，联为董思白⑫书。厅上置金貔，燕异香，地平如镜，不染纤毫尘翳。妇捺之使坐，小婢瀹茗，茗尤香美。一旗⑬一盏，不识何名。韩问何姓，适何人，青春几何。妇笑曰："琐琐根究，得毋志之以告所欢也？"韩笑曰："予虽为客，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实所未谙，且赋性孤清，守如处子。今与卿眷恋，亦发轫之始，所以琐琐诘询者，欲心铭弗谖⑭也。何事见疑？"妇曰："勿面急，聊以相戏耳。"因言："姓韦氏，字阿娟，行二，年二十。初适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谨于行，阖门为仇家所歼，儿从间道逃归，仅以身免，孀居于此。同胞一姊，字阿妍，嫁上党。妹字阿秀，嫁灵丘，与子同庚。今将往探之，不意遇子，非夙缘乌能若是？"韩曰："然则舅姑性严，诸昆正直之说，胡为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饰说也。"韩亦笑曰："卿尚有一毫诚实哉？相聚才半日，诳语已足够一车矣。"二婢亦笑。有顷，珍异毕陈，觥筹交错，娟则娇痴宛转，软倚轻偎，韩则熨贴殷勤，凝注倾倒。俄而三星在户，移烛登床，至于衾裯枕席间，其事不可竟究矣。娟善吴歈⑮，每发声，音响靡靡，韩发吭和之，两心如醉。居匝月，不离跬步，日惟劈笺斗酒，坐月茵花，温柔乡景味，备细领略。

一日，娟复往探其姊，韩独倚槛观鱼。适小红送茶至，韩戏捻

其腕，红微笑睨之，曰："小娘甫出门，郎君便尔放浪耶？"韩抱持之，曰："古人谓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疗饥矣。"随探手于怀，肌肤腻不留手，胸乳椒发，情不可禁，遂与绸缪。兴未阑，小绿猝至，不及掩饰。绿却步含笑，佯作采花。韩知其可狎，以手招之。绿齿尤稚，反走欲逃。韩置红追之，将及，忽闻院外笑语声，呖呖如莺燕。绿且走且回首，笑曰："郎勿耽⑯，小娘归矣！"韩亦敛步。

寻闻叩环声，绿徐徐理鬓纳履，启扉视之，笑而扬声曰："秀姨何久不临幄，玉体得毋少豁耶？"小红继至，问小绿与谁语。绿曰："红姐不亟来起居耶？灵丘秀姨来矣！"红两颊红晕，再拜曰："小娘往上党，未克言旋，秀姨可居此以候之。"韩隐玉兰花下偷窥，则一靓妆少艾，扶一女奴，冉冉而入，冶容丽色，不可正视。韩目炫心摇，知为阿秀，无计回避，不得已径前揖之。秀惊却羞涩，引袖遮面，细语问小红："郎君系阿谁？"红无以对。韩辄应之曰："猗氏韩樾子也。"秀曰："那得在此？"曰："令姊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孀居三年矣，院门以内，虽五尺之童，未尝厕足⑰，汝异乡他姓，稚齿韶年，既非周亲，又非故旧，贸焉戾止，意欲何为？"韩惶遽，自投于地，曰："小人罪当死，乞秀姨宽宥之。"秀曰："果谁为汝姨？会须缚而鸣诸官，尝试桎梏。第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待其归而面证。"韩顿首谢。秀立回廊下，把茗盏，召韩问曰："居此几时矣？"韩曰："月余矣。"曰："终日何所事？"曰："无所事事。"秀晒曰："无所事事，岂以汝作木偶人看哉？我观汝精满气足神旺，苟非为入幕之宾⑱，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韩俯首不言，小绿嗤嗤笑。秀目视小红，红颇有赧色。秀移步入室，呼小红耳语良久。红颔之，掩笑出户，点首招韩曰："来！与郎君语。"韩随之西轩下，红握手密告曰："适秀姨慕郎君温文韶秀，今夕欲留此与郎君一叙，嘱儿致意，异日小娘回，切勿泄。"韩聆之，惊喜欲狂，曰："敢不如命！"红反命，旋闻房中嬉笑。

日才落，便见小绿秉烛，女奴捧盘盛酒肴往返数四。小红即出邀曰："可以入矣。"韩汲水颒面澡颈，易新衣。及阶，小红启帘，秀

迎笑曰："适间戏作恐吓语，亦有惧心否？"韩应曰："初亦甚惧，既察卿之色不恶，且自念亦未尝获罪，遂不复惧。"女笑而睨之，曰："子真佞口，乱人闺阃，尚不伏罪？"韩请以酒自罚。小绿从旁谑之，曰："郎恶醉，犹强酒耶？"小红低语曰："想试用时，但拈得酒杯耳。"小绿曰："宁独酒杯，更撚得小红睡鞋矣。"红面赤，不复置喙，秀与韩皆笑，各赐以酒。是夜并宿娟榻，秀肌肤滑腻似娟，而柔媚淫荡远过之。韩不胜其惫，日上八砖，犹拥衾卧。秀先起临镜晓妆，忽女奴迅走入，报曰："娟姨归矣。"韩枕上闻之，手足失措，自身下床，仓皇不知所避，仍匿帐中。秀颜色不少变，调脂弄粉如故。

俄而娟入室，径坐椅上，轩眉瞋目，凭几支颐，怒不可犯。红绿屏足帘外，股战臂摇。韩屏息鸳帏，啮指[19]听察。一饷时，秀妆罢，盥手理裳，缓步至前，抚娟背，含笑问曰："姊归乎？闻往省妍姊，彼近况奚似？妹与姊契阔久，故来一望，胡相见不作一寒暄语，岂其有所开罪，而姊芥蒂于心乎？"娟哂曰："自作事宁不自知，乃故意问人耶？"秀曰："然则姊所芥蒂者，妹知之矣，得毋为幕中人乎？幕中人，妹何由识？实姊所罗而致之者，妹不幸与之相值。帷薄之丑，事往心伤，悔且无及。姊之墙茨[20]，滋蔓及妹，姊之罪也，方谓慰藉之不暇，乃反以忿气见加乎？"言讫，掩面而泣。娟气平，亟起，为拭泪以安之曰："妹若大尚不识耍，娇痴如在母侧时耶？姊与妹如一人，又何间焉？姑试之，日久便知矣。"秀始破涕成笑。娟出韩于帷，犹白身未裤，涕痕满面。娟、秀相顾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载笑载言。韩一旦获两美姝，朝暮腾欢，诚荒淫无度，留连半载，不减朱威武以宣府为家里[21]也。

会春雨初霁，月色满庭，偕娟、秀饮于水香亭。酣畅间，秀不避侍婢，喻酒哺韩。韩即以哺娟曰："挹彼注兹，其乐何如？"娟曰："乐则乐矣，无乃太亵？古士女雅会，未必如此。子亦雅人深致者，盍举觞政，或逞吟怀，即婢子辈尤而效之，亦可继康成佳话[22]。"秀和之曰："姊每于极乐忘形处，辄下勉功，以为节制，此妹素所心仪者。请分韵为小诗，以承姊命。"于是女奴拭砚，小绿裁笺，小红左

右其间，吮毫濡墨。娟、秀之诗同就，韩一见辄啧啧曰："即此两幅《洛神赋》小楷，已足珍如拱璧矣。"娟诗曰："红梅正馥白梅芳，无赖东风趁蝶狂。只说清芬堪殢汝，谁知韩寿惯偷香㉓。"秀诗曰："月光如幕草如茵，无事红螺点绛唇。未死会须行乐事，忍看入室有他人。"韩持两诗，三复而赞美之。娟愠曰："子太无分晓，彼作诗骂人，尚两可其间，毫无详定。使子入场衡文，必致人文颠倒。"秀笑曰："勿听姊语，姊诗亦寓讽刺，何独怪人？"韩两解之曰："诗人多诬，亲姊妹无介意也。若谓讽刺之意，二卿自思，亦难回护，我亦将搁笔费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颜。韩诗既成，娟、秀争欲先观，花笺纷纷捽碎，合之不复成文。韩笑曰："适足为魏公藏拙㉔。"遂焚之。夜阑始罢。

次日，复宴于亭，韩偶见燕子将雏，陡忆萱闱㉕，不禁废然思返，以语娟、秀，娟、秀色变如失左右手。良久，秀掩袂而泣，娟独凄然叹曰："此子之孝思也，即不欲行，尚当劝驾，况敢阻挠？特再面无时，离别之悲，谁能遣此！"因相对欷歔，终宵不寐。三人目尽肿，红、绿亦泣涕不自禁。戒途之日，娟、秀各有所赠，韩亦各有所贻，且慰之曰："暂归省母，约三两月可复相聚，无太自苦。"娟曰："前期未可定也，行矣，幸自爱！"秀哽咽不能出一语，但极力握手而已。

韩饮泣而别，仍跨故骡，星夜还家，至则母死已数七日矣。韩自恸不克送母终，又思娟、秀不置，郁郁成疾，半载始瘥。及服阕，复治装出井陉，循路入山，重至其处。风景如故，第宅无存，但见顽石寒泉，乱云红树，空山寂历，幽鸟啼鸣，四顾茫茫，杳无人迹，徘徊向夕，大恸而归。（出《夜谭随录》卷二，原名《韩樾子》）

【注释】

① 井陉：地名，战国赵邑，汉属常山郡，故城在今河北石家庄市北。北齐改置于石邑，即今河北井陉县治。

② 阴念：私下里思索。

③ 效鲁男子若何为：效法鲁莽冲动的男子怎样。

④ 粲然：笑时露出牙齿的样子。

⑤ 良人：指其丈夫。

⑥ 迍邅：行步艰难。

⑦ 轮奂之美：高贵华美。《礼·檀弓》下："晋献文子成室，晋大夫发焉。张老曰：'美哉

轮焉！美哉奂焉！'"轮奂亦作轮焕。

⑧ 什百增：增添十倍、百倍。

⑨ 各适所天：各自顺从自己的天性。

⑩ 位置：依位放置的器具。

⑪ 蜃窗：制作成蜃形的窗户。蜃，大蛤蜊。

⑫ 董思白(1556—1636)：即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书画家，官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书法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觉唐书不如魏晋，转学钟繇、王羲之。因参百家所长，蔚为书法大家。

⑬ 旗：绿茶的一种，亦称旗枪。由带顶芽的小叶制成。因叶展如旗，芽尖似枪，故称。

⑭ 谖(xuān)：忘记。

⑮ 吴歈：吴地的歌曲。

⑯ 嬲(niǎo)：戏弄。

⑰ 厕足：置足，即指介入其中。

⑱ 入幕之宾：语出《晋书·郗超传》："谢安与王坦之尝诣(桓)温论事，温令超帐中卧听之，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后因称参与机密的幕僚为入幕宾。这里用以戏弄与娟有暧昧关系的韩生。

⑲ 啮齿：因害怕而牙齿咬得紧紧的。

⑳ 墙茨：《诗·鄘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意谓想扫除墙上的蒺藜，却担心毁墙坏家。《诗序》以为此诗系刺卫惠公母宣姜淫乱，后世因用以喻闺门淫乱。

㉑ 朱威武以宣府为家里：本事不详，待考。

㉒ 康成佳话：见本篇《骷髅类·骷髅女》注⑫。

㉓ 韩寿偷香：事出《晋书·贾充传》，韩寿，南阳堵阳人，字德真。美姿容。贾充辟为司空掾。充少女贾午见而悦之，使侍婢潜通音问，厚相赠结，呼寿夕入，盖西域奇香赠寿。充僚属闻其芬馥，告于充。充乃考问女之左右，具以状对。充秘之，遂以女妻寿。

㉔ 魏公濊拙：事出唐刘悚《隋唐嘉话》下："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濊拙。'"

㉕ 萱闱：即萱堂，指母亲。《诗·卫风·伯兮》："焉得谖〔萱〕草？言树之背。"《传》："背，北堂也。"意谓于北堂种萱草。北堂，古为母亲所居处，后因以萱堂为母亲或母亲居处的代称。

医国手

大兴① 霍管、霍筠、霍筐，皆疡医之子，独筠秀逸姣好，颖慧不凡，不屑屑于本业，年弱冠即喜读书。其父以其梗家教②，怒而缚于庭之槐，将痛惩之。

有邻翁姚学究者适至，惊问："作何过犯，异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释曰："吾以为面忤腹诽、乖戾子职，乃为读书③！

所谓狐裘并无羊袖，亟当鼓之舞之，奈何扑作教刑，阻其迈往？君真立意不为贤父兄者！”其父曰：“隳④祖宗成业，废家教，岂克肖之子？”姚曰：“彼将相岂有种哉！君幼而逃塾，老犹坑儒⑤耶？”其父不觉失笑。姚问筠曰：“子喜读何书？”筠曰：“时艺耳！”“能解乎？”曰：“能。”“能为之乎？”曰：“能。”“既能为之，必有窗稿，盍出之，一惊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阅且讶曰：“作手⑥也！非时下拾沖⑦者所能办矣。持此以往，取青紫⑧如拾地芥耳。幸勿施羁勒，俾成其志。”其父本市井，闻姚赞扬，私心窃喜，不复禁止。筠自此益加精进，遂成书癖，日把一编，行立不辍，然两赴童子试不中。

年十六，其父欲为之娶室，筠自矢⑨曰：“不得功名，终身不娶也。且书中称美女，有螓首蛾眉，倾国倾城，予未见其人也。如世间苟不遇其人，宁鳏居以没世耳。”父母无如之何，渐生厌恶，因悔恨曰：“此皆向日为姚老儒一言所误，致聪颖儿一朝迂腐至此。吾老矣，岂可使管、箎二子坐受其累哉！”乃析田分产，使三子各立门户。

既而父母相继死，管、箎日出行道，颇能自赡，惟筠谋生计拙，日就狼狈。所隶老仆谏之曰：“二郎勿复读此死书矣。试看大郎三郎，逐日轻裘肥马，不费一毫心力，钱如流水入门；郎不如重理旧业，时向大郎三郎讨论，不过数月，亦可出马矣。何必日夜占毕⑩，徒自苦为？”筠曰：“彼岂有真才实学，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为孤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云与彼讨论，即与讨论，亦不过求田问舍，有何可采？汝姑待之，当为汝觅金鱼⑪也。”仆叹曰：“老奴岂不作如是想？第恐行将就木，不克见此荣华耳。”怏怏而退。筠自讼曰：“予信及豚鱼⑫，而见嗤于奴仆辈，岂其格物易而化人难哉？”

无何，又值试期，治任之通州，一车一僮，老仆为御。辕下驹复蹇劣，首途太晏，甫行二十余里，辄嘿暮难进。无止宿所，僮仆方怨咨，忽见林际灯光，自远而近，渐至面前，则一翁一媪，奔走气促。老仆遮问曰：“此间有人家可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攀谈？”僮曰：“是何要务，败坏至此？”媪且走且应曰：“家有病

人，去觅外科耳。”筠于车中闻之，辄曰：“我是外科医国手也，何必他求！”媪回首，驻足曰：“莫见诳否？”筠曰：“失路仓卒，岂敢诳言？”媪曰：“然则年几何矣？若已老，则又不巧。”仆曰：“郎甫二十，尚未有室，那得便老！”翁媪乃喜跃就车前，举灯笼照之，啧啧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⑬，此事当谐矣。”即左右超辕坐，指挥令进。仆曰：“郎虽世代疡医，然自来业儒，恐不胜任。”翁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赘辞？”媪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拗谦奉璧⑭可也。”

俄至一庄院前，林木森郁，门庭壮丽，俨然巨家。翁媪下车，嘱曰：“稍候于此，容入白太太。”遂启阖而入。老仆执辔低语：“郎本业荒疏，何便负荷此事？脱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岂冒昧作事者？汝勿多虑。”言次，翁媪率僮婢数人，趋走而出，曰：“郎君请即入，太太立候矣。”于是簇者导者，寻达一广厅。见所谓太太者待于檐下，年约三十六七，奢华艳异，都冶颇极。筠罕见如许富丽，势不得不拜。太太急命掖起，以常礼相见，分宾主坐，亟问邦族、姓字、年岁及曾议婚否。筠悉以实对。太太凝睇久之，颜色甚怡，屏去侍婢，谓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孀居无子，赖有一女，名宜春，才十八，待字于家。不意忽构疮疾，日甚一日，心甚忧之，故命其阿保往聘疡医，何幸路遇郎君，自称国手，曷胜欣幸！但小女以患处幽隐，不肯令人医治，闲尝与之商酌，谓当密为访求，得有医人少年未娶者，俾治之，倘得病愈，即以为配。今得郎君，温文韶秀，适副私愿，应是天缘，非人力所及。”筠初念不过一时失路，漫为权变⑮，以图一宿，诚不料被迫至此，不胜惶遽，又不敢易辞，但鞠躬曰：“医治痈疽，敢不竭力！若夫婚姻之事，曾向先人设誓，必待成名而后议之。”太太曰：“郎君迂腐矣，不从此议，岂可治病耶？果有誓词，不妨聘定，待大登科后，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固懦于言，及闻太太快论，语塞不能对。太太命唤蕊儿传语姑娘：“一小太医至矣，亟打点，好入看病。”群婢哄应而入。

良久，一美婢出，极娟丽，立太太侧，耳语数四。太太笑曰："待太医入内，自审谛之。去取任伊为政，我不相强。"婢诺诺，频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请太医入室。太太亲握筠腕而行，历回廊曲室数重，始至闺闼。一婢启帘，太太扬声曰："儿坐耶？卧耶？太医来矣！"寻入室，至榻前。女衣红绣，拥锦衾，倚鸳枕而坐，鬟发黛眉，明眸皓齿，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夺目，艳绝人寰。筠一见，目眩意迷，不能正视。太太曰："此郎君，即太医也。汝阿保遇之途中者，可否令视汝疾？"女窃睇流盼，俯首默然，两颊红晕。太太曰："可否？密对娘言，无羞出口。"女徐徐低语曰："娘视为可则可耳。"太太笑曰："天赐郎君至此，为儿消灾，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暂去，但留蕊儿一人扶侍可矣。"向筠曰："郎君须尽心，无草草。看病已，当出用饭也。"遂率同群婢径出。女命蕊儿请太医坐。蕊儿曰："既来看病，盍早看之？省却忍受痛楚。"女羞涩之态，几不能支。蕊儿屡促之，女不得已，嘤然一呻，斜卧向内，以袖障面，任其所为。蕊儿乃含笑登床，以手招筠。筠半坐床侧，蕊儿款款启衾，则下体赤露，粉臀雪股，致致生光，温香馥馥，惟私处以红手帕覆之。疮大如茶瓯，正当股际。筠见此奇艳，鹿撞心头，如梦如醉，勉强视疮已。蕊儿覆衾下床，呼他婢导见太太。太太令坐，问："看疮何如矣？"筠曰："不当要害，无虞也。灵药一敷即愈耳。"太太喜，加笺⑯布筵，即僮仆亦极丰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即赐药。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将视为肺腑。"筠曰："敢不尽心，但须假一净室，以便和药。"太太曰："已扫除书轩，为君设榻矣。"筠乃告退入轩。

轩中果雅洁，位置器玩及笔砚等事，靡不精良。几上烧红烛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小童一人为伴足矣，何劳卿等？"婢曰："家中惟老圃公，更无男子，何处得有小童？"筠曰："患疮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无子，惟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者，方许为赘，寻常岂许委禽？"筠曰："然则许配医人之说，恐未必确。"婢曰："果似郎君，亦何不确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

喜动眉宇，笑曰："愈此疾，予操之若券⑰耳。卿等姑退，予合药最忌阴人，但呼我小僮来，祗候可矣。"婢笑而去。

有顷，僮至，筠令先闭院门，低语曰："予有一山水画扇，携来否？"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济矣。"亟开函取扇，扇上故有紫金锭扇坠，碎而末之，调以茶脚。调未匀，一婢出问曰："太太致问郎君，药合得否？"筠曰："已合得矣。"即携入见太太曰："此药忌阴人犯手，须亲敷乃可。"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为之。"命一婢引之入，蕊儿见药，欣然曰："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而无良药，可乎？"复上床启衾。筠左手持药，右手挥鸡翎敷之，乃故以手揩摩其私处，红帕忽被触落，女急缩玉足，足指拂筠口而过，阴沟已见。蕊儿红潮满面，掩袖而笑。筠亦不觉心荡。女向蕊儿小语曰："药敷完，可请郎君出矣。"筠怅怅而出。太太复殷勤臻至，亲送归寝。筠就枕冥索宜春艳质，独得亲其下体，何修得此？即蕊儿之姝丽，亦复非凡。辗转反侧，欲心火炽，五更始睡去。

翌日鸡鸣，筠尚酣梦，即有二婢剥啄而入，直至榻前，褰帷而启曰："姑娘敷药，一夜安眠，已消肿矣。第须膏药以封固疮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惊喜，披衣起曰："即刻奉上矣。"二婢去，筠沉思无得膏药处，殊徬徨。既而思得一策，亟蹑履下床，嘱僮速去密解车上毂辖⑱来。僮曰："何所用之？"筠曰："非尔所知，第速取来，切勿泄于人。"僮哂而去，须臾提辖至，筠取其陈油积垢，和以榱尘，并所剩紫金锭末，剪书包布，摊为膏药。亲往贴之。

数日疮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举酒属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再生之恩也。请择吉合卺，可乎？"筠终不通权，谢曰："筠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筠故能使之起耳。且姑娘之疮虽愈，亦须调摄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渝誓。"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聘以俟后图。"筠出白玉带钩一枚奉之。太太遂设祖席，以百金为赙。筠三让而后受。

乃抵通，一战冠军，即驰书报捷于梅氏，议娶宜春。老仆曰："无大郎之命，媒妁之言，无乃不可乎？"筠曰："虞舜圣人也，且不

告而娶英、皇，况我无可以告，即大郎何能为乎？”遂赘於梅氏。花烛之盛，人世罕俦，鱼水之欢，人世罕匹。女复使筠纳蕊儿为妾。既满月，筠请于太太，欲暂归筹画，徙男妇老幼同来居此。太太曰：“此间荒野，不可久居。京师右安门外，有旧宅一区，曷若同往居之？”筠大悦。

择日并发，辎重近百两，络绎于道。道旁观者，以为公侯眷属，莫不骇瞩。及至旧宅前，阊门极萧条，入大门，破屋敲垣，亦殊荒废。至二门以内，则崭然一新，峻宇雕墙，焕如天上矣。筠既获美姝，又享厚富，心意满足，无复书癖，于是尽移家口，同入新居。

往省兄管弟筦，衣服仆从之盛，色色动人。管惊曰：“闻汝入泮，几番使人下通，皆云已归。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胥无征验。今从何来？发迹若此！”筠备述已入梅氏甥馆⑲，甫定新迁，即来祗谒。筦曰：“不意二哥成家，实愧缺礼！今既获宁宇，当登堂一拜新嫂。”管曰：“予虽叨一日之长，然弟之岳母，亦我之母执也，讵可不一往起居？会当与三弟并发耳。”因同车而往。及门见其荒凉，管笑曰：“吾弟避嚣喜僻，得此佳境，暇时辟为蔬圃，开畦畛，滋灌溉，足够一年酸齑之用，第恐异日得第，则阀阅棨戟，不无稍费调停耳。”筦和之以笑。俄入重门，蓦然改观，二子咋舌，相视不敢复加嘲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见，谦谨不觉太过，俯仰唯唯。太太曰：“二位远来不易，今为至戚，合令小女出拜伯叔。”须臾女出，娇逐步来，羞从面起，苗条婉媚，目所未经。二子眩惑痴迷，如作游仙之梦。女拜讫即退。筠腼鳖炮羔，为华萼之宴。

二子神往丽人，食不知味，逡巡辞去，评论于轩中。筦曰：“述先人之业，出入王公巨卿及士庶之家，阅人闺秀，何啻千万，几曾见有如新嫂者？从此富贵浮云，功名粪土矣！”管曰：“何物书痴，享此大福！岂梦想所能到？”筦曰：“焉得与之一夕绸缪，死亦无憾。”管曰：“但有目者，皆当作是想，奈名分所关，徒思何益？”筦曰：“大哥亦拘执矣。夫唐文皇，英主也，犹纳弟妇；陈曲逆，良相也，尚盗其嫂。我辈凡人，又何泥焉！”各归与妇谋。管妻贾，筦妻

王，亦妒而不明理者，共往见宜春，归无人色，亦百计欲其夫乱之，以畅其妒心。

会元夜，相与筹画，布盛筵，邀宜春及蕊儿入城踏灯。王亲往迎之。强而后可。宜春翠被红绚，蕊儿锦裙绣袄而至。管、筧鞠之于门。既而入席，命梨园演《肉蒲团》，极其秽亵。宜春谈笑自如，殊无愠色。贾、王以为可动，复相间试以浮语。宜春曰："盍请大伯、三叔偕来，见奉一觞乎？"贾、王大喜，亟遣婢趋告管、筧。管、筧闻之，如掘得藏金，踉跄而入。宜春命酒跪奉管，蕊儿跪奉筧，管、筧亦跪领之。筧曰："嫂何多礼？"宜春曰："酒以合欢，礼以缀淫，既奉酒，可不为礼乎？"众皆笑，席散，贾邀入房中更衣。宜春娭光眇视，醉态不支，低语向王曰："婶知之乎？今夕醉甚，当宿此，不能踏灯[29]矣。"贾曰："娣姒谈心甚快，踏灯何乐哉？"贾、王私议曰："看其桃李之艳，必当有松竹之操，不谓俯糟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嘱管、筧隐身户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拏云也。言讫而入，极力挑逗之。宜春啮袖微笑曰："古人易内而饮酒，初不解其何乐，今乃顿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谈，以尽清兴？"管、筧即户外应声，争奔而入。蕊儿遽灭烛，房中骤暗如漆，窗上虽有月光，竟一物不见。然二子潜听已久，某在斯，某在斯，早知之稔熟。一时同扑宜春，管挤筧曰："兄先弟后，叙不可紊也。"筧不得已，遂拥蕊儿，各接吻扪私，无所不至。二女极力抵拒，呼叫声嘶，竟不能脱，不觉暗中摸索，渐入佳境矣。二子情动已久，稍纵即泄。方图再举，小婢忽秉烛至，二子惊起视之，则王为管乱，贾为筧乱，宜春、蕊儿渺无踪影，不知所之。彼此惊惭悔恨，夺门而散。

先是贾、王来邀宜春时，并不及筠，筠已疑之，不许往，太太独以为可。筠不能阻拗，惟嘱早还。迨二更不返，大忿恨恨，背烛而坐。既而车声辘辘，传呼："姑娘及蕊姐归来矣！"筠且喜且愠。俄而入室，诘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淫剧惑人儿。已小施戏术，俾通室以颠倒之矣。"因备述其事。筠跌足曰：

"此太毒狠，令我不安。"蕊儿曰："蔑伦之人，不足为衅钟之貑狗[21]，虐惩之亦不为过。"筠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相隔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岱华之高，不能阻儿飞越。卑卑重城，庸足限乎？"筠终不释然。自此兄弟无颜相见，声息不通。

宜春学尤淹博，筠所为诗文，多改正之。筠爱之如珍，敬之如宾。逾年生一子。筠举孝廉，身厌绮罗，口穷甘软，人称小石崇。

一日，宜春忽泣谓筠曰："儿初罹疮疾，得君疗之而瘥，不惭自荐，以酬大德。讵意中道乖离，痛心孰甚！"筠大骇曰："何为出此？"宜春曰："夙缘已尽，夫复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即当永别以去耳。"筠不胜悲苦，哽咽不能成语。蕊儿亦从旁而泣，尤助酸辛。顷之，太太出，挽宜春径行。嘱筠曰："郎君无徒悲，好自爱，四十年后，当复相聚耳。"旋出门，门前已驻一犊车，犊黄色，甚小，角才茧栗[22]，车亦不广，而美泽可鉴。一家十数人，悉乘之，人不觉挤，小车亦不觉隘。老翁执策为御，车行甚捷，瞬息而逝，而宜春及蕊儿泣声犹恍然在耳也。筠伫立滂沱，家人劝不能止，强掖入门，则第宅化为乌有，仅存破屋数椽，荆杞满目而已。举家惊骇，始知遇怪。然所遗黄白[23]甚多，筠得别购广居，仍不失为豪富。

后筠授某县尹，颇有政声，迁刺史。子亦克肖，不绝书香。究不详四十年后复聚之说，果何如耳？（出《夜谭随录》卷三，原名《霍筠》）

【注释】

① 大兴：县名，在今北京市西南。
② 梗家教：有碍于家教。
③ 此句意为：我以为是当面顶撞，私下诽谤，背离了做儿子的职责，原来却是为了读书这件事啊。
④ 隳(huī)：毁坏。
⑤ 坑儒：指秦始皇焚书坑儒事，这里借用来讽喻其父的惩处霍筠读书。
⑥ 作手：写作的能手。
⑦ 拾渖：捡取汁水。比喻事情不可能办到。
⑧ 青紫：高官们穿的衣袍。这里代指高官位。
⑨ 自矢：自誓。
⑩ 占毕：犹言读书。《礼记·学记》："今之教者，呻其占毕。"郑玄注："呻，吟也。占，

视也。简谓之毕。"

⑪ 金鱼：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佩金符，刻鲤鱼形，谓之金鱼。金制，四品以上佩金鱼。这里指高官厚禄，与"青紫"义同。

⑫ 信及豚鱼：比喻信用卓著，及于微隐之物。《易·中孚》："豚鱼吉，信及豚鱼也。"注："鱼者虫之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中信之德淳著，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之。"

⑬ 波俏郎：方言，美貌郎君。

⑭ 抎谦：《易·谦》："无不利抎谦。"注："指抎皆谦，不违则也。"后来因称举止谦逊为抎谦。奉璧：指《史记》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这里指能胜任治病的任务。

⑮ 权变：权宜之计。

⑯ 笸：盛果脯用的竹制食器。

⑰ 操之若券：即稳操胜券。

⑱ 毂辖：车轴上盛膏油的东西。

⑲ 甥馆：女婿的居处。

⑳ 踏灯：踏灯而归。

㉑ 衅钟之豵豚：衅，将血涂在祭器上。钟，祭器之一种。豵豚，即牡豚，母猪。此句意为：把其兄弟比喻为尚不如用来祭祀的猪猡。

㉒ 茧栗：小牛的角初生时形状如茧、栗。

㉓ 黄白：谓金银。黄，黄金；白，白银。

鬼吟

鬼吟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它以夜鬼吟诗来表达古人深切的死亡忧怨。有趣的是，此辑故事，几乎全出于唐代，出于我们璀璨的文化史上的那个诗的王国。

鬼吟较多地在于抒写死亡在男女情怨之间所造成的永远的割绝和永恒的哀伤。宋代词人苏轼曾有悼亡词作刻写这种情怨，词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可以说，此辑夹叙夹吟所表达的哀怨完全不亚于苏词的深切，只不过它们全从生死隔离的鬼魂方面写出，这恐怕便更加新颖、奇特而忧怨深长了。《墓女弦歌》或许是唯一一首具有魏晋古风的作品，墓女夜弹箜篌迎接男生的些微喜悦和平明别际再歌"谁知思欲绝"的惨淡哀伤所道出的，正是我们生的欢娱与死的永诀。《鬼吟别》却更渲染了这种情感，夜游际遇绝色美人的谢翱在诗中以项羽的眷恋虞姬来自况他的幸运，然早已零落成尘的美人只有无尽的惆怅："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开花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肠断绿杨枝。"而再度别离之诗更曰："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春色尽成空。"《悴鬼致词》则从侧面刻写了早亡女子追求性恋的执著，虽为术士所驱，然其留下的诗句却天长地久，永不泯灭："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孟氏春游》是唯一写生女诱男鬼的故事，作者似乎颇有微辞，但女子恪守空房的寂寞也毕现出来了。

另一些鬼吟故事抒写人世间的种种死亡情怨。有人夜行巴峡，见人吟诵凄切诗句，平明才知但为枯骨夜吟。《寒食日》写亡鬼归家，题诗芭蕉叶上，叙思念故乡的惨痛。至于《游魂诗》中的游魂，"被发披衣，面目尽血"，其诗吟自有铁血男儿，为国捐躯的悲壮。《古馆

夜吟》别具情趣，它叙亡鬼们对过去生命的追忆。天阴雨湿之夜，群鬼们喋叙她们也似平淡的往昔，秦音老妪多有滋味地称道他曾亲手带大现已位至高官的阿娇儿，欣喜中似乎浸透了死亡的凄切。

《夜鬼联句》和《鬼续诗》别作幽默写出，使人们似乎觉得鬼亦有机智，是这类故事涉于过分沉痛的一种调侃和解脱，古人这种破涕为笑的用心或许使我们即便为鬼，也自有其风流与洒脱罢。

巴峡人

调露①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迳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溪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注释】

① 调露：唐高宗李治年号(679—680)。

游魂诗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①会盟，蕃戎背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②如平生。谓绩曰："今从秃发③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辱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④，游魂自呜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

及觉，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⑤。（出

《河东记》，原名《韩弇》）

【注释】

① 西蕃：旧时泛指西部地区各少数民族。
② 相劳勉：友朋见面相互问候之意。
③ 秃发：少数民族姓氏。秃发大使：其人不详。
④ 秦陇头：即今甘肃陇山一带。
⑤ 贞元四年：公元789年。

古馆夜吟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①，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②，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

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惟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③，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骟④，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坠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⑤四更，方不闻。

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苔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于人，终不能知之。（出《博异记》，原名《刘方玄》）

【注释】

① 山人：唐代多指隐士。此处或指掌管山林之官吏。汉南：县名，南朝宋置华山县，西魏改名汉南，唐时治所在今湖北宜城县。巴陵：郡名，南朝宋分长沙郡置，治所在巴陵（今湖南岳阳）。
② 郡守：郡之最高行政长官。完葺(qì)：修治，修整。
③ 青衣：婢女。秦音：当指今之陕西、甘肃一带口音。
④ 骒(guā)：身黄嘴黑的马。
⑤ 仅：将近。

墓女弦歌

长孙绍祖，尝行陈蔡间①。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②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闲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③。"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馔。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④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凄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徹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⑤。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合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

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录》，原名《长孙绍祖》）

【注释】

① 陈蔡间：陈州、蔡州一带，相当今河南省东南部、淮河以北地区。陈州：州名，见第81页《青衣鬼》注①；蔡州：州名，隋置，治所在上蔡（唐改汝阳，今河南汝南）。
② 箜篌：古代一种供弹拨的弦乐器。
③ 征：应验。
④ 猝(cù)：突然，几乎意外。值：遇到，面对。
⑤ 苍头：奴仆。

孟氏春游

维扬①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②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

孟氏独游于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只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于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于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③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④。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观丽容，固死命犹拚，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⑤，文君遇长卿⑥。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

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原名《孟氏》）

【注释】

① 维扬：扬州。
② 寿春：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安徽寿县。
③ 啻(chì)：只，只有。
④ 契：合，聚；阔：离，散。契阔：离合，聚散；偏指离散。
⑤ 不详其事。
⑥ 文君遇长卿：指西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前179—前117）与卓文君相恋之事。

悴鬼致词

段文昌①从弟某者，贞元②末，自信安③还洛，暮达瓜洲④，宿于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⑤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⑥，父母早亡，依于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扬子⑦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将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妾于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于扬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于江，石尚谓非烟之祥⑧，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音翕响⑨，心感怀叹，不觉来此。"

寻至洛北河清县⑩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元则自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为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窣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即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于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则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于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续集卷三）

【注释】

① 段文昌(773—835)：字墨卿，唐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世居荆州。元和中为翰林学士，历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剑南四川节度使。检校左仆射等职。

②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785—805)。

③ 信安：郡名，隋改端州置，治所在高要(今广东高要县)。唐仍改为端州。

④ 瓜洲：镇名，在江苏邗江县南部、大运河入长江处，为长江南北水运交通要冲。

⑤ 缓：松；轸(zhěn)：弦乐器上转动弦线的轴。缓轸：意即放松弦线。

⑥ 丹徒：县名，秦置，在今江苏西南部、长江南岸。

⑦ 扬子：古津渡、古县名。在今江苏邗江南，古时在长江北岸；隋末为扬子镇，唐废镇置县。处运河与长江之交，为南北交通要地。

⑧ 石：当指扬子令石义。非烟：祥瑞的彩云。祥：本义为凶吉之预兆，特指吉兆。
⑨ 翕(xī)：和谐，和顺。奇音翕响：奇妙而和谐的音响。
⑩ 河清县：县名，汉为平阴县，唐改名河清县，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南二十里。

夜鬼联句

有梁璟者，开成①中，自长沙将举孝廉②，途次商山③，舍於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④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披朱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⑤。

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僮玉山往取酒，既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嘉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命题联句，以咏秋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以至诸葛长史，默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⑥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太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侑酒佐欢⑦。"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汝自赴中郎召尔，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乎？"步兵曰："安用自明。不若歌以送长史之酒。"惠娘起曰："愿歌《风楼之曲》。"即歌之，清音怨慕⑧。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⑨。中郎又歌一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中郎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今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⑩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盥盂亦亡见矣。

璟自此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矣。（出《宣室志》卷六，原名《中秋夜联句》）

【注释】

① 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836—840)。
② 长沙：郡名，秦置，治所在临湘（今长沙市）。举孝廉：即荐举孝子、廉士；原为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但隋唐时此制已废。此处系借指州县推举参加科举考试。
③ 商山：又名商阪、地肺山、楚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
④ 偃(yǎn)：仰卧。
⑤ 中郎：官名，秦置，秦汉属郎中令(光禄勋)，掌宫中护卫，侍从皇帝左右。步兵：即步兵校尉，禁军长官，西汉武帝置，掌京师戍卫。长史：为郡府官，掌兵马。
⑥ 拙速：不计工拙而求迅速。
⑦ 侑(yòu)：劝；陪侍。侑酒佐欢：侍酒助兴。
⑧ 怨慕：怨恨而又思慕。
⑨ 阕：停止，休止。
⑩ 奋袂(mèi)：挥动衣袖，形容激动的神态。

鬼吟别

陈郡①谢翱者，尝举进士②，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③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

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望南峰。伫立久之，见一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艳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曰："郎非见待耶？"翱曰："步此，徒望南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帐帟，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食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它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

安用问耶？”

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见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④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诗⑤。”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惟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肠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久之。美人遂顾左右撤帷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舆人物尽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于笥中。

明年春，下第⑥东归，至新丰⑦，夕舍逆旅⑧氏。因步月长望，追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车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⑨。”翱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往东行，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待。”即褰车廉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竟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武陵⑩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

及至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日，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补遗，原名《谢翱遇鬼诗》）

【注释】

① 陈郡：郡、国名。秦置郡，西汉改为淮阳国，东汉改为陈国，治所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后或为郡，或为国；隋废。
② 进士：意为可进授爵禄之士。隋代以进士为取士科目。唐代进士科应举者谓之举进士，得第者谓之成进士；凡试于礼部，皆谓之进士。
③ 长安：古都之一。唐代为国都，故城在今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
④ 阳台：传说中台名，后亦称男女合欢之所为阳台。
⑤ 楚王诗：当指西楚霸王项羽垓下别虞姬诗。
⑥ 下第：也称"落第"，科举考试未中。
⑦ 新风：古县名，汉置，治所在今陕西临潼东北新丰镇。
⑧ 逆旅：客舍，犹今之旅馆。逆：迎。
⑨ 弘农：郡名，汉置，治所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
⑩ 武陵：郡名，见第36页《墓声》注②。

寒食日

校书郎①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②，权殡东津寺中。其家寒食日③，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有题曰："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如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④。"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长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出《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原名《张仁宝》）

【注释】

① 校书郎：官名，东汉置，掌典校秘籍图书。唐代秘书省及弘文馆均设校书郎。
② 成都：县、府名。战国秦置县，治所在今成都市，唐贞观中分置蜀县。唐至德中置府，治成都、蜀县（今成都市）。阆（làng，又读 láng）中：县名，秦置，在今四川北部、嘉陵江中游。
③ 寒食日：节令名，清明前一或二日。相传春秋时晋文公重耳为悼念介之推，将其被焚而死之日定为寒食日，以禁生烟火故称。
④ 嘉陵：意指其家乡阆中一带。锦川：即锦江，在四川成都南。

鬼续诗

郑郊，河北①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出《太平广记》卷三百五十四，原名《郑郊》）

【注释】

① 河北：道名，唐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
② 举进士下第：赴进士考试不中。
③ 陈蔡间：见第216页《墓女弦歌》注①。

鬼谑

鬼谑即鬼幽默，古人围绕鬼怪题材所编构的幽默故事。故事显示古人的诙谐机智，对鬼神的态度和看法，同时也透露了他们的冷酷与严峻。幽默中蕴含的并非轻松娱乐，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执著。

鬼谑故事有的客观平静地叙述鬼怪的活动。《鬼操矛戟》写人能见鬼；见死马之魂；见阴间鬼婢；见提矛之鬼。还从鬼口问出对付鬼操矛戟刺人的方法，然后广救天下民众。《新鬼》令人捧腹，新鬼苦饥，旧鬼教他作祟，先是弄巧成拙，待后才悟出些经验，自是为祸人间，欲人供奉。据说天下之新鬼无不都是老鬼教唆坏的。《树根穿鬼》生发于生人的一种奇念：鬼如人一样地有感觉，地底残骸为树根所穿，因得求人解脱。事虽荒诞，但映现了古人恩及枯骨的怜悯与同情。《鬼食》也同样的荒谬，先生无意吃了已作鬼的学生所奉送的鬼食汤圆，竟一病不起，难以治愈。因为古人坚信：生人不可食鬼食。

“非无鬼论者”是鬼谑故事的另一样式。人往往争辩有无鬼神，但古人总以鬼神现身说法，使无鬼论者们哑口无言，神情沮丧。阮瞻素柄无鬼论，然鬼化客来访，大声斥责，且化异形，使阮瞻极度难堪，终以病卒。《魏征访道》也是如此，但刻写却没有如此过分。魏为唐室大臣，不信鬼神。鬼于大雪天化道士迎接他，“词理博辩”，终不能屈。后知鬼乃墓鬼，其所寄书简化一鼠而走，方才稍信鬼神。后世“非无鬼论”故事没有了那种明辩是非的认真态度，逐渐变得轻松幽默起来。《阊山公庙》是恶作剧般的玩笑，不怕鬼者梁公与众人夜赌去鬼神出没之地的某山庙，结果果真背一鬼回，打开袋子一看，却是一位绝色佳人，反与之作了夫妻。真是天赐良缘，传为佳话。《踏破鬼棺》是争辩鬼神时所叙的故事，人踏破鬼棺而冥司欲问

其罪，其判罪理由近似市井无赖之语。因与其说为鬼语，还不如说是世人鄙话更来得真切些。

鬼谑另有处之冷峻的态度述写的，它们极写鬼魅的作弄人，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真假孙儿》错使嫉恶如仇的秦巨伯劈杀两孙儿，《劈妻》连妻带肚中怀孕的孩子都劈死了，真是残忍之极。《剑杀三女》固然可怕，而《挥刀断鬼》则可说把这类故事写到了极限：鬼的弄人使某刚愎自用的刘崇班亲手将自己的全家全杀却了。这类故事或许很少有幽默的意味，它们显示出我们的古人出于对鬼神的嫉恨，对生活的过于认真，而非要把本来的喜剧撕裂成血淋淋的悲剧，演示给世人看不可。

“人鬼杂处”也是鬼谑故事的样式之一。“卖熬鸭者”原是死鬼某仆，他亲叙世间多有鬼辈；“活死人”却是早已亡去的爷孙俩，他们尚在人间以卖鱼为业；等等。这些与世人同处的鬼们以昼夜为界，白昼是人的世界，他们不会扰人，而夜晚却是他们的世界，人亦不应干扰侵犯他们（人鬼无涉），鬼魅这种俨然与人争夺世界的态度更是披露出中国鬼神的猖狂，中国人中鬼毒中的太深了。因自然亦有人胜鬼神的描写，魏晋有宋定伯捉鬼，唾鬼变羊而卖钱千五百；晚清则有田卖鬼，使之变鸭而得钱三百。这类故事虽颇幽默风趣，写人胜鬼的智慧，但鬼的变羊变鸭，卖点零花钱的世俗市侩也未免太煞风景了，更剥露出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即使在诙谐幽默中也不放过表现的机会。

鬼操矛戟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① 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今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② 能动，起行。

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③无所告。曰：“顷所见，

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著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④，不可使之绝祀⑤。”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谢曰：“吾少时诚有此事。”

弘于江陵⑥，见一大鬼，提矛戟，有随从小鬼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⑦。”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⑧。”弘曰：“今欲何行？”鬼曰：“当至荆、扬二州⑨。”尔时比日行心腹病⑩，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治中恶，辄用乌鸡薄之者，弘之由也。（出《搜神记》卷二，原名《夏侯弘》）

【注释】

① 谢尚：字仁祖，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官尚书仆射，出为豫州刺史，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进号镇西将军。
② 应时：立即，立刻。
③ 经时：过了一段时间。
④ 风流：英俊，杰出。令望：有善美的威仪，使人景仰。
⑤ 绝祀：此处指无嗣，无后；俗所谓断香火。
⑥ 江陵：县名，秦置，即今湖北江陵县。
⑦ 辄死：立即死去。
⑧ 乌鸡：即乌骨鸡。薄：犹覆盖，这里指作为药敷在病人心腹上。差：同“瘥”，病愈。
⑨ 荆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汉寿（今湖南常德市东北），东晋时定治江陵（见上注）。扬州：州名。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历阳（今安徽和县），末年移寿春（今寿县）、合肥（今合肥市西北），西晋时治建邺（后改名建康，今南京市）。
⑩ 尔时：此时。比日：连日。行：流行。
⑪ 中恶：突然患急病。

无鬼论者

阮瞻① 字千里，素执无鬼论，物莫能难②。每自谓此理足以辨正

幽明③。忽有客通名诣瞻，寒温毕④，聊谈名理⑤。客甚有才辨⑥。瞻与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得独言无。即仆便是鬼。"于是变为异形，须臾消灭。瞻默然，意色太恶。岁余，病卒。（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阮瞻》）

【注释】

① 阮瞻（约281—约310）：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咸之子。历官东海王司马越记室参军、太子舍人。
② 物莫能难：没有什么事物能使他改变观点。
③ 幽明：阴间阳世之说。
④ 寒温：即寒暄，见面时问候起居冷暖。
⑤ 名理：考核名实、辨名析理之学。是魏晋清谈的一种思潮。
⑥ 才辨：口才，论辩之才。辨通"辩"。

真假孙儿

琅邪① 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②。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捉伯颈著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③ 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两孙惊惋，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

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鬼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④。伯著火炙之，腹背俱焦坼⑤。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杀之。

后月余，又佯酒醉夜行，怀刃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恐又为此鬼所困，乃俱往迎伯，伯竟刺杀之。（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秦巨伯》）

【注释】

① 琅邪：见《鬼魂篇·勾魂·魂车木马》注。
② 蓬山：即蓬莱山。古有渤海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之说。蓬莱山相传为仙人所居

之处。蓬山庙：祭祀蓬莱仙山之祠庙。

③ 信：确实。

④ “两”字之下疑脱“偶”字（据中华书局汪绍楹校本）。偶人，庙中偶像。

⑤ 焦坼：（被烤得）枯焦拆裂。

宋定伯捉鬼

南阳① 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② 。”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③ ，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将非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畏忌？”鬼答言：“惟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先渡，听之，了然无声音。定伯自渡，漕漼④ 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耳。勿怪吾也。”

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担鬼著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⑤ ，索下⑥ ，不复听之。径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石崇⑦ 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宋定伯》）

【注释】

① 南阳：郡名，见《鬼魂篇·勾魂·阴域因缘》注。

② 宛（yuān）：宛县，战国秦置，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秦以后历为南阳郡治所。宛市：宛县之集市。

③ 共递相担：互相轮换肩负或背负。

④ 漕（cáo）漼（cuǐ）：象声词，象涉水之声。

⑤ 咋（zé）咋然：象鬼叫声之喧闹。

⑥ 索下：要求放下他。

⑦ 石崇（249—300）：字季伦，西晋渤海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人。永熙元年（290）出为荆州刺史，劫夺商财以成巨富。与贵戚王恺等竞为侈靡。八王之乱中为赵王伦所杀。

劈　妻

孝武帝太元末①，吴县②杨羡，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羡每食，鬼恒夺之。羡妇在机织，羡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羡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羡始悟，视妇成十余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羡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原名《杨羡》）

【注释】

① 孝武帝：即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孝武帝年号（376—396）。
② 吴县：县名，秦置，在今江苏省东南部。

两头人

宋永初三年①，谢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语婢云："汝看我背后。"婢举头，见一人长三尺，有两头。婢惊怖返走，人狗亦随婢后。至家庭中，举家避走。婢问狗："汝来何为？"狗云："欲乞食尔。"于是婢为设食。并食食讫，两头人出。婢因谓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巳②复来。"良久乃没，不知所在。后家人死丧殆尽。（出《搜神后记》卷七）

【注释】

① 永初：南朝宋武帝刘裕年号（420—422）。永初三年即公元422年。
② 巳：十二时辰之一，九时至十一时。

新　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枯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①，故当以

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②。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荦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

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傍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荦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③，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匙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④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

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录》）

【注释】

① 方便：原为佛教语，此处犹方式、方法。

② 奉佛：信奉佛教（下文“奉道”、“事道”则指信奉道教）。精进：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知慧为成佛之基本功，称六度；能持善乐道不自放逸，为精进。

③ 婚姻（yīn）：犹今俗互称亲家。姻：同“烟”。

④ 不偶：不遇，不碰巧。

魏征访道

郑国公魏征①，少时好道学②，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③，》亦至路次，谓征曰：“何之？”征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对炉火而坐，进以美

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④，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

征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原名《魏征》）

【注释】

① 魏征（580—643）：字玄成，唐政治家，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唐太宗即位后用为谏议大夫，前后陈谏二百余事。贞观七年任侍中，进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

② 道学：宋儒的哲学愿想。以继承孔孟"道统"，宣扬"性命义理"之学为主。后用作理学之同义语。

③ 《黄庭经》：道教经名，全称《太上黄庭内景经》、《太上黄庭外景经》。

④ 博辨：通达而雄辩。辨，通"辩"。

剑杀三女

永泰① 中，牛爽授卢州别驾②。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镫研破股③。岁余，疮不差④。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⑤。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灶神⑥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

后岁余，无异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闱⑦，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惧。爽尝畜⑧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恸失据⑨，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奥⑩，方寝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去，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

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

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锸，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⑪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　（出《通幽录》，原名《牛爽》）

【注释】

① 永泰：唐代宗李豫年号（765—766）。
② 卢州：州名，隋置，治所在今合肥市。别驾：见第46页《天鼠生肌》注⑨。
③ 镫：即马镫，马鞍两边用以踏足者。研破：磨破。
④ 不差（chài）：不愈。差，同"瘥"，病愈。
⑤ 竟夕：通宵，彻夜。
⑥ 灶神：古灶祀之神，为五祀之一。旧时人们供奉于灶头，认为灶神掌管一家祸福。
⑦ 褰（qiān）闱：意谓居室之门被打开。褰：开，打开；闱，此处指居室之门。
⑧ 畜：蓄，藏。
⑨ 失据：失去凭依。
⑩ 奥：室内西南角。
⑪ 让：责备，责怪。

树根穿鬼

则天① 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② 。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

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③ ，反乃以邪忤④ 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

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

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出《广异记》，原名《狄仁杰》）

【注释】

① 则天：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后、武周皇帝。公元690—705年在位。永徽六年（655）立后，参预朝政。弘道元年（683）高宗病卒，太子显（中宗）即位，武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而册立睿宗。载初元年（690）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

② 狄仁杰（630—700），字怀英，唐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人。历任宁州、豫州、魏州刺史，幽州都督等职；天授二年入为相（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卒赠文昌右相，睿宗时追封梁国公。宁州，州名，西魏废帝改豳州置，治所在定安（今甘肃宁县），唐朝辖境大体不出今甘肃境。刺史，官名，唐为州长官，见《鬼魂篇·诸鬼·寄载》注。

③ 分理：分其肌理，引申为辩解事理。

④ 忤（wǔ），逆，违，抵触。

卖熬鸭者

中散大夫史恣自建康通判满秩①，还临安②盐桥故居，独留虞候③一人，尝与俱出市，值卖熬④鸭者，甚类旧庖卒⑤王立，虞候亦云无小异。时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犹给钱与之葬矣。

恍惚间已拜于前，曰："仓卒逢使主，不暇书谒。"遂随以归，且献盘中所余一鸭。史曰："汝既非人，安得白昼行帝城中乎？"对曰："自离本府即来此。今临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辈也。或官员、或僧、或道士、或商贩、或倡女，色色有之。与人交关往还不殊，略不为人害，人自不能别耳。"史曰："鸭岂真物乎？"曰："亦买之于市，日五双，天未明，赍诣大作坊，就釜灶炀治⑥成熟，而偿主人柴料之费，凡同贩者亦如此。一日所赢自足以糊口，但至夜则不堪说，既无屋可居，多伏于屠肆肉案下，往往为犬所惊逐，良以为苦，而无可奈何。鸭乃人间物，可食也。"史与钱两千遣去，明日

复以四鸭至，自是时时一来。

史窃叹曰："吾，人也，而日与鬼语，吾其不久于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无用疑我，独不见公家大养娘乎？"袖出白石两小颗，授史曰："乞以淬火中，当知立言不妄。"此媪盖史长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戏之曰："外人说汝是鬼，如何？"媪曰："六十岁老婢，真合作鬼。"虽极忿愠，而了无惧容。适小妾熨帛在旁，史试投石于斗中，少顷焰起，媪颜色即索然，渐益浅淡如水墨中影，忽寂无所见。王立亦不复来。（出《夷坚志丁》卷四，原名《王立熬鸭》）

【注释】

① 中散大夫：西汉平帝置为侍从之官，东汉隶光禄勋，掌顾问应对。后历代沿置，多养老疾，无职事；唐为正五品上阶文散官；北宋神宗时废文散官，遂为从五品新寄禄官，取代光禄卿至少府监之旧寄禄官。忞：音mín。建康：古都之一，晋改建邺为建康，即今南京市；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改江宁府置建康府，治于此。通判：官名，见《鬼魂篇·魂吊·魂食》注。满秩：即"秩满"，亦称"俸满"，指官吏任期届满。

② 临安：今杭州市，见《鬼魂篇·魂与身·孙鬼脑》注。

③ 虞候：原为官名，南宋时也用来称官僚之侍从。

④ 熬（āo）：置于灰火中煨烤。

⑤ 庖卒：也称庖丁，即厨师。

⑥ 煏治：作热水脱毛等处理。

活死人

临安中瓦市卖冻鱼吴翁，与一子并妇同居，晚得孙女丑儿，爱之甚。适周晬①，翁死。

淳熙二年②三月，妇在门洗衣，闻人呼声，举头则翁也，死已九年矣。妇昏昏如醉，全不省记。翁问："小乙何在？"曰："出市卖鱼矣。"翁曰："我今在湖州市第三闸边做经纪③，将汝治鱼刀来。"妇取与之。问丑儿所在，指示之。翁呼其名，随仆不省，翁亦不见矣。急唤夫归，丑儿已死。翁元葬于德寿门外，遂舁女柩葬翁墓下。

吴生欲验翁踪迹，后三日，往北闸访之；入茶肆，问一媪曰："有吴翁否？"曰："今日不来。"指凉棚下大纸伞曰："是其坐处也，逐

日极卖得。此老数日前却抱得十岁一个女儿来，央我与他梳掠。"吴云："其所居何处？望告我。我与有亲，欲见之。"媪曰："不曾询他住址，但每日拂晓来，过午即去。"吴怅然而返。及北关，门已闭，乃往同行郑二家，告之故，不觉泪下。郑曰："世间安有是理？汝且宽省，莫成狂痴。"留之宿。

明旦，复诣茶肆，少焉，望见翁，首戴一盔，左手携丑儿。丑儿挟三脚木架来。吴趋出叫爷，翁不答，即携女去。吴起逐之，行急则翁亦急，行缓则翁亦缓，常相隔十步许。值军人负草来，队伍塞涂，遂相失。吴又还茶肆，肆媪云："吴翁元来是汝爷，适怒告我，云极怪汝，不喜相见，所以走去。"吴还家与妻言，欲与偕往，幸得再遇，一守一逐，当可及。邻里止之曰："汝只为一女故如此，安得死人能出卖物？宜一切割断，勿复为念。"吴乃止。

越两日，别有军卒款门语其妻曰："吾营寨在龙山白塔畔，寨前卖冻鱼吴翁倩我来说，令索女孩儿衣服，青罗衫红绢中衣并红鞋之属。"妻记亡女实有之，喜其消息真实，挽卒少驻，俟夫归。辞曰："吾身隶兵籍，今日当请粮，不敢留汝家，自送往可也。"卒去而夫归。诒旦，夫妇诣龙山，逢昨卒，邀与访翁，于所馆张木匠家寻之。张指小室曰："在此宿。今日恰北出，似闻欲入城取孙女衣服。"吴问其翁女状貌，张言其状，俨是，乃亟由赤山埠尾逐之。过净慈寺，遇鬻④纸盔者，适相熟，试问之，曰："一老翁领一小女来，女要纸盔，仆与之，去未半里。"吴亟奔逐望前，竟不见，拊膺⑤而归。

邻人相劳苦之，又劝焚其骨以绝妖妄。是时寒食，因上冢，启瘗视之，唯存两空棺，翁女之尸皆无矣。其后影响遂灭，或以为尸解云。（出《夷坚志补》卷十六，原名《卖鱼吴翁》）

【注释】

① 周晬：小儿周岁。
② 淳熙：宋孝宗赵昚年号（1174—1189）；淳熙二年即公元1175年。
③ 湖州：州名，见《鬼魂篇·勾魂·浮云报梦》注。经纪：这里指商贩。
④ 鬻（yù）：卖。
⑤ 拊膺：捶胸。

挥刀斩鬼

政和① 初，殿中崇班刘良士赴河北将官②，挈家至村驿。驿舍荒凉，无一人供薪水，呼问亭长，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刘叱责之，叩头对曰："驿为怪物所据，不复容人迹，前后过客亦无敢居者。"刘笑曰："吾平生无怖畏，当此炎暑，舍大屋弗居，而栖泊旅邸邪？"使即撤扃。见庭阶蔓草盈尺，询怪物所止③，曰："多在西厢小厅下。"刘戒④ 从卒环列中堂，设寝处，使妻孥居之，自置一榻坐西边，以弓箭为卫。

二更后，有白衣老叟荷杖至，曰："吾为土地，神每恨妖魅害人，而力不能制，坐视叹息而已。闻崇班素负胆气，今夕适群鬼皆醉卧，欲乘此时尽执缚以来，请君杀之，以清一方之孽，为万人之利。"刘欣然曰："幸甚。"叟即去。顷之，擒一物至，不甚了了，曰："请崇班下刀，毋待其觉。"即挥刀斩之，有声呦然。已而连续擒至，次第斩首。约四更时，斩三十余级，横尸流血，腥气逼人。叟再拜逊谢曰："尽矣！"趋下廊庑间，拊掌大笑而没。刘始疑焉，呼烛入视，则全家大小，尽皆身首异处，不遗一人。

刘惊悔，哭叫发狂，越日⑤ 而死。亭长言于官，焚拆此驿，其怪亦绝云。（出《夷坚志补》卷十七，原名《刘崇班》。）

【注释】

① 政和：宋徽宗赵佶年号（1111—1118）。

② 殿中崇班：官名，即殿中侍卫队的领班。河北：宋时为十五路之一，治所在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将官：将授官职或奉职。

③ 止：居住，栖息；所止：所栖之处。

④ 戒：命令。

⑤ 越日：明日，第二天。

背“鬼妇”

广宁闾山公庙灵应甚著①，又其像设狞恶，林木蔽映，人白昼入其中，皆恐怖毛竖。旁近言，静夜时闻讯掠声，故过者或迂路避之。

参知政事② 梁公肃家此乡之牵马岭，作举子③ 时，与诸生结夏课，谈及鬼神事，历数时人之胆勇者，梁公都不之许，因自言：“我能以昏暮或阴晦之际，入闾山庙巡廊庑一周。”诸生从臾之曰：“能往，何以取信？”梁公曰：“我当就周行处以物画之，用是为验。”

明日晚，约偕往，诸生待于庙门外，奋袖径去。画至庙之东隅，摸索有一人倚壁而立，梁公意其为鬼，负之出。诸生迎问何所见，梁公笑曰：“我负一鬼至矣，可取火照之。”及火至，见是一美妇，衣装绝与世俗不同。欲问诘之，则气息奄奄，状若昏醉。诸生真谓鬼物，环立守之。良久开目，见人环绕，惊怖不自禁，问此为何地？诸生为言其处及庙中得之者，且诘其为人为鬼，何所从来，妇言：“我扬州④ 大族某氏女，以吉日迎往婿家。在舆中，忽为大风所飘，神识散乱，不知何以至此。”诸生喜曰：“梁生未受室，神物乃从扬州送一妻至，诚有冥数存乎其间，可因而成之。”梁公乃携妇归。

寻擢第⑤，不十数年，致身通显⑥。妇举数子，故时人有天赐夫人之目，至于传达宫禁⑦。梁公以大定二十年节度彰德⑧，相下耆旧⑨ 仍有及见之者。兵乱后，梁氏尚多，问其家世，多天赐诸孙行云。（出《续夷坚志》卷二，原名《天赐夫人》）

【注释】

① 广宁：府名，金天辅七年（1123年）升显州置广宁府，治所在山东县（后改广宁县，今辽宁北镇县）。灵应：灵妙之感应。

② 参知政事：唐始置，初以称非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居宰相职位者，高宗以后为宰相之副职。宋太祖曾置为副宰相，辅助宰相处理政务。金代尚书省置二人，从二品，与左右丞合称执政官。

③ 举子：被举应试之士子。

④ 扬州：原为古“九州”之一及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参见本类《鬼操矛戟》注）。隋改扬州为蒋州，又改吴州为扬州，治江都（今扬州市）。
⑤ 擢(zhuó)第：科举时代谓考试登第。
⑥ 通显：官位显贵。
⑦ 宫禁：帝王所居之处。
⑧ 大定：金世宗完颜雍年号（1161—1189）；大定二十年即公元1180年。节度：即节度使，官名，唐睿宗时始有此称号；玄宗时于沿边重要地区设置，总揽一区军、民、财政；安史乱后，内地亦多设立；辖境大小，二三州至十余州不等；金代沿唐制设此官。彰德：地名；汉置魏郡，后魏改置相州；金改彰德，升为府；治所在安阳（今安阳市）。
⑨ 耆（qí）旧：年高而久负声望的人。

血见愁

吴文学耀廷，少游京师，寓徽州会馆① 。馆中前厅三楹②，最宏敞。旁有东西厢，亦颇洁净。最后数椽③，多栽树木。有李守备④者，先占前厅。吴因所带人少，住东厢中。守备悬刀柱间，刀突然出鞘。吴惊起视刀，守备曰：“我曾挂此刀出征西藏，血人甚多，颇有神灵。每出鞘，必有事。今宜祭之。”呼其仆杀鸡取血，买烧酒，洒刀而祭。

日正午，吴望见后屋有蓝色衣者逾墙入。心疑白撞贼，往搜无人。吴惭眼花，笑曰：“我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耶！”须臾，有乡试⑤客范某，携行李及其奴从大门入曰：“我徽州人也，到此觅栖息所。”吴引至后房，曰：“此处甚佳，但墙低，外即市街，虑有贼匪，夜宜慎之。”范视守备刀，笑曰：“借公刀防贼。”守备解与之，秉烛而寝。

未二鼓，范见墙外一蓝衣人开窗入。范呼奴起，奴所见同。遂拔刀斫之，似有格斗者。奴尽力挥刀，良久，觉背后有抱其腰而摇手者曰：“是我也，勿斫勿斫！”声似主人。奴急放刀，回顾烛光中，范已浑身血流，奄然仆地矣。

吴与守备闻呼号声，往见之，得其故，大骇曰：“奴杀主人，律应凌迟⑥ 。范奴以救主之故，而为鬼所弄，奈何？盍趁其主人之未死，取亲笔为信⑦，以宽奴罪。”急取纸笔与范，范忍痛书“奴误伤”三字未毕，而血流不止。吴之苍头某喈曰：“墙下有草名‘血见愁’，

何不采傅⑧之？”如其言，范血渐止，竟得不死。吴与守备念同乡之情，共捐费助其还乡。

未半月，吴苍头溲于墙下，有大掌批其颊曰：“我自报冤，与汝何干而卖弄‘血见愁’耶？”视之，即蓝衣人也。（出《子不语》卷十一）

【注释】

① 徽州：州、路、府名。宋改歙州置，治所在歙县（今安徽歙县）。元升为路，明改为府。会馆：同籍贯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

② 楹：计算房屋的单位，一间为一楹。

③ 椽：房屋间数之代称。

④ 守备：官名。清代绿营统兵官，位在都司之下，称营守备，为五品武官。另有卫守备、土守备等名目。

⑤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考期在八月，分三场。中者称举人。

⑥ 凌迟：俗称“剐刑”，封建时代最残酷的一种死刑，用以处置犯所谓“大逆”、“逆伦”等罪的人。

⑦ 信：凭据。

⑧ 傅（fū）：敷。

鬼　食

杭州① 王生玉绳，课蒙于横塘② 钟氏。钟第三子字有条，年已二十，自瞒其年称十六，问：“弟子此时尚可读书否？”王答以果能志坚，书何不可读耶？有条大喜，讽诵不辍。

其父俗贾也，不以为然，迫之赴吴门③ 贸易。有条郁郁而往，日赴市廛，夜仍阖户，隐身帷帐中，私自钻研，满房贴“岁不我与”四字。越四月，疾亟而归。时近重九，抵家遂卒，柩停于家。

次年七夕前一日，王睡梦中闻内屋启门声，步至书舍，排闼入。见有条左手秉烛，右手执碗，碗内腾腾热气，至王床前，启帐笑曰：“先生肚饥耶？特送点心来。”王坐起接其碗，见内浮汤圆四个，兼有铜铫④。遂忘其为鬼，竟挑食之，及三而饱，尚留其一，随手交还有条。有条复为下帐，闭门而去。王忽大悟，惊曰：“有条殁已周岁，

今夕胡为而来？”方举念间，体中寒热顿作，自夜及明，循环三次。惫甚，不能起。乃呼舆归家。

家中拦门鬼以百十计，男女、大小、他乡、本郡之鬼，无所不有。大约鸠形鹄面、披衣曳履之穷鬼为最多，恰无怪状奇形之可怖者。王有妹嫁翟家，来视兄疾。鬼在病人口中云：“汝是郑家桥翟家娘子，亦来此耶？”王弟访之，果翟邻家结发之妻新缢死者也。

王父为延医投药，掖起病人命服。众鬼挤肩揎背，持其手使不得服，如是者再四。王心厌焉，竟违父命，终不饮药。次晨另延一医诊视，问：“曾投药否？”父语以故。医索方视之，惊曰：“幸而未饮，否则今日不能出声矣。”另立一方，鬼不复来夺。

从此众鬼阗门塞屋，日掩天光，夜蔽灯火，或坐或立，或言或笑，聚集十余日。家中持经放焰口⑤，毫无效验。一女鬼呼曰：“汝家该延老僧宏道来，我辈便去。”如其言，往请宏道。甫到门，众鬼轰然散矣，病亦渐安。　（出《子不语》卷二十二，原名《鬼送汤圆》）

【注释】

① 杭州：州、路、府名。隋置州，治所在钱唐（唐改钱塘，今杭州市）。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因为行在所，升临安府。元改为杭州路，明改为府。

② 横塘：指今江苏吴县西南十里之横塘（一经贯南北之大塘）一带。此外，三国吴时于建业（今南京市）城南淮水（今秦淮河）南岸筑堤，亦名横塘。

③ 吴门：苏州之别称。

④ 铜铫(diào)：一种有柄有流的铜制小烹器。

⑤ 持经放焰口：驱鬼之常法。经：佛典有《佛说救拔焰口饿鬼陀罗尼经》；焰口：佛家语饿鬼名，其咽细如针，口吐火焰，因以为名。

踏破鬼棺

乾隆己未①，余与东光②李云举、霍养仲，同读书生云精舍。一夕，偶论鬼神，云举以为有，养仲以为无。正辩诘间，云举之仆卒然③曰：“世间原有奇事，傥吾不身经，虽奴亦不信也。尝过城隍祠④前丛冢间，失足踏破一棺。夜梦城隍拘去，云有人诉我毁其室。

心知是破棺事，与之辩曰：'汝室自不合当路，非我侵汝。'鬼又辩曰：'路自当我屋，非我屋故当路也。'城隍微笑顾我曰：'人人行此路，不能责汝；人人踏之不破，何汝踏破，亦不能竟释汝。当偿之以冥镪⑤。'既而曰：'鬼不能自葺⑥棺，汝覆以片板，筑土其上可也。'次日如神教，仍焚冥镪，有旋风卷其灰去。"一夜复过其地闻有人呼我坐，心知为爨鬼，疾驰归。其鬼大笑，音磔磔如枭鸟⑦。迄今思之，尚毛发悚立也。"养仲谓云举曰："汝仆助汝，吾一口不胜两口矣。然吾终不能以人所见为吾所见。"云举曰："使君鞫狱⑧，将事事目观而后信乎？抑以取证众口乎？事事目睹无此理；取证众口，不以人所见为我所见乎？君何以处焉？"相与一笑而罢。（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注释】

① 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1736—1795）；己未即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② 东光：县名，汉置，在今河北省东南部、南运河东岸。
③ 卒（cù）然：同"猝然"，突然。
④ 城隍：道教所传守护城池之神；城隍祠：祭祀城隍的祠堂。
⑤ 冥镪（qiǎng）：即纸钱，旧俗祭祀时烧化给死人在阴间当钱用的纸锭之类。镪，钱串，引申为成串的钱，后多指银子或银锭。
⑥ 葺（qì）：修补。
⑦ 磔（zhé）磔：鸟鸣声。枭（xiāo）鸟：鸟纲鸮鹗科各种类之泛称。
⑧ 鞫（jū或jú）狱：断狱。鞫：审讯，查问。

鬼从人兴

里人张某，深险诡谲，虽至亲骨肉不能得其一实语。而口舌巧捷，多为所欺，人号曰"秃项马"。马秃项为无鬃，鬃踪同音，言其恍惚闪烁，无踪可觅也。一日与其父夜行迷路，隔陇见数人围坐，呼问当何向，数人皆应曰："向北。"因陷深淖① 中。又遥呼问之，皆应曰："转东"。乃几至灭顶，蹩躠② 泥涂，困不能出。闻数人拊掌笑曰："'秃项马'尔今知妄语之误人否？"近在耳畔，而不睹其形，方知为鬼所绐也。

妖由人兴，往往有焉。李云举言：一人胆至怯，一人欲戏之。其奴手黑如墨，使藏于室中，密约曰："我与某坐月下，我惊呼有

鬼，尔即从窗隙伸一手。”届期呼之，突一手探出，其大如箕，五指挺然如春杵。宾主俱惊，仆众哗曰：“此其真鬼耶？”秉炬持仗入，则奴昏卧于壁角。救之苏，言暗中如有物以气嘘我，我即迷闷。

族叔槩庵言：二人同读书佛寺，一人灯下作缁鬼状立于前，见是人惊怖欲绝，急呼：“是我，尔勿畏。”是人曰：“固知是尔，尔背后何物也？”回顾乃一真缁鬼。

盖机械③一萌，鬼遂以机械之心从而应之，斯亦可为螳螂黄雀之喻④矣。（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六）

【注释】

① 淖（nào）：烂泥，泥沼。
② 蹩躠：匍匐而行貌。
③ 机械：机巧；巧诈。
④ 螳螂黄雀之喻：螳螂黄雀即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略语，喻一心图谋于人，未知自己正遭算计。语出《庄子·山木》。

人鬼无涉

河间①王仲颖先生名之锐，李文贞公之高弟，经术②湛深，而行谊③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间，余随姚安公在京师，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④，未能一见，至今怅然。

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拔所种莱菔⑤下酒，似恍惚见人影，疑为盗。倏已不见，知为鬼魅。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闻丛竹中人语曰：“先生邃于《易》⑥，一阳一阴，天之道也。人出以昼，鬼出以夜，即是幽明之分；人居无鬼之地，鬼居无人之地，是即异路焉耳。故天地间无处无人，亦无处无鬼；但不相干，即不妨并育。使⑦鬼昼入先生室，先生责之是也。今时已深更，地为空隙；以鬼出之时，入鬼居之地；既不秉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责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词直，姑置勿论。”自拔莱菔而返。

后以语门人，门人谓："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氏，暂假词色，问冥司⑧之说，为妄为真？或亦格物⑨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与鬼狎矣，何幽明异路之云乎？"（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

【注释】

① 河间：府、路名。北宋置府，治所在河间（今河北河间县）。元改为路，明改为府。
② 经术：犹经学、儒术。
③ 行谊：品行；道义。谊，同"义"。
④ 国子监：古代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晋设国子学，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改为国子监。明清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助教：学官名，西晋立国子学，始置助教，协助国子博士传授儒家经学。
⑤ 菜菔：即萝卜。
⑥ 邃（suì）于《易》：精通《周易》。邃，精深。
⑦ 使：假使。
⑧ 冥司：阴府之有司（官吏）。
⑨ 格物：推究事物的原理。

魅　戏

先师裘文达公言：有郭生刚直负气。偶中秋燕集①，与朋友论鬼神，自云不畏。众请宿某凶宅以验之，郭慨然仗剑往。宅约数十间，秋草满庭，荒芜蒙翳②。扃户独坐，寂无见闻。二鼓后，有人当户立，郭奋剑欲起，其人挥袖一拂，觉口噤体僵，有如梦魇，然心目仍了了。其人磬折③致词曰："君固豪士，为人所激，因至此。好胜者常情，亦不怪君。既蒙枉顾，本应稍尽宾主意；然今日佳节，眷属皆出赏月，礼别内外，实不欲公见公又夜深无所归。今筹一策，拟请君入瓮，幸君勿嗔。觞酒豆肉④，聊以破闷，亦幸勿见弃。"遂有数人，舁郭置大荷缸中，上覆方桌，压以巨石。

俄隔缸笑语杂遝⑤，约男妇数十，呼酒行炙，一一可辨。忽觉酒香触鼻，暗中摸索，有壶一、杯一、小盘四、横阁象箸⑥二。方苦饥渴，且姑饮啖。复有数童子，绕缸唱艳歌，有人扣缸语曰："主人命

娱宾也。”亦靡靡可听。良久，又扣缸语曰：“郭君勿罪，大众皆醉，不能举巨石。君且姑耐，贵友行至矣。”语讫遂寂。

次日，众见门不启，疑有变，逾垣而入。郭闻人声，在缸内大号。众竭力移石，乃闯然⑦出。述所见闻，莫不拊掌。视缸中器具，似皆己物。还家讯问，则昨夕家燕，并酒肴失之，方诟谇大索⑧也。此魅可云狡狯矣。然闻之，使人笑，不使人怒。当出瓮时，虽郭生亦自哑然也。真恶作剧哉！

余容若曰：“是又玩弄为戏也。襄客秦陇间，闻有少年，随塾师读书山寺。相传寺楼有魅，时出媚人。私念狐女必绝艳，每夕诣楼外，祷以媟词⑨，冀有所遇。一夜徘徊树下，见小鬟招手，心知狐女至，跃然相就。小鬟悄语曰：‘君是解⑩人，不烦絮说，娘子甚悦君，然此何等事，乃公然致祝？主人怒君甚，以君贵人，不敢祟，惟约束娘子颇严。今夜幸他出，娘子使来私招君，君宜速往。’少年随之行，觉深闺曲巷，都非寺内旧门径。至一房，朱槅半开，虽无灯，隐隐见床帐。小鬟曰：‘娘子初会，觉腼腆，已卧帐内。君第解衣，径登榻，无出一言，恐他婢闻也。’语讫径去。少年喜不自禁，遽揭其被，拥于怀而接唇，忽其人惊起大呼，却立愕视，则室庐皆不见，乃塾师睡檐下乘凉也。塾师怒，大施夏楚⑫，不得已吐实，竟遭斥逐。此乃真恶作剧矣。”

文达公曰：“郭生恃客气⑬，故仅为魅侮；此生怀邪心，故竟为魅陷。二生各自取耳，岂魅有善恶哉！”（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六）

【注释】

① 偶：值，遇。燕集：即宴会。燕通“宴”。
② 蒙翳(yì)：复盖，遮蔽。
③ 磬(qìng)折：弯腰如磬，表示恭敬。
④ 觞：酒器；豆：食器。
⑤ 杂遝：同“杂沓”，众多杂乱貌。
⑥ 横阁象箸(zhù)：横摆着的象牙筷子。阁，通“搁”。
⑦ 闯(chǎn)然：出头貌。

⑧ 诟(gòu)谇(suì)：辱骂。大索：大肆搜索。

⑨ 曩(nǎng)：从前。秦陇间：秦州、陇州一带。秦州：州名，晋分雍、凉、梁三州置；初治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后移上邽(今天水市)；清时为直隶州。陇州：州名，西魏改东秦州置；治所在汧阴(今陕西陇县东南)，北周移治汧源(今陇县)。

⑩ 媟(xiè)词：轻狂或放荡之词。孕与"亵"音、义相同。

⑪ 解人：通晓事理而善解人意者。

⑫ 夏楚：夏，榎木；楚，荆木。古时常用作教学的体罚工具。

⑬ 客气：虚骄之气。

田卖鬼

有田乙，素不畏鬼，而尤能伏鬼，遂以卖鬼为业。衣食之需，妻孥之供，悉卖鬼所得。人颇识之，呼为"田卖鬼"云。

年二十余时，尝夜行野外，见一鬼肩高背曲，头大如轮。田叱之曰："尔何物？"鬼答言："我是鬼，尔是何物？"田欲观其变，因给之曰："我亦鬼也。"鬼大喜跃，遂来相膘① 抱，体冷如冰。鬼惊疑曰："公体太暖，恐非鬼。"田曰："我鬼中之壮盛者耳。"鬼遂不疑。田问鬼有何能，鬼曰："善戏，愿呈薄技。"乃取头颅著于腹，复著于尻②，已复著于胯，悉如生就，无少裂拆。又或取头分而二之，或三四之，或五六之，以至于十数，不等。掷之空，投之水，旋转之于地，已而复置之于项。奇幻之状，靡不毕贡。既复求田作戏，田复给之曰："我饥甚，不暇作戏，将觅食绍兴市③，尔能从乎？"鬼欣然愿偕往，彳亍④ 而行。

途次，田问曰："尔为鬼几年矣？"曰："三十年矣。"问："住何所？"鬼言："无常所，或大树下，或人家屋角，或厕旁土中。"亦问田，田曰："我新鬼也，趋避之道，一切未谙，愿以教我。"盖欲知鬼所喜以诱之，知鬼所忌以制之也。鬼不知其意，乃曰："鬼者阴属也，喜妇人发，忌男子鼻涕。"田志之。

方行间，又逢一鬼，癯而长，貌类枯木。前鬼揖之曰："阿兄无恙？"指田示之曰："此亦我辈也。"癯鬼乃来，近通款洽⑤焉，亦与俱行。

将至市，天欲晓，二鬼行渐缓。田恐其隐遁，因两手捉二鬼臂，牵之左右行。轻若无物，行甚疾。二鬼大呼："公不畏晓耶？必非鬼。宜速释手，无相逼也。"田不听，持愈急。二鬼哀叫，渐无声，天明视之，化为两鸭矣。田恐其变形，乃引鼻向鸭喷嚏。持入市卖之，得钱三百。

后每夜挟妇发少许，随行野外索鬼，鬼多来就之，辄为所制。或有化羊豕者，变鱼鸟者，悉于市中卖得钱以市他物。有卖不尽者，亦自烹食之，味殊甘腴。　（出《耳食录》卷九）

【注释】

① 嬲(nìo)：戏弄，纠缠。
② 尻(kāo)：脊骨之末端；臀部。
③ 绍兴：县名；春秋为越国都，秦置山阴县，唐并置会稽、山阴两县，宋及明、清为绍兴府治；即今之绍兴市，在浙江东北部。市：集市。
④ 彳(chì)亍(chù)：小步，欲行又止走走停停貌。
⑤ 款洽：亲密，亲切。

冥府

关于中国人对鬼魂的集聚地——阴间地狱——的描述，我们编作两集：冥府和冥游，两集中的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亦有其基本的区别：冥府重在写阴间的统治机构——阴曹地府，包括冥官（阎王、判官等）、冥府（阎罗城）和冥审；冥游则重在描述整个冥间的见闻经历，常一以冥游者为线索而展开叙述，其涉猎面要广泛多样得多。

在此辑"冥府"中，有关阴间主宰者的描写收集了好几篇。魏晋时期，我国尚未有阴司的概念，管人死生的是天上的星君（是时鬼神也未作区分，常连用），所谓"南斗星"和"北斗星"。正如《南北斗》中所说的"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该时古人意念中的另一位冥王是名山大川之主，即所谓的"泰山府君"。这里所选用的是《搜神记》中的一则故事，叙某人为泰山府君送信河伯女婿而终有所报。泰山府君的称呼一直保留到了后代，道教奉为地狱之主，称作东岳大帝。

南北两朝时期或至唐代，受佛教影响，古人才形成较系统的地狱概念，阎罗王才成为众所周知的地狱之主。但不同如佛教的阎罗王，我们的阎罗王并非固定的神祇，而是从人间招聘去的。《册立阎罗王》正描述了阴间招聘阎王、册立加冕时的盛典。其规模、仪式、场面完全是人间帝王登基的翻版，这是道地的中国式的阴间帝君，仅仅袭取了阎罗王的名号而已。不仅阎罗王，阴间的其他官职，如判官、府君、差吏等，皆从人间招聘。这里选录了《判官》一篇，其他情形可参见《梦幻篇·招冥梦》。

关于阴间府弟"阎罗城"的描写虽仅选录一篇，其他类似的描写还可见"冥游类"中的诸篇，但我们亦可大致知道冥府亦如人间的

官厅衙署，几楹几进，然后才至正殿，冥王殿上视事，两庑对列司局，如此而已。真可谓中国官府流毒鬼域。

“冥审”是人们描述、设立阴司的重点。在某种意义上，冥司是人间正义的乌托邦，是人们世代冤仇的申雪之地。《马氏托生》表明，不仅此生冤仇，即使前世宿冤也会得到申雪，不管某人已经托生全然变了性别模样皆是如此，《冥秤》是古人显示冥审公正的一个意象，有一杆公平的秤来称人的善恶，自然是分毫不差。除秤之外，冥府尚有“镜”的意象，是人间官府所谓“宝镜高悬”，纤毫毕露的审案理想的阴间实现。《阴域告状》以人间与阴狱相对比的方式，鞭挞了人间的黑暗腐败，颂扬了阴司的光明廉正，实践了故事中的正义人物刘元八郎的那个信念：“使阴间无官司则已，若有之，渠须有理雪处。”然末尾还阳时他被冥吏索钱掉脱顶髻的细节又使阴司的正义蒙上了阴影。

越到后世，人们对阴司的正义越感到了绝望。《冥刑惨烈》已把个暗无天日、主司唯财是视的阴曹地府全然剥露出来了，原本用来审讯奸猾罪人的惨烈冥刑却全用来对付含冤申诉的受害者。故事虽借天上的尊神对地府作了处决，使人觉得或许有些微希望，但描摹的着力、情绪的激昂、涉猎的广泛皆已分明表示：这个地狱只有同世界一同毁灭。这是某时代世界末日来临前的情绪的坦露。《森罗殿点鬼》更以辛辣的笔墨刻写了人间鬼域的同流合污，不分彼此。数千年来压抑于地狱中的饿鬼们都跑去人间作了县令，可以想见，他们贪婪凶恶的程度。因古人的偏激的情绪表明：唯有一起毁灭，世界才有新生的希望。

南北斗

管辂至平原①，见颜超貌主夭亡②。颜父乃求辂延命③。辂曰：“子归，觅清酒一榼④，鹿脯⑤一斤，卯日，刈麦地南大桑树下，有二人围棋次，但酌酒置脯，饮尽更斟，以尽为度。若问汝，汝但

拜之，勿言。必合有人救汝。”

颜依言而往，果见二人围棋。颜置脯斟酒于前。其人贪戏，但饮酒食脯，不顾。数巡，北边坐者忽见颜在，叱曰：“何故在此？”颜唯拜之。南边坐者语曰：“适来饮他酒脯，宁无情乎？”北坐者曰：“文书已定⑥。”南坐者曰：“借文书看之。”见超寿止可十九岁。乃取笔挑上⑦，语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颜拜而回。

管语颜曰：“大助子，且喜得增寿。北边坐人是北斗，南边坐人是南斗⑧。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出《搜神记》卷三，原名《管辂（二）》）

【注释】

① 管辂：三国魏术士。字公明，平原人。精通《易》和占卜。《三国志·管辂传》和《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都载有其卜筮奇验的传说。平原：郡国名，西汉置郡，治所在平原（今山东省平原县西南）。东汉、魏、晋或为郡，或为国。

② 貌主夭亡：言其相貌有早死的征兆。主，占卜用语，预兆之意。

③ 延命：延长寿命。

④ 榼(kē)：古时盛酒的器具。

⑤ 脯(fǔ)：干肉。

⑥ 文书已定：言其寿命已在文书上写定。

⑦ 挑上：指把“九”字勾挑到“十”字之前。

⑧ 北斗、南斗：指北斗星神、南斗星神，传说二神分掌人之死生。

泰山府君

胡毋班① 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②，呼班云：“泰山府君③召。”班惊愕，逡巡④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⑤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⑥，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

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

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⑦，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⑧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⑨，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⑩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出《搜神记》卷四，原名《胡母班》）

【注释】

① 胡母班：汉末名士，《三国志·袁绍传》曾及之。
② 绛衣驺(zōu)：红衣骑士。绛，深红色；驺，骑马之侍从。
③ 泰山府君：即泰山神，见《鬼魂·勾魂·狮子大王》、《鬼魂·魂与身·墓声》注。
④ 逡(qūn)巡：迟疑不决、游移不前貌。
⑤ 河伯：古代神话中之黄河神。又名冯夷。因渡河淹死，天帝封为水神。《庄子》及《九歌》、《天问》等最早记载河伯故事。
⑥ 青衣：婢女。
⑦ 械：桎梏，脚镣手铐。徒：被罚服劳役者；此处系名词作状语用。
⑧ 社公：社神，乡里之土地神。
⑨ 里社：乡里祭祀社神的地方。
⑩ 代：更替，代替；此处作搬换。

马氏托生

郑洁，本荥阳[1]人，寓于寿春郡[2]，尝以假摄丞尉求食[3]，婚李氏，则善约之犹子也，洁假摄停秩[4]，寄迹安丰[5]之里。

开成五年四月中旬，日向暮，李氏忽得心痛疾，乃如狂言，拜于空云："且更乞。"须臾间而卒，唯心尚暖耳。一家号恸，呼医命巫，竟无效者，唯备死而已。至五更鸡鸣一声，忽然回转，众皆惊捧。良久，口鼻间觉有嘘吸消息，至明，方语云："鬼两人把帖来追，初将谓州县间，犹冀从容，而俄被使人曳将，怕惧，行亦不觉甚难。至一城郭，引入见一官人，似曹官[7]之辈，又领入曹司[8]，聆读元追之由，云某前生姓刘，是丈夫，有妻曰马氏，马氏悍戾[9]，刘乃杀而剔其腹，令马氏无五藏，不可托生。所诉者马母。某便告本司云："君欲得马氏托生，即放某回，尽平生所有，与作功德，为计即可也。若今追某，徒置于无间狱[10]，亦何裨于马氏哉？'本司云：'此则自辨之'。须臾，马氏者到，李恐马氏无礼，遂对官人云：'何得如此狡毒！'李具以私中之言对之。官人问马氏曰：'何如？'马氏曰：'冤系多年，别罪受毕合归，生路无计，伏取裁断。'李氏又云：'且请检某算寿几何，若未合来，即请依前说，若合命尽，伏听处分。'官人云：'灼然有理。'遂召司命。须臾一主者抱案入来云：'李未合来，昨追时讫已检讫'。须臾更检，检出，捧呈官云：'更有十八年合在人间。'本司云：'且令随衙勘责[11]，夜则放归耳。'彼处欲夜，所司放出，似梦而归也。"自是人间日暮，追使即来，鸡鸣即放回如常矣。

郑虽贫苦，百计祗待[12]来使。三五日后，使人惭谢郑曰："百味之物，深所反侧[13]，然不如赐茶浆水粥耳，茶酒不如赐浆水，又贫居之易办。"自是每晚则备浆水及粥，纸钱三五张。月十日后，每来皆语言商议，出拔李氏。李氏初每归来，并不敢言，自使人同和，兼许微说冥间事。常言人罪之重者，无如枉法杀人而取金帛。又曰："布施者，不必造佛寺，不如先救骨肉间饥寒，如有余即分锡类[14]，更

有余则救街衢间也，其福最大。”郑君兼凭问还往间一人寿命官爵。回报云：“此人好受金帛，今被折寿，已欲尽矣，然更有一官。如能改，即得终此秩，若踵前，则不离任矣。”又云：“每烧钱财，如明旦欲送钱与某神祇，即先烧三十二张纸钱，以求五道⑮，其神祇到必获矣。如寻常烧香多不达。如是春秋祭祀者，即不假告报也。其烧时，辄不得就地，须以柴或草荐⑯之，从一头以火燕，不得搅碎，其钱即不破碎，一一可达也。”

至八月中，李却回，忽喜曰：“已有计可脱矣。”郑询之曰：“奈何？”“然须致纸钱三五万，令他行下可矣。”郑乃求于还往，一邑官吏并知之，共与同力，依言救之。后数日方肯说，因云：“冥司又有剔五藏而杀人者，冥司勘覆⑰未毕，且取彼五藏置诸马氏腹，今脱生矣。”自是追呼稍稀，或十日方一去，但云磨勘文案未毕，所言受罪亦不见其余，但拷问科决而已。又尝言当邑某坊曲⑱某姓名人，合至某月日卒，至时更无差谬。又郑君自云：“某即合得摄安丰尉。”至明年正月三日，果为崔中丞⑲邀摄安丰县尉，皆其妻素知之。

自正月已后，更免其追呼矣。郑君自有记录四十余纸，此略而言也。（出《博异志》，原名《郑洁》）

【注释】

① 荥阳：郡名，见《鬼魂·鬼婿·赫赫鬼婿》注。
② 寿春郡：唐改寿州置。治所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参见《鬼魂·鬼吟·孟氏春游》注。
③ 假摄：权代执政。丞尉：辅佐之职。
④ 停秩：停职。秩，官吏之职位。
⑤ 安丰：县名，南朝梁置，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南、安丰塘北。
⑥ 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836——840）。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
⑦ 曹官：原为郡县之属官之泛称，此处指阴府办事之官吏。
⑧ 曹司：官署，谓诸曹郎中职司之所在。
⑨ 悖戾(lì)：凶暴，横蛮。
⑩ 无间狱：即阿鼻地狱，佛教八热地狱之一。阿鼻，梵语译音，意为“无有间断”；阿鼻地狱因而亦常称“无间地狱”或“无间狱”。
⑪ 勘责：核查讯问。
⑫ 祗(zhī)待：恭敬地接待。
⑬ 深所反侧：深感不安之意。
⑭ 锡类：谓以善施及众人。《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锡：赐；类：善。

⑮ 五道：佛教称天、人、畜生、地狱、饿鬼为五道。
⑯ 荐：垫。谓以柴或革置于纸钱之下。
⑰ 勘复：及下文之"磨勘"，皆复核、复验之意。
⑱ 坊曲：小街曲巷。
⑲ 中丞：即"御史中丞"。秦、西汉以御史大夫为丞相副贰，协理全国政务，主管监察、执法，为最高监察长官。御史中丞则为御史大夫之佐。东汉光武帝时不设御史大夫，使御史均入兰台（时称宪台，亦称御史台，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以御史中丞为长官。唐宋虽置御史大夫，亦往往缺位，而以中丞代行其职。

册立阎罗王

大历① 中，山阳人郄惠连②，始居泗上③，以其父尝为河朔④官，遂从居清河⑤。父殁，惠连以哀瘠⑥闻。廉使⑦命吏临吊，赠粟帛。既免丧，表授漳南尉⑧。

岁余，一夕独处于堂，忽见一人，衣紫佩刀，趋至前，谓惠连曰："上帝有命，拜公为司命主者，以册立阎波罗王。"即以锦纹箱贮书，进于惠连曰："此上帝命也。"轴用琼钿⑨，标以纹锦。又象笏紫绶、金龟玉带以赐⑩。惠连且喜且惧，心甚惶惑，不暇顾问，遂受之。立于前轩，有相者⑪趋入，赞⑫曰："驱殿吏卒且至。"已而有数百人，绣衣红额，左右佩兵器趋入，罗为数行，再拜。一人前曰："某幸得为使之吏，敢以谢。"词竟又拜。拜讫，分立于前。相者又曰："五岳卫兵主将。"复有百余人趋入，罗为五行，衣如五方色，皆再拜。相者又曰："礼器乐悬⑬吏、鼓吹吏、车舆乘马吏、符印簿书吏、帑藏⑭厨膳吏。"近数百人，皆趋而至。有顷，相者曰："诸岳卫兵及礼器乐悬车舆乘马等，请使躬自阅之。"惠连曰："诸岳卫兵安在？"对曰："自有所自有所耳。"惠连即命驾，于是控一白马至，具以金玉，其导引控御从辈，皆向者绣衣也。

数骑夹道前驱，引惠连东北而去。传呼甚严。可行数里，兵士万余，或骑或步，尽介金执戈，列于路。枪槊旗旆，文绣交焕。俄见朱门外，有数十人，皆衣绿执笏，曲躬而拜者，曰："此属吏也。"其门内，悉张帷帘几榻，若王者居。惠连既升阶，据几而坐。俄绿衣者十辈，各赍簿书，请惠连判署。已而相者引惠连于东庑下一

院，其前庭有车舆乘马甚多，又有乐器鼓箫及符印管钥，尽致于榻上，以黄纹帀蔽之。其榻绕四墉⑮。又有玉册⑯，用紫金填字，似篆籀书，盘曲如龙凤之势。主吏白曰："此阎波罗王之册也。"有一人具簪冕⑰来谒，惠连与抗礼，既坐，谓惠连曰："上帝以邺郡内黄县南兰若海悟禅师有德⑱，立心画⑲一册，有阎波罗王礼甚。言以执事有至行⑳，故拜执事为司命主者，统册立使。某幸列宾掾㉑，故得侍左右。"惠连问曰："阎波罗王居何？"府掾曰："地府之尊者也，摽冠岳渎㉒，总幽冥之务，非有奇特之行者，不在是选。"惠连思曰："吾行册礼㉓于幽冥，岂非身已死乎？"又念及妻子，怏怏有不平之色。府掾已察其旨，谓惠连曰："执事有忧色，得非以妻子为念乎？"惠连曰："然。"府掾曰："册命之礼用明日，执事可暂归治其家。然执事官至崇，幸不以幽显为恨。"言讫遂起。

惠连即命驾出行，而昏然若醉者，即据案假寐。及寤，已在县，时天才晓，惊叹且久。自度上帝命，固不可免，即且白妻子，为理命㉔。又白于县令。令曹某不信。惠连遂具汤沐，具绅冕㉕，卧于榻。是夕，县吏数辈，皆闻空中有声若风雨，自北来，直入惠连之室。食顷，惠连卒。又闻其声北向而去。叹骇，因遣使往邺郡内黄县南问，果是兰若院禅师海悟者，近卒矣。（出《宣室志》辑佚，原名《册立阎波罗王使》）

【注释】

①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

② 山阳：县名，晋置，在今江苏淮安，隋以前为山阳郡治，隋至宋为楚州治。邗：音ㄏㄢˊ。

③ 泗上：当指洪州一带。泗州，北周末置，治所在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唐开元时移治临淮（今泗洪东南）。

④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

⑤ 清河：郡名，汉置，隋唐时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参见《鬼魂·魂与身·天鼠生肌》注。

⑥ 衰瘠：因衰极而瘦弱。

⑦ 廉使：唐景龙二年置十道按察使，巡察各道吏治。开元二十二年置十道采访处置使，后改为观察处置使，省称"廉使"。

⑧ 淳南：古县名，隋置，治所在今河北故城东北。尉：县尉，官名，掌一县军事和治

安。

⑨ 轴用琼钿：轴以美玉镶嵌。琼，泛指美玉；钿，以金银、宝石等镶嵌器物，作为装饰。

⑩ 象笏(hù)：象牙制成的手板。笏：即"朝笏"，古代大臣朝见时所执手板，用以记事；周制，诸侯始执象笏，明以前，一至五品，笏俱象牙，五品以下用竹木片制成。金龟：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之佩饰；武后时，改唐初之佩鱼为佩龟，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五品分别以银、铜。

⑪ 相者：辅佐的人，此处指赞礼者。

⑫ 赞：赞礼，唱礼。原义为引见，引申为相礼。

⑬ 礼器：祭器。乐悬：悬挂钟磬的架子。

⑭ 帑藏(zàng)：国库。

⑮ 四墉(yōng)：四垣。墉，垣墙。

⑯ 玉册：亦作"玉策"，原指帝王祭祀告天之册书，此处用于阎罗王。

⑰ 簪冕：冠簪与冕服，常以喻宦途，此处喻官位。

⑱ 邺郡：郡名，唐改相州置，治安阳(今河南安阳市)。内黄县：汉置，在河南省北部、卫河上游。

⑲ 心画：即文字。文字能表达人之心意，故称。

⑳ 执事：原指供役使之人，后常用来敬称对方，表示不敢直指其人。至行：卓绝之品行。

㉑ 宾掾：或称宾僚，犹幕僚。下文"府掾"亦同。

㉒ 摽(biāo)冠(guàn)岳渎：意谓高居五岳四渎之上。摽，高举貌；冠，位居第一，位居……之上；岳渎，五岳四渎（江、淮、河、济）之省称。

㉓ 册礼：即下文所谓"册命之礼"。册命：原指帝王祝告天地宗庙，册立后妃、太子、诸王、大臣之行令文书，此处用于阎罗王。

㉔ 理命：即"治命"，人临终时之合理遗命，相对于死者临终神志不清、不合情理之乱命而言。

㉕ 绅冕：犹言衣冠。

判　官

义兴①人贝禧，为邑之乡胥②。乾宁甲寅岁十月③，宿于茭渎别业④。

夜分，忽闻扣门者，人马之声甚众。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西面而立，从者百余。禧摄衣出迎。自通曰："隆，姓周，第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⑤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俄有从者，持床榻食案帷幙，陈设毕，满置酒食，对饮良久。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

亦绿衣。殷揖禧曰："命赐君，兼同奉召。"即以绿裳为禧衣之，就坐共饮。可至五更，曰："王命不可留矣。"即相与同行。禧曰："此去家不远，暂归告别，可乎？"皆曰："君今已死，纵归，可复与家人相接耶？"乃出门。

与周、殷各乘一马，其疾如风，涉水不溺。至暮，宿一村店。店中具酒食，而无居人；虽设灯烛，如隔帷幔。云已行二千余里矣。向晓复行，久之，至一城，门卫严峻，周、殷先入，复出召禧。凡经三门，左右吏卒，皆趋拜。复入一门，正北大殿垂帘，禧趋走参谒，一同人间。既出，周谓禧曰："北曹阙官多年，第宅曹署，皆须整缉，君可暂止吾家也。"即自殿门东行，可一里，有大宅，止禧于东厅。顷之，有同官可三十余人，皆来造请庆贺。遂置宴，宴罢，醉卧。至晓，遍诣诸官曹报谢。复有朱衣吏，以王命至，钱帛车马饩饩⑥甚丰备。

翌日，周谓禧曰："可视事矣。"又相与向王殿之东北。有大宅，陈设甚严，止禧于中。有典吏⑦可八十余人，参请给使。厅之南大屋数十间，即曹局，簿书充积。其内厅之北，别室两间，有几案及数书厨，皆杂宝饰之。周以金钥授禧曰："此厨簿书，最为秘要，管钥恒当自掌，勿轻委人也。"周既去，禧开视之，书册积叠，皆方尺余。首取一册，金题其上陕州⑧字，其中字甚细密，谛视之，乃可见，皆世人之名簿也。禧欲知其家事，复开一厨，乃得常州⑨簿。阅其家籍，见身及家人世代名字甚悉。其已死者，以墨钩之。

至晚，周判官复至曰："王以君世寿未尽，遣暂远。寿尽，当复居此职。"禧即以金钥还授于周。禧始阅簿时，尽记其家人及己祸福寿夭之事，至是昏然尽忘矣。顷之，官吏俱至，告别，周、殷二人送之归。翌日夜，乃至茭渎村中。入室，见己卧于床上，周、殷与禧各就寝。俄而惊寤，日正午时，问其左右，云："死始半日。"而地府已四日矣。禧既愈，一如常人，亦无小异。又四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原名《贝禧》）

【注释】

① 义兴：郡名，晋置，治所在阳羡（今江苏宜兴）。
② 乡胥：乡官，辅助县官治一乡之事。胥：低级官吏。
③ 乾宁：唐昭宗李晔年号(894—898)。乾宁甲寅岁即乾宁元年(894)。
④ 别业：即别墅。
⑤ 曹：古时分科办事之官署。
⑥ 饔饩：古代诸侯行聘礼时接待宾客之大礼及所送肉类、牲口统称"饔饩"。饔，熟肉；饩，生牲。
⑦ 典吏：官署吏员之泛称。
⑧ 陕州：州名，见《鬼魂·勾魂·勾魂囊》注。
⑨ 常州：州名，隋改晋陵郡置州，治所在晋陵(今常州市，唐分置武进县，同为州治)。

冥　秤

卫仲达，字达可，秀州华亭人①。为馆职②时，因病入冥府，俟命庭下。

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与它检一检。"三人难之。少年曰："若不检，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还，何必检？恐出手不得尔。"少年意不可回，呼朱衣吏谕意。吏捧牙盘而上，中置红黑牌二：红者金书"善"字；黑者白书"恶"字。

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数人捧簿书盈庭，一秤横前，两首皆有盘。吏举簿置东盘，盘重压至地，地为动摇，卫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检，今果尔，奈何？"少年亦惨沮，有悔意。须臾曰："更与检善看。"吏又持红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状，一朱衣道士捧玉盘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而坐。望玉盘中文书，仅如箸③大。吏持下置西盘，盘亦压地，而东盘高举向空。大风欻起，卷其纸蔽天，如乌鸢乱飞，无一存者。四人起相贺，命席延卫坐。卫拱手曰："仲达年未四十，平生不敢为过恶，何由簿书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恶轻，心恶者恶重。举念不正，此即书之，何必真犯！然已灰灭无余矣。"卫谢曰："是则然矣。敢问善状何事也？"少年曰："朝廷兴工修三山石桥，君曾上书谏，此乃奏稿也。"卫曰："虽曾上疏，朝廷不从，何益于事！"曰："事之在君尽矣。君言得用，

岂只活数万人命。君当位极人臣，奈恶簿颇多；犹不失八坐④，勉之。”遂遣人导归。

卫后至吏部尚书⑤。（出《夷坚甲志》卷十六，原名《卫达可再生》）

【注释】

① 秀州：州名，五代时吴越置，治所在嘉兴（今浙江嘉兴市）；宋庆元元年（1195年）升为嘉兴府。华亭：县名，唐天宝时置，治所即今上海松江县；宋时称为东南大县。
② 馆职：唐宋时凡在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等处供职，自直馆至校勘，都称馆职。
③ 箸：筷子。
④ 八坐：即“八座”，高级官员之代称。东汉至宋以前一般以尚书令、仆射、五曹或六曹（部）尚书为八座。
⑤ 吏部尚书：官名。魏、晋至宋、金朝为尚书省（台）吏部曹长官，掌全国文武官吏铨选考核赏罚之政。职位甚重，居诸曹尚书之首。

阎罗城

襄阳南漳人张腆①，居县之雁汊，世工医。绍兴十八年夏夜②，梦自所居东行二里许过固城铺北上，久之，入大城，出北门，登溪上高桥桥上，水中人往来如织。见其妻郑氏亦涉水登岸，欲前同途，转眄间已相失。

俄别至一城，同行者莫知其数。腆已入门，回问户者：“此何郡县？”曰：“阎罗城也。”腆知身已死，甚悲惧，彷徨无计，不觉又前进。至阶北，见大门三楹，与众俱入，过百许步复至一门，五楹，金碧照耀。顷之又过一门，涂饰益华，两庑下对列司局，正殿极高大，垂黄帘。腆且行且观，至东庑吏舍门内，顾舍中人悉冠带，或朱或紫，前揖之，了不相应，独一绯衣者微作答。腆立移时，绯衣颇相悯，以足拨一砖云：“可坐此。”坐未定，妻忽立于门外，相顾皆漠然。顷之，一人自殿帘出，著黄背子，背拱手，仰视屋椸③，移步甚缓，若有所思，久而复入。腆问何官，绯衣摇手低语曰：“此阎罗天子也。”腆曰：“适观状貌，与人间所画不同，却与清元真君甚相似。”言未既，殿上卷帘，呼押文字，群吏奔而往。下列囚甚众，或送狱，或枷讯，

或即放去，度两时许，人去且尽。腆在吏舍，遥见其妻亦决杖二十，但惊痛垂涕而已。须臾帘复垂，吏还舍解衣，半坐半卧。绯衣指腆谓同列曰："此人无过，何不令还？"众皆默然。又言之，乃曰："公欲遣去，何必相问？"其中一人云："渠虽欲去，三重门如何过得？"绯衣戒腆曰："外面如有人相问，但云司里令唤狱子。"腆逊谢而出，每及一门必有问者，如其言即免。

复寻旧路急行，将近屋东桥下，跌水中而寤。鸡既鸣矣，呼其妻，亦矍然惊觉，语所梦，无不同者。妻骂曰："我方受杖时，君在旁略不顾我，情如路人，岂可复为夫妇？"遂各寝处。才数日，郑氏腰下忽微肿，继生巨疮，痛不堪忍，凡十日脓始溃，又十日方愈。腆慨然弃家，诣均州④武当山，从孙先生者访道，越十七年乃亡。（出《夷坚丁志》卷十七）

【注释】

① 襄阳：郡、府名；汉置郡，治所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襄州为襄阳郡；宋宣和时升襄州置襄阳府。南漳：县名，西魏置思安县，隋改南漳。

②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绍兴十八年即公元1148年。

③ 桷（jué）：方的椽子。

④ 均州：州名，隋置，宋名均州武当郡，治所在武当（今湖北均县北）。

阴域告状

明州人夏主簿①，与富民林氏共买扑②官酒坊，它店从而沽拍③，各随数多寡，偿认其课④。历年久，林负夏钱二千缗⑤，督不可得，诉于州。吏受贿，转其辞，翻以为夏主簿所欠。林先令干者八人，换易簿籍，以为道地⑥。夏抑屈不获伸，遭囚系掠治，因得疾。

郡有刘元八郎者，素倜傥尚气，为之不平，宣言于众曰："吾乡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陈理酒钱，却困坐囹圄，何用州县为哉？恨不使之指我为证，我自能畅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⑦闻

其语，惧彰泄为害，推两人饶口舌者隔手邀刘，与饮于旗亭，摘语兹狱曰："八郎何管他人闲事，且吃酒。"酒罢，袖出官券二百千畀之，曰："知八郎家贫，漫以为助。"刘大怒骂曰："尔辈起不义之心，兴不义之狱，今又以不义之财污我。我宁饿死，不受汝一钱饵也。此段曲直虚实，定非阳间可了。使阴间无官司则已，若有之，渠须有理雪处。"呼问酒家人："今日所费若干？"曰："为钱千八百。"刘曰："三人共饮，我当六百。"遽解衣质钱付之。

已而夏病棘⑧，出狱而死。临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殁。凡向来扑坊公帖并诸人负课契约，尽可纳棺中，将力诉于地狱。"才一月，八人相继暴亡。又一月，刘在家忽觉头涔涔颤眩，谓其妻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公事发，要我供证，势必死。然料平生无他恶业，恐得反生，幸勿亟殓，以三日为期，过期则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

越两宿，矍然起坐曰："比为两个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绿袍官人从廊下房中出，视之，则夏主簿也。再三相谢曰：'烦劳八郎来，此处文书都明了，只要略证明，切莫忧恼。'续见八人者，共着一连枷，长丈五六尺，而钻八窍以受首。俄报王坐殿，吏引造廷下。王曰：'夏家事不须说，但楼上吃酒一节分明白我。'我供曰：'是两人见招，饮酒五杯，买羹三味，与官会二百道，不曾敢接。'王顾左右叹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须议所以酬奖，试检他寿算。'一吏走出，须臾而至曰：'合七十九岁。'王曰：'穷人不受钱，岂可不赏？与增一纪⑨之寿。'敕元追者且引看地狱了却来。既见，大抵类人间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内及属县人。有荷枷绁⑩缚者，有讯决刑杖者，望我来，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属我还世日，为报本家。或云欠谁家钱，或云欠谁家租，或云借谁家物，或云妄赖人田产。皆令妻儿骨肉，方便偿还，以减冥罪。它或乞钱财，或求功课⑪，我不忍注目而退，犹闻咨嗟叹羡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见了，反生时一一说与世人，教知有阴司。'我拜谢辞去。

既出门，送吏需钱，拒不与。诟曰：'两三日服事你，如何略不

陈谢，且与我十万贯。'又拒之曰：'我自无饭吃，那得闲钱。'吏遂捽⑫脱顶髻，推仆地，于是获生。"摸其头已秃，而一髻乃在枕畔。

济南⑬王夷县尉，时居四明⑭，亲见其说如此。淳熙中，刘年过八十而病。王往省问，甚忧之。刘曰："县尉不必虑，吾未死。"后果无恙，盖屈指冥王所增之数也。至九十一岁乃卒。（出《夷坚支戊》卷五，原名《刘元八郎》）

【注释】

① 明州：州、府名，唐置州，治所在鄞县（今宁波市南，大历时移今宁波市）；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为庆元府。主簿：官名，见《鬼魂·画像精魅·道经庐山》注。

② 买扑：宋时税酒，于三京及诸州城内实行官方包办；县镇乡间则由民间承办酿造，实行包税，即由官府核计应数额，招商承包。买扑人（承包商）缴"抵当"（保证金）于官，取得征税之权。北宋熙宁时始由承包商自行申报包税数额，以出价最高者取得包税权。南宋建炎以后，为加紧搜括，任人加价竞争，承办包税。以上述方式实行承包，即称为买扑或扑买。

③ 沽拍：犹拍买。

④ 课：赋税。

⑤ 缗(mín)：穿线的绳子，引申为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

⑥ 道地：为人事先疏通，使有安全之地。

⑦ 浸浸：渐渐。

⑧ 瘠：通"瘠"，瘦弱。

⑨ 一纪：古代以十二年为一纪。

⑩ 绷(bēng)：此处泛指绳。

⑪ 功课：佛教徒称每日按时诵经念佛为做功课。

⑫ 捽(zuó)：揪。

⑬ 济南：府名，宋政和六年（1116年）升齐州置府，治所在历城（今济南市）。

⑭ 四明：明州之别称。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明州之得名亦如此）。

冥刑惨烈

席方平，东安人。其父名廉，性憨拙。因与里中富室羊姓有隙，羊先死；数年，廉病垂危，谓人曰："羊某今贿嘱冥使捞我矣。"俄而身赤肿，号呼遂死。席惨怛不食，曰："我父朴讷，今见凌于强鬼；我将赴冥，代伸冤气矣。"自此不复言，时坐时立，状类痴，盖魂已离舍。

席觉初出门，莫知所往，但见路有行人，便问城邑。少选，入

城。其父已收狱中。至狱门，摇见父卧檐下，似甚狼狈。举目见子，潸然流涕，曰："狱吏悉受赇嘱，日夜搒掠，胫股摧残甚矣！"席怒，大骂狱吏："父如有罪，自有王章，岂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写状。趁城隍早衙①，喊冤投之。羊惧，内外贿通，始出质理②。城隍以所告无据，颇不直席③。席愤气无伸，冥行百余里至郡，以官役私状，告诸郡司。迟至半月始得质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赴案。席至邑，备受械梏，惨冤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讼，遣役押送归家。役至门辞去。

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诉郡邑之酷贪。冥王立拘质对。二官密遣腹心与席关说，许以千金。席不听。过数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负气已甚，官府求和而执不从，今闻于王前各有函进，恐事殆矣。"席犹未信。俄有皂衣人唤入。升堂，见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词，命笞二十。席厉声问："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闻。席受笞，喊曰："受笞允当④，谁教我无钱也！"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约一时许，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着衣，犹幸跛而能行。复至堂上，冥王问："敢再讼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讼，是欺王也。必讼！"王曰："讼何词？"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方将就缚，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复押回。冥王又问："尚敢讼否？"答曰："必讼！"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忍，顾亦忍而不号。闻鬼曰："壮哉此汉！"锯隆隆然寻至胸下。又闻一鬼云："此人大孝无辜，锯令稍偏，勿损其心。"遂觉锯锋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鬼上堂大声以报，堂上传呼，令合身来见。二鬼即推令复合，曳使行。席觉锯缝一道，痛欲复裂，半步而踣。一鬼腰间出丝带一条授之，曰："赠此以报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顿健，殊无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复问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答："不讼矣。"冥王

立命送还阳界。隶率出北门，指示归途，反身遂去。

席念阴曹之昧暗尤甚于阳间，奈无路可达帝听。世传灌口二郎[5]为帝勋戚，其神聪明正直，诉之当有灵异。窃喜二隶已去，遂转身南向。奔驰间，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归，今果然矣。"捽回复见冥王。窃疑冥王益怒，祸必更惨；而王殊无厉容，谓席曰："汝志诚孝。但汝父冤，我已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贵家，何用汝鸣呼为。今送汝归，予以千金之产、期颐[6]之寿，于愿足乎？"乃注籍中，箝以巨印，使亲视之。席谢而下。鬼与俱出，至途，驱而骂曰："奸猾贼！频频反复，使人奔波欲死！再犯，当捉入大磨中细细研之！"席张目叱曰："鬼子胡为者！我性耐刀锯，不耐挞楚耶！请反见王，王如令我自归，亦复何劳相送。"乃返奔。二鬼惧，温语劝回。席故蹇缓，行数步辄憩路侧。鬼含怒不敢复言。约半日至一村，一门半开，鬼引与共坐；席便据门阈，二鬼乘其不备，推入门中。

惊定自视，身已生为婴儿。愤啼不乳，三日遂殇。魂摇摇不忘灌口，约奔数十里，忽见羽葆来，幡戟横路。越道避之，因犯卤簿[7]，为前马所执，絷送车前。仰见车中一少年，丰仪瑰玮[8]。问席："何人？"席冤愤正无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当能作威福，因缅诉毒痛。车中人命释其缚，使随车行。俄至一处，官府十余员，迎谒道左，车中人各有问讯。已而指席谓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诉，宜即为之剖决。"席询之从者，始知车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嘱即二郎也。席视二郎，修躯多髯，不类世间所传。九王既去，席从二郎至一官廨，则其父与羊姓并衙隶俱在。少顷，槛车中有囚人出，则冥王及郡司、城隍也。当堂对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战栗，状若伏鼠。二郎援笔立判；顷刻，传下判语，令案中人共视之。判云：

"勘得冥王者：职膺王爵，身受帝恩。自应贞洁，以率臣僚，不当贪墨，以速官谤[9]。而乃繁缨棨戟[10]，徒夸品秩之尊；羊狠狼贪，竟玷人臣之节。斧敲斫，斫入木，妇子之皮骨皆空；鲸吞鱼，鱼食虾，蝼蚁之微生可悯。当掬江西之水，为尔湔肠[11]；即烧东壁之床，请君入瓮[12]。城隍、郡司：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虽则

职居下列，而尽瘁者不辞折腰⑬；即或势逼大僚，而有志者亦应强项⑭。乃上下其鹰鹯之手，既罔念夫民贫；且飞扬其狙狯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是宜剔髓伐毛，暂罚冥死；所当脱皮换革，仍令胎生。隶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类。只宜公门修行⑮，庶还落蓐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弥天之孽？飞扬跋扈，狗脸生六月之霜⑯；嚎突叫号，虎威断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狱吏为尊；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惧。当以法场之内，剁其四肢；更向汤镬之中，捞其筋骨。羊某：富而不仁，狡而多诈。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余腥犹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偿席生之孝。”即押赴东岳施行。

又谓席廉：“念汝子孝义，汝性良懦，可再赐阳寿三纪。”使两人送之归里。席乃抄其判词，途中父子共读之。既至家，席先苏；令家人启棺视父，僵尸犹冰，俟之终日，渐温而活。又索抄词，则已无矣。

自此，家道日丰，三年良沃遍野；而羊氏子孙微矣，楼阁田产尽为席有。即有置其田者，必梦神人叱之曰：“此席家物，汝乌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种作，则终年升斗无所获，于是复鬻于席。席父九十余岁而卒。（出《聊斋志异》卷十，原名《席方平》）

【注释】

① 早衙：旧时官署长官，每日早晚坐堂两次，处理政务，审讯案件，叫做坐衙。早上坐堂问事叫做坐早衙。

② 质理：审问。

③ 不直席：不认为席方平有理。

④ 允当：犹如说“活该”，这里是愤激不平的反话。

⑤ 灌口二郎：神话里的灌口二郎有好几个不同的人，这里指杨戬。传说杨戬是玉帝外甥，所以下文说“为帝勋戚”。

⑥ 期颐：称百岁之人。百年为生人年数的极限，故曰期。此时起居生活得人照顾，故曰颐。《礼·曲礼》上：“百年曰期颐。”

⑦ 卤簿：天子出巡的仪仗叫卤簿。

⑧ 瑰玮：奇伟的意思。

⑨ 贪墨：墨，这里通冒，也即贪的意思。贪墨，意近贪污。速：招来。官谤：做官不

称职，被人攻击，叫做官谤。

⑩ 繁(pán)缨棨戟：繁缨，马腹下的带饰，棨戟：古时摆在宅高门前以示威严的木戟。繁缨棨戟皆喻指达官显贵。

⑪ 掬江西之水，为尔湔肠：事出《新五代史·王仁裕传》："王仁裕梦剖肠胃，以西江水濯之。"这里喻指必将恶人托胎换骨。

⑫ 请君入瓮：作法自毙的意思。事出唐张鷟《朝野佥载》：唐武后时，或告周兴与丘神勣通谋，武后命来俊臣审理。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问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即索大瓮，起谓兴曰："有内状推老兄，请兄入此瓮。"兴惶恐叩头服罪。

⑬ 折腰：鞠躬行礼，指为下官受委屈。事出《晋书·陶潜传》，晋陶潜不愿为五斗米（县令薪俸）折腰，解甲归田。

⑭ 强项：直梗着脖子，形容倔强，不屈服。事出《后汉书·董宣传》，宣为洛阳令，不为权贵所屈，汉光武帝称他为"强项令"。

⑮ 公门修行：公门，指官厅。官厅审案操持人的生杀大权，为善可以救人性命，故有公门修行的说法。

⑯ 狗脸生六月之霜：形容隶役脸上惨白色，一幅阴险狠恶的样子。事出《太平御览》引《淮南子》，邹衍忠于燕昭王，然反遭谗下狱，于是邹衍仰天而哭。时值夏天，天为之感动而下霜。这里作贬义用。

森罗殿点鬼

李君名堡，吾乡名进士也，任甘肃会宁县① 令，改补安庆府学教授②，孑身赴任。而前任眷口未归，暂寓十王殿廊下。

一夕，闻殿上人声鼎沸。李起窥之，见灯烛辉煌，胥吏辈③ 两班祗候④；紫面赤髯，峨冠而带者，捧册侍立东隅。亡何，王者冕旒⑤ 出，次第参谒。王曰："三十年不稽鬼簿⑥，恐滋积弊。今当细核，毋稍隐纵。"紫面赤髯者即捧册上呈。随有荷枷带锁辈，由东廊鱼贯而进。唱名毕，偃蹇⑦ 从西廊出。

继点勾魂簿，唱名再四，无一人应者。王曰："催命鬼八万七千，何无一人在？"紫面赤髯者上前启白曰："奉后殿转轮王命，俾男者为医，女者为妓，尽托生人世矣。"王愀然曰："勾魂摄魄，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辈流毒天下，恐投到者无已时也！"

又点饿鬼簿。即有一胥吏趋前跽禀曰："前鬼门关守者，失于防检，诸饿鬼乘机逃去，今尽偷生阳世。"王问："在阳世作何事？"曰："大半作县令。"王曰："若辈埋头地狱，枵腹⑧ 垂千百年。今一得志，

必至狼餐虎噬，生灵无噍类⑨矣！”胥吏曰：“请仍押回可乎？”王沉吟久之，曰：“此亦大费者。能忍饥者，听之；倘饿吻翕张⑩，重者削其禄籍⑪，俾子孙窜入卑田⑫；轻者降作冷官⑬，使冻饿终身，还其本相可也。”李伏隙以窥，不觉失声大笑。一时灯烛尽灭，殿上绝无声响。（出《谐铎》卷六）

【注释】

① 会宁县：金置西宁县，元入会州，明改会宁县。在甘肃省东部。

② 安庆：府、路名；南宋升舒州为安庆府，治怀宁（今安徽潜山县，景定初移今安庆市）；元改为路，明复为府，清为安徽省治所。府学：明洪武二年命各府州县皆设立学校，属于府者称府学。教授：学官名；宋代除宗、律、医、武诸学等置教授传授学业外，各路之州县学均置教授，掌学校课试等事，位居提督学事司之下；元代诸路散府及上中州学校和明清的府学亦置教授。

③ 胥吏：下级官吏。

④ 祗(zhī)候：恭候。

⑤ 冕旒：古代帝王、诸侯及卿大夫之礼冠。宋以后臣下都不用冕，冕旒便成王帝之专用物，因而也用作皇帝之代称。旒：冕冠前后悬垂之玉串。

⑥ 稽：核查，审查。簿：簿籍。

⑦ 偃(yǎn)蹇(jiǎn)：困顿貌。

⑧ 枵(xiāo)腹：空腹；饥饿。

⑨ 噍(jiào)类：原谓能饮食之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⑩ 吻：犹言口，嘴。翕(xī)张：开闭。

⑪ 禄籍：登记禄位之簿册。

⑫ 卑田：即卑田院，俗称养济穷民之处。

⑬ 冷官：位置不重要、清闲冷落的官。

冥游

冥游是一种梦幻经历，它有明显的醒梦或昼夜之分，入梦和入夜即是冥游的开始，醒觉或天明即是冥游的结束。冥游往往是因阴域的鬼吏勾人所致，随后展开叙述，最终送之还阳。它有两种叙述法：一是作者按以上线索的叙述；一是采用倒叙法，简写冥游者的醒觉，然后由冥游者直叙他亲身的冥游经历。

这辑所选故事大致按以上叙述框架写就，但他们在内容和形式上却是各有特色。《天鼓》紧扣住梦的特点来写，某人冥游时，忽有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冥间官吏大惊失色，说是天鼓且动，赶快还阳。某人醒后，才知所谓天鼓不过邻近寺院在敲晨钟罢了。这种贴切人的生理感受写出的冥游其意在强化冥游的梦幻效应。《鬼婢轻云》也以梦醒交错的结构写出，与其说是冥游，不如说为夜游更贴切。夜游的中心议题是觅食，这虽未免太煞风景，但也却正可见出中国人的生命忧虑。夜游结束后末尾的现实验证无不在加强古人所认为的梦幻的真切性。《夜观鬼行》也是重心放在人间的冥游故事，冥间的叙写一笔带过，然后重写三个场面：鬼唾致梦、观鬼勾魂和送魂托生。如是冥游者似乎窥破了人生的奥秘，生命轮回，不过如此，因“不复以旧日之意为望，俄而成名，哭别长安而去。”不知所之。《走阴差》和《冥途嘿晦》两篇重写人的入冥和出冥。前者写冥游者被走阴差（亦称活无常）的吴妈带去阴府，其过程描写细致：令人独闭某室，旁人不得擅入，然后夜深时有黑烟一线扬起，随之扑倒，便去了阴地。后者则把阴狱描绘成漆黑惨淡的世界，亡灵的还阳靠死者灵前的一盏萤灯指引，这是切合人死后灵堂的情景所展示的想象，令人凄切感伤。

《人矿院》、《高俊入冥》和《蜉蝣关》是较完整地叙述了地狱概观

的描写。它们重在写明间的各种审段的结构：有所谓的“人矿院”，不论罪之轻重，地鬼首在之里役活成矿石，骨他就发落。另有“悬足”、“钳舌”、“割股”、“破肠”、“折脐”、“穴胸”、“食骨未敢出”等恶处，令人战栗恐惧（见《新俗入冥》）。《鲸鲭关》则作了更详尽的描述，有“劫治不义之鬼”，用长铁条刺入人眼，连十余贯而置炽炭炉烧烤；有“劫治不孝之鬼”，钩舌割石不干女子舌根，舌出尺余，痛不可指。有“间好恶鬼”，“别离”之鬼“秽亵鬼”，亦有“恶戒酸盐之门”。每鬼皆特有恶情，极其恶毒。冥鬼的末尾叫“鲸鲭关”，因“凡鬼受生人间者皆从此出，然不入复至，犹鲸鲭刺生多死然”。这里使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毫无意义，不过挤集于冥鬼中的一员肉团，是苦是乐，是痒是仓，又何必介意！

西游另有一条恶劫的河，叫奈河。《奈河之器》将河形容为生命的终结处，河中尽是死人之尸衣。董永跳投河之际，被二金人拉回，竟又活了性命。《西游记》中的《东河》则极写其恶浪滔天。于是鬼府阳光勾人去疏通东河，将浮尸打捞，肩背臂负而出。河工亦说，其河夫亦已半死。《东河车》则写东河是人生命的发源地。人的生命的根本——东河车（睾丸）全靠在河中浮洗，洗浴次数多者为上智，否则便是下愚。等等。总之，东河，生命的终结和开始之河；地狱和人间的连接处。我们由此不得不想起死亡的消散和新生的无情，我们进入了轮回的环环相扣的锁链！

人 矿 院

安平崔环者①，司戎郎宣之子②。元和七年夏五月，遣诣宋阳湖业③。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遂行数百步入城。城中街两畔，宫舍相对，绝无人家。直北数里到门，题曰：“男官院。”见二吏通通向北，亦有抹本。狰狞抹头④，瓶刀头，执弓矢者，散立者，各数百人。问到之人数千，或泪，或系，或绳，或戴械百斤，或洗其耳，或去眼睛然，或鲁鲜济济，各有供色，或泣或叹。其黄衫人，

一留伴环，一入告。俄闻决人四下声⑤，既而告者出曰："判官传语：何故不抚幼小，不务成家，广破庄园，但恣酒色。又虑尔小累无掌⑥，且为宽恕，轻杖放归。宜即洗心，勿复贰过。若踵前非，固无容舍。"乃敕伴者令送归。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环泣曰："弃背⑦多年，号天莫及。幸蒙追到，慈颜⑧不遥，乞一拜见，死且无恨。"二吏曰："明晦各殊，去留有隔，不合见也。"环曰："向者传语，云已见责。此身不入，何以受刑？"吏曰："入则不得归矣！凡人有三魂，一魂在家，二魂受杖耳。不信，看郎胫合有杖痕。"遂褰衣自视，其两胫各有杖痕四，痛苦不济，匍匐而行，举足甚艰。同到之人，叹羡之声，喧于歧路。

南行百余步，街东有大林。二吏前曰："某等日夜事判官，为日虽久，幽冥小吏，例不免贫。各有许惠资财，竟无暇取，不因送郎阴路，无因得往求之。请即暂止林下，某等偕去，俄顷即来。诸处皆是恶鬼曹司，不合往，乞郎不移足相待。"言讫各去，久而不来。环闷，试诣街西行，一署门题曰："人矿院。"门亦甚净。环素有胆，且恃其父为判官，身又蒙放，遂入其中。过屏障，见一大石，周回数里。有一军将坐于石北厅上，据案而坐。铺人各绕石。及石，上有数十大鬼，形貌不同，以大铁锤锤人为矿石。东有杻械⑨枷锁者数千人，悲啼恐惧，不可名状。点名拽来，投来石上，遂椎之，既碎，唱其名。军将判之，一吏于案后读之云："付某狱讫。"鬼亦捧去。其中有付碓狱者，付火狱者，付汤狱者。环直逼石前看之，军将指之云："曹司法严，不合妄入，彼是何人，敢来闲看？"人吏竞来传问，环恃不对。军将怒曰："看既无端，问又不对⑩，傍观岂如身试之审乎！"敕一吏拽来锻之。环一魂尚立，见其石上别有一身，被拽，扑卧石上，大锤锤之，痛苦之极，实不可忍。须臾，骨肉皆碎，仅欲成泥。二吏者走来，捶胸曰："郎君！再三乞不闲行，何故来此？"遽告军将曰："此是判官郎君，阳禄未终，追来却放，暂来入看。无间地狱，入不须臾，遂道如斯。何计得令复旧？"军将者亦惧曰："初问不言，忿而处置。如何？"因问诸鬼曰："何计得令复旧？"皆曰："唯濮阳霞一

人耳。”曰：“远近？”曰：“去此万里。昨者北海王与化形出游⑪，为海人⑫所损。其王请出，今亦未回。”乃令一鬼召之。

有顷而到，乃一髯眇目翁也，应急而来，喘犹未定。军将指环曰：“何计？”霞曰：“易耳。”遂解衣缠腰，取怀中药末糁于矿上团扑，一翻一糁，扁槎其矿为头项及身手足，剜刻五脏，通为肠胃，雕为九窍，逡巡成形。以手承其项曰：“起！”遂起来与立合为一，遂能行。大为二吏所贵⑬。相与复南行。将去，濮阳霞抚肩曰：“措大，人矿中搜得活，然而去不许一钱？”环许钱三十万。霞笑曰：“老吏身忙，当使小鬼枭儿往取，见即分付。”遂行。

欲及城门，见一吏从北向南者。二吏以私行有矿环之过，恐宣之怒环而召也，谓环曰：“彼见若问，但言欲观地狱之法，以为儆戒，故在此耳。”吏见果问，环答之如言。遂别去。

复行，须臾至荥阳。二吏曰：“还生必矣。某将有所取，能一观乎？”环曰：“固所愿也。”共入县郭，到一人家中堂，一吏以怀中绳系床上女人头，尽力拽之；一吏以豹皮囊徐收其气，气尽，乃拽下，皆缚之，同送环家。入门，二吏大呼曰：“崔环！”误筑门扇，遂瘖。其家泣候之已七日矣。后数日有枭鸣于庭，环曰：“濮阳翁之子来矣！”遂令家人刻纸钱焚之，乃去。疾平⑭，潜寻所见妇人家，乃县纠⑮郭霈妻也。其时尚未有分河之议。后数日，河中节度使司徒薛公平议奏分河一枝⑯，冀减冲城之势。初奏三丁取一，既虑不足，复奏请二丁役一，竟如环阴司所见也。（出《玄怪录》卷二，原名《崔环》）

【注释】

① 安平：故址在今河北省深县。
② 司戎郎：即兵部佐官司戎员外郎。
③ 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县。别业：别墅。
④ 抹头：束在额上的巾。此指头上束巾。
⑤ 决人四下声：四面审理，判决罪人的声音。
⑥ 虑尔小累无掌：考虑到你尚年轻，受连累，没有掌权。
⑦ 弃背：犹言人死。
⑧ 慈颜：父母亲的像貌。
⑨ 杻(chǒu)：手铐。械：脚镣。

⑩ 不对：不对话，不回答。
⑪ 北海王：北海白龙。此套用豫且射白龙事，《说苑·正谏》："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
⑫ 海人：海上捕鱼的人。
⑬ 贵：应作"贲"。
⑭ 疾平：疾病好了。
⑮ 县纠：县司纠察的官。纠，即纠。
⑯ 河中：唐方镇名，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节度使：唐时节制一方的军事长官。司徒：在唐时已只是尊贵的官称，并无职事，亦无属官，类似名誉职位。薛公平：即薛平，曾历任数镇节度使，封魏国公。宝历中，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改仕卒。在节度使任内，曾奏议分河道以缓水势，保滑州城（今河南省滑县）免遭水患。两《唐书》有传。

夜观鬼行

吴全素，苏州① 人，举孝廉，五上不第。元和十二年寓居长安永兴里，十二月十三日夜既卧，见二人白衣执简，若贡院② 引牌来召。全素曰："礼闱③ 引试，分甲④ 有期，何烦夜引？"使者固邀，不得已而下床随行。

不觉过子城⑤，出开远门二百步，正北行，有路阔二尺已来，此外尽目深泥。见丈夫、妇人，捽之者、拽倒者、枷杻者、锁身者、连裾者、僧者、道者、囊盛其头者、面缚者、散驱行者，数百辈皆行泥中，独全素行平路。约数里，入城郭，见官府，同列者千余人，军吏佩刀者分部其人，率五十人为一引，引过，全素在第三引中。其正衙有大殿，当中设床几，一人衣绯而坐，左右立吏数十人，衙吏点名，便判付司狱者、付碓狱者、付矿狱者、付汤狱者、付火狱者、付案者。闻其付狱者，方悟身死。见四十九人皆点付讫，独全素在。因问其人曰："当衙者何官？"曰："判官也。"遂诉曰："全素恭履儒道，年禄未终，不合死。"判官曰："冥司案牒，一一分明，据籍帖追，岂合妄诉？"全素曰："审知年命未尽，今请对验命籍。"乃命取吴郡户籍到。检得吴全素，元和十三年明经⑥ 出身，其后三年衣食，亦无官禄。"判官曰："人世三年，才同瞬息，且无荣禄，何必却回！既去即来，徒烦案牒。"全素曰："辞亲五载，得归即荣，何况成名尚余三载。伏乞哀

察。"判官曰："任归。"仍诫引者曰："此人命薄，宜令速去，稍以延迟，即突明⑦矣。"引者受命，即与同行。出门外，羡而泣者不可胜纪。

既出其城，不复见泥矣。复至开远门，二吏谓全素曰："君命甚薄，突明即归不得，见判官之命乎？我皆贫，各惠钱五十万，即无虑矣。"全素曰："远客又贫，如何可致？"吏曰："从母之夫，居宣阳为户部吏者甚富⑧，一言可致也。"既同诣其家，二吏不肯上阶，全素入告，其家方食煎饼，全素至灯前拱曰："阿姨万福。"不应。又曰："姨夫安和。"又不应。乃以手笼灯，满堂皆暗。姨夫曰："何不抛少物，夜食香物，鬼神便合恼人。"全素既憾其不应，又目为鬼神，意颇忿之。青衣有执食者，其面正当，因以手掌之，应手而倒，家人竞来拔发喷水，呼唤良久方悟。全素既言情不得，下阶问二吏。吏曰："固然，君未还生，非鬼而何？鬼语而人不闻。笼灯行掌，诚足以骇之。"曰："然则何以言事？"曰："以吾唾，涂人大门，一家睡；涂人中门，门内人睡；涂堂门，满堂人睡。可以手承吾唾而涂之。"全素掬手，二吏唾。逡巡掬手以涂堂门。才毕，满堂欠伸，促去食器，遂入寝。二吏曰："君入，去床三尺，立言之。慎勿近床，以手摇动，则魇不寤矣。"全素依其言言之。其姨惊起，泣谓夫曰："全素晚来归宿，何忽致死？今者见梦求钱，言有所遗，如何？"其夫曰："忧念外甥，偶为热梦，何足遽信！"又寝，又梦，惊起而泣。求纸于柜，适有二百幅，乃令遽剪焚之，火绝则千缗宛然在地矣。二吏曰："钱数多，某固不能胜，而君之力，生人之力也，可以尽举。请负以致寄之。"全素初以为难，试以两手上承，自肩挑之，巍巍然极高，其实甚轻。乃引行寄介公⑨庙，主人者紫衣腰金，敕吏受之。

寄毕，二吏曰："君之还生必矣。且思便归，为亦有所见邪？今欲取一人送之受生，能略观否？"全素曰："固所愿也。"乃相引入西市绢行南尽⑩人家，灯火荧煌，呜呜而泣，数僧当门读经，香烟满户。二吏不敢近，乃从堂后檐上，计当寝床，又抽瓦拆椽，开一大穴。穴中下视，一老人气息奄然，相向而泣者周其床。一吏出怀中绳，大如指，长二丈余，令全素安坐执之，一头垂于穴中，诫全素曰：

"吾寻取彼人，人来，当掣绳。"遂出绳下之，而以右手捽老人，左手掣绳，全素遽掣出之。拽于堂前，以绳囚缚，二吏更荷而出，相顾曰："何处有屠案最大？"其一曰："布政坊十字街南王家案最大。"乃相与往焉。既到，投老人于案上，脱衣缠身，更上推扑，老人曰苦，其声感人。全素曰："有罪当刑，此亦非法；若无罪责，何以苦之？"二吏曰："讶君之问何迟也。凡人有善功清德，合生天堂者，仙乐彩云、霓旌鹤驾来迎也，某何以见之？若有重罪及秽恶，合堕地狱者，牛头奇鬼铁叉枷杻来取，某又何以见之？此老人无升天之福，又无入地狱之罪，虽能修身，未离尘俗，但洁其身，净无瑕秽。既舍此身，只合更受男子之身。当其上计之时，其母已孕，此命既尽，彼命合生。今若不团扑，令彼妇人何以能产？"又尽力揉扑，实觉渐小，须臾其形才如拳大，百骸九窍，莫不依然。

于是依依提行，逾子城大胜业坊西南下东回第二曲⑪北壁，入第一家，其家复有灯火荧煌，言语切切，沙门二人当窗读《八阳经》⑫。因此不敢逼僧，直上阶，见堂门斜掩，一吏执老人投于堂中，才似到床，新子已啼矣。一吏曰："事毕矣，送君去。"又偕入永兴里旅舍。到寝房，房内尚黑，略无所见。二吏随自后，乃推全素，大呼曰："吴全素！"若失足而坠，既苏，头眩苦，良久方定，而衙鼓方动。姨夫者，自宣阳走马来，则已苏矣。其仆不知觉也。乘肩舆，憩于宣阳，数日复故，再由子城入胜业生男之家，历历在眼。自以明经中第，不足为荣，思速侍亲。卜得行日，或头眩不果去，或驴来脚损，或雨雪连日，或亲故往来，因循之间，遂逼试日。入场而过，不复以旧日之望为意。俄而成名，笑别长安而去。（出《玄怪录》卷三，原名《吴全素》）

【注释】

① 苏州：治所在今江苏省苏州市。
② 贡院：古时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有贡院，是各地士子在京考试的场所。
③ 礼闱：礼部试进士之所。
④ 分甲：科举考试揭榜，分名次先后。

⑤ 子城：大城所属小城，此指内城。
⑥ 明经：唐科举考试名目之一，以经义取士。
⑦ 突明：天很快就亮了。古人以为冥游总在夜晚或梦中进行，天明或梦醒之际便是复活或结束冥游的时候。
⑧ 宣阳：长安坊名。户部：唐尚书六部之一，掌全国户籍、土地、赋税、收支等。
⑨ 介公：介之推，春秋晋国人。曾从晋文公流亡国外。晋文公登基，大赏流亡时的从属，独忘了介之推。介就偕母隐居绵上。晋文公为逼他出仕，放火烧山，介坚不出，烧死火中。
⑩ 南尽：南边的尽头。
⑪ 曲：唐时坊内小巷叫曲。
⑫ 《八阳经》：佛经名，全称为《八阳神咒经》。

天鼓

娄师德① 布衣时，尝因沉疾②，夜梦一人，紫衣，来榻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间矣③，幸与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

行数里，见路傍有廨署④，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途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⑤而退。见一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⑥之籍也。"公因入室视之，有书数千帙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按掾。公因命出己之籍，按掾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履历清贵，出入台辅⑦，寿至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按掾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忧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动檐宇。按掾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始悟为梦游尔。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按掾所谓天鼓者也。自是疾亦间焉。

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⑧，寿凡八十有五，今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

自是卧疾，后三日果薨⑨。（出《宣室志》卷三，原名《娄师德》）

【注释】

① 娄师德(630—699)：字宗仁，唐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西)人。贞观时进士擢第，长寿二年(693)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② 沉疾：重病。
③ 间(jiàn)：病痊愈或好转。疾且间矣：病快要好了。
④ 廨(xiè)署：官府，官舍。
⑤ 辟易：惊退。
⑥ 禄命：古指人生禄食运数。禄指盛衰兴废，命指富贵贫贱。
⑦ 台辅：指宰相，言其位刊三台，职居宰辅。
⑧ 上台：原为星名，三台之一。古代以星象征人事，称三公为三台。此处上台亦泛指三公。
⑨ 薨(hōng)：古称侯王死为"薨"，唐代以后称二品以上官死亦为"薨"。娄师德官至宰相，故其死有此称。

奈河之隔

董观，太原①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元和②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灵习道卒，观亦归并州③。宝历④中，观游邠江，至泥阳郡⑤，舍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数百函。观遂留止，将期尽阅乃还。

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镭⑥。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乃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一夕未寝，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旁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

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吾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俟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熟寝。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敛吾尸耶？"习曰："何吾子言之失而忧之深乎？夫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魄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魄离身，故

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安所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尝闻我教中有阴去身者，孰为耶？”习曰：“吾子将谓死未得更生也。”遂与偕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相碍。于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如毳毯状。行十余里，至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⑦。其源出于地府。”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木蒙蔽，庐舍骈接。习谓观曰：“与君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舍家归释氏⑧。”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褰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惕惶惑。忽有牵观者，回视其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⑨，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于东南指郡城而归。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驰去。将无及。”顷之，遂至寺。

时天已晓，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于是以其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神像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诵阅藏经，虽寒暑不少惰。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也。

会昌中⑩，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间，言事往往奇中。尝为沂州临沂尉⑪。今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云云。（出《宣室志》卷四，原名《董观死而复生》）

【注释】

① 太原：原为郡、国名，唐开元时升并州置太原府，治太原（今市西南晋源镇）。参见《鬼魂·诸鬼·鬼绞颈》注。

②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
③ 并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晋阳(隋改太原，今太原市西南)。
④ 宝历：唐敬宗李湛年号(825—827)。
⑤ 泥阳郡：当指泥阳县，古县名，汉置，以在泥水之阳而名，故城在今甘肃宁县东南。
⑥ 扃(jiōng)镬(jué)：原指加于门窗上的锁或加锁之处，此处作动词用，即(已)关闭上锁之意。扃，门闩或关钮；镬，锁钥或装锁之环状物。
⑦ 奈河：宗教、迷信所传地狱中之河名。
⑧ 释氏：谓佛。佛姓释迦氏，省称释氏。归释氏即归佛。
⑨ 《大藏经》：汉文佛教经典之总称。简称《藏经》，也称《一切经》。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包括天竺和中国之佛教著述。
⑩ 会昌：唐武宗李炎年号(841—846)。
⑪ 沂州：州名，北周置，治所在即丘(今山东临沂东南，隋移治临沂(今县)。临沂：县名，汉置，在今山东省东南部。

鬼婢轻云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①，为国子博士②。有婢轻云，卒数年矣。

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萦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悟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镬，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

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③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阍者启扉曰："向闻扣门，今寂无睹，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阍者④怒曰："厉鬼⑤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

时有国子监⑥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⑦，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于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

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绂银印⑧，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至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

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睹。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辑佚，原名《梦与鬼游》）

【注释】

① 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59)。大中四年即公元850年。

② 国子博士：国子学教官。西晋立国子学，置一人，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为之，并应对殿堂，备咨询顾问。唐朝国子监国子学置五人，正五品上，分授五经。

③ 太学博士：东晋置为教授国子学生之学官；北魏国子学、太学分立，遂专教授太学生，全称"太学博士下大夫"；隋、唐至金皆掌教授太学生，属国子监；历代品级不同，唐正六品上。太学：古代大学；西周已有太学之名；魏晋至明清，与国子学（国子监）同为传授儒家经典之最高学府。

④ 阍者：守门人。

⑤ 厉鬼：恶鬼。

⑥ 国子监：见《鬼魂·鬼谱·人鬼无涉》注。

⑦ 条报除授：逐条呈报除授事项。除授：犹除拜，拜官授职。除，除去旧职、授任新官之意。

⑧ 朱绂：古代系佩玉或印章之红色丝带。银印：银质印章。王坤为国子博士，品秩甚高，因佩朱绂银印。

冥途曛晦

右常侍① 杨潜，尝自尚书郎出刺西河郡② 。时属县平遥③ ，有乡吏张汶者，无疾暴卒，数日而寤。初，汶见亡兄来诣其门，汶甚惊，因谓曰："吾兄非鬼耶？何为而来？"兄泣曰："吾自去人间，常常属念亲友，若瞽者不忘视也。思平生欢，岂可得乎？今冥官使我归而省汝。"汶曰："冥官为谁？"曰："地府之官，权位甚尊。吾今为其吏，

往往奉使至里中，比以幽明异路，不可诣汝之门。今冥官召汝，汝可疾赴。"汶惧，辞之不可。牵汶袂而去。

行十数里，路曛黑不可辨，但闻马车驰逐，人物喧语，亦闻其妻子兄弟呼者哭者，皆曰："且议丧具④。"汶但与兄俱进，莫知道途之几何。因自念："我今死矣，然常闻人死，当尽见亲友之殁者，今我即呼之，安知其不可哉？"汶有表弟武季伦者，卒且数年，与汶善，即呼之。果闻季伦应曰："诺。"既而俱悲泣，汶因谓曰："今弟之居，为何所也？何为曛黑如是？"季伦曰："冥途幽晦，无日月之光故也。"又曰："恨不可尽，今将去矣。"汶曰："今何往？"季伦曰："吾平生时，积罪万状，自委身冥途，日以戮辱⑤。向闻兄之语，故来与兄言，今不可留。"又悲泣久之，遂别。呼亲族中亡殁者数十，咸如季伦应呼而至，多言身被涂炭，词甚凄咽。汶虽前去，亦不知将止何所，但常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语音，历然⑥在左右，因遍呼其名，则如不闻焉。

久之，有一人厉呼曰："平遥县吏张汶。"汶既应曰："诺。"又有一人责怒汶，问平生之过有几。汶固拒之，于是命案掾出汶之籍。顷闻案掾称曰："张汶未死，愿遣之。"冥官怒曰："汶未当死，何召之？"掾曰："张汶兄今为此吏，向者许久处冥途，为役且甚，请以弟代，虽未允其请，今自召至此。"冥官怒其兄曰："何为自召生人，不顾吾法。"即命囚之，而遣汶归。

汶谢而出。遂独行，以道途曛晦，惶惑且甚。俄顷，忽见一烛在数十里外，光影极微，汶喜曰："此烛将非人居乎？"驰走，望影而去。可行百余里，方觉其影稍近，迫而就之，乃见己身偃卧于榻，其室有烛，果汶见者。自是寤。

汶即以冥中所闻妻子兄弟号哭及议丧具，讯其家，无一异者。

（出《宣室志》辑佚，原名《张汶死而复生》）

【注释】

① 常侍：即散骑常侍，官名，三国魏文帝置，掌侍从、规谏，多为加官。历代沿置。

唐高宗时分置左右，以左、右散骑常侍各二员分隶门下省、中书省。代宗时为正三品，掌侍从规谏，实则多为安置退罢大臣之虚职。

② 尚书郎：官名；西汉为尚书属官，掌出纳文书章奏等庶务；东汉掌代奏、拟诏；魏、晋、南北朝为尚书省刊曹尚书所辖诸郎曹长官之通称，分曹议政，执行政务；唐朝定称郎中，历朝因之。出刺：待查西河郡；曹魏始于汉兹氏县置西河郡，即今山西汾阳县治；晋为西河国，后魏复为郡；金时郡废。

③ 平遥：县名。汉置京陵县，北魏移置平陶县，后改平遥县，在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南、汾河中游。

④ 丧具：衣棺类办丧事所用之物。

⑤ 戮辱：刑辱。

⑥ 历然：清楚分明貌。

高俊入冥

夔州① 戍兵高俊家睢阳② 世为卒，隶雄威军。

绍兴二十二年③ 正月辛亥，登夔之高山，逢一人，披发执杖，出符示俊曰："受命追汝。"俊恐怖，亟归。彼人随之不置。俊至家，举食器掷之，彼人怒扼其喉，俊立仆地，即觉从而西。且行且出其符，凡大书数行，后有"押"字，俊不识也。行久之，路正黑，俄，豁然明，见城郭严峻，四隅铁扉甚高，四顾廛市列肆，如一郡邑，其中若大府，两庑囚系几满，一女子悬足于桁④ 。吏曰："前生妄费膏油以涂发，故悬以沥之。"又一女反缚，以钳钳其舌。吏曰："生前好摇唇鼓舌者。"后所识宁江都将⑤，荷铁校⑥，曳铁锁，狱卒割剔其股文，血肉淋漓，形容枯瘠不类人。左右破脑者、折胫⑦ 者、折肱⑧ 者、穴胸者，百十人环守之。吏曰："生前贼杀无辜者也。"一部将⑨ 亦同系，箠掠无全肤。次则市之鬻面者曰冉二，死已数年矣，前列一大瓮，畜腐水败泔，其七已空。吏曰："是尝弃面与水浆，今积于此，日使尽三杯。"又有鬻饧⑩ 者黄小二，为狱卒，劳问俊曰："汝何时来耶？"与俊同曹追者凡三百余人，奉节令⑪ 赵洪先一夕死，亦彷徨庭下。

堂上黄绶主者呼俊曰："汝以何年月日时生乎？"俊曰："俊年二十五岁，六月二十四日辰时⑫ 生。"主者披籍曰："吾所追，乃生于巳时者。"使俊止以俟命。其它一一问如前。有即荷校驱而东去者，亦有

闭诸庑者。庭中壮士金甲持斧立，俊进揖曰："主者留俊而未有以命，柰何？"曰："吾为汝入白。"顷之，出曰："可去也。"戒一童曰："速与偕行，或埋瘗，则无及矣。"童导俊由始来之路，其正黑者既穷，即失此童，惟望西而行。

殆数里，登山，下有河流，溺者不可计。官曹坐岸上，使卒徒拥行人入于河。入者为鱼龙所啖食，能涉而得岸者，百不一二也。益大恐，奔及壘岭，乃东行。至平川，二径交午⑬，不知所适。憩川上，伺过者将问津，有犬来牵俊衣，趋左径，凡七里许，复失犬，独进。

逾前冈，抵大溪，甫过桥而桥坏。后一骑来，迫坏桥呼曰："急治桥。"寻有四五人，负大木横其溪，骑者不克度，俊愈益疾步，逾时达夔之东津。视其体则裸也。或诟之，欧其背，遂惊寤。盖死二日，家方谋瘗之云。（出《夷坚甲志》卷十二）

【注释】

① 夔州：州名，唐改信州置，治所在奉节（今四川奉节县东，宋移今治）。
② 睢阳：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河南商丘县南。两汉、六朝历为梁国、梁郡；隋至金历为宋州、应天府、归德府治所。参见《鬼魂·魂吊·韩凭夫妇》注。
③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绍兴二十二年即公元1152年。
④ 桁（héng）：檩子。
⑤ 宁江：州名，辽置，治混同（今吉林扶余东石头狮子）。都将：武官名号，北魏置，统领禁军侍卫皇帝左右，或出征、镇守在外；出征时多作为一路主将，地位很高，多自镇将或三都大官迁任，亦有以三公任职者。
⑥ 校（jiào）：古代一种拘束犯人的刑具。
⑦ 胫：小腿。
⑧ 肱（gōng）：胳膊由肘至肩的部分，亦泛指手臂。
⑨ 部将：军中偏将。
⑩ 饧（xíng，又读táng）：古"糖"字。后特指用麦芽或谷芽等熬成的糖。
⑪ 奉节令：奉节之县令。奉节：县名；汉置鱼复县，西魏改名人复县，唐改奉节；为夔州治所；在今四川省东部、长江沿岸。
⑫ 辰时：上午七时至九时。下文"巳时"，则指上午九时至十一时。
⑬ 交午：纵横交错。

蜉蝣关

何思明，大宋人，号烂柯[1]樵者。通五经，尤专于《易》，以性学[2]自任，酷不喜老、佛，间遇其徒于道，辄斥之曰："四民之中，纵不为士，为农、为工、商，岂不可也？何至为是哉？"著《警论》三篇，每篇反复数千言，推明天理，辨析异端，匡正人心，扶植世教。其上篇略曰："先儒谓：天即理也。以其形体而言，谓之天；以其主宰而言，谓之帝；帝即天，天即帝。非苍苍之上，别有一天。宫室居处，端冕垂旒[3]，若世之帝王者，此释、老之论也。不特此也，又有所谓三天[4]、九天[5]、三十三天[6]；三帝[7]、九帝[8]、十方[9]诸帝，何天之多而帝之众耶？由是言之，天未免如阶级之形，帝未免有割据之争矣。甚者尊汉张道陵[10]为天师，天岂有师乎？以宋林氏女为天妃[11]，天果有妃乎？盖天者，理之所从出，圣人法天；道陵纵圣，亦人鬼耳，使天而师之，是天乃道陵之不若也。林女既死，特游魂耳，使天而妃之，是天犹有情欲之未忘也，乌得为天哉；彼以道陵天师也，不敢遽指为帝，而加以师称，所以尊天；不知无是理，适所以慢天。彼以林氏天女也，不敢侪以为鬼，而蒙以妃号，所以敬天；不知为是说，乃所以诬天也。诬天慢天，罪不容诛矣。"又谓："世之人，徒知在天之天，故见日月星辰之光，风雨霜露之显，吉与凶，天之为也；祸与福，天之降也，是则然矣。然不知有己之天焉，己之天，即天之天；是故丹扃[12]煌煌，天之君也；灵台[13]湛湛，天之帝也；三纲五常，炳焕昭晰，非日月星辰之光乎？礼乐法度，明白正大，非风雨霜露之教乎？己之君与天之君戾[14]，则凶也祸也，必以类而从；天之帝与己之帝合，则吉也福也，亦以类而至。达者信之，愚者憎焉。冥顽之徒，谓天为不闻，造恶自若，然心之天则固闻矣；侥幸之徒，谓天为可谄，淫祀是务，然心之帝已斥之矣。庸昧之辈，谓帝为可罔，矫诬是为；寻常昧昧也，而指天曰此可恃；平昔蚩蚩也，而怨天曰此罔知。每夕焚香，不可告者

多矣；终年素食，知而犯者屡焉。"其持论言近指远，类如此。

至正丁酉正月初六日，偶得疾，数日加亟，诸生从俗，私为之祷，思明知之，训之曰："贤辈虽曰读书，而烛理未彻，鬼神岂可以酒肉私？人命岂可以纸钱买？吾谁欺？欺天乎？"是夜卒，独心下稍暖，不敢殓。诸生环守之，凡七昼夜，觉绵动，候之，鼻中气勃勃出，急捣姜汁灌之，良久眼开，天明而呼吸续矣。十日始能言，乃召弟子告曰："二教之大，鬼神之著，其至矣乎！曩吾僻见，过毁老、释，今致削官减禄，几不能生，小子识之。"门人请其详，思明曰："子不语怪，固然；亦不可不使汝曹知果报之不虚也。始吾病革时，见两苍蝇堕床前，视之，已变为人矣。青衣、黄巾、红抹额，揖余曰：'奉命召君。'余问：'谁召？'其人曰'内台。'余曰：'乱离道梗，何由可去？且无知己在台。'其人曰：'酆都内台也。'余曰：'吾儒者，不知所谓酆都内台。'其人怒，囊余袋中，袋类网罟，结细绳为之。余坐袋内，两人持之行树巅如飞，时觉树梢拂袋，谡谡有声。既又入空濛中，渺渺茫茫，四无畔岸，波涛汹涌，腥风袭人。黄巾挈囊，如履平地，余亦不觉有所苦也。

"又半日，方有路，始出余袋中，押过一所，若把截处，守者高鼻深目，拳发胡须，类回回人，问黄巾曰：'何篆？'对曰：'朱篆。'又有二皂衣，引一男子三妇人来，守者又问：'何篆⑮？'皂衣曰：'黑篆。'守者曰：'不可不仔细，请观之。'各出一牌，长可寸半，阔可寸许，一朱字，一墨字，皆不可识。守者曰：'是矣。'放入门，黄巾偕余遵左廊而行，彼则循右廊而去。余因问曰：'此为何所？'曰：'酆都第一关也。'余方悟已死，复问其：'所持牌，何有朱、墨之异？'曰：'冥司追人，暂至而复出者，则以朱；永不出者则以墨。'余不觉失声曰：'然则我当复生也？'黄巾曰：'虽当复生，亦甚费周折。'余见其颇有相眷之意，因诱之曰：'某此行，全赖二公作成。'黄巾曰：'自有主者，我何能焉？'行数里，入铁围城，城门守者问如前而加切。

"俄抵台府，黄巾曰：'君虽无重罪，然阴道尚严，不比凡世。'解索缚余颈，牵以入。先过冠服司，主者令去余衣巾曰：'送寄自房收。'余短衣囚首，带索而行。及仪门，一黄巾先去，顷间，引五六人出，

执余以入，跪阶下。台尊服章如王者，侍卫甚多，问余曰：'尔非衢州儒士何思明乎？'余曰：'是也。'台尊曰：'所贵乎儒者，上窥鸿濛，中法圣智，下穷物理；辟乾阖坤，造妙诣微；陶冶精醇，橐龠元和[16]；究无中有象之蕴，妙阴阳动静之根；渊默澄凝以为体，翕忽变化以为用；出入无方，会三于一，夫是之谓儒，而鬼神莫能窥之矣。今尔偏执己见，造作文词，谤毁仙真，讥讪道佛；天至大，以阶级比之；帝至尊，以割据戏之；妄论天师之号，妄辨天妃之称，其罪大矣。且儒书中言天者不一，若《春秋》书'天王'，《诗》称'侃天之妹'、'昊天其子'，使皆若尔论，天既无师与妃，又安得有王、有妹、有子者乎？尔之学诚拘而不通，滞而有碍，拘则局于一器，滞则胶于一隅，不通则固陋，有碍则鄙僻，真俗腐迂谬之士，胡可冒儒者之名乎？'命取何姓簿来，于余姓名下，以朱笔抹之，复傍注之，毕，省谕曰：'尔本合为六品官，出入华要[17]，由尔弗信仙佛，诬罔鬼神，特降为七品。'余顿首谢，且请改过。台尊曰：'此人面承腹诽，退有后言，可令阅狱，折服其心。'

"数卒捽余下，付黄巾领去省业司。中有宝塔一座，僧立塔傍，香烛幡幢，荧煌罗列。黄巾再拜，余亦拜。僧开塔取一大珠，以金盘承之，黄巾以双手擎捧前行，余随之，皆幽暗境也。余问：'僧谁乎？'曰：'导冥和尚也。'又问：'珠何为？'曰：'地藏王菩萨愿珠也。狱中业气深重，赖珠光照破，不尔，则鬼王于暗中食人心肝，不得出矣。'于是首造一狱，曰'勘治不义之狱'，以砖砌一长槽，满堆炭火，火上焰烨烨然红，呼罪人跪槽边，出火中铁条，大如指，刺入人眼，连十余贯而吊之，如悬槁鱼。黄巾曰：'此男子在世，不能恭友兄弟，视如秦越，轻灭大伦，惟重财利，受此报也。'次一狱曰：'勘治不睦之狱'，皆妇人，老少相杂，每人舌上挂一钩，钩上悬一圆石如西瓜，旋转不已，舌出长尺余，痛不可当。黄巾指曰：'此妇人在世，不能和顺闺门，执守妇道，使夫家分门割户，患若贼仇，受此报也。'东南一狱稍大，谓之'阎浮总狱'，九流百姓，诸等混杂之人，皆在其中，不令余入也。总狱之北，曰'剔镂'，绑人于

柱，以刀镂之如蓑衣，持小扇煽之，茸茸然动，浇以热醋，绝而复苏，仍沃以水，肉如故，镂十余度；盖世之凶恶，虐害良善者，治于此。邻剔镂狱曰'秽溷'狱，狱尽大粪池，滚沸如汤，臭不可近，鬼以长叉叉人下煮之，出没其间，顷刻溃烂，化为蛆虫，又以竹箩捞蛆于锅中，细炒之，炒辄成灰，仍汲粪汁洒之，复成人，亦十余度。余问'此治何事？'黄巾曰：'此世之小人，谤毁君子者，治于此。'已，乃相谓曰：'不须遍历，直引去那里看了罢！'遂出，逾百步许，入一门，榜曰'惩戒赃滥'之门，亦大狱也，裸十余人于地，夜叉数辈，状貌狞恶，以铁索牵八九饿鬼来，夜叉抽刀于裸者胸股间割肉，置锅中煎之，以啖饿鬼，啖尽又割，至余筋骨而后已，少焉，业风一吹，肢体如故。又有铁蛇铜犬，咋人血髓，叫苦之声动地，皆人间清要之官，而招权纳赂，欺世盗名，或于任所阳为廉洁，而阴受苞苴⑱，或于乡里恃其官势，而吩咐公事，凡瞒人利己之徒，皆在其中，亦有一二与余相识者。

"观毕，回省业司，纳珠还僧，赴台复命。台尊又赐训曰：'今当改过，毋作昔非，若更不悛，罪在不赦。'乃敕黄巾送归，方得去索散行，往冠服司取衣服。黄巾曰：'公在此相候，吾二人去领符来相送。'食顷，至曰：'今取捷径，不由旧路矣。'遂同行，出数关，中一关新创，匾曰'蜉蝣⑲'；把关者知余儒者，俾作《蜉蝣关铭》，余请命名之义，彼曰：'凡鬼受生人间者，悉从此出，然不久复至，犹蜉蝣朝生夕死然。'余承命撰数语酬之，铭曰：

有崇者关，镇厚地也。有赫其威，把关吏也。名之蜉蝣，精取义也。凡厥有生，自兹逝也。去未逾时，旋复至也。何殊此虫，一日毙也。南阎浮提，光阴易也。幢幢往来，曷少憩也。请视斯名，悟厥譬也。六道四生⑳，早出离也。逍遥无方，证忉利也。举为天人，关可废也。敬听余铭，发弘誓也。咨尔幽灵，守勿替也。

把关者喜，便放余行，至二更，行至家，正见身卧地上，灯照头边，妻子门人，悲啼痛哭；黄巾猛一推余，不觉跌入尸内，恍然而寤矣。"

其后思明果终知县，所至以清慎自将，并无瑕玷，号称廉洁，盖有所儆云。（出《剪灯新话》卷一，原名《何思明游酆都录》）

【注释】

① 烂柯：山名，在浙江衢县南三十里，传说晋朝王质入山采樵，看两个童子相对下棋，局终回顾，斧柄已烂。

② 性学：宋儒所谓的性命理气之学，一名理学，也叫道学。

③ 端冕重旒：封建时代帝皇戴的冠，玄表朱里，顶上有版，后高前下，作俯形，所以叫冕。顶上的版叫延，延前端有丝绳下重，贯以珠玉，叫做旒，旒的数目凡十二。

④ 三天：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为三天。佛家的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也叫三天。

⑤ 九天：道家称九天，见《太玄经》："九天，一为中天，二为羡天，三为从天，四为更天，五为晬天，六为廓天，七为减天，八为沈天，九为成天。"

⑥ 三十三天：即忉利天。据佛家传说，从前有佛灭度，一个女人修塔，三十二人帮助她。这女人后来做忉利天主，三十二人做她的臣子，故称忉利天为三十三天。

⑦ 三帝：《黄庭内景经》："飘飘三帝席清凉。"

⑧ 九帝：《云笈七签》："出九帝三真命咒之词。"

⑨ 十方：佛经称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为十方。

⑩ 张道陵：后汉人，张良八世孙，客居四川，以符水禁咒法引起民众信仰，从他学道的每人出米五斗，时称五斗米道。他的门徒称他为天师。

⑪ 林氏女为天妃：据说有宋莆田人林愿第六女，她哥哥经商，在海上遇到暴风，她瞑目出神，救其脱险。二十岁即死去，屡次在海上显灵，航海者都祷祀她。元至元年间封天妃，岁遣使致祭。明晋封为天后。

⑫ 丹扃：即丹房，道家说神仙所在。这里指己身。

⑬ 灵台：心。

⑭ 戾：违背。

⑮ 箓：印章、符契。

⑯ 秦龠元和：秦龠，古代冶炼所用的风箱。这里的秦龠即调理的意思。元和，道家所称的人的津液。是延年养性之物。《云笈七签》十三引《中黄经》："但服元和除五谷。"

⑰ 华要：显贵的官职。

⑱ 苞苴：纳贿于人的东西。

⑲ 蜉蝣：虫名，长六七分，有四翅，尾毛有三细长丝，往往生下数小时就死去。

⑳ 六道：佛家语：天道，人道，阿修罗道，鬼道，畜生道，地狱道。佛家说人死后轮回于六道之中，视生前善恶，以为报应。四生：佛经分世界众生为四大类：胎生，人和畜；卵生，飞鸟鱼鳖；湿生，虫蛾蚤虱；化生，指无所依托，藉业力而忽然出现的生物。

奈　河

高苑① 民王十，负盐于博兴，夜为二人所获。意为土商② 之逻卒也，舍盐欲遁；足苦不前，遂被缚。哀之，二人曰："我非盐肆中人，

乃鬼卒也。"十惧，乞一至家别妻子，不许，曰："此去亦未便即死，不过暂役耳。"十问："何事？"曰："冥中新阎王到任，见奈河淤平，十八狱坑厕俱满，故捉三等人淘河：小偷、私铸、私盐③；又一等人使涤厕，乐户④也。"

十从去，入城郭，至一官署，见阎罗在上，方稽名籍。鬼禀曰："捉一私贩王十至。"阎罗视之，怒曰："私盐者，上漏国税，下蠹民生者也。若世之暴官奸商所指为私盐者，皆天下之良民。贫人揭锱铢之本，求升斗之息，何为私哉！"罚二鬼市盐四斗，并十所负，代运至家。留十，授以蒺藜骨朵⑤，令随诸鬼督河工。鬼引十去，至奈河边，见河内人夫，绲续⑥如蚁。又视河水浑赤，臭不可闻。淘河者皆赤体持畚锸，出没其中。朽骨腐尸，盈筐负舁而出；深处则灭顶求之。惰者辄以骨朵击背股。同监者以香绵丸如巨菽，使含口中，乃近岸。见高苑肆商亦在其中，十独苛遇之，入河楚背，上岸敲股。商惧，常没身水中，十乃已。经三昼夜，河夫半死，河工亦竣。前二鬼仍送至家，豁然而苏。

先是，十负盐未归，天明妻启户，则盐两囊置庭中，而十久不至。使人遍觅之，则死途中。舁之而归，奄有微息，大惑，不解其故。既醒，始言之。肆商亦于前日死，至是始苏。骨朵击处，皆成巨疽，浑身腐溃，臭不可近。十故诣之。望见十，犹缩首衾中，如在奈河状。一年始愈，不复为商矣。（出《聊斋志异》卷十一，原名《王十》）

【注释】

① 高苑：今山东齐东县。

② 土商：这里指当地的盐商。

③ 私铸，私盐：封建时代，铸钱和卖盐是政府专利的事业。凡不通过政府而铸钱、卖盐，都被当作私铸、私盐，查出将处严刑。

④ 乐户：古时把罪人的妻女隶入乐籍，称为"乐户"，有如官妓。后则为妓院的通称。

⑤ 蒺藜骨朵：骨朵，古时一种长柄的兵器，一端圆形，有如金瓜、蒜头。蒺藜骨朵，是圆头上附有铁刺的骨朵。

⑥ 绲续：绲，网绳。绲续，用绳子栓着，一个连着一个。

紫河车

四川酆都县皂隶丁恺①，持文书往夔州②投递。过鬼门关，见前有石碑，上书“阴阳界”三字。丁走至碑下，摩观良久，不觉已出界外。欲返迷路，不得已任足而行。至一古庙，神像剥落，其旁牛头鬼③蒙灰丝蛛网而立。丁怜庙中之无僧也，以袖拂去其尘网。

又行二里许，闻水声潺潺，中隔长河。一妇人临水洗菜，菜色甚紫，枝叶环结如芙蓉。谛视渐近，乃其亡妻。妻见丁大惊，曰：“君何至此？此非人间。”丁告之故，问其妻所居何处，所洗何菜，妻曰：“妾亡后为阎罗王隶卒牛头鬼所娶，家住河西槐树下。所洗者，即世上胞胎，俗名紫河车④是也。洗十次者，儿生清秀而贵；洗两三次者，中常之人；不洗者，昏愚秽浊之人。阎王以此事分派诸牛头管领，故我代夫洗之。”丁问妻：“可能使我还阳否？”妻曰：“待吾夫归商之。但妾既为君妇，又为鬼妻，新夫旧夫，殊觉启齿为羞。”语毕，邀至其家，谈家常，讯亲故近状。

少顷，外有敲门者。丁惧，伏床下。妻开门，牛头鬼入，取牛头掷于几上，一假面具也。既去面具，眉目言笑，宛若平人。谓其妻曰：“惫甚。今日侍阎王审大案数十，脚跟立久酸痛，须斟酒饮我。”徐惊曰：“有生人气！”且嗅且寻。妻度不可隐，拉丁出叩头，告之故，代为哀求。牛头曰：“是人非独为妻故将救之，是实于我有德。我在庙中蒙灰满面，此人为我拭净，是一长者。但未知阳数何如？我明日往判官处偷查其簿，便当了然。”命丁坐，三人共饮。有肴馔至，丁将举箸，牛头与妻急夺之，曰：“鬼酒无妨，鬼肉不可食，食则常留此间矣。”

次日牛头出，及暮归，欣欣然贺曰：“昨查阴司簿册，汝阳数未终。且喜我有出关之差，正可送汝出界。”手持肉一块，红色臭腐，曰：“以赠汝，可发大财。”丁问故。曰：“此河南⑤富人张某之背上肉也。张有恶行，阎王擒而钩其背于铁锥山，半夜肉溃，脱逃去。现

在阳间，患发背疮，千医不愈。汝往，以此肉研碎，敷之即愈，彼必重酬汝。”丁拜谢，以纸裹而藏之。遂与同出关，牛头即不见。丁至河南，果有张姓患背疮，医之痊，获五百金。（出《子不语》卷五，原名《洗紫河车》）

【注释】

① 酆都县：县名，隋置，在今四川省东部、长江沿岸。皂隶：原指奴隶，后称旧时衙门之差役。
② 夔州：州名，见《鬼魂·冥游。高俊入冥》注。元初改为路，明初改为府。
③ 牛头鬼：即牛头阿旁，佛经中所指地狱的鬼卒。
④ 紫河车：胞衣之别名。用于中药，主治身体虚弱、虚劳喘咳等症。
⑤ 河南：郡、府、路名，见《鬼魂·诸鬼·青衣鬼》注。

走阴差

吴某，丹徒① 旧家子也。其祖、父俱在黉序② 。祖为人端直，乡闾推重。殁十数年，某始娶妇，琴瑟③ 甚笃。乾隆丙子④ ，其妇暴卒，吴追思不已。

有朱长班⑤ 者，合城皆知其走阴差。因吴治丧，彼朝夕来供役。吴因私问⑥ 阴司事。朱言阴司与人世无异，无罪者安闲自适，有罪者始入各狱。吴遂恳其携往阴司，一与妻见。朱云：“阳阴道隔，生人不宜滥入。老相公待我甚好，我岂肯作此狡狯⑧ ？”吴嬲⑦ 之不已。朱云：“此事我不为。相公果坚意欲往，可往城里太平桥侧寻丹阳⑧ 常妈，许以重资，或可同往。”吴欣然。

次日寻得常妈，初亦不允；许钱数千，始允之。且曰：“相公某日，可择一静屋独宿，我即来相约。但衣履一切，不可使人稍为移动，移动即不能还阳矣。”谆嘱再四而归。

吴自妻殁后，即独宿于一厢屋内。至某日，吴私嘱其婶母曰：“侄今病甚，须早卧。望婶母为我锁房，切不可令人擅入，动我衣履，此侄生死关头也。”婶母甚骇，问其故，不告。乃阴为检点之。

吴既入房，燃一灯于床前。心有此事，展转不寐，私念曰：“彼

原未嘱我熟睡，但彼从何来招我耶？抑妾言耶？”二鼓后，见有黑烟一线，自窗隙间入，袅袅然如蛇之吐舌也。吴心甚惧。少顷，其烟变成一黑团，大如斗，直扑吴面，遂昏晕。有人在耳边悄言曰：“吴相公同去。”声即常妪也。以手扶起，同由门隙而出。所过窗户皆无碍。见其婶母房门有火光数丛，盖与诸弟同宿于内。

甫出大门，则另一天地。黄沙漫漫，不辨南北。途中所见街市衙署，与人世仿佛。行至一处，见一大池，水红色，妇女在内哀号。常指曰：“此即佛家所谓血污池也，娘子想在其内。”吴左右顾，见其妻在东角，吴痛哭相呼，妻亦近至岸边，垂泪与语，并以手来拉吴入池。吴欲奔赴，常妪大惊，力挽吴，告之曰：“池水涓滴着人，即不能返。入此池者，皆由生平毒虐婢妾之故。凡殴婢妾见血不止者，即入此池。以婢妾身上流血之多寡，为入池之浅深。”吴曰：“我娘子并未殴婢妾，何由至此？”妪曰：“此前生事也。”吴又问：“娘子并未生产，何入此池？”妪言：“我前已言明，此池非为生产故也。生产是人间常事，有何罪过？”言毕，牵吴从原路归。

吴昏睡，过午始起，面色黄白，若久病者，数日方复。

月余，吴思妻转甚，走至常妪家，告以欲再往看之意。常甚难之。许以数倍之资，始为首肯。如前嘱婶母锁门，常妪复来相约。出门行里许，常妪忽撇吴奔去，吴不解其故。错愕间，见有一老翁肩舆⑨而至。觑面，乃其祖也。吴惶遽欲避，祖喝曰：“汝何为至此？”吴无奈何，告以故。其祖大怒曰：“各人生死有命，汝乃不达若此！”手批其颊，骂曰：“汝若再来，我必告知阴官，立斩常妪！”遣舆夫送至河畔，舆夫从后推吴入河，大叫而醒。左颊青肿，痛不可忍。托病卧房中，十数日始愈。

时吴有姻戚某翁病笃，吴谓其婶母曰：“某翁某日方死。”婶惊问之，吴告以两次所见，并言于一衙署前，见所挂牌上姓名月日，故知之也。自后吴神气委靡，两目蓝色，下午后即常见鬼。至今犹存。

（出《子不语》卷二十二，原名《吴生两入阴间》）

【注释】

① 丹徒：县名，秦置，在今江苏省西南部、长江南岸。
② 黉(hóng)序：古时学校。
③ 琴瑟：原为两种乐器名，常以喻夫妇间感情和谐。《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④ 乾隆：清高宗弘历年号(1736—1795)。乾隆丙子即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
⑤ 长班：亦称"长随"，明清时官员随身使唤的仆人，旧时也指听差。
⑥ 狡狯：诡变，开玩笑。
⑦ 嬲(niǎo)：纠缠。
⑧ 丹阳：县名；秦置曲阿县，唐改丹阳县；在今江苏省西南部，东北滨长江。
⑨ 肩舆：轿子。

香粉地狱

河南杨世纶，世家子，自幼议婚舅氏。会舅氏擢江南郡守，杨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于客邸。

病中，恍惚见鬼役持牒来勾。至冥府，王者鞫其里居姓氏不符，叱鬼役曰："吾命尔勾湖南王士伦，何舛错至此？"痛杖之。命杨仍回阳世。甫下殿，遇亡友殷仲琦，讶其何以来此。杨具告。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录事①。今幸稍暇，汝归恐未识路，当送汝行。"杨大喜，相将俱去。

约三里许，见一处，文窗绣阁，鳞次②而居。门外抹粉障袖者，三三五五，见客不甚畏避。杨异之。殷曰："此香粉地狱也。"杨问："若辈何人？"殷曰："阳世官宰犯贪酷二字败露者，遭国法；稍或漏网，冥府录其幼媳爱女，入青楼以偿孽债。今之倚门卖笑者，皆闺阁中千金姝也！"正嗟叹间，左扉一老妪出，与殷似熟识者，笑曰："贵人久弗涉贱地，今幸好风吹送得来，乃复过门不入耶？"强拉殷袖。不得已，与杨偕入。即有两粉头憨笑而出，争道寒暄。杨诘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名赛奴，皆北里中翘楚也③。"亡何，老妪捧酒肴至，青衫红袖，团围错坐。酒三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翠娟转委赛奴；赛奴面有愠色。翠娟屡促之，赛奴曰："汝倚而翁作县尉，欺压我典史④女耶？阳世虽有统属，阴司止叙姊妹礼，无得

指挥如意，使人难堪。”翠娟面发赧⑤，强以手按拍，歌《阳台梦》⑥一曲。赛奴曰：“音节乖舛⑦，殊不耐听。”翠娟作色曰：“我生长名门，本不习惯。岂似汝父山东贩枣汉，买得两根尖角翅，自将《挂枝儿》曲，向退衙时呜呜口授耶？”赛奴语塞，拂袖欲起。殷与杨排解再四，始各安坐。

忽门外大哗。鬼役奉阎君命，押一女子新入青楼。披发娇啼，玉容无主。杨急起睨之，即舅氏女，己之聘妻也。大骇，询其颠末⑧。女曰：“严君受盗金八百，诬人名节⑨，罚奴至此，以填赃款。今君为座上客，宁不一援手？”杨商请殷。殷曰：“阴司与阳世异，非贿赂所能通也！仆何能为力？”杨焦思无计，忧闷欲死。外传言：“九幽殿三舍人⑩来。”老妪肃迎而入，殷与杨皆避席。舍人笑曰：“闻汝家新降下一棵钱树子，特备缠头锦数端⑪，金步摇一事，与新人定情。”老妪再三称谢，命女子入室理装。女子窘极无语，倒地痛哭。杨见此景象，愤焰中烧，进退失措，哀殷暂为缓颊⑫。殷招妪入内厢，告以意，大有难色。继啖⑬以多金，老妪始色解；出与舍人耳语，不知作何词。舍人悻悻⑭而去，殷亦催杨就道。杨曰：“室人不幸，遭此大辱，我何颜再生人世？”女亦泣下。殷曰：“不及黄泉，何能相见？此中殆有天缘。请先以青楼作洞房可也。”命扫东轩，使女子与杨同宿；自乃偕翠娟、赛奴，就榻西轩。流连宵旦，几忘鬼域。

一日，有黑衣吏持牒而来，谓郡守某捐金八百，设立六门义学。阎君准城隍申报，仍命其女还阳，载以薄笨车⑮，匆匆而去。殷向杨举手称贺曰：“夫人已去，君亦从此逝矣！”遂别妪家，送三四十里，将及旅舍而反。

杨亦恍如梦醒。调养旬日，束装赴舅氏公署，具问义学之事。舅氏曰：“予初有是念，尚未举行，汝何由知？”杨备陈始末，舅氏愕然。越日，择吉成礼。花烛之夕，杨述前事为戏。女坚不肯承，曰：“君妖梦是践，妾那得有此？”杨惘然久之。而洞口寻春，已无复落红殷褥矣！（出《谐铎》卷六）

【注释】

① 楚江王：也作"初江王"，旧时传说十冥王之一。录事：原指掌管文书、勾稽缺失之属吏，此处言阴府职司。

② 鳞次：象鱼鳞般密密排列。

③ 北里：平康里，妓女聚居的地方，因在长安北门内，故名北里；后泛指娼妓居处。翘楚：原指高出众薪之荆木，后以喻出众超群者。

④ 典史：官名，元朝置，为首领官之一种，掌衙门文书事务和管辖吏员。清朝为知县之属官，掌稽检狱囚；凡县不设县丞、主簿，则兼任其职。

⑤ 赪(chēng)：亦作"赬"，赤色。

⑥ 阳台梦：词调名。因有"又入阳台梦"句，故名。

⑦ 乖舛(chǎn)：不齐整，不和谐。

⑧ 颠末：犹始末。本末。

⑨ 名节：名誉和节操。

⑩ 九幽：谓九泉之下，地下极深处。舍人：王公贵官之侍从宾客、亲近左右，通称舍人。

⑪ 缠头：古代歌舞艺人表演时以锦缠头，演毕，客以锦帛财物为赠，称缠头。后又作为赠送妓女财物之通称。端：量词，布帛之长度单位，二丈为一端；一说，六丈为一端。

⑫ 缓颊：婉言劝解或代人讲情。

⑬ 啖(dàn)：引诱；利诱。

⑭ 悻悻：恼怒貌。

⑮ 薄笨车：一种制作粗简而行驰不快的车子。

精怪篇

器物怪

从此辑所选编目可以看出，古人对各种器物行妖作怪的描写可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充分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和与器物交流对话的闲情逸致。

器物怪描写的特点是短小精粹、生动风趣，形象逼真。几乎所有器物妖魅皆以拟人的形象出现，且逼肖其原物件的形状。把金子描绘成高冠黄衣者，银则为高冠白衣者。另处则把银描绘成银女，全身冰冷，来伴人睡。笔怪则窈窕细长，酒瓮怪则肥头大腹，极富幽默意味，犹如一幅幅的简笔漫画，悬挂眼前。

作者也紧扣器物的特征来写群怪。碓臿为古代舂米之具，舂米时如鸡啄米，故《碓臿怪》中将之描绘成一大怪鸟，“浑身朱色，两眼如金，飞向堂中，将嘴便啄”。被啄者即患头痛。布袋可以相互塞入，《袋怪吞吐》便描绘它们递相吞食并吐出的喜剧行径，据说这是古代的杂技表演。金钗为女子的饰物，钗怪便作女子形象，夜间现形，游戏玩耍，打闹取趣，喧闹一堂，颇具情趣。他如“酒瓮”的好饮；“棋局”的长于韬略，议论军事，神采飞扬；“盥器”作为随葬品化女祟人的令人恐怖；“水银精”妇的随意化变身子；都无不绝妙地刻写了各自的物性特点，栩栩如生，近似神来之笔。

以诗见志也是本辑写作的特色之一。器物怪们似乎一个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谈吐文雅，动辄赋诗以见意。其诗亦谐亦庄，亦高雅亦丑鄙不堪。作者常紧扣它们各自的渊源出身，有关的历史事典，从诗中写出，虽略有掉书袋，用典难懂的缺点，但也大大加强了故事的深度，令人反复吟诵、思索，颇具玩味之趣。另一些不以幽默入诗，而出以真切情怨的物种吟咏，令人伤感。《金缶吟》所叙

吟诵的悲凉慷慨，《古琴词女》中琴女续作的哀伤，都倾吐着古人心中的哀惋情调。不独己出而遍及物类，这或许是一种寄托，也或许可说是耽于极度的孤独所生发的无可奈何的移情。

最末一篇《镜姬》显然从唐人小说《古镜记》化出，但却自铸新意。某女子以血铸镜，魂附镜容，以至惑乱世人，真是一种罪孽。或许她亦是《古镜记》中为宝镜所照死的狐女鹦鹉的精魂所化。因在这个意义上，"镜姬"是对"宝镜照妖"的凯旋和反动！

饭 臿 呼 枕

魏景初① 中，咸阳② 县吏王臣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声曰："文约，何以不来？"头下枕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来就我饮。"至明，乃饭臿③ 也。即聚烧之，其怪遂绝。（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饭臿怪》）

【注释】

① 景初：魏明帝曹叡年号(237—239)。
② 咸阳：县名，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二十里。
③ 饭臿(chā)：舀饭用具，饭瓢、饭勺之类。

金 银 杵

魏郡① 张奋者，家本巨富，忽衰老财散，遂卖宅与程应。应入居，举家病疾，转卖邻人何文。文先独持大刀，暮入北堂中梁上。至三更竟，忽有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曰："细腰。"细腰应喏。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便去。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

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② 呼之，问曰："黄衣者为谁？"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为谁？"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

"白衣者为谁?"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复为谁?"曰:"我,杵③也。今在灶下。"

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五百斤,钱千万贯,仍取杵焚之。由此大富,宅遂清宁。(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细腰》)

【注释】

① 魏郡:郡名,汉置,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西南)。
② 向法:指先前黄、青、白衣者呼唤"细腰"之法。
③ 杵(chǔ):舂米或捣物用的木棒槌。

碓 梗 怪

李楚宾,楚人也。性刚傲,以畋猎① 为志,凡所出猎,无不大获。时有董元范,家住青山,母常染患。昼日安静,夜间却发,背如刀刺,兼殴打相似,不堪其苦。经一载以来,凡是医药针灸,并无救。

时永明② 中,有善《易》者朱邯归豫,知路经元范舍,遇夜未宿。元范母至三更已,叫唤如被拷打相似 至晓,问元范曰:"太夫人何病如斯?"元范曰:"母患一载,医药无徵,莫知其患来处。"朱邯乃作卦看之,谓范曰:"君今日来,合遇其人。正未时③,有一人持弓箭来,须具衫服,于道侧伺候求见。即须致敬,恳求再三,留宿此,必救得君母之患,及验其苦之源也。"言讫,告辞而去。

范乃依言,具衫服,于路候之。果见李楚宾持弓箭游猎。范见,便叙寒温,乃屈楚宾:"愿过敝舍,无见外也。"楚宾曰:"我今游猎,一物未获,何苦相留?日势尚早,不可宿也。"范具说母疾,云:"有一日者④,指引君子,令邀止宿,必愈母疾。"楚宾即往,便坐,范具酒馔饮之。饮讫,安楚宾于东房宿。此夜月明如昼,宾至二更以来,乃出房门徐行,忽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向母房上,将嘴便啄,忽闻堂中痛楚难忍。宾心口思惟⑤:"此鸟莫是妖魅?"乃入房中取弓箭便射之,连中数箭。其鸟飞入,堂中痛声即止。

及旦，宾向范曰："某昨夜与君母除疾害讫。"范曰："如何除得？"
"某昨夜至更，出户徐行，忽见一大鸟，浑身朱色，两眼如金，飞向堂中，将嘴便啄，乃闻夫人痛声。某取弓箭射之，连箭飞去，堂中声便止。"范闻之，再三惊喜，相随绕宅寻觅，并不见物。忽见碓桯⑥上有两支箭，所中处皆流血。范以火焚之，精怪乃除，母患自此平复如故。持绢一束与楚宾，不受而去。（出《稗海》本《搜神记》卷七）

【注释】

① 畋(tián)猎：打猎。
② 永明：南朝齐武帝萧赜年号(483—493)。
③ 未时：十二时辰之一，相当于下午一至三点。
④ 日者：古时占候卜筮的人。
⑤ 思惟：思量，思想。惟，即思。
⑥ 碓(duì)桯(xíng，又读tīng)：碓杆。碓，舂谷的设备，用来舂石臼中的谷。

四怪联吟

宝应① 中，有元无有，尝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② 。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逃窜，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自出。无有憩北轩，忽闻西廊有人行声。未几，至堂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如此，吾党岂不为文以纪平生之事？"其文即口号联句③ 也。吟诵既朗，无有听之甚悉。其一衣冠长人曰："齐纨鲁缟如霜雪④ ，嘹亮高声为子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曰："家贫长夜清会时，辉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黑衣冠，身亦短陋，诗曰："爨薪贮水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观其自负，虽阮嗣宗《咏怀》⑤ 亦不能加耳。

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烛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卷一，原名《元无有》）

【注释】

① 宝应：唐代宗李豫年号(762—763)。
② 维扬：扬州的别称。
③ 口号联句：用口中说出的方式来联句。
④ 齐纨鲁缟：齐、鲁两地出产的白绢。纨，缟，白色细绢。
⑤ 阮嗣宗：阮籍(219—263)，字嗣宗，三国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作有《咏怀》诗八十余首。

袋怪吞吐

周静帝① 初，居延② 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③ 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椀珠④ 。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臕臕怡怡，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甚惊，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⑤ 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

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

骨低深怒，欲伺隙⑥ 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闻而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火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⑦ 留水银在此，

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孑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卷二，原名《居延部落主》）

【注释】

① 周静帝：北周静帝宇文衍，在位三年(579—581)。
② 居延：县名。西汉置，属张掖郡，是郡都尉治所。东汉末为西海郡治所。魏晋南北朝时沿置。
③ 刺：犹今之名片。
④ 弄槐珠：南北朝时代传入中国的杂技魔术，具体情况不详。
⑤ 残：剩。
⑥ 伺隙：寻找机会。
⑦ 李都尉：李陵(？—前74)，字少卿。汉武帝时，为骑都尉。率兵击匈奴，兵败投降。后病死于匈奴。都尉，武官名。原为郡守的佐官，掌军事，后名号渐多，不再限于郡将。

钗女夜闹

文明① 年，竟陵② 掾刘讽，夜投夷陵③ 空馆。月明下憩，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④ 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诵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⑤，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

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于是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觯⑥、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明府⑦，一女郎为录事⑧。明府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祇果山⑨，六姨姨与三姨婆寿等，刘姨夫得太山府君纠判官⑩，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⑪，溢奴便作诸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⑫，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⑬、七郎子，则平生素望

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父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⑭，空称纠判官？怕六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诚知被罚，直缘刘姨夫年老眼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须传翠簪，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紫绥下坐，使说令。紫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⑮，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

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中，翠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户金钉，愿陪君王。邯郸宫⑯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转眄，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⑰屈娘子，便请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却传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既蒙王呼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谛视之，拾得翠钗数只。将出示人，更不知是何物也。

（出《玄怪录》卷二，原名《刘讽》）

【注释】

① 文明：唐睿宗李旦年号，公元684年。
② 竟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
③ 夷陵：郡名，治所在今湖北宜昌市西北。
④ 花茵：亦作花裀，因花所作的坐垫。
⑤ 判司：对州县佐吏的通称。
⑥ 罽(jì)：一种毛织品。觯(Zhì)：古时酒器。
⑦ 明府：唐人称县令为明府，此处指酒宴的主人。
⑧ 录事：宴席上对座客错酒令者执行罚酒等事项的叫录事，又称席纠。
⑨ 祗果山：不详。
⑩ 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省境内。《云笈七签》卷七九引东方朔《五岳真形图序》云，“东岳太山……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死者皆归太山罪考焉。”纠判官：司

纠察、缉捕、刑狱的官员。

⑪ 诸余国：作者虚构的国名。

⑫ 舍人：唐中书省起草诏令、文告的官员。司文舍人：作者套用唐官制虚构出来的地府掌文书事务的官员。

⑬ 平等王：传为阴曹地府十殿阎王之一，以其司法公平，故名。

⑭ 五道：道教谓天、人、禽兽、饿鬼、地狱为五道，见《云笈七签》。主使：意即主管五道的神。

⑮ 贺若弼(544—607)：隋大将，因灭陈有功，封宋国公。后因议论朝政，被隋炀帝杀害。长孙鸾其人及贺若弼嘲弄长孙鸾事，尚待考。

⑯ 邯郸宫：汉刘邦子赵王如意所建，故址在今河北邯郸市。

⑰ 婆提王：即佛教传说中的婆提释王。

空宅三才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①，奉使之汧陇②。会节使交代③，入蕃使④回，邮馆填咽⑤，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於此。

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⑥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令馆人取酒，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

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⑦，即非仆夫也。因坐於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於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⑧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直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

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

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铫子⑨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於他处。（出《灵怪集》，原名《姚康成》）

【注释】

① 太原：府名，唐开元时升并州置太原府，治所在太原（今市西南晋源镇），参见《鬼魂·诸鬼·鬼绞颈》注。掌书记：官名，唐朝元帅府及唐、宋节度使属官，主文书。
② 汧(qiān)陇：当指陇州，州名，西魏改东秦州置，治所在汧阴（今陕西陇县东南）。北周移治汧源（今陇县）。唐时辖境相当今陕西千水流域及甘肃华亭县地。
③ 交代：前后相接替，移交。
④ 入蕃(bō)使：持节进入吐蕃的使者。蕃即吐蕃，古代藏族政权名。
⑤ 邮馆：客舍。填咽：形容行人、车马拥挤。
⑥ 博戏：即局戏，弈棋一类的游戏。
⑦ 吟啸：吟咏，歌啸。
⑧ 国柄：国家之政权。
⑨ 铁铫(diào)子：一种有柄有流的小烹器。

君山怪笛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①，贩江西杂货，逐什一②之利，利外有羡③，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④，吹笛而去。

尝於中春月夜，泊於君山⑤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鬓眉皤然⑥，去就⑦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於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⑧，起拜，愿为末学⑨。老父遂於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⑩，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⑪，或上元夫人⑫，合天上之乐而吹之。若於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⑬失次，山岳崩圮，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

对诸洞府⑭仙人，蓬莱姑射⑮，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⑯，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缠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⑰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瀁⑱，渔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慑栗⑲。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湘中老人读黄老⑳，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於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於波间。

至明年秋，乡筠十旬於君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原名《吕乡筠》）

【注释】

① 货殖：经商。
② 什一：十分之一。
③ 羡：剩余。
④ 维舟：系舟。探讨：探幽寻胜。
⑤ 君山：一称湘山、洞庭山，在湖南洞庭湖中，相传为舜妃湘君游处，故又名湘山。
⑥ 皤(pó)然：白貌。
⑦ 去就：原指进退、取舍，此处犹举止风度。
⑧ 耽味：深切地爱好、玩味。
⑨ 愿为末学：愿跟您学之意。末学：用为谦词，犹言后学。
⑩ 合拱：原指两手合围，犹言"合抱"。此处当指两手手指之合围。
⑪ 元君：道教对女子成仙之尊称。
⑫ 上元夫人：神话中之女仙名。
⑬ 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
⑭ 洞府：神仙之居所。
⑮ 蓬莱：山名，古代传说中三神山之一，为仙人所居；参见《鬼魂·鬼谱·真假孙儿》注。姑射(yè)：山名，即藐姑射山；《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⑯ 昆丘王母：指西王母，神话中之女神；昆丘即《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谓"昆仑之丘"，西王母居处。真君：道家称修仙得道之人。
⑰ 庶类：众多之物类；万物。
⑱ 沆(hàng)瀁(yàng)：水深广貌。犹汪洋。瀁，"漾"之古字。
⑲ 恐耸慑(shè，旧读zhé)栗：恐惧。耸，通"悚"。
⑳ 黄老：黄帝与老子。道家以黄、老为祖，因亦谓道家为黄老。

酒瓮饮

姜修者，并州[1]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

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於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剳然有声，寻不见。

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原名《姜修》）

【注释】

① 并州：古"九州"之一；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治所在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唐开元中改为太原府。

② 托迹：寄身。

棋局论兵

马举镇淮南[1]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

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

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於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②。今公既为列藩连帅③，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④也。"拳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於生死；见一路，必察之於出入。至於卫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掳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⑤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韬玉含珠之誉。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

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原名《马举》）

【注释】

① 淮南：郡、国名，见《鬼魂·勾魂·丁姑索渡》注。唐时为贞观十道、开元十五道之一，开元时治扬州。亦为唐方镇名，至德时置，治扬州。

② 不旋踵而一：不后退而一致向前。旋踵：旋转脚跟，后退。

③ 列藩：犹（所辖）各地；藩，原指封建王朝分封之地面，此处泛指辖境内之地区。连帅：古十国诸侯之长名连帅，后泛称地方长官。

④ 旷职：疏于职守。旷：空缺；荒废。

⑤ 木强（jiàng）：性格质直刚强。

盥器婢子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①，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②守垄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佳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擎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③，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④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能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

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⑤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律，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

及庄门，已三更，扃门阒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跧⑥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胯。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

及旦，忽闻庄院内客⑦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⑧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盥器婢子⑨，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⑩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

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壍⑪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裴铏传奇》，原名《卢涵》）

【注释】

① 学究：唐代取士的科目，有秀才、明经。明经又有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的区别。其中专应学究一经科的，就叫做学究。

② 耿将军：唐代无姓耿的将军，当为前代墓葬，疑是后汉耿弇墓。耿弇在光武帝时曾任建威大将军，封好畤侯。

③ 持巾栉：封建时代女子对男子的谦词，意思是说执巾栉作你的婢妾，和奉箕帚意义相同。玄关：即宅门。岑参有“林下闭玄关”之句。现在日本人还称家中的正门为玄关。

④ 陇头：应作垅头，即坟头。

⑤ 踔：跳跃，是唐人的习用语，但也十分形象。

⑥ 跧：伏。

⑦ 内客：妇女。

⑧ 逃户：古时赋税徭役繁重，人民亡命他乡外县，其遗留下来的房屋，就叫空逃户。

⑨ 盟器婢子：见《鬼魂篇·骷髅类·粉骷髅》注⑨。

⑩ 方相：古时装做神的样子以驱逐疫疠的人，后世丧礼中也沿用，即旧式出丧中的开路神。

⑪ 壍：同堑，土坑。也指护城河。

水银精

大历①中，有吕生者，自会稽上虞尉调集于京师②，既而侨居永崇里。

尝一夕，与其友数辈会食于其室，食毕，将就寝，俄有一妪，容服洁白，长二尺许，出于堂之北隅，缓行而来，其状极异。众视之，相向大笑。其妪渐迫其榻，且语曰：“君有会，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欤！”吕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见。且惊且异，真知其鬼也。明日，生独寝于室又见其妪在北隅下，将前旦旦，惶惶然若有所惧。生又叱之，遂没。

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将至，吾不除之，必为吾患不朝夕矣。”即命以一剑置于榻下。是夕，果自北隅徐步而来，颜色不惧，至榻前。生以剑挥之。其妪忽上榻，以臂揕③生胸，余又跃

于左右，举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妪忽上榻，复以臂揕生。生遽觉一身尽凛然④，若霜被于体。生又以剑乱挥，俄有数妪亦随而舞焉。生挥剑不已，又为十余妪，各长寸余，愈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环走四垣。生惧甚，计不能出。中有一妪谓吕生曰："吾将与合矣，君且观我。"言已，遂相望而来，俱至榻前，翕然⑤而合，又为一妪，与前见者不异。生惧益甚，乃谓曰："尔为何怪，而敢如是挠生人耶？当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将以神术制汝。汝又安能为祟耶？"妪笑曰："君言过矣。果有术士，吾愿见之。吾之来，戏君耳，非敢害也，幸君无惧。吾亦还其所矣。"言毕，遂退于北隅而没。

明日，生以事语于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术去除怪魅，名闻长安中，见说，喜跃曰："是吾事也。去之若以瓜压蚁尔。今夕愿往君舍伺焉。"至夜，生与田氏子俱坐于室，未几而妪果又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妪扬然⑥其色，不顾左右，徐步而来去者久之，谓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妪忽挥其手，手堕于地，又为一妪，甚小，忽跃而升榻，突入田生口中，田惊曰："吾死乎。"妪谓生曰："吾比言不为君害，君不听。今田生之疾果如何哉？虽然，妪等亦将成君一富耳。"言毕又去。

明日，有谓吕生者："宜于北隅发之，可见矣。"生喜而归，命家僮于其所没处发之，下至丈余，得一瓶，可受斛许，贮水银甚多。生方信其妪乃水银精也。田生竟以寒栗而卒。（出《宣室志》卷六）

【注释】

①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

② 会稽：郡名，秦置，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后移治山阴（今绍兴）。上虞：县名，秦置，在今浙江省东北部。京师：首都之旧称，指长安。

③ 揕(zhèn)：刺。

④ 凛然：寒冷貌。

⑤ 翕(xī)然：聚合貌。

⑥ 扬然：得意貌。

笔　怪

元和①中，博陵崔毅者②，自汝郑来③，侨居长安延福里。

尝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牖下趋至榻前，且谓毅曰："幸寄君砚席，可乎？"毅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毅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毅前，乃诗也，字细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④惠，寻遭仲叔投⑤。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⑥？"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童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⑦，名价动千年。"毅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⑧。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⑨。"毅戏曰："恨汝非五色者⑩。"其童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

毅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毅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　（出《宣室志》补遗）

【注释】

①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

② 博陵：郡、国名。东汉置郡，治所在博陵（今河北蠡县南）。西晋置国，治所在安平（今河北安平县）。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定州为博陵郡。毅：音jué。

③ 汝郑：指汝州、郑州一带，即今河南省中部一带。汝州：州名，隋置，唐时治所在梁县（今河南临汝）；郑州：州名，隋置，唐时治所在管城（今郑州市）。

④ 蒙恬（？—前210）秦名将，传说曾经改良过毛笔。

⑤ 仲叔：其事不详。

⑥ 银钩：古人常以喻书法笔姿之遒劲。

⑦ 王逸少：即羲之（321—379，一作303—361），逸少为其字，东晋大书法家，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于书法，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备精诸体，尤擅正、行；历代宗尚，影响极大。

⑧ 龙蛇：用以比喻书法笔势之蜿蜒盘曲。八行：旧时信笺每页八行，因称书信为八行。

⑨ 此二句当指江淹梦失笔而才尽之事。江生：当指江淹（444—505），南朝梁文学家，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梁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早年即以文章著名，晚年所作诗文不如前期，人谓"江郎才尽"。

⑩ 五色者：即指五色之笔。亦出江淹梦失笔事。《南史·江淹传》载：江淹梦郭璞索五色笔，乃以五色笔见还，尔后诗无美句。

甄 栽 妖

建中① 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② 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

一夕步月登陆，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讶③，等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④，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⑤ 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⑥，靡不穷其指归⑦。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徵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讶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讶。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后以年老力衰，上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然自我摒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语平生事，幸何踌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⑧ 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吾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⑨ 不避其危，赡人之急，必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

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

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等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金截。以截附金，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

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壤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矣。　（出《宣室志》辑佚，原名《甄杵为妖》）

【注释】

① 建中：唐德宗李适年号(780—783)。
② 淮泗：见《鬼魂·诸鬼·毛鬼》注。
③ 讦：音jié。
④ 玄微：玄奥微妙。
⑤ 方外士：僧人道士。方外原指世俗之外，后以称僧道。
⑥ 玄门：指道教；释氏：谓佛教。
⑦ 指归：宗旨或意向所在。
⑧ 陶(yáo)唐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居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尧为其领袖。
⑨ 鼎镬(huò)：原为古代烹饪器，后以指古代的一种酷刑，即以鼎镬烹人。
⑩ 赒(zhōu)：周济，救济。

金缶吟

进士李员，河东① 人也，居长安延寿里。

元和② 初夏，一夕，员独处其室，方偃卧于榻，寝未熟，忽闻室之西隅有微声，纡而远，锵然若韵金石之乐③，如是久不绝。俄又有歌者，其音极清越，泠泠然④，又久不已。员窃志其歌词曰："色分蓝叶青，声比磬中鸣。七月初七日，吾当示汝形。"歌竟其一阕，员且惊且异，翌日命家僮穷其迹，不能得焉。是夕，员方独处，又闻其声，凄越且久，亦歌如前。词竟，员心知为怪也，默然异之。如是凡数夕，亦复闻焉。

后至秋，始六日，夜有甚雨，颓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闻其声，员惊而视之，于北垣下得一缶，仅尺余，制用金成，形状奇古，与今之缶甚异。苔翳其光，隐然有文，视不可见，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则其韵极长。即命涤去尘藓，方可读之，字皆小篆书，乃崔子玉《古磬铭》也。员得而异之，然竟不知何代所制也。（出《宣室志》补遗，原名《古金缶》）

【注释】

① 河东：郡名，秦置，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晋移治蒲坂（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隋大业及唐天宝、至德时又曾改蒲州为河东郡。

②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

③ 金石乐：金石发出的音乐，喻其声之铿锵、优美；金石：钟磬之类的乐器。

④ 泠（líng）泠然：声音清越轻妙貌。

银　女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义闻，数世不分异，诸从同爨①。所居别墅，有亭屋水竹。诸子弟皆好善积书，往来方士高僧儒生，宾客至者，皆延纳之。

忽一日晚际，有一妇人，年少端丽，被服靓妆③，与一小青衣，诣门求寄宿。章氏诸妇，欣然近接，设酒馔，至夜深而罢。有一小子弟，以文自业，年少而敏俊，见此妇人有色，遂嘱其乳姬，别洒扫一室，令其宿止。至深夜，章生潜身入室内，略不闻声息，遂升榻就之，其妇人身体如冰，生大惊，命烛照之，乃是银人两头，可重千百斤。一家惊喜。然恐其变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

其家至今巨富，群从子弟妇女，共五百余口，每日三就食，声鼓而升堂。江西④郡内，富盛无比。（出《玉堂闲话》，原名《宜春郡民》）

【注释】

① 宜春：县名，汉置，在今江西省西部。

② 同爨(cuàn)：同炊共灶，犹同食。
③ 被服靓妆：衣着讲究，妆饰漂亮。被服：穿着。靓(jìng)妆：美丽的妆饰。
④ 江西：唐置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亦为唐方镇名，龙纪元年(公元889年)升为镇南节度使，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市)。

古琴词女

刘过①，字改之，襄阳②人。虽为书生，而资产赡足③。得一妾，爱之甚。淳熙甲午④预秋荐，将赴省试。临岐眷恋不忍行，在道赋《水仙子》一词，每夜饮旅舍，辄使随直小仆歌之。其语曰："宿酒⑤醺醺犹自醉，回顾头来三十里，马儿只管去如飞。骑一会，行一会，断送杀人山共水。是则青衫深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雪迷前路小桥横，住底是，去底是，思量我了思量你。"其词鄙浅不工，姑以写意而已。

到建昌⑥，游麻姑山，薄暮独酌，屡歌此词，思想之极，至于堕泪。二更后，一美女忽来前，执拍板曰："愿唱一曲劝酒。"即歌曰："别酒未斟心先醉，忽听阳关⑦辞故里。扬鞭勒马到皇都，三题尽，当际会。稳跳龙门三级水，天意令吾先送喜。不审君侯知得未？蔡邕⑧博识爨桐声，君背负，只此是。酒满金杯来劝你。"盖赓和元韵。刘以龙门之句喜甚，即令再诵，书之于纸，与之欢接。但不晓蔡邕背负之意。因留伴寝，始问为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缘度王方平蔡经不切，滴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⑨。恰闻君新制雅丽，勉趁韵自媒，从此愿陪后乘。"刘犹以辞却之。然素深于情，长途远客，不能自制，遂与之偕东，而令乘小轿，相望于百步之间。迨入都城，僦委巷⑩密室同处。果擢第，调金门⑪教授以归。

过临江⑫，因游皂阁山，道士熊若水修谒，谓之曰："欲有所言，得乎？"刘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录，窃疑随车娘子，恐非人也，不审于何地得之？"刘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兹夕与并枕时，吾于门外作法行持，呼教授紧抱同衾人，切勿令窜佚。"刘如所戒。唤仆秉烛排闼入，见拥一琴，顿悟昔日蔡邕之语。坚缚置于傍。及

行，亲自挈持，眠食不舍。

及经麻姑，访诸道流，乃云："顷有赵知军⑬携古琴过此，宝惜甚至。因搏拊之际，误触堕砌下石上，损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厅西边，斯其物也。"遽发瘗视之，匣空矣。刘举琴置匣，命道众焚香诵经，呪泣而焚之，且作小诗述怀。（出《夷坚支丁》卷六，原名《刘改之教授》）

【注释】

① 刘过(1154—1206)：南宋词人。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人。工词，风格峻拔，奔放淋漓，多抒发抗金情怀。
② 襄阳：郡名，见《鬼魂·诸鬼·孤坟父女》注。
③ 赡(shàn)足：充足。
④ 淳熙：宋孝宗赵昚年号(1174—1189)；甲午为淳熙元年，即公元1174年。
⑤ 宿酒：昨夜所喝之酒。
⑥ 建昌：见《鬼魂·画像精魅·捧装奁侍女》注。
⑦ 阳关：琴曲名，即"阳关三迭"。
⑧ 蔡邕(132—192)：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灵帝时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董卓专权时被任为侍御史，迁尚书，官左中郎将。后死于狱中。
⑨ 玉京：指天上帝都。
⑩ 委巷：偏僻小巷。
⑪ 金门：金马门之省称。汉武帝得大宛马，乃命以铜铸像，立马于鲁班门外，因称金马门。后用为官署之代称。
⑫ 临江：军名，宋淳化三年置，治所在在清江（今江西清江县西临江镇）。
⑬ 知军：官名，见《鬼魂·画像精魅·捧装奁侍女》注。

荒庙群怪

齐仲和，名谐，漳州人。本富家子，粗有学问，颇能文章。然豪侠不羁，用财如粪土。至正壬辰①，红巾②寇乱，家业为之荡然，遂东西奔走，寄食于人。尝往来武平项子坚家为馆客③，子坚故微，骤然发迹，欲光饰其门户，故婚嫁必攀援阀阅④，衒耀于人。名宗右族⑤之贫穷不振者，辄与缔姻，此则慕其华腴，彼则贪其富贵。书翰、启札、奁册、衣录之类，皆仲和粉饰，不知者谓为真衣冠⑥家矣。

洪武五年，子坚死，二子荣可、贵可特盛襄事，葬子坚临汀⑦

山中，距其居五十里。仲和为述行状，请铭于宋太史景濂[8]，且筑归全庵于墓侧，宏伟壮观，俨然一坊，割田二百亩饭僧，仍请南华本如真公主庵事，状元金溪吴伯宗[9]记之。仲和往返，庵适当途，过必留宿。是岁有小干，往福州，为人留馆者数载。已而贵可辟孝廉，除嘉兴府同知[10]。倭夷登岸，失不以闻，被罪，死秋官[11]狱中，家产籍没，庵田入官，僧悉散去。

洪武乙丑[12]，仲和归，往访项氏，抵庵暮矣，遂假宿焉，不知项亡而庵废。行入方丈[13]，寂无人声，遍视僧房，或开或阖。最后，至一室，僧坐榻上，闻人足音，讶曰："谁耶？"仲和告以姓氏，僧暗中应曰："然则故人也，请坐！"仲和询僧名，对曰："山僧初有幻体[14]，君及见之，今已忘之耶？"仲和莫晓为何等语，复诘："余僧安在？"曰："偶赴水陆斋会[15]于施主家，惟山僧久患风痹[16]，不能下床，故在庵耳。惜行童俱出，不意公来，茗供俱无，乏物奉待。"仲和告以未饭，僧曰："案上有残豆数合，公若不嫌，请取食之。"仲和馁甚，撮而嚼焉。因问项氏动履[17]。僧曰："故无恙。"仲和倦，欲求寝。僧曰："此中有数客，每夕来就山僧闲谈，少选当至，恐公不安。"仲和问："何人？"曰："皆近村良家，亦有与项宅亲戚者。"仲和喜曰："若然，幸甚！"须臾，二人先入，五人继到。僧曰："今日偶值项宅旧客下顾，留宿于此，诸公勿讶！"仲和就请众宾清誉[18]。先至者曰："余石子见、毛原颖也。"继至者曰："余金兆祥、曾瓦合、皮以礼、上官盖、木如愚也。"仲和谢曰："烛灯俱无，不敢行礼，乞不见罪。"众应曰："既为项氏馆宾，又是山门熟客，相与一家，何罪之有？"遂共僧讲论，辩若悬河，亹亹不休，深造佛谛。僧曰："诸公久得禅悦，当避机锋，然文士在席，何不且辍空谈，更裁佳句，以为清宵欢乐之资乎？"众曰："诺！"子见先吟曰：

> 尝擅文房四宝称，尽夸鸲眼胜金星。华笺法帖长为侣，圆镜方琴巧制形。铜雀坠台成凤咮，玉蟾吐水带龙腥。莫欺钝寿浑无用，曾与维摩[19]写佛经。

原颖诗曰：

早拜中书[20]事祖龙，江淹亲向梦中逢[21]。远夸秦代蒙恬[22]巧，近说吴兴陆颖[23]工。鸡距蘸来香雾湿，狸毫点处腻朱红。于今赢得留空馆，老向禅龛作秃翁。

诗曰：

兆祥身残面黑眼生沙，弃置尘埃野衲家。僧病几回将煮药，客来长是使煎茶。无缘不复劳烹饪，有漏从教老岁华。昔日炎炎今寂寂，莫将冷热向人夸。

瓦合诗曰：

家贫无庇欲依谁？散木微躯久觉衰！孔圣绝粮宁敢愠，范丹乏米[24]岂辞饥。当年坠地无须顾，此日生尘不及炊。楷柮[25]烟消灰烬冷，蒸蒸跨灶[26]欲何为？

以礼诗曰：

幻身如絮太轻松，惯覆卢能与赞公[27]。里裂不因儿恶卧，缯穿只为匠难逢。尘灰积久无人洗，虮虱生多欠火烘。零落半归虫鼠蠹，固知色相本来空。

上官盖诗曰；

常人鞣漆贵人朱，生者憎嫌死者需。除是飞升无用我，若还解化也须余。能函盖世英雄骨，解殓倾城艳冶躯。寄语劳劳尘世客，百金莫惜预先储。

如愚诗曰：

长须古鬣骨棱棱，心腹虚空不减增。早悟有身应有患，可堪无佛更无僧。频依鹫室行将腐，久想龙门去未能。朽木枯骸禅寂味，一宵清话胜闻经。

吟毕，抚掌大笑，旁若无人。忽风约云开，月光穿户，隐隐见诸人状貌，或矮而体方，或瘠而头锐，或墨面而一臂甚长，或乌帽而一躯极短，徐行者翩翩然而披毡，屹立者亭亭焉而倚壁。最后一老，颈若生鳞，仲和异之，方欲谛视，僧忽曰："清风先生罗本素至矣。"众皆起迎，遥见一叟，缟衣竹杖，态度闲雅，两袖翩翩，摇摆而行，揖众客而言曰："诸友今夕之吟，乐乎？"原颖曰："先生何后也？"各诵

所作呈之。先生曰："诸公自道甚佳，但不免为外客所怪。"以礼曰："客虽未耄，然早晚当与上官公同载矣，抑又何伤？"先生语僧曰："吾师何故吝作？"曰："待公来同赋耳。"乃朗吟曰：

厌见阎浮劫火红，荒山独守化人宫。三千世界[28]都成幻，百二[29]山河尽属空。衣薜乱生悲佛毁，床头不扫笑僧慵。难寻物外逃禅侣，罕遇桥边入社翁。猛虎每游莲座下，怪禽多宿绣旛中。青苔满院新经雨，黄叶飘龛乍起风。一对金刚蜗篆面，几尊罗汉鼠穿胸。残经缺字函函损，古器成精件件雄。广殿窗开留月照，闲门锁脱倩云封。谩怜衰朽烟霞骨，莫起摧颓土木躬。良夜岂期佳客集，清吟况与故人逢。案间残豆充饥腹，梁上深煤染病容。行入轮回归败坏，不须辛苦笑疲癃[30]。庄严未必成三昧[31]，游戏何妨运六通[32]。梅子熟时圆觉性，松枝偃处记遗踪。欲知吸尽西江意，只听晨鸡与暮钟。

清风先生深赞其妙，亦歌曰：

临汀山川，惟说武平。层峦峙秀，众水泻清。苍龙启吉壤[33]，白虎开佳城[34]，朱鸟[35]叶卜筮，玄武[36]迎休祯。形环势抱相回萦，信是天造地设成。当时项家两孝子，葬父于此守坟茔。归全复构招提[37]宇，远请真公作庵主，租粮百石佃人供，钟鼓三时呗声举。能几年，遽如许，马嘶风，驼泣雨。常住之田官所取，明徒之僧俗为侣。檀那[38]一去寺久荒，清宵赋咏来诸郎：毛生脱颖才偏锐，石公持重行还方；如愚守柱，须脱而衰朽；兆祥失柄，焰息而凄凉；皮家之翁衣破絮，垢满襟裾虱争聚；瓦合散诞少持推，上官凶狂使人惧。蹇予放浪号清风，老大弗改玉虚容，平生扫遍天下热，族亲尚在杭城中。痴僧贫病废奔走，枯木寒灰身土偶，无心望赐紫袈裟，默参潜悟慵开口。齐谐非是志怪徒，相逢且复为嬉娱，功名富贵盛浮世，声色根尘悲幻躯。参横斗落金鸡曙，回首东西分散去，要知物我两相忘，居士坟边夜谈处。

逡巡间，坠兔[39]收光，远鸡戒晓，众宾遽散，不知所之。仲和出视，莽然空庵。还觅病僧，独一泥象，观背间题字年月，正仲和寓庵时所塑者，今已剥落。始悟山僧有"此幻体，君及见之"之言。

复过别室，惟败砚支门，秃笔委地，鼠粪堆积于案间，因思所食残豆，盖是物也。又有烂絮被一番，旧罗扇一握，甑生尘而欲破，铫无柄而半穿，柱挂木鱼，壁倚棺盖。仲和大骇，奔走出门。行数里，方有人家，因往投之。主翁云："此地阒无居人，复多奇怪，子昨夜宿于何处？"仲和备以语之。翁曰："险矣哉！子之性命也。"并告以："项氏遭祸，坟庵圮毁，其家寄一寿木于彼，近亦被人劈而为薪，止余盖在。子所遇石子见、毛原颖、非砚与笔乎？金兆祥、曾瓦合，非铫与甑乎？皮以礼则被字，木如愚则木鱼，上官盖为棺材，罗本素乃旧扇，即子所见数物颠倒为惑也。其曰有与项氏亲戚者，盖指棺而言耳，棺为项氏故物，故曰亲戚也。"仲和默然，惴栗特甚，即日回家，果得重病，因忆"早晚与上官公同载"之言，料必不起，遂却医药。妻子交口勉之，仲和曰："死生有定，物已先知，服药求医，徒自苦耳！"又半月，竟卒。呜呼！若仲和者，得不谓之旷达之士哉？（出《剪灯余话》，原名《武平灵怪录》）

【注释】

① 至正壬辰：公元1352年。

② 红巾：指元末农民起义。颍州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等共拥韩山童起兵，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

③ 武平：今福建省武平县。馆客：在他人家中设馆授徒的塾师。

④ 阀阅：门左叫阀，门右叫阅。封建时代的巨室都把他家的功勋榜在门上，所以世称显贵人家为阀阅。

⑤ 名宗右族：有声望的名门大族。古时以右为上等，门望显贵，则称右族。

⑥ 衣冠：封建时代的缙绅。

⑦ 临汀：今福建省长汀县。

⑧ 宋景濂（1310—1381）：即宋濂，明浦江人。元至正中，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不赴，隐东明山著书。明初，朱元璋诏授江南儒学提举，教太子读经，修《元史》。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以年老致仕。

⑨ 吴伯宗：名祐，明金溪人。洪武初廷试第一，授礼部员外郎。以忤胡惟庸，谪凤阳。后召还，历官武英殿大学士。后降检讨，卒于官。

⑩ 同知：官名，宋时府、州、军都有同知，元、明因之。

⑪ 秋官：即刑部。

⑫ 洪武乙丑：公元1385年。

⑬ 方丈：僧寺的住持，也指住持僧的居室。

⑭ 幻体：指身体。佛家以为世间万事万物皆空，连自己的躯壳姓名，皆为幻体。

⑮ 水陆斋会：僧徒礼三界诸佛，普度幽冥，诵经忏四十九天，叫做水陆斋会，意谓水中

陆上一切鬼魂，都得超度。

⑯ 风痹：手足或半身不能转动的病。古方书说病因是风，所以叫风痹，也叫中风。

⑰ 动履：情况、动静。

⑱ 清誉：向人询问姓名的客气话。

⑲ 维摩：菩萨名。意思是净名，净即清净无垢，名是声名远布。

⑳ 中书：笔的别名叫中书君。

㉑ 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梁考城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江淹有梦失五色笔事，详见《梦幻篇·文士梦·江淹五色笔》。

㉒ 蒙恬(？—前210)：秦将，始皇时率兵三十万，北筑长城，威震匈奴。二世立，自杀。他是最早发明毛笔的人。

㉓ 吴兴陆颖：明陆树声《清暑笔谈》："国初吴兴笔工陆文宝，蕴藉喜交名士，杨铁崖为著《颖命》。"

㉔ 范丹乏米：范丹，一作范冉，字史云，后汉外黄人。汉桓帝刘志授他莱芜县令，丁母忧不到官。后辟太尉府，廷议想叫他做侍御史，他不愿意，逃出京师，卖卜梁、沛间。家贫常无米下锅，邻里歌谣形容他："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

㉕ 楯柮：断木头，普通用以代柴炭。

㉖ 跨灶：原来比喻儿子胜过父亲，这里似指甑放在灶上。

㉗ 卢能、赞公：卢能(638—713)，唐高僧慧能，为禅宗第六祖，本新州卢氏子。赞公：宋高僧赞宁，本德清高氏子，出家灵隐寺，习南山律，吴越王钱镠署为两浙僧统。

㉘ 三千世界：佛说今人所住的世界，合一千则为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则为中千世界；合一千中千世界，则为大千世界，总称三千世界。

㉙ 百二：百分之二。《史记》："秦，形胜之国。……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苏林注："秦地险固，二万人足以挡诸侯百万人也。"

㉚ 疲癃：衰颓老病。

㉛ 庄严：佛家称装饰。佛经于国土、宫殿、衣饰等壮美威严的，都叫庄严。三昧：梵语，意谓正定，即摒绝各种外缘，专归虚寂，是佛家修养法的一种。

㉜ 六通：佛家语，指六种神通力量，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

㉝ 苍龙：东方七个星宿的名字，即角、亢、氐、房、心、尾、箕。吉壤：旧时堪舆家所指风水好的墓地。

㉞ 白虎：西方七个星宿的名字，即奎、娄、胃、昴、毕、觜、参。佳城：与吉壤同。

㉟ 朱鸟：南方七星宿，即井、鬼、柳、星、张、翼、轸。

㊱ 玄武：北方七星宿，即斗、牛、女、虚、危、室、壁。

㊲ 招提：寺院。《唐会要》："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

㊳ 檀那：亦作檀越，即施主。

㊴ 坠兔：月亮下去了。传说月中有玉兔，故称。

镜　姬

俞逊字仰之，淮上人也，赘于瓜步巨家①。妻沈氏，美姿容，喜涂泽②，颇有独擅一代之想。自赘俞，琴瑟甚调，从无脱辐③事，

姻娅④中家室失宜者多称羡之。岳家故甚富，旧藏一古镜，云是唐宋时物，不轻以示人。俞欲见焉，索之妻，数数不能得，心恒歉然。一夜有盗入岳家，所窃无多，而此镜并失。家人以为异，窃意偷儿为知其宝者。

浹旬⑤，俞行市上，见货镜老人持一鉴，体制极古，不似近今所铸。询其值，只二缗，遂易之以归，携入室中。妻适对镜整妆，乃戏以投之曰："若家一废镜，视为希世珍，不令人少照容鬓。今鬻于市，价只百钱，绝无有过而问者。予且袖之来矣！"盖俞故未睹此镜，因绐之云云。乃沈一见，即惊曰："是吾镜也，君果何由得之？"俞亦愕然，始以实告。

沈持镜自照，忽大骇叱曰："若何人？"镜亦朗然曰："若何人？"徐曰："予为郎君姬，宜参正室。不然，醋娘子讵能容？"言讫，沈忽掷镜自仆，曰："吓杀予！"镜亦曰："扑杀予矣！"俞大惊，取视之，镜中立一美人，修眉广颐，艳丽独绝。以视妻，不啻径庭之别。因诘其由。镜曰："予五代时朱全忠⑥之宠姬也。全忠为后唐所灭，予遂殁于乱军。后遇仙师，以予血铸镜，魂乃附焉。今又数百年矣。闻郎君古雅，愿备妾媵⑦之数。"俞曰："毋乃为祸乎？"镜曰："不敢为祸，只以供君把玩，且不与争枕席欢，无须多虑。"俞乃喜叩其所能，曰："少习歌。"于是立镜于榻侧，夫妇并坐听之。其声娇细，而簌簌⑧可动梁尘，且其曲亦工雅不群，遂相对乐甚。已而镜中之影，自解其衣，体洁白如玉，先裸而后舞，折腰曲腕，献媚呈身。睹此旖旎之态，夫妇皆情不能禁，竟下帷欢好，且此镜于勿顾矣。自此习以为常。

不数日，而俞病，势且危殆。岳知之，亟索此镜，叱女曰："曩者不与儿辈见，正为此中有妖异，祸人者屡矣。予以祖遗，不忍碎之，岂堪朝夕摩弄耶！"因置之铁匣⑨中，加缄封焉。延医视俞，半岁始痊。后岳卒，竟失镜之所在。（出《萤窗异草》二编卷二，原名《镜中姬》）

【注释】

① 赘(zhuì)：即入赘，招为女婿。瓜步："步"一作"埠"，镇名，在江苏六合东南瓜步山下，滨滁河东岸；明清设巡检司于此。
② 涂泽：修饰容貌。
③ 脱辐：亦作"说(tuō)辐"。"说"通"脱"；"辐"通"辏"，钩连车轴与车厢之零件。辏脱落，则车不能行驶。因以喻夫妻不和。后亦称夫妻离异为脱辐。
④ 姻娅：泛称有婚姻关系的亲戚。
⑤ 浹(jiā)旬：十天，一旬。浹，周匝。
⑥ 朱全忠：即朱温(852—912)，后梁太祖。五代梁王朝建立者。公元907—912年在位。
⑦ 妾媵(yìng)：古代诸侯之女出嫁，从嫁的妹妹和侄女，称为"妾媵"。后泛指妾。
⑧ 簌(sù)簌：象声词。
⑨ 柜(dū)：木柜；木匣。

树精

古人认为，大凡山川树木、飞走潜游，不仅具有灵魂，且还成精成魅，骚扰生人。

此辑树精故事深深映现了古人万物有灵的观念，描写古朴，意象奇特，令人玩味惊异。《梓树青牛》据说为先秦时代的故事，秦文公遣人伐树，树随砍随合，无法损伤。而待听了鬼与树神的对话后，方窥破秘密，伐倒大树。然不料又从断树中走出青牛，赴水而没。真是险象环生，奇境叠出。《白头公》亦有此悬妙，某太守伐树有赤汁流出，使伐者惊惧而不敢下手。太守亲自伐之，又从树枝空处走出一非人非兽的白头公。故事刻写了万物的怪诞离奇，而颂扬了人的果敢坚毅。《板妖》、《木皮怪》堪称异曲同工之作。一写木板的作怪，一叙木皮的为妖，前者怪异，后者形象。木皮怪冬天惧冷，变化为人来就炉烤火，炽火微醺之下竟张口而鼾的姿态令人拍手叫绝。

《古杉魅》、《柳将军》和《葡萄怪》系是同型故事。精魅们夜间作怪，古杉和柳皆化作朦艟巨人前来骚扰生人。古杉被人贯以铁挺，柳则中了箭矢。平明二怪现出原形，有挺贯树上，箭插树中，皆被人除去，无法作祟。葡萄怪的形象特异：有手自窗间伸出，“色黄而瘦甚”。欲倾听诸生高论而终不可得，被人绳捆索系，平明现形而连根掘去。《七树精》是一合写诸精灵的故事，七树精皆引经据典，炫耀自己的出身门第、履历阀阅。写作古雅且又幽默风趣，是古人常卖弄学识的妙作。

《芭蕉精》、《树女》和《桃夭柳媚》写女树妖的媚人。芭蕉精如一婷婷少女，调皮活泼，然亦颇具表情，令人爱惜。树女却有些冷漠，红衣女子端坐树间，照之无影，击之不灭，揣之不得，而又与人无碍，似是树女中的隐世者，但却为何又总要向世人显示其风韵呢？

恐怕只是发自见者内心的幻念罢。桃柳二女色彩绚丽，描写也细腻，不同于以上风格的古朴。二者皆为才女，文人学士对她们也多有吟诵，因作者写得妖娆多姿，偎红倚绿而微带艳意。但末尾诀别的哀伤却仍然回复了自古“红颜薄命”的主题，令人留下无尽的惆怅与怨恨。

梓树青牛

秦时，武都故道①，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树。秦文公二十七年②，使人伐之，辄有大风雨。树创随合，经日不断。文公乃益发卒③，持斧者至四十人，犹不断。

士疲还息，其一人伤足，不能行，卧树下，闻鬼语树神曰：“劳乎攻战？”其一人曰：“何足为劳。”又曰：“秦公将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发，以朱丝绕树，赭衣灰垒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无言。

明日，病人语所闻。公于是令人皆衣赭，随斫创，垒以灰。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④中。其后青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髻解被发，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头骑⑤。（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怒特祠》）

【注释】

① 武都：郡名，汉置，治所在武都（今甘肃成县西）。故道：古县名，秦置，治所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

② 秦文公：春秋时秦国国君，公元前765—716年在位。秦文公二十七年即公元前739年。

③ 益发卒：增派士卒。

④ 丰水：水名，当指丰水泉，在甘肃成县西仇池山，属武都郡。

⑤ 旄头骑：披发的先驱骑士，多为骑兵领队。

板　妖

吴聂友，字文悌，豫章新淦①人。少时贫贱，常好射猎。夜照

见一白鹿，射中之。明寻踪，血既尽，不知所在，且已饥困，便卧一梓树下。仰见射箭著树枝上，视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于是还家赍粮，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树微有血，遂裁截为板二枚，牵著陂塘中。

板常沉没，然时复浮出。出，家辄有吉庆。每欲迎宾客，常乘此板。忽于中流欲没，客大惧，友呵之，还复浮出。仕宦大② 如愿，位至丹阳太守。在郡经年，板忽随至石头③ 。外司白云："涛中板入石头来。"友惊曰："板来，必有意。"即解职归家。下船，便闭户，二板挟两边，一日即至豫章。尔后板出，便反为凶祸。家大辗轲④ 。

今新淦北二十里馀，曰封溪，有聂友截梓树板涛牂柯⑤ 处。有梓树，今犹存。乃聂友向日所裁，枝叶皆向下生。（出《搜神后记》卷八，原名《吴氏梓》）

【注释】

① 豫章：郡后，汉置郡，属扬州。隋平陈，改为县，属洪州。故治在今江西南昌市。新淦：县名，因境内淦水得名，汉属豫章郡。

② 大：十分，很。

③ 石头：地名，在江西南昌市北。《水经注》三九《赣水》："赣水又迳（豫章）郡北，为津步，……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也。"

④ 辗轲：亦作坎坷、坎坷，道路不平，喻指境遇不顺，屡遭挫折。

⑤ 涛：波涛。牂柯：水名，即今之濛江，一说都江，已难确考。涛牂柯，弄涛牂柯江，涛用作动词。这句指梓树板下水的地方。

白头公

桂阳太守江夏张辽字叔高① ，家居买田。田中有大树十余围，扶疏盖数亩，地不生谷。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惊怖归，具白叔高。高怒曰："树老赤汁，有何等血？"因自行② ，复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处，见白头公可长四五尺，忽出往叔高。叔高乃逆格③ 之。如此凡数四头，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④ 也。徐熟视，非人非兽，遂伐其木。是岁，司空辟高为侍御史兖州刺

史。以居二千石之尊，过乡里，蔫祝祖考⑤，竟无他怪。（出《风俗通》，原名《张叔高》）

【注释】

① 桂阳：郡名，汉置，隋唐曾改置郴州，其地约相当于今湖南郴州地区。江夏：地名，即今武汉市一带。
② 自行：自行其事，不听劝阻。
③ 逆格：逆，迎击；格，格斗。
④ 恬如：安静自如的样子。
⑤ 荐祝：祭祀。祖考：祖先。

七 树 精

顺宗时，书生贾秘自睢阳之长安，行至古洛城边，见绿野中有数人环饮，自歌自舞。秘因诣之，数人忻然齐起，揖秘同席。秘既见七人皆儒服，俱有礼，乃问之曰："观数君子，士流也。乃敢聚饮于野，四望无人？"有一人言曰："我辈七人，皆负济世之才，而未用于时者，亦犹君之韬蕴①，而方谋仕进也。我辈适偶会论之间，君忽辱临②，幸且共芳樽，惜美景，以古之兴亡为警觉，以人间用舍为拟议，又何必涉绮阁③，入龙舟④，而方尽一醉也？"秘甚怪之，不觉肃然致敬。

及欢笑久，而七人皆递相目，若有所疑。乃问秘曰："今既接高论，奚不一示君之芳猷⑤，使我辈服君而不疑也？"秘乃起而言曰："余睢阳人也。少好读书，颇识古者王霸之道。今闻皇上纂嗣大宝⑥，开直言之路，欲一叩象阙⑦，少伸愚诚，亦不敢取富贵，但一豁鄙怀耳。适见七君子高会，故来诣之，幸无遐弃可也。"其一人顾诸辈笑曰："他人自道，必可无伤。吾属断之，行当败缺。"其一人曰："己虽勿言，人其舍我。"一人曰："此君名秘，固当为我匿瑕矣。"乃笑谓秘曰："吾辈是七树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枣，六曰栗，七曰槠⑧。今各言其志。君幸听而秘之。"其松精乃起而言曰："我本处空山，非常材也。负坚贞之节，虽霜凌雪犯，不

能易其操。设若哲匠构大厦，挥斤斧，长短之木，各得其用，榱桷⑨虽众，而欠梁栋，我即必备栋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则永无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起言曰：“我之风流之名，闻于古今。但恨炀帝不回⑩，无人见知。张绪效我，空耀载籍⑪。所喜者，絮飞则才子咏诗⑫，叶嫩则佳人学画。柔胜刚强，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阳和之恩，为不材之木。大川无梁，人不我取。大厦无栋，人不我用。若非遭郢匠之斫，则必不合于长短大小也。噫！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⑬。”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蚕，无辞吐饲，不异推食。蚕即茧，茧而丝，丝为纨绮，纨绮入贵族之用。设或贵族之流，见纨绮之美丽以念我，我又岂须大为梁栋，小为榱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也⑭。不唯汉武帝号为束束，投我者足表赤心⑮，我又奚虑不为人所知也？”其次曰：“我虽处蓬毕⑯，性实恬然。亦可以济大国之用也。倘人主立宗庙，虔祀飨，而法古以用我，我实可以使民之战栗⑰也。”其次曰：“我与众何殊也，天亦覆我，地亦载我。春即荣，秋即落。近世人以我为不材，我实常怀愤惋。我不处涧底，怎见我有凌云之势；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构厦之材。骥不骋即驽马也，玉不剖即顽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构厦凌云，我即不可构厦凌云？此所谓信一人之言，大丧其真矣。我所以慕隐沦之辈，且韬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见，即又用之有余也⑱。”言讫，复自歌自舞。

秘闻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辞之。七人乃共劝酒一杯，谓秘曰：“天地间人与万物，皆不可测，慎勿轻之。”秘饮讫，谢之而去。（出《潇湘录》，原名《贾秘》）

【注释】

① 韬蕴：潜在的蕴藏，指人的才华、能力。
② 辱临：有辱光临。是主人表示客气的谦辞。
③ 涉绮阁：绮阁，装饰美丽华贵的内室。涉绮阁，喻指涉足于高贵美貌的女子之闺。
④ 入龙舟：龙舟，借助帝王朝庭。入龙舟，进入朝庭，谋取官禄。
⑤ 芳猷：芳香之道，指人的美德，这里代指其出身、履历、品德等。
⑥ 纂嗣大宝：纂，全力夺取，极力取得。嗣，接承，继续。大宝，至宝，比喻经世治国的人才。纂嗣大宝，言极力招揽海内贤才，使之世代相承接。

⑦ 象阙：宫廷的阙门。代指朝廷。

⑧ 樗(chū)：木名，落叶乔木，即臭椿，本质松散而无用。

⑨ 榱：椽子，放在檩上架屋瓦的木条。桷：方形的椽子。

⑩ 炀帝：隋炀帝(569—618)，即杨广，一名英。文帝次子，在位十四年。对外用兵，广兴土木，巩西苑，造离宫四十余所，开运河，筑长城，赋重役繁，民不堪命。大业十二年南巡至江都，沉湎酒色，无意北归，十四年为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等缢杀于宫中。炀帝不回，可能即指他南巡而不归事。

⑪ 张绪效我，空耀载籍：张绪(422—489)，南朝齐吴郡人，字思曼。美风姿，清简寡欲，口不言利。长于《周易》，官至太常卿，领国子祭酒。武帝植蜀柳于灵和殿前，尝赞叹说："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故这里柳自言"张绪效我，空耀载籍"。因张年少风华已逝，不过空空地记载在典籍中罢了。

⑫ 絮飞则才子咏诗：柳絮乱飞常为诗人们所咏叹摹写。

⑬ 倚我者有三公之名：周时，朝廷种三槐九棘，公卿大夫分坐其下。左九棘，为孤卿大夫之位，右九棘，为公侯伯子男之位；面三槐为三公之位。后因以槐棘指三公或三公之位。故这里槐自言说"倚我者有三公之名"。

⑭ 自辩士苏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济之名：苏秦(前？—前317)，战国时游说之士。初说秦惠王吞并天下，不用。后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佩六国相印，为纵约之长。这里用苏秦说燕文侯事，苏曰："(燕)南有碣石雁门之饶，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史马迁《史记·苏秦传》)兼济，兼济天下，从政治民的意思。儒家观点，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

⑮ 投我者足表赤心：枣树果实红枣色赤，情人投赠以表心意，象征赤心。

⑯ 蓬革：蓬门革户，贫者所居。这里栗木自言出身低微，没有松、柳之类的高贵，为人所称道。

⑰ 古法以栗木做神主，故栗树有这样的自述。

⑱ 陶侃句：陶侃(259—334)，晋浔阳人，字士行。著名将领，在军四十余年。精勤不息，竹头木屑，皆储以备用，常谓：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故这里散木樗树以陶侃之事来为自己申说。

木皮怪

临湍寺僧智通常持《法华经》①，入禅宴坐，必求寒林净境，殆非人迹所至处。

经年，忽夜有人环其院呼智通，至晓，声方息。历三夜，声侵户。智通不耐，因应曰："呼我何事？可入来言也。"有物长六尺余，皂衣青面，张目巨吻。见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视良久，谓曰："尔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经。至五更，物为火所醉，因闭目开口，据炉而鼾。智通观之，乃以香匙举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门若蹶声。

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视蹶处，得木皮一片。登山寻之数里，见大青桐树梢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合无缝隙②。其半，有薪者创成一蹬，深六七寸余，盖魅之口。灰火满其中，久犹荧荧。智通焚之，其怪遂绝。（出《酉阳杂俎》，原名《僧智通》）

【注释】

① 《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略称。经中法师品曰："是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同安乐行品曰："此《法华经》，诸佛如来秘密之藏，于诸经中最在其上。"

② 缝隙：缝，线的异体字。缝隙，丝线那么小的间隙。

荆山槐

开成中，有江叟者，多读道书，广寻方术。善吹笛，往来多在永乐县① 灵仙阁。时沉饮酒，适阌乡②，至盘豆馆东官道大槐树下醉寝。及夜艾③，稍醒，闻一巨物行声，举步甚重。叟暗窥之，见一人，崔嵬，高数丈，至槐侧坐，而以毛手扪叟曰："我意是树畔锄儿，乃瓮边毕卓④ 耳。"遂敲大树数声，曰："可报荆馆⑤ 中二郎来省大兄。"大槐乃语云："劳弟相访。"似闻槐树上有人下来与语。须臾，饮酌之声交作。荆山槐曰："大兄何年抛却两京道上槐王耳。"大槐曰："我三甲子⑥ 当弃此位。"荆山槐曰："大兄不知老之将至，犹顾此位，直须至火入空心，膏流节断，而方知退，大是无厌之士。何不如今因其震霆，自拔于道，必得为材用之木，构大厦之梁栋，尚得存重重碎锦，片片真花，岂他日作朽蠹之薪，同入爨，为煨烬耳。"大槐曰："雀鼠尚贪生，吾焉能办此事邪？"槐曰："老兄不足与语。"告别而去。

及明，叟方起。数日，至阌乡荆山中，见庭槐森耸，枝干扶疏，近欲十围，如附神物。遂伺其夜，以酒脯奠之，云："某昨夜闻槐神与盘豆官道大槐王论语云云，某卧其侧，并历历记其说。今请树神与我言语。"槐曰："感子厚意！当有何求？殊不知尔夜烂醉于道，夫乃子邪？"叟曰："某一生好道，但不逢其师。树神有灵，乞为指教，

使学道有处，当必奉酬。”槐神曰：“子但入荆山，寻鲍仙师⑦。脱得见之，或水陆之间，必获一处度世。盖感子之请，慎勿泄吾言也！君不忆华表告老狐⑧，祸及余矣！”叟感谢之。

明日，遂入荆山，缘岩循水，果访鲍仙师，即匍匐而礼之。师曰：“子何以知吾而来师也？须实言之。”叟不敢隐，具陈：“荆山馆之树神言也。”仙师曰：“小鬼焉敢专辄指人，未能大段诛之，且飞符残其一枝。”叟拜乞免。仙师曰：“今不诛，后当继有来者。”遂谓叟曰：“子有何能，一一陈之。”叟曰：“好道，癖于吹笛。”仙师因令取笛而吹之，一气清逸，五音激越，驱泉迸山，引雁行低，槁叶辞林，轻云出岫。仙师叹曰：“子之艺至矣，但所吹者，枯竹笛耳，吾今赠子玉笛，乃荆山之尤者，但如常笛吹之，三年，当召洞中龙矣。龙既出，必衔明月之珠而赠子，子得之，当用醍醐⑨煎之三日，凡小龙已脑疼矣，盖相感使其然也。小龙必持化水丹而赎其珠也，子得，当吞之，便为水仙，亦不减万岁，无烦吾之药也，盖子有琴高⑩之相耳。”仙师遂出玉笛与之。叟曰：“玉笛与竹笛何异？”师曰：“竹者，青也，与龙色相类，能肖之吟，龙不为怪也。玉者、白也，与龙相克，忽听其吟，龙怪也，所以来观之，感召之有能变耳，义出于玄。”叟受教，乃去。

后三年，方得其音律。后因之岳阳，刺史李虞⑪馆之。时大旱，叟因出笛，夜于圣善寺⑫经楼上吹；果洞庭之渚龙飞出，而降云绕其楼者不一。遂有老龙，果衔珠赠叟。叟得之，依其言而熬之二昼，果有龙化为人，持一小药合，有化水丹，匍匐请赎其珠；叟乃持合而与之珠。饵其药，遂变童颜，入水不濡。凡天下洞穴，无不历览。后居于衡阳，容发如旧耳。（出《裴铏传奇》，原名《江叟》）

【注释】

① 永乐县，北周置，旋废，以其地属芮城县。唐分芮城，于县东北二里永固堡重置永乐县，故城在今山西省永济县东南。

② 阌乡，旧县名，在河南省。汉弘农郡湖城县有阌亭，阌即阌，或作阌乡。隋以后置为县，今并入灵宝县。

③ 夜艾：夜将尽的时候。

④ 毕卓：字茂世，晋阳（在今河南省新蔡县东北）人。少放达不羁，为吏部郎，常饮酒废事。邻舍酿酒熟，他前往盗饮，为管酒人所缚，明晨，主人出，见是卓，急释其缚，卓引主人宴于瓮边而去。

⑤ 荆馆：当指荆山中的馆舍。

⑥ 三甲子：一甲子为六十年，三甲子则一百八十年。

⑦ 鲍仙师：即鲍靓，字太玄，晋东海人，曾做过南海太守，后弃官学道，据说活到一百多岁才死。

⑧ 华表告老狐：有关晋张华的一段故事，出《搜神记》，详见本篇《狐媚·斑狐说张华》。

⑨ 醍醐：最好的乳酪。《涅槃经》：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最上。

⑩ 琴高：战国时赵人，能弹琴。据说他漫游冀州涿郡时，曾骑鲤鱼从涿水里取龙子而出。见《列仙传》。

⑪ 李虞：李绅族子，曾在李逢吉前谮李绅，因而获得李逢吉的欢心，为其党羽"八关十六子"之一，是个品德卑下的小人。他的出为岳州刺史，大概是由于李逢吉的推毂。

⑫ 圣善寺：在湖南岳阳。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说："吕云卿遇江叟于圣善寺，吹笛召洞庭诸龙。"即指本篇中的江叟。

古杉魅

有董观者，尝为僧，居于太原佛寺。大和七年夏，与其表弟王生南游荆楚，后将入长安，道至商於①。一夕，舍山馆中，王生既寐，独观未寝。忽见一物出烛下，既而掩其烛，状类人手，但指则细。视烛影外若有物，观急呼王生，生起，其手遂去。顾谓王曰："慎无寝，魅当再来。"因持挺②而坐伺之，良久，王生曰："魅安在？兄妄矣。"即就寝。顷之，有一物长五尺余，蔽烛而立，无手及面目。观益恐，又呼王生。生怒，不起。观因以挺揕③其首，其躯若草所绾④，挺亦随入其中，而力取不可得。俄而退去。观虑其又来，迨晓不敢寝。

明日，访馆吏，吏曰："此西数里有古杉，尝为魅，疑即所见也。"即与观及王生往寻，果见古杉，有挺贯其枝柯间。吏曰："人言此为妖且久，未尝验其真，今则信矣。"急取斧，尽伐去之。（出《宣室志》卷五）

【注释】

① 商於（wū）：地名，在今陕西商南县、河南淅川县、内乡县一带。
② 挺：长铁棍。旧时宰猪待猪杀死后，先用挺棍开通全身，吹足气以便于刮去皮毛。
③ 揕(zhèn)：用力刺入。
④ 绾(wǎn)：把长条形的东西盘绕起来打成结。

柳将军

东洛有故宅，其堂奥轩级甚宏峙①，然居者多暴死，是以空而键之且久。故右散骑常侍②范阳卢虔，贞元中为御史分察东合③，尝欲贸其宅而止焉。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处。"曰："吾自能弭之。"

后一夕，卢与从吏同寝其堂，命仆使尽止于门外。从吏勇悍善射，于是执弓矢坐轩下。夜既深，闻有扣门者，从吏即问之，应曰："柳将军遣某送书与卢侍御。"卢不应。已而投一书轩下，字若濡笔而书者，点画纤整。虔命从吏读，其字曰："吾家于此有年矣。堂奥轩级，皆吾之居也；门神户灵，皆吾之隶也。而君突入吾舍，岂其理耶！假令君之舍，吾入之可乎？既不足惧，宁不愧于心乎？君速去，勿招败亡之辱。"读既毕，其书飘然四散，若飞烬之状。俄又闻有言者："柳将军愿见卢御史。"已而有大厉至，身长数十寻④，于庭，手执一瓢。其从吏即引满而发，中其所执。其厉遂退，委其瓢。久之又来，俯轩而立，挽其首且窥焉，貌甚异。从吏又射之，中胸。其厉惊，若有惧，遂东向而去。

至明，虔命穷其迹，至宅东隙地，有柳高百余尺，有一矢贯其上，所谓柳将军也。虔伐其薪，自此其宅居者无恙。后岁馀，因重构堂宇，于屋瓦下得一瓢，杓长丈余，有矢贯其柄，即将军所执之瓢也。（出《宣室志》卷五）

【注释】

① 堂奥：堂，正厅；奥，室西南隅曰奥。堂奥，泛指房屋内室。轩级：轩，楼板；级，阶级。宏峙：宏大挺拔。
② 右散骑常侍：官名，秦汉置散骑，又置中常侍。魏以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体，谓之

散骑常侍，侍从皇帝左右，掌规谏，不典事。唐置左右散骑常侍，分属门下、中书二省。

③ 御史：官名，唐设侍御史、殿中御史和监察御史，这里应指最后者。分察：分配察看、检视。东台：官署名，唐高宗时改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

④ 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一寻。

葡萄怪

晋阳① 西有童子寺，在郊牧② 之外。贞元中，有邓珪者，寓居于寺。是岁秋，与客数辈会宿，既阖扉后，忽见一手自牖间入，其手色黄而瘦甚。众视之，俱栗然，独珪无所惧。及闻牖间有吟啸之声，珪知其怪耳，讯之曰："汝为谁？"对曰："吾隐居山谷有年矣。今夕从风月之游，闻先生在此，故来奉谒。诚不当列先生之席，愿得坐牖下，听先生与客谈，足矣。"珪许之。既坐，与客谈笑极欢。久之告去，将行，谓珪曰："明夕当再来，愿先生无摈③ 。"

既去，珪与诸客议曰："此必鬼也。不穷其迹，且将为患。"于是缉丝为缏数百寻，候其再来，必缚之。明夕果来，又以手出于牖间。珪即以缏系其臂，牢不可解。闻牖间云："何罪而见缚，其义安在？得无悔耶？"遂引缏而去。至明日，珪与诸客俱穷其迹，至寺北百余步，有葡萄一株，甚蕃茂，而缏系其枝。有叶类人手，果牖间所见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怪遂绝矣。（出《宣室志》卷五）

【注释】

① 晋阳：县名，秦置，故城在今山西太原市。

② 郊牧：郊外牧地。

③ 无摈：不要拒绝。

芭蕉精

安成彭元功筑庵山中，使一奴守之。一日暮时，有妇人求宿，自称土名小水人，奴固把之不得，妇人径入奴卧室中，不肯去。奴

推之，妇人云："只见船泊岸，不见岸泊船，何无情如此？"因近奴身，自解下裙。奴以为怪物，遂与相榻而寝。夜中又登奴榻，奴举而掷之，轻如一叶。奴惧，起取佛经执之① 。妇人笑云："经虽从佛口出，佛岂真在经！汝谓我诚畏经耶？"天将明，庵有神钟，起击之，妇人云："莫打！莫打！打得人心碎。"取头上牙梳② 掠头毕，遂去。

奴趁出门观所向，入松林间，因忽不见。盖林中芭蕉丛生故也。奴归，见壁有五言诗，意妇人芭蕉精也。诗云："妾住小水边，君住青山下。青年不可再，白石坐成夜。只见船泊岸，不见岸泊船。岂能深谷里，风雨误芳年。薄情君抛弃，咫尺万里远。一夜月空明，芭蕉心不展。解下绿罗裙，无情对有情。那知妾身重，只道妾身轻。经从佛口出，佛不在经里。即在妾心头，妾身隔万里。月色照罗衣，永夜不能寐。莫打五更钟，打得人心碎。"（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

【注释】

① 起取佛经执之：起来取佛经拿在手上。
② 牙梳：象牙所制小梳。

树　女

江阁学① 晓园，僦居阎王庙街一宅，庭有枣树，百年以外物也。每月明之夕，辄见斜柯上一红衣女子垂足坐，翘首向月，殊不顾人。迫之则不见，退而望之，则仍在故处。尝使二人一立树下，一在室中，室中人见树下人手及其足，树下人固无所睹也。当望见时，俯视地上树有影，而女子无影② 。投以瓦石，虚空无碍；击以铳，应声散灭，烟焰一过，旋复本形。主人云："自买是宅，即有是怪。然不为人害，故人亦相安。

夫木魅花妖，事所恒有，大抵变幻者居多。兹独不动不言，枯坐一枝之上，殊莫明其故。晓园虑其为患，移居避之。后主人伐树，

其怪乃绝。（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四）

【注释】

① 阁学：旧称内阁学士为阁学，始于宋时。
② 古人以为实物有影，而鬼无影，故这里有树有影，而女子无影的描写。

桃夭柳媚

吴生杰，字士冠，豫章人。僦居沈氏别业。院有小池，池上桃柳各一株。淡日微风，吟咏其下，怅然有碧云日暮、佳人未来之思。

一夕，镜月初悬，遥见人影徘徊桃花下。促视之，乃一丽人，云鬟覆脸，衣浅绛衣。见生，欲避去，生引其裾曰："天风吹来，复任其吹去耶？"绛衣曰："妾西邻某氏之女也。爱此夜景弥佳，故来游赏。"生求与俱。至室中，绛衣曰："妾非能无意宋玉者①。然此时羞颜所不能及，且恐家人见迹，当俟诸他日。"生不得已，与之盟而纵之去。自是日扫榻整裀，以待佳期矣。

越三日，夜初，有扣环声。急启门，一女郎径入，绿衣翠袖，并非前日所期者，而容态冶艳不相下。生讶之，方欲启问，而女郎遽骇曰："此非阿姨之家耶？吾误耶？"即欲去。生持之，笑曰："谁为卿阿姨？即此是也。"女且怒且笑曰："此真冤苦！"生闭门迫之，女不得已，从焉，谓生曰："妾家去此伊迩，因阿姨遣婢相召，误至君所，殆亦夙缘。今当赴阿姨招矣。"生请后期②，女答以伺便当至，遂送之出门。时生僦居未久，且足迹不甚出门户，固未悉邻氏之谁何也。但觉余情剩馥，描写中怀，竟不成寐。

少顷，又闻扣环声，窃意绿衣复至，喜而纳之。映烛而观，则宛转低鬟，绛衣长袖，向者之花下人矣。生益喜，私心窃谓一时顿得两玉人，从容抚之曰："待卿日久，今夕乃来，然真信人也。"绛衣不语，而眉黛间微有愁怨之色。叩之，亦不言，终宵而去。

次夕，绿衣者复至，曰："昨得侍君子，归而心醉，因成拙诗一

首以志幸，可呈教否？”生狂喜索观。绿衣袖出一碧笺，字画端丽，诗曰：“小院春愁听子规，风前舞断小腰肢。韩郎忽走章台马③，烟散红楼月上时。”生赞赏不已，笥而藏之，若获至宝。是夜绸缪缱绻，备觉风流。绿衣临去，谓曰：“妾父母颇不戒，得恣往来。然恐过扰君子，当定期而至。”生正念两女频来，必且相值，岂得晏然？乃订以越宿一至。

次夜绛衣复来，妖娆谐谑，不复如前之缄默，而舌锋铦利，多含讥刺，若知有绿衣之事者。虽百端隐秘，终不释。将晓临去，亦请期。生阴幸其言，因伪请连夕。而女不许，遂亦订以越宿，盖奇日也。而绿衣之约乃偶日，故偎红倚绿无虚夕，而竟不相值。

生一日昼坐无聊，出绿衣诗观之，即于纸尾属和。既毕，压置砚匣下。是夜绛衣至，谈次，屡翻阅案头书册，复玩弄其笔墨不休。生曰：“美人亦解吟咏乎？”绛衣曰：“诚恐贻羞大雅。然鄙人之志，不可默也。”遂索笺书二绝云：“镇日无言忆玉真④，天台明月是前身⑤。芳声孤负襄阳赋，偏让灵和殿里人⑥。”“为谁消恨助谁娇？红雨丹霞自寂寥。惆怅刘郎并阮客⑦，断魂翻在灞陵桥⑧。”生览之，虽觉讽己，而惊其才藻，乃亟赞曰：“雅有唐音，真扫眉才子矣！”绛衣笑曰：“谬赏所不敢当，第比章台柳何如？”生愕然曰：“何谓也？”绛衣即于砚匣下取绿衣诗读之，曰：“谓此耳。”生不胜惭，遂告之，且求相容。绛衣曰：“非有他意，直以此赋诗者非人耳。恐伤郎君，宜远之。”

生犹未信。忽有排闼而入者，乃绿衣也，指绛衣骂曰：“汝本妖妄，乃间我乎！”绛衣亦骂曰：“颠狂婢子，只合向长安道上，牵行人衣袂，何得撞入武林源诱人渔郎耶？”绿衣曰：“吾先人九烈君好奖士类，曾以蓝袍赠李秀才，李遂登第⑨。词人学士往往称之。即清风亮节如陶彭泽⑩，犹心折焉。安所谓颠狂，为汝轻薄随流者口实也？且即有是，于汝何与？而妒若此，岂犹谓阮宣之妇剑锋不利耶？”

是时生意惊魄骇，莫所知云，但曰：“不佞之罪，不佞之罪！”二女争辩殊不息，久之，乃相谓曰：“郎君何罪！皆汝我之孽。既已言

泄，安可复留？自后当相戒绝迹，再至者，宜尝斧刃！”生凄然曰：“二卿何相轧之深也？鄙人方图联芳，乃遽作此断肠语，吾将何以为情哉？”二女曰：“君勿恋，缘尽矣。世间繁华，无不撒手，而况娇花弱絮乎？”遂趋出，俱失所在。

后微叩邻人，并无所谓二女者。但见桃花带雨，狼藉残红；柳线含烟，飘摇惨绿；尚有洒泪含颦之态，二女殆桃柳之精也。叹息永日，祷请终宵。每当淡月微风，双影摇动，辄疑娇魂丽魄翩然而来，卒亦无有搴帘而入者，而生亦自此病矣。思念之诚，至于心死，乃赋《醉春风》一阕以自伤，云：“柳外仓庚⑪唤，花间蝴蝶散。东风吹老艳阳天，叹叹叹！前度刘郎，当年张绪，一般凄断。独倚雕栏畔，情根谁剖判？相思相见定何时？算算算！除是来生，现身花柳，才完公案。”久之，移疾归。（出《耳食录》卷七，原名《吴士冠》）

【注释】

① 无意宋玉者：宋玉，战国楚鄢人，曾为楚大夫。他所作的《登徒子好色赋》拿自己与好色的登徒子相比，极言自己的坐怀不乱，不为女色所动。因这里有“无意宋玉”的说法。

② 后期：随后相约的日期。

③ 韩郎忽走章台马：韩郎，指唐人韩翃。韩有姬柳氏，安史乱，两人奔散，柳出家为尼。韩为平庐节度使侯希逸书记，使人寄柳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重，亦应攀折他人手。”后柳为蕃将沙吒利所劫，翃用虞候许俊计夺还，重得团圆。这里是柳精女子的自吟，故将章台柳改作章台马。

④ 玉真：瑞圣花，出青城山，高者寻丈，秋日开花，四出与桃花类。其白色者名玉真。

⑤ 天台明月是前身：见注⑦。刘、阮二人入天台山迷路，见桃树，啖桃子，因这里称作“前身”。

⑥ 灵和殿：刘悛之为益州，献蜀柳数株，枝条甚长，状如丝缕。时旧宫芳林苑始成，萧赜（南朝齐武帝）以植于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可爱，似张绪当年时。”这里，桃精女子借此以影射柳精女，故有“偏让灵和殿里人”之句。

⑦ 刘郎、阮客：事出《幽明录·天台山》，汉时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迷不得返。见一桃树，啖数枚充饥。后逢二女子，共邀还家，婚宿半年而出。既出，已数世过去了。

⑧ 灞陵桥：在长安东。《文苑英华》卷三二一唐郑谷《小桃》诗：“和烟和雨遮敷水，映竹映村连灞桥。”

⑨ 本事不详，待查。

⑩ 清风亮节如陶彭泽：陶彭泽，即晋诗人陶潜，因曾为彭泽令，故名。陶潜以宅旁有五株柳树，因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

⑪ 仓庚：亦作仓鹒、鸧鹒，鸟名，即黄莺、黄鹂。

花仙

与其他鬼魂精怪类故事相比较，花仙故事最大的特点在于，古人对她们的描写投以极度肯定的情感，饱蕴深厚的赞美与赏识。这里，几乎没有鬼魅祟人的恐惧和人鬼之忌的阴影。这或许是因为花为明媚烂漫之物，给人的只是愉悦与美好，于是人就她而生发的幻觉，只有明丽光艳而无阴暗色调了。故此辑我们将花精类故事定名为“花仙”。

然而，古代有关花仙的故事并不多见，这为数不多的几则故事尚是从大量文献中搜罗得来的；且描写的笔致和格调大致相类似。《苑花》写得生动、跳跃，很像拟人化的寓言。苑中长满群花，陶（桃花）、李（李花）、杨（杨柳）诸女子色皆殊绝，深夜戏谑亭园，纵酒吟歌。而独有娇小的石醋醋（石榴）高傲，目中无人，全不把百花之长封（风神）十八姨放在眼里，结果招来了折树飞砂的横祸，幸得有心人崔玄微的庇护，方才脱出大难。《白衣女》抒写白合花精，白衣美女正是花精的美妙化身，然总被男生猜疑。终致摘下花朵，剥开片片花瓣，使美女零落成泥，留下终身遗憾；于是男生“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

《菊精》写菊花，因出自蒲松龄的手笔而写得开阔洒脱。菊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诗句化出，所以菊精兄妹姓陶氏，品性高傲，娟介不流于世俗。与人间嗜菊如命的马生一见钟情，兄结挚友，女结夫妻。经营菊花而致富，据说是因为陶渊明贫贱，“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渊明嗜酒，陶生亦终以醉死，卧地化为“醉陶”之菊，嗅之花有酒香，堪为天下奇迹。这是一则表面旷达实则沉痛的杰作，其中饱蕴作者历世的艰辛与愤懑。作者的另一作品《牡丹女》则要艳丽得多，牡丹本为艳花，因其所化女子自然是一代仙媛。结局也为

喜剧，牡丹花姐妹双嫁常氏兄弟，虽略有挫折，亦终有现形为花的时刻，但终为天下名花，为人所欣羡。

《杏童》是唯一从男性妖魅写出的花仙故事，写法也别出一格，言妖魅的祟人。尽管杏童辩驳说有“山魈厉鬼”与“树木精灵”之间的区别，但最终仍是借人精气，炼形化生罢了。作者力在告诫世人，不得为花仙所迷，要如这位书生样，“悬崖勒马，可谓大智慧矣。”

此辑另有莲花两则，前则简洁，后则详尽，莲藕菱花一并描写。《藕花》情调缠绵，低回婉转。先以艳笔写了莲藕菱花与宋生所构建的三人世界，不分你我，极其欢快。然隆冬既至，百花凋落；友人医士，皆相继摧残。于是二花夭没，剩下宋生孑然一身，惟有断藕残花，飘浮湖面。宋生似乎由此看破红尘，不再寻花问柳，风流蕴藉，剃发为僧，云游不知所终。

苑　花

天宝中，处士崔玄微洛苑东有宅，耽道①，饵木伏苓②三十载。因药尽，领童仆入嵩山采之。采毕方回，宅中无人，蒿莱满院。时春季夜间，风月清朗，不睡，独处一院，家人无故辄不到。

三更后，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与一两女伴，过至上东门表里处，暂借此歇，可乎？”玄微许之。须臾，乃有十余人，青衣引入。有绿裳者前曰：“某姓杨。”导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绯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辈。玄微相见毕，乃命坐于月下。问出行之由。对曰：“欲到封十八姨，数日云欲来相看，不得，今夕众往看之。”坐未定，门外报封家姨来也，坐皆惊喜出迎。杨氏云：“主人甚贤，只此从容不恶，诸处亦未胜于此也。”玄微又出见，封氏言词冷冷，有林下风气③。遂揖入坐，色皆殊绝，满坐芳香，靡靡④袭人。处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

露盈盈，淡染燕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轻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诸人即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⑤！”皆起，至门外别，十八姨南去，诸子西入苑中而别。玄微亦不至异。

明夜又来，云欲往十八姨处。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姨舍！有事只求处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诸女伴皆住苑中，每岁多被恶风所挠，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回，应难取力。处士倘不阻见庇，亦有微报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诸女？”醋醋曰：“但处士每岁岁日⑥，与作一朱幡，上图日月五星之文，于苑东立之，则免难矣。今岁已过，但请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⑦，微有东风则立之，庶夫免于患也。”处士许之。乃齐声曰：“不敢忘德！”拜谢而去，处士于月中随而送之。逾苑墙，乃入苑中，各失所在。

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东风刮地，自洛南折树飞沙，而苑中繁花不动。玄微乃悟诸女曰姓杨、李、陶，及衣服颜色之异，皆众花之精也。绯衣名醋醋，即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风神也。后数夜，杨氏辈复来愧谢。各裹桃李花数斗，劝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愿长于此住，卫护某等，亦可致长生。”至元和初，处士犹在，可称年三十许人。言此事于时人，得不信也。（出《博异志》，原名《崔玉微》）

【注释】

① 耽道：沉迷于学道。
② 木伏苓：仙药名，道教以为服之可长生。
③ 林下风气：此语双关，林下指退隐之士，风气言隐者的气度；另封十八姨又喻指风，故林下风气也是实写。
④ 馞(bó)馞：浓香。
⑤ 弄酒：使酒作气的意思。
⑥ 岁日：每年开头的日子。
⑦ 平旦：平明，天亮后不久。

白 衣 女

兖州徂徕山①寺曰光化，客有习儒业者，坚志栖焉。夏日凉天，因阅壁画于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绝异。客询其来，笑而应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无是子，亦未疑妖。但心以殊尤②，贪其观视③，且挑且悦，因诱致于室。交欢结义，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见鄙，誓当永奉恩顾。然今晚须去，复来则可以不别矣。"客因留连，百端遍尽④，而终不可。素宝白玉指环，因以遗之，曰："幸视此，可以速还。"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愿且回去。"客即上寺门楼，隐身目送，白衣行计百步许，奄然不见。客乃识其灭处，径寻究。寺前舒平数里，纤木细草，毫发无隐，履历详熟，曾无踪迹。暮将回，草中见百合苗一枝，白花绝伟，客因斸之。根本如拱，瑰异不类常者。及归，乃启其重付⑤，百叠既尽，白玉指环，宛在其内。乃惊叹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毙。（出《集异记》补编，原名《光化寺客》）

【注释】

① 兖州：东汉置兖州，治所昌邑，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徂徕山：亦名徂来，又名尤来、尤峿或尤徕。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

② 殊尤：殊，特别的。尤，尤物，特指女性中的娇媚者。

③ 贪其观视：贪恋女子容貌的中看。

④ 百端遍尽：所有办法都用尽了。

⑤ 启其重付：重付，指花瓣。花瓣层层重叠，故言重付。启其重付，拨开花瓣。下文的"百叠既尽"即承此而来。

莲 女

中和①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忽一日，见一女郎，素衣红脸，容质艳丽。阅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与之相狎，以庄为幽会之所。苏生惑之既

甚，尝以玉环赠之，结系殷勤②。或一日，见槛前白莲花开敷③殊异，俯而玩之。见花房中有物，细视，乃所赠玉环也。因折之，其妖遂绝。（出《北梦琐言》）

【注释】

① 中和：唐僖宗李儇年号（881—886）。
② 系结殷勤：即系结频繁。
③ 开敷：开放展示。敷：敷陈，展示。

菊　精

马子才，顺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闻有佳种必购之，千里不惮。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亲有一二种，为北方所无。马欣动，即刻治装，从客至金陵。客多方为之营求，得两芽①，裹藏如宝。

归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从油碧车②，丰姿洒落。渐近与语，少年自言："陶姓。"谈言骚雅。因问马所自来，实告之。少年曰："种无不佳，培溉在人。"因与论艺菊之法。马大悦，问："将何往？"答云："姊厌金陵，欲卜居于河朔③耳。"马欣然曰："仆虽固贫，茅庐可以寄榻。不嫌荒陋，无烦他适。"陶趋车前向姊咨禀，车中人推帘语，乃二十许绝世美人也。顾弟言："屋不厌卑，而院宜得广。"马代诺之，遂与俱归。

第南有荒圃，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过北院为马治菊，菊已枯，拔根再植之，无不活。然家清贫，陶日与马共饮食，而察其家似不举火。马妻吕，亦爱陶姊，不时以升斗馈恤之。陶姊小字黄英，雅善谈，辄过吕所，与共纫绩，陶一日谓马曰："君家固不丰，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为常！为今计，卖菊亦足谋生。"马素介④，闻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风流雅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⑤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马不语，陶起而

出。

自是马所弃残枝劣种，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复就马寝食，招之始一至。未几菊将开，闻其门嚣喧如市。怪之，过而窥焉，见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其花皆异种，目所未睹。心厌其贪，欲与绝；而又恨其私秘佳种，遂款其扉，将就诮让。陶出，握手曳入。见荒庭半亩皆菊畦，数椽之外无旷土。剔去者，则折别枝插补之；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细认之，尽皆向所拔弃也。陶入室，出酒馔，设席畦侧，曰："仆贫不能守清戒，连朝幸得微资，颇足供醉。"少间，房中呼"三郎"，陶诺而去。俄献佳肴，烹饪良精。因问："贵姊胡以不字？"答云："时未至。"问："何时？"曰："四十三月。"又诘："何说？"但笑不言，尽欢始散。过宿又诣之，新插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术，陶曰："此固非可言传；且君不以谋生，焉用此？"又数日，门庭略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载数车而去。逾岁，春将半，始载南中异卉而归，于都中设花肆，十日尽售，复归艺菊。问之去年卖花者，留其根，次年尽变而劣，乃复购于陶。

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兴作从心，更不谋诸主人。渐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更于墙外买田一区，筑墉四周，悉种菊。至秋载花去，春尽不归。而马妻病卒。意属黄英，微使人风示之。黄英微笑，意似允许，惟专候陶归而已。年余陶竟不至。黄英课⑥仆种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贾⑦，村外治膏田二十顷，甲第益壮。忽有客自东粤来，寄陶生函信，发之，则嘱姊归马。考其寄书之日，即马妻死之日；回忆园中之饮，适四十三月也，大奇之。以书示英，请问"致聘何所"。英辞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赘焉。马不可，择日行亲迎礼。

黄英既适马，于间壁开扉通南第，日过课其仆。马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而家所需，黄英辄取诸南第。不半岁，家中触类皆陶家物。马立遣人一一赍还之，戒勿复取。未浃旬又杂之。凡数更，马不胜烦。黄英笑曰："陈仲子⑧毋乃劳乎？"马惭，不复稽，一切听诸黄英。鸠工庀料⑨，土木大作，马不能禁。经数

月，楼舍连垣，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然贫者愿富为难，富者求贫固亦甚易。床头金任君挥去之，妾不靳也。"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丑。"英曰："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乃于园中筑茅茨，择美婢往侍马。马安之。然过数日，苦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笑曰："东食西宿⑩，廉者当不如是。"马亦自笑无以对，遂复合居如初。

会马以事客金陵，适逢菊秋。早过花肆，见肆中盆列甚繁，款朵佳胜，心动，疑类陶制。少间主人出，果陶也。喜极，具道契阔，遂止宿焉。要之归，陶曰："金陵吾故土，将婚于是。积有薄资，烦寄吾姊。我岁杪当暂去。"马不听，请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无须复贾。"坐肆中，使仆代论价，廉其直，数日尽售。逼促囊装，赁舟遂北。入门，则姊已除舍，床榻裀褥皆设，若预知弟也归者。陶自归，解装课役，大修亭园，惟日与马共棋酒，更不复结一客。为之择婚，辞不愿。姊遣二婢侍其寝处，居三四年生一女。

陶饮素豪，从不见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无对。适过马，马使与陶相较饮。二人纵饮甚欢，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漏，计各尽百壶。曾烂醉如泥，沉睡座间。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如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马俱去，戒勿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乃悟姊弟皆菊精也，益敬爱之。而陶自露迹，饮益放，恒自折柬招曾，因与莫逆。值花朝⑪，曾乃造访，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约与共尽。坛将竭，二人犹未甚醉。马潜以一瓶续入之，二人又尽之。曾醉已惫，诸仆负之以去。陶卧

地，又化为菊。马见惯不惊，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观其变。久之，叶益憔悴。大惧，始告黄英。英闻骇曰："杀吾弟矣！"奔视之，根株已枯。痛绝，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闺中，日灌溉之。马悔恨欲绝，甚怨曾。越数日，闻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渐萌，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后女长成，嫁于世家。黄英终老，亦无他异。（出《聊斋志异》卷十一，原名《黄英》）

【注释】

① 芽：棵、株，专对草木幼苗而言。
② 蹇：驴。油碧车：华贵有帷幕的车子。一般系贵族妇女乘坐。
③ 河朔：指黄河以北地区。
④ 介：耿介高傲。
⑤ 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东篱，指菊圃、菊花园。晋诗人陶渊明爱好菊花，有"采菊东篱下"的诗句，后人因称"东篱"为菊花种地。市井，做生意买卖的地方。黄花，即菊花。这两句是说：菊花本是高雅的欣赏品，如果拿它当货物出卖，把菊园变作市场，那是对菊花的侮辱。
⑥ 课：督率、考核。
⑦ 合商贾：和商人合伙。
⑧ 陈仲子：战国时齐人，当时著名的廉士。故事传说：陈仲子不愿吃"不义之食"，吃了人家送给他哥哥的鹅肉，又吐了出来；因为饿得厉害，爬到井上吃虫蛀过的李子。这里引用该故事作比喻，含有讥讽的意味。
⑨ 庀(pǐ)料：庀，备具。庀料，准备建筑材料。
⑩ 东食西宿：古代寓言：齐国有两男子，同时向一女子求婚。东家男子富而丑，西家男子美而贫。父母问女儿愿嫁哪一个，女儿说："嫁两家，在东家吃饭，西家住宿。"事出《艺文类聚》。
⑪ 花朝：古代风俗，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一说十五日）为百花生日，叫做花朝。

牡丹女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闻曹州牡丹甲齐、鲁，心向往之。适以他事如曹，因假缙绅之园居焉。时方二月，牡丹未华①，惟徘徊园中，目注勾萌②，以望其拆③。作《怀牡丹》诗百绝。未几花渐含苞，而资斧将匮；寻典春衣，流连忘返。

一日凌晨趋花所，则一女郎及老妪在焉。疑是贵家宅眷，遂遁返。暮往又见之，从容避去；微窥之，宫妆艳绝。眩迷之中，忽

转一想：此必仙人，世上岂有此女子乎！急返身而搜之，骤过假山，适与媪遇。女郎方坐石上，相顾失惊。妪以身幛女，叱曰："狂生何为！"生长跪曰："娘子必是仙人！"妪喘之曰："如此妄言，自当禁送令尹！"生大惧。女郎微笑曰："去之！"过山而去。

生返，复不能徒步④，意女郎归告父兄，必有诟辱相加。偃卧空斋，甚悔孟浪⑤。窃幸女郎无怒容，或当不复置念。悔惧交集，终夜而病。日已向辰，喜无问罪之师，心渐宁帖。回忆声容，转惧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烛夜分，仆已熟眠。妪入，持瓯而进曰："吾家葛巾娘子，手合鸩汤⑥，其速饮！"生骇然曰："仆与娘子，夙无怨嫌，何至赐死？既为娘子手调，与其相思而病，不如仰药而死！"遂引而尽之。妪笑接瓯而去。生觉药气香冷，似非毒者。俄觉肺膈宽舒，头颅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红日满窗。试起，病若失，心益信其为仙。无可夤缘，但于无人时，虔拜而默祷之。

一日行去，忽于深树内觌面遇女郎，幸无他人，大喜投地。女郎近曳之，忽闻异香竟体，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肤软腻，使人骨节欲酥。正欲有言，老妪忽至。女令隐身石后，南指曰："夜以花梯度墙，四面红窗者即妾居也。"匆匆而去。生怅然，魂魄飞散，莫知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则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红窗。室中闻敲棋声，伫立不敢复前，姑逾垣归。少间再过之，子声犹繁；渐近窥之，则女郎与一素衣美人相对弈，老妪亦在坐，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复，漏已三催。生伏梯上，闻妪出云："梯也，谁置此？"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无阶，恨悒而返。

次夕复往，梯先设矣。幸寂无人，入，则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见生惊起，斜立含羞。生揖曰："自分福薄，恐于天人无分，亦有今夕也！"遂狎抱之。纤腰盈掬，吹气如兰，撑拒曰："何遽尔！"生曰："好事多磨，迟为鬼妒。"言未已，遥闻人语。女急曰："玉版妹子来矣！君可姑伏床下。"生从之。无何一女子入，笑曰："败军之将，尚可复言战否？业已烹茗，敢邀为长夜之欢。"女郎辞以困惰，玉版固请之，女郎坚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恋恋，岂藏有男子在室耶？"

强拉出门而去。生出恨极，遂搜枕簟。室内并无香奁，惟床头有一水精如意⑦，上结紫巾，芳洁可爱。怀之，越垣归。自理衿袖，体香犹凝，倾慕益切。然因伏床之恐，遂有怀刑之惧⑧，筹思不敢复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寻。

隔夕女郎果至，笑曰："妾向以君为君子，不知其为寇盗也。"生曰："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揽体入怀，代解裙结。玉肌乍露，热香四流，偎抱之间，觉鼻息汗熏，无气不馥。因曰："仆固意卿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缘在三生，但恐杜兰香⑨之下嫁，终成离恨耳。"女笑曰："君虑亦过。妾不过离魂之倩女，偶为情动耳。此事宜要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风，则祸离更惨于好别矣。"生然之，而终疑为仙，固诘姓氏，女曰："既以妾为仙，仙人何必以姓名传。"问："姬何人？"曰："此桑姥。妾少时受其露覆，故不与婢辈等。"遂起欲去，曰："妾处耳目多，不可久羁，蹈隙当复来。"临别，索如意，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遗。"问："玉版为谁？"曰："妾叔妹也。"付钩乃去。

去后，衾枕皆染异香。从此三两夜辄一至。生惑之不复思归，而囊橐既空欲货马，女知之，曰："君以妾故，泻囊质衣，情所不忍。又去代步，千余里将何以归？妾有私蓄，卿可助装。"生辞曰："感卿情好，抚臆誓肌⑩，不足论报；而又贪鄙以耗卿财，何以为人乎！"女固强之，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树下，指一石曰："转之！"生从之。又拔头上簪，刺土数十下，又曰："爬之。"生又从之。则瓮口已见。女探入，出白镪⑪近五十余两；生把臂止之，不听，又出数十铤，生强分其半而后掩之。

一夕谓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势不可长，此不可不预谋也。"生惊曰："且为奈何！小生素迂谨，今为卿故，如寡妇之失守，不复能自主矣。一惟卿命，刀锯斧钺，亦所不遑顾耳！"女谋偕亡，命生先归，约会于洛。生治任旋里，拟先归而后迎之；比至，则女郎车适已至门。登堂朝家人，四邻惊贺，而并不知其窃而逃也。生窃自危，女殊坦然，谓生曰："无论千里外非逻察所及，即或知之，妾世家女，

卓王孙当无如长卿何也。”

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顾之曰：“是有慧根，前程尤胜于君。”完婚有期，妻忽夭殒。女曰：“妾妹玉版，君固尝窥见之，貌颇不恶，年亦相若，作夫妇可称佳偶。”生请作伐，女曰：“是亦何难。”生曰：“何术？”曰：“妹与妾最相善。两马驾轻车，费一妪之往返耳。”生恐前情发，不敢从其谋，女曰：“不妨。”即命桑妪遣车去。数日至曹。将近里门，婢下车，使御者止而候于途，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来，登车遂发。昏暮即宿车中，五更复行。女郎计其时日，使大器盛服而迎之。五十里许乃相遇，御轮⑫而归；鼓吹花烛，起拜成礼。由此兄弟皆得美妇，而家又日富。

一日有大寇数十骑突入第。生知有变，举家登楼。寇入围楼。生俯问：“有仇否？”答云：“无仇。但有两事相求：一则闻两夫人世间所无，请赐一见；一则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楼下，为纵火计以胁之。生允其索金之请，寇不满志，欲焚楼，家人大恐。女欲与玉版下楼，止之不听。炫妆下阶，未尽者三级，谓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暂时一履尘世，何畏寇盗！欲赐汝万金，恐汝不敢受也。”寇众一齐仰拜，啧声“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诈也！”女闻之，反身伫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图之！尚未晚也。”诸寇相顾，默无一言。姊妹从容上楼而去。寇仰望无迹，哄然始散。

后二年，姊妹各举一子，始渐自言：“魏姓，母封曹国夫人。”生疑曹无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女，何得置之不问？未敢穷诘，心窃怪之。遂托故复诣曹，入境谘访，世族并无魏姓。于是仍假馆旧主人，忽见壁上有赠曹国夫人诗，颇涉骇异，因诘主人。主人笑，即请往观曹夫人，至则牡丹一本⑬，高与檐等。问所由名，则以其花为曹第一，故同人戏封之。问其“何种？”曰：“葛巾紫也。”愈骇，遂疑女为花妖。既归不敢质言，但述赠夫人诗以觇之。女蹙然变色，遽出呼玉版抱儿至，谓生曰：“三年前感君见思，遂呈身相报；今见猜疑，何可复聚！”因与玉版皆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生方惊顾，则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后数日，堕儿处生牡丹二株，一夜

径尺，当年而花，一紫一白，朵大如盘，较寻常之葛巾、玉版，瓣尤繁碎。数年茂荫成丛，移分他所，更变异种，莫能识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无双焉。（出《聊斋志异》卷十，原名《葛巾》）

【注释】

① 未华：没有开花。
② 勾萌：草木才发的嫩芽；屈的叫勾，直的叫萌。
③ 拆：同坼。裂开，指花蕊的开放。
④ 不能徒步：常生因害怕，以致两腿发软，难以举步。
⑤ 孟浪：轻率，冒失。
⑥ 鸩汤：毒死人的药汤。
⑦ 如意：搔痒爬。因为它能够抓到身上任何部分，如人之意，故称"如意"。后来变作一种陈设品，用玉石之类刻制，爬痒一头改作芝草或云形，成为吉祥物。
⑧ 怀刑之惧：惟恐受到法律制裁。
⑨ 杜兰香：古代神话中的仙女。因为有罪，被谪降人间，在洞庭湖边，由一渔夫收养；十几岁时，期限届满，仍然回到天上。见《墉城仙录》。
⑩ 抚膺誓肌：按住胸口，拿身上的肉来赌咒。感激之词，略近"粉身碎骨"之类的意思。
⑪ 白镪：白银。
⑫ 御轮：古代婚礼程序之一：新婚到女家行"尊雁"礼后，出来亲自为新妇驾车，执着车索，绕三圈；然后先归家，候新妇到来。这里只是陪新妇乘车的意思。
⑬ 本：棵，株。

杏　童

益都① 朱天门言，有书生僦住京师云居寺，见小童年十四五，时来往寺中。书生故荡子②，诱与狎，因留共宿。天晓，有客排闼入。书生窘愧，而客若无睹。俄僧送茶，入，亦若无睹。书生疑有异，客去，拥而固问之。童曰："公勿怖，我实杏花之精也。"书生骇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与魅不同：山魈厉鬼，依草附木而为祟，是之谓魅。老树千年，英华内聚。积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结圣胎③，是之谓精。魅为人害，精则不为人害也。问："花妖多女子，子何独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问："何为而雌伏④？"曰："前缘也。"又问："人与草木安有缘？"惭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气，不能炼形故也。"书生曰："然则子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翛然去。

此书生悬崖勒马⑤，可谓大智慧矣。其人盖天门弟子，天门不

肯举其名云。（出《阅微草堂笔记》卷八）

【注释】

① 益都：县名，三国魏置，历代因之，今属山东省。
② 故荡子：过去的浪荡子。
③ 结圣胎：指道教所称言的胎息法。《抱朴子·释滞》："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人在胞胎之中。"结圣胎，自然指胎息炼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如怀孕圣胎，非常胎所比。
④ 雌伏：屈居人下。语出《后汉书·赵典传》附兄子温："初为京兆郡丞，叹曰：'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遂弃官去。"这里指娈童的作为男同性恋者。
⑤ 悬崖勒马：见本篇《狐媚类·狐幻》注⑦。

藕　花

商丘① 宋文学，客禹航②，僦居湖干③。薜荔衣墙，苔茸毯砌，地极幽僻。柴门面湖，夏秋之间，莲花最盛。宋性故爱莲，有诗百首咏之。

会夏日，倚门纵目；见二女郎操艇子来采莲。一衣红，一衣紫，姿态甚美，而衣红者尤艳绝。次日复至。大约申来酉去，比日皆然。

宋初不敢问，后以其频，渐相熟识，因诘之曰："荡舟亦属险举，采莲不为急务，何不惮烦？"女笑而不答。宋复以言挑之曰："蜗居在望，何不一过吃茶？"女复不应，但促回棹。紫衣女转舣船近岸，曰："彼既强来作东道主，即一往过临，看其将何以逆客。"宋大喜，踊跃为导。

宋固独处，惟一佣奴服役，见之疑讶，问："那得致此丽人？"宋给之曰："家中姊妹也，来此见访，万勿泄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唯去，但司庖厨，无暇旁及。二女相顾而笑。紫衣女曰："谁谓书痴诚悫④，矢口虚妄，尚须思索耶？"宋亦笑，于是狎昵殊甚。询及姓氏里居，红衣女曰："儿名藕花，小婢名菱花，家在湖上不远，土著也。"是夕遂留与乱。

鸡鸣辄欲言别，宋因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谓宋曰："荷君雅爱，讵忍一刻暌隔，特势有所不能耳。知君达者⑤，必不为怪。请以实

告，儿辈非人，实花妖也。君苟不弃，祈至湖上，见芙蕖中有一茎红鲜异常者，即其下有菱花一簇，可并移归。勿伤其寸根片叶，植诸盆中，养以湖水，勿畜犬扰，勿接恶客，则儿与菱花当得朝夕相对矣。"宋且惊且喜，谨志之，遂纵之去。

旭日始旦，即荡小舟，遍阅花中，果有一茎红倾朝霞，香逾冰麝，大亦倍于凡品。更验其下，有菱花迥异。即出重赏募渔人，并泥移归，培植巨瓮中。闭门谢客，终日卧坐其侧。三日不见女来，颇深疑抱，默搜冥想，万虑纷然。

至第四日，闷而午睡，觉耳畔有拖裙声，视之，则二女已至榻前矣，相见惊喜。藕花曰："蒙君滋养，感深五内⑥。第资质脆弱，不任劳瘁，故数日苏息，不能动履。致君寂寞，诚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暂违颜？鄙生⑦年来，如穷波斯⑧，落落不称意，今得与二卿为偶，虽死不恨。"女曰："君此心真堪心感，但能终守不渝，则怀与安虽败名⑨，诚非无益于性命也。且名者，实之宾也。轻鸥泛水，起灭须臾，苟不行乐及时，纵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即如儿辈，去千顷之广，而就一勺之多，辞镜湖之深，而居瓦缶之浅，非不知犹鱼游釜中，燕巢幕上，其安危夭寿，天壤之悬殊也，亦以孑生不如偶死⑩耳。"因贻宋诗曰："弹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阳又曛。从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随，不离跬步。二女极相恤，衣服履为互易著，不分尔我。

一日，宋他出，二友过访，不值。见盆中菱花秀异，采之而去。日暮宋归，藕花泣诉菱花被创之由："君不怜而救之，儿岂忍独生？"宋大恸。问何术以救之，女曰："但培其根，每清晨为诵'观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际，可以再生矣。"宋如所教，至心持咒，时以湖泥培养，日夜不辍，次年复出。菱花忽至，虽觉瘦生，而姿态愈艳。相见悲喜交集，各叙间阔，刺刺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发越，形气清爽，读书一过，辄能默诵。

又一年，隆冬大雪，盆冰，一夜寒沍，二芳不至。宋独居萧然，不测何故，夜夜不寐，涕泣沾衾，日对瓦盆，潜祈默祷。倏忽春尽

夏来，藕花独至，形容憔悴，愁苦不胜。宋拥置膝上，为之拭泪整鬓，问："何为孱弱至此？菱花安在，不与偕来？"女泣曰："尚忆菱妹耶？已作冻鬼隔年矣。儿亦不耐严寒，虽苦不死，而奄奄一息，不久亦将辞人世与君永诀耳！"宋一恸几绝，思之不置。赖藕花相伴，不致哀死。

但藕花日就瘠羸，宋又忧之，延医调治。医一见失志，诊其脉又甚异人，漫留药一刀圭，志其门径而去。虽去而日伺于门，冀其一面。适宋又他出，是日薄暮，医偷见藕花独步湖上，丰姿绰约，与湖莲争妍。医不复能耐，突前抱持之，藕花骇而逸，跃身湖中。医慌持其足，足拍然而折。视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幻。亟告宋，宋大痛恨，趋湖上哭之。深恨医之选事⑪，欲鸣诸官。佣奴劝之曰："明明妖异，虽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

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见一莲花浮水面，断藕犹存，恸哭抱归，种于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诔》以吊之。遂髡缁为比邱⑫，云游不知所终。（出《夜谭随录》卷四）

【注释】

① 商丘：县名，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

② 禹航：即禹杭，浙江旧余杭县的别称。相传夏禹治水，会诸侯于会稽，至此舍杭（航）登陆，故名。

③ 湖干：湖岸。

④ 诚悫（puè）：诚实。

⑤ 达者：旷达豪放之士。这里作明晰事理者解。

⑥ 五内：即五脏，指代内心。

⑦ 鲰生：浅薄无知的人，这里是宋生的自谦之词，犹小生。

⑧ 穷波斯：波斯人很富有，老来穷困，故俗语有穷波斯之称。

⑨ 怀与安虽败名：怀与安，即怀安，贪图安逸。人贪图安逸，则不求上进，故言败名。

⑩ 孑生：孑然一身地生活，即孤独地生活。偶死：成双成对地死去。此句意为：与其孤独地活在世上，不如结偶而死去。

⑪ 选事：犹言多事。

⑫ 髡（Kūn）：剃去头发。缁：缁衣，黑色衣服。此处用作动词，穿上缁衣。比邱：梵语，又称苾刍，意为乞者。佛教指出家修行的男僧。

龙精

龙是我国古代文化中一种虚构的吉祥物，亦是帝王、民族和文化的象征。因此，人们赋予它尊严、崇高、雄伟的特征。这辑所选故事，也自然具有龙的这些文化意味，但作为传奇志怪故事，它们展现的龙则要更丰富复杂些。

《汜人》和《龙女》两则写龙化女的故事。《汜人》描写古朴，情调哀怨。原名《湘中怨解》，似乎是以楚辞的笔力来写龙女的情怨。抒写不以情节见长，而给人以凄迷的意境。《龙女》则重在叙事，说有海龙王诸女途经某水域，她们夜招某穷书生为客，令誊录人间文字，随即遣归。待书生归舟，则知昨夜大风雨，溺杀四人，皆取其鲜血作酒待客。书生方意恶，吐出昨食酒肴，果人血作成。两则故事写人龙恋情，但根本未写及性合之事，而被场面的豪华和人物的高雅所掩饰了。这分别显示出人们对龙女敬畏之心，她们如冷漠的女神凛然难犯。

《龙雨》是写龙所常见的题材。故事不仅想象地写出龙怎样降雨的详情，而且穿插了唐大臣李靖这位著名历史人物。他替龙降雨却反而弄巧成拙，降雨成灾的情节或许是李靖自己生涯的一种象征，末尾作者说李靖“功盖天下，而终不及于相”的评说似是降雨故事的一个注脚。《乘龙出谷》写龙的飞升腾跃。某女子跌入深涧中，攀龙而出，飞翔千里。这自然是古人渴望升天的一种想象，他们欲求超越时空，克服险阻而翱翔天际。《龙穴》描摹龙的巢穴，并无太大特色，唯作一种类型胪列于此。

另三则故事《食龙》、《水精》和《救龙》转换角度，从人对待龙的行为态度写出。《食龙》写滥食者，天地万物，大多神奇难测，何况神灵变化的龙呢？井中出蛇而被两书生食杀，于是蛇变为龙，振迅奋

怒，电闪雷鸣之际，两书生死于非命，唯另一有识者独存。这里渲染的仍然是神龙崇拜的神秘观念。《水精》中的“水精”亦是诡秘之物，他能进出水府，探取奇宝，但在与黄龙的搏斗中却丢了性命。故事虽力戒人不应有过分的贪婪之心，但水精与龙搏斗的场面却很壮观，令人看到生命的闪光，即使熄灭，亦自有精神永在。《救龙》是龙题材的另一类型。龙虽为万物之长，亦有受困的时候，需人的救助。某道士欲食龙，而龙请任顼救助，任顼救之，后得龙献明珠为报。

出于对龙的敬畏心理，古人的写龙并不十分随意洒脱，因显得较拘谨，反不如“狐”、“虎”之类故事的有特色。凡事不可神化，一旦如此，便脱却人间滋味，虽进于庙宇殿堂，但亦呆若木偶，生气生命全无了。

氾　人

垂拱① 年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②，乘晓月度洛桥。闻桥下有哭，甚哀。生下马，循声索之。见其艳女，翳然蒙袖曰：“我孤，养于兄。嫂恶，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③。”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应曰：“婢御④无悔！”遂与居，号曰氾人。能诵楚人《九歌》《招魂》《九辩》⑤之书，亦常拟其调，赋为怨句，其词丽绝，世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佳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⑥。顾室蓑与处萼⑦兮，潜重房以饰姿⑧。见稚态之韶羞兮⑨，蒙长霭以为帏⑩。醉融光兮渺漾⑪。迷千里兮涵洇湄⑫。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婑娜之秾条兮⑬，骋盈盈以披迟⑭。酡游颜兮倡蔓卉⑮，縠流电兮发随旎⑯。”生居贫，氾人尝解篋，出轻绘一端⑰，与卖，胡人酬之千金。

居数岁，生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湘中蛟宫之娣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欲为诀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后十余年，生之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⑱，与家徒登岳

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吟曰："情无垠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⑲。"声未终，有画舸浮漾而来。中为采楼，高百余尺，其上施帏帐，栏笼画饰。帷褰，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霓，裙袖皆广长。其中一人起舞，含瀵悽怨，形类氾人。舞而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拖湘波兮袅⑳绿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归兮将焉如！"舞毕，敛袖，翔然凝望。楼中纵观方怡。须臾，风涛崩怒，遂迷所往。（沈亚之《湘中怨解》）

【注释】

① 垂拱：唐武后则天年号(685—689)。
② 铜驼里：即古洛阳铜驼街(驼即驼)，也称铜街。《太平寰宇记》三《洛阳县》引晋陆机《洛阳记》："汉铸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夹路相对。"故名。
③ 留哀须臾：短暂的时间（投水之前）在这里哀哭。
④ 婢：女子的谦称。御：侍候，听从。
⑤ 《九歌》、《招魂》、《九辩》：均为《楚辞》篇名，系楚国诗人屈原所作。
⑥ 播：播种。薰绿：绿色的薰草。薰，香草。淑华：淑，美好。华，花。归：收获。意为：播种绿色的薰草而收获甚丰。
⑦ 顾：顾盼。室冀：指家里的美人。冀，始生的白茅嫩芽。《诗·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因以冀指美女。萼：花片。也指美人。处萼，与美人同处。
⑧ 潜：深藏。重房：即深闺。潜重房，有金屋藏娇之意。饰姿：修饰姿容。
⑨ 稚态：少女的憨态。韶：美好。羞：羞涩。少女特有的羞涩很动人，故言美好。
⑩ 霭：云气。帏：帐幔。意为：修长的云气蒙在脸上像笼了一层轻纱。
⑪ 醉：陶醉。融光：和谐惬意的时光。渺漾：缥渺而无止境。
⑫ 涵洄涧：水天交接，涵混一气。涵，包览。洄，回湍。涧，水边。
⑬ 婑(wǒ)娜：即婑㚬，美好娇柔的样子。秾条：开满繁花的枝条。
⑭ 骋盈盈：形容繁花的枝条的娇傲的样子。披迟：迟迟的披露，指着花较晚。
⑮ 酡游颜：即酡颜，饮酒脸红的样子。此处仍指繁花的形状。倡蔓卉：藤蔓花朵长得很茂盛。
⑯ 縠(hú)：绡纱。流电：电闪。喻绡纱的光耀飞扬。随：柔顺、柔软。旎：盛多的样子。形容女子的头发柔软而繁厚。此句写女子的衣着和柔发。
⑰ 端：古布帛长度名，一端为六丈。。
⑱ 上巳：农历上旬的巳日。三月上巳，为古代节日。
⑲ 三湘：指潇湘、资湘、沅湘，多泛指洞庭湖南北，湘江流域一带。
⑳ 袅（niǎo）：颤动。

龙　女

汉阳名商，本汝南人也。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①。日暮洪波急，

寻小浦濊② 入，不觉行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北行一里许，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渐近，见亭宇甚盛。有二青衣，双发若鸦，素面如玉，迎舟而笑。汉阳讶之，而入以游词，又大笑，返走入宅。汉阳束带上岸投谒，未行三数步，青衣延入内厅，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须臾，青衣命汉阳入中门。见满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两道虹桥，以通南北。北有大阁，上阶见白金书曰"夜日宫"。四面奇花异木，森耸连云。青衣引上阁一层，又有青衣六七人，见汉阳列拜。又引上二层，方见女郎六七人，目未尝睹，相拜问来由。汉阳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③ 一宵，亦有少酒，愿追 欢④。"

揖坐讫，青衣具饮食，所用皆非人间见者。食讫，命酒。其中有一树，高数丈馀，干如梧桐，叶如芭蕉。有红花满树，未吐，大如斗盎，正对饮所。一女郎执酒相揖，一青衣捧一鸟如鹦鹉，置饮前阑干上，叫一声而树上花一时开，芳香袭人。每花中有美人长尺余，婉丽之姿，犨曳之服，各称其质。诸乐弦管尽备，其鸟再拜，女郎举酒，众乐具作，萧萧泠泠，杳入神仙。才一巡，此夕月色复明。女郎所论，皆非人间事，汉阳所不测。时因汉阳以人间事杂之，则女郎亦无所酬答。欢饮至二更已来，毕。其树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

一女郎取一卷文书，以示汉阳。览之，乃《江海赋》。女郎令汉阳读之，遂为读一遍。女郎请又自读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谓诸女郎兼白汉阳曰："有感怀一章，欲诵之。"诸女郎及汉阳曰："善。"乃言曰："海门连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载一归来，辛苦潇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诸卷兼笔砚，请汉阳与录之。汉阳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银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观其笔，乃白玉为管，砚乃碧玉，以颇黎⑤ 为匣，砚中皆研银水。写毕，令以汉阳之名押之。展向前⑥，见数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阳者，而不见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汉阳曰："有一篇欲奉和，拟继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归呈父母兄弟，不欲杂尔。"汉

阳曰："适以弊名押署，复可乎？"曰："事别非君子所论。"四更已来，命发。收拾挥霍次⑦，二青衣曰："郎可归舟矣。"汉阳乃起。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郑重耳。"恨恨而别。

归舟忽大风，云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观夜来饮所，乃空林树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讯之。曰："濡口溺杀四人，至二更后，却捞出，三人已卒，其一人虽似活而若醉。有巫女以杨柳水洒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龙王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过归洞庭，宵于此处取我辈四人作酒，缘客少不多饮，所以我却得来。'汉阳异之。乃问曰："客者谓谁？"曰："一措大⑧耳，不记姓名。"又云："青衣言诸小娘子苦爱人间文字不可得，常欲请一措大文字而无由。"又问："今在何处？""已发过也。"汉阳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怀之什，皆可验也。汉阳默然而归舟，觉腹中不安，乃吐出鲜血数升，方知悉以人血为酒尔，三日方平。（出《博异志》，原名《许汉阳》）

【注释】

① 洪饶间：洪州和饶州之间。洪州，隋置，不久废，唐复置，后升为南昌府，故治在今江西南昌市。饶州，唐置，元为路，明为府，清因之，府治鄱阳县，地约为江西上饶地区。
② 小浦濡：江河边的小块水湾。浦濡，河湖间的汇合处。
③ 中止：中途停歇。
④ 追欢：寻求欢乐。
⑤ 颠黎：即琉璃。
⑥ 展向前：展示前面所卷起的篇章。
⑦ 收拾挥霍次：收拾豪奢享用之物以后。
⑧ 旧指贫寒失意的读书人。

食　龙

元和六年，京兆韦思恭与董生、王生三人结友，于嵩山岳寺肄业①。

寺东北百馀步，有取水盆在岩下。围丈馀，而深可容十斛，旋

取旋增，终无耗，一寺所汲也。三人者自春居此，至七月中，三人乘暇欲取水，路臻② 于石盆。见一大蛇长数丈，黑若纯漆，而有白花，似锦，蜿蜒盆中。三子见而骇。视之良久，王与董议曰："彼可取而食之。"韦曰："不可！昔葛陂之竹③、渔父之梭④、雷氏之剑⑤，尚皆为龙，安知此名山大镇，岂非龙潜其身耶？况此蛇鳞甲，尤异于常者，是可戒也。"二子不纳所言，乃投石而扣蛇且死，縈⑥而归烹之。二子皆咄韦生之诈洁⑦。俄而报盆所又有蛇者，二子之盆所，又欲击，韦生谏而不允。二子方举石欲投，蛇腾空而去。

及三子归院，烹蛇未熟，忽闻山中有声，殷然地动。觇之，则此山间风云暴起，飞沙走石，不瞬息至寺。天地晦暝，对面相失。寺中人闻风云暴起中云："莫错击。"须臾，雨火中半下。书生之宇，并焚荡且尽。王与董，皆不知所在，韦子于寺廊下无事。故神化之理，亦甚昭然。不能全为善，但吐少善言，则蛟龙之祸不及矣，而况于常行善道哉？其二子尸，逾两日，于寺门南隅下方索得。斯乃韦自说。至于好杀者，足以为戒矣。　（出《博异志》，原名《韦思恭》）

【注释】

① 肄业：修习学业。

② 臻：至，尽。

③ 葛陂之竹：事出《神仙传》："壶公遣费长房归，以一竹杖与之，曰：'骑此当还家，以投葛陂中。'长房骑杖，忽然如眠，便到家。以杖投葛陂，顾之，乃青龙也。"

④ 渔父之梭：事出《异苑》："陶侃尝渔雷泽，得一织梭，还挂于壁。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屋腾跃而去。"

⑤ 雷氏之剑：事出《晋书》："斗牛之间常有紫气，张华闻雷焕妙达象纬，问之。焕曰：'宝剑之精在豫章丰城。'即补焕丰城令。到县，掘狱屋基，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以南昌西山土拭剑，光芒艳发。送一剑与华，留一自佩。华得剑报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为不至？虽然，神物终当合耳。'……其后焕子华佩焕剑过延平津，剑忽跃入水，使人没水求之，见两龙，悉而返。"

⑥ 縈（Yíng）：拘牵。

⑦ 咄：詈骂。诈洁：假装正经。

龙　雨

卫国公李靖① 微时，常射猎霍山② 中，寓食山村。村翁奇其为人，每丰馈焉，岁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会暮，欲舍之不能。俄而阴晦迷路，茫然不知所归，怅怅而行，困闷益极，乃极目有灯火光，因驰赴焉。既至，乃朱门大第，墙宇甚峻。叩门久之。一人出问。公告其迷，且请寓宿。人曰："郎君皆已出，惟太夫人在，宿应不可。"公曰："试为咨白。"乃入告而出曰："夫人初欲不许，且以阴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遂入厅中。有顷，一青衣出曰："夫人来。"年可五十余，青裙素襦，神气清雅，宛若士大夫家。公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儿子皆不在，不合奉留。今天色阴晦，归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将何适。然此乃山野之居，儿子往还，或夜到而喧，勿以为惧。"公曰："不敢。"既而命食。食颇鲜美，然多鱼。食毕，夫人入宅，二青衣送床席裀褥，衾被香洁，皆极铺陈，闭户，系之而去。

公独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闹者，何物也？惧不敢寝，端坐听之。夜将半，闻扣门声甚急，又闻一人应之，曰："天符，报大郎子当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须足，无慢滞③！无暴伤④ "应者受符入呈。闻夫人曰："儿子二人未归。行雨符到，固辞不可，违时见责。纵使报之，亦已晚矣。僮仆无任专之理，当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适观厅中客，非常人也，盍请乎？"夫人喜。因自扣厅门曰："郎觉否？请暂出相见。"公曰："诺。"遂下阶见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龙宫也。妾长男赴东海婚礼，小男送妹。适奉天符，次当行雨。计两处云程，合逾万里，报之不及，求代又难，辄欲奉烦顷刻间，如何？"公曰："靖俗客，非乘云者，奈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耳。"夫人曰："苟从吾言，无有不可也。"遂敕黄头鞴⑤ 青骢马来。又命取雨器，乃一小瓶子，系于鞍前。诫曰："郎乘马，无勒衔勒，信其行，马蹶地嘶鸣，即取瓶中水一滴，滴马鬃上，慎勿多也。"于是

上马，腾腾而行，其足渐高，但讶其稳疾，不自知其云上也。风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于是随所蹑，辄滴之。既而电掣云开，下见所憩村，思曰："吾扰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计无以报。其久旱，苗稼将悴，而雨在我手，宁复惜之？"顾一滴不足濡，乃连下二十滴。俄顷雨毕，骑马复归。

夫人者泣于厅曰："何相误之甚⑥。本约一滴，何私感而二十之。天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岂复有人？妾已受谴，杖八十矣。"祖视其背，血痕满焉。"儿子并连坐，如何？"公惭怖，不知所对，夫人复曰："郎君世间人，不识云雨之变，诚不敢恨。即恐龙师来寻，有所惊恐，宜速去此。然而劳烦未有以报。山居无物，有二奴奉赠，总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择。"于是命二奴出来。一奴从东廊出，仪貌和悦，怡怡然；一奴从西廊出，愤气勃然，拗怒而立。公曰："我猎徒，以斗猛为事，一旦取奴而取悦者，人以我为怯乎？"因曰："两人皆取则不敢。夫人既赐，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尔。"遂揖与别，奴亦随去。出门数步，回望失宅。顾问其奴，亦不见矣。独寻路而归。及明，望其村，水已极目，大树或露梢而已，不复有人。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⑦，而终不及于相，岂非悦奴之不得乎？

世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⑧。"岂东西二喻耶？所以言奴者，亦臣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位极将相矣。（出《续玄怪录》，原名《李卫公靖行雨》）

【注释】

① 李靖(571—649)：本名药师，唐京兆三原人。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官，封卫国公。所著《李卫公兵法》已佚。

② 霍山：亦称霍太山，在山西霍山县境内。

③ 慢滞：迟慢而停止。

④ 暴伤：这里犹言过度。

⑤ 鞴(bō)：车具。这里用作动词，犹言备马。

⑥ 相误之甚：相误得太厉害了，错误犯得太大了。

⑦ 以兵权静寇难，功盖天下：静，安定。李靖在唐高祖时，曾率军从李孝恭征服萧铣，攻取岭南地区。又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祏起义军。太宗时，先后率军击败东

突厥、吐谷浑。因有"静寇难，功盖天下"之说。

⑱ 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关东、关西，秦、汉、唐等定都长安，一般称函谷关或潼关以东地区为关东，称其以西地区为关西。此两句出《后汉书·虞诩传》："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李贤注："秦时鄙白起、频阳王翦；汉兴，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上邽赵充国，狄道辛武贤；皆名将也。亟相，则萧(何)、曹(参)、魏(相)、丙(吉)、韦(贤)、平(当)、孔(光)、翟(方进)之类也。"

水　精

贞元中，有处士周邯，文学豪俊之士也。因彝①人卖奴，年十四五，视其貌，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潜，虽经日移时，终无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无不届也。邯因买之，易其名曰水精，异其能也。

邯自蜀乘舟下峡②，抵江陵③，经瞿塘④、滟澦⑤，遂令水精沉而视其邃远。水精入，移时而出，多探金银器物。邯喜甚，每舣舟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复有所得。沿流抵江都⑥，经牛渚矶⑦，古云最深处是温峤燃犀照水怪之滨，又使没入，移时，复得宝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状，皆怒目戟手，身仅免祸。"因兹邯亦至富赡。

后数年，邯有友人王泽，牧相州⑧，邯适河北而访之；泽甚喜，与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与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盘石，而甃成八角焉，阔可三丈余，旦暮烟云蓊郁，漫衍百余步，晦夜有光如火红，射出千尺，鉴物若昼。古老相传，云有金龙潜其底，或亢阳，祷之，亦甚有应。泽曰："此井应有至宝，但无计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与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异；泽亦当有所赏也。"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脱衣，沉之良久而出，话邯曰："有一黄龙极大，鳞如金色，抱数颗明珠熟寐。水精欲劫之，但手无刃，惮其龙忽觉，是以不敢触。若得一利剑，如龙觉，当斩之，无惮也。"邯与泽大喜。泽曰："吾有剑，非常之宝也，汝可持而往劫之。"水精饮酒，仗剑而入。移时，四面观者如堵。忽见水精自井面跃出数百步，续有金手亦长数百尺，爪甲锋颖，自空拏攫水精，却

入井去。左右慑栗，不敢近睹。但邯悲其水精，泽恨失其宝剑。

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谒泽曰："某土地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轻其百姓？此亢金龙，是上玄⑨使者，宰其瑰璧，泽润一方。岂有信一微物，欲因睡而劫之？龙忽震怒，作用神化，摇天关，摆地轴，捶山岳而碎丘陵，百里为江湖，万人为鱼鳖，君之骨肉焉可保？昔者钟离⑩不爱其宝，孟尝⑪自返其珠，子不之效，乃肆其贪婪之心，纵使猾韧之徒，取宝无惮！今已陷其躯而锻其珠矣。"泽赧恨，无词而对。又曰："君须火急悔过而祷焉，无使甚怒耳。"老人倏去，泽遂具牲牢奠之。（出《裴铏传奇》，原名《周邯》）

【注释】

① 彝：夷的代用字，指外国人，并非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彝族。
② 峡：长江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为通行于四川、湖北间的长江航道所必经。
③ 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古时为荆州府治。
④ 瞿塘，峡名，在四川省奉节县东十三里，为三峡之首，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滟滪堆就在峡口。
⑤ 滟滪：即滟滪堆，瞿塘峡孤立江中的一块大石，夏天水涨石没，冬天水落石出。现在已炸毁该石，使航道通畅。
⑥ 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
⑦ 牛渚矶，即采石矶，在今安徽省当涂县西北牛渚山下，是突出江中的石矶。
⑧ 相州：今河北省临漳县。
⑨ 上玄：上天。
⑩ 钟离：指钟离意，字子阿，后汉山阴人。明帝把贪官交趾太守张恢的家产抄没，赏赐给群臣，他把所赐珠宝都抛在地上；明帝问他何故，他说："赃秽之宝，臣不敢拜领。"
⑪ 孟尝：字伯周，后汉上虞人，由徐令迁调合浦太守。合浦临海，不产五谷，海里却出产珠宝。以前的太守叫百姓采珠，贪得无厌，珠遂渐移往交趾郡界。孟尝到任后，革除贪污风气，移徙的珠又复转还。成语"合浦珠还"就出自这一典故。

救　龙

唐建中初，有乐安①任顼者，好读书，不喜尘俗事，居深山中，有终焉之志。尝一日，闭关昼坐，有一翁叩门来谒，衣黄衣，貌甚秀，曳杖而至。顼延坐与语，既久，顼讶其言讷而色沮，甚有不乐事，因问翁曰："何为而色沮乎，岂非有忧耶？不然，是家有疾而翁

念之深耶？”老人曰：“果如是。吾忧俟子一问固久② 矣。且我非人，乃龙也。西去一里有大湫 ③，吾家之数百岁。今为一人所苦，祸且将及，非子不能脱我死，辄来奉诉。子今幸问我，故得而言也。”项曰：“某尘中人耳，独知有诗书礼乐，他术则某不能晓。然何以脱翁之祸乎？”老人曰：“但受我语，非藉他术，独劳数十言而已。”项曰：“愿受教。”翁曰：“后二日，愿子为我晨至湫上，当亭午④ 之际，有一道士自西来者，此所谓祸我者也。道士当竭我湫中水，且屠我。子伺其湫水竭，宜厉声呼曰：“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毕，湫当满。道士必又为术，子因又呼之。如是者三，我得完其生矣。必重报，幸无他为虑。”项诺之。已而祈谢甚恳，久之方去。

后二日，项遂往山西，果有大湫，即坐于湫旁以伺之。至当午，忽有片云，自西冉冉而降于湫上，有一道士自云中下，颀然而长，约丈馀，立湫之岸，于袖中出墨符数道投湫中。顷之，湫水尽涸。见一黄龙帖然俯于沙。项即厉声呼：“天有命，杀黄龙者死。”言讫，湫水尽溢。道士怒，即于袖中出丹字数符投之，湫水又竭。即震声呼，如前词。其水再溢。道士怒甚，凡食顷，乃出朱符十余道，向空掷之，尽化为赤云，入湫，湫水即竭。呼之如前词，湫水又溢。道士顾谓项曰：“吾一十年始得此龙为食，奈何子儒士也，奚救此异类耶？”怒责数言而去。项亦还山中。

是夕，梦前时老人来谢曰：“赖得君子救我，不然，几死道士手。深诚所感，千万何言。今奉一珠，可于湫岸访之，用表我心重报也。”项往寻之，果得一粒径寸珠于湫岸草中，光耀洞澈，殆不可识。项后持至广陵⑤ 市。有胡人见之曰：“此真骊龙⑥ 之宝也，而世人莫可得。”以数千万为价而市之。 （出《宣室志》辑佚，原名《任项救龙》）

【注释】

① 乐安：郡名，本隋棣州，唐改乐安郡，故地在今山东惠民县。
② 吾忧俟子一问固久矣：我忧虑地等待你的这一问确实很久了。
③ 大湫：大的深潭，据说是龙居住的地方。
④ 亭午：正午，中午。

⑤ 广陵：汉为广陵国，东汉改郡，历代屡有变迁，郡治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⑥ 骊龙：颔下有宝珠的龙。

乘龙出谷

京兆韦氏，名家女也，适武昌孟氏。唐大历末，孟与妻弟韦生同选①，韦生授扬子②县尉，孟授阆州③录事参军。分路之官。韦氏从夫入蜀，路不通车舆，韦氏乘马，从夫至骆谷口中。忽然马惊，坠于岸下数百丈，视之杳黑，人无入路。孟生悲号，一家恸哭，无如之何。遂设祭服丧舍去。

韦氏至下，坠约数丈枯叶之上，体无所损。初似闷绝，少顷而苏。经一日，饥甚，遂取木叶裹雪而食。傍视有一严罅，不知深浅。仰视坠处，如大井焉，分当死矣。忽于严谷中，见光一点如灯，后更渐大，乃有二焉。渐近，是龙目也。韦惧甚，负石壁而立。此龙渐出，可长五六丈，至穴边，腾孔而出。顷又见双眼，复是一龙欲出。韦氏自度必死，宁为龙所害。候龙将出，遂抱龙跨之。龙亦不顾，直跃穴外，遂腾于空。韦氏不敢下顾，任龙所之。如半日许，意疑已过万里，试开眼下视。此龙渐低，又见江海及草木，其去地度四五丈。恐负入江，遂放身自坠，落于深草之上。良久乃生。

韦氏不食，已经三四日矣，气力渐惫，徐徐而行。遇一渔翁，惊非其人。韦氏问此何所，渔翁曰："此扬子县。"韦氏私喜，曰："去县几里？"翁曰："二十里。"韦氏具述其由，兼饥渴，渔翁伤异④之，舟中有茶粥，饮食之。韦氏问曰："此县韦少府上到未⑤？"翁曰："不知到未？"韦氏曰："某即韦少府之妹也，倘为载去，至县当厚相报。"渔翁与载至县门，韦少府已上数日矣。韦氏至门，遣报孟家十三姊。韦生不信，曰："十三姊随孟郎入蜀，那忽来此。"韦氏令具说此由。韦生虽惊，亦未深信，出见之。其姊号哭，话其迍厄⑥，颜色憔瘁，殆不可言。乃舍之将息，寻亦平复。韦生终有所疑，后数日，蜀中凶问果至。韦生意乃豁然，方更悲喜。追酬渔父二十千，遣人送姊

入蜀。孟氏悲喜无极。（出《原化记》，原名《韦氏》）

【注释】

① 同选：同时选官。
② 扬子：县名，唐置，明废，故城在今江苏仪徵县东南。
③ 阆州：唐置隆州，改曰阆州，又改阆中郡，寻复为阆州。治所今四川阆中。
④ 伤异之：对韦氏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惊奇。
⑤ 少府：县尉即县令的佐官，亦称少府。到末：到了没有。
⑥ 迍厄：境遇受挫折，不顺当。即指这次惊险的经历。

龙　穴

天祐① 中，饶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钓鄱阳江中，不知其居处妻子，亦不见其饮食。凡水族之类，与山川之深远者，无不周知② 之。鄱阳人渔钓者，咸谘访而后行。

吕师造为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则雨，止后则晴。或问柳翁，翁曰："此下，龙穴也。震动其上，则龙不安而出穴，龙出则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则霖雨③ 方将为患矣。"既深数丈，果得方木长数十尺，交搆叠之，累积数十重。其下雾气冲人，不可入而止。其木皆腥涎萦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及。自是果霖雨为患。

吕氏诸子将网鱼于鄱阳江，召问柳翁，翁指南岸一处，今日唯此处有鱼，然有一小龙在焉。诸子不信，网之，果大获。舟中以巨盆贮之，中有一鲋鱼④ 长一二尺，双目精明，有二长须，绕盆而行，群鱼皆翼从之。将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终。（出《稽神录》，原名《柳翁》）

【注释】

① 天祐：唐昭宗李晔年号（904—908）。
② 周知：全部都知道。
③ 霖河：连绵大雨。
④ 鲋（shàn）鱼：同鳝，体细长，黄色有黑斑，肉可食。通称黄鳝、鳝鱼。

虎怪

我们的古人似乎对虎有特别的兴趣，虎怪故事编构得特别多，且形式多样，蕴意深厚，耐人寻味。

虎怪故事通常按照人虎之间相互变化的主题写出，但其变化的原因或动机则各个不同。一般的人虎变化是猎奇式的，本身并不具有多大的意味。有郡吏还家，忽变为虎，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竖一足变作尾，三足踏地而去(《三足虎》)。亦有母亲变作乌斑虎，为人所刺杀，其子葬之，行母礼，并不以虎母为意(《母化虎》)。

另一类化虎是因了神秘的符牒之类，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变化。《虎符》宛如魔法故事，某仆人能变作斑斓猛虎，主人乘其酒醉，搜遍全身无异，唯发髻中一符。说是蛮师之术，戴则化作虎。冥府也有化虎文牒，对某人以示惩处。有人接阴间文牒变化为虎，离家去到深林。肚肠饥饿，于是搏噬动物及人，养成兽性。直到食讫命为虎食的王评事后，方才再化为人。然一日谈及自己化虎的怪事，偏遇王评事之子，被砍杀，丢了性命。与此相类似的是谪虎的题材，某人本系天上仙官，罚下凡间，被谪为虎。《谪虎》中的道士被谪食一千人，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却在最后一人上出了问题，那人偷走了他的虎皮。后双方议定，以"假筮"了事。所谓假噬，即以些许衣物扮作某人，投虎搏食。在虎，算是吃了某人；在人，则没有损伤。这是一种蒙骗鬼神的可笑的诡计，然古人却弄得那么认真，仿佛真能如此。因这里还专门选辑了以假噬为题旨的故事。

古人在僧虎之间造成的想象很是奇特，似乎虎多为和尚所化。《僧虎》叙和尚披虎皮化虎，然心中尚有人性，转念之间，怎么也不得脱出的虎皮刹时脱落，复化为人。这显然应了佛教行善化恶的观念。《虎伥》中的那位化虎僧却残酷得多，他白昼为人，夜则为虎

食人。吃掉某人男仆，唇吻间尚带殷血。他所食人的鬼魂皆化作伥鬼，助纣为虐。因这场除灭僧虎的斗争却似有些惊心动魄。

最有意味的化虎从人的意念写出，虎为猛兽，它那凛凛威风正是人处极度愤慨时的象征。虎怒是多么惬意的怨恨的表达！《虎怨》写某人欲向某恶少寻仇，但无计可施，于是着虎皮而毛革顿生，变化为虎，从莽野中腾出，啮食仇人殆尽。《虎意》描写更酣畅，某人见山间胜景颇为得意，脱衣挂树，投身草上，左右翻转，忽身已化虎，"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出，超山越壑，其疾如电。"人生尚有如此变化，何意其为虎为兽呢？《虎诉》则写潦倒失意者的化虎，世之得意者位尊极至，而落魄者则沦落山林为兽。因虎的这一番倾诉回肠荡气，感人至深。

古人以为虎为灵物，故直写虎的故事紧扣这一特征编构。虎能作媒人，将千里男女一线牵成(《虎媒》)；亦守信用，某人与虎约法三章，相安无事，虎果率群而去，不再危害百姓；虎还懂得报恩，有人为虎足挑刺，虎便时献麋鹿之野物相报。当然，较之化虎类的故事，因缺少深厚的蕴意，这类故事要显得单薄浅陋一些。

虎　符

魏时，寻阳县① 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乡人周畛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视我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见一大黄斑虎从草中出，奋迅吼唤，甚可畏怖。二人大骇。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云："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② 说之。周畛得知，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及身体，事事详悉，了无他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大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醒，唤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衆③，有蛮师云有此术，乃以三尺布，数升米糈④，一赤雄鸡，一升酒，授得此法。"（出《搜神后记》卷四）

【注释】

① 寻阳县：西汉置寻阳县，属庐江郡。治所在今湖北广济县东北、黄梅县西南。
② 等辈：同辈。
③ 粜(dí)：买进粮食，与粜相对。
④ 糈(xǔ)：祭神用的精米。

三 足 虎

晋时，豫章郡吏易拔，义熙中，受番①还家，违遁②不返。郡遣追。见拔言语如常，亦为设食。使者催令束妆，拔因语曰："女看我面。"乃见眼目角张，身有黄斑色。便竖一足，径出门去。家先依山为居，至麓③，即变成三足大虎。竖一足，即成其尾也。（出《异苑》，原名《易拔》）

【注释】

① 受番：度假。受，接受；番，番休，轮流休假。
② 违遁：违，超假。遁，回避。
③ 麓：山林。

母 化 虎

晋义熙四年①，东阳郡太末县②吴道宗少失父，与母居，未娶妇。一日，道宗他适③，邻人闻屋中窣磕之声。窥不见其母，但有乌斑虎在屋中。邻人恐虎食道宗母，遂鸣鼓会里人共救之。围宅突进，不见有虎，但见其母，语如平常。不解其意。儿还，母语之曰："宿罪见谴④，当有变化事。"后一月，忽失母，县界内虎灾屡起，皆云乌斑虎。百姓患之，众共格之，伤数人。后人射虎，箭带膺⑤，并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经数日后，虎还其家，不能复人形，伏床上而死。其儿号泣，葬之如母。（出《齐谐记》，原名《吴道宗》）

【注释】

① 义熙：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四年：即公元409年。
② 东阳郡：三国吴置，治所在长山县，即今浙江金华县。太末县：县名，汉置，治所在今浙江省龙游县。
③ 他适：去了别的地方。
④ 宿罪见遣：因前世的罪孽受到上天的遣责。
⑤ 箭带膺：箭射进了胸部。带，连着，附着。

僧　虎

袁州① 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或于道旁戏，乡人皆惧而返走。至有遗其所携之物者，僧得之喜。潜于要冲②，伺往来有负贩者，欻自草中跃出，昂然虎也。皆弃所赍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获。自以得计，时时为之。

忽一日被之，觉其衣着于体，及伏草中良久，试暂脱之，万方皆不能脱。自视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头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非人也。心又乐于草间，遂捕狐兔以食之。拿攫饮啖，皆虎也。是后常与同类游处，复为鬼神所役使。夜则往来于山中，寒暑雨雪不得休息，甚厌苦之。

形骸虽虎，而心历历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岁余，一旦馁甚，求无所得，乃潜伏道旁。忽一人过于前，遂跃而噬之，既死，将分裂而食。细视之，一衲僧③ 也。心自惟曰："我本人也，幸而为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轮回④，自为不善，活变为虎。业力⑤之大，无有是者。今又杀僧以充肠，地狱安容我哉？我宁馁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号。声未绝，忽然皮落如脱衣状。自视其身，一裸僧也。奔旧院，院已荒废。乃用草遮身，投于俗家，得破衣数件，走于邻境佛寺。

因游方⑥，止临川⑦崇寿院众堂中。是时圆超上人居看经堂，其僧侍立不懈。上人念其恭勤，乃问尔何处人，出家几夏腊⑧，修习何

等法，而勤勤若此。对曰："某心有悔行，愿因上人决之，但不欲他僧闻耳。"乃屏侍者问之，其僧言为虎之事。叩头作礼，求懺罪业。上人谓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刹那之间，即分天堂地狱，岂在前生后世耶？尔恶念为虎，善念为人，岂非证哉？苟有志乎脱离者，趣无上菩提⑨，还元反本。念不著⑩，则人不为虎，虎不为人矣。方今闽中，大善知识比肩⑪，尔其往哉？"僧乃奉教。上人寻话于智作长老，长老往见之，以上人向者事问，皆无异同。双目犹赤，耽然可畏也。后入岭，不知所适。　（出《高僧传》）

【注释】

① 袁州：隋置，以境内袁山而名。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
② 要冲：要道。
③ 衲僧：僧人。僧着百衲衣，故称衲僧。
④ 轮回：佛教术语。言人的生命可在天堂、地狱、人间、兽道等六个范围内轮换，其选择的好坏视人本生所行善恶而定。
⑤ 业力：佛教指善恶报应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⑥ 游方：僧人修行问道，周游四方。
⑦ 临川：县名，隋改置，历代因之，故城在今县西。
⑧ 夏腊：犹言春秋。
⑨ 趣无上菩提：趣，取。菩提，梵文Bodhi的音译。义译为道或觉，道即畅通；觉指觉悟，是佛教所要求的境界。无上菩提，佛教认为，觉悟有三个等级：声闻、缘觉和佛。佛的觉悟为最高级次，故称无上。
⑩ 念不著：邪念、私念不着身。
⑪ 大善：僧名，不详。知识比肩：犹今之著作等身，皆言知识的高深广博。

虎　媒

唐乾元初，吏部尚书张镐贬袁州① 司户。先是镐之在京，以次女德容，与仆射裴冕第三子前蓝田② 尉越客结婚焉。已克迎日，而镐左迁③，遂改期来岁之春季。其年越客则速装南迈，以毕嘉礼。春仲，拒袁百里，镐知其将至矣。张斥在远④，方抱忧惕，深喜越客遵约而至，因命家族宴于花园，而德容亦随姑姨妹游焉。山郡萧条，竹树交密。日暮众将归，或后或先，纷纭笑语，忽有猛虎出自竹间，遂擒德容跳入翳荟⑤。众皆惊骇，奔告张。夜色已昏，计力

俱尽，举家号哭，莫知所为。及晓则大发人徒，求骸骨于山野间。周回远近，曾无踪迹。

由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三二十里，尚未知其妻之为虎暴，乃召仆夫十数辈登岸徐行，而船亦随焉。不二三里，遇水次⑥板屋，屋内有榻，因扫拂，即之憩焉。仆从罗列于前后。俄闻有物来自林木之间，众乃静伺。微月之下，忽见猛虎负一物至。众皆惶挠，则共阚喝之，仍大击板屋并物。其虎徐行，寻俯于板屋侧，留下所负物，遂入山间。共窥看，云是人，尚有余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缆，然后船中烈烛熟视，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间之所有。越客深异之，则遣群婢看眙之，虽髻被散，衣破服裂，而身肤无少损。群婢渐以汤饮灌之，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气安集，俄复开目。与之言语，莫肯应。

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张尚书次女昨夜游园，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残骸未获。闻者遂以告之于越客，即遣群婢，具以此询。德容因号啼不止。越客既登岸，遂以其事列于镐。镐凌晨趺马而至，既悲且喜，遂与同归，而婚媾果谐其期。自是黔峡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出《集异记》，原名《裴越客》）

【注释】

① 夔州：其地不详，待查。
② 蓝田：县名，属陕西省。秦置，故城在今县治西。《周礼·注》曰：玉之美者曰球，次美者曰蓝。以县出美玉，故名。
③ 左迁：降职。古以右为尊，左为卑，故云。
④ 张斥在远：张镐因降职被斥责于边远之地。
⑤ 翳荟：翁郁丛生的林木。
⑥ 水次：水边。

虎　约

贞元十四年中，多虎暴，白昼噬人。时淮上阻兵，因以武将王徵牧申州① 焉。徵至，则大修擒虎具，兵仗坑阱，靡不备设。又重悬购，得一虎而酬十缣焉。

有老卒丁岩者，善为陷阱，遂列②于太守，请山间至路隅，张设以图之。徽既许，不数日而获一虎焉。虎在深坑，无施勇力。岩遂俯而下视，加以侮诮。虎则跳跃哮吼，怒声如雷。而聚观之徒，千百其众，岩炫其计得，夸喜异常。时方被酒，因为衣襟罥③挂树根，而坠阱中。众共嗟骇，谓糜粉于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窥，岩乃端坐，而虎但瞪视耳。岩之亲爱忧岩，乃共设计，以辘轳下巨索，伺岩自缚，当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岩得索，则缠缚腰肢，挥手，外人则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则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态极仁，如此数四。岩因而谓之曰："尔辈纵暴，入郭犯人，事须剪除，理宜及此。顾尔之命，且在顷刻。吾因沉醉，误落此中。众所未便屠者，盖以我故也。尔若损我，固激怒众人。我气未绝，即当薪火乱投，尔为灰烬矣。尔不若从吾，当启白太守，舍尔之命，冀尔率领群辈，远离此土。斯亦渡河他适，尔所知者矣。我当质之天日，不渝此约。"其虎谛听，若有知解。岩则引绳，众共出之。虎乃弭耳瞩目，不复留。

岩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邦伯曰："今杀一虎，不足禳群辈之暴。况与试约，乞舍之。冀其率侣四出，管界获宁耳。"徽许之。岩遂以太守之意，丁宁告谕。虎于陷中，踊跃盘旋，如荷恩施。岩即积土坑侧，稍益浅，犹深丈许，虎乃跃而出，奋迅踯躅，啸风而逝。自是旬朔之内，群虎屏迹，而山野宴然矣。

吁！保全躯命之计，虽在异类，亦有可观者焉。若暴虎之猛悍，况厄陷阱，得人固当恣其狂怒，决裂噬啮，以豁其情。斯虎乃因岩以图全，而果谐焉。何其智哉！而岩能以言词诱谕，通于强戾，果致族行出境之异，况免挂罥之害，又何智哉！斯乃信诚交感之致耳。于戏！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　（出《集异记》，原名《丁岩》）

【注释】

① 申州：州名，北周置，在今河南省信阳县。
② 列：陈列；诉告。
③ 罥(juàn)：即挂。

虎　皮

崔韬，蒲州[1]人也，旅游滁州[2]，南抵历阳[3]。晓发滁州，至仁义馆宿，馆吏曰："此馆凶恶，幸无宿也。"韬不听，负笈昇厅。馆吏备灯烛讫。而韬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寝，忽见馆门有一大足如兽。俄然其门豁开，见一虎自门而入。韬惊走，于暗处潜伏视之，见兽于中庭，脱去兽皮，见一女子，奇丽严饰，昇厅而上，乃就韬衾。出问之曰："何故宿余衾而寝？韬适见汝为兽入来，何也？"女子起谓韬曰："愿君子无所怪。妾父兄以畋猎为事，家贫，欲求良匹，无从自达，乃夜潜将虎皮为衣。知君子宿于是馆，故欲托身，以备洒扫。前后宾旅，皆自怖而殒。妾今夜幸逢达人，愿察斯志。"韬曰："诚如此意，愿奉欢好。"来日韬取兽皮衣，弃厅后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后韬明经擢第。

任宣城[4]，时韬妻及男将赴任，与俱行，月余，复宿仁义馆，韬笑曰："此馆乃与子始会之地也。"韬往视井中，兽皮衣宛然如故。韬又笑谓其妻子曰："往日卿所着之衣犹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谓韬曰："妾试更着之。"妻乃下阶，将兽皮衣着之，才毕，乃化为虎，跳踯哮吼，奋而上厅，食子及韬而去。（出《集异记》，原名《崔韬》）

【注释】

① 蒲州：州、府名，北周置，历代因之。治所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西蒲州）。当晋、陕间交通咽喉，历为军事重地。

② 滁州：州名，唐置，历代沿置，即今安徽省滁县。

③ 历阳：郡名，秦置县，晋置郡，郡治历阳，在今安徽和县境内。

④ 宣城：县名，东汉置，晋为宣城郡治所，唐为宣州治所。在安徽省东南部、水阳江中游。

虎　意

南阳张逢，贞元末薄游岭表[1]，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2]。时初

霁，日将暮，山色鲜媚，烟岚蔼然。策杖寻胜，不觉极远。忽有一段细草，纵广百余步，碧鲜可爱。其旁有一小树，遂脱衣挂树，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转，既而酣甚，若兽蹯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烂然，自视其爪牙之利，胸膊之力，天下无敌。遂腾跃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电。

夜久颇饥，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驹犊之辈，悉无可取。意中恍惚，自谓："当得福州郑录事③。"乃傍道潜伏，未几，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郑纠者。见人问曰："福州郑录事名璠，计程宿前店，见说何时发？"来人曰："吾之出掌人④也，闻其饰装，到亦非久。"候吏曰："只一人来，且复有同行者？吾当迎拜时，虑其误也。"曰："三人之中，惨绿⑤者是。"其时逢方伺之，而彼详问，若为逢而问者。逢既知之，攒身以俟之。俄而郑纠到，导从甚众，衣惨绿，甚肥，巍巍而来。适到逢前，遂跳⑥衔之，走而上山。时天未晓，人莫敢逐，得恣食之，残其肠发耳。行于山林，单然无侣，乃忽思曰："我本人也，何乐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乃步步寻之，日暮，方到其所，衣服犹挂，杖亦倚树，碧草依然，翻复转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即复人形矣。于是衣衣策杖而归。昨往今来，一复时矣。

初，其仆夫惊其失逢也，访之于邻，或云，策杖登山。多歧寻之，杳无行处。及其来也，惊喜，问其故。逢绐之曰："偶寻山泉，到一山院，共谈释教，不觉移时。"仆夫曰："今旦侧近有虎，食福州郑录事，求余不得；山林故多猛兽，不易独行。郎之未回，忧负亦极；且喜平安无他。"逢遂行。

元和六年，旅次淮阳⑦，舍于公馆。馆吏宴客，坐客有为令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事，事不奇者，罚。"巡到逢。逢言横山之事。末坐有进士郑遐者，乃郑纠之子也。怒目而起，持刀将杀逢，言复父仇。众共隔之，遐怒不已，遂白郡将。于是送遐淮南，敕津吏勿复渡。逢西迈，具改姓名，以避遐。议曰："闻父之仇，不可以不报，然此仇非故杀。必使杀逢，遐亦当坐。"遂遁去而不复其仇也。

吁，亦可谓异矣！　（出《续玄怪录》，原名《张逵》）

【注释】

① 岭表：即岭南，泛指五岭以南地区。
② 福州：治所在今福建省福州市。福唐县：今福建省福清县。
③ 录事：县属吏，掌文书。
④ 出掌人：犹言主人。
⑤ 惨绿：浅淡绿色。
⑥ 跣：通踩。
⑦ 淮阳：郡名，治所在今河南省淮阳县。

虎　诉

陇西李徽，皇族子，家于虢略①。徽少博学，善属文，弱冠从州府贡②焉，时号名士。天宝十载春于尚书右丞杨没榜下登进士第。后数年，调补江南尉。徽性疏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迹卑僚，尝郁郁不乐。每同舍会，既酣，顾谓其群官曰："生乃与君等为伍耶？"其寀佐咸嫉之。及谢秩③，则退归闭门，不与人通者近岁余。后迫衣食，乃具装东游吴楚之间，以干郡国长吏。吴楚人闻其声固久矣，及至，皆开馆以俟之，宴游极欢；将去，悉厚遗以实其囊橐。徽在吴楚且周岁，所获馈遗甚多。西归虢略，未至，舍于汝坟④逆旅中。忽被疾发狂，鞭捶仆者。仆者不胜其苦。如是旬余。疾益甚，无何夜狂走，莫知其适。家僮迹其去而伺之，尽一月而徽竟不回，于是仆者驱其乘马，挈其囊橐而远遁去。

至明年，陈郡袁傪以监察御史奉诏使岭南，乘传至商于⑤界。晨将发，其驿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过于此者，非昼而莫敢进。今尚早，愿且驻车，决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众骑极多，山泽之兽能为害耶？"遂命驾去。行未尽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惊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声而言曰："异乎哉，几伤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徽。傪昔与徽同登进士第，分极深⑥，别有年矣。忽闻其语，既惊且异，而莫测焉。遂问曰："子为谁？得非故人

陇西子乎？”虎呻吟数声，若嗟泣之状，已而谓惨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与我一语。”惨即降骑，因问曰：“李君，李君，何为而至是也？”虎曰：“我自与足下别，音问旷阻且久矣。幸喜得无恙乎？今又去何适？向者见君，有二吏驱而前，驿隶挈印囊以导，庸非为御史而出使乎？”惨曰：“近者幸得备御史之列，今乃使岭南。”虎曰：“吾子以文学立身⑦，位登朝序⑧，可谓盛矣。况宪台⑨清峻，分纠百揆⑩；圣明慎择，尤异于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贺。”惨曰：“往者吾与执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异于常友。自声容间阻，时去如流，想望风仪，心目俱断。不意今日获君念旧之言。虽然，执事何为不我见，而自匿于草莽中？故人之分，岂当如是耶？”虎曰：“我今不为人矣，安得见君乎？”惨即诘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吴楚，去岁方还，道次汝坟，忽婴疾发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据地而步，自是觉心愈狠，力愈倍，及视其肱髀，则有鳖毛生焉。又见冕衣而行于道者、负而奔者、翼而翱者、毳⑪而驰者，则欲得而啗之。既至汉阴南，以饥肠所迫，值一人腯然其肌，因擒以咀之立尽。由是率以为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负神祇，一日化为异兽，有腼于人，故分不见矣。嗟夫！我与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执天宪⑫，耀亲友。而我匿身林薮，永谢人寰，跃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毁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胜，遂泣。

惨且问曰：“君今既为异类，何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变而心甚悟，故有撞突，以悚以恨，难尽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无状之咎，亦其愿也。然君自南方回车，我再值君，必当昧其平生耳。此时视君之躯，犹吾机上一物。君亦宜严其警从以备之，无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我与君真忘形之友也。而我将有所托，其可乎？”惨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愿尽教之。”虎曰：“君不许我，我何敢言。今既许我，岂有隐耶。初我于逆旅中，为疾发狂，既入荒山，而仆者驱我乘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岂念我化为异类乎？君若自南回，为赍书访妻子，但云我已死，无言今日事。幸记之。”又曰：“吾于人世且无资业，有子尚

稚，固难自谋。君位列周行，素秉夙义，昔日之分，岂他人能右⑭哉？必望念其孤弱，时赈其乏，无使殍死于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惨亦泣曰：“惨与足下休戚同焉，然则足下子亦惨子也。当力副厚命，又何虞⑮其不至哉？”虎曰：“我有旧文数十篇未行于代，虽有遗稿，尽皆散落。君为我传录，诚不敢列人之阙，然亦贵传于子孙也。”惨即呼仆命笔，随其口书，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远。惨阅而叹者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素也，安敢望其传乎？”又曰：“君衔命乘传，当甚奔迫，今久留驿隶，兢悚万端。与君永诀，异途之恨，何可言哉！”惨亦与之叙别，久而方去。

惨自南回，遂专命持书及赗赙⑯之礼，寄于徽子。月余，徽子自虢略来京诣惨门，求先人之柩。惨不得已，具疏其事。后惨以己俸均给徽妻子，免饥冻焉。惨后官至兵部侍郎。　（出《宣室志》，原名《李徽化虎》）

【注释】

① 虢略：县名，宋改弘农县置，元废，在今河南灵宝县西南四十里。
② 从州府贡：依从州府被荐为贡生。
③ 谢秩：辞谢官职。秩，官禄。
④ 汝坟：古汝水上的堤防。《诗·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传》：“汝，水名也。坟，大防也。”
⑤ 乘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商於(Wū)：地名，在今陕西商南县、河南淅川县内乡县一带。
⑥ 分极深：交谊极深。
⑦ 以文学立身：以诗赋考取进士，故言文学立身。
⑧ 朝序：朝庭中有序列的官位，即屈指可数的官位，言其官位高，
⑨ 宪台：后汉改称御史府为宪台，与尚书(中台)、谒者(外台)合称三台。以后遂以宪台为御史官职的通称。
⑩ 分纠：即分纠。辨别，纠察。百揆：百官。
⑪ 毳(cuì)：鸟兽的细毛。
⑫ 执天宪：执行皇天大法。
⑬ 搪(chéng)突：冲突抵牾。
⑭ 右：即佑，保护，帮助。
⑮ 虞：担心，忧虑。
⑯ 赗(fèng)赙(fù)：助葬用的如车马束帛等财物。《公羊传·隐公元年》：“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这里李徽虽已化虎，但他自言已死，故挚友李惨作赗赙馈赠其家。

虎伥

唐长庆中，有处士马拯，性冲淡，好寻山水，不择险峭，尽能跻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祝融峰①，诣伏虎②师。佛室内道场③严洁，果食馨香，兼列白金皿。于佛榻上，见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来，使仆挈囊。僧曰："假君仆使近县市少盐酪。"拯许之。仆乃挈金下山去，僧亦不知去向。

俄有一马沼山人④，亦独登此来，见拯，甚相慰悦，乃告拯曰："适来道中遇一虎，食一人，不知谁氏之子。"说其服饰，乃拯仆夫也。拯大骇。沼又云："遥见虎食人尽，乃脱皮，改服禅衣，为一老僧也。"拯甚怖惧。及沼见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马山人来，云某仆使至半山路，已被虎伤，奈何！"僧怒曰："贫道此境，山无虎狼，草无毒螫，路绝蛇虺，林绝鸱鸮，无信妄语耳。"拯细窥僧吻，犹带殷血。

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户，明烛伺之。夜已深，闻庭中有虎怒，首触其扉者三四，赖户壮而不隳。二子惧而焚香，虔诚叩首于堂内土偶宾头卢⑤者。良久，闻土偶吟诗曰："寅人但溺栏中水，午子须分艮畔金，若教特进⑥重张弩，过去将军必损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栏中，即井。午子，即我耳。艮畔金，即银皿耳。其下两句未能解。"及明，僧叩门曰："郎君起来食粥。"二子方敢启关。食粥毕，二子计之曰："此僧且在，我等何由下山？"遂诈僧云："井中有异。"使窥之。僧窥次，二子推僧堕井，其僧即时化为虎，二子以巨石镇之而毙矣。

二子遂取银皿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弱弓⑦，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不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缘而上。将欲人定⑧，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弱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⑨，今方追捕之，又敢有

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是伥鬼⑩，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⑪耳。”二子因徵猎者之姓氏，曰：“名进，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诗下句有验矣：特进，乃牛进也；将军，即此虎也。”遂劝猎者重张其箭，猎者然之。

张毕登棚，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触机，箭乃中其三斑，贯心而踣。逡巡，诸伥奔走却回，伏其虎，哭甚哀，曰：“谁人又杀我将军？”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辈无知下鬼，遭虎啮死，吾今为汝报仇，不能报谢，犹敢恸哭，岂有为鬼不灵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将军乃虎也，聆郎君之说，方大醒悟。”就其虎而骂之，感谢而去。及明，二子分银与猎者而归耳。　（出《裴铏传奇》，原名《马拯》）

【注释】

① 祝融峰：南岳衡山的主峰，在湖南省衡山县县城附近。
② 伏虎：佛教有降龙伏虎之说，十八罗汉里面也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但这里的伏虎当是僧人的法名。
③ 道场：佛寺里诵经礼拜的殿堂。
④ 山人：隐士的称号，意谓山林隐逸之人。
⑤ 宾头卢：十八罗汉中的第一名尊者，全名宾头卢颇堕罗阇。
⑥ 特进：即下文的猎者牛进。
⑦ 弧弓：即窝弓，埋伏着的弩箭机关。
⑧ 人定：众人都安睡的时候。
⑨ 禅和：禅和子，指参禅拜佛的和尚。
⑩ 伥鬼：被虎吃掉后受虎役使的鬼。成语中的“为虎作伥”，即指此辈。
⑪ 呵道：与清道、开道同，呵止行人，为显贵的人作引导。

斑处士

大中年，有宁茵秀才，假大寮庄于南山下，栋宇半堕，墙垣又缺。因夜风清月朗，吟咏庭际。俄闻叩关声，称“桃林②斑特处士相访”。茵启关，睹处士形质瑰玮，言词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亩而辛勤，与农夫而齐类。巢居侧近，睹风月皎洁，闻君吟咏，故来奉谒。”茵曰：“某山林甚僻，农具为邻，蓬荜既深，

轮蹄罕至；幸此见访，颇慰羁怀。”遂延入，语曰：“然处士之业何如，愿闻其说。”特曰：“某少年之时，兄弟竞生头角，每读《春秋》，至颍考叔挟辀以走③，恨不得佐辅其间。读《史记》，至田单④破燕之计，恨不得奋击其间。读《东汉》⑤，至光武新野之战⑥，恨不得腾跃其间。此三事俱快意，俱不能逢，但恨恨耳。今则老倒，又无嗣子，空怀舐犊⑦之悲，况又慕徐孺子吊郭林宗⑧言曰：‘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即不敢当，生刍一束，堪令讽味⑨。”

俄又闻人叩关曰：“南山斑寅将军奉谒。”茵遂延入，气貌严耸，旨趣刚猛。及二斑相见，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吴太伯⑩为荆蛮，断发文身，因兹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斗谷于菟⑪，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远祖固及婕妤⑫，好词章，大有称于汉朝，皆有传于史。其后英杰间生，蝉联不绝。后汉有班超⑬，投笔从戎，相者曰：‘君当封侯万里外。’超诘之，曰：‘君燕颔虎头，飞而食肉，万里公侯相也。’后果守玉门关⑭，封定远侯。某世为武贲中郎⑮，在武班，因有过，窜于山林，昼伏夜游，露迹隐形，但偷生耳。适闻风吹月高，墙外闲步，闻君吟咏，因来追谒，况遇当家⑯，尤增慰悦。”

寅因睹棋局在床，谓特曰：“愿接老兄一局。”特遂欣然为之。良久，未有胜负。茵玩之，教特一两着。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茵曰：“若管中窥豹，时见一斑⑰。”斑寅笑曰：“大有微机，真一发两中。”茵倾壶请饮。及局罢而饮，数巡，寅请备脩脯以送酒。茵出鹿脯，寅啮决，须臾而尽；特即不茹。茵诘曰：“何故不茹？”特曰：“无上齿，不能咀嚼故也。”数巡后，特称小疾，便不敢过饮。寅曰：“谈何容易，有酒如渑⑱，方学纣为长夜之饮。”觉面已赤。特曰：“弟大是钟鼎之户⑲。”一坐耽耽，更不动。

后二斑饮过，语纷拿。特曰：“弟倚是爪牙之士，而苦相凌，何也？”寅曰：“老兄凭有角之士，而苦相诋，何也？”特曰：“弟夸猛毅之躯，若值人如卞庄子⑳，当为齑粉矣。”寅曰：“兄夸壮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㉑，当为头皮耳。”茵前有削脯刀，长尺余。茵怒而言曰：

"宁老有尺刀，二客不得喧竞，但且饮酒。"二客悚然。特吟曹植诗曰："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此一联甚不恶。寅曰："鄙谚云：'鹁鸠㉒树上鸣，意在麻子地㉓。'"俱大笑。茵曰："无多言，各请赋诗一章。"茵曰："晓读云水静，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㉔，岂用学牛刀㉕？"寅继之曰："但得居林啸，焉能当路蹲？渡河何所适？终是怯刘昆㉖。"特曰："无非悲宁戚㉗，终是怯庖丁，若遇龚为守㉘，蹄涔㉙向北溟。"茵览之，曰："大是奇才？"寅怒，拂衣而起曰："宁生何党此辈？自古即有班马㉚之才，岂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语者，盖恶伤其类耳。"遂怒曰"终不能摇尾于君门下"，乃长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眉㉛，君今白额㉜，岂敢有人言誉耳，何相怒如斯？"特遂亦告辞。

及明，视其门外，惟虎蹄牛迹而已。宁生方悟，寻之数百步，人家废庄内，有一老牛卧，而犹带酒气；虎即入山矣。茵后更不居此，而归京矣。（出《裴铏传奇》，原名《宁茵》）

【注释】

① 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1)。

② 桃林：从河南省灵宝县以西到潼关，都是古时桃林地方。这里是引用周武王克商后"放牛桃林之野"的典故，以桃林为牛的族望。

③ 颍考叔(？—前712)：春秋时郑国颍谷的封人（封人是专管养国中公牛的官，每逢祭祀，就把牛修饰起来，以供祭享）。性至孝，曾以舍肉遗母感悟郑庄公，使庄公迎回母亲供养。周桓王八年（前712），郑将伐许，公孙阏（子都）和他争车，他挟辀（车辕）而走，公孙阏拔戟追他，没有追上。后来齐郑二国会师于许城下，颍考叔取蚩弧之旗先登，公孙阏在下面放箭射他，颠坠而死。

④ 田单：战国时齐人。燕昭王用乐毅伐齐，下齐七十余城，只有莒和即墨两城没有攻下。昭王死，惠王听信谗言，使骑劫代乐毅。田单用火牛阵进攻，大败燕军，把失去的七十余城都收复回来了。

⑤ 《东汉》：指范晔的《后汉书》。

⑥ 新野：今河南省新野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兵的地方。当起兵时，因为无法得到马，将士都骑牛而战。

⑦ 舐犊：老牛舐犊，成语，以老牛舐它的小牛比喻人都爱自己的亲生子女。

⑧ 徐孺子：徐稚(97—168)，后汉南昌人，家贫，躬耕而食。郭林宗母死，他往吊丧，送一束生刍作丧礼。林宗知道是他，说道："《诗》云：'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郭林宗：郭泰(128—169)，介休人，后汉有名的学者，居家教弟子常至数千人。曾遇雨，折巾一角，当时人争相仿效，号林宗巾，其为人所仰慕如此。

⑨ "生刍一束，其人如玉"：出《诗经·小雅·鸿雁之什》"白驹"篇。生刍，即干草，牛

爱吃干草，所以斑特说“堪令讽味”。

⑩ 吴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因为要让位给少弟季历以传其侄姬昌，和次弟仲雍一同逃奔荆蛮，自号句吴。

⑪ 斗谷於菟：春秋时楚国大夫，姓斗，字子文，曾三次做令尹（宰相），也称令尹子文。楚人称乳为谷，称虎为於菟。子文生于邓（即郧，在今湖北省），是虎把他乳大，故名。

⑫ 固：班固(32—92)，字孟坚，后汉班彪长子，曾续成父亲的《汉书》。婕妤：班婕妤，汉成帝的武官。后为赵飞燕所谮，退处东宫，作赋自伤，辞极哀惨。

⑬ 班超(32—102)：字仲升，后汉班彪少子。从小就有大志，后来投笔从戎，出征西域，安辑五十余国，封定远侯。

⑭ 玉门关：故址在今甘肃省敦煌县西北小方盘城，古时为通西域的要道。

⑮ 武贲中郎：官名，即虎贲中郎，这里为免露出虎字，故改。汉始置虎贲中郎将，秩比二千石，马援、蔡邕、孔融皆曾为此官。

⑯ 当家：即主人，指宁茵。

⑰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比喻所见之小，语出《晋书》。这里其实是取笑老虎的话，意谓从管中只能看见老虎身上的一块斑纹。

⑱ 渰：渰池，在河南省，但这里只做“池”的代名词。殷纣王沉湎酒色，以酒注池中，为长夜之饮。见《韩非子》。

⑲ 钟鼎之户：古时富贵人家列鼎而食，食时鸣钟为号，故以钟鸣鼎食比喻富户。但这里只是讥刺斑寅的狼吞虎咽。

⑳ 卞庄子：春秋时鲁大夫，食邑于卞，因以为氏。《史记·陈轸传》（在《张仪列传》内）：“庄子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卞庄子以为然，立须之。有顷，两虎果斗，大者伤，小者死。庄子从伤者而刺之，一举果有双虎之功。”

㉑ 庖丁：即厨子，这里是用《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

㉒ 鹘鸠：鸟名，灰色，没有绣项。遇天阴则逐妇，晴则呼妇回。所以有“天将雨，鸠逐妇”的俗谚。

㉓ 麻子地：苴麻地。麻，雌雄异株，收获和功用各异。苴麻即雄麻，隐“雄”字。

㉔ 履虎尾：踩着了虎尾巴，形容危险到了极点。但这里只是用虎的典故。

㉕ 学牛刀：用杀牛的刀割鸡，比喻大才小用。但这里也只是用牛的典故，没有屈就的意思。

㉖ 刘昆：后汉刘昆做弘农太守，有仁政，虎皆负子渡河而去。

㉗ 宁戚：春秋时卫人，家贫，为人挽车。后来到了齐国，在车下用饭喂牛，叩牛角而歌。齐桓公见而怪之，命管仲把他接来，拜为上卿，后迁国相。

㉘ 龚为守：汉时龚遂做渤海太守，看见人民有带持刀剑的，叫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犊。

㉙ 蹄涔：牛足印中的积水。

㉚ 班马：班固和司马迁，皆是文史之才。

㉛ 白眉：指蜀汉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都以常为字，并有才名，马良尤杰。他的眉间生有白毫，所以乡谚说：“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㉜ 白额：虎名。南山白额兽，见《旧唐书·吉温传》。

虎　报

唐建中① 初，青州北海县② 北有秦始皇望海台，台之侧有别浸泊，泊边有取鱼人张鱼舟结草庵止其中。常有一虎夜突入庵中，值③ 鱼舟方睡。至欲晓，鱼舟乃觉有人。初不知是虎，至明方见之。鱼舟惊惧，伏不敢动。虎徐以足扪鱼舟，鱼舟心疑有故，因起坐。虎举前左足示鱼舟，鱼舟视之，见掌有刺可长五六寸，乃为除之。虎跃然出庵，若拜伏之状，因以身劘④ 鱼舟。良久，回顾而去。

至夜半，忽闻庵前坠一大物。鱼舟走出，见一野豕腯⑤ 甚，几三百斤，在庵前。见鱼舟，复以身劘之，良久而去。自后每夜送物来，或豕或鹿。村人以为妖，送县。鱼舟陈始末，县使吏随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来。县遂释其罪。鱼舟为虎设一百一斋功德。其夜，又衔绢一匹而来。一日，其庵忽被虎拆之，意者不欲鱼舟居此。鱼舟知意，遂别卜居焉。自后虎亦不复来。（出《广异记》，原名《张鱼舟》）

【注释】

① 建中：唐德宗李适年号(780—784)。
② 青州：州名。汉置，隋废，唐复置。旧治在今山东益都县。北海县：属青州，治所营陵。
③ 值：恰好。
④ 劘(mó)：迫近。
⑤ 腯(tú)：肥壮。

谪　虎

开元中，峡口多虎，往来舟船皆被伤害。自后但是有船将下峡之时，即预一人充饲虎，方举船无患。不然，则船中被害者众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饲虎。

经数日，其后有一船，内皆豪强。数内有一人单穷，被众推出，

令上岸饲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为出船，而谓诸人曰："某贫穷，合为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①，苟②不便为其所害，某别有恳诚，诸公能允许否？"众人闻其语言甚切，为之怆然。而问曰："尔有何事？"其人曰："某今便上岸，寻其虎踪，当自别有计较。但恳为某留船滩下，至日午时，若不来，即任船去也。"众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滩下，不止住③今日午时，兼为尔留宿。俟明日若不来，船即去也。"言讫，船乃下滩。

其人乃执一长柯斧，便上岸。入山寻虎，并不见有人踪，但见虎迹而已。林木深邃，其人乃见一路，虎踪甚稠。乃更寻之，至一山隘，泥极甚，虎踪转多。更行半里，即见一大石室，又有一石床。见一道士在石床上而熟寐，架上有一张虎皮。其人意是变虎之所，乃蹑足，于架上取皮，执斧衣皮而立。道士忽惊觉，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汝何窃吾皮？"其人曰："我合食尔。尔何反有是言？"二人争竞，移时不已。道士词屈，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谪在此为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其数当足。吾今不幸，为汝窃皮。若不归，吾必须别更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计，吾与汝俱获两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执皮还船中，剪发及须鬓少许，剪指爪甲，兼头面脚手及身上。各沥少血二三升，以故衣三两事④裹之。待吾到岸上，汝可抛皮与吾。吾取披已，化为虎，即将此物抛与。吾取而食之，即与汝无异也⑤。"

其人遂披皮执斧而归。船中诸人惊讶，而备述其由。遂于船中，依虎所教待之。迟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抛皮与之。道士取皮衣振迅，俄变成虎，哮吼跳踯。又抛衣与虎，乃啮食而去。自后更不闻有虎伤人，众言食人数足，自当归天去矣。　（出《解颐录》，原名《峡口道士》）

【注释】

① 分定：命定，定数。
② 苟：如果。

③ 不止：不仅仅。住：停留。
④ 三两事：三两件。
⑤ 即与汝无异也：即好像跟吃掉了你一样了。

虎　牒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阳山①，忽患热疾，旬日不瘳。时夏夜月明，暂于庭前偃息。忽闻扣门声，审听之。忽如睡梦，家人即无闻者。但于恍惚中，不觉自起看之，隔门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惊异，不觉引手受之。见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开牒视之，排印于空纸耳，心甚恶之。置牒席下，复寝。明旦少忆，与家人言之，取牒犹在，益以为怪。疾似愈，忽忆出门散适②。遂策杖闲步，诸子无从者。行一里余，山下有涧。沿涧徐步，忽于水中，自见其头已变为虎，又观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归家，必为妻儿所惊，但怀愤耻，缘路入山。经一日余，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寻觅，比邻皆谓虎狼所食矣。一家号哭而已。

此人为虎，入山两日，觉饥馁。忽于水边蹲踞，见水中科斗虫数升。自念常闻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觉有味。又复徐行，乃见一兔，遂擒之，应时而获，即噉之。觉身轻转强。昼即于深榛草中伏，夜即出行求食，亦数得獐兔等。遂转为害物之心。忽寻树上，见一采桑妇人，草间望之。又私度，吾闻虎皆食人。试攫之，果获焉。食之，果觉甘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

日暮，有一荷柴人过，即欲捕之，忽闻后有人云："莫取莫取。"惊顾，见一老人须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虽变，然心犹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曹为天神所使作此身，今欲向毕③，却得复人身。若杀负薪者，永不变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评事，后当却为人。"言讫，不见此老人。此虎遂又寻草潜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闻铃声，于草间匿，又闻空中人曰："此谁角驮④？"空中答曰："王评事角驮。"又问王评事何在，答曰："在郭外，县官相送，饭会方散。"此虎闻之，更沿路伺之。一更已后，时有微月，闻人马行声。

空中又曰："王评事来也。"须臾，见一人朱衣乘马半醉，可四十余。亦有导从数人，相去犹远。遂于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从迸散而走。

食讫，心稍醒，却忆归路，去家百里余来。寻⑤山却归，又至涧边却照，其身已化为人矣。遂归其家，家人惊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语颠倒，似沉醉人。渐稍进粥食，月余平复。

后五六年，游陈许长葛县⑥。时县令席上，坐客约三十余人。主人因话人变化之事，遂云："牛、哀⑦之辈，多为妄说。"此人遂陈己事，以明变化之不妄。主人惊异，乃是王评事之子也，自说先人为虎所杀。今既逢仇，遂杀之。官知其实，听免罪焉。（出《原化记》，原名《南阳士人》）

【注释】

① 南阳山：南阳一带的山地。南阳，指今山东泰山以南、汶河以北地区。以在泰山之南，故名。
② 散适：散步以消散心绪，寻得适意。
③ 向毕：向往了结。指向往结束化虎这件事。
④ 角驮：牛马车辆，这里指牛马车辆所载的行李。
⑤ 寻山：沿着山路。
⑥ 陈许：古陈地和许州。陈，春秋时国名，在今河南睢阳及安徽亳县一带。许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市。长葛县：隋改置，属许州。长葛县地跨古陈地和许州，故称陈许。
⑦ 牛、哀：牛，指牛僧孺，唐志怪小说家，有《玄怪录》行世。哀，其人不详。

假　噎

河东柳并为监察御史，入岭推覆①，将②一书吏随行，常所委任。至岭下宿孤馆中，从吏在厅内席地而寝。时半夜，月初上，众皆卧。并独觉，忽见一小鬼长尺余，状若猕猴，手持一纸幡子步上阶，以幡插书吏头边而去。并乃潜起，拔去之。复卧伺焉。少顷，一虎入来遍嗅诸人而去。须臾，小鬼又来，别以幡子插之。复又拔去之。少顷，虎又来遍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且。

召吏言其事，旦日汝当难免，自须为计，不可随我。并有剑，取与之，乃令逃难。

此吏素强勇，携剑入山，寻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见有人，惟见席上案砚朱笔，有一卷文书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有未勾者，已名在焉。屋上见一领虎皮。吏怀其书，并取皮，杖剑而去。

行未数里，见一胡僧从后来趁③。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为计，即可免矣。"吏即止，与之言。见其人状异，不敢杀之。僧曰："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岂不见适来文簿，昨日已愆数期。今强脱④，终恐无益。不如以小术厌之⑤。"吏问其术。僧令登一树以带自缚，用剑自刺少血涂一单衣投之。我以衣为襄之耳。吏如言登树，投皮与僧衣之。便作虎状，哮吼怒目，光如电掣。吏惧，将欲堕者数过⑥。即取单衣，刺血涂之，投于地。虎得衣跳跃，擘擿⑦而吞之。良久，复为人形。曰："子免矣。"乃遣去，竟无患焉。

（出《原化记》，原名《柳并》）

【注释】

① 推覆：推，推问；审查。覆，覆核狱案。推覆，考查覆核案件。
② 将：领。
③ 趁：追赶。
④ 强脱：努力挣脱。指尽力摆脱上天安排的为虎所食这件事。
⑤ 厌之：使之得到满足。
⑥ 数过：数次。
⑦ 擘(bò)擿：辟开，撕裂。

虎　怨

向杲字初旦，太原人，与庶兄晟友于最敦①。晟狎一妓，名波斯，有割臂之盟②，以其母取直奢，所约不遂。适其母欲从良，愿先遣波斯。有庄公子者，素善波斯，请赎为妾。波斯谓母曰："既愿同离水火，是欲出地狱而登天堂也。若妾媵之相去几何矣！肯从奴

志，向生其可。”母诺之，以意达晟。时晟丧偶未婚，喜，竭资聘波斯以归。庄闻，怒夺所好，途中偶逢，大加诟骂；晟不服，遂嗾③从人折棰笞之，垂毙乃去。杲闻奔视，则兄已死，不胜哀愤。具造赴郡。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

杲隐忿中结，莫可控诉，惟思要路刺杀庄，日怀利刃伏于山径之莽。久之，机渐泄。庄知其谋，出则戒备甚严。闻汾州有焦桐者，勇而善射，以多金聘为卫。杲无计可施，然犹日伺之。一日方伏，雨暴作，上下沾濡，寒战颇苦。既而烈风四塞，冰雹继至，身忽然痛痒不能复觉。岭上旧有山神祠，强起奔赴。既入庙，则所识道士在内焉。先是，道士尝行乞村中，杲辄饭之，道士以故识杲。见杲衣服濡湿，乃以布袍授之，曰：“姑易此。”杲易衣，忍冻蹲若犬，自视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道士已失所在。心中惊恨，转念：得仇人而食其肉，计亦良得。下山伏旧处，见己尸卧丛莽中，始悟前身已死，犹恐葬于乌鸢，时时逻守之。越日，庄始经此，虎暴出，于马上扑庄落，齕其首，咽之。焦桐返马而射，中虎腹，蹶然遂毙。

杲在错楚中，恍若梦醒；又经宵，始能行步，厌厌以归。家人以其连夕不返，方共骇疑，见之，喜相慰问。杲但卧，蹇涩④不能语。少间，闻庄信，争即床头庆告之。杲乃自言：“虎即我也。”遂述其异，由此传播。庄子痛父之死甚惨，闻而恶之，因讼杲。官以其诞而无据，置不理焉。（出《聊斋志异》卷六，原名《向杲》）

【注释】

① 友于最敦：友情最为真实深厚。

② 割臂之盟：事出《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早年，鲁庄公在鲁大夫党氏家附近建筑一座台，他站在台上眺望时，看到了党氏的大女儿孟任，于是庄公悄悄地跟踪她，可是她却关起大门不出来。这时庄公就对她说将立她为夫人，她答应了，并且割破手臂跟庄公用血发誓。她婚后，生了个儿子叫子般。因后来称男女秘密订婚为割臂盟。

③ 嗾：唆使。

④ 蹇涩：言语迟钝。

虎　神

先母张太夫人，尝雇一张媪司炊，房山① 人也，居西山深处。言其乡有极贫弃家觅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则迷路，石径崎岖，云阴晦暗，莫知所适。姑坐枯树下，俟天明辨南北。

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随之，并狰狞伟岸，有异常人。心知非山灵即妖魅，度不能隐避，乃投身叩拜，泣诉所苦。其人恻然曰："尔勿怖，不害汝也。我是虎神，今为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尔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处，嗷然② 长啸，众虎岔集③。其人举手指挥，语啁哳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丛莽间。

俄有荷担度林者，虎跃起欲搏，忽避易而退。少顷，一妇人至，乃搏食之。捡其衣带，得数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兽。其食人者，人而禽兽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之即避，其天良嘶灭者，灵光全息，与禽兽无异，虎乃得而食之。顷前一男子，凶暴无人理；然攘夺所得，犹恤其寡嫂孤侄，使不饥寒。以是一念，灵光煜煜如弹丸，故虎不敢食。后一妇人，弃其夫而私嫁，尤虐其前妻之子，身无完肤；更盗后夫之金，以贻前夫之女，即怀中所携是也。以是诸恶，灵光消尽，虎视之，非复人身，故为所啖。尔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继母，辍④ 妻子之食以养，顶上灵光高尺许；故我得而佑之，非以尔叩拜求哀也。勉修善业，当尚有后福。"因指示归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九）

【注释】

① 房山：县名，元改置房山县，因地有房山，故名。属涿州，今属北京市。
② 嗷(jiào)然：高呼声。
③ 岔集：尘土飞扬中集合起来，形容奔跑的讯急。
④ 辍：停，减少。

狐媚

狐是古人最所钟爱的动物，有关狐所展示的幻觉故事为数众多且生动精彩，其中又以“狐媚”为压轴好戏，故我们以之来作篇名。

狐有辩说才能，古墓狐精终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欲到晋代著名博物家张华面前一展雄姿，终使华不能屈，叹为妖物。狐书生虽为张华所制，但他的辩才已世人皆知了。另说狐读天书，世人皆莫知晓。它们嗜书如命，失却非取回不可，《狐书》一事便淋漓酣畅地写狐欲夺回天书时的种种智慧，令人防不胜防，唯有甘拜下风。狐亦具有幽默才能，《狐戏》系“鬼谑”型故事，弄得某先生将真作假，打杀自己的亲妹，假妹则化野狐而走。《三狐治病》和《小狐治大狐》皆狐类特有的幽默故事。前者令人捧腹，后者极力颂扬灵巧机智者的智慧，是我国幽默动物故事中难得的佳作。《叩头野狐》极力写出人们害怕狐鬼的可笑心理，将人作狐，相互斗殴詈骂，至终都不知自己行事的荒唐可笑，因幽默中尚有几丝悲哀存在。

当然，狐的重头戏是在一个“媚”字上。狐称阿紫，说是“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是后世狐媚故事的滥觞。《狐戴骷髅》是狐化作美妇的奥秘所在，美丽的狐妇究其实质不过头戴骷髅的妖魅，这其中自然有古人对狐、对女人所投射的认识与怨恨。《胡媚娘》最集中全面地反映了这一点：书生媚于胡娘，至死不渝；而行法道士则戳破幻象，使狐现出原形，骷髅从头上脱落。《两性狐》把狐的淫荡写到了极限，狐祟夫妻二人，对其夫化形为女，对其妻则化形为男，两相苟合，荡不堪言。是对狐的针砭，亦是对淫荡者的告诫。因古人对荡狐投以刻毒的鞭挞与惩处。《毒狐》，叙聪慧者巧毒狐魅；《咋狐犬》围绕狐畏犬这一观念展开，为验证某生所杀是狐亦是人的问题人狐双方展开激烈的争斗，最终狐魅失利，

为昨狐犬所食。《剑刃媚狐》写得明快果断，不管媚狐多有手段，而终究迎刃而解，化一黑狐死于床下。

狐媚的另一面写古人把对女人深沉真挚的爱投予了狐女，使之光彩夺目，成为优美的艺术形象。《镜照"鹦鹉"》虽为狐女的悲剧，但其死前纵酒酣歌，奋衣起舞，欲追求现实人生的愿望则长存天地之间，永不泯灭。继之有唐人小说中的任氏：美貌、忠贞、聪慧而多情（见《任氏传》，略）；有《聊斋志异》中温柔、羞涩而明丽的青凤；也有常常荡人神魄的笑的狐女婴宁（皆略）。《狐姐鬼妹》更是这类作品中的杰作。狐姐果断、稳重；鬼妹猜忌、温存。在两女子与男生构建的三人世界中，性恋、情合、挑逗、打闹、眷念皆具韵味，似是作者最惬意的梦幻生活，多滋多味，一扫同类作品描写的单一与拘谨。

《狐媲美》和《狐媒》皆写狐女的撮合婚姻。且自己亦置身其中，使男生不分真假，皆与艳合；也使世人将假作真，成就了本来没有可能的婚配。《狐媲美》中狐女的成全男生出于对女子貌美的忌妒，势欲一决高低；而《狐媒》则出于报恩。狐媒是"狐媚"故事的一种变体，它使狐媚故事更其多样化了。

末尾的《狐幻》是唯一寻求解脱之作，是宗教或理学家的说法，据说他劝醒了一位吴生，但真否如此，能使世人从耽于狐媚的性幻觉中清醒过来，尚是一个永恒的疑问。

阿　紫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羡为西海都尉①。其部曲②王灵孝，无故逃去，羡欲杀之。居无何，孝复逃走。羡久不见，囚其妇，妇以实对。羡曰："是必魅将去，当求之。"因将步骑数十，领猎犬，周旋于城外求索，果见孝于空冢中。

闻人犬声，怪遂避去。羡使人扶孝以归，其形颇像狐矣，略不复与人相应，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后十余日，乃稍稍了

悟。云："狐始来时，于屋曲角鸡栖间③，作好妇形，自称'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随去，即为妻，暮辄与共还其家。遇狗不觉。"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阿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出《搜神记》卷十八）

【注释】

① 沛国郡：西汉高帝以秦泗水郡南部置郡，治所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东汉改为国。东晋复为郡，北齐废。西海：郡名，东汉建安时置，治所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都尉：官名，西汉改郡尉为都尉，辅佐郡守并掌全郡的军事。

② 部曲：古代军事编制单位。《续汉书·百官志一》："将军……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军侯一人。"这里的部曲指部下。

③ 曲角鸡栖间：曲角，房屋角落处。曲角鸡栖间，屋角落处养鸡鸭的地方。

狐　辨

张华①，字茂先，晋惠帝时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积年能为变幻。乃变作一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②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智度，恐难笼络③，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丧子千岁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狐不从，乃持刺④谒华。

华见其总角⑤风流，洁白如玉，举动容止，顾盼生姿，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辨校声实⑥，华未尝闻。比复商略三史⑦，探赜百家，谈老、庄之奥区，披风、雅之绝旨，包十圣⑧，贯三才⑨，箴八儒，挞五礼⑩，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天下岂有此年少。若非鬼魅，则是狐狸。"乃扫榻延留，留人防护。此生乃曰："明公当尊贤容众，嘉善而矜⑪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谓华曰："公门置甲兵栏骑，当是致疑于仆也。将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言；智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应，而使人防御甚严。

时丰城⑫令雷焕，字孔章，博物士也，来访华，华以书生白之。

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猎犬试之？"乃命犬以试，竟无惮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为妖，以犬试我，遮莫⑬千试万虑，其能为患乎？"华闻盖怒曰："此必真妖也。闻魑魅忌狗，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复别。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则形立见。"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华曰："世传燕昭王墓前华表木，已经千年。"乃遣人伐华表。

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儿来，问使曰："君何来也？"使曰："张司空有一年少来谒，多才巧辞，疑是妖魅。使我取华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智，不听我言，今日祸已及我，其可逃乎？"乃发声而泣，倏然不见。

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将木归。燃之以照书生，乃一斑狐。华曰："此二物值⑭我，千年不可复得。"乃烹之。（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张茂先》）

【注释】

① 张华(232—300)：晋范阳方城人，字茂先，官至司空。华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雅爱荐举人物，士有一善辄为之推誉。其诗辞藻华丽，原有集，后散佚。文集亦失传。后人有辑本《张茂先集》。

② 华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诽路的木柱。晋崔豹《古今注》下《问答释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亦以表识衢路也。"本文中的华表可能用作燕昭王坟墓上的标志。

③ 笼络：笼与络皆为羁绊牲畜的工具，引申为驾驭、控制之意。

④ 刺：犹今之名片。

⑤ 总角：古代男女未成年前束发为两结，形状如角，故称总角。

⑥ 声实：指形式和内容。

⑦ 三史：魏晋六朝以《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为三史。

⑧ 包：包览，包括。十圣：其义不明，或指十帝，即前后汉的十位帝王，举其概数而言。

⑨ 三才：天、地、人称三才。

⑩ 五礼：古代以祭祀的事为吉礼，冠婚事为嘉礼，宾客事为宾礼，军旅事为军礼，丧葬事为凶礼。合称五礼。

⑪ 矜：怜悯。

⑫ 丰城：县名，晋改置，在江西省中部。

⑬ 遮莫：这么。

⑭ 值：遇到。

狐戴骷髅

昔僧志玄，河朔人也。工五步罡①，持清洁戒行。不衣纱縠，唯着布衣。行历州邑，不住城中寺宇，惟宿郭外山林。至绛州城东十里，夜宿于墓林下。月明如昼，忽见一野狐，于林下将枯骨髑髅安头上，便摇之，落者弃却。如此三四度，摇之不落，乃取草叶装束于身体，逡巡化为一女子，眉目如画，世间无比，着素衣。

于行路立犹未定，忽闻东北上有鞍马行声，此女子便作哭泣，哀悲不堪听②。俄有一人乘马而来，见女子哀泣，下马曰："娘子深夜何故在此？意如何？仆愿闻之。"女子掩泣而对曰："妾住易州③，前年为父母聘与北门张氏为新妇，不幸妾夫去岁早亡，家事沦落，无所依投。尊堂④远地，岂知此孤苦。妾思父母心切，拟归易州。缘女子不悉路途，所以悲恨。若何问之？"使人曰："适将谓女子哀怨别事，某不敢言。若要[illegible]乡，亦小事。某是易州等职，昨因差使，今却返易州。娘子若不嫌鞭马稍粗，仆愿辄借，便请上马，赴前程。"女子乃收泪谢曰："若能如此，负戴恩德，何可忘也。

言讫，请娘子上马之次⑤，志玄从墓林而出，语军使曰："此非人类，是妖狐化之。"军人曰："和尚莫漫语相诬此女子。"志玄曰："君若不信，可住少时，当与君变却。"军人曰："是实否？"于是志玄结印，口诵真言，振锡⑥大喝："何不速变本形。"女子闷绝而倒，化为老狐而死，鲜血交流，枯髑髅草叶尚满其身。军人见之，方信是实，遂顶礼再拜，嗟讶而去。（出《搜神后记》）

【注释】

① 工五步罡：其义不详。
② 不堪听：不能听，不忍听。
③ 易州：州名，隋改南营州置，因境内有易水得名。治今易县，后置易县为州治。
④ 尊堂：母亲的尊称。
⑤ 请娘子上马之次：请娘子上马的时候。次，次第，接下来。这里为意译。
⑥ 锡：锡杖，僧所持之杖，亦称禅杖。

镜照“鹦鹉”

隋汾①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②。”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③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④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

大业⑤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⑥，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邽⑦陈思恭义女，思恭妻郑氏，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惬，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劫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狐，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羞复故体。愿缄于匣⑧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缄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

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出王度《古镜记》）

【注释】

① 隋：隋代。汾：汾地，即今山西太原地区。
② 远人：远远逃避开人。
③ 十二辰位：即指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畜：古人常用十二种动物配十二地支来记人的生年，故地支又用各种畜类来表达，它们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犬、猪。地支与十二畜类的配合合称十二属或十二生肖。
④ 字书：犹今之《词典》。
⑤ 大业：隋炀帝杨广年号。大业七年：公元612年。
⑥ 税驾：解驾、停车，即指休息或归宿。
⑦ 下邽：地名，故地在今陕西渭南县东北。
⑧ 缄于匣：收藏在镜盒里。

狐　戏

唐国子监① 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②，有野狐假简形，讲一纸书而去。须臾简至，弟子怪问之。简异曰："前来者必野狐也。"讲罢归舍，见妹坐络丝③，谓简曰："适煮菜冷，兄来何迟？"简坐，久待不至，乃责其妹。妹曰："元不见兄来，此必是野狐也，更见即杀之。"明日又来，见妹坐络丝，谓简曰："鬼魅适向舍后。"简遂持棒，见真妹从厕上出来，遂击之。妹号叫曰："是儿。"简不信，因击杀之。问络丝者，化为野狐而走。（出《朝野金载》，原名《张简》）

【注释】

① 国子监：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
② 《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古又名《昭明文选》。选录先秦至梁的各体诗文，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唐时可能为诸生的重要阅读书目。
③ 络丝：缠丝。

狐　书

杭州有王生者，建中①初，辞亲之上国②，收拾旧业，将投于亲知，求一官耳。行至圃田③，下道，寻访外家④旧庄。日晚，柏林中见二野狐倚树如人立，手执一黄纸文书，相对言笑，旁若无人。生乃叱之，不为变动。生乃取弹，因引满弹之，且中其执书者之目。二狐遗书而走，王生遽往，得其书。才一两纸，文字类梵书而莫究识，遂缄于书袋中而去。

其夕，宿于前店，因话于主人，方讶其事。忽有一人携装来宿，眼疾之甚，若不可忍，而语言分明。闻王之言曰："大是异事，如何得见其书？"王生方将出书，主人见患眼者一尾垂下床，因谓生曰："此狐也。"王生遽收书于怀中，以手摸刀逐之。则化为狐而走。一更后，复有人扣门。王生心动曰："此度更来，当与刀箭敌汝矣。"其人隔门曰："尔若不还我文书，后无悔也。"自是更无消息。

王生秘其书，缄縢⑤甚密。行至都下⑥，以求官伺谒之事，期方赊缓，即乃典贴旧业田园，卜居近坊，为生生之计⑦。月余，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缞裳入门，手执凶讣。王生迎而问之，则生丁家难⑧已数日。闻之恸哭。生因视其书，则母之手字云："吾本家秦，不愿葬于外地。今江东田地物业，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业，可一切处置，以资丧事。备具皆毕，然后自来迎接。"王生乃尽货田宅，不候善价⑨。得其资，备涂刍之礼⑩，无所欠少。既而复篮舆⑪东下，以迎灵榇。

及至扬州，遥见一船子，上有数人，皆喜笑歌唱。渐近视之，则皆王生之家人也。意尚谓其家货之，今属他人矣。须臾，又有小弟妹搴帘而出，皆彩服笑语。惊怪之际，则其家人船上惊呼，又曰："郎君来矣，是何服饰之异也！"王生潜令人问之，乃见其母惊出。生遽毁其缞绖，行拜而前。母迎而问之，其母骇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遗书，乃一张空纸耳。母又曰："吾所以来此者，前月

得汝书云，近得一官，令吾尽货江东之产，为入京之计。今无可归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书，又一空纸耳。王生遂发使入京，尽毁其凶丧之具。因鸠集余资，自淮却扶侍。且往江东，所有十无一二，才得数间屋，至以庇风雨而已。

有弟一人，别且数岁，一旦忽至，见其家道败落，因征其由。王生具话本末，又述妖狐事，曰：“但应以此为祸耳。”其弟惊嗟，因出妖狐之书以示之。其弟才执其书，退而置于怀中，曰：“今日还我天书。”言毕，乃化作一狐而去。（出《灵怪录》，原名《王生》）

【注释】

① 建中：唐德宗李适年号（780—784）。
② 上国：京师，首都。
③ 圃田：古泽薮名，也作甫田，地在今河南中牟县西。
④ 外家：外祖父母家，舅家。
⑤ 缄縢：缄封。
⑥ 都下：亦指京城。
⑦ 生生之计：维持生活的安排。生生，使生命得以存留。前“生”字为动词，后名词。
⑧ 丁家难：指家中死了父母，亦作丁忧。
⑨ 不候善价：不等待卖好价钱，犹言贱卖。
⑩ 涂刍之礼：即葬礼。涂，泥车，古时送葬用的明器。刍，刍灵，茅草扎成的人马，古代殉葬用品。《礼·檀公》下：“涂车、刍灵，自古有之。”
⑪ 篮舁：用篮子装着运送。

叩头野狐

唐牛肃有从舅常过浑池①，因至西北三十里谒田氏子。去田氏庄十馀里，经岅险②，多栎林，传云中有魅狐。往来经之者，皆结侣乃敢过。

舅既至，田氏子命老竖③往浑池市酒馔。天未明，竖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竖一足又跛，问何故。竖曰：“适至栎林，为一魅狐所绊，因蹶而仆，故伤焉。”问何以见魅。竖曰：“适下坡时，狐变为妇人，遽来追我。我惊且走，狐又疾行，遂为所及，因倒且损。吾恐魅之为怪，强起击之。妇人口但哀祈，反谓我为狐，屡云：

'叩头野狐！叩头野狐！'吾以其不自知④，因与痛手⑤，故免其祸。"田氏子曰："汝无击人，妄谓狐耶？"竖曰："吾虽苦击之，终不改妇人状耳。"田氏子曰："汝必误损他人，且入户。"日入，见妇人体伤蓬首，过门而求饮。谓田氏子曰："吾适栎林，逢一老狐变为人。吾不知是狐，前趋为伴。同过栎林，不知老狐却伤我如此。赖老狐去，余命得全。妾北村人也，渴故求饮。"田氏子恐其见苍头⑥也，与之饮而遣之。（出《纪闻》，原名《田氏子》）

【注释】

① 牛肃：唐玄宗朝人，曾任岳州刺史，志怪小说家，有《纪闻》一书传世。从舅：母亲的叔伯兄弟称从舅。渑池：一作黾池，因南有黾池得名，在今河南黾池县西。
② 岌险：高耸险峻之处。
③ 老竖：老仆，老佣人。
④ 不自知：不自知是狐。
⑤ 痛手：打痛了我的手。
⑥ 苍头：亦指仆人。古时仆御常用苍头巾裹头，故称苍头。

三 狐 治 病

唐贞元中，江陵少尹① 裴君者，亡其名。有子，十余岁，聪敏，有文学，风貌明秀。裴君深爱之。忽被病，旬日益甚，医药无及。裴君方求道术士为呵禁② 之，冀瘳其疾。有叩门者，自称高氏子，以符术为业。裴即延入，令视其子。生曰："此子非他疾，乃妖狐所为耳。然某有术能愈之。"即谢而祈焉。生遂以符术考召③，仅食顷，其子忽起，曰："某病今愈。"裴君大喜，谓高生为真术士，具饮食，已而厚赠缯帛，谢遣之。生曰："自此当日日来候耳。"遂去。

其子他疾虽愈，而常神魂不足，往往狂语，或哭笑，不可禁。高生每至，裴君即以此祈之。高生曰："此子精魄已为妖魅所夺，今尚未还耳。不旬日当间，幸无以尤。"裴信之。居数日，又有王生者，自言有神符，能以呵禁除去妖魅疾，来谒。裴与语，谓裴曰："闻君爱子被病，且未瘳，愿得一见矣。"裴即使见其子，生大惊曰："此郎君

病狐也。不速治，当加甚耳。”裴君因话高生，王笑曰：“安知高生不为狐？”乃坐，方设席为呵禁，高生忽至。既入，大骂曰：“奈何此子病愈，而乃延一狐于室内耶？即为病者耳。”王见高来，又骂曰：“果然妖狐！今果至，安用他术考召哉？”二人纷然相诟辱不已。

裴氏家方大骇异，忽有一道士至门，私谓家僮曰：“闻裴公有子病狐，吾善视鬼，汝但为请入谒。”家僮驰白，裴君出，具话其事。道士曰：“易愈耳。”入见二人，二人又诟曰：“此亦妖狐，安得为道士惑人？”道士亦骂之曰：“狐当处郊野墟墓中，何为挠人乎？”既而闭户相斗殴，数食顷。裴公益恐，其家僮惶惑，计无所出。及暮，忽阒然不闻其声，开户视之，见三狐卧地而喘，不动摇④矣。裴君尽鞭杀之。后其子旬月乃愈。（出《宣室志》卷十）

【注释】

① 少尹：官名。唐时诸郡皆置司马，后改为少尹，是府州的副职。
② 呵禁：呵止。犹指持法禁妖。
③ 考召：考，同拷。考召，召鬼怪来拷问。
④ 不动摇：即不动弹。

毒　狐

唐麟德① 时，上官翼为绛州司马②，有子年二十许，尝晓日③独立门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绝代，行过门前。此子悦之，便尔戏调，即求欢狎。因问其所止，将欲过之。女云：“我门户虽难④，郎州佐之子，两俱形迹，不愿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来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辞，此子将欲便留之，然渐见许。昏后徙倚俟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来。

经数日，而旧使老婢于牖中窥之，乃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断，终不能制。魅来转数⑤，昼夜不去。儿每将食，魅必夺之杯碗。此魅已饱，儿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⑥，剖⑦以贻儿。至手，魅已取去。翼颇有智数，因此密捣毒药。时秋晚，油麻新熟。翼令熬两

叠⑧，以一置毒药。先取好者作啖，偏与妻子。末乃与儿一啖，魅便接去。次以和药者作啖，与儿，魅亦将去。连与数啖。忽变作老狐，宛转而仆。擒获之，登⑨令烧毁讫，合家欢庆。

此日昏后，闻远处有数人哭声，渐须渐近，遂入堂后。并皆称冤，号擗甚哀。中有一叟，哭声每云："若痛老狐，何乃为喉咙枉杀腔幢⑩？"数十日间，朝夕来家，往往见有衣缞绖者。翼深尤之。后来渐稀，经久方绝，亦无害也。（出《广异记》，原名《上官翼》）

【注释】

① 麟德：唐高宗李治年号（664—666）。
② 绛州：州名，北周置，即今山西省新绛县。司马：隋唐州府佑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史之下。
③ 晓日：白昼。
④ 门户虽难：意指其去家里很困难。
⑤ 转数：变得次数频繁起来。
⑥ 作啖：作吃的。
⑦ 剖：分开。
⑧ 叠：揲或碟，古作叠。
⑨ 登：登时，即刻。
⑩ 此句意为：像这样地使我老狐痛苦，又为什么要为了喉咙的缘故（犹言好吃），冤枉地杀死了我的腔幢呢？腔幢，义不可解，且解作狐女的名字。

小狐治大狐

唐开元中，有李氏者，早孤，归于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虽不见形，言语酬酢① 甚备。累月后，其狐复来，声音少异。家人笑曰："此又别是一野狐矣。"狐亦笑云："汝何由得知？前来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顷者② 我欲取韦家女，造一红罗半臂③。家兄无理盗去，令我亲事不遂，恒欲报之，今故来此。"

李氏因相辞谢，求其禳理。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王相之日④，必当来此，大相扰乱，可且令女掐无名指第一节以禳之。"言讫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掐指节。狐以药颗如菩提子大六七枚，掷女饭碗中，累掷不中，惊叹甚至。大言⑤ 云："会当入嵩岳

学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妇持其药者，惧复弃之。人问其故，曰：“野狐媚我。”狐慢骂云：“何物老妪，宁有人用此辈！”

狐去之后，小狐复来曰：“事理如何？言有验否？”家人皆辞谢。曰：“后十余日，家兄当复来，宜慎之。此人与天曹⑥已通，符禁之术，无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欲至时，当复至此。”将至其日，小狐又来。以药裹如松花，授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车骑载女，出东北行，有骑相追者，宜以药布车后，则免其横⑦。”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载女行五六里。甲骑追者甚众。且欲至，乃布药。追者见药，止不敢前。

是暮，小狐又至，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当得永免，我亦不复来矣。”李氏再拜固求。狐乃令取东引桃枝，以朱书板上，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⑧，以符安大门及中门外钉之，必当永无怪矣。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适人，后数载，竟失之也。（出《广异记》，原名《李氏》）

【注释】

① 酬酢：朝聘应享之礼，主客相互敬酒。主酌以敬宾曰献，宾还答曰酢，主复答敬曰酬。这里指一般的应酬交接。

② 顷者：不久以前。

③ 半臂：短袖衣。

④ 王相之日：术士术语，王日和相日。王日为四时正王之辰、四正之位、帝王之象，春寅、夏巳、秋申、冬亥；相日为四时官日之所生，相气之辰、宰相之象。春巳、夏申、秋亥、冬寅。王相日皆指吉辰，古代袭封、上官、赴任、临政等皆选择此日。这里犹言十四兄的吉利日子。

⑤ 大言曰：高声而自傲地说。意近大言不惭。

⑥ 天曹：天庭。

⑦ 横：横祸。

⑧ 作齐州县乡里胡绰、胡邈：画出齐州乡县里的胡绰、胡邈的形象。齐州：北魏改冀州置，治所历城（今济南市）。县乡里：乡县之间。胡绰、胡邈：当为当时齐地有名的术士。

咋狐犬

唐兖州李参军拜职赴上①，途次新郑逆旅，遇老人读《汉书》。李

因与交言，便及姻事。老人问先婚何家，李辞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当选婚好。今闻陶贞益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辞之？陶李为婚，深骇物听②。仆虽庸劣，窃为足下羞之。今去此数里，有萧公是吏部璿之族，门地③亦高。见有数女，容色殊丽。"李闻而悦之，因求老人绍介于萧氏，其人便许之。去久之方还，言萧公甚欢，敬以待客，李与仆御偕行。

既至萧氏，门馆清肃，甲第显焕。高槐修竹，蔓延连亘，绝世之胜境。初，二黄门持金倚床延坐。少时，萧出，著紫蜀衫，策鸠杖④，两袍裤⑤扶侧。雪髯神鉴，举动可观。李望敬之，再三陈谢。萧云："老叟悬车之所⑥，久绝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见过。"延李入厅，服玩隐暎，当世罕遇。寻荐珍膳，海陆交错⑦，多有未名之物。食毕觞宴⑧，老人乃云："李参军向欲论亲，已蒙许诺。"萧便叙数十句语，深有士风。作书与县官，请卜人克日。须臾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萧又作书与县官，借头花钗绢兼手力⑨等。寻而皆至。其夕，亦有县官来作傧相。欢乐之事，与世不殊。至入青庐⑩，妇人又姝美，李生愈悦。暨明，萧公乃言："李郎赴上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随去。宝钿犊车五乘，奴婢人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胜数。见者谓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健羡。

李至任，积二年，奉使入洛，留妇在舍。婢等并妖媚盅治，眩惑丈夫，往来者多经过焉。异日，参军王颙曳狗将猎，李氏群婢见狗甚骇，多骋而入门。颙素疑其妖媚，尔日心动，迳牵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门，不敢喘息。狗亦掣挛号吠。李氏妇门中大诟曰："婢等匝为犬咋，今尚遑惧。王颙何事牵犬入人家，同官为僚，独不为李参军之地乎？"颙意是狐，乃决意排窗放犬。咋杀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变。颙往白贞益，贞益往取验覆。见诸死狐，嗟叹久之。时天寒，乃埋一处。

经十余日，萧使君遂至，入门号哭，莫不惊骇。数日，来诣陶闻诉，言词确实，容服高贵。陶甚敬待，因收王颙下狱。王固执是狐，取前犬令咋萧。时萧陶对食，犬至，萧引犬头膝上，以手抚之，

然后与食。犬无搏噬之意。后数日，李生亦还，号哭累日。剡然发狂，啮王通身尽肿。萧谓李曰："奴辈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当日即欲开瘗，恐李郎被眩惑，不见信。今宜开视，以明奸妄也。"命开视，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贞益以颙罪重，锢身推勘⑪。颙私白云："已令持十万，于东都⑫取咋狐犬，往来可十余日。"贞益又以公钱百千益之。其犬既至，所由谒萧对事⑬。陶于正厅立待。萧入府，颜色沮丧，举动惶扰，有异于常。俄犬自外入，萧作老狐，下阶走数步，为犬咋死。贞益使验死者，悉是野狐。颙遂见免此难。（出《广异记》，原名《李参军》）

【注释】

① 拜职赴上：接受职务去赴任。
② 深骇物听：使世间事物都感到深深的震惊，极言事件的骇人听闻。古代陶李两姓为仇不能通婚，其事不详。
③ 门地：犹门第。
④ 鸠杖：杖头刻有鸠形的手杖。
⑤ 两袍裤：两位着袍裤的人。
⑥ 悬车之所：悬车，古人年七十辞官家居，废车不用，故曰悬车。悬车之所，犹言辞官家居的地方。
⑦ 水陆交错：水里、陆地出产、制作的各种食物交错地摆在宴席上。
⑧ 觞宴：酒宴。
⑨ 手力：官府担任杂役的小吏。
⑩ 青庐：古代婚俗，以青布幔为屋，于此交拜迎妇，称青庐。
⑪ 锢身推勘：被戴着枷锁推问审查。
⑫ 东都：指洛阳。
⑬ 所由谒萧对事：找原因请萧前来对质。

古墓狐精

襄阳宜城① 刘三客，本富室，知书，以庆元三年八月往西蜀作商。所赍财货数千缗，抵关下② 五里间，喜其山林秀粹，疑为神仙洞府，虽身作贾客，而好尚清虚之意甚切，欲深入游眺，置橐装于外，挟五仆皆往。

约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牌，视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尚无声，

莫下土非轻。反犬肩瓜走，那知米畔青。”其指意明白易晓，正惶惑间，逢樵夫执斧负薪，讴歌而至，异而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驻。”刘曰：“何谓也？”樵曰：“曾读碑记乎？缘向来鬼魅纵横，虑伤人性命，遂立石示人，以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当了然，何不速反！吾见之多矣，不暇谓谈说君③。”言毕不见。

刘恍若迷蒙，犹不肯信。又进数里许，与十七八岁女子遇，服布素之衣，颜容娴雅，诵一绝句，音声悲切云：“昨宵虚过了，俄尔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谁能伴阿娇④？”刘默念，此女必亡夫婿，在彼醮祭，怨词可伤，从而问故。至于再三，皆不答。刘曰：“料必良人家女子，既能吟咏，想深通文墨。”随和一诗挑之云：“夜夜栖寒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风景好，谁肯话同心？”女郎大笑，问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刘名辉字子昭。女曰：“是我个中人⑤也。”遂邀转山背，得大宅，梁栋宏伟，帘幙华洁，婢妾佳丽成行，置酒对饮。命引五仆于别舍，馔具亦腆盛。数酌之后，天色敛昏，女曰：“鸳衾久寂，凰枕长虚，今宵得侍刘郎，真为天幸，请缔一夕夫妇之好可乎？”刘谢曰：“正所愿。”于是携手入室，欢合极意。

酒醒迟明，乃卧一墓上草丛内，仆跧伏⑥石畔小穴中，方知正堕狐祟，赖性命不遭伤害耳。　（出《夷坚三志辛》卷二，原名《宣城客》）

【注释】

① 襄阳：州名，三国魏置，后有变更，隋唐时或称襄州，或称襄阳郡。治所襄阳（今襄樊市汉水南襄阳旧城）。宜城：县名，属襄阳郡，故城在今湖北宜城县南。

② 关下：城关之下。

③ 不暇谓谈说君：没有时间来与您细细谈论。

④ 阿娇：指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故事。汉班固《汉武故事》：汉武帝为太子时，长公主欲以女配帝，问曰：“阿娇好否？”帝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

⑤ 个中人：俗语，犹言意中人。

⑥ 跧伏：蜷伏。

狐　皮

成都府万景楼，士大夫燕集，多以画楼有祟，夜宿者死。一日有三四少年赌戏于楼下，笑曰："谁敢宿此楼上，翌日众当掠钱馈之。"中有一贫少年云："我当宿此。"天将暮，众散，贫少年留，独登其上，缘梁栖泊①。二更时，阴风淅淅，入窗划开②，贫少年疑曰："此必祟至矣！"未几，见一大狐狸来坐于椅上，左拔一毛，一灯光、一丫鬟出。右拔一毛，亦然。向尾拔一毛，竟成美妇人。自脱皮为衣，贴坐二丫鬟③执灯相与下楼，往往入市迷惑男子。贫少年伺其去，下梁携皮再上，踞梁而坐，观其所为。四更中，只妇人回，寻皮不见，跳梁久之，哭声哀甚。楼阁不见梁上之人。钟响，妇人哭曰："天败我。"遂坠楼下。天明，众人来，贫少年告之故，众往楼下寻着，乃一剥皮狐狸。事闻，郡太守以其能为众除害，赏千缗，并牒充巡检④。　（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原名《狐精媚人》）

【注释】

① 缘梁栖泊：爬到屋梁上栖息。
② 入窗划开：风入窗而把窗户刮开。
③ 贴坐二丫鬟：挨近所坐之处的二位丫环。
④ 巡检：官名，宋始置，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职权颇重。后以设置增多，职权渐小，受所在州县守令节制。

胡　媚　娘

黄兴者，新郑驿卒①也。偶出，夜归，倦憩林下，见一狐拾人髑髅戴之，向月拜，俄化为女子，年十六七，绝有姿容，哭新郑道上，且哭且行。兴尾其后，觇之，狐不意为兴所窥，故作娇态。兴心念曰："此奇货可居。"乃问曰："谁氏女子，敢深夜独行乎？"对曰："奴杭州人，姓胡，名媚娘，父调官陕西，适被盗于前村，父母兄弟，俱死寇手，财物为之一空。独奴伏深草，得存残喘至此。今孤苦一

身，无所依托，将投水而死，故此哭耳。”兴曰：“吾家虽贫贱，幸不乏馆粥，荆妻复淳善，可以相容，汝能安吾家乎？”女忍泪拜谢曰：“长者见怜，真再生之父母也。”随至兴家，复以前语告兴妻。妻见女婉顺，亦善视之，而兴终不言其故。

时进士萧裕者，八闽②人，新除耀州判官③，过新郑，与新郑尹彭致和为中表兄弟，因访致和；致和宿之馆驿。黄兴供役驿中，见裕年少，迭宕非端士，且所携行李甚富，乃语妻曰：“吾贫行可脱矣。”因欲动裕，数令媚娘汲水井上，使裕见之。裕果喜其艳也，即求娶为妾。兴曰：“官人必欲娶吾女，非十倍财礼不可。”裕不吝，倾赀成之，携以抵任。

媚娘赋性聪明，为人柔顺，上自太守④之妻，次及众官之室，各奉绿罗一端，胭脂十帖。事长抚幼，皆得其欢心。由是内外称誉，人无间言。其或宾客之来，裕不及分付，而酒馔之类，随呼即出，丰俭举得其宜。暇则躬自纺绩，亲缲蚕丝，深处闺房，足不履外阈。裕有疑事，辄以咨之，即一一剖析，曲尽其情。裕自诧得内助，而僚寀⑤之间，亦信其为贤妇人也。未几，藩府⑥闻裕才能，檄委催粮于各府。媚娘语裕曰：“努力公门，尽心王事。闺闱细务，妾可任之。惟当保重千金之身，以图报涓埃⑦之万一，慎勿以家自累也。”裕颔之而别。因前进，宿于重阳宫。道士尹澹然见之，私语裕吏周荣曰：“尔官妖气甚盛，不治将有性命之忧。”荣以告，裕叱之曰：“何物道士，敢妄言耶？”

是年冬末，粮完回州署。时届春暮，而裕病矣，面色萎黄，身体消瘦，所为颠倒，举止仓皇。同寅为请医服药，百无一效，然莫晓其染疾之因。周荣忽忆尹澹然之言，具白于太守。太守以问裕，裕曰：“然！”于是谓同知刘恕曰：“萧君卧病，皆云有祟，吾辈不可坐视。”刘曰：“盍请尹道士而治之乎？”守即具书币，遣周荣赍诣重阳宫，请澹然，澹然曰：“渠不信吾语，致有今日。然道家以济人为事，可吝一行乎？”便偕荣至，守出迎，以裕疾求救为请。澹然屏人告守曰：“此事吾久已知。彼之宅眷，乃新郑北门老狐精也，化为女子，惑人

多矣，若不亟去，祸实叵测。”守惊愕曰：“萧君内子，众所称贤，安得遽有此论哉？”澹然曰：“姑俟明朝，便可见矣。”

乃就州衙后堂结坛。次日午，澹然按剑书符，立召神将，须臾邓、辛、张三帅⑧，森立坛前。澹然焚香誓神曰：“州判萧裕，为妖狐所惑，烦公等即为剿除。”乃举笔书檄，付帅持去。其文曰：

上清杀伐雷府分司，照得：二气始判，而天高地下，自此奠其仪；三才已分，而物化人生，亦各从其类。念幅员之既广，慨狐魅之滋多。缉木叶以为衣，冠髑髅而改貌。击尾出火⑨以作祟，听冰渡水⑩而致疑。所以百丈⑪破因果之禅，大安⑫入罗汉之地。再思⑬多佞，难逃两脚⑭之讥；司空博闻，能识千年之怪⑮。况萧裕乃八闽进士，七品命官，而敢荐尔腥臊，夺其精气，投身驿传之卒，作配缙绅之流，恣乌合⑯而弗惭，怀豕心⑰而未已。绥绥⑱厥状，紫紫⑲其名，过可文乎？言之丑也！郡城隍失于觉察，权且姑容，衙土地乃尔隐藏，另行究治。其青丘⑳之正犯，论黑簿㉑之严刑，押赴市曹，毙于雷斧。使虎威㉒之莫假，庶兔悲㉓而有惩。九尾尽诛，万劫不赦。耀州衙速令清净，新郑驿永绝根苗。长闭鬼门之关，一准酆都之律。布告庙社，咸使风闻。

俄而黑云滃墨，白雨翻盆，霹雳一声，媚娘已震死阒阒㉔矣。守卒僚属往视，乃真狐也，而人髑髅犹在其首。各家宅眷，急取其所赠诸物观之，其绿罗则芭蕉叶数番，胭脂则桃花瓣数片，以示于裕，裕始释然。尹公命焚死狐，瘗之僻处，镇以铁简㉕，使绝迹焉。然后取丹砂、蟹黄㉖、篆香㉗与裕服，而拂袖归山，飘然不顾矣。裕疾愈，始以娶媚娘事告太守，遣人于新郑问黄兴。兴已移居，家道殷富，不复为驿卒，盖得裕聘财所致耳。始略言嫁狐之实于人。询者归，具以告太守。众乃信狐之善惑，而神澹然之术焉。（出《剪灯余话》卷二）

【注释】

① 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驿卒：旧时交通不便，凡公文书信派人骑马或步行传递，马传叫驿，步行叫邮，停马和止宿的地方叫驿亭或邮亭。驿卒，即在驿里当差承应的人。

② 八闽：即福建省，元代分为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明改为八府，故称八闽。

③ 耀州：今陕西省耀县。判官：唐时凡节度、观察、防御诸使，都有判官为僚属。宋时除以上诸使外，其余团练、宣抚、安抚、制置、转运、提刑、常平诸使，都有判官以判公事。元以后不置。

④ 太守：知府。

⑤ 僚寀：一同做官的人。

⑥ 藩府：一省行政长官。

⑦ 涓埃：比喻微末。

⑧ 邓辛张三帅：神话传说，雷部有二十四位天神，为首三位的名字是：邓忠、辛环、张节。

⑨ 击尾出火：《玄中记》说："狐到一百岁，礼北极而变化为男女淫妇以惑人，又能击尾出火。"

⑩ 听冰渡水：《述征记》："狐善听，听冰下无水声，然后过河。"又古俚语："狐欲渡河，无如尾何！"意谓狐的尾巴重，容易落在水里。

⑪ 百丈：唐高僧怀海，闽人，马祖道一的弟子。住新吴的百丈山，故号百丈。卒谥大智禅师。

⑫ 大安：唐高僧，常在市中击铜钵，唱大安、大安的声音，故时人叫他大安。

⑬ 再思：指唐朝杨再思。他为人机智而又卑谄善辩，戴令言曾作《两脚野狐赋》以讥笑他。

⑭ 两脚：袁凯诗："狐狸向人呼姓名，两脚直立当前行。"

⑮ 司空：指张华。千年之怪：指狐精。张华除狐事详见本类《狐辨》。

⑯ 乌合：仓卒集合的徒众。

⑰ 豕心：贪婪的心。

⑱ 缕缕：毛长的样子。

⑲ 紫紫：《名山记》："狐狸是古时的淫妇，名叫紫，化为狐。所以人称狐精为阿紫。

⑳ 青丘：《瑞应编》："九尾狐，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国。"

㉑ 黑簿：古时刑部的簿籍，封面为黑色，故称。

㉒ 虎威：《战国策》："狐假虎威。"比喻借威势吓人。

㉓ 兔悲：狐死兔悲，比喻物伤其类。

㉔ 闤阓：市肆。

㉕ 铁简：道家用的镇压器，以铁制成简形。

㉖ 蟹黄：雌蟹的卵巢叫黄。

㉗ 篆香：香屑或香灰。

狐　尾

董生字遐思，青州之西鄙①人。冬月薄暮，展被于榻而炽炭焉。方将篝灯，适友人招饮，遂扃户去。至友人所，坐有医人，善太素

脉②，遍诊诸客。末顾王生九思及董曰："余阅人多矣，脉之奇无如两君者，贵脉而有贱兆，寿脉而有促征③，此非鄙人所敢知也。然而董君实甚。"共惊问之。曰："某至此亦穷于术，未敢臆决，愿两君自慎之。"二人初闻甚骇，既以模棱语，置不为意。

半夜董归，见斋门虚掩，大疑。醺中自忆，必去时忙促，故忘扃键。入室未遑④燕火，先以手入衾中探其温否。才一探入，腻有卧人，大惊，敛手。急火之，竟为姝丽，韶颜稚齿，神仙不殊。狂喜，戏探下体，则毛尾修然。大惧，欲遁。女已醒，出手捉生臂，问："君何往？"董益惧，战栗哀求，愿乞怜恕。女笑曰："何所见而畏我？"董曰："我不畏首而畏尾。"女又笑曰："君误矣。尾于何有？"引董手，强使复探则髀肉如脂，尻骨童童。笑曰："何如？醉态朦胧，不知伊何，遂诬人若此。"董固喜其丽，至此益惑，反自咎适然之错，然疑其所来无因。女曰："君不忆东邻之黄发女乎？屈指移居者已十年矣。尔时我未笄，君垂髫也。"董恍然曰："卿周氏之阿瑣耶？"女曰："是矣。"董曰："卿言之，我仿佛忆之。十年不见，遂苗条如此。然何遽能来？"女曰："妾适痴郎四五年，翁姑相继逝，又不幸为文君⑤。剩妾一身，茕无所依。忆孩时相识者惟君，故来相见就。入门已暮，邀饮者适至，遂潜隐以待君归。待之既久，足冰肌栗，故借被以自温耳，幸勿见疑。"董喜，解衣共寝，意殊自得。月余渐羸瘦，家人怪问，辄言不自知。久之，面目益支离⑥，乃惧，复造善脉者诊之。医曰："此妖脉也。前日之死征验矣，疾不可为也。"董大哭不去，医不得已，为之针手灸脐，而赠以药。嘱曰："如有所遇，力绝之。"董亦自危。既归，女笑要之。怫然曰："勿复相纠缠，我行且死！"走不顾。女大惭，亦怒曰："汝尚欲生耶！"至夜，董服药独寝，甫交睫，梦与女交，醒已遗矣。益恐，移寝于内，妻、子夹守之。梦如故，窥女子已失所在。积数日，董吐血斗余而死。

王九思在斋中，见一女子来，悦其美而私之。诘所自，曰："妾遐思之邻也。渠旧与妾善，不意为狐惑而死。此辈妖气可畏，读书人适慎相防。"王益佩之⑦，遂相欢待。居数日，迷罔病瘠，忽梦董

曰："与君好者狐也。杀我矣，又欲杀我友。我已诉之冥府泄此幽愤。七日之夜，当灶香室外，勿忘却。"醒而异之。谓女曰："我病甚，恐委沟壑，或劝勿室⑧也。"女曰："命当寿，室亦生；不寿，勿室亦死也。"坐与调笑，王心不能自持，又乱之，已而悔之，而不能绝。及暮插香户上，女来拔弃之。夜又梦董来嚷其违嘱。次夜暗嘱家人，俟寝后潜灶香室外。女在榻上忽惊曰："又置香也。"王言不知。女急起得香，又折灭之。入曰："谁教君为此者？"王曰："或室人忧病，听巫家厌禳⑨耳。"女彷徨不乐。家人潜窥香灭，又灶之。女忽叹曰："君福泽良厚。我误害遐思而奔子，诚我之过，我将与彼就质于冥曹。君如不忘夙好，勿坏我皮囊⑩也。"逡巡下榻，仆地而死。烛之，狐也。犹恐其活，遽呼家人，剥其革而悬焉。王病甚，见狐来曰："我诉诸法曹。法曹谓董君见色而动，死当其罪；但咎我不当惑人，追金丹去，复令还生。皮囊何在？"曰："家人不知，已脱之矣。"狐惨然曰："余杀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⑪！"恨恨而去。王病几危，半年乃瘥。　（出《聊斋志异》卷二，原名《董生》）

【注释】

① 青州：州府名，故治在今山东益都县。西鄙：西边。
② 太素脉：一种诊脉的方式。太素：构成宇宙的原初物质。太素脉，是一种寻根溯源的探脉，据说能预测人的未来。
③ 促征：促，逼迫；征，迹象、征兆。这里指有促使人短寿的征兆。
④ 未遑：遑，闲暇。未遑，没有来得及。
⑤ 不幸为文君：文君指卓文君，这里作孀妇的代称。
⑥ 支离：本为分散，残缺。这里作衰颓、枯瘦解。
⑦ 益佩之：更加钦佩她。
⑧ 室：与女子同室而居，借指男女性合。
⑨ 听：听任。厌禳：驱除。
⑩ 皮囊：身躯。
⑪ 然忍哉君乎！：然而您太残忍了！这里忍字提前以示强调。

狐姐鬼妹

桑生名晓，字子明，沂州①人。少孤，馆于红花埠。桑为人静

穆自喜，日再出，就食② 东邻，余时坚坐而已。东邻生戏曰："君独居，不畏鬼狐耶？"笑答曰："丈夫何畏鬼狐？雄来吾有利剑，雌者尚当开门纳之。"邻生归与友谋，梯妓于垣而过之，弹指叩扉。生窥问其谁，妓自言为鬼。生大惧，震震有声，妓逡巡自去。邻生早至生斋，生述所见，且告将归。邻生鼓掌曰："何不开门纳之？"生顿悟其假，遂安居如初。

积半年，一女子夜来叩斋，生意友人之复戏也，启门延入，则倾国之姝。惊问所来。曰："妾莲香，西家妓女。"埠上青楼③故多，信之。息烛登床，绸缪甚至。自此，三五宿辄一至。

一夕独坐凝思，一女子翩然入。生意其莲，承逆与语。靓面殊非，年仅十五六，躲袖④垂鬟，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大愕，疑为狐。女曰："妾良家女，姓李氏。慕君高雅，幸能垂盼⑤。"生喜，握其手，冷如冰，问："何凉也？"曰："幼质单寒，夜蒙霜露，那得不尔。"既而罗襦衿解，俨然处子。女曰："妾为情缘，葳蕤之质⑥，一朝失守，不嫌鄙陋，愿常侍枕席。房中得毋有人否？"生云："无他，止一邻娼，顾亦不常至。"女曰："当谨避之。妾不与院中人等，君秘勿泄。彼来我往，彼往我来可耳。"鸡鸣欲去，赠绣履一钩，曰："此妾下体所着，弄之足寄思慕。然有人慎勿弄也！"受而视之，翘翘如解结锥⑦，心甚爱悦。越夕无人，便出审玩。女飘然忽至，遂相款昵。自此每出履，则女必应念而至。异而诘之。笑曰："适当其时耳。"

一夜莲来，惊曰："郎何神气萧索⑧？"生言："不自觉。"莲便告别，相约十日。去后，李来恒无虚夕。问："君情人何久不至？"因以相约告。李笑曰："君视妾何如莲香美？曰："可称两绝。但莲卿肌肤温和。"李变色曰："君谓双美，对妾云尔。渠必月殿仙人，妾定不及。"因而不欢。乃屈指计十日之期已满，嘱勿漏，将窃窥之。次夜莲香果至，笑语甚洽。及寝，大骇曰："殆矣！十日不见，何益惫损？保无有他遇否？"生询其故。曰："妾以神气验之，脉析析如乱丝，鬼症也。"次夜李来，生问："窥莲香何似？"曰："美矣。妾固谓世间无此佳人，果

狐也。去，吾尾之，南山而穴居。"生疑其妒，漫应之。逾夕戏莲香曰："余固不信，或谓卿狐者。"莲亟问："是谁所云？"笑曰："我自戏卿。"莲曰："狐何异于人？"曰："惑之者病，甚则死，是以可惧。"莲香曰："不然。如君之年，房后三日精气可复，纵狐何害？设旦旦而伐之，人有甚于狐者矣。天下病尸瘵鬼，宁皆狐蛊死⑨耶？虽然，必有议我者。"生力白其无，莲诘益力。生不得已，泄之。莲曰："我固怪君惫也。然何遽至此？得勿非人乎？君勿言，明宵当如渠窥妾者。"是夜李至，才三数语，闻窗外嗽声，急亡去。莲入曰："君殆矣！是真鬼物！昵其美而不速绝，冥路近矣！"生意其妒，默不语。莲曰："固知君不忘情，然不忍视君死。明日当携药饵，为君以除阴毒。幸病蒂尤浅，十日恙当已。请同榻以视痊可。"次夜果出刀圭药⑩啖生。顷刻，洞下三两行，觉脏腑清虚，精神顿爽。心虽德之，然终不信为鬼。莲香夜夜同衾偎生，生欲与合，辄止之。数日后肤革充盈。欲别，殷殷嘱绝李，生谬应之。及闭户挑灯，辄捉履倾想，李忽至。数日隔绝，颇有怨色。生曰："彼连宵为我作巫医，请勿为怼⑪，情好在我。"李稍怿。生枕上私语曰："我爱卿甚，乃有谓卿鬼者。"李结舌良久，骂曰："必淫狐之惑君听也！若不绝之，妾不来矣！"遂呜呜饮泣。生百词慰解乃罢。隔宿莲香至，知李复来，怒曰："君必欲死耶！"生笑曰："卿何相妒之深？"莲益怒曰："君种死根，妾为若除之，不妒者将复何如？"生托词以戏曰："彼云前日之病，为狐祟耳。"莲乃叹曰："诚如君言，君迷不悟，万一不虞，妾百口何以自解？请从此辞。百日后当视君于卧榻中。"留之不可，怫然径去。由是与李夙夜必偕。约两月余，觉大困顿。初犹自宽解，日渐羸瘠，惟饮馆粥一瓯。欲归就奉养，尚恋恋不忍遽去。因循数日，沉绵不可复起。邻生见其病惫，日遣馆僮馈给食饮。生至是始疑李，因谓李曰："吾悔不听莲香之言，以至于此！"言讫而瞑。移时复苏，张目四顾，则李已去，自是遂绝。生羸卧空斋，思莲香如望岁。

一日方凝想间，忽有搴帘入者，则莲香也。临榻哂曰："田舍郎⑫，我岂妄哉！"生哽咽良久，自言知罪，但求拯救。莲曰："病入膏

育，实无救法。姑来永诀，以明非妒。”生大悲曰：“枕底一物，烦代碎之。”莲搜得履，持就灯前，反复展玩。李女欻入，卒见莲香，返身欲遁。莲以身闭门，李窘急不知所出。生责数之，李不能答。莲笑曰：“妾今始得与阿姨面相质。昔谓郎君旧疾，未必非妾致，今竟何如？”李俯首谢过。莲曰：“佳丽如此，乃以爱结仇耶？”李即投地陨泣，乞垂怜救。莲遂扶起，细诘生平。曰：“妾，李通判女，早夭，瘗于墙外。已死春蚕，遗丝未尽⑬。与郎偕好，妾之愿也；致郎于死，良非素心。”莲曰：“闻鬼利人死，以死后可常聚，然否？”曰：“不然！两鬼相逢，并无乐处。如乐也，泉下少年郎岂少哉！”莲曰：“痴哉！夜夜为之，人且不堪，而况于鬼！”李问：“狐能死人，何术独否？”莲曰：“是采补⑭者流，妾非其类。故世有不害人之狐，断无不害人之鬼，以阴气盛也。”生闻其语，始知鬼狐皆真，幸习常见惯，颜不为骇。但念残息如丝，不觉失声大痛。莲顾问：“何以处郎君者？”李赧然逊谢。莲笑曰：“恐郎强健，醋娘子要食杨梅⑮也。”李敛衽曰：“如有医国手⑯，使妾得无负郎君，便当埋首地下，敢复腼然于人世耶！”莲解囊出药，曰：“妾早知有今，别后采药三山⑰，凡三阅月，物料始备，瘵蛊至死，投之无不苏者。然症何由得，仍以何引⑱，不得不转求效力。”问：“何需？”曰：“樱口中一点香唾耳。我一丸进，烦接口而唾之。”李晕生颐颊，俯首转侧而视其履。莲戏曰：“妹所得意惟履耳！”李益惭，俯仰若无所容。莲曰：“此平时熟技，今何吝焉？”遂以丸纳生吻，转促逼之，李不得已唾之。莲曰：“再！”又唾之。凡三四唾，丸已下咽。少间腹殷然如雷鸣，复纳一丸，自乃接唇而布以气。生觉丹田火热，精神焕发。莲曰：“愈矣！”

李听鸡鸣，徬徨别去。莲以新瘥，尚须调摄，就食非计，因将户外反关，伪示生归，以绝交往，日夜守护之。李亦每夕必至，给奉殷勤，事莲犹姊，莲亦深怜爱之。居三月生健如初，李遂数夕不至；偶至，一望即去。相对时亦悒悒不乐。莲常留与共寝，必不肯。生追出，提抱以归，身轻若刍灵⑲。女不得遁，遂着衣偃卧，跷其体不盈二尺。莲益怜之，阴使生狎抱之，而撼摇亦不得醒。生睡去，

觉而索之已杳。后十余日更不复至。生怀思殊切，恒出履共弄。莲曰："窃娜如此，妾见犹怜，何况男子！"生曰："昔日弄履则至，心固疑之，然终不料其鬼。今对履思容，实所怆恻。"因而泣下。

先是，富室张姓有女子燕儿，年十五，不汗而死。终夜复苏，起顾欲奔。张扃户，不得出。女自言："我通判女魂。感桑郎眷注，遗舄犹存彼处。我真鬼耳，锢我何益？"以其言有因，诘其至此之由。女低徊反顾，茫不自解。或有言桑生病归者，女执辨其诬。家人大疑。东邻生闻之，逾垣往窥，见生方与美人对语。掩入逼之，张皇间已失所在。邻生骇诘。生笑曰："向固与君言，雌者则纳之耳。"邻生述燕儿之言。生乃启关，将往侦探，苦无由。张母闻生果未归，益奇之。故使佣媪索履，生遂出以授。燕儿得之喜。试着之，鞋小于足者盈寸，大骇。揽镜自照，忽恍然己之借躯以生也者，因陈所由。母始信之。女镜面大哭曰："当日形貌，颇堪自信，每见莲姊，犹增惭怍。今反若此，人也不如其鬼也！"把履号啕，劝之不解。蒙衾僵卧，食之，亦不食，体肤尽肿；凡七日不食，卒不死，而肿渐消；觉饥不可忍，乃复食。数日，遍体瘙痒，皮尽脱。晨起，睡舄遗堕，索着之，则硕大无朋矣。因试前履，肥瘦吻合，乃喜。复自镜，则眉目颐颊，宛肖生平，益喜。盥栉见母，见者尽眙。

莲香闻其异，劝生媒通之，而以贫富悬邈[20]，不敢遽进。会媪初度[21]，因从其子婿行往为寿。媪睹生名，故使燕儿窥帘认客。生最后至，女骤出捉袂，欲从与俱归。母诃谯之，始惭而入。生审视宛然，不觉零涕，因拜伏不起。媪扶之，不以为侮。生出，浼女舅执柯，媪议择吉赘生。生归告莲香，且商所处。莲怅然良久，便欲别去，生大骇泣下。莲曰："君行花烛于人家，妾从而往，亦何形颜？"生谋先与旋里而后迎燕，莲乃从之。生以情白张。翁闻其有室，怒加诮让。燕儿力白之，乃如所请。至日生往亲迎，家中备具颇甚草草。及归，则自门达堂，悉以罽毯贴地，百千笼烛，灿列如锦。莲香扶新妇人青庐，搭面既揭，欢若生平。莲陪翁饮，因细诘还魂之异。燕曰："尔日抑郁无聊，徒以身为异物，自觉形秽。别后愤不归

墓，随风漾泊。每见生人则羡之。昼凭草木，夜则信足浮沉。偶至张家，见少女卧床上，近附之，未知遂能活也。”莲闻之，默默若有所思。

逾两月，莲举一子。产后暴病，日就沉绵。捉燕臂曰：“敢以孽种相累，我儿即若儿。”燕泣下，姑慰藉之。为召巫医，辄却之。沉痼弥留，气如悬丝，生及燕儿皆哭。忽张目曰：“勿尔㉒！子乐生，我乐死。如有缘，十年后可复得见。”言讫而卒。启衾将敛，尸化为狐。生不忍异视，厚葬之。子名狐儿，燕抚如己出。每清明必抱儿哭诸其墓。后生举于乡，家渐裕，而燕苦不育。狐儿颇慧，然单弱多疾。燕每欲生置媵。

一日，婢忽白：“门外一妪，携女求售。”燕呼入，卒见，大惊曰：“莲姊复出耶！”生视之，真似，亦骇。问：“年几何？”答云：“十四。”“聘金几何？”曰：“老身止此一块肉，但俾得所，妾亦得啖饭处，后日老骨不至委沟壑㉓，足矣。”生优价而留之。燕握女手入密室，撮其颔而笑曰：“汝识我否？”答言：“不识。”诘其姓氏，曰：“妾韦姓。父徐城卖浆者，死三年矣。”燕屈指停思，莲死恰十有四载。又审视女仪容态度，无一不神肖者。乃拍其顶而呼曰：“莲姊，莲姊！十年相见之约，当不欺吾！”女忽如梦醒，豁然曰：“咦！”熟视燕儿。生笑曰：“此‘似曾相识燕归来’也。”女泫然曰：“是矣。闻母言，妾生时便能言，以为不祥，犬血饮之，遂昧宿因。今日始如梦寤。娘子耻于为鬼之李妹耶？”共话前生，悲喜交至。一日，寒食，燕曰：“此每岁妾与郎君哭姊日也。”遂与亲登其墓，荒草离离，木已拱矣。女亦太息。燕谓生曰：“妾与莲姊，两世情好，不忍相离，宜令白骨同穴。”生从其言，启李冢得骸，舁归而合葬之。亲朋闻其异，吉服临穴，不期而会者数百人。（出《聊斋志异》卷二，原名《莲香》）

【注释】

① 沂州：今山东省临沂市。
② 就食：到搭伏食的地方去吃饭。
③ 青楼：指妓院。

④ 躲(duǒ)：也作躲，下垂的袖子。
⑤ 垂盼：重视，瞧得起，与“垂青”、“青盼”义同。
⑥ 葳(wēi)蕤(ruí)之质：葳蕤，草木茂盛，叶子下垂的样子。葳蕤之质，比喻妇女的弱质、处女身份。
⑦ 解结锥：古人随身携带的一种工具，象骨所制，末端尖锐如锥，可以做解结之用，所以叫解结锥，也叫佩觿。
⑧ 萧索：形容衰颓的样子。
⑨ 蛊(gǔ)死：迷信说法，把蛊毒放在饮食里，吃了的人就会昏狂迷惑，蛊毒致死。
⑩ 刀圭药：刀圭，古来的错刀，上面有一圈像圭壁一样，用作取药的工具。刀圭药指刀圭所取药的份量。
⑪ 怼(duì)：怨恨。
⑫ 田舍郎：对农民的鄙称，犹如说乡巴佬、土包子。
⑬ 已死春蚕，遗丝未尽：唐李商隐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诗句，这里更进层说蚕虽死而丝未尽，极言早夭女子的难以忘情。
⑭ 采补：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传说是道家借性行为以求长生的一种邪术。
⑮ 醋娘子要食杨梅：这是一句歇后语：“酸上加酸。”意思是吃醋吃得更厉害。
⑯ 医国手：医生中的国手，即全国最好的医生。
⑰ 三山：指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神话传说：三山在东海里，是神仙住的地方，上有不死之药。
⑱ 引：药引。中医用药，在正药之外，往往要另外加进一两样生姜、红枣之类的东西，叫做药引。
⑲ 刍灵：古代把草扎成人形，用来殉葬，叫做刍灵，有如后来的像生。
⑳ 悬邈：相差很远。
㉑ 初度：生日。
㉒ 勿尔：别这样。
㉓ 委沟壑：抛在山沟里。也就是路倒、路毙的意思。

狐媚美

海州刘子固，十五岁时，至盖① 省其舅。见杂货肆中一女子，姣丽无双，心爱好之。潜至其肆，托言买扇。女子便呼父，父出，刘意沮②，故折阅③ 之而退。遥睹其父他往，又诣之，女将觅父，刘止之曰：“无须，但言其价，我不靳直耳。”女如言固昂之，刘不忍争，脱贯④ 竟去。明日复往又如之。行数武，女追呼曰：“返来！适伪言耳，价奢过当⑤。”因以半价返之。刘益感其诚，蹈隙⑥ 辄往，由是日熟。女问：“郎居何所？”以实对。转诘之，自言：“姚氏。”临行，所市物，女以纸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刘怀归不敢复动，恐乱其舌痕也。积半月为仆所窥，阴与舅力要之归。意惓惓不自得。

以所市香帕脂粉等类，密置一箧，无人时，辄阖户自捡一过，触类凝想。

次年复至盖，装甫解即趋女所，至则肆宇阖焉，失望而返。犹意偶出未返，早又诣之，阖如故。问诸邻，始知姚原广宁⑦人，以贸易无重息，故暂归去，又不审何时可复来。神志乖丧⑧。居数日怏怏而归。母为议婚，屡梗⑨之，母怪且怒。仆私以曩事告母，母益防闲⑩之，盖之途由是绝。刘忽忽遂减眠食。母忧思无计，念不如从其志。于是刻日办装使如盖，转寄语舅，媒合之。舅即承命诣姚。逾时而返，谓刘曰："事不谐矣！阿绣已字广宁人。"刘低头丧气，心灰绝望。既归，捧箧啜泣，而徘徊顾念，冀天下有似之者。

适媒来，艳称复州⑪黄氏女。刘恐不确，命驾至复。入西门，见北向一家，两扉半开，内一女郎怪似阿绣。再属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真是无讹。刘大动，因僦其东邻居，细诘知为李氏。反复疑念，天下宁有此酷肖者耶？居数日莫可夤缘⑫，惟目眈眈候其门，以冀女或复出。一日日方西，女果出，忽见刘，即返身走，以手指其后；又复掌及额，而入。刘喜极，但不能解。凝思移时，信步诣舍后，见荒园寥廓，西有短垣，略可及肩。豁然顿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墙上露其首，小语曰："来乎？"刘诺而起，细视真阿绣也。因大恫，涕堕如绠。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泪，深慰之。刘曰："百计不遂，自谓今生已矣，何期复有今夕？顾卿何以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刘请逾垣。女曰："君先归，遣从人他宿，妾当自至。"刘如言，坐伺之。少间女悄然入，妆饰不甚炫丽，袍裤犹昔。刘挽坐，备道艰苦，因问："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妄也。家君以道里赊远⑬，不愿附公子婚，此或托舅氏诡词以绝君望耳。"既就枕席，宛转万态，款接之欢不可言喻。四更遽起，过墙而去。刘自是不复措意黄氏矣。旅居忘返，经月不归。

一夜仆起饲马，见室中灯犹明，窥之，见阿绣，大骇。顾不敢言主人，旦起访市肆，始返而诘刘曰："夜与还往者，何人也？"刘初讳之，仆曰："此第岑寂，狐鬼之薮，公子宜自爱。彼姚家女郎，何

为而至此？”刘始腆然曰：“西邻是其表叔，有何疑沮？”仆言：“我已访之审：东邻止一孤媪，西家一子尚幼，别无密戚。所遇当是鬼魅；不然，焉有数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过白，两颊少瘦，笑处无微涡，不如阿绣美。”刘反复思，乃大惧曰：“然且奈何？”仆谋伺其来，操兵入共击之。至暮女至，谓刘曰：“知君见疑，然妾亦无他，不过了夙分耳。”言未已，仆排闼入。女呵之曰：“可弃兵！速具酒来，当与若主别。”仆便自投，若或夺焉。刘益恐，强设酒馔。女谈笑如常，举手向刘曰：“君心事，方将图效绵薄⑭，何竟伏戎？妾虽非阿绣，颇自谓不亚，君视之犹昔否耶？”刘毛发俱竖，噤不语。女听漏三下，把盏一呷，起立曰：“我且去，待花烛后，再与新妇较优劣也。”转身遂杳。

刘信狐言，竟如盖。怨舅之诳己也，不舍其家；寓近姚氏，托媒自通，啖以重赂。姚妻乃言：“小郎为觅婿广宁，若翁以是故去，就否未可知。须旋日⑮方可计校。”刘闻之，徬徨无以自主，惟坚守以伺其归。逾十余日，忽闻兵警，犹疑讹传；久之信益急，乃趣装行。中途遇乱，主仆相失，为侦者所掠。以刘文弱疏其防，盗马亡去。至海州界见一女子，蓬鬓垢耳，出履蹉跌，不可堪。刘驰过之，女遽呼曰：“马上人非刘郎呼？”刘停鞭审顾，则阿绣也。心仍讶其为狐，曰：“汝真阿绣耶？”女问：“何为出此言？”刘述所遇。女曰：“妾真阿绣也。父携妾自广宁归，遇兵被俘，授马屡堕。忽一女子握腕趣遁，荒窜军中，亦无诘者。女子健步若飞隼，苦不能从，百步而屡屡褪焉。久之，闻号嘶渐远，乃释手曰：‘别矣！前皆坦途可缓行，爱汝者将至，宜与同归。’”刘知其狐，感之。因述其留盖之故。女言其叔为择婿于方氏，未委禽而乱始作。刘始知舅言非妄。携女马上，叠骑归。入门则老母无恙，大喜。系马入，俱道所以。母亦喜，为女盥濯，竟妆，容光焕发。母抚掌曰：“无怪痴儿魂梦不置也！”遂设裀褥，使从己宿。又遣人赴盖，寓书于姚。不数日姚夫妇俱至，卜吉成礼乃去。

刘出藏篋，封识⑯俨然。有粉一函，启之，化为赤土。刘异之。

女掩口曰："数年之盗，今始发觉矣。尔日见郎任妾包裹，更不及审真伪，故以此相戏耳。"方嬉笑间，一人搴帘入曰："快意如此，当谢蹇修⑰否？"刘视之，又一阿绣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无有能辨识者。刘回眸亦迷，注目移时，始揖而谢之。女子索镜自照，赧然趋出，寻之已杳。夫妇感其义，为位于室而祀之。一夕刘醉归，室暗无人，方自挑灯，而阿绣至。刘挽问："何之？"笑曰："醉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盘诘，谁作桑中逃耶？"刘笑捧其颊，女曰："郎视妾与狐姊熟胜？"刘曰："卿过之。然皮相者⑱不辨也。"已而合扉相狎。俄有叩门者，女起笑曰："君亦皮相者也。"刘不解，趋启门，则阿绣入，大愕。始悟适与语者，狐也。暗中又闻笑声。夫妻望空而祷，祈求现像。狐曰："我不愿见阿绣。"问："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问："何故不能？"曰："阿绣，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时，与余从母至天宫见西王母，心窃爱慕，归则刻意⑲效之。妹较我慧，一月神似；我学三月而后成，然终不及妹。今已隔世。自谓过之，不意犹昔耳。我感汝两人诚，故时复一至，今去矣。"遂不复言。

自此三五日辄一来，一切疑难悉决之。值阿绣归宁，来常数日住，家人皆惧避之。每有亡失，则华妆端坐，插玳瑁簪长数寸，朝家人而庄语⑳之："所窃物，夜当送至某所；不然，头痛大作，悔无及！"天明，果于某所获之。三年后，绝不复来。偶失金帛，阿绣效其装吓家人，亦屡效焉。（出《聊斋志异》卷三，原名《阿绣》）

【注释】

① 盖：盖州，今辽宁盖平县。
② 沮：失望的样子。
③ 折阅：折，减少。阅，卖。折阅：减少它的卖价，即讨价还价。
④ 脱贯：把钱从钱索上拿下来，即付款的意思。
⑤ 价奢过当：价奢，价贵。过当，超过了应付的数目。
⑥ 蹈隙：这里是趁空、等机会的意思。
⑦ 广宁：今辽宁北镇县。
⑧ 乘丧：失望丧气。
⑨ 梗：这里是不依从的意思。
⑩ 防闲：防备禁止。

⑪ 复州：今辽宁复县。
⑫ 贲(yín)缘：攀附上升，这里指相接触联系。
⑬ 赊远：遥远。
⑭ 绵薄：《汉书·严助传》："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后以"绵薄"为自谦之辞，犹言微力、微劳。
⑮ 旋日：回来时。
⑯ 封识：封裹的记号。
⑰ 蹇修：语出《离骚》："解佩纕以结言合，吾今蹇修以为理。"旧时因称媒人为"蹇修"。
⑱ 皮相者：只看外表的人。
⑲ 刻意：用心，极力。
⑳ 庄语：严肃地、一本正经地说话。

狐　幻

宁波吴生，好作北里游①。后昵一狐女，时相幽会，然仍出入青楼②间。一日，狐女请曰："吾能幻化，凡君所眷，吾一见即可肖③其貌。君一存想，应念而至，不逾于黄金买笑乎。"试之，果顷刻换形，与真无二。遂不复外出。

尝语狐女曰："眠花藉柳④，实惬人心。惜是幻化，意中终隔一膜耳。"狐女曰："不然，声色之娱，本电光石火。岂特⑤吾肖某某为幻化，即彼某某亦幻化也。岂特某某为幻化，即妾亦幻化也。即千百年来，名姬艳女，皆幻化也。白杨绿草，黄土青山，何一非古来歌舞之场？握雨携云，与埋香葬玉、别鹤离鸾，一曲伸臂顷耳⑥！中间两美相合，或以时刻计，或以日计，或以月计，或以年计，终有诀别之期。及其诀别，则数十年而散，与片刻相遇而散者，同一悬崖撒手⑦，转瞬成空。倚翠偎红，不皆恍如春梦乎？即夙契原深，终身聚首，而朱颜不驻，白发已侵，一人之身，非复旧态。则当时黛眉粉颊，亦谓之幻化可矣，何独以妾肖某某为幻化也。"

吴洒然有悟。后数岁，狐女辞去。吴竟绝迹于狎游。（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一）

【注释】

① 北里游：北里，指唐时长安城北平康里，系歌妓的集居地。因后世称北里游为狎妓。
② 青楼：亦指妓女居住之地。

⑤ 肖：毕肖，逼真地变化成某人的模样。
④ 眠花薰柳：花、柳代指妓女；眠花薰柳，与妓花同床共枕。亦指狎妓。
⑤ 岂特：难道仅仅。
⑥ 伸臂顷耳：伸臂之间，顷息之时也。极言时间的短暂。
⑦ 悬崖撒手：即悬崖勒马，行至陡壁，勒马不进。比喻面临险境，翻然悔悟。《景德传灯录》二十《真禅师》有“直须悬崖撒手”语。元曲多作“临崖勒马”，临崖后即用作悬崖。

狐　媒

噶，少小也。雄，俊美也。抱罕① 人称“噶雄”，犹中土人之称“少俊”也。噶雄者何？人名也。人而名噶雄，以其人少且俊也。雄杨姓，本粤东人。其祖为河州② 副将，卒于官，路远，柩不能归，葬河州，遂家焉。父锟为守备，四十而死。雄幼孤，长养叔婶。叔锷为千总。是时大同③ 周公文锦，为河州副将，怜其宦裔落拓，乃以雄为余丁④，令掌书记。

雄年甫十七，慧黠得人心。周有少女，尤眷爱雄，时予饮食什物。虽无他事，而两心相慕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务子者，年与雄埒，为人亦狡狯颖秀，日与雄同供书房役使，夜则直宿斋中。

际夏月，务子宿廊下，雄宿轩内。因苦热，户牖不闭。一梦初觉，映著月光，见一女人立榻前，大惊，蓄缩不敢动。女以手抚之，小语曰：“莫怕，我来矣。”声似周女。雄审睇不讹，化惊为喜。急起问曰：“深夜间何事到此？”女笑曰：“怜子鳏寂，来相伴耳。”言讫，亟解衣升榻，启衾而入，肌理腻洁，拊不留手，香气馥馥，夺魄销魂，欲为柳下惠，不能黾勉矣⑤。是夜绸缪，至五更始去。雄冥搜其乐⑥，如醉如梦，恍惚之况，犹云雨之锁阳台也。

次日入内，觇女方晓妆，雄目之微笑，女亦笑迎之。雄终虑泄于务子，假周命，令务子宿箭亭⑦。务子谓：“箭亭自有老军直宿，何事需我？”雄曰：“主人命，谁敢致诘？”务子唯唯，虽移衾被去，而心疑之。夜半逾垣，觇其动静，甫至阶下，即闻房中笑语。由暗处窃窥窗隙，月射四壁，纤毫毕照。见雄方与女狎，辨为周女，心大

动，精泄而返。老军方反侧于床，问焉往，务子以登溷对。老军怒曰："吾通宵常不寐，何事不能觉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为，不吐实，亟当扭禀辕门官⑧矣。"务子惧，因以实告。老军本冬烘⑨，闻之骇曰："以下蒸上，丧无日矣！汝知而不举，罪亦同坐。听我教，首之可也。"务子因嫉雄之宠，承老军教，密白于周。周大怒，入宅让其夫人。夫人曰："女日夜在我侧，不离跬步，何所见闻，辄来唧聒？其为选事⑩乎？即好选事，亦不应自蔑乃尔，正所谓自将马桶向头上戴者⑪，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周忿极愧极，反目大哄。女涕泣不食。周杖雄二十，逐之出境。

雄无依，栖身洮州⑫一古庙中。一日，乞食已，方清夜自伤，忽见女至前谓曰："子勿忧，以天地之大，何处不可托足？请与子偕隐，何如？"雄见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外，别无长物，子虽钟情之笃，我宁忍见子为乞人妇乎？"女曰："何至于是，子姑携我向湟中⑬，有我在，保子一生吃著不尽也。"乃相与之西宁。女出资置房产、器用、仆婢，俨然富室。而雄窃察之，初不见女有一囊一箧，良不解取给何所，殊为怀惑。

居无何，会其叔锷因公至湟中，遭雄于闉阇间，乘肥衣轻，不敢遽认。询诸市人，佥曰："河州杨公孙也，新寓于此，才半年耳。"锷怏怏归逆旅，使老仆密侦之，果雄也。仆私诣其家，传语曰："郎君何以发迹？老奴从二爷来此数日矣，郎君独不一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于女。女曰："大恩不可忘于路人，况从父耶？且子为富家翁，而使叔寄身传舍，可乎？"雄乃往谒锷，再拜敦请。锷许之。甫登堂，侄妇出拜。视之，周女也，大惊。密询其故，雄具言之。锷叹异，默思于来时，不闻署中有失女事，岂其本官讳此，恐招物议耶？

居二日，便归河州。启周屏左右，备述所见。周大骇曰："吾女宛然在室，顷且同饭，那得有此！然不可不究竟也。"亟使人往擒雄至，严鞫之，得其端委。忿曰："奈何使妖物久假吾女之名而不归，玷吾帷薄⑭乎？"商榷于夫人曰："雄之祖，生为此处副总戎，与吾家

门户正相当也。女十七，与雄同庚，年岁适相匹也。即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

花烛之夕，忽见西宁之女，先已在室，雄惶惶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事回避？儿虽是狐，今实为报德来。子年少，固不能晰⑮。昔令祖官此地时，尝猎于土门关，儿贯矢被获，令祖悯之，纵之使窜。屡图报复，不得其间。兹得乘此为冰上人⑯，夙愿偿矣。然苟非子与周女有夙缘，儿亦无能为力也。”言讫出户，旋失所在。众始悟此因果，狐实曲成之也，谓之狐媒。（出《夜谭随录》卷二，原名《噶雄》）

【注释】

① 抱罕：亦作枹罕，古代汉置枹罕县，北周升为郡，隋废。
② 河州：即枹罕。晋置河州，唐宋为河州安乡。元改路，明为河州卫，后复为州。即今甘肃省临夏县。
③ 大同：地名，即今山西大同市。
④ 余丁：编外的士兵。
⑤ 欲为柳下惠，不能黾勉矣：柳下惠，即展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氏，名获，字禽。食邑于柳，谥惠。以善于讲究贵族礼节著称。这里指噶雄为情所惑，不能勉励自己成为柳下惠，讲究男女有别之类的礼节了。黾勉，亦僶俛，勤勉，努力。
⑥ 冥搜其乐：暗暗回味、思索与周女绸缪的快乐。
⑦ 箭亭：修于房屋外的亭子。
⑧ 辕门官：监守辕门的官吏。辕门，古代帝王巡狩田猎，止宿处周以车，作屏障。出入处仰两车使车辕相向以表示门，称辕门。后指军营营门为辕门。后来地方高级官署，两旁作木栅围护，亦称辕门。这里是取再后义。
⑨ 冬烘：语出王定保《唐摭言·误放》：“郑侍郎熏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后因以冬烘形容人的懵懂浅陋。
⑩ 选事：自求任事。语出《国语·鲁》上。这里是多事，好管闲事的意思。
⑪ 自将马桶向头上戴：这是句歇后语，犹言自己害自己。
⑫ 洮州：北周置，治所美相（今甘肃临潭县）。州境邻接藩地。
⑬ 湟中：地区名，在青海省东北部，湟水流径其中，故名。
⑭ 帷薄：古人称内闱为帷薄。
⑮ 晰：辨晰。
⑯ 冰上人：指媒人。

剑刃媚狐

平阳，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俭，多窑居，富室尤盛。新安赵给谏吉士《竹枝词》云：“三月山田长麦苗，村庄生计日萧条。羡他

豪富城中客，住得砖窑胜土窑。”盖纪实也。

镇署三堂① 后，有窑五圈，窑上覆楼五楹，绕以女墙②，旧为狐所凭据。乾隆初，总戎段公出巡所汛③ 未归。公子方弱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厅之西轩。二更后，月明如昼，砌虫唧唧，夜气清凉，闻院内履声藉藉。公子自身起，穴窗外窥，隐隐见一少男一幼女，对坐花台畔，丰姿都美，同看明月。少间，女子曰：“讵意今宵月色清皎乃尔。三哥尚忆去岁中元④，在姑射山石室中，与无一师，饮般若汤，食穿篱菜，唱和《柳梢青》，言笑晏晏时乎？”男子曰：“瞬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时，我意不欢畅，颇厌髡奴醉后，斥鷃笑鹏⑤，而妹亦饮酒过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为妹悲歧路之意。昨过李氏新阡⑥，墓已宿草，我尚涕泗，而妹竟处之淡漠然焉。今夕又将别有所图，是歧路之中，又有歧焉，究不足为宗族效法。”女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妹虽形秽，宁不自爱？岂因李生之亡，遽甘心茕独乎？且妹之所以报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家无儋石之储，釜无水，焉得生鱼？并无甑，何得生尘？李生方卧牛衣中，呼癸呼庚，褴褛不让行乞，妹即为新庐舍，给婺媵，制衣履，二年之内，百废俱兴。人谓莴萝不能独生，必托乔木，李则乔木而附莴萝矣。设当时妹即两袒，亦何负於李生，况今冢骨已枯乎？且李生才如袜线⑦，百不逮人，面朋面友，萋斐时作⑧，轻鸡爱雉，每每唐突西施⑨。始犹娟秀，半年后貌渐寝；将就木，面目愈支离。妹不自解，曩日何故煞有痴情？伊思啜鱼婢羹⑩，犹汲汲⑪ 为之烹饪。三哥岂不知之？”男子曰：“我亦聊言之耳，乌能使妹必听？但虑夙冤累积，获罪于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兄妹肺腑，岂忍膜置，不一规诫乎？劝妹亟归，勿复干犯恶客，纵使见爱，亦不足为宗族光也。”女子不悦曰：“见爱虽不足光五宗，见恶谅不致夷三族。三哥幸勿预妹事，即有祸，必不相嫁也。”男亦艴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门，复回首向女曰：“望珍重，颠踬勿悔！”女他顾不答。男子去，女自哂还自诵曰：“何事作如许态，岂遗却兔园册子⑫ 耶？自且有欲炙之色，乃欲人见熊蹯而勿膜⑬，然则前日鹿

腊⑭，何伏案自决，不以一哉让人耶？”寻亦不复言，缓缓入花阴，绕过亭后，寂不复见。

公子心知为狐，而心艳其美，又怜其慧黠，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闻叩户声。诘之，曰：“开门自分晓，底用多问！”音呖呖如莺簧，知为女至，大喜，即启户纳之。异香满室，谛视之，美丽绝伦，真天人也。相与把捺甚昵。公子虑僮觉寤，女至榻前，以袖拂僮面者三，却回曰：“无妨矣！”公子叩其所自来。女自言萧姓，与公子夙有缘，故来相就。公子神已迷，意已夺，不暇致详，遂与绸缪，相得无间，黎明始去。自此无夕不至。女好饮善谈，称神语怪，言多不经⑮，而枕席之间，狂荡无节。

半月后，公子精神恍惚，食减骨柴，夫人颇怪之，而密询不得其实。严究书僮，僮曰：“未见他异，惟半月前，睡即梦魇，手足尽痿，不能转侧。至今无夜不然，鸡鸣方醒。”夫人大疑，不复使公子宿轩中，命从己宿。是夜三更，夫人与诸婢亦皆梦魇，大惧，而无如之何，惟与诸婢媪轮环斗叶子⑯，坐守达旦。

无何，段公归，夫人告以故。公曰：“无哗，今夜令儿从我宿。”因与宿斋中。公劳顿，着枕辄酣寝。公子对榻卧，瞬息万虑不安。俄闻院中人语曰：“妹莫孟浪，今夕断不可往。”又闻女应曰：“前已有言，勿复尔尔。”公子辨其为女子声音，急起拥衾坐。女弹指窗棂曰：“何不开门？”公子潜伏窗下，低嘱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回避，他日再谋会。”女笑曰：“今夜携得妙药来，何反自参商⑰？且尊大人焉得预儿媳事？”公子疑惑已久，无复踟蹰，亟启扉。段公已寤，隔帷视之，知为狐媚，乃伪睡以俟。随闻女子曰：“大人果在此宿乎？”公子令禁声。女子嗤嗤笑，徐至榻前，搴帷向公，将以袖拂公面，公骤起捉之。女大惊，摆扑欲遁。公于枕畔抽剑，急刺之，迎刃而解，化一黑狐，死床下，衣在公手如蜕。然移烛看剑，血不濡缕，诚宝剑也。

公子啜泣跪床下，请其尸瘞之。公笑曰：“痴孩儿，见其异物犹恋恋耶？”怜其情切，即以尸与之。公子为具棺衾，瘞之后圃。次夜

闻园中哭者甚众，移时始寂，旋失尸之所在。署中狐祟遂绝。

公子后出仕为司马，为他事正法⑱，段公亦恚忿而死，人多以为杀狐之报云。（出《夜谭随录》卷一，原名《段公子》）

【注释】

① 镇署：镇官署。镇，清末新军编制单位，一镇一万二千余人。镇由总兵统辖。三堂：三进。古代建筑的建构形式，由正堂深入，每一层为一进或一堂。

② 女墙：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

③ 所汛：所管辖之地。汛，清代兵制，凡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都称汛，其驻防巡逻的地区称汛地，亦作讯地。

④ 中元：旧俗以阴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⑤ 斥鴳笑鹏：斥鴳，即鹪鹩。语出《庄子·逍遥游》：鲲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天，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后人常用以讥笑那些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

⑥ 李氏新阡：李氏的新坟，指被狐妹祟死者的坟墓。

⑦ 才如妹线：俗语，比喻毫无所长，才能像妹线一样地易断。

⑧ 面朋面友，萋斐时作：萋斐，语出《诗·小雅·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传》："萋斐，文章相错也。贝锦，锦文也。"《笺》："喻谗人集作已过以成于罪，犹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锦文。"后因作谗毁的代称。这里言李氏在朋友面前，时时出语谗毁。

⑨ 轻鸡爱雉，每每唐突西施：鸡、雉皆代指下流女子。轻鸡爱雉，在下流女子之间随意选择。每每唐突西施，狐女以西施自况，李氏往往弄得她很难堪，没脸面。

⑩ 思：想。啜：喝。鱼婢羹：幻鱼仔熬的鱼汤。

⑪ 汲汲：勤勉认真的样子。

⑫ 遗却兔园册子：兔园册子，指《兔园策》，唐李恽（蒋王）命僚佐杜嗣先仿效应试科目的策问，制成问答题，引经史解释，编成此书。恽是太宗的儿子，因取汉梁孝王的兔园为名，称为《兔园策》。唐代作为启蒙课本，却受到士大夫的轻视。五代刘岳即拿"忘持《兔园册》来"讥讽宰相冯道的没有学问。见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九。这里狐女用此事来嘲笑其兄作事的没有知识。

⑬ 瞟：同膘，煮。

⑭ 鹿腊：干鹿肉。这里这作动词，犹言吃干鹿肉。

⑮ 不经：不合符经传书籍所包含的意义，即荒诞不经。

⑯ 轮番斗叶子：轮流值日。俗语，似指旧时乡下的水车，车水时以数叶子轮转之数计时。

⑰ 参商：二星名，参在西，商在东，此出彼没，永不相见。古人因以比喻男女双方的分离隔绝。

⑱ 正法：处死。

两性狐

天津何生，有别业临河干①，距所居三里许。妻张氏，美而妒。生素狎邪，而惧为张觉，每托故居别业，乃得一宿妖妓，再纳淫妪，而张不知也。

候值清明②，天气晴朗，花柳烂漫撩人。生河上翱翔，逢一少女，淡妆素服，袅娜而前。生注盼略不移睛，女亦目生。生挑之曰："何处丽人？独行何处？"女低应曰："觅渡。"生曰："地非秦淮，人如桃叶，渡江不楫③，乌能不畏横流④哉？"女笑曰："既已知之，不解迎接，饶舌何为？"生狂喜曰："迎接久矣，乞降芳趾。"女以目示生，生会意，乃前行。女遥遥相从，途人莫之识。

既至别业，不暇问姓氏，成欢而后言。女自云胡氏，名好好，新寡。夫族单门⑤，邻童暴横。惧为所辱，将逃之母家。不意阻影津梁⑥，复见诱于吉士，幸勿见委⑦，虽列身妾媵，所不辞矣。生心畏妻妒，嗫嚅难言，不觉有负心之语。女频颔⑧曰："薄命之人，不自持慎，荡情再辱，亦复何憾？诚恨既靦君子，旋复弃损，遂如杨柳东西，客舟空绊，含冤茹叹，惭恧无穷，惟有赴长流以自洁耳！"言罢泪零，不胜悲悼。生不得已，告之故。女收泪言曰："郎诚见采⑨，是亦何难？妾母家近在河西，一苇可杭⑩。花月之宵⑪，便与郎会；风雨之夕，便与郎离。以此地为王司空别业，宁有犊车麈尾之诮⑫乎？"生曰："计亦甚善。第一水盈盈，屡使天孙夜渡，奈罗襦之沾露何⑬？"女曰："君勿忧。家有渔舟，少习水性，伺家众就寝后，便可击楫渡江矣。"

既而期会数月，殊无失约。生自清明之游，托以读书辞家，长居别业，不复归卧张所。张亦不往，唯一介往还而已。

久之，生恐张见疑，昼日归家，将图荐夕⑭。遥见一少年书生，形容都丽，径入其室。生怪之，伏门外而察焉。闻妻迎谓书生曰："胡郎今日来正好，吾正念尔也。"遂闻共入寝室，淫声媟语，殆不可

听。生大怒，突入中门，求剑不得，求仆婢不得，乃厉声呼妻，问："尔室何人？"时张方与书生交欢，猝闻生至，股栗不能出声，欲推起藏匿。书生坚抱张，不令脱，且淫且笑，神色自如。事终，仍抱张而卧，不令著衣裤。张窘极，因大呼"有贼"。书生亦大呼曰："吾尔夫也，贼安在？"

时生已冲入寝室，启帷发被，将执书生而斩之。瞪视大惊，连曰"怪事"，第见抱妻而裸卧者，非书生，乃好好也。好好见生，回眸微笑，仍抱张不释手。张怖惧稍定，乃见书生化为丽女，转复惊骇。生瞪视呆立，半晌无言。倏忽之间，好好又变书生矣，对生而淫张。张羞惭无地，宛转娇啼。生知是妖怪所为，攘臂登床，从中擘之。书生舍张而抱生，张手足仍若束缚，略不能运。而生眩惑之际，视抱己者，则又好好也。谓生曰："郎乃忘我，不记别业共枕时耶？"遂以一手按生胸，一手褫生衣，与交欢焉。生初力挣，竟不得动，而为好好所拨，颇复不自持。既而力竭偃卧，厕身于二女之间，恍惚如梦；左抱右拥，转觉欢洽，而怖怒之情顿消。

好好乃笑曰："与君同寝者半载，与君妻同寝者亦半载。日夕之间，两地酬酢，曾无休暇。虽挹彼注此，于我无与⑮，然本图合内外、博兼宠，以为同类光；今既交恶矣，尚何留焉？我素性廉洁，不欲媚人而有所取。适所受于君者，愿仍还之君妻，吾事毕矣。"眨眼之际，复成书生，与张媾精。张无如何，唯有顺受。生亦倦惫已极，睨视而已。夫妇相对，各有惭色。

良久，书生整衣下床，鼓掌大笑，举手高揖曰："吾去矣！"变为野狐，腾跃而出。遂不复至。

初，生以清明之游而不返也。次日，书生造访其家，张见而悦之，三见而通焉。邻人咸闻而丑之，而生不知也。至是狐乃自泄其事。（出《耳食录》卷二，原名《胡好好》）

【注释】

① 别业：别墅。河干：河岸。

② 候值清明：时候正遇上清明节。
③ 不楫：不会舟楫，指不会划船。
④ 横流：泛滥的河水。
⑤ 单门：孤寒门第。
⑥ 阻影津梁：阻影，人被阻挡。影，人影，此处代指人。津梁，津，渡口；梁，桥梁。此处指河津、河流。阻影津梁，人被河流阻住，不得渡过。
⑦ 见委：遭到推托。
⑧ 频颦：皱眉，不高兴的样子。频通颦。
⑨ 见采：被采纳。
⑩ 一苇可杭：一叶小舟可以通过。苇，形容舟小如苇叶。杭，通航。《诗·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
⑪ 花月之宵：喻指良辰美景，与后文的"风雨之夕"相对。
⑫ 犊车麈尾之诮：犊车，牛车。语出《三国志·吴·鲁肃传》，时鲁操挥兵南下，进逼东吴，诸将劝孙权迎操。鲁肃则以反语刺权，曰："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鲁肃自言不过官位低微的乘犊车之辈，他去迎接曹操不会失体面，而作为东吴主帅的孙权则不一样，他去迎操则意味着归顺于曹操了。麈(zhǔ)尾，麈，鹿属，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颈背像骆驼，世称四不像，亦叫驼鹿。麈尾，古以驼鹿尾为拂尘，称作麈尾。《世说新语·容止》有妙语叙麈尾，"王夷甫（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故事讥诮手执麈尾的王衍因整日空谈，使人们都错把他的白手当作麈尾了。犊车麈尾之诮，这里被该女子借用来说明他们可在何生的别业中相会，不会受到世人的诽议讥诮。
⑬ 此句意为：但是我们隔着盈盈一条江水，屡次使你夜里渡过，沾湿了你的衣服怎么办呢？天孙，织女星。天孙夜渡，语出《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⑭ 荐夕：推荐自己与女子消夜，犹言同寝。
⑮ 于我无与：对我来说，并没有得到什么。

蛇妖

此辑全系有关蛇精的故事，在动物精灵中，蛇亦堪称大类。可与龙、虎、狐类相比。

古人对蛇多投以憎恶的情绪，刻写出其歹毒淫乱的特点。《蛇眼》固然可怕，有士人嫁女，至夜，夫乃化蛇精缠女，从足至头；乳母奔出，柱下灯火悉是蛇眼闪亮。而《白衣蛇女》乃更惨毒，蛇妖诱乱李黄，竟使其全身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蛇淫》却更有过甚，男蛇淫人妇，淫秽强暴，下身流毒泛溢，其出如浆，终至身死，入棺则腹穿肤裂，黄水汪洋，恐怖之极。《蕴藉蛇郎》转换视角，同时从被诱惑者和旁观者的眼里写出蛇精的假象与实质：在某女子眼中，它是风流蕴藉的士人；而在家人眼里，但见"长蛇缴绕数匝，时吐舌于女唇吻中"。

古人也从其他方面强化了蛇精的特点。《蟒气飞仙》力写巨蟒的餐餐，张巨口吸人，人们反以为是飞仙（这个故事后世多有续写）。《毒妇化蛇》是个比喻，人们把恶毒妇与蛇视为同类。《蛇酒》则甚言蛇毒之酷烈，作酒后人饮之，竟"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真令人毛骨悚然。

《蛇魅》和《蛇案》是两则驱除蛇怪的故事，前述游侠士朱觐箭射蛇郎，为女驱祟；后言某夫寸断蛇魅，阴司府君令付狱处置。故事述写虽无特色，但却体现了人们驱除妖魅的决心。

唯一给蛇以正面描写的是述说它的感恩图报，这或许是关于蛇精的另一主题。这里选有两则，《陷湖》写老姥养蛇，得罪县令。县令杀姥。于是蛇怒，攻陷一城，俱没于湖，仅存姥宅之地。《檐生》大致类似。书生养蛇曰"檐生"，后书生遇祸，檐生救之，反取了为祸者的性命。蛇感恩图报的主题在后世民间故事中广为续写，可见

其影响深远。

陷　湖

邛都①县下，有一老姥，家贫孤独，每食，辄有小蛇，头上戴角，在床间，姥怜而饴②之食。后稍长大，遂长丈余。令有骏马，蛇遂吸杀之。令因大忿恨，责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无所见。令又迁怒③，杀姥。蛇乃感人以灵，言："瞋④令，何杀我母？当为母报仇。"此后每夜，辄闻若雷若风，四十许日，百姓相见，咸惊语："汝头那忽戴鱼？"是夜，方四十里，与城一时俱陷为湖。土人谓之曰"陷湖"。唯姥宅无恙，迄今犹存。

渔人采捕，必依止宿，每有风浪，辄居宅侧，恬静无他。风静水清，犹见城郭楼橹屭然⑤。今水浅时，彼土人没水，取得旧木，坚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为枕，相赠。　（出《搜神记》，卷二十　原名《邛都大蛇》）

【注释】

① 邛都：县名，在今四川西昌县东南。
② 饴：赠送。
③ 迁怒：愤恨这里却移恨于那里。
④ 瞋：原义为怒，同嗔；这里用作指斥的语词。
⑤ 屭(cè)然：明晰清楚的样子。

蟒气飞仙

天门郡①有幽山峻谷，而其上人有从下经过者，忽然踊②出林表，状如飞仙，遂绝迹。年中如此甚数，遂名此处为仙谷。有乐道好事者，入此谷中洗沐，以求飞仙，往往得去。有智能者③，疑必以妖怪④，乃以大石自坠，牵一犬入谷中，犬复飞出。

其人还告乡里，募数十人执杖揭⑤山草伐木至山顶观之，遥见一物长数十丈，其高隐人，耳如簸箕。格射刺杀之。所吞人骨积此

左右有成封⑥。蟒开口广丈余，前后失人，皆此蟒气所喻上。于是此地遂安稳无恙。（出《博物志》卷十）

【注释】

① 天门郡：三国吴永安六年，孙休以天门山洞开如门，其高仰射不至，因分武陵郡三县立天门郡。陈改为石门郡，隋废郡，改为石门县。
② 踊：跃。
③ 智能者：聪明能干的人。
④ 疑必以妖怪：怀疑必定是因为有妖怪的原因。
⑤ 擿(lì)：刮，割。
⑥ 封：土封，小土堆；这里作比喻义用。

蛇　眼

晋太元①中，有士人嫁女于近村者，至时，夫家遣人来迎，女家好遣发②，又令女乳母送之。既至，重门累阁，拟于王侯。廊柱下有灯火，一婢子严妆直守③。后房帷帐甚美。至夜，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于帐中以手潜摸之，得一蛇，如数围柱，缠其女，从足至头。乳母惊走出外，柱下守灯婢子，悉是小蛇，灯火乃是蛇眼。（出《搜神后记》卷十，原名《女嫁蛇》）

【注释】

① 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376—397)。
② 好：喜好，喜欢。遣发：指陪嫁给男方的物品。
③ 直：同值；直守，值班见守。

白衣蛇女

元和二年，陇西李黄，盐铁使逊之犹子①也。因调选次，乘暇于长安东市，瞥见一犊车，侍婢数人，于车中货易。李潜目车中，因见白衣之姝，绰约有绝代之色。李子求问，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依李之服。方除服，所以市此耳。"又询

"可能再从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出与钱帛,货诸锦绣。婢辈遂传言云:"且贷钱买之,请随到庄严寺左侧宅中,相还不负。"李子悦。时已晚,遂逐犊车而行,碍夜②方至所止。

犊车入中门,白衣姝一人下车,侍者以帷拥之而入。李下马,俄见一使者,将榻而出,云:"且坐。"坐毕,侍者云:"今夜郎君岂暇③领钱乎!不然,此有主人否?且归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无交钱之志,然此亦无主人,何见隔之甚也!"侍者入,复出曰:"若无主人,此岂不可。但勿以疏漏为诮也。"俄而侍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见青服老女郎立于庭,相见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顷,白衣方出,素裙粲然,凝质皎若,辞气闲雅,神仙不殊。略序款曲,翻然却入。姨坐谢曰:"垂情与货诸彩色,比日④来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如何?深忧愧。"李子曰:"彩帛粗缪,不足以奉佳人服饰,何敢指价乎!"答曰:"渠浅陋,不足侍君子巾栉,然贫居有三十千债负,郎君倘不弃,则愿侍左右矣。"李子悦,拜于侍侧,俯而图之。李子有货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钱三十千,须臾而至。堂西间门,剨然而开,饭食毕备,皆在西间。姨遂延李子入座,转盼炫焕。女郎旋至,命坐,拜姨而坐。六七人具饭,食毕,命酒欢饮。一住三日,饮乐无所不至。第四日,姨云:"李郎君且归,恐尚书怪迟,后往来亦何难也。"李亦有归志,承命拜辞而出。

上马,仆人觉李子有腥臊气异常。遂归宅,问:"何处,许日不见?"以他语对。遂觉身重头旋,命被而寝。先是婚郑氏女,在侧云:"足下调官已成,昨日过官,觅公不得,某二兄替过官,已了。"李答以愧佩之辞。俄而郑兄至,责以所往行。李已渐觉恍惚,祇对失次⑤,谓妻曰:"吾不起矣。"口难语,但觉被底身渐消尽。揭被而视,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家大惊慑,呼从出之仆考之,具言其事。

及去寻旧宅所,乃空园,有一皂荚树,树上有十五千,树下有十五千,馀了无所见。问彼处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树下,便无别物。"姓袁者,盖以空园为姓耳。(出《博异志》,原名《李黄》)

【注释】

① 盐铁使：官名，唐置，掌收运盐铁之税，或兼两税吏、租庸使。犹子：兄弟之子，犹今之侄子。
② 碍夜：碍，遮蔽；碍夜，遮蔽、黑暗之夜。
③ 暇：闲暇，闲心。
④ 见隔：见，被；隔，隔音，隔阂。指被疏远，蒙骗。
⑤ 比日：每日，日比一日。
⑥ 祗对：恭敬接待；失次，失了次序。指事理乖张，语无伦次。

毒妇化蛇

御史中丞卫公有姊，为性刚戾毒恶，婢仆鞭笞多死。忽得热疾六七日，自云："不复见人。"常独闭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呵怒。经十馀日，忽闻屋中窸窣有声，潜来窥之。开堂①，便觉腥臊毒气。开牖，已见变为一大蛇，长丈馀，作赤斑色。衣服爪发，散在床褥。其蛇怒目逐人，一家惊骇。众共送之于野，盖②性暴虐所致也。

（出《原化记》，原名《御史中丞姊》）

【注释】

① 升堂：上堂。堂，堂屋，住宅的正厅，为一家集聚或迎宾客之所。
② 盖：大概。

蛇　魅

朱觀者，陈蔡①游侠之士也。旅游于汝南②，栖逆旅。时主人邓全宾家有女，姿容端丽，常为鬼魅所幻惑。凡所医疗，莫能愈之。觀时过友人饮，夜艾③方归，乃憩歇于庭。至二更，见一人着白衣，衣甚鲜洁，而入全宾女房中。逡巡，闻房内语笑甚欢，不成寝，执弓矢于黑处，以伺其出。候至鸡鸣，见女送一少年而出，觀射之，既中而走；觀复射之，而失其迹。

晓乃闻之全宾④，遂与觀寻血迹。出宅可五里已来，其迹入一大枯树孔中。令人伐之，果见一蛇，雪色，长丈馀，身带二箭而死。

女子自此如故，全宾遂以女妻觐。（出《集异记》，原名《朱觐》）

【注释】

① 陈蔡：陈、蔡，春秋诸侯国名。陈，周初封舜之后妫满于陈，春秋末为楚国所灭，国在今河南淮阳及安徽亳县一带。蔡，周武王弟叔度封蔡，后流放而死，即今河南上蔡、新蔡等县地。
② 汝南：郡名，汉置，隋废。治所始在上蔡，后屡有变迁。
③ 艾：尽，停止。
④ 闻之全宾：使全宾闻之，即把此事告诉全宾。

蛇　案

会稽郡吏郧县①薛重得假还家，夜至家，户闭，闻妇床上有丈夫眠声。唤妇，久从床上出来开户。持刀便逆②问妇曰："床上醉人是谁？"妇大惊愕，因且苦自申明，实无人。重家唯有一户，既入，便闭妇索③，了无所见。见一蛇隐在床脚，酒醉臭。重斫蛇寸断，掷于后沟。

经日而妇死，数日，重又死。后忽然而生。说始死，有人桎梏之，将到④一处。有官寮问曰："何以杀人？"重曰："实不行凶。"曰："尔云不杀者，近寸断掷著后沟，此是何物？"重曰："正杀蛇耳。"府君愕然有悟曰："我当用为神，而敢淫人妇，又讼人。"敕左右持来。吏将一人，着平巾帻，具诘其淫妄之罪，命付狱。重为官司便遣将出。重倏忽而还。（出《广古今五行记》，原名《薛重》）

【注释】

① 郧县：县名，属湖北省。
② 逆：迎。
③ 闭妇索：把妇人关闭起来再去搜索。
④ 将到：领到。

檐　生

昔有书生，路逢小蛇，因而收养。数月渐大，书生每自檐①之，

号曰檐生。其后不可檐负，放之范县②东大泽中。

四十余年，其蛇如覆舟，号为神蟒。人往于泽中者，必被吞食。书生时以老迈，途经此泽畔，人谓曰："中有大蛇食人，君宜无往。"时盛冬寒甚，书生谓冬月蛇藏，无此理。遂过大泽，行二十余里，忽有蛇逐。书生尚识其形色，遥谓之曰："尔非我檐生乎？"蛇便低头，良久方去。回至范县，县令问其见蛇不死，以为异，系之狱中，断刑当死。书生私忿曰："檐生，养汝翻令我死，不亦剧⑤哉！"其夜，蛇遂攻陷一县为湖，独狱不陷，书生获免。

天宝末，独孤遐者，其舅为范令。三月三日，与家人于湖中泛舟，无故覆没，家人几死者数四也。（出《广异记》，原名《檐生》）

【注释】

① 檐：举，负荷。通"担"。
② 范县：县名，属山东省，汉置，历代相因。
③ 如覆舟：如覆没的舟船那么大。
④ 翻：翻覆，反复，反而。
⑤ 剧：剧烈，形容程度之深。这里指反而致祸不浅。

蛇　酒

李舟之弟患风①，或说蛇酒可疗，乃求黑蛇。生覆瓮中，加之曲孽②。数日，蛇声不绝。及熟，香气酷烈，引满而饮。须臾，悉化为水，唯毛发存之。（出《国史补》，原名《李舟弟》）

【注释】

① 患风：得了风邪类的疾病。中医将风、寒、暑、湿、燥、火看作六种病因，称为"六淫"。六淫中列风于首位。临床以风邪引起之病最为广泛，如风与寒相结合为风寒，与湿相结合为风湿，与热相结合为风热等。
② 曲孽：酒母。

蕴藉蛇郎

乐平螺坑市织纱卢匠，娶程山人女。屋后有林麓，薄①晚出游，逢一士人，风流蕴藉②，辄相戏狎，随至其室，逼与同寝。家人有觇见者，就视之，乃为长蛇缴绕数匝，时吐舌于女唇吻中。卢大惊，拊几呼谕之，女笑曰："尔何言之谬，此是好士大夫，爱怜我，故相拥持，岂汝贱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谤以为妖类！"卢出外思其策。

里中江巫言能治，即被发跣足，跳梁而前，鸣鼓吹角，以张其势。蛇睢睢自若。江命煎油大锅，通夕作诀愈力③，女怒告曰："无聒我恩人。"举衾覆之，蛇亦缩首衾下。江度其无能为，用绳串竹筒套其颈，使侣伴绯衣高冠十辈，分东西立，杂击铜铁器，五人拽女向东，五人拽蛇向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缠缚，遂与众斫蛇碎之，投之油锅内。程氏救之无及，洒泪移时，欲与俱死。于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饵药以涤其肠胃，逾月始平。（出《夷坚三志辛》卷五，原名《程山人女》）

【注释】

① 薄：接近，挨近。
② 蕴藉：含蓄而多情。
③ 作诀愈力：作诀，口念有法力的秘诀。愈，更加。力，买力，起劲。

蛇　淫

诗言"商人重利轻别离"，大抵晋人为然。其生也，发犹未燥，即从人商贩于外，辄数年不归。其父母亦不俟子之返，即为之纳妇于家，名之曰"娶空房"。习俗不改，未知昉①于何人。盂县一民家，亦沿而为之。妇年二九，美姿容，性且倜傥。于归②以后，径以中馈③为己任，亲顺翁姑，谐和里党，绝不作女儿态。第翁以书去，初犹望子遄归④。既而鳞往鸿来⑤，则言肆主将畀以重资，使主会计，得

利什分之三，因贪此不忍遽舍，故不能旋，归期亦未定何年。妇窃闻之，心志顿灰。然在乡人，则不以为异也。

里中有李念三者，不知其所自来，踪迹诡异。佣于人，未尝力作，而成功反居人先。且饮食衣服，未见其经营，无小缺乏。然其貌甚粗鄙，城中女羞与为婚。以故求赘⑥于乡，然亦无应之者。乃某家之妇，未嫁而既怨“摽梅”，至此又心伤“杨柳”⑦，床头枕上，太息时时。翁姑因子弗归，遂不忍过责，蚤眠迟起，举不复诘，即妇亦习以为常。

一夕，挑灯独绩，夜已将半，忽闻人语曰：“寝乎？”其音甚低。惊顾之，户竟洞开，有人悄然入。妇大骇，先疑为盗；无何，立于榻前，则故布衣草履，状貌可憎，即所谓李念三者。妇故熟识其人，瞿然起立，遽诘曰：“汝来奚为？”答曰：“来就寝。”妇益大怖，几出声。强叱之曰：“此中无汝寝地，可亟归！”念三笑曰：“归固无难，但惜娘子玉貌久虚花烛，徒担新妇之名，未识藁砧⑧之面。愁云怨雨，渺渺无期，莺老花残，行将指日，殊令人为之长叹耳！”妇闻其言，适中隐衷，不觉潸然泣下。遂复坐，亦不挥斥令出。念三又言曰：“仆本陋貌，不堪陪侍房帷，然得识春风于荆棘之畔，犹胜抱枯蔫于空谷之中。娘子倘留意，仆愿竭尽其材，当亦无殊于两美之合也。”语次，竟逼近其身。乃妇终羞涩，情虽动而意尚游移；且系处子，无敢承迎，惟拈带微嗽而已。念三知其易与，直前持妇，觉肢体顿软，遂任其缓带松裳。相与登榻。既合，念三之身如砺石，磷磷然着肌欲破，妇殊不可耐，推之使起曰：“去，去！予宁无夫，不敢与汝为好矣。”念三笑曰：“客既登堂，忍不醉饱而去？”强之竣事。妇益莫支，娇啼欲号。念三微哂曰：“他山之石，犹可攻玉；汝真不可磨砻⑨者，然亦太璞不完矣。”乃抽身而起，揽衣一振，渺矣无踪，盖不独出不由户，亦无足音。妇更大惧，幸未甚至狼狈，晨起井臼如常，亦不敢泄，而心则惴惴焉，恐其复来。向晦，闾立门间，见念三匆匆径过，绝不顾瞻，遂窃喜其忘情，自以为无患。

至夜将寝，有一人排闼直入，又不胜张皇。视之，则非念三，

又易一人，年仅十五六，容甚秀美，被服风华。妇当惊弓之后，草木皆兵，不欲再经风雨。惟语曰："若何人？昏夜过此，宁无瓜李之嫌？请即旋返！"其人笑曰："名花吐艳，通国皆知；卿犹为此饰说，岂李念三未尝同榻耶？"妇默然。其人又曰："若既尝胆，宜乎不忘其苦也。虽然，予非莽男儿令人号泣求免者，幸勿推拒。"言讫，引身与妇并，温柔软款，偎倚多情。妇之欲心已动，然以创深痛巨，究不敢轻许其人。温存至再，始与之解衣为欢。其柔腻温婉，迥殊念三。惟蓝桥玉杵，尚仍前矛，而在情荡之余，亦遂不甚艰楚，既喜其貌，兼乐其情，妇至此亦几无以自主矣。欢娱达旦，其人辞去。甫下榻，粲然而笑，谓妇曰："子姑⑩视我，孰与念三美？"时妇已倦甚，强应曰："念三何能及君也！"迨凝睇一观，则依然念三立于其前。妇益骇然，念三早穿窗而出，犹闻其声曰："痴妮子枉拣精肥，彼乌知既已玉碎，不能瓦全耶！"妇犹不疑，而神思昏昏，伏枕眠，遂闭门高卧，直至日中方起。

及启户，其姑见之大惊曰："新妇何所苦，而形神顿失！得无二竖⑪为灾乎？"妇始心疑。已而觉私处暴痛，坟起如垆，其热炙手；然犹不敢告人，臃肿以行。困益甚，且流毒泛溢，其出如浆，遂病不能起。翁姑惧，始告厥父母，咸来问视。妇终耻于言，仅私告其父母曰："误儿至此，诚不敢怨。然儿已不贞，殁后请勿葬于某氏之茔。"母唯唯而不解其故。明日遂卒。比及殓尸于棺，则腹穿肤裂，黄水汪洋，益莫得其病由。

乃自妇死后，念三之毒始肆。凡遇巾帼者⑫流间行陇畔，即以重贿诱与之私，不从辄强致之。遭之者恒病，病即死，与妇之状略同。人始悟彼妇之疾以此，因戒其室家不令出。如是旬余，念三忽不见。后值迅雷，有樵者归，告其里人，言某山震死一蟒，已生角，角端有赤字，曰"李念三"。好事者争从往视之，信然；而娶空房者，则犹不一而足也。（出《萤窗异草》初编卷三，原名《李念三》）

【注释】

① 昉：天刚亮，后引申为开始。

② 于归：《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于，助词，无义。后来相承称女子出嫁为于归。

③ 中馈：古时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之事。

④ 遄(chuán)归：快速地归来。

⑤ 鳞往鸿来：鳞，鱼类；鸿，鸿雁。古人认为鱼和鸿雁都能替人传递书信，因这里借指书信往来。

⑥ 赘(zhuì)：招女婿。

⑦ 摽梅：《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遮，迨其吉兮！"有，助词。摽梅，言梅熟而落。比喻女子已到结婚年龄。杨柳：唐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里以"杨柳"诗来形容闺中少妇怨恨其夫的在外经商不归。

⑧ 藁砧：藁，也作"槁"或"稾"。《玉台新咏》十古绝句之一："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飞，破镜飞上天。"古代处死刑，罪人席藁伏于砧上，以铁(斧)斩之。铁与"夫"同音，故隐语藁砧为夫(丈夫)。后相承以藁砧为丈夫的代称。

⑨ 磨砻(lóng)：砻，磨物，用为磨谷去壳之具，以坚木凿齿为之，亦有上用木而下镶接石者。磨砻犹言磨练，这里用以斥责该女子的不中用、性事的无能。

⑩ 姑：暂且。

⑪ 二竖：病魔。《左传·成公十年》："公梦疾为二竖子，曰：'彼良医也，惧伤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医至，曰：'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后因称人所患的疾病为二竖为怪，病至不可救药为病入膏肓。

⑫ 巾帼者：巾帼，妇女的头巾和发饰。巾帼者，指女流之辈。

⑬ 不一而足：《公羊传·文公九年》："许夷犹者不一而足也。"原指不是一事一物可以满足得了的，后用来表示同类事物的多次出现，不可尽举。

群兽

此辑按类别编排，依各兽名而分。

前两篇无法入类，《山獠》指一种人面猴身、性好嗜蟹的怪物。《狨心》实为记事，叙猎取狨的残忍和狨生死之际的爱心，令人惨淡神伤。

之下为鹿类。古人对鹿投以肯定的情感，或许因为鹿是惹人怜爱的动物。《鹿僧》写鹿化小儿随某僧修道，聪慧无比，深得老僧喜爱。但一日晚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溪谷凄清”，忽动山林之想，有群鹿过，化鹿随之而去。《鹿道士》刻画了一纵横家的形象，鹿化道士前去责难喜接宾客的富豪王祜，使之自惭形秽，心悦诚服。《香獐女》描摹了一位美丽可人、心地善良且全身芳香袭人的少女形象，她与故事中祟人的腥羶刺骨的蛇妖女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鹿精给我们留下了亲切、美丽与温馨的记忆。

猴类不同，它的特点或许是离奇怪诞。因猴多变，不自在，俗话说：猴子屁股坐不住。《猴娶妇》虽为古老的传说，但也略已见出猴的伶俐狡黠。《猴灯》是个奇特的故事，近乎魔术表演，但无喜剧效果，结局惨悲，令人难以思议。《猴怪》取因果报应的叙述形式，远在元代被某猎户和婢女害死的猴精到清代犹来找其后身复仇，却被神温元帅驱逐。其中猴怪复仇祟人的妖术颇荒诞，它把横刺、铁针、竹篾十余条置人眼耳口鼻中，又置镜于胸里。后猴怪被逼取出，犹带血丝缕缕。

狼是凶恶吃人的动物，古人的情绪自然要激越一些。《狼女》写某刺史子婚娶某女子，而一日见子不起，坏窗而入，见大白狼冲人而走，其子已被吃尽了。但《惨毒佳丽》却描写迥异，除写狼女食肉“饕餮殊甚”外，还颇可人心意。但不料被章生无意毒杀，使得章生

悔恨终生，“号咷而返，不复再娶。”

猿在群兽中描写最为充分。《白猿传》是最为早出的故事，该猿怪虽祟取美妇，荒淫无度，被欧阳纥所杀，但亦不失为一威武的山大王形象。《巴西侯》正可与此篇相参读。巴西侯威镇群兽，但性情坦率，好客嗜饮。因不听灵龟洞玄先生言，而终遭杀身之祸。死前才醒悟过来，但已悔之晚矣，空余怅恨而已。《青山情》写刚烈痴情的猿女形象，后终于看破世情，逐伴归山而去。《猿僧》力写猿的聪慧，出之以佛道辨说，幽默风趣，耐人寻味，不失为喜剧故事中的精品。《楚江渔者》把猿写成一位世外隐者，给那些以归隐作饵沽名钓誉之徒以辛辣的讽刺。然终不忘自己的族类，跳跃化为老猿而逝，不知所之。

末两则是合写群兽的故事。《萧使君出猎》场面阔大，描写生动。玄冥使者的威严，被贬尘界为虎的谪仙严四兄的善谋，群兽的顺从，狐精的多能，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群兽合谋，终使翌日大风雪，萧使君不复出猎了。《群兽幻会》系同型故事，以某人的幻境写出，但幻实相生，幻即是实，因为幻境全被末尾的实情确证了。其中描写亦自有特色，立意于写男女群兽的随意打闹，恢宏洒脱不及前则故事，但却较多生活情趣，显然受清代市民文化的影响，似乎更少寓言神话意味而靠近人生。

山　獠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①。旦往观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明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挈头②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燃之。”未至家二三里，闻笼中倅倅动。转头顾视，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身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

当相佑助，并令断得大蟹。”王曰：“如此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姓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声。

土俗谓之山獠，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后记》卷七）

【注释】

① 穷涘：穷，极限，尽头；涘：水沟。穷涘指极偏僻、荒远的水沟。蟹断：断，也作“鳙”。竹制，为置于河中截流捕取鱼蟹的工具。

② 挛头：用绳子系住木材头。

③ 去家：离家。

狨　心

狨者猿猱之属，其雄毫长一尺、尺五者，常自爱护之，如人披锦绣之服也。极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为暖座①者是也。

生于深山中，群队动成千万。雄而小者，谓之狨奴。猎师采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闻人犬之声，则舍群而窜。抛一树枝，接一树枝，去之如飞。或于繁柯秾叶之内藏隐之，身自知茸好，猎者必取之。其雌与奴，则缓缓旋食而传其树②，殊不挥霍。知人不取之，则有携一子至一子者甚多。

其雄有中箭者，则拔其矢嗅之，觉有药气，则折而掷之。嚬眉愁沮，攀枝蹲于树巅。于时药作抽掣，手足俱散，临堕而却揽其枝。揽是者数十度，前后呕哕，呻吟之声，与人无别。每口中涎出，则闷绝手散。堕在半树，接得一细枝稍，悬身移时，力所不济，乃堕于地。则人犬齐到，断其命焉。

猎人求嘉者不获，则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则解摘其子。擿去复来，抱其母身，去离不获，乃母子俱毙。若使仁人观之，则不忍寝其皮，食其肉。若无悯恻之心者，其肝是铁石，其人为禽兽。昔邓

芝⑤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叶塞疮。芝曰："吾违物性，必将死焉。"于是掷弓矢于水中。山民无识，安知邓芝之为心乎？（出《玉堂闲话》，原名《猿》）

【注释】

① 暖座：作为温暖的座垫。
② 缓缓旋食而传其树：慢慢地周围上下地采食树叶，然后去到另一棵树。故下文有"殊不挥霍"的断语。
③ 掷(zhì)：投掷。
④ 去离不获：去离，离；获，争取。去离不获，并不争取要离去此地。
⑤ 邓芝（?—251）：三国蜀新野人，字伯苗，官广汉太守，入为尚书。先主刘备死，奉使入吴，说孙权绝魏连蜀。迁车骑将军。《三国志·蜀》有传。

鹿　僧

嵩山内有一老僧，结茅居薜萝间，修持不出①。忽见一小儿独参礼②，恳求为弟子。僧但诵经不顾，其小儿自旦至暮不退。僧乃问之曰："此深山内，人迹甚稀，小儿因何至？又因何求为弟子？"小儿曰："本居山前，父母皆丧，幼失所依，必是前生不修善果所致。今是以发愿，舍离尘俗，来求我师，实欲修来世福业也。"僧曰："能如是耶，其奈僧家寂寞，不同于俗人。志愿虽嘉，能从道，心惟一乎？"小儿曰："若心与言违，皇天后土，自不容耳，不惟我师不容也。"僧察其敏悟，知有善缘，遂与落发。

小儿为弟子后，精进勤劬，罕有伦等③。或演法于僧，僧不能对。或问道于僧，僧不能析。老僧深重之，以为圣贤也。后数年，时在素秋，万木凋落，凉风悲起，磎谷凄清，忽慨然四望，朗吟曰："我本长生深山内，更何入他不二门④。争如⑤访取旧时伴，休更朝夕劳神魂。"吟讫，复长啸。良久，有一群鹿过，小儿跃然，脱僧衣，化一鹿，跳跃随群而去。（出《潇湘录》，原名《嵩山老僧》）

【注释】

① 结茅：结茅草成居室。薜萝：藤蔓。修持不出：在家修练道心，足不出户。
② 参礼：参拜之礼。
③ 罕有伦等：很少有他这样的人。伦等，同类；同等。
④ 不二门：不二，亦称“无二”，“离两边”。佛教名词。指对一切现象应“无分别”，或超越各种区别。这种方法亦被称为“不二法门”。这里代指为僧习道。
⑤ 争如：还不如。

鹿道士

岐州西二十里王祜者，豪富之家也。第宅华丽，拟于贵显①。常开馆舍，以待往来，至于珍馔芳醪，虽有千人诣之，曾不缺乏②。

忽一日，有一道士谒祜，自称华山道士学真。携一张琴，负一壶药，来求寄泊。祜性且好道，既问之，忻然出迎。延于深院，敬待倍常。道士问祜曰：“君如是富，足敌侯伯之乐也。福则福矣，其如不贤③。”祜笑而起拜。道士曰：“君设食于门下，以俟贤俊耶？以待饿者而饲之耶？若以待饿，方今天下安乐，馀粮栖亩④，人无乏绝，又何饲之？若以俟贤俊，则不闻君延一贤，揖一俊，足以知君自不贤耳。无讶我言，我恐君有凭痴之名⑤，喧哗于人口，故以此直言以悟君，亦缘感君倍常敬仰我也。”祜遂慨然动容，再拜之。道士又曰：“我闻人之好乐，必有其师⑥。事纵横者⑦，实存游说之志。读孙吴者⑧，那无争战之心哉！某手携一张琴，负一壶药者，岂独欲劳顿也？抑有旨⑨耳。携琴者，我知琴有古风，欲人知我好古；又欲化人还淳朴，省浇浮⑩也。负药壶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人知我有痊平人病之意也。我琴非止自化也，化人也⑪；我药非止痊自病也，痊人病也。噫！君之富济于人，与夫家累千金，剥割人者则殊。如以古之豪贵之家待士，则怍⑫矣。必以贤愚有别，慎保身名，无反招谤耳。”祜复再拜。

道士乃命酒自酌。才曙，遽辞而去。祜令人潜侦之，见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原名《王祜》）

【注释】

① 拟：比。拟于贵显：可以与显贵人家相比。
② 以待往来：用以招待往来之人。诣之：去他这里。曾不缺乏：从没有短缺过。
③ 其如不贤：其，其行为举止；指设食待客等事。其如不贤即说你的这类举动并不像贤良的举动。
④ 栖亩：赖以栖身的田地。
⑤ 凭痴之名：依靠愚蠢的名声。
⑥ 必有其师：必定有它的原因。师，师长教诲的道理。
⑦ 纵横者：指纵横家，古九流之一，以审察时势，游说动人为主。战国时尤甚，其著名者有鬼谷子、苏秦、张仪等人。当时，苏秦主张合纵，合山东六国以抗秦；张仪主张连横，说六国以奉秦，因称为纵横家。
⑧ 孙吴：吴国孙氏政权，泛指魏蜀吴三国对立之间的频繁战争。
⑨ 有旨：有目的。
⑩ 省浇浮：省，省察；省悟。浇浮，也作浇薄。指社会风气不正，唯利是图，人心涣散。
⑪ 非止自化，化人也：并不只是教化自己，而是意在教化他人。
⑫ 怍：惭愧。

香獐女

安幼舆，陕之拔贡生。为人挥霍好义，喜放生。见猎者获禽，辄不惜重直，买释之。会舅家丧葬，往助执绋①。暮归，路经华岳，迷窜山谷中。心大恐。一矢之外，忽见灯火，趋投之。数武中，欻见一叟，伛偻曳枚，斜径疾行。安停足，方欲致问，叟先诘谁何。安以迷途告；且言灯火处必是山村，将以投止。叟曰："此非安乐乡。幸老夫来，可从去，茅庐可以下榻。"安大悦，从行里许，睹小村。叟扣荆扉，一妪出，启关曰："郎子来耶？"叟曰："诺。"

既入，则舍宇湫隘②。叟挑灯促坐，便命随事具食。又谓妪曰："此非他，是吾恩主。婆子不能行步，可唤花姑子来酾酒。"俄女郎以馔具入，立叟侧，秋波斜盼。安视之，芳容韶齿，殆类天仙。叟顾令煨酒。房西隅有煤炉，女郎入房拨火。安问："此女公何人？"答云："老夫章姓。七十年止有此女。田家少婢仆，以君非他人，遂敢出妻③见子，幸勿哂也。"安问："婿何家里？"答言："尚未。"安赞其惠丽，称不容口。叟方谦挹，忽闻女郎惊号。叟奔入，则酒沸火腾。叟乃救止，诃曰："老大婢，濡猛④不知耶！"回首，见炉傍有蜀心⑤插

紫姑未竟，又诃曰："发蓬蓬许，裁如婴儿！"持向安曰："贪此生涯，致酒腾沸。蒙君子奖誉，岂不羞死！"安审谛之，眉目袍服，制甚精工。赞曰："虽近儿戏，亦见慧心。"

斟酌移时，女频来行酒，嫣然含笑，殊不羞涩。安注目情动。忽闻妪呼，叟便去。安觑无人，谓女曰："睹仙容，使我魂失。欲通媒妁，恐其不遂，如何？"女抱壶向火，默若不闻；屡问不对。生渐入室⑥。女起，厉色曰："狂郎入闼，将何为！"生长跪哀之。女夺门欲去。安暴起要遮，狎接膺胸。女颤声疾呼，叟忽遽入问。安释手而出，殊切愧惧。女从容向父曰："酒复涌沸，非郎君来，壶子融化矣。"安闻女言，心始安妥，益德之。魂魄颠倒，丧所怀来。于是伪醉离席，女亦遂去。叟设裀褥，阖扉乃出。

安不寐，未曙，呼别。至家，即浼⑦交好者造庐求聘，终日而返，竟莫得其居里。安遂命仆马，寻途自往。至则绝壁巉岩，竟无村落；访诸近里，此姓绝少。失望而归，并忘寝食。由此得昏瞀之疾：强啖汤粥，则噩嗌欲吐；溃乱中，辄呼花姑子。家人不解，但终夜环伺之，气势阽危。一夜，守者困怠并寐，生矇瞳中，觉有人揣而抢之。略开眸，则花姑子立床下，不觉神气清醒。熟视女郎，潸潸涕堕。女倾头笑曰："痴儿何至此耶？"乃登榻，坐安股上，以两手为按太阳穴。安觉脑麝奇香，穿鼻沁骨。按数刻，忽觉汗满天庭，渐达肢体。小语曰："室中多人，我不便住。三日当复相望。"又于绣袪⑧中出数蒸饼置床头，悄然遂去。安至中夜，汗已思食，扪饼啖之。不知所苞何料，甘美非常，遂尽三枚。又以衣覆余饼，懵腾酣睡，辰分始醒，如释重负。三日，饼尽，精神倍爽。乃遣散家人。又虑女来不得其门而入，潜出斋庭，悉脱扃键。

未几，女果至，笑曰："痴郎子！不谢巫耶？"安喜极，抱与绸缪，恩爱甚至。已而曰："妾冒险蒙垢，所以故，来报重恩耳。实不能永谐琴瑟，幸早别图。"安默默良久，乃问曰："素昧生平，何处与卿家有旧？实所不忆。"女不言，但云："君自思之。"生固求永好。女曰："屡屡夜奔，固不可；常谐伉俪，亦不能。"安闻言，悒悒而悲。女曰：

"必欲相谐，明宵请临妾家。"安乃收悲以忻⑨，问曰："道路辽远，卿纤纤之步，何遂能来？"曰："妾固未归。东头聋媪我姨行，为君故，淹留至今，家中恐所疑怪。"安与同衾，但觉气息肌肤，无处不香。问曰："熏何芗泽，致侵肌骨？"女曰："妾生来便尔，非由熏饰。"安益奇之。女早起言别。安虑迷途，女约相候于路。安抵暮驰去，女果伺待，偕至旧所。叟媪欢逆。酒肴无佳品，杂具藜藿。既而请安寝。女子殊不瞻顾，颇涉疑念。更既深，女始至，曰："父母絮絮不寝，致劳久待。"浹洽⑩终夜，谓安曰："此宵之会，乃百年之别。"安惊问之。答曰："父以小村孤寂，故将远徙。与君好合，尽此夜耳。"安不忍释，俯仰悲怆。依恋之间，夜色渐曙。叟忽然闯入，骂曰："婢子玷我清门，使人愧怍欲死！"女失色，草草奔出。叟亦出，且行且詈。安惊孱愕怯，无以自容，潜奔而归。

数日徘徊，心景殆不可过。因思夜往，逾墙以观其便。叟固言有恩，即令事泄，当无大谴。遂乘夜窜往，蹀躞⑪山中，迷闷不知所往。大惧。方觅归途，见谷中隐有舍宇；喜诣之，则闬闳高壮，似是世家，重门尚未扃也。安向门者讯章氏之居。有青衣人出，问："昏夜何人询章氏？"安曰："是吾亲好，偶迷居向。"青衣曰："男子无问章也。此是渠妗家⑫，花姑即今在此，容传白之。"入未几，即出邀安。才登廊舍，花姑趋出迎，谓青衣曰："安郎奔波中夜，想已困殆，可伺床寝。"少间，携手入帏。安问："妗家何别无人？"女曰："妗他出，留妾代守。幸与郎遇，岂非夙缘？"然偎傍之际，觉甚羶腥，心疑有异。女抱安颈，遽以舌舐鼻孔，彻脑如刺。安骇绝，急欲逃脱，而身若巨绠之缚。少时，闷然不觉矣。安不归，家中逐者穷人迹。或言暮遇于山径者。家人入山，则裸死危崖下。惊怪莫察其由，舁归。

众方聚哭，一女郎来吊，自门外嗷啕而入。抚尸捺鼻，涕洟其中，呼曰："天乎，天乎！何愚冥至此！"痛哭声嘶，移时乃已。告家人曰："停以七日，勿殓也。"众不知何人，方将启问；女傲不为礼，含涕径出，留之不顾。尾其后，转眸已渺。群疑为神，谨遵所教。

夜又来，哭如昨。至七夜，安忽苏，反侧以呻。家人尽骇。女子入，相向呜咽。安举手，挥众令去。女出青草一束，燂汤⑬升许，即床头进之，顷刻能言。叹曰："再杀之惟卿，再生之亦惟卿矣！"因述所遇。女曰："此蛇精冒妾也。前迷道时，所见灯光，即是物也。"安曰："卿何能起死人而肉白骨⑭也？毋乃仙乎？"曰："久欲言之，恐致惊怪。君五年前，曾于华山道上买猎獐而放之否？"曰："然，其有之。"曰："是即妾父也。前言大德，盖以此故。君前日已生西村王主政家。妾与父讼诸阎摩王，阎摩王弗善也。父愿坏道⑮代郎死，哀之七日，始得当。今之邂逅，幸耳。然君虽生，必且痿痹不仁；得蛇血合酒饮之，病乃可除。"生衔恨切齿，而虑其无术可以擒之。女曰："不难。但多残生命，累我百年不得飞升。其穴在老崖中，可于晡时聚茅焚之，外以强弩戒备，妖物可得。"言已，别曰："妾不能终事，实所哀惨。然为君故，业行已损其七，幸悯宥也。月来觉腹中微动，恐是孽根。男与女，岁后当相寄耳。"流涕而去。

安经宿，觉腰下尽死，爬搔无所痛痒。乃以女言告家人。家人往，如其言，炽火穴中。有巨白蛇冲焰而出。数弩齐发，射杀之。火熄入洞，蛇大小数百头，皆焦且死。家人归，以蛇血进。安服三日，两股渐能转侧，半年始起。

后独行谷中，遇老媪以绷席抱婴儿授之，曰："吾女致意郎君。"方欲问讯，瞥不复见。启襁视之，男也。抱归，竟不复娶。（出《聊斋志异》卷五，原名《花姑子》）

【注释】

① 执绋：绋，牵引灵车的绳索。古时，送葬的人牵着灵车的绳索以助行进，因称送葬为执绋。
② 湫隘：低下狭小。
③ 出妻：遣弃妻子。这里意为不让妻子而让女儿出外招待客人。
④ 濡猛：骂人语，意为行动迟缓猛浪。
⑤ 蜀心：即蜀秫之心，高粱杆心。
⑥ 入室：原指学问达到一定的程度，这里指安生对獐女的欲情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界。
⑦ 浼(měi)：请托。
⑧ 绣袪：绣花的袖口。

⑨ 忻：高兴。
⑩ 洽治：融洽，和谐。
⑪ 蹀(dié)躞(xiè)：往来徘徊。
⑫ 渠妗家：她舅母家。
⑬ 煠(qiàn)汤：煎汤。
⑭ 起死人：使死人站起来，即起死回生。肉白骨：使白骨上长出肉来，也即挽救人生命的意思。
⑮ 坏道：毁坏已修得的道行。

猴娶妇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与猴相类，长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国”，一名“马化”，或曰“玃猴”。伺道行妇女有美者，辄盗取将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经过其旁，皆以长绳相引，犹故不免①。此物能别男女气臭②，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则为家室。其无子者，终身不得还。十年之后，形皆类之，意亦迷惑，不复思归。若有子者，辄抱送还其家。产子皆如人形。有不养者，其母辄死。故惧怕之，无敢不养。及长，与人不异，皆以杨为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诸杨，率皆是猳国马化之子孙也。（出《搜神记》卷十二，原名《猳国马化》）

【注释】

① 犹故不免：犹，还；尚且。故，原来的情形，指女子被玃猴取去。不免，无法避免。
② 气臭：气味。

猴灯

薛放尚书曾祖为湖南刺史，罢郡①，京中闲居。善治家，旦暮，必策杖检校其宅。常晨起，因至厨中，见灶内有灯荧荧然。薛怒其褻者②曰：“灯不灭，又置灶中何也？”及至灶前视之，忽见一猕猴子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馀，内食品物皆极小而甚备。又前置一盏灯，猴对之而食。薛大骇异，乃以拄杖刺之。灶虽浅，

而尽其杖终不能及。乃命妻子僮仆观之，皆莫测，不知所为。其猴忽置灯于盘子上，以头戴盘而出灶。人行至堂前阶上，复设灯置盘而食，傍若无人。

薛氏惊惧，乃令子弟出外，访求术士以禳之。及出门，忽逢一道士乘驴，谓薛氏子曰："郎君神精，极甚仓卒，必有事故。适过此宅，见妖气甚盛，某平生所学道术，以济急难。如有事，请为郎君除之。"薛子大喜，下马拜请至宅。使君具簪简④出迎，妻女等悉拜迎，坐于中堂。猴见道士，亦无惧色。道士曰："此乃使君积世深冤，今之此来，为祸不浅。"使君及妻子，悲涕求请良久。道士曰："有幸相遇，当为祛除。然此物终当屈辱使君，方肯解释。"薛曰："苟得无他，敢辞屈辱⑤。"道士曰："此猴今欲将合盘及灯，上使君头上食，必当去，可乎？"薛不敢辞。妻子皆泣曰："此是精魅物，安可置头上！乞尊师别为一计。"道士曰："不然，先将合盘子于头上，后令于盘中食之，可乎？"妻子又曰："不可。"道士曰："不然，无计矣。"薛又哀祈之良久。道士曰："家有厨柜之类乎？令使君入其中，令猴于其上食，可乎？"皆曰："可。"

乃取木柜。中施裀褥，薛入柜中，闭之。猴即戴合盘，提灯而上，乃置之而食。妻子环绕其旁，共忧涕泣。忽失道士所在，惊骇求觅之次，猴及合盘灯亦皆不见。遂开柜视之，使君亦不见。举家号哭求觅，无复踪迹。遂具丧服，以柜招魂而葬焉。（出《太平广记》卷四四六，原名《薛放曾祖》）

【注释】

① 罢郡：取消了郡刺史的职务。

② 爨(cuàn)者：火伕。

③ 人行：人立而行。

④ 簪简：即簪笏。古代笏以记事，簪笔以备书。簪简指简笏和插在简笏上的簪笔。这里以出具簪简来表示薛氏迎接道士的恭敬态度。

⑤ 苟得无他，敢辞屈辱：如果能够避免其他灾祸，岂敢回避所受的屈辱吗？

猴　怪

杭州周云衢孝廉，有女嫁盐商吴某之子。吴以住屋颇窄，使居园中书舍。婚三月矣，忽周女患奇疾，始而心痛，继而腹背痛，继而耳目口鼻无不痛者，哀号跳掷。人不忍见，遍召医士，莫名其病。但见白黑气二条缠女身，如绳带捆缚之状。云衢与吴翁斋醮①无效，不得已自为牒文，投城隍神及关神②处。半月未见灵应，又投文催之。

一日，云衢与其女及婿，俱白昼偃卧若死去者，两日而苏。家人问之，据云衢云曰："城隍神得我牒文，即拘此妖。妖抗不到。直至催牒再至关神处，神批发温元帅③擒讯。讯得为祟者乃一雌猴，其白黑二气，则黑白二蛇也。

"元至正七年，猴与其雄偷果于达鲁花赤余氏之园，其时女为余家小婢，撞见，以石掷之。雄走出，适遇猎户张信，以箭毙之。雌猴惊逸，修道于括苍山④中。今猎户张托生为吴翁之子，婢托生为周氏之女，故来报仇。元帅问：'汝既有仇，何以不早报，而必待至四百年后耶？'猴云：'此女七世托生为文学侍从之官，或为方伯、中丞，故我不能相犯。因其前世居官无状，仍罚为女身。适值所嫁之人，又即猎户。故我两仇齐发。'问：'黑白二气何来？'供称吴园中物，被猴牵帅而至者。

"元帅怒曰：'周女前身作婢，掷石驱猴，是其职分所当为。吴某前生为猎户，射杀一猴，亦人间常事。汝又不仇吴，而仇其妻，甚为悖乱。且与园中两蛇何与，而助纣为虐耶？'掷剑喝曰：'先斩妖党。'随见皂衣人取二蛇头呈验。元帅谓猴曰：'汝罪亦宜斩。但念尔修炼多年，颇有神通，将成正果，斩汝可惜。速改过悔罪，治好周女之病，我便赦汝，一面详复关帝。'猴狰狞不服，两目如电，奋爪向前，似欲扑犯元帅者。俄闻空中大声曰：'伏魔大帝有令，妖猴不服，即斩妖猴。'言毕，瓦上琅琅有刀环声响，猴始惧，叩头服罪。

"元帅呼周女到案下，令猴治病。猴抉其眼耳口鼻中所出横刺、铁针、竹篾十余条，女痛稍苏，惟心痛未解。猴不肯治。元帅又欲斩猴，猴云：'女心易治，但我有所求，须吴翁许我，我才替治。'问何求，曰：'我爱吴园清洁，欲打扫西首扫云楼三间，使我居住。'吴翁许之。猴伸手女口，直到胸前，探出小镜一方，犹带血丝缕缕。女病旋愈。元帅命吴氏父子领女回家。遂各苏醒。"（出《子不语》卷十）

【注释】

① 斋醮：请僧道设斋坛，向神佛祈祷以避灾祸。

② 关神：即关帝。蜀汉关羽死后，各代帝王均有追封。至明万历年间，始从道士张道元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后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自是相沿有关帝之称。

③ 温元帅：神名，据说他叫温琼，字子玉，后汉东欧郡人，即今浙东温州。其母梦为六甲之神赐明珠而降生。年幼聪颖，经传子史天文等书无不精通，但年长科第气运不佳，于是立志"死当助玉帝诛奸灭邪"。泰山府君召为佐岳之神，玉帝封为元金大神，下五岳为岳府猛将，众神之宗，岳班之首，血食于温州。

④ 括苍山：山名，在浙江省东南部。山多括木，故名括苍山。道书以为十大洞天福地之一。

狼　女

唐冀州刺史子，传者①忘其姓名。初，其父令之京，求改任②。子往未出境③，见贵人家宾从众盛，中有一女容色美丽。子悦而问之，其家甚愕。老婢怒云："汝是何人？辄此狂妄。我幽州庐长史家娘子，夫主近亡，还京。君非州县之吏，何诘问顿剧。"子乃称父见任④冀州，欲求姻好。初甚惊骇，稍稍相许，后数日野合，中路却还⑤。刺史夫妻深念其子，不复诘问。然新妇对答有理，殊不疑之。其来人马且众，举家莫不忻悦。

经三十余日，一夕，新妇马相踢。遣使婢等往视，遂自拒户。及晓，刺史家人至子房所，不见奴婢。至栅中，又不见马，心颇疑之。遂白刺史。刺史夫妻遂至房前，呼子不应。令人坏窗门开之，有大白狼冲人走去。其子遇食⑥略尽矣。（出《广异记》，原名《冀

州刺史子»)

【注释】

① 传者：传说这个故事的人。
② 初：故事开始的时候。之京：去京城。改任：变更任职。
③ 未出境：未走出冀州境内。冀州：州名，古九州之一，辖区历代有变动，一般指今河北、河南北部。
④ 见任：现任。
⑤ 中路却还：行到半路中便回来了。
⑥ 遇食：遭食，被食。

惨毒佳丽

镇番章佥，世居水磨关。少好勇。十七八岁时，独负弩入北山，猎取雉兔。日暮不得归，露宿悬崖下，酣寝。至夜半，觉有物掠其颐颔间，亟启目，就月光觑之，人也。忽起捉其臂，则一美女子，侧卧草露间，宛转娇啼，若不胜其臂之痛者。章怜而释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裳，冶容绝代。问深夜何得至此，答曰："儿家去此里许，偶步月崖下，见郎熟寐，童心未改，聊尔相戏，不虞①郎卤莽乃尔。"章曰："然则胡为掠吾颐也？"女含羞，俯首不能置对。章目眩神夺，遽前拥之，女极力撑拒。方扰攘间，蓦一婢出山径之蹊间，坌息而至，讶且叱曰："何处小郎，强来拉人闺秀耶？"章曰："彼自来就我，岂我唐突西施！"婢嘻曰："强人！强人！复具佞口②。不足与校情理，小娘但归休。"乃掖女子，循蹊径去。

章少年不检③，施④从女子之所之，越嶙峋，逾涧壑，约五六里，于松林内得瓦屋数椽，绕以沙竹篱。二女入，章亦尾之入。婢回首睨之而哂曰："此小郎亦太颜甲⑤，夤夜⑥入人家，欲何为耶？"女掩口微笑曰："想非奸即盗耳。"声清锐如春莺。章揖之曰："小人开罪小娘，故踵门请荆，敢云奸盗乎？"婢曰："小郎能属对乎？"章曰："即使能属对矣，将若何？"婢曰："儿家小娘子，葳蕤⑦之质，年十六，孤处无依，欲求人家兰玉而伉俪之，未肯轻易。尝作一对，誓有人能

属之者……”章以不识一丁字，第不欲遽示空疏⑧，乃给之曰：“姑言何对，倘能属未可知也。”婢请于女，女书之于笺。婢持向章，且读曰：“织女星辰永相睽⑨，且一年两会。”盖是年值闰七月也。章不解所云，辗转间，面热如火。婢背女小语教章曰：“郎第云：‘梁花月午尝独坐，每半夜三更。’”章再三期期之，犹讹两字。婢掩袂忍笑，女哂曰：“此必婢子教坏矣！”婢曰：“小郎口吃，且非章句士，小娘无复拘执矣。”女遂纳章，与共寝食，好合无间。女赠章金钏一枚，章答以玉玦拾，女系诸裙带间。女极慧，特饕餮殊甚，每食禽兽之肉，腹笥兼人，虽至厌饱，独眈眈于饿余⑩。章嬖之，不以为怪。日出猎，取以媚之。

女与婢间日一出，归必暮夜。章诘其所往，女曰：“有寡嫂居大黄山，故时往探候。”章惊曰：“大黄山，狼薮⑪也。卿奈何数数往来，且必夜归也？”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为忧，请偕行，女坚拒不可。章思狼之为物，性虽狡猾，然无饥饱，遇物辄啖；腰缠中所蓄木鳖子⑫颇饶，默以毒黄羊肉，置山径间，自北山至大黄，凡十余处，盖欲杀狼以卫女也。是日女与婢复出，通宵不返，章忧疑，坐以待旦。至晓弗归，章惧，负弩往探之，见二狼死草间，毒肉尚有余者。章以狼为中毒死矣，拖狼入林中。而林中有女衣二袭，识为女及婢所服者。大惊，检衣视之，忽一物落石上，拍拍有声。谛视，则定情时赠女之玉玦拾也。骇甚，拾之以归。至则瓦屋竹篱，化为乌有，惟土窟乱柴，绕以流水荒山而已。章徘徊延伫，尽夜支颐，终无消息。糇粮尽绝，章号咷而返，不复再娶。（出《夜谈随录》卷二，原名《章伦》）

【注释】

① 不虞：不料。

② 佞口：谄佞之口，这里指章伦设歪理辨驳。

③ 不检：不检点，放纵的意思。

④ 施(yí)：隐秘地跟踪在后。

⑤ 颜甲：唐进士杨光远，多娇饰，不识忌讳，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

铁甲。后遂以颜甲指惭颜，犹今之“脸皮厚，不知耻”。

⑥ 霪(yín)夜：深夜。

⑦ 葳蕤：鲜艳明丽的样子。这里用以形容女貌的出色。

⑧ 第不欲遽示空疏：第，但；遽，匆忙；示，出示；空疏，空白的疏纸。此句意为：但是章伾并不想就此作罢，而尚心存侥幸。

⑨ 睽(kuí)：隔开，分离。

⑩ 馂余：吃剩下来的食物。

⑪ 狼藪：狼窑。藪：某物众生集聚之地。

⑫ 木鳖子：植物名，藤本，叶如葡萄，面光。夏初开黄花，结实似瓜，表面多软刺，扁圆如鳖，故名木鳖子。有毒，可供药用。

白猿传

梁大同①末，遣平南将军蔺钦南征，至桂林，破李师古、陈彻。别将欧阳纥略地至长乐②，悉平诸洞③，采入④深阻。纥妻纤白，甚美。其部人曰：“将军何为挈丽人经此？地有神，善窃少女，而美者尤所难免。宜谨护之。”纥甚疑惧，夜勒兵环其庐，匿妇密室中，谨闭甚固，而以女奴十馀伺守之。

尔夕，阴风晦黑，至五更，寂然无闻。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惊悟者，即已失妻矣。关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门山险，咫尺迷闷，不可寻逐。迨明，绝无其迹。纥大愤痛，誓不徒还⑤。因辞疾⑥，驻其军，日往四遐，即深凌险以索之。既逾月，忽于百里之外丛条上，得其妻绣履一双，虽浸雨濡，犹可辨识。纥尤凄悼，求之益坚。选壮士三十人，持兵负粮，岩栖野食。

又旬余，远所舍约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迥出。至其下，有深溪环之，乃编木以度。绝岩翠竹之间，时见红彩，闻笑语音。扪萝引绠，而陟其上，则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杳然殊境。东向石门，有妇人数十，帔服鲜泽，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见人皆慢视迟立，至则问曰：“何因来此？”纥具以对。相视叹曰：“贤妻至此月馀矣。今病在床，宜遣视之。”入其门，以木为扉。中宽辟若堂者三。四壁设床，悉施锦荐⑦。其妻卧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纥就视之。回眸一睇，即疾挥手令去。诸妇

人曰："我等与公之妻，比来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杀人，虽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两斛，食犬十头，麻数十斤，当相与谋杀之。其来必以正午。后慎勿太早，以十日为期。"因促之去。纥亦遽退。

遂求醇醪与麻、犬，如期而往。妇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聘力⑧，俾吾等以彩练缚手足于床，一踊皆断。尝纫三幅，则力尽不解。今麻隐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体皆如铁，唯脐下数寸，常护蔽之，此必不能御兵刃。"指其傍一岩曰："此其食廪，当隐于是，静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计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气以俟。

日晡，有物如匹练，自他山下，透至若飞，径入洞中。少选，有美髯丈夫长六尺余，白衣曳杖，拥诸妇人而出。见犬惊视，腾身执之，披裂吮咀，食之致饱。妇人竞以玉杯进酒，谐笑甚欢。既饮数斗，则扶之而去。又闻嬉笑之音。良久，妇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见大白猿，缚四足于床头，顾人蹙缩，求脱不得，目光如电。竞兵之，如中铁石。刺其脐下，即饮刃，血射如注。乃大叹咤曰："此天杀我，岂尔之能。然尔妇已孕，勿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宗⑨。"言绝乃死。

搜其藏，宝器丰积，珍羞盈品，罗列桉几。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备。名香数斛，宝剑一双。妇人三十辈，皆绝其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采唯止其身，更无党类。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素罗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长数寸。所居常读木简，字若符篆，了不可识；已，则置石磴下。晴昼或舞双剑，环身电飞，光圆若月。其饮食无常，喜啗果栗；尤嗜犬，咀而饮其血。日始逾午，即欻然而逝。半昼往返数千里，及晚必归，此其常也。所须无不立得。夜就诸床嬲戏⑩，一夕皆周，未尝寐。言语淹详，华旨会利⑪。然其状，即猴玃类也。今岁木叶之初⑫，忽怆然曰："吾为山神所诉，将得死罪。亦求护之于众灵，庶几可免。"前月哉生魄⑬，石磴生火，焚其简书。怅然自失曰："吾已千岁，而无

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顾诸女，汎澜⑭者久，且曰：“此山复绝，未尝有人至。上高而望，绝不见樵者。下多虎狼怪兽。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

纥即取宝玉珍丽及诸妇人以归，犹有知其家者。纥妻周岁生一子，厥状肖焉。后纥为陈武帝所诛。素与江总善。爱其子聪悟绝人，常留养之，故免于难。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出《唐人小说》）

【注释】

① 大同：梁武帝萧衍年号(535—546)。
② 别将：与主力军配合作战的部队将领。略地：攻占、夺取敌方土地。长乐：县名，辖属广东省惠州。
③ 诸洞：泛指边陲蛮荒之地的民众。
④ 采(mí)入：深入。
⑤ 徒还：空手而还。
⑥ 因辞疾：因此托辞称有疾病。
⑦ 锦荐：织有各种美丽花纹的席子。
⑧ 骋力：显示自己的力量。
⑨ 大其宗：光大自己的宗族。
⑩ 嬲(niǎo)戏：男女间性的戏弄。
⑪ 淹详：深刻而周密。华旨会利：富有文彩的旨意表达得恰当而准确犀利。
⑫ 木叶之初：一年之际叶落之初，即秋天开始的时候。
⑬ 月哉生魄：指月初生之时。月魄为月初生或始缺时不明亮的部分。
⑭ 汎澜：即汍(huán)澜，泪流不断的样子。

青山情

广德中，有孙恪秀才者，因下第，游于洛中①。至魏王池②畔，忽有一大第，土木皆新，路人指云：“斯袁氏之第也。”恪径往叩扉，无有应声。户侧有小房，帘帷颇洁，谓伺客之所。恪遂搴帘而入。良久，忽闻启关者，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恪疑主人之处子，但潜窥而已。女摘庭中之萱草③，凝思久立，遂吟诗曰：“彼见是忘忧，此看同腐草，青山与白云，方展我怀抱。”吟讽惨容。后因来搴帘，忽睹恪，

遂惊惭入户，使青衣诘之曰："子何人，而夕向于此？"恪乃语以税居之事，曰："不幸冲突④，颇益惭骇，幸望陈达于小娘子。"青衣具以告。女曰："某之丑拙，况不修容，郎君久盼帘帷，当尽所睹，岂敢更回避耶？愿郎君少伫内厅，当暂饰装而出。"恪慕其容美，喜不自胜，诘青衣曰："谁氏之子？"曰："故袁长官之女，少孤，更无姻戚，惟与妾辈三五人据此第耳。小娘子见求适人，但未售也。"良久，乃出见恪，美艳逾于向者所睹。命侍婢进茶果，曰："郎君即无第舍，便可迁囊橐于此厅院中。"指青衣谓恪曰："少有所须，但告此辈。"恪愧荷而已。恪未室，又睹女子之妍丽如是，乃进媒而请之；女亦忻然相受，遂纳为室。袁氏赡足，巨有金缯，而恪久贫，忽车马焕若，服玩华丽，颇为亲友之疑讶，多来诘恪，恪竟不实对。恪因骄倨，不求名第，日洽豪贵，纵酒狂歌；如此三四岁，不离洛中。

忽遇表兄张闲云处士⑤。恪谓曰："既久暌间⑥，颇思从容⑦，愿携衾绸⑧，一来宵话。"张生如其所约。及夜半将寝，张生握恪手，密谓之曰："愚兄于道门曾有所授，适观弟词色，妖气颇浓，未审别有何所遇？事之巨细，必愿见陈，不然者，当受祸耳。"恪曰："未尝有所遇也。"张生又曰："夫人禀阳精，妖受阴气，魂掩魄尽，人则长生；魄掩魂销，人则立死。故鬼怪无形而全阴也，仙人无影而全阳也。阴阳之盛衰，魂魄之交战，在体而微有失位，莫不表白于气色。向观弟神采，阴夺阳位，邪干正腑，真精已耗，识用渐隳，津液倾输，根蒂荡动，骨将化土，颜非渥丹，必为怪异所诬，何坚隐而不剖其由也？"恪方惊悟，遂陈取纳之因。张生大骇曰："只此是也，其奈之何！"恪曰："弟忖度之，有何异焉？"张曰："岂有袁氏海内无瓜葛⑨之亲哉？又辨慧多能，足为可异矣！"遂告张曰："某一生遭迍⑩，久处冻馁，因兹婚娶，颇似⑪苏息，不能负义，何以为计？"张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传云：妖由人兴。人无衅⑫焉，妖不自作。且义与身孰亲？身受其灾，而顾其鬼怪之恩义，三尺童子，尚以为不可，何况大丈夫乎？"张又曰："吾有宝剑，亦干将⑬之俦亚也，凡有魑魅，见者灭没，前后神验，不可备数。诘朝⑭奉借，倘

携密室，必睹其狼狈，不下昔日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15]也。不然者，则不断恩爱耳。"明日，恪遂受剑。张生告去，执手曰："善伺其便。"

恪遂携剑，隐于室内，而终有难色。袁氏俄觉，大怒而责恪曰："子之穷愁，我使畅泰，不顾恩义，遂兴非为。如此用心，则犬彘不食其余，岂能立节行于人世耶？"恪既被责，惭颜惕虑，叩头曰："受教于表兄，非宿心也。愿以饮血为盟，更不敢有他意。"汗落伏地。袁氏遂搜得其剑，寸折之，若断轻藕耳。恪愈惧，似欲奔迸。袁氏乃笑曰："张生一小子，不能以道义诲其表弟，使行其凶险，来当辱之。然观子之心，的应不如是。然吾匹君已数岁也，子何虑哉？"恪方稍安。后数日，因出，遇张生，曰："无何使我撩虎须，几不脱虎口耳！"张生问剑之所在，具以实对；张生大骇曰："非吾所知也。"深惧而不敢来谒。

后十余年，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掺杂。后恪之长安，谒旧友王相国缙[16]，遂荐于南康[17]张万顷大夫[18]为经略判官[19]，挈家而往。袁氏每遇青松高山，凝睇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20]，袁氏曰："去此半程，江壖有峡山寺，我家旧有门徒僧[21]惠幽居于此寺，别来数十年；僧行夏腊[22]极高，能别形骸，善出尘垢。倘经彼设食，颇益南行之福。"恪曰："然。"遂具斋蔬之类。

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妆，携二子诣老僧院，若熟其径者。恪颇异之。遂将碧玉环子以献僧曰："此是院中旧物。"僧亦不晓。及斋罢，有野猿数十，连臂下于高松，而食于生台[23]上，后悲啸扪萝而跃。袁氏恻然。俄命笔题僧壁曰："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乃掷笔于地，抚二子，咽泣数声，语恪曰："好住！好住！吾当永诀矣！"遂裂衣化为老猿，追啸者跃树而去；将抵深山，而复返视。

恪乃惊惧，若魂飞神丧。良久，抚二子一恸。乃询于老僧。僧方悟："此猿是贪道为沙弥[24]时所养。开元中，有天使高力士[25]经过此，怜其慧黠，以束帛[26]而易之。闻抵洛京，献于天子。时有天使来往，多说其慧黠过人，长驯扰[27]于上阳宫[28]内，及安史之乱[29]，即不知

所之。于戏！不期今日更睹其怪异耳！碧玉环者，本诃陵㉙胡人所施，当时亦随猿须而往，今方悟矣！”恪遂惆怅，舣舟六七回，携二子而回棹，不复能之任也。（出《裴刑传奇》，原名《孙恪》）

【注释】

① 洛中：指今河南省洛阳一带。

② 魏王池：洛水泛溢而成的池，在洛阳南。唐太宗把这池赏给他的儿子魏王泰，所以叫作魏王池。

③ 萱草：多年生草，一名忘忧草，又叫宜男草。

④ 冲突：冒犯。

⑤ 处士：不做官的隐士。古时称在朝做官为“出”，在野隐居为“处”。

⑥ 暌间：分离。

⑦ 从容：原是舒缓不急迫的样子，这里引伸作恳谈、畅谈解。

⑧ 衾绸：应作衾绸，卧具。

⑨ 瓜葛：比喻辗转相系属的亲戚，好像瓜葛藤蔓的牵缠。

⑩ 迍邅：困难、不顺利。

⑪ 似：唐人习用语，这里作“得”解。

⑫ 衅(xìn)：指衅，缝隙、空子。

⑬ 干将：古时善铸剑者，这里引伸作宝剑解。

⑭ 诘朝：明天。本作詰朝，詰是明的意思，故称明朝为詰朝，俗因形近误詰为诘。

⑮ 王君携宝镜而照鹦鹉：事见唐初王度《古镜记》，王君指王度，鹦鹉系千岁老狸所变婢女的名字。

⑯ 王相国缙：唐朝著名诗人王维的弟弟，字夏卿，诗文与兄王维齐名，代宗时拜黄门侍郎，位至宰相。性贪鄙，曾因受贿事败露，几被处死。

⑰ 南康：指唐代康州，即今广东省德庆县。

⑱ 大夫在唐朝是文官，这里指刺史。张万顷在天宝时曾任河南尹。

⑲ 经略判官：州县佐贰官之一，掌管一切文书簿籍，有时也代本官判公事。

⑳ 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这地方出的砚石很有名，叫做端砚。

㉑ 门徒僧：唐朝贵族豪门，都和僧寺有固定关系，称门徒僧的，即某寺僧人专由某豪门供养，故一称门养。遇到该家有凶丧事故，就由该寺僧人到丧家诵经。

㉒ 夏腊：指僧人的年龄，和俗家称年龄为春秋一样。僧人以夏、腊二季为安息的时候，所以用夏、腊记年。

㉓ 生台：自梁高僧生公说法，顽石点头，后世寺院中遂都建立讲经石台，叫做生台。

㉔ 沙弥：小和尚。

㉕ 高力士(684—762)：唐玄宗最宠幸的太监，后被李辅国所谗，流配巫州。宝应元年，遇赦归，病死途中。

㉖ 束帛：古时把帛的两端对卷起来，合成一两，即是一匹，五两一束，叫作束帛。

㉗ 驯扰：柔顺地服从抚养。

㉘ 上阳宫：在河南省灵宝县东。《隋书·地理志》：“河南郡桃林有上阳宫。”盖沿虢都旧名。

㉙ 安史之乱：安禄山、史思明反唐王朝的战争，始于天宝十四载(755)，直到广德元年(763)才平定，历时九年。

㉚ 诃陵：唐时南方海中的岛国，《唐书》说它东邻婆利，西界婆登，南临大海，其确实方位难以考定。《历代地理沿革图》把它的方位画在今马来半岛以北，似较可信。

猿　僧

乾元①初，会稽民有杨叟者，家以资产丰赡，甲于郡中②。一日，叟将死，卧而呻吟，且经数月。叟有子曰宗素，以孝行称于里人。追其父病，罄其产以求医术。后得陈生者，究其原，曰："是翁之病，心也。盖以财产既多，其心为利所运，故心已离去其身。非食生人心，不可以补之。而天下生人之心，焉可致耶？舍是，则非吾之所知也。"宗素闻之，以生人之心固莫可得也，独修浮屠氏法，庶可以间其疾④。即召僧转经⑤，命工绘图铸像，已而自赍⑥衣粮，诣郡中佛寺饭僧。

一日，因挈食去，误入一山迳中，见山下有石龛，龛有胡僧，貌甚老瘦枯瘠，衣褐毛缕成袈裟，踞于磐石上。宗素以为异人，即礼而问曰："师，何人也？独处穷谷，以人迹不到之地为家，又无侍者，不惧山野之兽有害于师乎？不然，是得释氏之法者耶？"僧曰："吾本是袁氏。某祖世居巴山，其后子孙，或在弋阳，散游诸山谷中，尽能世修祖业，为林泉逸士，极得吟啸。人好为诗者，多称其善吟啸，于是稍闻于天下。有孙氏，亦族也，则多游权贵之门；亦以善谈谑，故又以资游于市肆间，每一戏，能使人获其利焉。独吾好浮屠氏，脱尘俗，栖心岩谷中不动，而在此且有年矣。常慕歌利王割截身体⑦及萨埵投崖以饲饿虎⑧，故吾啖橡栗，饮流泉，恨未有虎狼噬吾。吾于此候之。"宗素因告曰："师真至人，能舍其身而不顾，将以饲山兽，可谓仁勇俱极矣。然弟子父有疾已数月，进而不瘳，某夙夜忧迫，计无所出。有医者云，是心之病也，非食生人心则固不可得而愈矣。今师能弃身于豺虎以救其馁，岂若舍命于人以惠其生乎？愿师详之。"僧曰："诚如是，果吾之志也。檀越为父而求吾心，岂有不可之意。且以身委于猛兽，曷若救人之生乎？然今日尚未食，

愿致一饭⑨而后死也。”

宗素且喜且谢，即以所挈食置于前。僧食之立尽，而又曰：“吾既食矣，当亦奉命，然俟吾礼四方之圣也。”于是整其衣，出龛而礼，礼四方已毕，忽跃而腾上一高树。宗素以为神通变化，殆不可测。俄召宗素，厉声问曰：“檀越向者所求何也？”宗素曰：“愿得生人心，以疗吾父疾。”僧曰：“檀越所愿者，吾已许焉。今欲先说《金刚经》之奥义，尔亦闻乎？”宗素曰：“某素尚浮屠氏，今日获遇吾师，安敢不听乎？”僧曰：“《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⑩。檀越若要取吾心，亦不可得矣。”言已，忽跳跃大呼，化为一猿而去。

宗素惊异，惶骇而归。（出《宣室志》卷八，原名《求人心遇猿僧》）

【注释】

① 乾元：唐肃宗李亨年号(758—760)。

② 甲于郡中：在一郡之中排在首位。

③ 罄(qìng)：尽。

④ 庶：差不多，或许。间：病痊愈或好转。

⑤ 转经：轮番念经。

⑥ 赍(jī)：把东西送给别人。

⑦ 歌利王割截身体：歌利王，亦译迦利、迦梨、羯利、迦蓝浮、迦黎等，印度某地国王。割截身体，佛本生故事。据说佛生于南印度富单城婆罗门家，时歌利王性暴恶骄慢。佛为化度众生在城外修定，王率宫人游观到树下。婇女舍王来佛处，佛为说法，王生恶心。指责佛以尚具贪欲烦恼身魅惑女色。佛承认虽未断贪结，内心实无贪着。王要考验他，先截佛耳，再剜鼻削手。佛容颜不改，禅定如旧。时天飞沙落石，王大惊，谢佛处忏悔。后终于拜为佛门弟子。

⑧ 萨埵投崖饲虎：佛本生故事。过去世有一国王名大车。有三子，大子叫摩诃婆罗，次子叫摩诃提婆，幼子叫摩诃萨埵。三子游山林，一虎产七子，才经七日。诸子围绕，见虎子逼于饥渴，各生悲怆之念而去。摩诃萨埵格外悲伤，欲舍此秽身以饲饿虎。先使二兄去，独入林中，至饿虎处，脱衣置竹上，委身而卧，虎畏埵慈威不敢食。乃上高枝投地，又被神承救，无损伤。于是以干竹刺颈，头破血流，虎才舐血，食肉殆尽。

⑨ 一饭：一餐饭。

⑩ 此句为猿僧的狡辩之辞，原指人的心境变化无穷，难以全部掌握。

楚江渔者

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①而已，别无所有。时以鱼换酒，辄自狂歌醉舞，人虽笑之，略无惭色，亦不言其姓氏，识者皆以为渔之隐者。

或有问之曰："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②？"渔者曰："昔姜子牙之渔③，严子陵之渔④，书于青史，皆以为隐人之渔也。殊不知不钓其鱼，钓其名耳。隐人之渔高尚乎？渔人之渔高尚乎？若以⑤渔人之渔，但有明月，风和浪静，得鱼供庖宰，一身足，余则易酒独醉，又焉知隐人之渔、渔人之渔也？"问者深叹伏之。

忽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经于此，其渔者见之，悲号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怆恋之情。其人甚怪。渔者乃坚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者，是一山僧付与，幸垂悯察以见赐，庶余不负山僧之义。"其人惊念，遂特赐之。渔者常恩养是小猿，经一载，忽告渔人辈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属，今日辞尔辈归之。"遂跳跃化为一老猿，携其小猿奔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注释】

① 纶竿：纶，钓丝；竿，钓竿。

② 君之渔，隐人之渔耶？渔人之渔耶？：此句中的"渔"均用如动词。您的钓鱼，是隐士的钓鱼？还是渔人的钓鱼呢？

③ 姜子牙之渔：姜子牙即姜尚，商周时，据说他垂钓磻溪遇周文王，拔为丞相，后助文王夺得了天下。

④ 严子陵之渔：严子陵即严光，会稽余姚人。少曾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有高名。刘秀称帝，严光隐居垂钓。刘秀派人寻访，授谏议大夫。终不受，隐退富春江。后人称他的隐居之地为"严陵钓坛"。

⑤ 若以：如果拿……来说。

巴西侯

吴郡张铤，成都人。开元中，以庐溪尉罢秩①，调选，不得补

于有司，遂归蜀。行次巴西②，会日暮，方促马前去。忽有一人，自道左山迳中出，拜而请曰："吾君闻客暮无所止，将欲奉邀，命以请，愿随某去。"铤因问曰："尔君为谁？岂非太守见召乎？"曰："非也，乃巴西侯耳。"铤即随之。

入山迳行约百步，望见朱门甚高，人物甚多，甲士环卫，虽侯伯家不如也。又数十步，乃至其所。使者止铤于门曰："愿先以白吾君，客当伺焉。"入久之而出，乃引铤曰："客且入矣。"铤既入，见一人立于堂上，衣褐革之裘，貌极异，绮罗珠翠，拥侍左右。铤趋而拜。既拜，其人揖铤升阶，谓铤曰："吾乃巴西侯也，居此数十年矣。适知君暮无所止，故辄奉邀，幸少留以尽欢。"铤又拜以谢。已而③命开筵置酒，其所玩用，皆华丽珍具。又令左右邀六雄将军白额侯沧浪君。又邀五豹将军、巨鹿侯、玄丘校尉。且传教曰："今日贵客来，愿得尽欢宴，故命奉请。"使者唯而去④，久之乃至。

前有一人皆黑衣，骫然⑤其状，曰六雄将军。巴西侯起而拜，六雄将军亦拜。又一人衣锦衣，戴白冠，貌甚狞，曰白额侯也。又起而拜，白额侯亦拜。又一人衣苍，其质魁岸，曰沧浪君也。巴西侯又拜，沧浪亦拜。又一人被斑文衣，似白额侯而稍小，曰五豹将军也。巴西又拜，五豹将军亦拜。又一人衣褐衣，首有三角，曰巨鹿侯也。巴西揖之。又一人衣黑，状类沧浪君，曰玄丘校尉也。巴西侯亦揖之，然后延坐。巴西南向坐，铤北向，六雄白额沧浪处于东，五豹巨鹿玄丘处于西。既坐，行酒命乐。又美人十数，歌者舞者，丝竹既发，穷极其妙。白额侯酒酣，顾谓铤曰："吾今夜尚食，君能为我致一饱耶？"铤曰："未卜君侯所以尚者⑥，愿教之。"白额侯曰："君之躯可以饱我腹，亦何贵他味乎！"铤惧，悚然而退。巴西侯曰："无此理！奈何宴席之上，有忤⑦贵客耶？"白额侯笑曰："吾之言乃戏耳，安有如是哉！固不然也。"

久之，有告洞玄先生在门，愿谒白事。言讫，有一人被黑衣，颈长而身甚广。其人拜，巴西侯揖之。与坐，且问曰："何为而来乎？"对曰："某善卜者也，知君将有甚忧⑧，故辄奉白。"巴西侯曰："所忧

者何也？”曰：“席上人将有图君⑨，今不除，后必为害，愿君详之。”巴西侯怒曰：“吾欢宴方洽，何处有怪焉。”命杀之。其人曰：“用吾言，皆得安；不用吾言，则吾死，君亦死，将若之何？虽有后悔，其可追乎！”巴西侯遂杀卜者，置于堂下。时夜将半，众尽醉而皆卧于榻，铤亦假寐焉。

天将晓，忽悸而寤，见己身卧于大石龛中，其中设绣帷，旁列珠玑犀象。有一巨猿状如人，醉卧于地，盖所谓巴西侯也。又见巨熊卧于前者，盖所谓六雄将军也。又一虎顶白，亦卧于前，所谓白额侯也。又一狼，所谓沧浪君也。又有文豹，所谓五豹将军也。又一巨鹿，一狐，皆卧于前，盖所谓巨鹿侯玄丘校尉也。而皆冥然若醉状。又一龟，形甚异，死于龛前。乃向所杀洞玄先生也。铤既见，大惊，既出山迳，驰告里中人。里人相集得百数，遂执弓挟矢入山中。至其处，其后猿忽惊而起。且曰：“不听洞玄先生言，今日果如是矣。”遂围其龛，尽杀之。其所陈器玩，莫非珍丽。乃具事以告太守。

先是人有持真珠缯帛，涂⑩至此者，俱无何而失，且有年矣。自此绝其患也。（出《广异记》，原名《张铤》）

【注释】

① 罢秩：停职。
② 次：出外远行时停留的处所。这里用如动词，止息的意思。巴西：大巴山之西。大巴山在陕西西乡县西南，支脉绵亘数百里，跨南郑、镇巴和四川的南江、通江等县。
③ 已而：后来，过了一会儿。
④ 使者唯而去：使者应诺而去。
⑤ 罴(bī)然：猛壮的样子。
⑥ 未卜：未预知。尚者：尊重、注重的东西。
⑦ 忤：触怒；违犯。
⑧ 甚忧：深深的忧患。
⑨ 将有图君：将会算计、图谋您。
⑩ 涂：同“途”。

猩女自媒

前浚仪令焦封罢任后丧妻，开元初，客游于蜀，朝夕与蜀中富人饮博①。忽一日侵夜，独乘骑归，逢一青衣，如旧相识，马前传语邀封。封方酒酣，遂笑而从之，心亦疑是误相邀。

俄至一甲第，屋宇峥嵘。既坚请入，封乃下马入之。须臾，有十馀婢仆至，并衣以罗纨，饰之珠翠，皆美丽其容质。此女仆齐称夫人欲披揖②，封惊疑未已。有花烛两行前引，见大扇拥蔽一女子，年约十七八，殊常仪貌。遂令开扇，引封前，拜揖于堂而坐。前后设琼浆玉馔，奏以女乐，乃劝金樽于封。夫人索红笺，写诗一首以赠，诗曰："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小年③欢醉后，只恐苦相留。"封捧诗披阅，沉吟良久，方饮尽，遂复酌金樽，仍酬以一绝。诗曰："心常名宦外④，终不耻狂游。误入桃源里，仙家争肯留。"夫人览时，笑而言曰："谁教他误入来，要不留，亦不得也。"封亦笑而答曰："却恐不留，谁怕留千年万年！"夫人甚喜动颜色。乃徐起，伴醉归帐，命封伸伉俪之情。至曙，复开绮席，歌乐嘹亮，又与封共醉。仍谓之曰："妾是都督府孙长史女，少适王茂。王茂客长安死⑤，妾今寡居，幸见托于君子，无以妾自媒为过。当念卓王孙家，文君慕相如⑥，曾若此也。"封复闻是语，转深眷恋。

不出经月余，忽自独行而语曰："我本读诗书，为名宦。今日名与宦俱未称心，而沉迷于酒色，月馀不出，非丈夫也。"侍婢闻者，告于夫人。夫人谓封曰："妾是簪缨家女，君是宦途中人，与君匹偶，亦不相亏耳。至于却欲以名宦荣身，足得诣金阙谒明主⑦也，妾争敢固留君身，抑君显达乎？何伤叹若是。"封曰："幸夫人念我，无使我虚老蜀城。"夫人遂以金宝送封入关，及临歧泣别，仍赠玉环一枚。谓封曰："可珍重藏之，我阿母与我幼时所弄之物也。"复吟诗一首以送，诗曰："鹊桥织女会⑧，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封览诗，受玉环，怆情尤甚，不觉沾洒。留诗别曰："但保同心结，

无劳织锦诗⑨。苏秦求富贵，自有一回时。”夫人见诗，悲哽良久，复劝金爵而别。封虽已发恙，回京洛为名宦，亦常怅恨。

别是⑩佳丽，方登阁道，见险岖，深所鬱鬱。忽回顾，遥见夫人奔逐，遂惊异以伺之。遽至封前，悲泣不已。谓封曰：“我不忍与君离，因潜奔赶君，不谓今日复睹君之容，幸挈我之京辇。”封疑讶，复且喜，遂相携达前旅次。至昏黑，有十馀猩猩来，其妻奔出见之，喜跃倍常。乃顾谓封曰：“君亦不顾我东去，我今幸女伴相召归山，愿自保爱。”言讫，化为一猩猩，与同伴相逐而走，不知所之。（出《潇湘录》，原名《焦封》）

【注释】

① 饮博：饮宴和赌博。
② 披揖：披，披露，坦诚相待；揖，揖让之礼，指会见客人。
③ 小年：指生命短暂，语出《庄子·逍遥游》：“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④ 心常名宦外：心常寄托于官场名利之外。
⑤ 客长安死：即客死长安，在长安作客或客居长安而死去。
⑥ 文君慕相如：文君，卓文君，卓王孙女。相如即汉赋大家司马相如。这是一桩文坛佳话。美丽的文君孀居在家，司马相如过饮于卓氏，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因家贫又返临邛，与相如卖酒，文君当炉，相如和佣保杂作。其父卓王孙以为耻辱，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
⑦ 入金阙谒明主：金阙，皇帝的宫殿；谒，谒见；明主，开明的君主。这里指有心出仕，受到皇帝的青睐。
⑧ 鹊桥织女会：神话，每岁七月七日晚上，传说中被天河所阻隔的牛郎、织女相会，群鹊衔接为桥以渡银河。
⑨ 织锦诗：指用五色丝织成的回文诗。晋窦滔妻苏惠字若兰，善属文。滔仕前秦符坚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在家织锦为回文旋图诗，用以赠滔。诗长八百四十字，可以宛转循环以读，词甚凄惋。
⑩ 是：代词，这个，指焦封夫人。

安南猎者

安南人以射猎为业，每药附箭镞①，射鸟兽，中者必毙。开元中，其人曾入深山，假寐树下，忽有物触之。惊起，见是白象，大倍他象，南人呼之为将军。祝之而拜，象以鼻卷人上背，复取其弓

矢药筒等以授之。因尔遂骋行百余里，入邃谷，至平石，迥望②十里许。两崖悉是大树，围如巨屋，森然隐天。象至平石，战惧，且行且望，经六七里，往倚大树，以鼻仰拂人。人悟其意，乃携弓箭，缘树上。象于树下望之，可上二十余丈，欲止，象鼻直指，意如导令复上。人知其意，迳上六十丈，象视毕走去。其人夜宿树上。

至明，见平石上有二目光。久之，见巨兽，高十余丈，毛色正黑。须臾清朗，昨所见大象，领凡象百余头，循山而来，伏于其前。巨兽躩食二象，食毕，各引去。人乃思象意，欲令其射。因傅药矢端，极力射之，累中二矢。兽视矢吼奋，声震林木，人亦大呼引兽。兽来寻人，人附树，会其开口，又当口中射之。兽吼而自掷，久之方死。

俄见大象从平石入，一步一望，至兽所，审其已死，以头触之，仰天大吼。顷间，群象五六百辈，云萃③吼叫，声彻数十里。大象来至树所，屈膝再拜，以鼻招人。人乃下树，上其背，象载人前行，群象从之。寻至一所，植木如陇，大象以鼻揭楂④，群象皆揭。日旰而尽⑤，中有象牙数万枚。象载人行，数十步内，必披一枝，盖示其路。讫，寻至昨寐之处，下人于地，再拜而去。

其人归白都护⑥，都护发使随之，得牙数万，岭表牙为之贱⑦。使人至平石所，巨兽但余骨存。都护取一节骨，十人舁致之。骨有孔，通人来去。（出《广异记》）

【注释】

① 镞：箭头。
② 迥望：远望。
③ 云萃：云集。
④ 楂：树丫枝。
⑤ 日旰而尽：到天色晚了才揭尽。旰，天色晚；晚上。
⑥ 都护：唐置六大都护府，统辖边远诸国。
⑦ 岭表：指五岭山脉以南之地，即岭南。牙为之贱：象牙都因此而买不起价钱了。

萧使君出猎

中书令萧志忠①，景云元年②，为晋州刺史，将以腊日畋游③，大事置罗④。

先一日，有薪者樵于霍山⑤，暴疟不能归。因止岩穴之中，呻吟不寐。夜将艾，似闻悉窣有人声，初以为盗贼将至，则匍匐伏于林木中。时山月甚明，有一人身长丈余，鼻有三角，体被豹鞟，目闪闪如电，向谷长啸。俄有虎、兕、鹿、豕、狐、兔、雉、雁，骈匝百许步。长人即宣言曰："余玄冥使者⑥，奉北帝之命，明日腊日，萧使君当顺时畋猎。尔等若干合箭死，若干合枪死，若干合网死，若干合棒死，若干合狗死，若干合鹰死。"言讫，群兽皆俯伏战惧，若请命者。老虎洎老麋，皆屈膝向长人言曰："以某等之命，死实以分。然萧公仁者，非意欲害物，以行时令耳。若有少故则止。使者岂无术救某等乎？"使者曰："非余欲杀汝辈，但今自以帝命宣示汝等刑名，即余使乎之事毕矣。自此任尔自为计。然余闻东谷严四兄善谋，尔等可就彼祈求。"群兽皆轮转欢叫。使者即东行，群兽毕从。时薪者疾亦少间，随往觇之。

既至东谷，有茅堂数间，黄冠一人，架悬虎皮，身正熟寝。惊起，见使者曰："阔别既久，每多思望。今日至此，得非配群生腊日刑名乎？"使者曰："正如高明所问。然彼皆求救于四兄。四兄当为谋之。"老虎、老麋即屈膝哀请。黄冠曰："萧使君每役人，必恤其饥寒。若祈滕六降雪⑦，巽二起风⑧，即不复游猎矣。余昨得滕六书，知已丧偶。又闻索泉家第五娘子为歌姬，以妒忌黜矣。若汝求得美人纳之，则雪立降矣。又巽二好饮，汝若求得醇醪赂之，则风立至矣。"有二狐自称多媚，能取之。"河东⑨县尉崔知之第三妹，美淑娇艳。绛州卢司户⑩善酿醪，妻产，必有美酒。"言讫而去。诸兽皆有欢声。黄冠乃谓使者曰："忆含质⑪在仙都，岂意千年为兽身，悒悒不得志。聊有《述怀》一章。"乃吟曰："'昔为仙子今为虎，流落阴涯足风雨。更

将斑毛被余身，千载空山万般苦。'然含质谴谪已满，唯有十一日，即归紫府矣⑫。久居于此，将别，不无恨恨。因题数行于壁，使后人知仆曾居于此矣。"乃书北壁曰："下玄八千亿甲子⑬，丹飞先生严含质，谪下中天，被斑革六十甲子，血食涧饮，厕猿穴，下浊界，景云元纪升太一⑭。"时薪者素晓书诵，因密记得之。少顷，老狐负美女至。才及笄岁，红袂拭目，残妆妖媚。又有一狐负美酒二瓶，香气酷烈。严四兄即以美女洎美酒瓶各纳一囊中，以朱书一符，取水噀之。二囊即飞去。

薪者惧且为所见，即寻路却回。未明，风雪暴至，竟日乃罢。而萧使君不复猎矣。　（出《玄怪录》卷三，原名《萧志忠》）

【注释】

① 萧志忠：唐中宗朝累官至中书令，坐韦后党出为晋州刺史。后附太平公主，再拜中书令。终为玄宗所杀。
② 景云：唐睿宗李旦年号。元年：公元710年。
③ 腊日：旧历十二月八日为腊日。古时在腊日要行猎以祭祖先、百神。
④ 罝(jū)罗：捕鸟兽的网。
⑤ 霍山：在晋州霍邑县（今山西霍县）境内。
⑥ 玄冥使者：玄冥，即下文之"北帝"玄武。《云笈七签》卷一八引《老子中经》"神仙"云："北方之神号曰玄冥子昌，北方黑帝北海君也。"道教祀玄武，其形象是披发、黑衣、仗剑，踏龟蛇，从者执黑旗。玄冥使者，即北帝使者。
⑦ 滕六：虚构的雪神名。雪花六出，因以"六"为雪神名。
⑧ 巽二：虚构的风神名。《易·说卦》有"巽为风"之说，故以"巽"为风神之姓。
⑨ 河东：历为蒲州、河中府、河东郡治所，故址在今山西永济县。
⑩ 绛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绛县。司户：即司户参军，为州县属官，掌户籍、田亩、婚姻等。
⑪ 含质：严四兄的名字。
⑫ 紫府：仙宫。
⑬ 下玄：下界。甲子：古人用干支纪年，"甲子"六十年一轮回，故称六十年为一甲子。此句极言岁月之长。
⑭ 太一：道教指北极星神。《玄笈七签》卷二四："北辰者，北极不动之星也。其神正坐玄丹宫，名太一君。""太一"是神仙中地位极高者，此代指仙府。

群兽幻会

予友仁和陆子瑜，名珪，少游巴蜀，舟泊巫山下。会同载一楚

客病死，其乡人为理棺衾，行李羁滞，计五日方可发。陆固好动，既恶小舲狭隘，又不耐丧事之扰，竟舍舟从陆。行二里，足重茧，不复能越险阻，乃止于乱山孤馆中，欲觅代步①，无有也。

一日，馆吏来白："敝处，三家村也，往来但有此馆。今夔州参戎莅任②，辎重家口，将驻于此。君幸暂觅居停③，官过后，当任君去留，第勿以逐客见猜也。"陆不得已，复移装于馆西三里许，借废兰若④居焉。就中惟一僧，年约三十余，形貌奇伛，行复偃僂。陆作客数千里外，不敢睥睨骄人，惟处之以谦。

无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叶乍飘，蛩声四聚。陆独步荒砌，闻寺门剥啄，声甚杂沓，僧倒屣出应。陆潜伺之，则褐衣三五辈，将主人命，邀僧于山楼践玩月之约者也。僧诺之，随引扉相与西去。陆私念此僧踪迹可疑久矣，今盍试从其所之，觇其所事，足遣旅怀；倘有所见，亦可以助异日朋友相聚时，花前月下之谈资也。

遂潜履其迹，迤逦行数里，山路迤遭⑤。卒至一山楼，半依峭壁，半莅深潭，阶砌倾危，窗寮毁败。陆度不可登。适旁有古松，虬枝夭矫，倚于巨石，因攀松踞石，平眺楼中，色色洞晰。见楼中列双烛，设两筵；长裾高履者三人，貌悉奇伟；靓妆女子一人，绝美丽。闻僧至，咸趋走而迓之，曰："何晏⑥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何俗客在宾榻，故少煞风景。"女子曰："袁师知之乎？鄙三妹不矜细行，竟遭惹苡之谤⑦，乃翁督责过峻，三妹娇养惯，哭泣竟日，目尽肿，今夕不识能赴约与否？如爽约，则师之煞风景，未必如是之甚。"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鄙三娘苟知袁师至，目肿即消。即不来，卿正好入'无双谱'⑧也。"女笑且骂曰："小魅，踣铁⑨未脱，遂敢于阿鼬前饶舌耶？"众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双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儿有疾。"黄衣体重者进曰："卿有疾，予有药，一刀圭⑩足以疗之。"女赧然首垂颈赤，不复应酬。黑衣长鬣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兴复不浅，请与子出陈纳新，以游无穷。彼皆涉恶趣，不足与谈，而亦无须芥蒂。子独不忆袁师初晤时乎？才一入鹿脯之宴，

辄喜慑过望，酒胾⑪并吞，迄今骨鲠尚恐在喉，曾几何时，亦以口给取憎。伊尚如此，况夫斋马？奈何与之口角，独不惜气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谋醉之为得也。"众曰："熊公平心之论是也。"女亦解颜。纷然入座，举杯欢畅，酒政喧嚣。

正腾辩间，褐衣奴传语："郦三娘子来矣！"有顷，一双鬟女郎登楼，貌尤艳而有忧色，不暇作寒暄语，侹侹然⑫向众言曰："诸君尚在此高会耶？彼莱夷已税倌人之驾⑬矣。我辈寿则寿矣，虽然，犹未有树⑭也。儿方寸乱矣，敢请诸君早计之。"众骤闻之，大惊扰。黑衣者独恰然⑮曰："迂奴无胆，必致首鼠两端，大事去矣。吾等已预有间谍，莱夷之旅若林，亦何足畏？忆昔与袁衲子采药西山，遇一馓妇⑯，方娉⑰，吾二人未尝回避，而术竟无恙。可见学道既成，虽危无咎也。"女愀然摇首曰："儿闻福生有基，祸生有胎。吾等近年狂乐极矣，岂能不反？昔胡大师作蜘蛛隐⑱时，再三规戒曰：'行矣！乐不可恃，欲不可纵。三年后，莱夷猖獗，破巢之下，恐无无卵⑲。'言犹在耳，今非其时乎？惜当日行色匆匆，未及审询，蓦然值此，伎俩辄穷，奈何徒作大言，焉济于事？"僧曰："无哗。胡师所居，去此不过五百里，盍共往依之！"众悉首肯，黑衣者独不欲，曰："胡衲澹泊，惟晓枯禅。吾等避未然之灾，而轻去已成之业，是犹弃苏合之丸，而取蛄蟟之转⑳。袁师素多奇计，今乃出下策耶？"纷议未决。

忽闻林中鸣镝声，陆大惊，窥之，见壮夫百余人，拥一将军呵殿而至，咸手弓腰矢，嗾犬呼鹰。楼中人辟易星散，壮夫飞马分逐，无不应弦饮羽。陆股栗而颠，猛然惊寤，则身故在兰若阶下卧也。重历旧径，果有山楼松石，悉符所见，徘徊不能自释。

归而心悸，不复淹留，乃携装还山馆。馆吏迎笑曰："子亦巧甚，参戎夜猎大获，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陆问参戎何如人，吏曰："参戎瞿姓，山东莱州人，新科进士，有勇名，以军功特授绥宁营参戎者也。今夜猎于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头，不足异也。最可异者，并捕得白马，极神骏，谓是野马而踣铁宛然，此物奚其至此？子博学，能知之乎？"陆虽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见

者，皆此数兽之妖：黑衣者熊；黄衣者虎；僧称袁师，即为猿；女称郦三娘子，则二女为狐狸；三五褐衣奴，即为兔；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踣铁未脱，其为白马无疑矣。（出《夜谈随录》卷三，原名《陆珪》）

【注释】

① 代步：代步之物，如马、驴、骡等。

② 夔州：唐置夔州，元为夔州路，明清改府，旧府治在今四川奉节县。参戎：参谋军务。明清武官参将，俗称参戎。莅任：上任。

③ 居停：居停之所。

④ 兰若：寺庙。

⑤ 迍邅：道路难行的样子。

⑥ 晏：迟。

⑦ 薏苡之谤：薏苡，植物名，属禾本科，花生于叶腋，果实椭圆，果仁叫薏米，白色可食。薏苡之谤，事出《后汉书·马援传》："初，援在交阯，尝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后指因涉嫌而被诬谤者，谓之薏苡之谤。

⑧ 无双谱：书名，清金史绘，朱圭刻，始汉张良博浪沙椎击秦始皇，迄宋文天祥柴市高歌就义，共四十人，为之画像，并各附诗一首。这里用作嘲谐语，影射女子的独占袁师僧。

⑨ 踣铁：白衣少年系白马精，踣铁指其足上的马铁蹄。

⑩ 一刀圭，承上的"无双谱"而来，该书系朱圭所刻，因称"一刀圭"。这里隐含有嘲讽其性合的意味。

⑪ 胾(zì)：切成大块的肉。

⑫ 倥(guàng)侗然：惶恐，心神不定的样子。

⑬ 莱夷：指莱州人莅任夔州参戎的盟某。夷为鄙称。税：读tuì，释放，放开马缰。倌人：放牧牲畜之人。

⑭ 犹未有树：犹且没有实现。树，建树：实现。

⑮ 咍(hāi)然：嗤笑的样子。

⑯ 馌妇：给耕者送食的妇女。

⑰ 方姅：指女子正行月经。

⑱ 蜘蛛隐：故事传说，楚国龚舍随楚王朝，宿未央宫，见有赤蜘蛛四面结网，有虫触之，欲退不得而死。舍叹曰："吾生亦如是矣。仕宦者，人之罗网也，岂可淹岁！"遂告归，时人谓舍为蜘蛛之隐。这里借用表示全身而退的意思。

⑲ 破巢之下，恐无完卵：即覆巢之下无完卵。鸟巢倾覆，其卵皆破。喻灭门之祸，无一幸免。事见《世说新语·言语》。

⑳ 苏合：植物名，原产小亚细亚。自树中取树胶，制为苏合香，作香料。蜣螂：虫名，即蜣螂。黑色甲虫，嗜粪土，常将脏物粪便滚转成丸。

家畜

此辑按类编排，分作“马”、“猪”、“羊”、“驴”、“犬”、“鼠”六类。其中驴仅选一篇，鼠严格说来不算家畜，但一则因为鼠不好归入哪一类，二则它与室家关系密切，就权且如此安置算了。

马类故事并无多大特色，但“马魂”的描写却也新奇，它似猿，跳梁而往马头，马便活了。《马娶》是传说与物类源起揉合一起的叙述，是古代博物志类的写法。作者把蚕桑的源起与马女之恋的传说联系起来，并作因果关系的解释，既可见于古人的幼稚，亦可见出其想象力的丰富。或许我国的神话传说故事大多系这样从对山川地理、人物风土作出解释的需要而产生出来。《骏马妇女》颇有韵味，作者在骏马和美女间造成的和谐令人陶醉，难怪西楚霸王项羽围困垓下四面楚歌时所不可忘怀的只是美姬与骏马，他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猪魅三则，前两则系同型故事。猪化女子与人寝处，但以臂系金铃而现了原形。在后则故事中，不仅描写详尽细腻，颇有情趣，且臂系金铃的巧笔已改成了强留青毡履，女子哀泣而去，致使原形毕露，惨遭杀戮。这类故事在后世尚有复写，牛僧孺《玄怪录·尹纵之》即是，故事情节大致相同，故未再选录。另一则猪怪故事风格迥异，与毒蝎、老雄鸡合写，取对话体，拟人俨然，生动风趣，意在写书生巧除宅魅，颂扬人的聪慧。

羊怪在西方古希腊神话中为淫荡的象征，叫作潘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这里亦有“荡羊女”的故事，淫秽鄙陋令人憎恶。《羊神》写得幽默，公羊装神弄鬼，被梁文抓住须髯，卒然引出，令人捧腹。驴怪故事虽仅一则，但极有特色。作者重写驴臂，于烛影中伸手窗内，乞请肉食。然一亦已足，岂可再乎！于是被人挥剑断臂，落得

悲惨结局。

犬类故事写得最充分，大抵围绕犬与主人或家室的关系展开。犬效忠主人是其主题之一，各类书中广有记载，这里仅选两则。《救命犬》中冬季燎原犬沾水救主的场面委实感人；而《癞犬附魂》中亡犬凭借一缕精魂，尚勇为少主驱贼的镜头更是令人感叹。《太平广记》将这类故事命名为"犬义"，确实是恰如其分的。犬淫为另一类主题，或许因为犬与家室关系密切，人们便把深闺寂寞的性幻觉投射到它的身上了。《真假丈夫》即是一例，犬化其夫来与妇寝，后终因事泄而其妇病死。《淫犬子》写得更直露，妇与犬淫，尚生有犬子，后为巨盗，遗祸无穷。《黑犬盗马》和《黑犬化母》富有传奇色彩，前者惊险诡谲，波澜起伏；后者矛盾交错，隐含机趣，是犬类故事中的杰作。

鼠类三篇皆具滑稽色彩，可能正与躲在阴暗角落中鼠的小丑形象相应。《鼠人语》写可笑的鼠强作预言家，结果反而弄得自己颠蹶而死。《僭鼠》述鼠精僭人，并不怎么为害，仍被人所捕获，只得如实招供，远走他乡。《鼠聚》具有强烈的讽喻意义，群鼠聚会，宛如皇帝的朝会；鼠们各求官位，言情急越，宛如臣下们的贪鄙。这番表演无异于剥露出尘世权贵的钻营倾轧，是作者的愤世嫉俗之作。

马　魂

赵固① 所乘马忽死，甚悲惜之。以问郭璞，璞曰："可遣数十人持竹竿，东行三十里，有山林陵树，便搅打② 之，当有一物出，急宜持归。"于是如言，果得一物，似猿。持归，入门见死马，跳梁走往死马头，嘘吸其鼻。顷之，马即能起，奋迅嘶鸣，饮食如常，亦不复见向物③ 。固奇之，厚加资给。（出《搜神记》卷三，原名《郭璞》）

【注释】

① 赵固：刘渊（东晋列国汉政权的建立者）的部将，据《晋书·裴楷传》，楷兄子裴厦，永嘉中为徐州刺史，刘渊遣将王桑、赵固去彭城，裴厦降固。

② 揽打：四处乱打。
③ 向物：以上说及之物，指跳梁入死马的马魂。

马　娶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经至父所。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①？"及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②，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

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③，以足蹙④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娶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忙怕⑤，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还，求索，已出失之。

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⑥厚大，异于常蚕。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由斯⑦百姓竞种之，今世所养是也。言桑蚕者，是古蚕之余类也。（出《搜神记》卷十四，原名《女化蚕》）

【注释】

① 得无有故乎？：该不会出了事故吧？
② 非常之情：并非一般的马所有的感情。
③ 于皮所戏：在置放马皮的地方嬉戏。
④ 蹙：足踢。
⑤ 忙怕：匆忙而害怕。
⑥ 纶理：茧丝。
⑦ 由斯：由此。

骏马妇人

益州刺史张全养一骏马，甚保惜[1]之。唯自乘跨，张全左右皆不敢轻跨。每令二人晓夕以专饲饮。

忽一日，其马化为一妇人，美丽奇绝，立于厩中。左右遽白张公，张公乃亲至察视。其妇人前拜而言曰："妾本是燕中妇人，因癖好骏马，每观之，必叹美其骏逸。后数年，忽自醉倒，俄化成骏马一匹。遂奔跃出，随意南走，近将千里，被一人收之，以至于君厩中。幸君保惜。今偶自追恨为一畜，泪下入地。被地神上奏于帝，遂有命再还旧质[2]。思往事如梦觉。"

张公大惊异之。安存于家。经十余载，其妇人忽尔求还乡。张公未允之间[3]，妇人仰天，号叫自扑，身忽却化为骏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出《潇湘记》，原名《张全》）

【注释】

① 保惜：保护爱惜。
② 旧质：过去的容质。
③ 未允之间：尚没有同意的时候。

猪臂金铃

晋有一士人，姓王，家在吴郡。还自曲阿[1]，日暮，引船上当大埭[2]。见埭上有一女子，年十七八，便呼之留宿。至晓，解金铃系其臂。使人随至家，都无女人，因逼[3]猪栏中，见母猪臂有金铃。（出《搜神记》卷十八）

【注释】

① 还自曲阿：从曲阿回来。曲阿，地名，秦置，三国吴嘉禾三年改名云阳，晋复旧名，即今之江苏丹阳县。
② 当：阻拦。这里指拦水。埭：土坝。古时在河流水浅不利行船处，筑一土坝堵水，中

留航道，两岸树立转轴。船过时，船头系一粗绳连结转轴，用人或牛推动转轴，将船牵引过去。所以这里言引船上挡水的大埭。

③ 逼：逼视。

青毡履

李汾，越州上虞县①人也。性悦山水，乃居四明山②山下。有百姓张老庄，其家大富，好养豕，积年不宰而纵之。

永和③末，中秋月圆，李汾步月于中庭，抚琴自适。忽听外有人嗟叹之声，或言或笑。李汾不测其由，诘曰："何人夜久至此山院？"女笑曰："惟好秀才之妙声。"汾开门而看之，见一女端正无比，惟觉口带高缁④黑色。汾问："娘子莫是神仙乎？"女对曰："非也。儿是此山中张家女。今夕父母作客东村，窃来奉谒，希无见责也。"汾欣喜，谓娘子曰："不弃荒居，便请升阶。"言讫，女子乃上阶煎茶，言笑相谐，汾莫能及。下帷背灯，琴瑟已尽，忽尔晨鸡报晓，女起告辞。汾恋慕惜别，即偷女青毡履子一只，藏衣笼中。汾恍忽睡着，女抚汾悲泣，求觅履子："愿无留此，今夕再期。若收之，妾身必死，今拜谢君子，幸勿留矣。"汾竟不与而睡，其女号泣而去。

汾惊而觉，不见其女，只见床前鲜血满地。汾心异之，乃开笼，观其履子，已化为猪鬣壳，乃怕惧不已。寻血下山，直至张公圈内。其猪还见汾来，瞋目咆哮。已而汾具以前事告于张公。公闻之惊怪，遂烹之。汾乃弃此山院，别游他邑矣。

悲夫，妖怪之事显然，蛊惑之道彰尔。假人之形，媚人若此，是故妖艳之色，可不慎欤？（出《稗海》本《搜神记》卷七）

【注释】

① 越州：地名，隋初改会稽郡为越州，宋废，在今浙江绍兴。上虞县：属浙江省，在曹娥江东。秦置，隋废，唐贞元元年复置。

② 四明山：在浙江宁波市西南，相传群峰之间，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辰之光，因名四明山。

③ 永和：东晋穆帝司马聃年号(345—356)。

④ 高缁：深黑色。

宅三怪

安阳城南有一亭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教，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

夜半后，有一人著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曰："诺。亭中有人耶？"答曰："向①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②，似未寝③。"乃喑嗟而去。既而又有冠赤帻者，来呼亭主，问答如前。既去寂然。书生知无来者④，即起诣⑤问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邻老雄鸡也。""汝复谁也？""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

天晓，亭民来视，惊曰："君何独得活。"书生曰："促⑥索剑来，吾与乡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鼙，毒⑦长数尺。西家得老雄鸡，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中遂安静也。（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安阳亭书生》）

【注释】

① 向：不久前。
② 适休：刚刚停止。
③ 似未寝：好像还没有睡去。
④ 知无来者：知道再没有后来的人了。
⑤ 诣：到。
⑥ 促：催促。
⑦ 毒：毒螫。

羊神

汉齐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间，座上施皂帐，常在其中①。积十数年。后因祀事，帐中忽有人语，自呼"高山君"，大能饮食②，治病有验。文奉事甚肃。积数年，得进其帐中。神醉，

文乃乞得奉见颜色③。谓文曰："授手来。"文纳手，得持其颐，髯须甚长。文渐绕手，卒然引之，而闻作杀羊声。座中④惊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杀之乃绝。（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高山君》）

【注释】

① 常在其中：指所供的神像常设在帐中。
② 大能饮食：这位所供之神很能饮食。
③ 乞得奉见颜色：请求到准许探测神的模样。
④ 座中：座中之人。

荡羊女

长安杨氏宅恒有① 青衣妇人，不知其所由来。每上堂，直诣诸女曰："天使吾与若女友② 。"悉惊畏而避之。不可，则言词不逊③，所为甚鄙。或裸体而行，左右掩目。因出外间，与男子调戏，猛而交秽。擒捕终不可得。一日，悉取诸女囊中襟衣④，暴置庭前。女不胜其忿，极口骂之，遂大肆丑言，发其内事，纤毫必尽。如此十余日。呼神巫，以符禁逐之，巫去辄来，悉莫能止。乃徙家避之。

会杨氏所亲，⑤ 自远而至，具为说之。此人素有胆，使独止其宅，夜张灯自卧。妇人果来，伪自留之寝宿，潜起，匿其所曳绿履。求之不得，狼狈而去。取履视之，则羊蹄也。以计寻之，至宅东寺中，见长生青羊，而双蹄无甲，行甚艰蹶。赪而杀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原名《杨氏》）

【注释】

① 恒有：经常有。
② 天使吾与若女友：上天叫我与你们这些女子友好。
③ 不逊：不谦逊，鄙陋。
④ 襟衣：胸内衣。
⑤ 所亲：所亲之人。

烛影黑臂

天宝① 初，有王薰者，居长安延寿里中。尝一夕，有三四辈挈食会② 薰所居。既饮食，烛前忽有巨臂出烛影下，薰与诸友且惧，相与观之。其臂色黑，而有毛甚多。未几，影外有语曰："君有会，不能一见呼耶③？愿得少肉④ 致掌中。"薰莫测其由，即与之。其臂遂引去。少顷，又伸其臂曰："君幸与我肉，今食具尽，愿君更赐之。"薰即又置肉于掌中，已而又去。于是相与谋曰："此必怪也。俟其再来，当断其臂。"顷之果来，拔剑斩之。臂既堕，其声亦远。俯而视之，乃一驴足，血满于地。

明日，因以血踪追寻之，入里中民家。既以事问民，民曰："家有一驴，且二十年矣。夜失其足，有似刃而断者焉。方骇之。而薰又以事而告其民，若符所怪。即杀而食之。（出《宣室志》卷二，原名《驴怪》）

【注释】

① 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42—756)。
② 会：集会。
③ 不能一见呼耶？：不能打一次招呼吗？
④ 少肉：一些或少许肉。

救命犬

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一狗，甚爱怜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①，风势极盛。狗乃周章②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③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④，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

尔后生因暗行⑤，堕于空井中，狗呻吟彻晓⑥。有人经过，怪此

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有厚报。"人曰："以此狗见与⑦，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已死⑧，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云："以狗相与。"人即出之，系之而去。却后五日，狗夜走归。（出《搜神后记》卷九，原名《杨生狗》）

【注释】

① 燎原：火烧野草，使土地肥沃，来春再事耕种。
② 周章：周围；四周。
③ 洒：洒水。
④ 周旋跬步：周旋，来回往复；跬，半步。这里指此狗为救主人举步的艰难。
⑤ 暗行：夜行。
⑥ 彻晓：一直到天快亮时。
⑦ 见与：给与。这里指此狗被给与，故用"见"。
⑩ 活我已死：把我从死亡中救活过来。

真假丈夫

太叔王氏，后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妇深无欣①。后忽一夕见王还，燕婉兼常②。昼坐，因共食。奴从外来，见之大惊。以白王。王遽入，伪者亦出。二人交会中庭，俱着白帢，衣服形貌如一。真者便先举杖打伪者，伪者亦报打之。二人各敕子弟，令与手③。王儿乃突前痛打，是一黄狗，遂打杀之。王时为会稽府佐④，门士云："恒见一老黄狗，自东而来。"其妇大耻，病死。（出《搜神后记》卷九，原名《老黄狗》）

【注释】

① 妇深无欣：女子深深感到没有性的欣悦。
② 燕婉兼常：燕婉，温顺和爱；兼常，倍常，远甚于过去。
③ 令与手：令投手对打。
④ 府佐：官名，即府丞，府中的佐吏，府尹的副职。

黑犬盗马

贞元中，有大理评事①韩生者，侨居西河郡②南。有一马，甚豪骏。尝一日清晨，忽委首于枥，汗而且喘，若涉远而殆者。圉人③怪之，具白于韩生。韩生怒："若盗马夜出，使吾马力殆，谁之咎？"乃令扑④焉。圉人无以辞，遂受扑。

至明日，其马又汗而喘。圉人窃异之，莫可测。是夕，圉人卧于厩舍，阖扉，乃于隙中视之。忽见韩生所蓄黑犬至厩中，且嗥且跃，俄化为一丈夫，衣冠尽黑，即挟鞍鞭马，驰骋而去。行至门，门垣甚高，其黑衣人以鞭策马，马竟跃而过。黑衣人乘马而去。复归，既下马解鞍，其黑衣人又嗥跃，还化为犬。圉人惊异，不敢泄于人。后一夕，黑犬又驾马而往，逮晓方归。圉人因寻马踪，以天雨新霁，其为踪历历可辨，至南十余里一古墓前，其踪方息。圉人乃结茅斋⑤于墓侧。来夕，先止于斋中以伺之。夜将分，黑衣人果驾马而来，下马，系于野树。其人入墓，与数辈笑言极欢。圉人在茅斋中伏而听之，不敢动。近数食顷，黑衣人告去，数辈送出墓穴，于内一褐衣者顾谓黑衣人曰："韩氏名籍今安在？"黑衣人曰："吾已收在捣练石⑥下。吾子无以为忧。"褐衣者曰："慎无泄。兹事泄之，则吾属不遗焦类⑦矣。"黑衣人曰："谨受教。"褐衣者又曰："韩氏稚儿⑧有字乎？"曰："未也。吾俟彼有字，当即编于名籍，必不致弛也。"褐衣者曰："明夕再来，当得以笑语。"黑衣人唯而去。

及晓，圉者归，遂以其事密告于韩生。生即命肉喂其犬。犬既至，因以绳系；及次所闻，遂穷捣练石下，果得一轴书，具载韩氏弟兄妻子家僮名氏，纪莫不具载，盖所谓韩氏名籍者也。有子生一月矣，独此子不书，黑衣人所谓"稚儿未字"也。韩生大惊，命致犬于庭，鞭而杀之。熟其肉以食家僮。已而率邻居士子十余辈，执弧矢兵仗，至郡南古墓前，发其冢。穴中有数犬，毛状异恶，尽杀之以归。（出《宣室志》卷三，原名《犬怪》）

【注释】

① 大理评事：掌刑法的官，隋置，历代因之。
② 西河郡：郡名，北魏孝昌二年置，隋废，故地在山西临汾县西。
③ 圉人：养马的人。
④ 扑：扑打。
⑤ 结茅斋：用茅草扎结成小室。
⑥ 捣练石：古时江河湖塘边妇女捣衣所用的石头。
⑦ 不遗焦类：遗，留下。焦类：大火过后的烧焦物。不遗焦类比喻全部毁灭，没有什么能够遗留下来。
⑧ 稚儿：即幼儿。

黑犬化母

唐李义者，淮阴人也。少亡其父，养母甚孝，虽泣笋卧水①，未之过也。及母卒，义号泣，至于殒绝②者数四。经月余，乃葬之。及回至家，见其母如生，在家内。起把义手，泣而言曰："我如今复生，尔葬我之后，潜自来，尔不见我。"义喜跃不胜，遂侍养如故。仍谓义曰："慎勿发所葬之柩，若发之，我即复死。"义从之。

后三年，义夜梦其母，号泣踵门③而言曰："我与尔为母，宁无劬劳襁褓之恩④？况尔少失父，我寡居育尔，岂可我死之后，三年殊不祭飨？我累来，及门，即以一老犬守门，不令我入。我是尔母，尔是我子，上天岂不知。尔若便不祭享，必上诉于天。"言讫，号泣而去。义亦起逐之，不及。至曙，忧疑怆然，无以决其意⑤。所养老母乃言："我子今日何颜色不乐于我⑥？必以我久不去世，致尔色养⑦有倦也。"义乃泣言："实以我夜梦一不祥事，于母难言，幸勿见罪。"遂再犹豫。

数日，复梦其母，及门号叫，抚膺而言曰："李义，尔是我子否？何得如此不孝之极！自葬我后，略不及我冢墓，但侍养一犬。然我终上诉于天，尔当坐是获谴⑧。我以母子情重，故再告尔。"言讫又去，义亦逐之不及。至曙，潜诣所葬之冢，祝奠曰："义是母之生，是母之育，方成人在世，岂无母之恩也，岂无子之情也。至于母存

日，冬温夏清，昏定晨省⑨，色难之养，未尝敢怠也。不幸违慈颜，已有终天之痛。苟存残喘，本欲奉祭祀也。及葬母之日，母又还家再生，今侍养不缺。且两端不测之事，刓裁⑩无计，迟回终日，何路明之。近累梦母悲言相责，即梦中之母是耶？在家之母是耶？从梦中母言，又恐伤在家之母；从在家之母言，又虑梦中之事实。哀哉！此为子之难，非不孝也。上天察之。"言讫大哭，再奠而回。其在家母已知之矣，迎义而谓之曰："我与尔为母，死而复生，再与尔且同生路，奈何忽然迷妄，却于空冢前破其妖梦？是知我复死也。"乃仆地而绝。

义终不测之，哀号数日，复谋葬之。既开其冢，是其亡母在是棺中。惊走而归。其新亡之母，乃化一极老黑犬，跃出，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原名《李义》）

【注释】

① 泣笋卧冰：泣笋，相传三国吴孟宗母嗜笋，值冬无笋，宗入竹林悲泣哀叹，笋为之出。事见《三国志·孙皓传》之引《楚国先贤传》。卧冰，事见干宝《搜神记》："（王祥）继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

② 殡绝：入棺时因悲伤过度而昏厥过去。

③ 踵门：用脚敲打门。

④ 宁无劬劳襁褓之恩：宁，岂；劬劳，辛勤劳累；襁褓，本指包裹婴儿的被子和带子，这里指养育之恩。全句意为：难道没有辛勤劳累、养育你的恩情吗？

⑤ 无以决其意：无法凭借什么来拿定主意。

⑥ 何颜色不乐于我？：为什么脸上表现出对我不高兴的颜色？

⑦ 色养：语出《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注》："包（咸）曰：'色难者，谓承顺父母颜色乃为难。'"后因称承顺父母颜色，孝养侍奉父母为色养。

⑧ 坐此获谴：因此而遭受谴责。

⑨ 昏定晨省：早晨晚上前去问安看侯。

⑩ 刓（tuán）裁：本指割截裁断，这里意为决断。

淫犬子

杜修已者，越人也，著医术。其妻即赵州富人薛贇① 之女也，性淫逸。修已家养一白犬，甚爱之，每与珍馔。食后，修已出，其犬突入室内，欲啮修已妻薛氏，仍似有奸私之心。薛因怪而问之曰：

"尔欲私我耶？若然，则勿啮我。"犬即摇尾登其床，薛氏惧而私焉。其犬略不异于人②。尔后每修己出，必奸淫无度。忽一日，方在室内同寝，修己自外入，见之，即欲杀犬。犬走出，修己怒，出其妻薛氏归薛赟。后半年，其犬忽突入薛赟家，口衔薛氏髻而背负走出。家人趁奔③之，不及，不知所之。犬负薛氏直入恒山内潜之。每至夜，即下山，窃所食之物；昼即守薛氏。经一年，薛氏有孕，生一男，虽形貌如人，而遍身有白毛。薛氏只于山中抚养之。又一年，其犬忽死。

薛乃抱此子，迤逦出，入冀州乞食。有知此事，遂诣薛赟以告。薛氏乃令家人取至家。后其所生子年七岁，形貌丑陋，性复凶恶。每私走出，去作盗贼。或旬余，或数月，即复还。薛赟患之，欲杀焉。薛氏乃泣戒其子曰："尔是一白犬之子也，幼时我不忍杀。尔今日在薛家，岂合更不谨④。若更私走，出外为贼，薛家人必杀尔，恐尔以累他⑤，当改之。"其子大号哭而言曰："我禀犬之气而生也，无人心，好杀为贼，自然耳，何以我为过？薛赟能容我，即容之；不能容我，当与我一言，何杀我也。母善自爱，我其远去不复来。"薛氏坚留之，不得。乃谓曰："去即可，又何不时来一省我⑥也？我是尔之母，争忍永不相见。"其子又号哭而言曰："后三年，我复一来矣。"遂自携剑，拜母而去。

及三年，其子果领群盗千余人，自称白将军。既入拜母后，令群盗尽杀薛赟之家，唯留其母。仍焚其宅，携母而去。（出《潇湘录》，原名《杜修己》）

【注释】

① 赟：读作yūn。
② 略不异于人：在性事方面与人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
③ 趁奔：奔跑着去追逐。
④ 岂合更不谨：难道应该更不谨慎些。
⑤ 累他：连累他人。
⑥ 又何不时来一省我：又为什么不按时来看望我一次。

癞犬附魂

某侯袭爵之前一岁，年甫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斗鸡走狗。尝豢一黄犬，甚爱之，至同寝食。至夏日，率犬出东门，游行郊坰①，大雨骤至，避一墓门下。墓前有积潦，广袤数亩，芦荻满之。坐未安，复有三恶少鞴鹰负弩而至，见侯各耳语。侯故白皙，一恶少作韵语曰："黑者黑如铁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人和之以笑。侯虽微，固世家之裔，且懦弱孤立，闻之大惧，冒雨欲行。恶少挽留甚力。侯大窘曰："汝等欲何为？"恶少皆笑而不答，但相与抱持之。犬在旁大嗥来啮。恶少以巨石投之，中脑，犬闷绝。乃尽褫侯衣，不留寸缕，缚手足，俯而捺诸草中，欲淫之。侯哭叫声嘶，滚地不定。会有数骑自林间来，恶少仓皇逸去。骑者至，见而诧异，解其缚而询其故。侯蜷缩而泣，告之。骑者怜其遭②，衣而送之家。犬亦踉跄随之归，数日不食，创溃而毙。侯大恸，瘞之园中，祝而祭之，如丧良朋也。是夜梦犬作人言，谓侯曰："主人遇我厚矣，将有以图报。主从此出门，须慎。苟际危急③，我受豢养恩，至时必相救。"乃觉，以为异，谨志之。

一日有事于通州，归而泛舟于大通河，仍见前三恶少，更同二少年，掉臂④趁船，咸目侯而笑。侯惧甚，至闸上泊舟，同载者星散。侯混入旗亭，潜视三恶少去远，始觅僻径急行。约里余，猝见三恶少突起黍稷中，捉侯入幽僻处，掩其口，复褫其衣。一少年方欲奸之，忽一巨犬窜出垝垣，直前啮其阴，少年痛绝而踣。犬更追其二人，一落其腓⑤，一伤其臀。侯得无恙，着衣蹑履，蹊田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唤之，直至一茅舍前，犬踣于篱落下。就视之，则一病癞黄狗也，意颇怳然。有老妪扫麦于场，谛侯而笑曰："此吾家老犬也，病癞半年，昨夜死矣。小哥薄而观之，独不嫌其秽乎？"侯漫应之，惘惘而返。夜复梦犬来告："主人之恩已少酬报。冥中怜我之忠，行当托生为人，于焉拜辞，再见无由矣。"言讫，涕泣叩头而

去。侯深感其义，计犬所期，每七日必设祭于瘗所，至今不衰。后闻知三恶少，二作废人，伤阴者越宿即殒。（出《夜谈随录》卷二，原名《异犬》）

【注释】

① 郊垌(jiōng)：郊外。
② 怜其遭：同情他的遭遇。
③ 苟际危急：如果际遇危急的事情。
④ 掉臂：摇动手臂。
⑤ 落腓：腓（féi），胫骨后的肌肉，即小腿肚。落腓，小腿肚被犬咬丢了。

鼠人语

魏齐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为襄邑长①。忽有鼠从穴出，在厅事上，语曰："王周南，尔以某月某日当死。"周南急往，不应。鼠还穴。后至期复出，更冠帻皂衣②而语曰："周南，尔日中当死。"亦不应。鼠复入穴。须臾复出，出复入，转行数语如前。日适中，鼠复曰："周南，尔不应死，我复何道。"言讫，颠蹶而死，即失衣冠所在。就视之，与常鼠无异。（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王周南》）

【注释】

① 中山：汉郡国名，高帝置郡，景帝三年置诸侯国。地在今河北唐县、定县一带。襄邑长：襄邑的官长。襄邑，县名，秦置，汉沿袭，故城在今河南睢县西。
② 帻(zé)：包头巾，初为民间所服，至西汉末上下通行。皂衣：汉代官吏制服。

魇鼠

天宝初，邯郸县境恒有魇鬼①，所至村落，十余日方去，俗以为常。

旷骑②三人夜投村宿，媪云："不惜留住，但恐魇鬼。客至必当相苦，宜自防之。虽不能伤人，然亦小至迷闷。"骑初不畏鬼，遂留止宿。二更后，其二人前榻寐熟，一人少顷而忽觉，见一物从外入，

状如鼠，黑而毛。床前着绿衫，持笏长五六寸，向睡熟者曲躬而去。其人遽魇。魇至二人，次至觉者，觉者径往把脚③，鬼不动，然而体冷如水。三人易持之，至曙，村人悉共诘问。鬼初不言，骑怒云："汝竟不言，我以油镬煎汝。"遂令村人具油镬。乃言已是千年老鼠，若魇三千人，当转为狸。然所魇亦未尝损人，若能见释，当去此千里外。骑乃释之，其怪遂绝。（出《广异记》，原名《天宝旷骑》）

【注释】

① 魇(yǎn)鬼：使人作恶梦的鬼。
② 旷(kuò)骑：唐代宿卫兵名。玄宗开元十一年设，号"长从宿卫"，次年更号曰旷骑。天宝以后始废。
③ 把脚：抓住魇鬼的脚。

鼠　聚

李知微，旷达士也。嘉遁自高①，博通书史，至于古今成败，无不通晓。常以家贫夜游，过文成宫下。

初月微明，见数十小人，皆长数寸，衣服车乘，导从呵喝，如有位者，聚立于古槐之下。知微侧立屏气，伺其所为。东复有培垣数雉，旁通一穴。中有紫衣一人，冠带甚严，拥侍十余辈悉稍长，诸小人方理事之状。须臾，小人皆趋入穴中。有一人，白长者曰："某当为西阁舍人。"一人曰："某当为殿前录事。"一人曰："某当为司文府史。"一人曰："某当为南宫书佐。"一人曰："某当为驰道都尉。"一人曰："某当为司城主簿。"一人曰："某当为游仙使者。"一人曰："某当为东垣执戟。"如是各有所责②，而不能尽记。喜者，愤者，若有所恃者，似有果求者③，唱呼激切，皆请所欲。长者立眄视④，不复有词，有似唯领而已。食顷，诸小人各率部位，呼呵引从，入于古槐之下。俄有一老父颜状枯瘦，杖策自东而来，谓紫衣曰："大为诸子所扰也。"紫衣笑而不言。老父亦笑曰："其可言耶？"⑤言讫，相引入穴而去。

明日，知微掘古槐而求，唯有群鼠百数，奔走四散。紫衣与老父，不知何物也。（出《河东记》，原名《李知微》）

【注释】

① 嘉遁：旧时所谓合乎正道的退隐。自高：很看重自己。
② 各有所责：各有自己所负的职责。
③ 似有果求者：似乎有强烈要求的人。
④ 眄(xī)视：怒视。
⑤ 其可言耶？：他们（指群鼠）可以谈论吗？

飞禽

飞禽类精怪故事在我国并不多见，但据这里所选录的来看，它们大都写得新颖奇特，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惊讶。

《雉朝飞》本系琴操，卫女傅母因婿死女亡，悲愤满胸而作。然于墓冢上操琴而鼓时，有二雉飞起，忽然不见，故名曲曰"雉朝飞"。《雄鸡吹笛》颇具幽默，鸡怪吹五孔笛，指少不得遍笛，有人嘲笑他，忽有十数指出，被人拔剑砍之，现出原形。而寄载的鹭女短小白皙，且是位小偷，偷人绢帛。被人识破，反成了人的盘中餐。"屐鸟"纯系乌有，亦不知古人怎么在穿着行走泥地的木屐与飞鸟间产生了联想，或许是出于梦想飞升的愿望罢。但韦生终究烧毁了木屐，害怕作怪而失去了飞升的机会。《鹦鹉女》来自转生类故事。美貌初笄的富家女朝夕与一鹦鹉相处，当她开笼放出鹦鹉，自己却忽然而死；父母方欲葬时，其尸又忽化鹦鹉飞出。这种怪异或许出于古人认为的此女系鹦鹉转生，其精魂为鹦鹉的观念。鹦鹉出笼，象征她的精魂离体，故有死亡和尸化鹦鹉飞出的现象。枭即猫头鹰，古人视为恶鸟，枭鸣为不吉利的征兆，但《鸣枭》却反其意而行之。贫书生韦颛与富室子韦光举进士，人皆贺光而以为韦颛必下第，且寒愁之夜，竟有枭鸟顷集于颛之败舍，令他神魂惊骇，恐遭横祸。然天明报榜，颛高中而韦光无名，岂造化的有意作弄人哉！《鹳鹆化手》更是骇人听闻。鹳鹆死而化手，弄得爱怜的主人差点脱不了干系，只待八十日后才复为死鸟。这是莫可名说的故事。以上缕述可见出飞禽故事奇异怪诞的特征，人们极难释解，只有瞠目结舌而已。

鹤怪选有两则。《病鹤疗血》类似民间故事，写某少年的急人之难，见义勇为，终得仙老嘉许，延年益寿。《苍鹤怪》极有特色，某今史妻夜骑马婢骑扫帚去千里外幽会的描写委实奇异，使我们想见

德国神话中的扫帚姑娘。而后面的扫帚被焚只得骑瓮飞行的细节更令人忍俊不禁，叹惋古人想象的绝妙，使故事平添了无尽的趣味。乌鸦在古代也是恶鸟，但《乌哀》则以亡魂化乌哀鸣不去而抒发深重的幽怨。吕生妻病死，报梦给姑，言已化乌当来拜见。果有乌飞入堂中，迴翔哀唳，东向而去，给人留下难以申言的凄切。《乌君山》是一则神仙故事，道士徐某招为乌君山的夫婿，但遗憾的是，未为他准备乌皮仙衣。一旦事发，众仙乌皆披乌皮衣而去，独他仍留在人间，怅惋终身。

最末一篇《罗刹鸟》写得最为恐怖惨切，罗刹鸟系恶鬼，来自印度文化，作者投之以深恶痛绝的厌恶，与以上故事的格调迥异，正可见出不同文化背景在精怪故事中留下的深深的印记。

雉朝飞

《雉朝飞操》者，卫女傅母所作也。卫侯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赴丧。"丧毕，不肯归，终之以死①。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于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抚雌雉曰："女果为雉耶？"言未卒，俱飞而起，忽然不见。傅母悲痛，授琴作《操》②。故曰《雉朝飞》。（出扬雄《琴清英》，原名《卫女》）

【注释】

① 终之以死：以死而告终结。

② 《操》：琴曲名。刘向《别录》注云："君子因雅琴之适，故从容以致思焉。其道闭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灾害不失其操也。"

雄鸡吹笛

代郡①界中一亭，作怪不可止。有诸生壮勇者，暮行，欲止亭宿。亭吏止之，诸生曰："我自能消此。"乃住宿食。夜诸生前坐，出

一手，吹五孔笛。诸生笑谓鬼曰："汝止有一手，那得遍笛②，我为汝吹来。"鬼云："卿为我少指耶？"乃复引手，即有数十指出。诸生知其可击，因拔剑砍之，得老雄鸡。（出《幽明录》，原名《代郡亭》）

【注释】

① 代郡：北魏置，治所平城，今大同市北。辖境相当今山西外长城以南的大同市、左云县地。

② 遍笛：手指能遍吹笛孔。

鹭女寄载

晋建武①中，剡县冯法作贾，夕宿荻塘。见一女子，著缞服②，白皙，形状短小，求寄载。明旦，船欲发，云："皙上取行资。"既去，法失绢一匹。女抱二束刍置船中。如此十上，失十绢。法疑非人，乃缚两足。女云："君绢在前草中。"化形作大白鹭。烹食之，肉不甚美。（出《幽明录》，原名《冯法》）

【注释】

① 建武：东晋元帝司马睿年号（317—318）。

② 缞服：披于胸前的麻布条，用作丧服。

屐　鸟

汧阳郡①有张女郎庙。上元②中，有韦氏子客于汧阳，途至其庙，遂解鞍以憩。忽见庙宇中有二屐子③在地上。生视之，乃结草成者，文理甚细，色白而制度极妙，韦生乃收贮于囊中。既而别去。及至郡，郡守舍韦生于馆亭中。是夕，生以所得屐，致于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莫穷其处④。仅食顷，乃于馆亭瓦屋上得焉。仆者惊愕，告于韦生。生即命昇屋而取之。既得，又致于前。明日又失其所，复于瓦屋上得之。如是者三。韦生窃谓仆曰："此其怪乎！可潜伺之。"是

夕，其仆乃窃于隙中窥之。夜将半，其屐忽化为白鸟，飞于屋上。韦生命取焚之，乃飞去。（出《宣室志》卷四，原名《屐化白鸟》）

【注释】

① 汧阳郡：北朝周置，因在汧水之阳，故名。唐宋沿置。属陕西省，今名千阳。
② 上元：唐肃宗李亨年号(760—761)。
③ 屐子：即木屐，底有二齿，以行泥地。
④ 莫穷其处：没有谁能穷尽其所在的地方，即力言其难以找到。

鹦鹉女

陇右百姓刘潜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①，美姿质。继有②求聘者，其父未许。家养一鹦鹉，能言无比。此女每日与之言话。后得佛经一卷，鹦鹉念之，或有差误，女必证之。每念此经，女必焚香。忽一日，鹦鹉谓女曰："开我笼，尔自居之，我当飞去。"女怪而问之："何此言邪？"鹦鹉曰："尔本与我身同，偶托化刘潜之家，今须却复本族，无怪我言。人不识尔，我固识尔。"其女惊，白其父母。父母遂开笼，放鹦鹉飞去。晓夕③监守其女。后三日，女无故而死，父母惊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尸忽为一白鹦鹉飞去，不知所之。（《出《大唐奇事》，原名《刘潜女》）

【注释】

① 笄：女子成年之礼，用簪插定发髻。
② 继有：不断地有。
③ 晓夕：早晨晚上。

鸣梟

大中①岁，韦颛举进士，词学赡而贫窭滋甚②，岁暮饥寒，无以自给。有韦光者，待以宗党③，辍所居外舍馆之④。放榜之夕，风雪凝沍⑤。报光成事者⑥，络绎而至，颛略无登第之耗。光延之

于堂际小阁，备设酒馔慰安，见女仆料数衣装，仆者排比车马。颛夜分归所止，拥炉愁叹而坐，候光成名⑦，将修贺礼。颛坐逼⑧于坏牖，以横竹挂席蔽之。檐际忽有鸣枭，顷之集于竹上。颛神魂惊骇，持策出户逐之。飞起复还，久而方去。谓候者⑨曰："我失意，亦无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横罹祸患。"俄而禁鼓⑩忽鸣，榜放，颛已登第。光服用车马，悉将遗焉。（出《剧谈录》，原名《韦颛》）

【注释】

① 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60)。
② 词学赡：词学，词章之学，指为文命笔之术。赡，丰赡，深厚丰富。贫窭：贫困；滋甚：越来越厉害。
③ 待以宗党：把他当作自己宗族一类的人看待。
④ 辍所居外舍馆之：辍，本为停止、终止，这里作空出，搬出解。空出所居住的外舍的房子给他居住。
⑤ 凝沍(hù)：结冰。
⑥ 报光成事者：报信说韦光可能成事（指中进士及第）的人。
⑦ 候光成名：等候韦光登第。成名，旧时科举中式叫成名。
⑧ 逼：近。
⑨ 候者：占卜吉凶的人。
⑩ 禁鼓：禁中之鼓，即皇宫中鼓。

鹦鹆化手

广陵有少年畜一鹦鹆①，甚爱之。笼槛八十日死，以小棺贮之，将瘞于野。至城门，阍吏②发视之，乃人之一手也。执而拘诸吏。凡八十日，复为死鹦鹆，乃获免。（出《稽神录》，原名《广陵少年》）

【注释】

① 鹦(qú)鹆(yù)：即八哥，羽毛黑色，头部有羽冠，吃昆虫和植物种子。能模仿人说话的某些声音。
② 阍吏：守门的官员。

病鹤疗血

同州司马裴沆尝说，再从伯自洛中⑦，将往郑州。在路数日，

晓程偶下马，觉道左有人呻吟声，因披蒿莱寻之。荆丛下见一病鹤，垂翼俛咮②，翅下疮坏无毛，且异其声。

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数十步而至，谓曰："郎君少年，岂解哀此鹤③邪？若得人血一涂，则能飞矣。"裴颇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请刺此臂血，不难。"老人笑曰："君此志甚劲，然须三世是人，其血方中④。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卢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⑤，岂能至洛中，干胡卢生⑥乎？"裴欣然而返。未信宿，至洛，乃访胡卢生，具陈其事，且拜祈之。胡卢生初无难易⑦，开袱，取一石合，大若两指，授针刺臂，滴血下满合。授裴曰："无多言也。"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乃令尽涂其鹤。

复邀裴云："我所居去此不远，可少留也。"裴觉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随行。才数里，至一庄，竹落草舍，庭芜狼藉。裴渴甚，求浆。老人指一土龛，此中有少浆，可就取。裴视龛中，有一杏核，一扇如笠，满中有浆，浆色正白。乃力举饮之，不复饥渴，浆味如杏酪。裴知隐者，拜请为奴仆。老人曰："君有世间微禄，纵住亦不终其志。贤叔真有所得，吾久与之游，君自不知。今有一信，凭君必达。因裹一袱物，大如合，戒无窃开。复引裴视鹤，鹤损处毛已生矣，又谓裴曰："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⑧，且以酒色诫也。"裴复还洛中。

路阅其所持，将发之，袱四角各有赤蛇出头，裴乃止。其叔得信，即开之，有物如干大麦饭升余。其叔后因游王屋，不知其终。裴寿至九十七。（出《酉阳杂俎》，原名《裴沆》）

【注释】

①再从伯自洛中：再次跟从其叔伯从洛中（去郑州）。
② 俛咮：俛同"俯"；咮，鸟嘴。俛咮，俯落的鸟嘴。
③ 解哀此鹤：解除此鹤的哀痛。
④ 方中(zhòng)：方适合。
⑤ 非有急切：非有急切之事。
⑥ 干胡卢生：办理胡卢生这件事。
⑦ 无难易：没有什么困难。难易，偏重词组，重点偏到了"难"字上。

⑧ 君向饮杏浆，当哭九族亲情：此句言杏浆为仙物，喝了可以长寿，使裴沆当寿至九十七，必经历九族亲人的生死离别。九族，以自己为本位，直系亲，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旁系亲，则横推至三从兄弟，即以族兄弟、再从兄弟、堂兄弟，兄弟，同为高祖四世之孙。

苍鹤怪

唐开元中，户部令史妻有色，得魅疾，而不能知之。家有骏马，恒倍刍秣①，而瘦劣愈甚。以问邻舍胡人，胡亦术士，笑云："马行百里犹倦，今反行千里余，宁不瘦耶？"令史言初不出入，家又无人，曷由至是？"胡云："君每入直②，君妻夜出，君自不知。若不信，至入直时，试还察之，当知耳。"

令史依其言，夜还，隐他所。一更，妻起靓妆，令婢鞍马，临阶御之，婢骑扫帚随后，冉冉乘空，不复见。令史大骇。明往见胡，瞿然曰："魅信之矣，为之奈何？"胡令更一夕伺之。其夜，令史归堂前幕中。妻顷复还，问婢何以有生人气，令婢以扫帚烛火，遍然③堂庑。令史狼狈入堂大瓮中。须臾，乘马复往。适已烧扫帚，无复可骑，妻云："随有即骑，何必扫帚。"婢仓卒，遂骑大瓮随行。令史在瓮中，惧不敢动。须臾，至一处，是山顶林间。供帐帘幕，筵席甚盛。群饮者七八辈，各有匹偶。座上宴饮，合昵备至。数更后方散。妇人上马，令婢骑向瓮。婢惊云："瓮中有人！"妇人乘醉，令推著山下。婢亦醉，推令史出，令史不敢言。乃骑瓮而去。

令史及明，都不见人，但有余烟烬而已。乃寻径路，崎岖可数十里方至山口。问其所，云是阆州，去京师千余里。行乞辛勤，月余，仅得至舍。妻见惊问之久何所来④，令史以他答。复往问胡，求其料理。胡云："魅已成，伺其复去，可遽缚取。"火以焚之，闻空中乞命。顷之，有苍鹤堕火中，焚死。妻疾遂愈。（出《广异记》，原名《户部令史妻》）

【注释】

① 恒倍刍秣：常常吃食一倍以上的马料。
② 入直：君主时代人臣入朝皇帝，或僚属见长官，到衙门办公，都叫入直。
③ 然：同"燃"。
④ 之久何所来：这么久从哪里来。

乌　哀

东平吕生，鲁国人，家于郑。其妻黄氏，病将死，告于姑曰："妾病且死。然闻人死当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梦告于姑矣。"及其死，姑梦见黄氏来，泣而言曰："妾平生时无状①，今为异类，生于郑之东野丛木中，黯其翼嗷其鸣②者，是也。后七日，当来谒姑。愿姑念妾平生时，无以异类见阻③。"言讫遂去。

后七日，果有一乌自东来，至吕氏家，止于庭树，哀鸣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梦矣。汝无昧平素④，直来吾之居也。"其乌即飞入堂中，迴翔哀唳，仅食顷，东向而去。（出《宣室志》卷四，原名《吕生妻化乌》）

【注释】

① 无状：无功状，无成绩。这里是亡媳的自谦之词。
② 黯其翼嗷其鸣：即翼黯鸣嗷。翅膀惨淡举起而嗷嗷鸣叫，形容其悲伤的样子。
③ 见阻：被阻。
④ 汝无昧平素：你平常从来不隐瞒什么，即平常从来不说假话。

乌君山

乌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县西一百里。近世有道士徐仲山者，少求神仙，专一为志，贫居苦节，年久弥励①。与人遇于道，修礼，无少长皆让之。或果谷新熟，辄祭。先献虚空，次均宿老②。乡人有偷者坐罪当死，仲山诣官，承其偷罪。白偷者不死，无辜而诛，情所未忍。乃免冠解带，抵承严法。所司疑而赦之。

仲山又尝山行，遇暴雨，苦风雪，迷失道径。忽于电光之中，

见一舍宅，有类府州，因投以避雨。至门，见一锦衣人，顾仲山。乃称此乡道士徐仲山拜，其锦衣人称监门使者萧衡，亦拜。因叙风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问曰："自有乡，无此府舍？"监门曰："此神仙之所处，仆即监门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绾双鬟，衣绛赭裙青文罗衫，左手执金柄麈尾幢旄。传呼曰："使者外与何人交通，而不报也。"答云："此乡道士徐仲山。"须臾，又传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见女郎，引仲山自廊进，至堂南小庭。见一丈夫，年可五十余，肤体须发尽白，戴纱搭脑冠，白罗银镂帔。而谓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颇闲道教，以其夙业，合与卿为妻。今当吉辰耳。"仲山降阶称谢，拜起。而复请谒夫人，乃止之③曰："吾丧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为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后堂备吉礼，既而陈酒肴，与仲山对食讫。渐夜闻环珮之声，异香芬郁，荧煌灯烛。引去别室，礼毕三日④。

仲山悦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厂舍，见衣竿上悬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余悉乌皮耳。乌皮之中，有一枚是白乌皮。又至西南，有一敞舍，衣竿之上，见皮羽四十九枚，皆鹘鹞⑤。仲山私怪之。却⑥至室中，其妻问其夫曰："子适游行，有何所见？乃沈悴至此。"仲山未之应。其妻曰："夫神仙轻举⑦，皆假羽翼。不尔，何以倏忽而致万里乎！"因问曰："乌皮羽为谁？"曰："此大人之衣也。"又问曰："翠碧皮羽为谁？"曰："此常使通引婢之衣也。""又余乌皮羽为谁？"曰："新妇兄弟姊妹之衣也。"又问鹘鹞皮羽为谁？曰："司更巡夜者衣。即监门萧衡之伦⑧也。"

语未毕，忽然举宅惊惧。问其故，妻谓之曰："村人将猎，纵火烧山。须臾皆去，竟未与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别，可谓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随方飞去。即向所见舍屋，一无其处，因号其地为乌君山。（出《太平广记》卷四六二）

【注释】

① 弥励：弥，越发，更加；励，尽心尽力。

② 先献虚空，次均宿老：先献祭山川峡谷之神，然后献祭本地的先祖老人。

③ 止之：指阻止他见夫人这件事。
④ 礼毕三日：婚礼到结束共举行了三日。
⑤ 鸺鹠：猫头鹰，鸱鸮的一种。
⑥ 却：退。
⑦ 轻举：轻举飞升。
⑧ 伦：类。

罗刹鸟

雍正① 间，内城某为子娶媳。女家亦巨族，住沙河门外，新娘登轿后，骑从簇拥。过一古墓，有飙风从冢间出，绕花轿者数次，飞沙眯目，行人皆辟易，移时方定。顷之，至婿家，轿停大厅上。嫔者② 揭帘，扶新娘出。不料轿中复有一新娘，掀帏自出，与先出者并肩立。众惊视之，衣妆彩色无一异者，莫辨真伪。扶入内室，翁姑相顾而骇。无可奈何，且行夫妇之礼。凡参天祭祖，谒见诸亲，俱令新郎中立，两新人左右之。

新郎私念娶一得双，大喜过望。夜阑，携两美同床。仆妇侍女辈各归寝室。翁姑亦就枕。忽闻新妇房中惨叫，披衣起。童仆妇女辈排闼入，则血淋漓满地，新郎跌卧床外。床上一新娘仰卧血泊中，其一不知何往。张灯四照，梁上栖一大鸟，色灰黑，而钩喙巨爪如雪。众喧呼奋击，短兵不及。方议取弓矢长矛，鸟鼓翅作磔磔声，目光如青磷，夺门飞去。

新郎昏晕在地，云："并坐移时，正思解衣就枕，忽左边妇举袖一挥，两目睛被抉去矣，痛剧而绝。不知若何化鸟③ 也。"再询新妇，云："郎叫绝时，儿惊问所以，渠已作怪鸟来啄儿目，儿亦顿时昏绝。"后疗治数月，俱无恙。伉俪甚笃，而两盲比目可悲也。

相传墟墓间太阴积尸之气，久化为罗刹鸟④，如灰鹤而大，能变幻作祟，好食人眼，亦药叉、修罗、薜荔⑤ 类也。（出《子不语》卷二）

【注释】

① 雍正：清世宗爱新觉罗胤(yìn)禛(zhēn)年号(1723—1735)。
② 嫔者：娘家陪嫁的女子。

③ 化鸟：善于变化之鸟。
④ 罗刹鸟：恶鸟。罗刹，佛经中恶鬼的通称。罗刹男黑身朱发绿眼，罗刹女能变为美丽妇人，魅惑食人。
⑤ 药叉：即夜叉，佛教恶鬼。修罗：即阿修罗，梵语音译，意译为非天。古印度神话中的恶神，曾与帝释争权，佛书中列为天龙八部之五。薜荔：梵语饿鬼的音译。

水族

此辑按类别编排，分作“鱼”、“虾”、“螺”、“獭”、“鼍”、“鳖”、“龟”七类。

鱼类所选篇目较多。《江郎》写男鱼魅入赘人家作婿，但其妻生产悉为鱼子，于是被人发觉，现了原形，砍杀而投诸江中。《鱼女》《鲤鱼精》写女媚。前叙白鱼化女，为人妻三年而别，据说是高唐神女所化；后写鲤鱼精假作人妇与男子寝处，被男子发觉，乃长二尺鲤鱼。这些故事描写简洁，语言古朴，虽属原型故事，但自有其韵味存在。《鱼呼》乃生命的呼喊，鱼船中万鱼呼喊，跳跃呼佛，音声动地，使得贩卖者“毛发尽劲”，全倾舟鱼于江中，终得厚报。此体现了古人对物种生命的注重，类似主题可见《梦幻篇·人物梦》。《美女鱼》是叙述较为舒展的一篇，某深潭有鱼精三人，一日连祟溺儒道佛三人，后遇高道，遣弟子入潭驱怪，见有三白鱼寐于石塌，惊起皆化白衣美女，弟子捧符驱之，三怪只得含泪迁徙他方。

《长须国》指虾国，它是供给龙王的食邑。有士人入其中招作驸马，其公主美而有须。后遇国难，士人勇为救助，使虾王免死。该故事从《南柯太守传》类题材化出，可见《梦幻篇·觉梦》。《白水素女》为人神恋爱故事，后世民间故事有《田螺姑娘》作为续写。《田螺女》取性梦幻的形式。某生夜间借宿女家，女侍寝处，平明乃见大螺卧身旁，夜晚所食皆青泥也。弄得男生颇为尴尬。

獭魅选两则，一女媚，一男魅。女媚描写简古，大风雨之夜有女子行大陂上，着青衣，戴青伞。叶嗵跳入湖中，乃大苍獭，衣伞皆荷叶所作。男魅故事重写驱魅场面，形象逼真，情愫饱蕴，真可想见古人的虔信与同情。鼍即江猪，俗称猪婆龙，这里选两则故事。《小舟鼍女》写鼍化美色夜宿人船，月明惊起，乃臂枕鼍，原所乘小

舟乃一段枯槎，令人惊骇。《鼋刺史》演示了一个古老的习俗，人不能沥血河中，鼋吸血将化人为祟。这里叙述了鼋怪舐血代人作了数年郡刺史的故事。

《母化鼋》不知演示何义，但描写确实令人惊骇而叹物化之异。

《懒堂女子》写鳖媚祟男生，描写细腻真挚，情节颇有起伏，两情相洽，卿卿我我，但鳖终难逃刀镬之剐，落得悲惨结局。龟类选用较多。"元绪"为龟的别名，元绪与老桑对话耐人寻味，颇具诙谐色调。《三魅祟女》将"龟作媒人"，这亦是龟的另一种活动。"龟吸"更别开生面，可能是从龟为长寿物点化出来的故事。最末一篇《员鼎精》为清代作品，自然详尽舒展得多。员鼎龟精挚爱男生，为化除魅祟，乞得仙宫灵物。本可与生长相欢笑，但偏有挤道人多事，终至女化黑云飞去，道人亦长啸一声，腾空不知所往。

水族类故事大多篇制短小，运笔古简，然涵蕴深厚，题旨奇异。酷似寓言，但刻写冷峻，并无游戏达观笔墨。

江　郎

吴少帝五凤①元年四月，会稽余姚县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邻里少年求娶者颇众，父母惜而不嫁。尝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洁，年二十余，自称江郎，愿婚此女。父母爱其容质，遂许之。问其家族，云："居会稽。"后数日，领三四妇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家。因持资财以为聘，遂成婚媾。已而经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绢囊，大如升，在地不动。母甚怪异，以刀割之，悉白鱼子。素因问江郎，所生皆鱼子，不知何故。素亦未悟，江郎曰："我所不幸，故产此异物。"其母心独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寝，收其所着衣视之，皆有鳞甲之状。素见之大骇，命以巨石镇之。

及晓，闻江郎求衣服不得，异常诟骂。寻②闻有物偃踣，声震于外。家人急开户视之，见床下有白鱼，长六七尺，未死，在地拨

刺③。素砍断之，投江中，女后别嫁。（出《太平广记》卷四六八，原名《王素》）

【注释】

① 吴少帝：指会稽王孙亮。五凤：孙亮年号(254—256)。
② 寻：不久。
③ 拨剌：即泼剌，形容鱼跳跃的声音。

鱼　女

明月峡中有二溪东西流，宋顺帝① 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钓得一白鱼长三尺，投置舡② 中，以草覆之。及归取烹，见一美女在草下，洁白端丽，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堂之女，偶化鱼游，为君所得。亮问曰："既为人，能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③，何为不得？"其后三年为亮妻。忽曰："数④ 已足矣，请归高唐。"亮曰："何时复来。"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复至。"其后一岁三四往来，不知所终。（出《太平广记》卷四六九，原名《微生亮》）

【注释】

① 宋顺帝：南朝宋顺帝刘準。
② 舡："船"的异体字。
③ 冥契使然：幽冥的契合使我们这样。冥契，一般指幽冥中注定的婚姻契约。
④ 数：冥数，指冥契婚合的期限。

鲤鱼精

彭城① 有男子娶妇，不悦之，在外宿。月余日，妇曰："何故不复入？"男曰："汝夜辄出，我故不入。"妇曰："我初不出②。"婿惊。妇云："君自有异志，当为他所惑耳！后有至者，君便抱留之，索火照视之，为何物。"后所愿还至，故作其妇③。前却未入，有一人从后推令前。既上床，婿捉之曰："夜夜出何为？"妇曰："君与东舍女往来，

而惊欲托鬼魅④，以前约相掩耳！”婿放之，与共卧。夜半心悟，乃计曰：“魅迷人，非是我妇也。”乃向前揽捉，大呼求火，稍稍缩小，发而视之，得一鲤鱼，长二尺。（出《列异传》，原名《彭城男子》）

【注释】

① 彭城：汉改楚国为彭城郡，东汉改为彭城国，南朝宋复为郡，至隋废。
② 我初不出：我一次也没有出来过。初，初次。
③ 故作其妇：仍装着是他的妻子。
④ 而惊欲托鬼魅：想借托鬼魅来使你惊吓。

鱼　呼

宣城郡当涂民，有刘成、李晖者，俱不识农事，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

唐天宝十三年春三月，皆自新安江载往丹阳郡①。行至下查浦，去宣城四十里，会天暮，泊舟，二人俱登陆。时李晖往浦岸村舍中，独刘成在江上。四顾云岛，阒无人迹。忽闻舫中有连呼阿弥陀佛者，声甚厉。成惊而视之，见一大鱼自舫中振须摇首，人声而呼阿弥陀佛焉。成且惧且悚，毛发尽劲②。即匿身芦中以伺之。俄而舫中万鱼，俱跳跃呼佛，声动地。成大恐，遽登舫，尽投群鱼于江中。有顷而李晖至，成具以告晖。晖怒曰：“竖子安得为妖妄乎？”唾而骂言且久。成无以自白，即用衣资酧③其直。既而余百钱，易获草十余束，致于岸。明日，迁于舫中，忽觉重不可举。解而视之，得缗十五千，签题云：“归汝鱼直。”成益奇之。是日，于瓜洲会群僧食，并以缗施焉。

时有万庄者，自泾阳令退居瓜洲，备得其事，传于纪述④。（出《宣室志》卷四，原名《刘成放鱼得偿》）

【注释】

① 新安江：浙江的上游，源出安徽歙县黄山，东南入浙江省境，经建德、淳安二县南部，与兰溪合，东入浙江。丹阳郡：郡名，地在今安徽宣城县。

② 毛发尽劲：毛发尽动。
③ 酧：即酬，这里作抵押、偿还解。
④ 传于记述：用记载叙述来传播这件事。

美女鱼

元和中，有高昱处士，以钓鱼为业。尝舣舟于昭潭①，夜仅三更，不寐，忽见潭上有三大芙蕖，红芳颇异。有三美女，各据其上，俱衣白，光洁如雪，容华艳媚，莹若神仙，共语曰："今夕阔水波澄，高天月皎，怡情赏景，堪话幽玄②。"其一曰："旁有小舟，莫听我语否？"又一曰："纵有，非濯缨之士③，不足惮也！"相谓曰："'昭潭无底桔洲浮④'，信不虚耳！"又曰："请各言其所好何道。"其次曰："吾性习释。"其次曰："吾习道。"其次曰："吾习儒。"各谈本教道义，理极精微。一曰："吾昨宵得不祥之梦。"二子曰："何梦也？"曰："吾梦子孙仓皇，窟宅流徙，遭人斥逐，举族奔波，是不祥也。"二子曰："游魂⑤偶然，不足信也。"三子曰："各算来晨得何物食。"久之，曰："从其所好，僧、道、儒耳。吁！吾适来所梦，便成先兆，然未必不为祸也。"言讫，逶迤而没。昱听其语，历历记之。

及旦，果有一僧来渡，至中流而溺。昱大骇曰："昨宵之言不谬耳！"旋踵⑥，一道士舣舟将济，昱遽止之；道士曰："君，妖也。僧偶然耳。吾赴知者所召，虽死无悔，不可失信。"叱舟人而渡；及中流，又溺焉。续有一儒生，挈书囊，径渡。昱恳曰："如前去，僧道已没矣。"儒正色而言："死、生，命也。今日吾族祥斋⑦，不可亏其吊礼。"将鼓棹，昱挽书生衣袂曰："臂可断，不可渡。"书生方叫呼于岸侧，忽有物如练，自潭中飞出，绕书生而入；昱与渡人遽前，捉其衣襟，鳖⑧诞流滑，手不可制。昱长吁曰："命也！顷刻没三子！"

俄而有二客，乘叶舟而至，一叟一少。昱遂谒叟，问其姓字。叟曰："余祁阳山⑨唐勾鳖，今适长沙，访张法明威仪⑩。"昱闻其高道，有神术，礼谒甚谨。俄闻岸侧有数人哭声，乃三溺死者亲属也。叟诘之，昱具述其事。叟怒曰："焉敢如此害人！"遂开箧，取丹笔篆

字，命同舟弟子曰："为吾持此符入潭，勒其水族，火急他适。"弟子遂捧符而入，如履平地。循山脚行数百丈，观大穴明莹，如人间之屋室。见三白鱼寐于石榻，有小鱼数十，方戏于旁。及持符至，三鱼忽惊起，化白衣美女，小者亦俱为童女，捧符而泣曰："不祥之梦，果中矣！"曰："为某启先师，住此多时，宁无爱恋？容三日徙归东海。"各以明珠为献。弟子曰："吾无所用。"不受而返，具以白叟。叟大怒曰："汝更为我语此畜生：'明晨速离此，不然，当使六丁⑪就穴斩之。'"弟子又去。三美女号恸曰："敬依处分。"弟子归。

明晨，有黑气自潭面而出；须臾，烈风迅雷，激浪如山。有三大鱼，长数丈，小鱼无数周绕，沿流而去。叟曰："吾此行甚有所利，不因子，何以去昭潭之害？"遂与昱乘舟东西耳。（出《裴铏传奇》，原名《高昱》）

【注释】

① 舣(yǐ)：使船靠岸。昭潭：水名，在今湖南省长沙市南、湘潭县北昭山下。据说周昭王南征不返，没于此潭，故名山为昭山，潭为昭潭。罗含《湘中记》说：昭潭的下面没有底，是湘水最深处。

② 幽玄：深奥的哲理，如魏晋的玄言清谈。

③ 濯缨之士：喻指清白的读书人。语出《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

④ 桔洲：在湖南省长沙市西湘江中，俗名下洲。旧时多桔树。杜甫诗有"乔口桔洲风浪促"句。

⑤ 游魂：古人有梦为魂游之说，人入睡后，体内的灵魂出游，这样人便作起梦来。

⑥ 旋踵：一转足之间，比喻时间短暂。

⑦ 祥斋：祥，丧祭名。祥斋，即有丧事的人家举行斋戒祭祀。这是旧时的凶礼之一。

⑧ 腻(lí)：涎沫，这里引伸作滑不留手的液汁解。

⑨ 祁阳山：在湖南省祁阳县西北，有隐仙岩、栖真岩诸胜。

⑩ 威仪：道观中管理讲经、受职诸法仪则的人。

⑪ 六丁：道教神名，就是六甲中的丁神。古代五行的说法，以丙丁代表火，六丁，即火神。

长须国

唐大足① 初，有士人随新罗② 使。风吹至一处，人皆长须，语与唐言通，号长须国。人物甚盛，栋宇衣冠，稍异中国，地曰扶桑

洲。其署官品，有正长、戢波、日没、岛逻等号。士人历谒数处，其国皆敬之。

忽一日，有车马数十，言大王召客。行两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门焉。使者导士人入，伏谒。殿宇高敞，仪卫如王者③。见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为司风长，兼驸马。公主甚美，有须数十根。士人威势烜赫，富有珠玉。然每归，见其妻则不悦。其王多月满夜则大会。后遇会，士人见嫔姬悉有须，因赋诗曰："花无叶不妍，女有须亦丑。丈人试遣惣④无，未必不如惣有。"王大笑曰："驸马竟未能忘情于小女颐颔间乎？"经十余年，士人有一儿二女。忽一日，其君臣忧蹙。士人怪问之，王泣曰："吾国有难，祸在旦夕，非驸马不能救。"士人惊曰："苟难可弭，性命不敢辞也。"王乃令具舟，令两使随士人，谓曰："烦驸马一谒海龙王，但言东海第三汊第七岛长须国，有难求救。我国绝微，须再三言之。"因涕泣执手而别。

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宝⑤，人皆衣冠长大。士人乃前，求谒龙王。龙宫状如佛寺所图天宫，光明迭激，目不能视。龙王降阶迎，士人齐级昇殿。访其来意，士人具说。龙王即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内并无此国。"士人复哀祈，具言长须国在东海第三议第七岛。龙王复叱使者细寻勘，速报。经食顷，使者返曰："此岛虾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龙王笑曰："客固为虾所魅耳。吾虽为王，所食皆禀天符，不得妄食。今为客减食⑥。"乃令引客视之，见铁镬数十如屋，满中是虾。有五六头，色赤，大如臂，见客跳跃，似求救状。引者曰："此虾王也。"士人不觉悲泣。龙王命放虾王一镬，令二使送客归中国。一夕至登州，顾二使，乃巨龙也。（出《酉阳杂俎》）

【注释】

① 大足：唐武则天称帝后所用年号（701）。
② 新罗：朝鲜古国名，也称斯罗或鸡林。
③ 仪卫如王者：仪容、侍卫像王者所居住的地方。
④ 惣(zǒng)："总"的异体字。

⑤ 岸沙悉七宝：岸边的沙地上全是用多种宝物装饰的器物。七，概言其多。
⑥ 今为客减食：现在为了客人您我将减少我食虾的数量。

白水素女

晋安帝① 时，侯官② 人谢端，少丧父母，无有亲属，为邻人所养。至年十七八，恭谨自守，不履非法。始出居，未有妻，邻人共愍念之，规为娶妇，未得。

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后于邑下得一大螺，如三升壶。以为异物，取以归，贮瓮中。畜之十数日。端每早至野还，见其户中有饭饮汤火，如有人为者。端谓邻人为之惠也。数日如此，便往谢邻人。邻人曰："吾初不为是，何见谢也。"端又以邻人不喻其意，然数尔如此，后更实问，邻人笑曰："卿已自取妇，密著室中炊爨，而言吾为之炊耶？"端默然心疑，不知其故。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女。乃到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③ 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④ 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相窥掩。吾形已见，不宜复留，当相委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⑤。勤于田作，渔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

端为立神座，时节祭祀。居常饶足，不致大富耳。于是乡人以女妻之。后仕至令长⑥ 云。今道中素女祠是也。（出《搜神后记》卷五）

【注释】

① 晋安帝：即东晋安帝司马德宗。
② 侯官：县名，在今福建福州市。
③ 天汉：即天河。
④ 权：权且；暂且。

⑤ 少差：稍微差一些。
⑥ 令长：县令，县长。

田螺女

郑元佐者，颍川人也，游学于吴。好寻山水，凡有胜境，无不历览。因谒长城宰，延挹托旧①，畅饮而别。将抵姑苏②，误入一径，甚险阻纡曲，凡十数里，莫逢人舍，但见蓬蒿而已。时日色已暝，元佐引领前望，忽见灯火，意有人家，乃寻而投之。既至，见一蜗舍③，惟一女子，可年二十许。元佐乃投之曰："余今晚至长城访别，乘醉而归，误入此道。今已侵夜，更向前道，虑为恶兽所损，幸娘子见容一宵，岂敢忘德。"女曰："大人不在，当奈何？况又家贫，无好茵席祗侍。君子不弃，即闻命矣。"元佐馁，因舍焉。女乃严④一土塌，上布软草。坐定，女子设食，元佐馁而食之，极美。女子乃就元佐而寝。

元佐至明，忽觉其身卧在田中，傍有一螺，大如升子。元佐思夜来所餐之物，意甚不安，乃呕吐，视之，尽青泥也。元佐叹咤良久，不损其螺。元佐自此栖心于道门，永绝游历耳。（出《集异记》，原名《邓元佐》）

【注释】

① 延挹托旧：延，接待；挹，酌酒。托旧，叙旧，畅叙旧情。
② 姑苏：山名，在江苏吴县西南。山上有姑苏台，相传为吴王阖闾或夫差所筑。
③ 蜗舍：蜗居之舍，形容舍极狭小。
④ 严：整肃；整理。

苍獭妇

吴郡无锡，有上湖大陂①。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辄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回，顾有一妇人，上下青衣，戴青缵②，追后呼："初掾待我③。"初时怅然，意欲留俟之，复疑："本不见此，

今忽有妇人冒阴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顾视妇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转远，顾视妇人，乃自投陂中，汩然作声，衣盖飞散，视之是大苍獭，衣缴皆荷叶也。此獭化为人形，数媚年少者也。（出《搜神记》卷十八，原名《苍獭》）

【注释】

① 上湖：《越绝书》卷二云：“无锡湖，周万五千顷，其一千三百顷，毗陵上湖也。去县五十里，一名射贵湖。”大陂：即大堤陂。

② 缴：“伞”的本字。

③ 初掾待我：初，丁初；掾，丁初为陂吏，故又称初掾，掾吏同义。待我，等待我。

獭　魅

唐楚州① 白田，有巫曰薛二娘者，自言事金天大王，能驱除邪厉，邑人崇之。

村民有沈某者，其女患魅发狂，或毁坏形体，蹈火赴水。而腹渐大，若人之妊者。父母患之，迎薛巫以辨② 之。既至，设坛于室。卧患者于坛内，旁置大火坑，烧铁釜赫然。巫遂盛服奏乐，鼓舞请神。须臾神下，观者再拜。巫奠酒祝曰：“速召魅来。”言毕，巫入火坑中坐，颜色自若。良久，振衣而起，以所烧釜覆头鼓舞，曲终去之③ 。遂据胡床④ ，叱患人令自缚。患者反手如缚。敕令自陈⑤ ，初泣而不言，巫大怒，操刀斩之。骎然刀过而体如故。患者乃曰：“伏矣。”自陈云：“淮中老獭，因女浣纱悦之。不意遭逢圣师，乞自此屏迹，但痛腹中子未育，若生而不杀，以还某，是望外⑥ 也。”言毕呜咽，人皆悯之。遂秉笔作别诗曰：“潮来逐潮上，潮落在空滩。有来终有去，情易复情难。肠断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其患者素不识书，至是落笔，词翰俱丽。须臾，患者昏睡，翌日乃释然。

方说，初浣纱时，有美少年相诱，因而来往，亦不自知也。后旬月，产獭子三头，欲杀之。或曰：“彼魅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不如释之。”其人送于湖中，有巨獭迎跃，负而没之。（出《通幽记》，

原名《薛二娘》）

【注释】

① 楚州：州名，隋置，治所山阳（今淮安），辖境相当今江苏淮河以南，盱眙以东，宝应、盐城以北地区。其后略有缩小。
② 辨：辨别；明察。
③ 去之：去掉戴在头上的烧红的铁锅。
④ 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由胡地传入，故名。
⑤ 自陈：自己陈述来历。
⑥ 望外：希望以外的所获，指意想不到的收获。

小舟鼍女

荥阳人张福，船行还野水边。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来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轻行①。无笠，雨驶，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调②，遂入就福船寝。以所乘小舟，系福船边。三更许，雨晴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鼍③，枕臂而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段枯槎段，长丈余。　（出《搜神记》卷十九，原名《鼍妇》）

【注释】

① 轻行：轻率地出行。有轻微指责女子独自出行之意。
② 相调（tiáo）：相互打闹调戏。
③ 鼍（tuó）：爬行动物，吻短，体长二米多，背部、尾部有鳞甲。力大，性贪睡，穴居江河岸边。皮可以制鼓。也叫鼍龙或扬子鳄，通称猪婆龙。

鼍刺史

唐炖煌李鹗，开元中，为邵州①刺史。挈家之任，泛洞庭，时晴景②，登岸，因鼻衄血沙上③，为江鼍所舐。俄然复生一鹗，其形体衣服言语，与其身无异。鹗之本身，为鼍法所制，絷于水中。其妻子家人，迎奉鼍妖就任。州人亦不能觉悟，为郡几数年。

因天下大旱，西江可涉，道士叶静能自罗浮山赴玄宗急诏。过

洞庭，忽沙中见一人面缚④，问曰："君何为者？"鹞以状对。静能书一符帖巨石上，石即飞起空中。鼉妖方拥案晨衙，为巨石所击，乃复本形。时张说为岳州刺史，具奏，并以舟楫送鹞赴郡。家人妻子乃信。

今舟行者，相戒不沥血于波中，以此故也。（出《独异志》附录，原名《李鹞》）

【注释】

① 邵州：即今湖南邵阳县，唐代为邵州。
② 晴景：晴天明丽的景色。
③ 鼻衄血沙上：鼻子出血涂在河沙上。衄（nǜ），鼻出血。
④ 面缚：两手反绑于身背而面向前。

母化鼋

魏清河宋士宗母，以黄初① 中夏天于浴室里浴，遣家中子女阖户。家人于壁穿② 中，窥见沐盆水中，有一大鼋③ 。遂开户，大小悉入，了不与人相承当④。先著银钗，犹在头上。相与守之涕泣，无可奈何。出外，去甚驶，逐之不可及，便入水。后数日忽还。巡行舍宅如平生，了无所言而去。时人谓士宗应行丧，士宗以母形虽变，而生理尚存，竟不治丧。（出《搜神后记》卷四，原名《化鼋》）

【注释】

① 黄初：魏文帝曹丕年号（220—226）。
② 壁穿：墙壁上的孔洞。
③ 鼋（yuán）：即鳖。
④ 了不与人相承当：一点也不与人打招呼。
⑤ 相与守之涕泣：全家人哭泣着轮番看守它。

懒堂女子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①，负城濒湖，绕屋皆古木茂竹，萧森如

山麓间。其中便坐② 曰“懒堂”，背有大池，子弟群处讲习，外客不得至。

方盛秋佳月，一生呼灯读书，忽见女子揭帘入，素衣淡装，举动妩媚，而微有悲涕容，缓步而前曰：“窃慕君子少年高致，欲冥行③相奔，愿容驻片时，使奉款曲。”生迷蒙恍恍，不疑为异物，即与语，扣其姓氏所居，曰：“妾本丘氏，父作商贾，死于湖南，但与继母居茅茨小屋，相去只一二里。母残忍猛暴，不能见存，又不使媒妁议婚姻，无故捶击，以刀相吓，急走逃命，势难复归，倘得留为婢子，固所大愿。”生甚喜曰：“留汝固吾所乐，或事泄奈何？”女曰：“姑置此虑，续为之图④。”俄一小青衣携酒肴来，即促膝共饮，三行，女敛袂起，致辞曰：“奴虽小家女，颇能缀词。”辄作一阕，叙兹夕邂逅相遇之意。顾青衣举手代拍而歌曰：“绿净湖光，浅寒先到芙蓉岛。谢池幽梦属才郎，几度生春草。尘世多情易老，更那堪秋风嫋嫋。晚来羞对，香茫汀洲，枯荷池沼。恨锁横波，远山浅黛无心扫。湘江人去欢无依，此意从谁表！喜趁良宵月皎，况难逢人间两好。莫辞沉醉，醉入屏山，只愁天晓。”盖寓声《烛影摇红⑤》也。生愈爱惑。女令青衣归，遂留共寝，宛然处子尔。将晓别去，间一夕复来，珍果异馔，亦时时致前，及怀缣帛之属，亲为生造衣，工制敏妙。

相从月余日，守宿僮隶闻其与人言，谓必侠倡优淫昵，它时且累己，密以告老姨媪。展转漏泄，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备，遣弟妹乘夜佯为问讯，排户直前。女奔忙斜窜，投室傍空轿中。秉烛索之，转入它轿，垂手于外，洁白如玉，度事急，穿竹跃赴池，纨然而没。生怅然掩泣，谓无复有再会期。众散门扃，女蓬首喘颤，举体淋漓，足无履袜，奄至室中。言堕处得孤屿，且水不甚深，践泞而出，免葬鱼腹，亦云天幸。生怜而拊之⑥，自为燃汤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愈密。

而意绪常恍忽如痴，或对食不举箸，家人验其妖怪，潜具状请符于小溪朱彦诚法师。朱读状大骇曰：“是鳞介之精邪，毒入肝脾里，

病深矣，非符水可疗，当躬往治之。”朱未及门，女惨戚嗟唏，为惘惘可怜之色。生问之，不对，久乃云：“朱法师明日来，坏我好事矣。因缘竟止于是乎！”呜咽告去，力挽不肯留。旦而朱至，生父母再拜炷香，祈救子命。朱曰：“请假僧寺一巨镬，煎油二十斤，吾当施法摄其祟，令君阖族见之。”乃即池边，焚符檄数通召将吏，弹诀噀水，叱曰：“速驱来。”俄顷，水面溃涌一物，露背突兀如蓑衣，浮游中央，掉首四顾，乃大白鳖也。若为物所钩致，跂曳至庭下，顿足呀口，犹若向人作乞命态。镬油正沸，自倾蜀投其中，糜溃而死。

观者骇惧流汗。生独号呼追惜曰：“烹我丽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鳖，剖骨并肉暴日中，须极干，入人参、茯苓、龙骨末成丸，托为补药，命病者晨夕饵之，勿使知，知之将不肯服。如其言，丸尽病愈。后过阴雨，于沮洳⑦闻哭声云：“杀了我大姐，苦事苦事！”盖尚遗称类云。　（出《夷坚志》补卷二十二）

【注释】

① 明州：州名，唐置，以境内有四明山得名，治所在鄞县，今为浙江宁波市。
⑧ 便坐：厢房，正房以外的别室。
③ 冥行：暗行。
④ 姑置此虑，续为之图：暂且搁置这种忧虑，将来再作打算。
⑤ 《烛影摇红》：词调名。《词谱》著录双调，有四十八字、五十字、九十六字三体。此处词为九十六字一体。
⑥ 拊之：轻轻地拍她，以示安慰。
⑦ 沮洳：低洼潮湿之地。

元　绪

吴孙权时，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龟，即逐之。龟便言曰：“游不良时，为君所得。”人甚怪之，载出，欲上吴王。夜泊越里，缆舡于大桑树。宵中①，树呼龟曰：“劳乎元绪，奚事尔耶？”龟曰：“我被拘絷，方见烹臛②。虽尽南山之樵，不能溃我。”树曰：“诸葛元逊博识，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③？”龟曰：“子明④无多辞，祸将及尔。”树寂而止。既至，权命煮之，焚柴百车，语犹如故。诸葛

恪曰："然以老桑方熟。"献之人仍说龟树共言。权登使伐取，煮龟立烂，今烹龟犹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龟为元绪也。　（出《异苑》，原名《永康人》）

【注释】

① 宵中：中宵，半夜。
② 方见烹臛：正要被烹煮成肉羹。臛（huò），肉羹。也作"臒"。
③ 令求如我之徒，计从安出？：若令来求取我们（即桑树），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④ 子明：桑树的字，正如龟为元绪。

三魅祟女

宋高帝永初① 中，张春为武昌太守。时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女忽然失怪②，出外殴击人。仍云："己不乐嫁。"巫云："是邪魅。"将女至江际③，遂击鼓，以术咒疗。翌日，有一青蛇来到坐所，即以大钉钉头。至日中，复见大龟从江来，伏于巫前。巫以朱书龟背作符，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鼋从江出，乍沉乍浮，龟随后催逼。鼋自分死，冒来④。先入幔与女辞诀，恸哭云："失其同好。"于是渐差⑤。或问魅者归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传通，龟是媒人，鼋是其对。"所获三物，悉杀之。　（出《广古今五行记》，原名《武昌民》）

【注释】

① 宋高帝：即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宋武帝刘裕年号（420—422）。
② 失怪：失常变得怪异。
③ 将：带。江际：江边。
④ 鼋自分死：鼋自己料想会死。冒来：冒险而来。
⑤ 差：同"瘥"（chài），病愈。

龟　吸

陈仲弓《异闻记》① 曰：张广定遭乱避地②，有一女四岁，不能

步，又不忍弃之，乃悬笼于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归取之，见其尚活。问之，女答曰："食尽即馁，见其傍有一物，引颈呼吸，效之，故能活。"广定入冢视之，乃一龟也。陈寔之言，固不妄矣。　（出《独异志》卷下，原名《效龟活命》）

【注释】

㊀ 陈仲弓《异闻记》：陈仲弓即陈寔，字仲弓，东汉许人。桓帝时为太丘长，灵帝时大将军窦武辟为掾属。以平正闻名乡里。《后汉书》有传。《异闻记》一书不详，已佚。

② 遭乱避地：遭战乱避走他乡。

屃赑精

无锡华生，美风姿。家居水沟头，密迩圣庙。庙前有桥甚阔，多为游人憩息。夏日，生上桥纳凉。日将夕，步入学宫。见间道侧一小门，有女徘徊户下。生心动，试前乞火。女笑而与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进词，而女已阖扉，遂记门径而出。

次日再往，女已在门相待。生叩姓氏，知为学中门斗①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静僻一室，妾当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门。"生喜急归，诳妇以畏暑，宜独寝。洒扫外室，潜候于门。女果夜来，携手入室，生喜过望。自是每夕必至。

数月后，生渐羸弱。父母潜窥寝处，见生与女并坐嬉笑。亟排闼入，寂然无人。乃严诘生，生备道始末，父母大骇。偕生赴学宫踪迹，绝无向时门径。遍访门斗中，亦并无有女者。共知为妖，乃广延僧道，请符箓，一无所效。其父研朱砂与生曰："俟其来时，潜印女身，便可踪迹。"生俟女睡，以朱砂散置发上，而女不知。

次日，父母偕人入圣庙遍寻，绝无影响。忽闻邻妇诟小儿曰："甫换新裤，又染猩红，从何处染来耶？"其父闻而异之，往视小儿，裤上尽朱砂。因究儿所自，曰："适骑学宫前负碑龟首，不觉染此。"往视屃赑②之首，朱砂在焉。乃启学宫，碎碑下龟首；石片片有血丝，腹中有小石如卵，坚光若镜。锤之不碎，远投太湖。自是，女

不复来。

阅半月，女忽直入寝所，詈生曰："我何负卿？竟碎我身体，然我亦不恼也。卿父母所虑者，惟卿病耳。今已乞得仙宫灵药，服之当无恙。"出草叶数茎，强生食，其味香甘。且云："前者居处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远，便当长住此矣。"自是白昼见形，惟不饮食。家人大小，咸得见之。生妻大骂，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拥生坐床，不令女上，女亦不强。但一就枕，妻即惛惛长睡，不知所为，而女独与生寝。生服灵药后，精神顿好，绝不似曩时羸弱。父母无奈，姑听之。

如是年馀。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熟视生曰："君妖气过重，不实言，死期近矣。"生以实告。疥道人邀入茶肆，取背上葫芦倾酒饮之，出黄纸二符授生，曰："汝持归，一贴寝门，一贴床上，毋令女知。彼缘尚未绝，俟八月十五夜，吾当来相见。"

时六月中旬也。生归，如约贴符。女至门惊却，大诟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岂惧此哉？"词甚厉，而终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要语告君，凭君自择。君且启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爱君，道人亦爱君。妾爱君，想君为夫。道人爱君，想君为龙阳③耳！二者，郎君择焉。"生大悟，遂相爱如初。

至中秋望夕，生方与女并坐看月，忽闻唤名声。见一人，露半身于短墙外。迫视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缘将尽，特来为汝驱除。"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秽言谤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饶他。"书二符曰："速去擒来。"生方逡巡，适家人出，遽将符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战栗作嗟。乃缚女手，拥之以行。女泣谓生曰："早知缘尽当去，因一点痴情，淹留受祸。但数年恩爱，君所深知。今当永诀，乞置我于墙阴④，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须臾缓死，君能见怜否？"生固不忍绝之也，乃拥女至墙阴，手解其缚。女奋身跃起，化一片黑云，平地飞升。道人长啸一声，向东南腾空追去，不知所往。　（出《子不语》卷六）

【注释】

① 门斗：官学中的仆役，门子和斗级的合称。教官有学田，供役者，以司门兼司仓，故称门斗。

② 屭（xì）赑（bì）：亦作“赑屭”，传说中龟名，好负重。古人常把石碑下的基座雕刻成龟的形状。

③ 龙阳：战国时魏有宠臣食邑龙阳，号龙阳君。后因称男色为龙阳。为龙阳，即指当作男性的同性恋对象。

④ 墙阴：墙角；墙的黑暗处。

昆虫

此辑所选昆虫类故事大致可分作三类：一为群虫幻化故事；一为昆虫精媚；一为幽默故事。

《大蚁出巡》是写蚂蚁巡行山间所幻化的阵势，有甲士清道，传呼甚厉，旗帜戈甲，络绎而至。后被人喝散，才知“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审雨堂》和《守宫》为同型故事。前写卢生梦入古槐下蚁穴，纵饮酣乐，不一而足。忽然大风骤起，梦境全消，所谓的“审雨堂”，乃一大蚁穴，中有三四蝼蛄，一二蚯蚓，俱死穴中。《梦幻篇·觉梦》中的《南柯太守传》系从此故事化出。守宫即壁虎，它的幻化使书斋苦读的某书生不胜烦忧，平明深掘东壁古阶下，得守宫十余石，聚而焚之，即无怪异。群虫幻化取昆虫小而群居的特点，往往以之比拟人世，催人醒悟，看破世情。

昆虫精媚选三则。《青衣蚱蜢》写青衣女夜媚某侍郎，被其门生看破，见蚱蜢从窗户中飞出。便去除两翼，使她不能再幻化女子。《曹氏子》叙男魅祟女，其女以锥插其项，负伤而遁。后掘洞除灭，所谓齐人曹氏子即一蛴螬也。《绿衣知音》描写最具神韵。绿衣女系蜂虫所化，腰不盈掬，姣妙无比。且善解音律，度曲伤魂。后虽复了原形，但已给人留下了最美好的形象。

昆虫故事的幽默在于叙述的堂皇与昆虫的短小卑陋之间造成的鲜明对比，令人不觉哑然失笑。《威污蠖》描写的不过是粪池中的一条大蠖，但他却幻化为翩翩文士，出口成章，才思敏捷，风雅之至。有人讥笑他姓名鄙陋时，他则自诩田氏，出齐威王，与春秋霸主齐桓公，殷商国王武丁同一宗室。使得诸客皆自恨相见太晚，惨然作别。《粪厕赋诗》更把茅厕中的秃鬲和苍蝇写作文雅之士，喜好联句作诗。但诗情自然浅鄙不堪，秃鬲诗曰：“自与浑家（即粪家）邻，

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净，人用去灰尘。"俨然一散帚也。苍蝇诗曰："冬日每去依烟火，春日还归养子孙。曾向苻王笔端坐，迩来求食浑家门。"俨然一粪蝇也。或许，昆虫幽默是我们的古人所特有的。

其他故事难以入类，题材也较多样。《蚁王劫狱》写感恩图报。《百岁蝙蝠》写蝙蝠扇人为怪终被除灭。《消面虫》是一情节舒展的民间故事，末尾的海滩炼虫，使龙宫震动，命仙人献宝或许是元代戏剧《张生煮海》的原型。《怪哉》很是特异，民怨郁集化虫，名曰"怪哉"，风流才子东方朔以为必以酒浇之，其虫自消。然他却不知道后人亦有句曰："以酒浇愁愁更愁。"

蚁王劫狱

吴富阳县董昭之，尝乘船过钱塘江，中央见有一蚁，著一短芦，走一头回，复向一头，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骂："此是毒螫物，不可长①。我当蹋②杀之。"昭意甚怜此蚁，因以绳系芦着船。船至岸，蚁得出。

其夜，梦一人乌衣，从百许人来谢云："仆是蚁中之王，不慎堕江，惭君济活③。若有急难，当见告语。"历十余年，时所在劫盗，昭之被横录④为劫主，系狱余杭。昭之忽思："蚁王梦，缓急当告。今何处告之？"结念之际，同被禁者问之，昭之具以实告。其人曰："但取两三蚁于掌中，语之。"昭之如其言。夜果梦乌衣人云："可急投余杭山⑤中。天下既乱，赦令不久也。"

于是便觉。蚁啮械已尽，因得出狱。过江，投余杭山。旋遇赦，得免。　（出《搜神记》卷二十，原名《董昭之》）

【注释】

① 不可长：不可使它活下来。长，生长。
② 蹋，同"踢踢"。
③ 惭君济活：您救济我，使我活下来，真深感惭愧。
④ 横录：被横蛮地当作。

⑤ 余杭山：《越绝书·吴地外传》："秦余杭山者，越王栖吴夫差山也。去县五十里，山有湖水近太湖。"

怪　哉

汉武帝幸甘泉①，驰道② 中有虫，赤色，头目牙齿耳鼻悉尽具，观者莫识。帝乃使东方朔视之，还对曰："此虫名'怪哉'。昔秦时拘系无辜，众庶愁怨，咸仰首叹曰：'怪哉怪哉！'盖感动上天，愤所生也，故名'怪哉'此地必秦之狱处。"即按地图，信如其言。上又曰："何以去虫？"朔曰："凡忧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当消。"于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须臾糜散③。（出《殷芸小说》卷二）

【注释】

① 甘泉：即甘泉宫，本秦离宫，汉武帝增置通天台及前殿，广诸宫室。因筑于甘泉山上，故名。宫周十九里。
② 驰道：古时皇帝所行的道路。
③ 糜散：糜烂而消散。

大蚁出巡

信州① 有版山，川谷深远，采版② 之所，因以名之。州人熊迺，尝与其徒入山伐木，其弟从而追之。日暮，不及其兄。忽见甲士清道③，自东来，传呼甚厉。迺弟惧恐，伏于草间。俄而旗帜戈甲，络绎而至。道傍亦有行人，其犯清道者，辄为所戮。至军中，拥一人若大将者，西驰而去。度其远，乃敢起行。诣晓，方见其兄，具道所见。众皆曰："非巡逻之所，而西去溪滩险绝，往无所诣④，安得有此人？"即共寻之，可十馀里，隔溪滩，犹见旌旗纷若，布围畋猎之状。其徒有勇者，遥呼叱之。忽无所见。就视之，人皆树叶，马皆大蚁。取而碎之，皆有血云。（出《稽神录》，原名《熊迺》）

【注释】

① 信州：唐置，旧治在今江西上饶市。
② 采版：采，采取；版，笏，手板。采版，即采取木料作成上朝奏事用的手板。
③ 清道：旧时官长出巡，在前面的甲士开路吆喝谓之清道。
④ 往无所诣：向前就没有能令人行走的道路了。

审雨堂

《妖异记》曰：夏阳① 卢汾字士济，幼而好学，昼夜不倦。后魏庄帝永安二年七月二十日，将赴洛，友人宴于斋中。夜阑月出之后，忽闻厅前槐树空中，有语笑之音，并丝竹之韵。数友人咸闻，讶之。俄见女子衣青黑衣，出槐中，谓汾曰："此地非郎君所诣，奈何相造② 也？"汾曰："吾适宴罢，友人闻此音乐之韵，故来请见。"女子笑曰："郎君真姓卢耳？"乃入穴中。

俄有微风动林，汾叹讶之，有如昏昧。及举目，见宫宇豁开，门庐迥然。有一女子衣青衣，出户谓汾曰："娘子命郎君及诸郎相见。"汾以三友俱入，见数十人各年二十馀，立于大屋之中，其额号曰"审雨堂"。汾与三友历阶而上，与紫衣妇人相见。谓汾曰："适会同宫诸女，歌宴之次，闻诸郎降重，不敢拒，因此请见。"紫衣者乃命汾等就宴。后有衣白者、青黄者，皆年二十余，自堂东西阁出。约七八人，悉妖艳绝世。相揖之后，欢宴未深，极有美情。忽闻大风至，审雨堂梁倾折，一时奔散。汾与三友俱走，乃觉。

既见庭中古槐，风折大枝，连根而堕。因把火照所折之处，一大蚁穴，三四蝼蛄③，一二蚯蚓，俱死于穴中。汾谓三友曰："异哉！物皆有灵，况吾徒适与同宴，不知何缘而入。"于是及晓，因伐此树，更无他异。（出《穷神秘苑》，原名《卢汾》）

【注释】

① 夏阳：古县名，汉置县，属左冯翊，西魏废。故城在今陕西韩城县南。汉史学家司马迁即夏阳人。
② 相造：相遇见。造，造次相见，微有指责的意思。
③ 蝼蛄：昆虫，背部茶褐色，腹面灰黄色。前足发达，呈铲状，适于掘土，有尾须。生活在泥土中，昼伏夜出，吃植物的嫩茎。通称蝲蝲蛄，俗名土狗子。

青衣蚱蜢

徐邈，晋孝武帝时，为中书侍郎。在省直①，左右人恒觉邈独在帐内，以于人共语。

有旧门生，一夕伺之，无所见。天时微有光，始开窗户，瞥观一物，从屏风里飞出，直入前铁镬中。仍逐视之，无馀物，唯见镬中聚菖蒲根下，有大青蚱蜢。虽疑此为魅，而古来未闻，但摘除其两翼。

至夜，遂入邈梦云："为君门生所困，往来道绝，相去虽近，有若山河。"邈得梦，甚凄惨。门生知其意，乃微发其端②。邈初时疑不即道③，语之曰："我始来直者，便见一青衣女子从前度④，犹作两髻，姿色甚美。聊试挑谑，即来就己。且爱之，仍溺情。亦不知其从何而至此。"兼告梦。门生因具以状白，亦不复追杀蚱蜢。（出《续异记》，原名《蚱蜢》）

【注释】

① 省直：省，官署名。徐邈为中书侍郎，故在中书省的官署中。直，适宜的居所。
② 微发其端：稍微引发起这件事的开端。
③ 疑不即道：有疑惑，不想立刻说出来。
④ 从前度：从我的面前踱步而过。度，同"踱"。

威污蠖

隋炀帝征辽①，十二军尽没，总管来护坐法受戮②。炀帝尽欲诛其诸子，君绰忧惧连诛，因与秀才罗巡、罗逖、李万进结为奔走之友，共亡命至海州③。

夜黑迷路。路旁有灯火，因与共投之。扣门数下，有一苍头迎拜君绰④。君绰因问："此是谁家？"答曰："科斗郎君，姓威，即当府秀才也。"遂启门，又自闭，敲中门曰："蜗儿，外有四五个客。"蜗儿

即又一苍头也。遂开门，秉烛引客就馆客位，床榻茵褥甚备。俄有二小童持烛自中门出，曰："六郎子出来。"君绰等降阶见主人，主人辞彩朗然，文辩纷错⑤，自通姓名曰"威污螻"。叙寒温讫，揖客由阼阶⑥，坐曰："污螻忝以本州乡赋⑦，得与足下同声，清霄良会，殊是所愿。"即命酒合坐。渐至酣畅，谈谑交至，众所不能对。君绰颇不能平，欲以理挫之，无计，因举觞曰："君绰请起一令，以坐中姓名双声者，犯罚如律。"君绰曰："威污螻。"实讥其姓。众皆抚手大笑，以为得言。及至污螻，改令曰："以坐中人姓为歌声，自二字至五字。"令曰："罗李，罗来李，罗李罗来，罗李罗李来⑧。"众皆惭其辩捷。罗巡又问："君风雅之士，足得自比云龙，何玉名之自贬耶？"污螻曰："仆久从宾贡⑨，多为主司见屈。以仆后于群士，何异尺螻于污池乎？"巡又问："公华宗氏族何为不载？"污螻曰："我本田氏，出于齐威王⑩，亦犹桓、丁⑪之类。何足下之不学耶？"既而蜗儿举方丈盘至，珍羞水陆，充溢其间。君绰及仆，无不饱饫。夜阑彻烛，连榻而寝。迟明叙别，恨恨俱不自胜。

君绰等行数里，犹念污螻，复来，见昨所会之处了无人居，唯污池，池边有大蟫⑫，长数尺。又有蜗螺丁子，皆大常者数倍。方知污螻及二竖，皆此物也。遂共恶昨宵所食，各吐出青泥及污水数升。

（出《玄怪录》卷一，原名《来君绰》）

【注释】

① 隋炀帝征辽：事在大业八年，结果败绩，九军并陷。见《隋书·炀帝纪》。

② 来护：隋有来护儿，字崇善，江都人。炀帝时官右翊卫大将军，随炀帝征辽，大破之。隋师败绩，他班师回。后封荣国公。为宇文化及所杀，并无被炀帝所杀事。此当为小说家的编造。

③ 海州：治所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南海州镇。

④ 苍头：奴仆。汉代规定奴仆要用苍色（深青）头巾包头，后因称奴仆为苍头。

⑤ 文辩纷错：文辞辩说，语汇缤纷，错落有致。

⑥ 阼阶：堂前东阶。古时宾主相见，宾自西阶升，主人则立于东阶表示答酢。

⑦ 乡赋：由地方州郡选送士子进京考试叫乡赋，亦称乡贡。

⑧ "罗李"句：这位威生将来君绰、罗巡、罗逖和李万进四人的姓巧妙串连起来，以示讥讽。

⑨ 宾贡：古时地方官向朝廷贡士时，设宴招待应举之士，叫做"宾贡"或"宾兴"。

⑩ 齐威王：战国时齐国君主，田氏。

⑪ 桓：指齐桓公，即公子小白。因齐国局势不稳，他避祸逃至莒国。后齐襄公被杀，小白由莒回到齐国，即位后任用管仲为相，实行改革，国势大振，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丁：指武丁，殷商国王。相传他少时生活在民间，即位后，任用贤相，国势重振，曾多次对四方用兵获胜。这里威污鳏以桓、丁二人能屈能伸的经历以自喻。

⑫ 蝡：即蚯蚓。

粪厕赋诗

文明元年①，毗陵掾②滕庭俊患热病积年，每发，身如烧，热数日方定。召医，医不能治。后之洛调选③，行至荥阳西十四五里，天向暮，未达前所。遂投一道傍庄家。主人暂出，未至，庭俊心无聊赖，自叹吟曰："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即有老父鬓发甚秃，衣服亦弊，自堂西出而曰："老父虽无所解，然性好文章。适不知郎君来，正与和且耶连句次，闻郎君吟'为客多苦辛，日暮无主人'，虽曹丕'客子常畏人'④，不能过也。老父与和且耶同作浑家⑤门客，门客虽贫，亦有斗酒，接郎君清话耳。"庭俊甚异之，问："老父居止何所？"老父曰："仆忝浑家扫门之客，姓麻，名束禾，第大⑥，君何不呼为麻大？"庭俊即谢不敏，与之偕行，绕堂西隅，遂见一门，门启，华堂复阁甚绮秀，馆中有樽酒盘杓。麻大揖庭俊同坐。

良久，门中一客出，麻大曰："和至矣。"庭俊即降阶相让，还坐，且耶谓麻大曰："适与君联句，君诗题成未？"麻大自书题目，曰："《同在浑平原门联句一首》，予已为四句矣。"麻大诗曰："自与浑家邻，馨香遂满身。无心好清净，人用去灰尘。"且耶良久乃曰："仆是七言，韵又不同，如何？"麻大曰："但自为一章，亦不恶。"于是且耶即吟曰："冬日每去依烟火，春至还归养子孙。曾向荷王笔端坐⑦，迩来求食浑家门。"庭俊犹未悟，见其馆华盛，因有淹留歇马之计，乃书四句云："田文称好客⑧，凡养几多人？如欠冯驩在⑨，今希厕下宾。"且耶、麻大皆笑曰："使君得在浑家，一日自当足矣。"于是餐膳肴馔，引满十巡。主人至，见庭俊，不见麻大二人，家人叫呼之。庭俊应曰："庭有馆宾。"麻大二人一时不见，身在厕屋下。傍有大苍蝇、秃

帚而已。庭俊先有热疾，自此后顿愈，不复更发矣。（出《玄怪录》卷二，原名《滕庭俊》）

【注释】

① 文明：唐睿宗李旦年号。元年：即公元684年。

② 毗陵：郡名，唐时改常州为毗陵郡，治所在今江苏常州市。掾：佐官。毗陵掾：即毗陵令史的副官。

③ 洛：唐东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调选：官吏任期满后去吏部报到，听候调动委任，叫调选。

④ 客子常畏人：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中诗句。客子，指游子。

⑤ 和且耶：人名。浑：姓。此与粪谐音，暗喻麻大住处是粪厕。

⑥ 第大：排行最大。

⑦ 苻：苻坚，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苻坚事见《前秦录》：苻坚将实行大赦，"自为赦文，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俄而长安街巷市里民，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苓蝇乎？'"王：三国时魏大司徒王思。《三国志·刘司马梁张温贾传》注引《魏略·苛吏传》云："（王）思又性急，尝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蝇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

⑧ 田文：即孟尝君，战国时齐国贵族。门下有食客数千人。曾先后任齐、秦、魏三国宰相。

⑨ 冯骓：孟尝君门下食客。曾到孟尝君封邑薛（今山东滕县）收取债息，把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为孟尝君收买民心。

百岁蝙蝠

游子木师古，贞元初行于金陵界村落。日暮，投古精舍①宿，见主人僧②。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内安止，其本客厅乃封闭不开。师古怒，遂诘责主人僧，僧曰："诚非吝惜于此，而卑吾人于彼，俱以承前客宿于此者，未尝不大渐于斯③。自某到，已三十余载，殆伤三十人矣。闭止已周岁，再不敢令人止宿。"师古不允其词，愈生猜责。僧不得已，令启户洒扫，乃实年深朽室矣。

师古存心信，而口貌犹怒。及入寝，亦不免有备预之志，遂取箧中便手刀子一口，于床头席下，用壮其胆耳。寝至二更，忽觉增寒，惊觉，乃漂沸风冷，如有扇焉。良久其扇复来，师古乃潜抽刀子于幄中，以刀子一挥，如中物，乃闻堕于床左，亦更无他。师古

复刀子于故处，乃安寝。至四更已来，前扇又至，师古亦依前法，挥刀中物，又如堕于地。握刀更候，了无余事。

须臾天曙，寺僧及侧近人，同来扣户，师古乃朗言问之为谁，僧徒皆惊师古之犹存，询其来由，师古具述其状，徐徐拂衣而起。诸人遂于床右见蝙蝠二枚，皆中刀狼藉而死。每翅长一尺八寸，珠眼圆大如瓜，银色。

按《神异秘经法》云："百岁蝙蝠，于人口上，服人精气，以求长生。至三百岁，能化形为人，飞游诸天。"据斯未及三百岁耳，神力犹劣，是为师古所制。师古因之亦知有服练术，遂入赤城山④，不知所终。宿在古舍下者，亦足防矣。（出《博异志》，原名《木师古》）

【注释】

① 精舍：道士、僧人修炼居住之所。
② 主人僧：即僧主人，当家的僧人。
③ 而卑吾人于彼：自我这位卑贱的人到这里。卑吾人，主人僧的自谦之词。"俱以"句：（我们）全部接受你以前的来客到这里休息的结果是，他们没有不在此染上大病的。大渐，病危。
④ 赤城山：亦名赤堇山，在浙江奉化县东。《越绝书》记，欧冶子曾于此铸剑。

曹氏子

平阳① 人张景者，以善射为本郡裨将。景有女，始十六七，甚敏惠。其父母爱之，居以侧室。

一夕，女独处其中，寝未熟，忽见轧其户者，俄见一人来，被素衣，貌充而肥，自欹身于女之榻。惧为盗，默不敢顾。白衣人又前迫以笑。女益惧，且虑为怪也，因叱曰："君岂非盗乎？不然，是他类也。"白衣者笑曰："东选吾心②，谓吾为盗，且亦误矣。谓吾为他类，不亦甚乎。且吾本齐人曹氏子也，谓我美风仪，子独不知乎？子虽拒我，然犹寓子之舍耳。"言已，遂偃于榻，且寝焉。女恶之，不敢窃视。迨将晓方去。明夕又来，女惧益甚。又明日，具事白于

父。父曰："必是怪也。"即命一金锥，贯缕于其末，且利锭，以授女，教曰："魅至，以此表③焉。"

是夕又来，女强以言洽之。魅果善语。夜将半，女密以锥傳④其项。其魅跃然大呼，曳缕而去。明日，女告父。命僮逐其迹，出舍数十步，至古木下，得一穴而绳贯其中。乃穷之，深不数尺，果有一蛴螬⑤，约尺馀，蹲其中焉，锥表其项。盖所谓齐人曹氏子也。景即杀之。自此遂绝。　（出《宣室志》辑佚，原名《蛴螬》）

【注释】

① 平阳：相传为古帝尧之都，因其地在平水之阳，故名。三国魏置平阳郡，历代因之，宋升为平阳府。府治在临汾县，今属山西省。

② 东选吾心：东选，东床之选。世称女婿为东床，这里是曹氏子调戏之语。东选吾心，即像挑选女婿那样地来挑选我的心。

③ 表：标示，标记。

④ 傳(zī)：插入。

⑤ 蛴螬：金龟子的幼虫，白色，圆柱状，向腹面弯曲。生活在土里，吃农作物的根和茎。在不同的地区有地蚕、土蚕、核桃虫等称呼。

消面虫

吴郡陆颙，家于长城之东，其世以明经仕①。颙自幼嗜面，为食愈多而质愈瘦。及长，从本郡贡于礼部，既下第，遂为生太学中。

后数月，有胡人数辈挈酒食诣其门。既坐，顾谓颙曰："吾南越②人，长蛮貊中，闻唐天子网罗天下英俊，且欲以文化动四夷，故我航海梯山③来中华，将观文物之光。惟吾子峨焉其冠，襜焉其裾，庄然其容，肃然其仪，真唐朝儒生也。故我愿与子交欢。"颙谢曰："颙幸得籍于太学，然无他才能，何足下见爱之深也？"于是相与酬燕，极欢而去。颙，信士也，以为群胡不我欺④。旬余，群胡又至，持金缯为颙寿。颙志疑其有他，即固拒之。胡人曰："吾子居长安中，惶惶然有饥寒色，故持金缯为子仆马一日之费，所以交吾子欢尔。岂有他哉？幸勿疑我也。"颙不得已，受金缯。及胡人去，太学中诸生闻之，偕来谓颙曰："彼胡率好利不顾其身⑤，争米盐之微，尚致

相贼杀者，宁肯轻金缯为君寿乎？且太学中诸生甚多，何为独厚君耶？君匿身郊野间，以避再来也。”颙遂侨居于渭上⑥，杜门不出。

仅月余，群胡又诣其门。颙大惊。胡人喜曰：“比君在太学中，我未得尽言。今君退处郊野，果吾心也。”既坐，胡人挈颙手而言曰：“我之来，非偶然也，盖欲富君尔，幸望知之。且我所祈，于君固无害，于我则大惠也。”颙曰：“谨受教。”胡人曰：“吾子好食面乎？”曰：“然。”又曰：“食面者，非君也，乃君肚中一虫尔。今我欲以一粒药进君，君饵之，当吐出虫。则我以厚价从君易之，其可乎？”颙曰：“若诚有之，又安有不可耶？”已而胡人出一粒药，其色光紫，命饵之。有顷，遂吐出一虫，长二寸许，色青，状如蛙。胡人曰：“此名消面虫，实天下之奇宝也。”颙曰：“何以识之⑦？”“吾尝见宝气亘天，起于太学中，故我特访而取之。然自一月余，清旦望之，见斯气移于渭水上，果君迁居焉。夫此虫禀天地中和之气而生，故好食面，盖以麦自秋始种，至来年夏季方始成实，受天地四时之全气，故嗜其味焉。君宜以面食之，可见矣。”颙即以面斗余致其前，虫乃食之立尽。颙又问曰：“此虫安所用也？”胡人曰：“夫天下之奇宝，俱禀中和之气。此虫乃中和之粹也。执其本而取其末，其远乎哉？”既而以函盛其虫，又金篦扃之，命颙致于寝室。谓颙曰：“明日当自来。”

及明旦，胡人以十辆车辇金玉绢帛约数万献于颙，共持金函而去。颙自此大富，治园田为养生具，日食果肉，衣鲜衣，游于长安中，号豪士。仅岁余，群胡又来，谓颙曰：“吾子能与我偕游海中乎？我欲探海中之奇宝以夸天下，而吾子岂非好奇之士耶？”颙既以甚富，素享闲逸自遂，即与群胡俱至海上。胡人结宇而居，于是置油膏于银鼎中，构火其下，投虫于鼎中，炼之，七日不绝燎。忽有一童，分发，衣青襦，自海中出，捧白玉盘，盘中有径寸珠甚多，来献胡人。胡人大声叱之。其童色惧，捧盘而去。仅食顷，又有一玉女，貌极冶，衣霞绡之衣，佩玉珥珠，翩翩自海中而出，捧紫玉盘，中有珠数十，来献胡人。胡人叱之，玉女捧盘而去。俄有一仙人，戴碧瑶冠，被霞衣，捧绛帕籍，籍中有一珠，径二寸许，奇光泛空，

照数十步。仙人以珠献胡人。胡人笑而受之。喜谓颙曰："至宝来矣。"即命绝燎。自鼎中收虫，置金函中。其虫虽炼之且久，而跳跃如初。

胡人吞其珠，谓颙曰："子随我入海中，慎无惧。"颙即执胡人佩带，从而入焉。其海水皆豁开数步，鳞介之族，俱辟易而去。乃游龙宫，入蛟室，奇珍怪宝，惟意所择。才一夕，而其获甚多。胡人谓颙曰："此可以致亿万之资矣。"已而又以珍贝数品遗颙。径于南越货金千镒，由是益富。其后竟不仕，老于闽越，而甲于钜室⑧也。（出《宣室志》卷一）

【注释】

① 其世以明经仕：他的祖先以明经科举考试获得官职。明经，科举考试的一种，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明经举试始于汉，增于隋，盛于唐代。
② 南越：也作南粤，今广东广西一带。
③ 梯山：登山。架梯级而上，故曰梯山。
④ 不我欺：不欺我。
⑤ 率好利不顾其身：大多癖爱钱财而不顾自己的性命。
⑥ 渭上：渭水之上。
⑦ 何以识之：凭什么知道呢？
⑧ 钜室：指天子之家。《汉书·郊祀志·注》曰："天子为天下父，故曰钜公也。"

守　宫

太和①末，松滋县②南有士人，寄居亲故庄中肄业③。初到之夕，二更后，方张灯临案，忽有小人半寸，葛巾，策杖入门。谓士人曰："乍到无主人，当寂寞。"其声大如苍蝇。士人素有胆气，初若不见。乃登床责曰："遽不存主客礼乎？"复升案窥书，诟詈不已，因覆砚于书上。士人不耐，以笔击之堕地。叫数声，出门而灭。

有顷，有妇人四五，或老或少，皆长一寸。大呼曰："贞官④以君独学，故令郎君言展⑤，且论精奥。何痴顽狂率，辄致损害！今可见贞官。"其来索续⑥如蚁，状如貉卒，扑缘士人。士人恍然若梦。因啮四支⑦，疾苦甚。复曰："汝不去，将损汝眼。"四五头遂上其面。士人惊惧，随出门，至堂东。遥望见一门，绝小，如节使牙门。士

人乃叫："何物怪魅，敢凌人如此！"复被众啮之。恍惚间，已入小门内。见一人，峨冠当殿，阶下侍卫千数，悉长寸余。叱士人曰："吾怜汝独处，俾小儿往，何苦致害，罪当腰斩！"乃见数十人悉持刃攘臂逼之。士人大惧，谢曰："某愚騃，肉眼不识贞官，乞赐余生。"久之曰："且解知悔⑧。"叱令曳出，不觉已在小门外。及归书堂，已五更矣，残灯犹在。

及明，寻其踪迹，东壁古阶下，有小穴如栗，守宫⑨出入焉。士人即雇数夫发之，深数丈，有守宫十余石，大者色赤，长尺许，盖其王也。壤土如楼状，士人聚苏焚之，后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注释】

① 太和：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
② 松滋县：晋王朝东渡时，以松滋流民在江陵地侨置松滋县，即今县治。后历代因之，属湖北省。
③ 肆业：刻苦功读学业，以应举试。
④ 贞官：指守宫幻化的首领。
⑤ 言展：谈话解闷，看视。
⑥ 索续：如绳索般地往来不绝。
⑦ 支：同"肢"。
⑧ 且解知悔：尚且还懂得悔过。
⑨ 守宫：虫名，蜥蜴的一种。又名壁虎、蝘蜓、蝎虎。因它经常守伏在屋壁宫墙，捕食虫蛾，故名守宫。

绿衣知音

于璟，字小宋，益都①人。读书醴泉寺。夜方披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因念：深山何处得女子？方疑思间，女子已推扉入，笑曰："勤读哉！"于惊起，视之，绿衣长裙，婉妙无比。于知非人，因诘里居。女曰："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②，何劳穷问？"于心好之，遂与寝处。罗襦既解，腰细殆不盈掬。更筹方尽，翩然遂出。由此无夕不至。

一夕共酌，谈吐间妙解音律。于曰："卿声娇细，倘度一曲，必

能消魂。”女笑曰：“不敢度曲，恐销君魂耳。”于固请之。曰：“妾非吝惜，恐他人所闻。君必欲之，请便献丑；但只微声示意可耳。”遂以莲钩轻点床足，歌云：“树上乌臼鸟③，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声细如蝇，裁可辨认。而静听之，宛转滑烈，动耳摇心。歌已，启门窥曰：“防窗外有人。”绕屋周视，乃入。生曰：“卿何疑惧之深？”笑曰：“谚云：‘偷生鬼子常畏人。’妾之谓矣。”既而就寝，惕然不喜，曰：“生平之分④，殆止此乎？”于急问之，女曰：“妾心动，妾禄尽矣。”于慰之曰：“心动眼瞤⑤，盖是常也，何遽此云？”女稍释，复相绸缪。更漏既歇，披衣下榻。方将启关，徘徊复返，曰：“不知何故，惶惭⑥心怯。乞送我出门。”于果起，送诸门外。女曰：“君伫望我；我逾垣去，君方归。”于曰：“诺。”视女转过房廊，寂不复见。

方欲归寝，闻女号救甚急。于奔往，四顾无迹，声在檐间。举首细视，则一蛛大如弹，抟捉一物，哀鸣声嘶。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捉归屋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已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出《聊斋志异》卷五，原名《绿衣女》）

【注释】

① 益都：县名，三国魏置，历代因之。属今山东省。

② 咋噬者：指以肉食为生而吃人的野兽或鬼怪。

③ 乌臼鸟：候鸟名，又名黎雀，天明即啼。《乐府诗集·读曲歌》：“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

④ 分：缘分。

⑤ 心动眼瞤(rún)：瞤，眼皮跳动。古人迷信，以为心动眼皮跳动是不吉利的征兆。

⑥ 惶惭：惶恐害怕的样子。

梦幻篇

帝王梦

历代帝王皆有梦，这里所选录的故事远起轩辕黄帝，晚至明代，几乎每代帝王的登基发际，都有梦征预兆，它们把历代王朝更替、真命天子下凡降世的信息传达给下流细民，从而使之臣服，叩首称万岁，这自然充满神道设教的意味。

但帝王梦境界壮丽，气势磅礴，似乎呈现着我们民族的图腾与兴盛，这里极为显耀的是阔大的天梦、光耀的日梦和飞升的龙梦。黄帝梦游华胥国，不知其几千里也，神游而已；梦境所描摹的国度，却似乎是我们民族未来的伟大理想。他如汉高祖的赤帝龙梦，帝尧的攀天乘龙，南唐烈祖的黄龙绕殿，以及宋代诸帝的"捧日"、"近日"、"承日"诸梦，都无不光耀遍体，流转生辉。在令人赞叹帝王神圣的同时，也使我们感到民族的庄严、圣洁、粗犷、荣耀。

帝王梦也不乏斑斓的色调，《鸟卵五色文》、《梦食藤花》和《金色神人》都写得多姿多彩，是色彩与情趣交织的美丽神话。《羽衣梦》、《梦吞丸药》和《文理真人服》具有浓烈的道教意味，它把我们享受人间极权的封建帝王与飘逸潇洒的世外神仙联系起来了，从而给我们涂抹了另一层具有透明色泽的神圣意味。

至于那些具有险恶梦象的帝王梦说，则充分显示了说梦者的诙谐机智。孙坚母梦肠绕腰却释为太白星精感化来梦；隋文帝梦无左手，却释为独拳将领有天下；唐太宗梦蛆虫食体，却被释为天下百姓仰仗他一人而活。这些帝王梦与其说梦得好，不如说说得巧，足以资我们处太平盛世时作眉飞色舞的闲聊。

华胥国

黄帝①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②，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③。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④，焦然肌色皯黯，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叹曰："朕之过淫⑤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

于是放万机⑥，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⑦；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⑧。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⑨，神行而已。

黄帝即寤，怡然自得。（出《列子·黄帝篇》）

【注释】

① 黄帝：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国有熊，亦号有熊氏。败炎帝，杀蚩尤，诸侯尊为天子。
② 正命：性命。
③ 皯黯：〔hán mèi〕，皮肤干裂发黑。爽惑：爽，违背，差失；惑，迷乱。
④ 竭：竭尽，耗尽；营：指使，支配。
⑤ 淫：深，过分。
⑥ 放万机：放弃各种政务或国家事宜。
⑦ 斯：距离；齐国：中国。
⑧ 斫：砍；挞，鞭打；指擿：抓搔；痟痒：痛痒。
⑨ 硋：通"阂"，隔阂，阻碍；乱：扰乱；滑：滑失；踬：绊倒。

攀天乘龙

和憙皇后①梦扪②天。天若钟乳，后仰嗡之③。以讯占梦④。占

梦者言："尧梦攀天而上，汤及天舐之。此皆圣王之梦。"（出《东观汉记》）

尧梦御龙以登云天而有天下。（出《路史》）

【注释】

① 和熹皇后：姓邓名绥，东汉和帝刘肇皇后，殇帝刘隆的母亲。
② 扪：按；摸。
③ 仰嗡：仰天吮吸。
④ 以讯占梦：以此来询问占梦的人。

禹梦山书

禹登衡山，梦赤绣文衣①男子，称玄夷苍水使者。谓禹曰："欲得我山书②者，斋③于黄帝之岳。"禹乃退，斋三日。登宛委④，发石，得金简玉字之书，言治水之要⑤。遂周行⑥天下，使益⑦疏记之，名为《山海经》⑧。（出《吴越春秋》）

【注释】

① 赤绣文衣：赤绣，红色的绣花；文衣，有花纹的衣服。
② 山书：记载山川地理的图书。
③ 斋：祭祀鬼神的方法，祭祀者必衣着整洁，戒除嗜欲。
④ 宛委：传说中的山名；又说在会稽县东南十五里，一名玉笥山。
⑤ 治水之要：治水的关键。
⑥ 周行：巡行。
⑦ 益：伯益，禹的臣下。
⑧ 《山海经》：作者不可考，约成书于战国。书中记述各地山川、道里、部族、物产、祭祀、医巫、原始风俗，其中参杂怪异，保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

鸟卵五色文

商之始也，有神女简狄，游于桑野，见黑鸟遗卵于地①，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简狄拾之，贮以玉筐，覆以朱绂②。夜梦神母谓之曰："尔怀此卵，即生圣子，以继金德。"狄乃怀卵，一年而有娠，

经十四月而生契③。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虽遭旱厄④，后嗣兴焉。（出《拾遗记·殷汤》）

【注释】

① 《诗·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黑色。
② 朱绂：古代红色的绣着半青半黑花纹的丝巾。
③ 契：舜时官司徒，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商之始祖。
④ 旱厄：商汤克夏之后，"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雨乃大至。"

商庭产棘

太姒①梦商之庭产棘，太子发②取周庭之梓，树之于阙间③，梓化为松、柏、棫、柞。寐觉以告文王，文王乃与太子发占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出《逸周书·程寤解》）

【注释】

① 太姒：周武王姬发的母亲。
② 太子发：姬发，周武王。
③ 阙间：空余或空闲的地方。

羽衣梦

昭王①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昼而假寐。

忽梦白云蓊蔚②而起，有人衣服并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欲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而请受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寤，而血湿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

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复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续脉明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

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缄③以金绳。王以涂足，则飞天地万里

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④。（出《拾遗记·周》）

【注释】

① 昭王：指周昭王姬瑕。
② 蓊蓊：与"滃郁"同音通假，滃郁，云气盛出的样子。
③ 缄：封闭。
④ 有得服之，后天而死：有得到这些药丸的人服用它，则会死在老天之后，指与天地同寿的意思。

秦皇梦海神

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①。今上祷祀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斋捕巨鱼具②，而自以连弩候③大鱼，出射之。（出《史记·秦始皇本纪》）

【注释】

① 以大鱼蛟龙为候：以大鱼蛟龙的出现为征兆、迹象。
② 斋：怀着，拿着。捕巨鱼具：捕巨鱼的工具。
③ 候：等候。

孔子梦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夜梦三槐① 之间，丰、沛之邦，有赤氤气起，乃呼颜回、子夏② 同往观之。驱车到楚西北范氏街，见刍儿打麟，伤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③。孔子曰："儿来！汝姓为谁？"儿曰："吾姓为赤松，名时乔，字受纪。"孔子曰："汝岂有所见乎？"儿曰："吾所见一禽，如麋，羊头，头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为赤刘。陈、项为辅。五星入井，从岁星④。"儿发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趋而往。麟向孔子，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刘当起日周亡。赤气起，火耀兴，玄丘制命⑤，帝卯金。"（出《搜神记》卷八）

【注释】

① 三槐：相传周代宫庭外种有三棵槐树，朝见天子时，三公面向三槐而立。

② 颜回（前521—前490）：春秋鲁人，字子渊，孔子弟子。在孔门中以德行著称，后世儒家遵为“复圣”。
子夏（前507—？）：春秋卫人，名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长于文学，相传曾讲学于西河。

③ 刍儿：小儿。麟：麒麟，古代传说中的动物，形状象鹿，头有角，全身有鳞甲，有尾。古人以它象征祥瑞。束薪：收集木柴。

④ 赤刘：指后来称帝的刘邦家族，后面的帝卯金也与此同义。陈、项：指陈胜和项羽。五星：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也作五曜或五纬。井：井宿，星名，二十八宿之一。这里指井宿所在的天区。岁星：即金星。这句以星区的座落和岁星象征刘氏王朝的将兴。

⑤ 日周亡：《尚书大传》：“是故周人以日至为正。”日周指周朝，孔子处在周末，故以周亡来预示刘汉王朝的兴起。玄丘：指孔子，也叫玄圣或素王，指有道而无位的圣人。

刘媪梦蛟龙

高皇帝母刘媪，尝息大泽之陂①，梦与神遇②，是时雷电晦冥，蛟龙在上。及生而有美，性好用酒，尝从王姬武负贳酒③，饮醉止卧。媪见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饮酒，酒售数倍。后行泽中，手斩大蛇。一妪当道而哭云：“赤帝子杀吾子。”此验既著④闻见矣。（出《论衡·吉验篇》）

【注释】

① 尝：经常；陂：〔bēi〕水边，岸边。

② 神遇：与神遇合，指性关系。

③ 负贳：赊欠。

④ 著：显著。

乘龙上天

光武①召冯异曰：“我梦乘龙上天，觉悟，心中动悸②。”异再拜贺曰：“此天命发于精神。心中动悸，大王慎重之性也。”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③。（出《东观汉记》）

【注释】

① 光武：汉光武帝刘秀（6前—后57），后汉的开国帝王。
② 动悸：害怕。
③ 尊号：称帝的年号。

梦肠绕腰

孙坚母妊坚之时①，梦肠出绕腰，有一童女负之绕吴阊门③外，又授以芳茅一茎。童女语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赐母以土，王于翼、轸之地③，鼎足于天下。百年中应以异宝授于人也。"语毕而觉，日起筮之。筮者曰："所梦童女负母绕阊门，是太白之精，感化来梦。"

夫帝王之兴，必有神迹自表，白气者，金色。及吴灭而践晋祚④，梦之征焉。（出《拾遗记·吴》）

【注释】

① 孙坚（155—191）：字文台，吴郡富春人，孙策、孙权之父。《三国志·吴书》有传。
② 阊门：仿照天上的阊阖门而开的城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立蛇门者，以象地户也。"
③ 翼、轸之地：翼、轸，二星名，《史记正义论例》："楚地，翼轸之分野。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按以上诸地，三国时皆属吴。
④ 践晋祚：即晋践祚，践祚指登帝位。

独拳梦

隋文帝①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修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补佚》，原名《隋文帝》）

【注释】

① 隋文帝（541—604）：杨坚，华阴人，初仕北周，位至相国，袭封隋国公。后废北周，灭后梁、陈，结束东晋以来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建立统一的隋帝国。

蛆虫梦

唐太宗为秦王① 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谘询②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蛆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③。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④，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眄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蛊⑤。考用无咎⑥，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太平广记》卷二七七，原名《唐高祖》）

【注释】

① 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唐高祖李渊次子。渊继帝位，封他为秦王。后发动"玄武门之变"，得立为太子。即位后，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恢复生产，史称贞观之治。

② 谘询：征求意见。

③ 明夷：《易》卦名，䷣，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周易集解·注》引郑玄："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后因以喻主暗于上，贤人退避的乱世。

④ 亨：顺利，通畅。

⑤ 干父之蛊：干蛊。《易·蛊》："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历终吉。"《注》："以柔巽之质，干父之事，能承先轨，堪其任者也。"蛊，惑乱；干蛊指能矫正父母之过而处事有才能。这里暗指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兵变之事。

⑥ 考用：考察运用。无咎：没有灾祸。

梦食藤花

明皇微时①，至洛阳令崔日知宅。崔设馔②未熟，明皇因寝。庭前一架藤花初开，日知见巨蛇食藤花，逡巡③不见。明皇觉曰："饥甚，梦中食藤花甚饱。"日知乃知他日启圣④之验也。（出《逸史》）

【注释】

① 明皇：唐玄宗李隆基（685—762），谥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因称明皇。微时：未发迹的时候，指未登基当皇帝的时候。
② 设馔：陈设宴席。
③ 逡巡：顷刻，不一会。
④ 启圣：启，开启；圣，圣帝。开始当皇帝。

黄龙绕殿

南唐烈祖①昼寝，梦一黄龙绕殿槛，鳞甲炳然②。既寤，使视前殿，则齐王凭槛而立。向背皆符所梦。烈祖曰："天意非偶③。"旬日遂正储位④。齐王即元宗居藩所封之爵。（出《南唐近事》）

【注释】

① 南唐烈祖：徐知诰（888—943），公元937年称帝，国号唐，后改名为李昇。
② 炳然：鲜明华美的样子。
③ 天意非偶：天意并非偶然。
④ 储位：准备继承的帝位。

宋帝"日"梦

太宗① 母昭宪皇后王氏，梦神人捧日以授己而有娠，遂生帝于浚仪官舍。

宋太宗贤妃李氏，梦日轮逼己，以裙承之，光耀遍体。惊而寤，遂生真宗②。

宋宁宗③，光宗第二子也。母慈懿皇后李氏。光宗为恭王时，李梦日坠于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生帝于王邸。（皆出《宋史》）

【注释】

① 太宗：赵炅〔jiǒng〕（939—997），北宋第二代皇帝。
② 真宗：赵恒（968—1022），北宋第三代皇帝。
③ 宋宁宗：赵扩（1168—1222），南宋帝王。

金色神人

太祖①之十世祖孛端叉儿母曰："阿兰果火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孕。产子即孛端叉儿。"（出《元史》）

【注释】

① 太祖：指元太祖，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元代的开国帝王。

梦吞药丸

太祖①母陈太后梦一神人，朱衣象简②，馈药如丸，烨烨有光。吞之。既觉，异香袭体，遂娠焉。桑悦《两都赋》曰："天眷③仁祖，爰④及陈后。梦歆药食，觉闻兰臭⑤。圣祖降天⑥，匪先匪后⑦。"（出《梦占逸旨·食衣篇》）

【注释】

① 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代的开国皇帝。
② 象简：象牙所制的手版，用来上朝时记事。明代以前，一至五品用象简，五品以下用木。
③ 眷：偏袒；爱念。
④ 爰：于是。
⑤ 臭(xiù)：气味。
⑥ 降天：从天而降。
⑦ 匪：非；无。匪先匪后，无先无后。

文理真人服

太祖梦西北天上有一朱台，四周有栏。上立二人如金刚。台南幞头抹额者①数人列坐，中立三尊，若道家三清之状②。数紫衣羽士以绛衣来授，揭里视之，有五彩，问此何物，道士曰："文理真人服。

此上帝明命之验③也。”（出《梦占逸旨·神怪篇》）

【注释】

① 幞头抹额：幞头，包头软巾。有四带，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抹额，束额巾，也称抹头。古时多用于武士。

② 三清：指上清太上老君，玉清元始天尊，上清天上道君。

③ 明命之验：明白清楚昭示真命天子的应验。

国事梦

国事预言梦大致有两类：一是历代封建帝王以梦求贤的故事，这类梦又可称为“贤相臣下梦”；另一类是有关君国兴衰、战争攻伐的预言梦。

黄帝梦得“风后”、“力牧”是根据远古传说编构的梦例，而殷高宗的梦得传说却是有史记载的。周文王的际遇姜尚更已传为千古佳话，史书也不乏各种说法。这里所选庄子的《臧丈人》，却在强调无钩而钓的天下至钓，但周文王借梦说服臣下的用心正说明了这类梦例的鲜明的政治目的所在。

战事预测梦全选自《左传》，《鲁脑梦》是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的绝妙前奏，是晋军统帅晋侯的一个恶梦，但被臣下子犯作了机智的阐释，从而稳定了晋侯的情绪，给晋军的胜利作了铺垫。而《子玉梦河伯》则从另一面表明了这次战役中楚军的必败。有人说，一言可以兴邦，一部小说可以灭国，这话未必可信，但据此一梦可以决胜千军，也就未必是危言耸听了。另外的《吕锜射月》和《且辟左右》都无不在渲染着梦示的灵验。

《梦筮同征》是我们古老释梦中占梦与卜筮相互参证的故事，另一方面，与《宋公梦鸟》一样，它确定了重大的王室太子继位的问题。《虢公贺梦》、《曹亡梦》、《黑狗梦》和《嵩艾梦》等都预示着王朝的更替兴衰。对此预兆，有愚蠢地庆贺恶梦者，有残忍地杀害占梦者，有悲哀的痛哭流涕者，但不管怎样，梦意即为天意 它不可阻挡的按时濒临，全不顾帝王将相们的悲欢喜怒。

《灶君梦》是别有深意的寓言故事。我们的古训是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但这里的光照四野的日君却变成了亲幸小人的灶君。我们的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写灶君之梦，或许只有无所谓日君，也无所谓灶

君的一天，这个古老的寓言才会丧失意义。

黄帝梦风后力牧

黄帝梦大风吹天下之尘垢皆去，又梦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帝寤，叹曰："风为号令，执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岂有姓风名后者哉？千钧之弩，异力者也①。驱羊万群，能牧民②为善者也。天下岂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占③求之，得风后、力牧，以为将相。因著《梦经》十一篇④。（出皇甫谧《帝王世纪》）

【注释】

① 异力者：异乎常人的力量才拉得开的强弓。
② 牧民：管理民众，因称地方官吏为牧守。
③ 二占：占即释解梦，指以上的两次释梦。
④ 传说为《黄帝长柳占梦》，《汉书·艺文志》存目。

高宗梦说

〔高宗〕①梦帝赉予良弼②，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③。说筑傅岩之野，惟肖④。乃立作相。（出《尚书·说命》）

【注释】

① 高宗：殷高宗祖丁。
② 帝：上帝，天帝。赉：赏赐。予：我。良弼：得力的辅佐。
③ 审：仔细思索、考察。厥象：出现在高宗梦里的形象。俾：使。把靠梦中回忆画下的画像张贴天下，四处寻求。
④ 说：傅说，因在傅岩之野筑墙干苦力，所以又叫傅说。惟肖：逼肖于梦中人的形象。

臧丈人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人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①。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

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②也。于是旦而属③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颠，乘驳马而偏朱蹄④，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⑤！'"诸大夫蹙然⑥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⑦，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出《庄子·田子方》）

【注释】

① 臧丈人：指姜尚，他辅助周文王夺得了天下，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贤相之一。钓莫钓句：意谓臧丈人虽在钓鱼，但并不是真心想钓鱼的人，只是常拿着钓杆而已。
② 无天：天指顺应自然，无天即不能顺应自然。庄子认为"钓莫钓"的臧丈人能引导人民作到顺应自然。
③ 属：通"嘱"，嘱咐。
④ 颠：胡须；驳马：杂色马；偏朱蹄：半边红色的马蹄。
⑤ 庶几乎：只有这样；瘳：病愈，这里指人民有了摆脱苦难的希望。
⑥ 蹙然：惊惧的样子。
⑦ 王其无它：大王您没有其他的选择。

灶君梦

卫灵公近痈疽、弥子瑕，二人专君之势，以蔽左右①。复涂侦②谓公曰："昔日臣梦见君。"公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公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梦见灶君，而言寡人，何也？"对曰："日并烛③天下，一物不能蔽也。若灶则不然，前之人炀则后之人无从见也。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④。是以梦见灶君。"（出《战国策·赵》）

【注释】

① 痈疽（亦作雍疽）、弥子瑕：皆为卫灵公的幸臣。蔽：遮盖。左右：左右之人。
② 复涂侦：卫灵公的臣下。
③ 烛：照亮。
④ 炀：炊也。这里说炊者以身蔽障火光，使背后的人一点光明也看不见，自然讥讽卫公与痈疽、弥子瑕之间的嬖幸关系。

鹳脑梦

晋侯梦与楚子搏①，楚子伏己而盬其脑②，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③。"（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城濮之战，文公谓咎犯④曰："吾卜战，而龟燋⑤；我迎岁，彼背岁；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吾又梦与荆王搏，彼在上，我在下：吾欲无战，子以为何如？"咎犯对曰："卜战龟燋，是荆人⑥也。我迎岁，彼背岁，彼去，我从之也。彗星见，彼操其柄，我操其标，以帚则彼利，以击则我利。君梦与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则君见天，而荆主伏其罪也。且吾以宋、卫为主，齐秦辅我，我合天道。独以人事，固将胜之矣。"文公从之，荆人大败。（出刘向《说苑》）

【注释】

① 晋楚城濮（卫国地名，在今山东范县西南一带）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的一次大战役，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战例之一。在战争中，晋军统帅晋侯的一个梦的阐释关系着整个战争的进行。晋侯：晋文公重耳，春秋五霸之一。楚子：楚成王。北国诸侯称楚国国君为子，但楚国君主却在本国称王。

② 盬〔gǔ〕：吮吸。这句说：楚子爬在文公的身上吮吸他的脑汁。

③ 我得天：我被压在下，仰面向天，得到天的照顾。楚伏其罪：楚子伏身向下，是伏罪的表示。柔之：使楚国柔服。

④ 咎犯：即上面的子犯。晋大夫，文公的母舅狐偃。

⑤ 龟燋：燋〔jiāo〕，火灭，用龟卜的火熄灭了。岁：岁星。我军背对岁星，敌军与岁星迎面。彼操其柄，我操其标：彗星在天空如扫帚，敌军的位置在其柄把上，如拿着柄把；我军的位置在其扫帚上，如拿着帚末。龟灭、背岁、操其标和梦中的压在下面均为不祥之兆，于是晋公产生了不想开战的心理。

⑥ 荆人：楚人，古代南方称作荆楚。这句中，咎犯对晋文公所预测的一系列凶兆全作了相反的吉祥的阐释，且加以人事优势的分析，从而断定此战必胜。

子玉梦河伯

初①，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未之服也②。先战③，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④。"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⑤谏，

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⑥，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⑦ （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注释】

① 初：当初，追叙以前的事情。
② 琼弁：用美玉装饰的帽子。缨，冠上垂下的缕子。未之服，还没有服用它。
③ 先战：交战之前，指晋楚城濮之战。
④ 孟诸：古代的沼泽，宋地，今河南商丘市附近。麋：同湄，水边地。
⑤ 大心：子玉的儿子。子西：即楚司马斗宜申，统率左军。荣黄：楚臣，亦名荣季。
⑥ 济师：帮助我们的军队。
⑦ 非神败令尹三句：不是河神要令尹失败，令尹对民事不尽心力，实际上是他自己招来的失败。

且辟左右

韩厥梦子舆谓己曰："且辟左右①。"故中御而从齐侯②。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射其左，越③于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綦毋张丧车④，从韩厥曰："请寓乘⑤。"从左右，皆肘之⑥。使立于后。韩厥俛定其右，逢丑父与公易位⑦。将及华泉，骖絓于木而止⑧。 （出《左传·成公二年》）

【注释】

① 这是齐晋鞌之战中的一个梦的故事。子舆：韩厥的父亲。且辟左右：这句为梦的预告，交战时不得站在战车的左边或右边。
② 中御：站在中间驾驭战车。从：追赶。
③ 越：坠落。
④ 綦毋张：晋大夫。丧车：丢掉了自己的战车。
⑤ 寓：寄居。寓乘：寄居车中。
⑥ 肘之：因左右两人都被射杀，韩厥故以肘推綦毋张，叫他不要站在左边或右边。
⑦ 俛：通"俯"。右御被射死，仆在车中，所以韩厥俯身以安其尸。趁韩厥俯身之际，逢丑父便与齐侯交换了位置。
⑧ 骖：拉车的四匹马中在左或在右边的马。絓：挂碍。

吕锜射月

吕锜①梦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占之，曰："姬姓，日也；异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及战，射共王，中目②。王召养由基③，与之两矢，使射吕锜。中项，伏弢④。以一矢复命。（出《左传·成公十六年》）

【注释】

① 吕锜：晋大夫，食邑于魏，故又称魏锜。
② 战：指晋楚鄢陵之战。共王：楚共王。
③ 养由基：楚国的神射手，一箭能射穿七层铠甲。
④ 弢：弓箭袋。

梦筮同征

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嬖人①婤姶生孟縶。孔成子梦康叔谓己②："立元③，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④。"史朝亦梦康叔谓己："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元。"史朝见成子，告之梦，梦协⑤。

晋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⑥。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享'，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长之谓乎⑦？"对曰："康叔名之，可谓长矣。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不可谓长。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袭于梦，武王所用也。弗从，何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⑧？各以所利，不亦可乎？"

故孔成子立灵公。（出《左传·昭公七年》）

【注释】

① 嬖人：受宠爱的人。
② 孔成子：卫卿，名烝钼。康叔：卫国的始封祖。
③ 元：孟縶的弟弟，梦时元尚未生。
④ 羁：孔成子烝钼之子。圉：也叫仲叔圉、孔文子。《礼记·祭统》称为文叔。史苟：史朝之子，又叫文子，也作史狗。相：辅佐。
⑤ 梦协：两个梦相一致。
⑥ 不良：不好。弱行：行走有困难。
⑦ 孔成子和史朝以筮来决定卫国的继承者，先为元筮，得《屯》卦；后为縶筮，得《屯》变化的《比》卦。两卦皆言"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孔成子把"元"理解为长子，即指孟縶。
⑧ 史朝则把"元"看成指元。孟縶虽长，但足有毛病，不便政事、社稷，不是康叔梦中所指的人。

虢公贺梦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①，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命曰：'使晋袭于尔门。'"公拜稽首。觉，召史嚚占之，对曰："如君之言，则蕃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国人贺梦。

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亡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贺大国之袭②，于己也何瘳？吾闻之曰：'大国道，小国袭焉曰服。小国傲，大国袭焉曰诛。'民疾君之侈③也，是以遂于逆命。今嘉其梦，侈必展，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④也。民疾其态，天又诳之；大国来诛，出令而逆；宗国既卑，诸侯远己。内外无亲，其谁云救之？吾不忍俟⑤也！"将行，以其族适晋⑥。

六年，虢乃亡。　（出《国语·晋语》二）

【注释】

① 钺：兵器。西阿：西边。
② 不度：无度，没有治国的准则尺度。贺大国之袭：指梦中天帝言"使晋袭于尔门"之事。
③ 疾：痛恨。侈：淫佚无度。
④ 展：扩展。鉴：鉴别。古人把民心的向背看作一面镜子，能鉴别君王专制的好坏。益：增加。

⑤ 俟：等待。
⑥ 以其族适晋：带领他的宗族的人去了晋国。

宋公梦鸟

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① 诸公宫，未有立焉。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茂为司城，乐朱钼为大司寇②。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

冬十月，公游于空泽。辛亥，卒于连中③。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宫，使召六子。六子至，以甲劫之。大尹立启，奉丧殡于大宫。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④，己为鸟而集于其上，咮加于南门，尾加于桐门⑤，曰："余梦美，必立⑥。"

六子在唐盂，将盟之，使徇于国⑦曰："大尹惑蛊其君，以陵虐公室。与我者，救君者也。"众曰："与之。"使国人施于大尹⑧。大尹奉启以奔楚，乃立得。（出《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注释】

① 畜：养育，安置。
② 皇缓、皇非我、皇怀、灵不缓、乐茂和乐朱钼为宋国辅佐的六卿，即后面的"六子"。
③ 空泽、连中：均为宋地名。
④ 北首：头朝北；卢门：都城的东门。
⑤ 咮：鸟嘴。桐门：都城北门。
⑥ 古人有"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的说法，启在梦中"北首"必死；得则"咮南尾北"，必生。所以对得来说，这是个美梦。
⑦ 徇：向众宣布。使徇于国：使人在国都内散布消息。
⑧ 施：施加，带有某种强制的意味。

曹亡梦

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①，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②，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

献之，且言田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③。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④。梦者之子乃行。强言霸说于曹伯，曹伯从之，乃背晋而奸宋。宋人伐之，晋人不救，遂灭曹，执曹伯及司城疆以归，杀之。（出《左传·哀公七年》）

【注释】

① 或：有人。社宫：古帝王、诸侯社祭之所。
② 梦醒后在曹国寻找公孙强这个人。
③ 访：商议。说：通"悦"。
④ 司城：官名，即司空。主管建筑工程、制造车服器械、监督手工业奴隶的官，为六卿之一。听政：帝王或摄政者上朝听取臣子的报告，并决定政事。

黑狗梦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嗥以南，嗥以北①。炊甑无气。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②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吾主败矣。犬嗥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③，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原名《吴夫差》）

【注释】

① 嗥以南，嗥以北：向南向北地嗥叫。
② 诀：生死离别时说的话。
③ 无道：没有德行，淫乱无度。

钧天广乐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①。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②，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③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④。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

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⑤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于范魁之西，而以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董安于受言而书藏之⑥。

（出《史记·赵世家》）

【注释】

① 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晋国正卿。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在晋卿内讧中打败范氏、中行氏，奠定此后建立赵国的基础。疾：生病。不知人：人事不知。

② 之：去，到。钧天：中天，天中央。“广乐九奏”和“万舞”均指天上的音乐。三代：夏、商、周三代。

③ 援：拉，执，持。

④ 笥：竹箧。副：配件。熊罴二句：熊罴象征范氏和中行氏二卿的祖先。二笥皆有副：寓指赵简子的儿子，他们将在翟地克服代及智氏二国。

⑤ 翟犬：象征代国的祖先，将灭于赵简子之子，故言“及壮”“以赐之”。

⑥ 书：记下，写下。

梦诛赵高

秦王子婴立①，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

子婴寝于望夷之宫②，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丘来③。天下将乱，当有同姓者④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⑤丹法，冬日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⑥。泣送者千家，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飞入云。九转之验⑦，信于是乎！

子婴所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生先生⑧所遗也。鬼魅之理，万世一时。（出《拾遗记·秦始皇》）

【注释】

① 秦始皇死后，于胡亥立为帝，为秦二世。后赵高揽权，勒兵逼胡亥自杀，复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
② 《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秦望夷宫在雍州咸阳县东南八里。"
③ 沙丘：古地名，在今河北省平乡县东北。秦始皇东巡，崩于沙丘平台。
④ 同姓者：《史记·秦始皇本纪》称始皇"名为政，姓赵氏。"所以这里用"同姓者"影射赵高。
⑤ 韩终：亦作韩众，秦始皇时方士，常与侯公、石生共求仙人不死之药。
⑥ 九达之路：四通八达的道路，"九"言其多。
⑦ 九转：指九转神丹，即前"青丸"和"受韩终丹法。"
⑧ 安期先生：又称安期生，秦琅琊人，受学于河上丈人，卖药海边，时人皆呼"千岁公"。始皇东巡，与语三日夜，赐金帛数千万，皆置之而去。

金人东向

咸和①三年，刘曜②夜梦三人，金面丹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议之，咸③以为吉。惟太史令任义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④。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⑤。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拜者，屈服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⑥。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⑦。远至三年，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曜大惧，果验。（出《晋书·载记·刘曜》）

【注释】

① 咸和：东晋成帝司马衍年号(326—334)。
② 刘曜：西晋十六国时期前赵国皇帝，在位十一年(318—329)。
③ 咸：全，都。
④ 历：经历。运统：运，运行；统，规则。这里指事物经历由盛至衰的运行规律。
⑤ 震位：八卦之一，卦形为"☳"，代表雷，始次，开始的次序。兑位：八卦之一，卦形为"☱"，代表沼泽。
⑥ 东井：星宿名，其地上相应的辖区为秦地。五车：星宿名，其辖区为赵地。
⑦ 此句预言刘曜后来被石勒击败于赵地，受俘而被杀。

嵩艾梦

纪僧真梦蒿艾生满江，惊而白之。太祖① 曰："诗人采萧，萧即

艾也②。萧生断流，卿勿广言，断流者，代刘宋也③。（出《南齐书·纪僧真传》）

【注释】

① 太祖：指齐高帝萧道成。
② 《诗经》有咏“萧”句：“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萧即艾蒿。这句把梦中的“蒿艾”与萧姓联系起来。
③ 广言，四处散布。断流，谐音“断刘”，引申为取代刘宋王朝。

槐为木旁鬼

北魏托跋顺为陵户鲜于康奴所害①。

初，庄帝在藩②，顺梦黑云从西北直触东南，日月俱破，复翳③诸星，天地尽暗。俄而云消日出，西南隅甚明，云长广王④日。又见庄帝从阊阖门入，登太极殿，唱万岁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谒帝，惟顺在集书省⑤步廊西槐下脱衣冠卧。既寤，告元晖业曰：“夜梦不佳。”因解曰：“黑云气之恶者，是北方之色，终有北敌乱京师，害二宫，残毁百寮⑥。日，君象也。月，后象也。众星，百官象也。京邑其当祸乎。彭城王勰有文德于天下，今梦其儿为天子，积德之报，此必然矣，但恨得之不久。日出西南，以时易年，不过三载，但恨我不见之。我卧槐下，槐字木旁鬼，身与鬼并，复解冠冕，宁不死乎！然亡后乃得三公赐耳。后果如其言。（出《隋书》）

【注释】

① 托跋：也作“拓跋”，北魏皇族的姓。北魏自称黄帝之后，受封北土。谓黄帝以土德王，鲜卑语称土为拓，称后为跋，故以拓跋为氏。托跋顺自然为王室成员。陵户：守护帝王陵墓的人。
② 庄帝：魏孝庄帝拓跋子攸。藩：封建时代的属国或属地。
③ 翳：遮盖。
④ 长广王：指托跋晔，即后面所说的彭城王托跋勰子，在位不过三年。
⑤ 集书省：官署名。南北朝时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掌规谏、评议、驳正违失等事。
⑥ 指秀容酋长尔朱荣屠戮洛阳事。

文士梦

文士梦指有关我国历代著名文人骚客的梦幻故事。文士梦编构奇特，意象新颖，富于情趣，饱蕴浓郁的诗情画意，令人浮想联翩，反复玩味。如果说我国数千年来绚丽多姿的文化长廊是由一大批璀璨闪耀的明星来烛亮的话，那么这些文士梦梦象则如一颗颗明珠，使其各自所特有的辉光更添色泽。

文士梦其一叙为文的艰难。文学创作，集聚了作家毕业的精力，是一种呕心吮血的结晶，古人自然深得其意。故汉著名文学家扬雄有“梦吐凤凰，集《太玄经》之上”的梦境，而另一梦则叙扬雄作《甘泉赋》梦吐五脏，终至因吮尽了全部心血而辞别了人世。三国吕蒙梦的刻画虽没有扬雄梦的刻骨铭心，但他的梦中“呓语通《周易》”也不失为千古佳话。有关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梦境写得最为绚丽，这自然与他恢宏的大赋相映衬。司马相如梦中为赋，凡人无法企及，纵使泱泱名士，也不得不知难而退，终身不敢言赋。

有些梦境围绕文士的笔墨来篇构，契合题旨，然亦各具特色。宋黄渊笔授于孔子，自然袭儒家衣钵；唐诗人李白天才俊逸，故有“梦笔生花”之说；文学家韩愈文辞骞劲，故有吞“古篆”之梦；至于南朝文士江淹，其晚年“江郎才尽”已为千古定论，因他的“五色笔”梦中被人取走便终不失为绝妙的象征。文士梦的与诗词相关涉，当然更是情理中事。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诗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佳句据说是梦中神助；诗鬼李贺之早夭据说为天帝召去作记去了；自学成才的唐诗人胡令能据说是鬼教其诗；宋诗人苏轼闲适洒脱，梦作《回文诗》；至于那些梦仙、游仙诗作，都无不表明，诗文乃是神助梦至，天然而不可凑泊。

文士梦也显示诗人高贵的出身或有异物凭附，非同凡响。汉东

方朔系岁星精投胎；汉大学者马融梦食锦绣之花而学问渊博；宋谢谔梦吞珠六十而仅有六十名篇行世；宋道士赵自然梦吞青柏叶而为得道高人。诸如此类，都无不标示出文苑天才的难得。然而古人亦给下愚之人指示了途经：汉儒郑玄因梦中被人开刀而变得"洞精典籍"；贾弼虽梦换丑头但赢得"辞意皆美"；五代王仁裕因梦剖肠胃，涤西江水而"文思益进"；宋人冯俊明因梦易肺肝而变得"豁然开明"。这些梦象幽默风趣，越发增添了文士梦隽永的情韵。

相如梦赋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①，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②，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牂牁名士③，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④。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葛玄《西京杂记》卷二）

【注释】

①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西汉著名文学家，汉赋创作成就的最高代表。《上林》、《子虚》二赋为他的代表作。

② 萧散：闲散。不复与外事相关：不再关心身外发生的事情，潜心于作赋。控引天地：控制引述天地万物。错综古今：交错综述古今历史。

③ 盛览：人名。牂牁：地名。

④ 綦：青黑色；组：华丽的丝带。经纬：织布时横直交错的线。宫商：古代的二个音阶，这里泛指音乐组合。该句以织布和音乐来喻指作赋的"文"与"质"，形式与内容的组织。

扬雄梦吐凤凰

扬雄读书，有人语之曰："无为自苦，玄故难传①。"忽然不见。雄著《太玄经》，梦吐凤凰，集《玄》之上，顷而灭。（出葛玄《西京

杂记》卷二）

【注释】

① 玄：深奥；故：所以；难传：很难以传授。
② 《太玄经》：也称《扬子太玄经》，今本十卷。扬雄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经》，分81首，以拟64卦。

梦吐五脏

扬雄应成帝① 诏，作《甘泉赋》。倦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内②。及觉，少气③，遂有疾。一岁而亡。（出桓谭《新论》）

扬雄作赋，有梦肠之谈；曹植为文，有反胃④之论。言劳神也。（出萧绎《金楼子》）

【注释】

① 成帝：汉成帝刘骜，在位24年。
② 内：同纳。
③ 少气：呼吸不继。
④ 反胃：胃不能纳食，食下复吐。《太平御览》376卷《魏略》："陈思王精意著作，食饮损减，得反胃病也。"

岁星精

张少平妻田氏，少平卒后，累年寡居，忽梦一人自天而下，压其腹，因而怀孕。乃曰："无夫而孕，人闻弃我也。"徙于代①，依东方。五月朔旦②，生一子。以其居代东方，名之东方朔。或言岁星精③，多能，无不该博④。（出《独异志》卷上）

【注释】

① 徙：迁居。代：古国名，在今河北蔚县一带。
② 朔旦：农历每月的初一。
③ 岁星：我国古代指木星。木星每十二年环行一周，古人以它每年移动周天的十二分之一为纪年的标准，故名岁星。
④ 该博：知识准确渊博。

绣　囊

《武陵记》曰：后汉马融① 勤学，梦见一林，花如绣锦，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见天下文词，无所不知。时人号为“绣囊”。（出《独异志》卷中）

【注释】

① 马融（76—166）：汉扶风茂陵人，字季长。才高博洽，为世通儒，学生常有千数。常坐高堂，施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

开　心　梦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①。玄过树荫下假寐②，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③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④矣。”（出《异苑》，原名《郑玄》）

【注释】

① 郑玄（127—200）：东汉高密人，字康成。曾入太学，后事扶风马融。游学十余年，回乡后，聚徒讲学，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人。郑玄刻意研经，遍注诸经，经学家称郑众为先郑，因称郑玄为后郑，亦叫郑君。还，使之还。

② 假寐：不脱衣而睡。

③ 洞精：洞察精通。

④ 东：用如动词，向东，到东边去了。

吕蒙诵《周易》

吕蒙入吴①，吴主劝② 其学业，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尝在孙策座上酣醉，忽卧，于梦中诵《周易》一部，俄而惊起。众人皆问之。蒙曰：“向梦见伏牺、周公、文王③，与我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贞明之道④，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旨⑤，故空诵其文耳。”众座皆云：“吕蒙呓⑥ 语通《周易》”。（出《拾遗记·吴》）

【注释】

① 吕蒙(178—219)：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富阳县南）人，仕吴至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三国志·吴书》有传。
② 劝：勉励。
③ 旧说以为《易·系辞》为文王、周公所作。又《汉书·艺文志》："《易》道深矣，人经三圣，世历三古。""三圣"为伏牺、文王、孔子。
④ 日月贞明之道：《易·系辞·传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
⑤ 该：核实。玄旨：深奥的要旨。
⑥ 呓语：睡梦中喃喃之语。

贾弼换头

河东贾弼之，义熙① 中为琅琊府参军。夜梦有一人面查皰甚，多鬓、大鼻、瞤目②。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乃于梦中许易。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弼之坐自陈说。后能半面笑，两足手口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余并如先③。（出《幽明录》）

【注释】

① 义熙：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405—418)。
② 查皰：查，同楂，短而硬的胡子；皰(Pào)，长在脸上的小疙瘩。瞤目：眼皮抽缩跳动。
③ 余并如先：贾弼除头的变化外，身体的其余部分像从前的一样。

梦得佳句

谢灵运，会稽人，玄之孙①。尝与弟惠连② 吟弄，每有佳句。弟不在，思未得。晚梦惠连，忽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③之句，以为神助。（出《古今诗话》）

【注释】

① 谢灵运：南朝宋诗人，开启文学史上的山水诗一派。玄：谢玄，东晋名将，指挥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淝水大战。

② 惠连：谢惠连，南朝宋文学家，与族兄谢灵运并称“大小谢”。
③ “池塘”句：这是谢灵运山水诗作中最有名的佳句，诗题为《登池上楼》，写作者久病初起时登楼所见的景色。

江淹五色笔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① 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②。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蹶③矣。故时人有才尽之称。（出《南史·江淹传》）

江淹为宣城太守，罢归，泊禅灵寺渚④。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⑤。谓曰：“前以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其人曰：“那得⑥割截都尽。”顾见丘迟⑦，谓曰：“余此数尺既无用，以遗君。”自后淹文章蹶矣。（出《南史·江淹传》）

【注释】

① 江淹(444—505)：字文通，南朝梁济阳考城人，著名文学家。早年以文章见称于世，后才思衰退，时人有江郎才尽之称。《恨赋》《别赋》是江淹最著名的作品。
② 郭景纯(276—324)：即晋文学家郭璞，字景纯。郭璞好经术，博洽多闻，擅词赋，通阴阳历算、卜筮之术。
③ 蹶：绊倒，这里引申为文笔呆滞，无才气。
④ 泊：停泊，停靠。渚：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⑤ 张景阳：晋文学家张协，字景阳。钟嵘《诗品》评其诗“词采葱蒨，音韵铿锵”，列入上品。
⑥ 那得：怎么能够。
⑦ 丘迟(464—508)：字希范，南朝梁吴兴乌程人。工文，辞采丽逸。钟嵘《诗品》评其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列入中品。

梦笔生花

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自后天才瞻逸①，名闻天下。（出《开元天宝遗事》）

【注释】

① 睥逸：睥，俯视，远眺；逸，潇洒俊逸。

韩愈吞篆

韩文公① 少时，梦一人与丹篆一卷，强吞之。旁一人拊掌而笑。后觉胃中如物噎。后见孟郊②，乃梦中旁笑者。（出《异人传》）

退之常说少时梦人与吞丹篆，后胸中如物噎。能记其一二字，笔势非人间书也。（出《龙城录》）

【注释】

①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倡导古文运动，影响深远。为文笔力雄健，气势磅礴。死谥文公，故称韩文公。

② 孟郊(751—814)：唐代诗人，少时隐居嵩山，与韩愈结为至交。诗歌感情深挚动人，但以过于求险求奇，不免晦涩。

李贺梦为记

李贺，字长吉，梦人驾赤虬持版召贺① 曰："天帝新作白玉楼，请君为记。"贺不得已随之，遂卒。（出《梦占逸旨·笔墨篇》）

唐李贺母梦贺曰："上帝近迁都丹圃，建白瑶宫，召某为《新宫记》；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② 《进乐章》。（出《梦占逸旨·笔墨篇》）

【注释】

① 李贺(780—816)：唐著名诗人，其诗想像丰富，炼词琢句，险峭幽诡。年仅二十七岁而逝，有"诗鬼"之称。赤虬：赤龙。持版：手持官员上朝时记事的手版。

② 纂：编写。

鬼教诗

胡生以钉铰为业①，居近白蘋洲，有古坟，每茶饮必奠之。忽梦一人谓曰："吾姓柳，平生善为诗而嗜茗②。感之奠茗之惠，无以为

报，欲教子为诗。生辞以不能，柳强之曰："但率意言之，当有致矣。"生后遂工诗焉。时人谓之"胡钉铰诗。"柳当是柳恽也③。（出《茶谱》）

【注释】

① 胡生：胡令能，唐诗人。钉铰：一种金属零件。《唐诗纪事》卷二八《胡令能》"令能园田隐者，少为负局锼钉之业，……遂能吟咏，禅学大遂，世谓胡钉铰者也。"

② 嗜：爱好。茗：喝茶。

③ 柳恽(465—517)：字文畅，南朝梁诗人，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镇)人。以诗名，又善弈棋、弹琴。有文集十二卷，《清调论》、《棋品》等，已散佚。

梦仙诗

诗人许浑①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曰："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惟有许飞琼②。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予姓名于人间？"座中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出陈士元《梦占逸旨·笔墨篇》）

【注释】

① 许浑：唐诗人，润州丹阳人，字仲晦。诗多登高怀古之作，以律诗最擅名。

② 许飞琼：仙女名。据汉班固《汉武帝内传》记载："（王母）又命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

梦浣西江水

王仁裕梦剖肠胃，以西江水濯①之，顾见江中沙石皆为篆籀之文②，因饮之。文思益进，因号诗集为《西江集》③。（出《新五代史·王仁裕传》）

【注释】

① 澍：(zhu6)洗涤。
② 篆籀文：篆文，秦朝整理字体后规定的文字；籀文，古代字体，即大篆。
③ 《西江集》：王仁裕的诗集。西江为珠江干流之一，在今广东省西部。

苏轼《回文诗》

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茶，使美人歌以饮余①，梦中作《回文诗》。觉而记一句云："乱点茶花唾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② 也。（出《东坡诗集自叙》）

【注释】

①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开启豪放词派，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歌以饮余：用唱歌来助我饮茶。
② 飞燕：赵飞燕，汉成帝后，我国古代著名美女，据说她身轻腰细，惊若飞燕。唾花事不详。

谢谔吞珠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①。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即吞此，则明② 矣。"谔度③ 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世。（出《稽神录》）

【注释】

① 谢谔：宋人，生平不详。南康：郡名，郡治即今江西赣州市。
② 明：聪明俊朗。
③ 度：测度，估计。

晓寒词

萧贯① 少时梦至一官殿，群女如神仙。一人授纸云："此'衍波笺'，烦赋《晓寒歌》。"授笔立成，云："十二瑶关隐宫绿②，兽犹呀酒

椒压馥③，渴乌涓涓不相续，辘轳欲转霏红玉④。百刻香残殒莲烛，五龙吐水漫寒浆，红绡佩鱼无左珰，两两悬足瞻扶桑⑤。红萍半规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绚，鸣鞘远从天上来，大剑高冠满前殿⑥。”仙曰：“子诗甚有奇语，异日必贵。”祥符⑦中登蔡齐榜进士。（出《古今诗话》）

【注释】

① 萧贯：宋人，生平不详。

② 尧关：关名，在陕西蓝田县东南，因关临尧山而得名。隐宫绿：宫殿的琉璃绿瓦隐约可见。

③ 兽觚：狮身像的香炉。呀：张口的样子。椒：花椒。馥：芳香。这句说：狮身香炉里用来助酒熏出的花椒烟味胜过了居室的芳香。

④ 渴乌：古代吸水用的虹吸管。涓涓：流动的样子。不相续：断断续续。辘轳：古代提水用的器具；辘轳欲转，喻指时间的流逝。霏：飞散。红玉：红色的玉石，喻指美人。

⑤ 百刻：古时以刻漏计时，一昼夜分为一百刻；香残：香快燃完了；殒莲烛：莲花形的蜡烛也所剩无几。五龙吐水：一种妆饰物，上刻五龙，吐水为戏；寒浆：冰冷的水。红绡：红色的丝衣；佩鱼：装饰品；左珰：左边的耳环。两两：一对对的人；悬足：惦起脚跟；瞻：翘首以待；扶桑：神木名，传说日出其下。

⑥ 红萍句：形容日出的样子；觚稜：殿堂屋角的瓦脊成方角棱瓣之状，故名；鸣鞘：据说宝剑能在鞘中发出鸣叫声，这里借指剑仙的来临。

⑦ 祥符：宋真宗赵恒年号(1008—1016)。

梦吞青柏叶

赵自然，繁昌人①。幼疾甚，父抱诣②青华观，许为道士。后梦老人，自云姓阴，引之登高山，谓曰：“汝有道气，吾将教汝辟谷之法③。”乃出青柏叶，令食之。及觉，遂不食。岁余，复梦向见老人教以篆书④数百字。寤悉能记写，以示人，皆不能识。或云：“非篆也，乃道家神箓⑤耳。”宋太宗召问，赐道士服。（出《宋史》）

【注释】

① 赵自然：宋代道士。繁昌：地名，在今安徽繁昌县东北。

② 诣：去，往。

③ 道气：修道的气质。避谷法：道家方术，谓不食五谷，可以长生不死。

④ 篆书：一种古老的字体。刘勰《文心雕龙·练字》："李斯删籀而秦篆兴。"
⑤ 道家神箓：道教的秘文。《隋书·经籍志》卷四："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箓皆素书，记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

孔子授笔

黄渊，字天叟，莆田人。宋宝庆① 二年五月八日，昼梦一神人坐于龛，谛视之，乃孔子燕居像也②。及再拜稽首，神曰："汝来前，吾授汝笔二。"渊受之，又拜。神曰："勿拜。"退怀其一，围径三寸许，渍墨浓甚。袖而请业③ 于神，偶角丱来觅句④，遂觉。乃作《梦笔记》。（出《梦占逸旨·笔墨篇》）

【注释】

① 宝庆：宋理宗赵昀的年号(1225—1227)。
② 龛：供奉神佛的小阁子。谛视：仔细端详。燕居：退朝而处，闲居。《论语·述而》："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③ 业：就教。
④ 偶：遇，值。角丱，某人字，不详。

梦易肺肝

冯俊宇，字德明，钱塘人。年十八，梦上帝遣神易其肺肝，云："将有徽命① 。"既寤，豁然开明，不习文艺，至是书传大通，祸福前知。未尝出户，而人或见之江海上。元祐② 中，有舟渡江，值大风，俊见形③ 云间，自言名氏，颂波④ 顿息。大观⑤ 三年十一月，忽语人曰："上帝命司江涛事，不疾而卒，年三十六。绍兴⑥ 二十年，赐顺济庙额。庆元⑦ 庚申，封灵祐公。绍定⑧ 间，封英烈王。（出《杭志》）

【注释】

① 徽命：徽，美、善。徽命犹言美命、善命。
② 元祐：宋哲宗赵煦年号(1086—1093)。

③ 见形：现形。
④ 颠波：翻腾的波浪。
⑤ 大观：宋徽宗赵佶年号(1107—1110)。
⑥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
⑦ 庆元：宋宁宗赵扩年号(1195—1200)。
⑧ 绍定：宋理宗赵昀年号(1228—1233)。

生殖梦

生殖梦体现了古人对生命的看法，中国人最初并没有印度那种生命轮回托生的观念，而是认为人的生命与宇宙万物相交换，所信奉的是精灵感应投胎说。故周令尹喜系母梦绛帐自天而下而生；三国薛夏母梦人送一箧衣而降世。唐上官昭容生母梦秤而"较量天下"；后周高琳母梦石精而生令子。宋文学家杨亿是鹤精所化；而哲学家邵雍则是玉箸之魂。等等。这些梦事不仅体现了我们的生命观念，而且体现了其对万物精灵的崇信。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出生者高贵、聪明、超脱常人的象征，宛如贵族家族的徽章。

我国的轮回托生梦受印度佛教观念的影响，《院主三托生》是个典型的梦例，而且内容也是写寺僧的托生。《谢灵运后身》、《苏轼前身》是佛教轮回观念中国化的表现，它承继了人的生命递相替代的说法，但却仍然把托生依附在名人身上，强调出身的奇特与高贵。《驴大爷》、《王子托生驴》体现了以轮回说来行惩罚的因果报应，带有强烈的道德意味，是平息社会怨恨的梦幻方式，因较大程度上已不再是纯粹的"生殖梦"。"驴梦"往往是该梦型的叙述主题。

《穆子梦竖牛》是个类似于现代的心理感应梦。穆子在梦里遇见了他从未见过的儿子，并且助他克服了可怕的梦境，而后在现实中他果然出现了，模样与梦中的一模一样。这或许是一种心灵交感的结果。《梦儿挽袖》也相类似，但映现了野蛮风俗对婴儿的残杀，是生命的呼唤所至。

穆子梦竖牛

初，穆子去叔孙氏①，及庚宗②，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

问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偻，深目而豭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③。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④。"及宣伯奔齐⑤，馈之。宣伯曰："鲁以先子之故，将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⑥？"对曰："愿之久矣。"鲁人召之，不告而归。既立⑦，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⑧。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政⑨。（出《左传·昭公四年》）

【注释】

① 穆子：鲁国的叔孙豹。庄叔得臣生宣伯侨如和穆叔豹。得臣死，侨如嗣立为鲁卿，他与成公母穆姜私通谋乱，故其弟穆叔豹预先离开宗族去外地避难。
② 庚宗：鲁地，在今山东泗水县东。
③ 弗胜：抵挡不住。顾而见人：回过头来看见一个人。上偻：肩颈向前弯曲。豭喙：嘴巴象猪。
④ 志之：记下牛的形貌。
⑤ 宣伯：即侨如，穆子的哥哥，事发逃奔到齐国。
⑥ 先子：指宣伯和穆子的祖先，他们有功于鲁国。将存吾宗：指将保留宣伯家族的卿相地位。汝：指穆子。
⑦ 鲁人召之：鲁人果召回穆子。不告：不告诉宣伯。立之：立穆子为鲁卿。
⑧ 则所梦也：献雉的庚宗妇人带来的那个儿子即穆子所梦见的人。
⑨ 竖：小臣。政：管理家务。

登楼梦

后汉张奂为武威① 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②，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后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③ 中，果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自见擒④，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卷十，原名《张奂妻》）

【注释】

① 武威：郡名，在今甘肃武威。
② 印：官印。绶：系印的丝带。
③ 建安：东汉献帝刘协年号(196—219)。

④ 猛耻见擒：张猛以被擒拿为耻辱。

梦绛帐

关令尹喜①，周之大夫，其母昼寝，梦绛帐②自天而下，流绕其身。见长人语，母咽之。既觉，口有异味。及喜生时，有双光若日，飞游其侧，室内皆明。（出《梦占逸旨·器物篇》）

【注释】

① 关令尹喜：周大夫，据说老子出关西游时被他所挽留，著《道德经》五千言而去。
② 绛帐：红色的帷帐。后汉马融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世因以降帐作为师长或讲座的代称。

锦衣梦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①。母孕夏时，梦人遗之一篋衣云："夫人必产贤明之子也，为帝王所崇。"母记所梦之日。及生夏，年及弱冠②，才辩过人。魏文帝③与之讲论，终日不息，应对如流，无有疑滞。帝曰："昔公孙龙④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之言不谈，子游、子夏⑤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⑥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生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果符元所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拾遗记·魏》）

【注释】

① 薛夏：字宣声，天水人，在今甘肃省通渭县西北。《三国志·魏书》称他"博学有才"。
② 弱冠：古时男子二十成人，初加冠，体还未壮，故称弱。
③ (187—226)魏文帝：曹丕，曹植的哥哥，为当时文坛领袖，著有《典论》一书，其中《论文》篇影响深远。
④ 公孙龙(约前320—约前250)：战国赵人，哲学家，以论辩著称，"离坚白"是他提出的著名悖论论题。
⑤ 子游（前506—?)：姓言名偃；子夏（前507—?)：姓卜名商。他们俱为孔子弟子，以文学著称。
⑥ 入室：语出《论语》："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比喻学问达到精通深奥的境界。

谢灵运后身

边镐[1]初生，父梦前永嘉太守谢灵运来谒，愿托君为父子。镐生，貌类梦者。后平建州，克湘潭，号为边罗汉。（出《玉壶清话》）

【注释】

① 边镐：五代时南唐江宁（治今南京）人，小名康乐。为南唐著名将领之一。平建州，克湘潭：指他任信州刺史时，由袁州进兵长沙，迫使马希崇投降，升武安军节度使事。

秤　梦

上官昭容，名婉儿[1]，母郑氏。方娠，梦神人舁[2]大秤曰："持此称量天下。"婉儿生踰月，母戏曰："称量者岂尔耶？"辄哑然应。后秉机政[3]，符其梦。（出《旧唐书》）

【注释】

① 上官婉儿(664—710)：唐陕州人，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庭芝的女儿。仪父子因反对武则天执政被杀。婉儿与母亲配入宫庭。十四岁起为武则天草拟诏书。唐中宗（李显）时为文学音乐女官，与皇后公主唱和诗作，深得韦后和武三思的信任，韦后失败，被斩于旗下。

② 舁：〔yú〕抬。

③ 秉机政：掌管机要政务。

浮磬之精

高琳母常被楔[1]泗滨，见一石，光彩朗润，遂持以归。夜梦人衣冠若仙，谓母曰："夫人向[2]持归之石，是浮磬之精[3]，若能宝持，必生令子[4]。"母惊寤，汗浃。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字季珉。（出《旧五代史·周书》）

【注释】

① 祓禊：古代民俗，三月三日到水滨洗濯，洗去宿垢，称祓禊。
② 向：从前，往昔。
③ 浮磬之精：磬，石或玉制作的古代打击乐。浮磬，特指泗水岸边可作磬的石。《书经·禹贡·疏》："石在水旁，水中见石，似若水中浮然，此石可以为磬，故谓之浮磬也。"精，精魂。
④ 令子：美好的儿子。

雷雨梦

北齐窦泰母梦风雷暴起，若有雨状，出庭观之，见电光夺目，驶雨沾洒。寤而惊汗。遂有娠，期① 而不产，大惧。有巫曰："渡河湔② 其裙，产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见一人曰："当生贵子，可徙而南。"泰母从之，俄而生泰。（出《北史》）

【注释】

① 期：到期。
② 湔：〔jiān〕洗刷。

鹤蜕

杨亿，字大年，浦城人①。祖文逸，南唐玉山令。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来谒。未几亿生，有毛被体，长尺余，经月乃落。（出《宋史》）

杨大年母章氏，梦羽衣自言武夷君，托化。既生，乃一鹤雏，尽室惊骇，弃之江。叔父曰："吾闻间世之人②，其生必异。"追视之，则鹤蜕而婴儿具焉。体尚有毛，经月乃落。（出《诗序》）

【注释】

① 杨亿(974—1020)：宋建州浦城人。真宗时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判馆事。亿博闻强记，熟习历代典章制度。与刘筠、钱惟演等唱和之作，辑为《西昆酬唱集》，时称西昆体。
② 间世之人：隔世降生之人。

苏轼前身

苏子由在高安① 时，与聪禅师同梦迎戒禅师。坡② 至云："某八九岁时，梦身是僧，往来陕西。"又云："妣③ 方孕某时，梦一僧瘠而眇来托宿④。"聪惊曰："戒，陕右人，失一目。"（出《志林》）

【注释】

① 子由(1039—1112)：苏辙，苏轼之弟，字子由，宋代著名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高安：县名，属江西省。汉为建城县，唐改今名。
② 坡：苏轼，轼被贬黄州时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③ 妣：已故的母亲。
④ 托宿：喻指投胎。

梅尧臣梦龟

梅尧臣①，字圣俞，生男前一日，梦道士赠龟一枚。圣俞和永叔② 《洗儿诗》云："夜梦有人衣帔帨③，水边授我黄龟儿。明朝我妇忽在蓐④，乃生男子实秀眉。"（出《锦绣万花谷》）

【注释】

① 梅尧臣(1002—1060)：宋代文学家，工诗，与欧阳修为诗友。
② 永叔(1007—1072)：宋文学家欧阳修，字永叔。一生博览群书，以文章著名。反对宋初西昆派的浮艳文风，主张文学须切合实用。
③ 帔帨：披肩。
④ 在蓐：临盆生产。

玉箸梦

邵康节① 母李氏，其姑张氏，遇之甚严。一夕欲自尽，梦神人令以玉箸② 食粪一杯，告曰："勿自尽，当生佳儿。"后生康节。（出《梦占逸旨·食衣篇》）

【注释】

① 邵康节：宋代哲学家邵雍(1011—1077)，死谥康节，故名。
② 玉箸：箸〔zhù〕筷子，玉作的筷子。

梦儿挽袖

秦光亨，鄠人。其俗生子过多，贫不能养，则溺①之。光亨初生，其舅陈遵梦小儿挽其衣袖。遵念其姊方娠，趋视之，儿已在水盆中。救以起，后为安州司法。（出《梦占逸旨·食衣篇》）

【注释】

① 溺：用水淹死。

冥分贵贱

吴人王彦光御史之子嘉宾，顷随侍入蜀①，在汉川梦至一处，楼阁台观，上侵云霄。中垂珠廉，有三四人相对，盛服玉带，风格清奇。访②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孙也。"又至一大宅，垂杨夹道，朱紫秉笏者③三十辈，列坐听事。曰："此公侯贵人家也。"行过旷野，见小儿可数千万计，一吏曰："此贫弱之民子孙也，汝可于此中随意抱一儿归。"嘉宾正以未有嗣息④系念，闻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异之。次年，生一子。既长，愚鲁⑤不解事，盖来处寒陋也。（出《夷坚支景》卷三，原名《王嘉宾梦子》）

【注释】

① 顷：不久以前。随侍：跟随侍候。
② 访：询问。
③ 朱紫秉笏者：穿着紫或红袍，手拿朝版的人。古代以朝服的颜色区分官职级别，朱紫指高级官员的服色。唐三品以上服用紫，五品以上用朱。笏为朝会时所执的手版，有事则书于上，以备遗忘，后世惟品官执之，清始废。
④ 嗣息：后代。古人特别看重后代的延宗接族，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
⑤ 愚鲁：愚蠢鲁莽。

院主三托生

饶州东湖内浮洲开福院主，善讲经。郡民熊氏，出入库仓，为人输送苗帛，家稍温而好善，常延致斋供①。熊未有子，僧因赴斋罢，熟视其妻曰："我来与尔作儿。"熊夫妇大笑。是夜，妻梦访其居，遂怀妊。越十月，又梦诣② 其室，腹疼而寤。忽见一禽若青鹞者飞入口，即生男。明旦，熊往开福视之，已坐亡③矣。后娶妇得孙。利阳镇人沈公假馆④于熊，熊子谓曰："我欲托生翁家。"沈戏曰："吾家那得饭与汝吃。"沈回舍，妻亦再梦熊来。其生也，亦感青鹞之异，而熊子亡，才七岁。都昌土塘黄氏母，以姻事至沈家，此子之语如熊生，既而亦如之⑤。

盖僧阅三生，不离鄱阳⑥，皆先与母约，首尾不过三十年。

（出《夷坚支庚》卷八，原名《开福院主》）

【注释】

① 延致斋供：延，聘请。致，陈献。斋供，施舍给和尚道士的饭菜。
② 诣：至，到。
③ 坐亡：又称坐化，佛教和尚安坐而死为坐化。
④ 假馆：借用馆舍，后引申为受业某处，假馆授徒；也指旅客寄宿某处。
⑤ 此子之语如熊生，既而亦如之：言沈家子像先前的熊氏子一样说了同样的话，后来托生的情形也一模一样。
⑥ 鄱阳：鄱阳湖，在江西境内。不离鄱阳指这位开福院主的三次托生之地都未越出鄱阳湖一带。

南岳真人

虞集，字伯生①，父汲，母杨氏，国子祭酒文仲女也。咸淳间，文仲守衡②，以汲从，未有子，祷于南岳。集之将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梦一道士至前，牙兵③启曰："南岳真人来见。"既觉，闻甥馆得男，文仲异之。（出《元史》）

【注释】

① 虞集(1272—1348)：元代四川仁寿人，寓居临川崇仁，人称邵庵先生。官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与修《经世大典》，卒谥文靖。
② 守衡：为衡阳地方官。南岳在衡阳境内，故点明。
③ 牙兵：官署中的杂差小吏。

水晶身

薛瑄①，河津人，父贞，教谕玉田②。母齐氏，梦一紫衣人入谒，遂生瑄于学舍。初生肌如水晶，五脏皆露。祖仲义闻其啼声，曰："必贵人也。"（出《梦占逸旨·神怪篇》）

【注释】

① 薛瑄(1389—1464)：明代学者，字德温，号敬轩。永乐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谥文清。
② 教谕：教习，教授。玉田：县名，属河北省，唐代始置。

驴大爷

某贵官长子，性凶暴。左右稍不如意，即扑责至死。侍女下体，椓以非刑①。未几病死，见梦于平昔亲信之家奴，云："阴司以我残暴，罚我为畜，明晨当入驴腹中。汝速往某胡同驴肉铺中，将牝驴买归，以救我命。稍迟，则无及矣。"言甚哀。奴惊寤，心犹疑之，乃复睡去。又梦告之曰："以我与尔有恩，俾② 尔救援，尔宁忘平日眷顾③ 耶？"

奴亟赴某胡同，见一牝驴，将次④ 屠宰。买归园中，果生一驹，见人如相识者⑤。人呼"大爷"，则跃而至。有画士邹某，居其园侧。一日闻驴鸣，其家人云："此我家大爷声也。"（出袁枚《子不语》卷十九）

【注释】

① 椓：毁损生殖器的酷刑。非刑：非常之刑。
② 俾：使。

③ 宁：岂。眷顾：偏爱照顾。
④ 将次屠宰：打算接下来屠宰。
⑤ 见人如相识者：看见人表现出相认识的样子。

王子托生驴

相传明朝某王子，出侧室，性残忍。居恒无所事事，雅与阉奴媚子纵肆淫暴①。媵侍小有过，辄烧铁襞衣烙之，或将未烬烟灰置其掌中，灰烬皮焦而后已；不容转侧，苟不隐忍，则非刑复更矣。猫犬稍不惬意，猫则缚四足于四犬，鞭之四走，以分其体；犬则用四驴或四马：盖仿古车裂刑② 也。常设巨镬③ 于殿中，沸油满之，捕燕雀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盐以佐酒，逐一下箸，数十枚不厌也。未袭封，病痨瘵而死。

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长史某，忽一夜梦见之：被发裸身，颜色悲惨。惊询所自④，王子泣诉曰："予生时不仁至极，死后备尝地狱之苦。今阴谴已定，当托生为驴。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系有牝白草驴一头，瘦而秃尾者，即予之生母也。驴腹中怀驹，即予也。公幸念夙昔⑤，赎我母子归，不致毕命屠刀，则恩同再造矣。"言讫，悲声悔切。长史惊而寤，阴⑥ 异之，叹息不能复寐，反侧达旦⑦。

翌日驱车入市，往觇之，果有怀驹牝驴系肆前，形色符所梦。甫下车，驴向之长鸣，两目泪下如涌。长史亦为之潸然，呼肆主询曰："此驴鬻⑧ 乎？"对曰："此昨日用钱五千买得者，今将杀以卖肉，不生鬻也。"长史曰："不然，杀以卖肉，不过欲多得钱耳。汝但言杀此驴得利几何，吾当倍赎之。"肆主曰："大人具恻隐心⑨，必欲赎之，小人何敢过索？并本利得钱六千可矣。"长史如数给之，牵驴以归。是夜复梦王子及母来谢。

长史弗敢隐，乘间白诸王⑩。王乍聆之，不胜错愕，既而叹惋良久，复恨恨曰："暴戾子，固应服此冥报，即其母之阴贼悍妒，亦当如是。虽然，父子之情，未可绝也，城外园寝地广草盛，可纵之

其中，俾樗散以终其天年可也⑪。”长史唯唯承命。纵之日，即生驹。王一日过之，二驴见王，伏地流泪。王试呼其名，辄摇尾而嘶，似呼似答。王亦恻然者久之，忧悒而返。及王薨，二驴不知存否。

（出《夜谈随录》卷四，原名《某王子》）

【注释】

① 侧室：与正室相对，指妻妾，又称偏房。雅：喜好。
② 车裂：古代酷刑之一，即常所说的五马分尸。
③ 镬：锅。
④ 惊询所自：惊奇地询问他从哪里来。
⑤ 夙昔：过去。
⑥ 阴：暗暗。
⑦ 反侧达旦：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⑧ 鬻：出卖。
⑨ 恻隐心：同情怜爱之心。
⑩ 乘间白诸王：乘恰当时机把这件事告诉某王。
⑪ 樗散以终天年：语意出《庄子·人间世》，指像樗木那样被散置的无用之材倒可以安度上天给予它的年龄。

婚姻·性梦

婚姻·性梦是梦中最有特色的，弗洛伊德将性欲当作论梦的最重要的心理根源，因此其梦境也十分浓烈、绚丽多彩。

我国的婚姻梦具有浓厚的命定色彩。《泉丘人女》虽说写到两女子大胆私奔之事，但其私奔的动机在于作了一个"帷幕"梦，这就太过于崇信梦意了。他如《梦里人生》、《梦郎》都是如此。前者写梦不仅预言女子的婚姻，连其一生的荣辱都预定了，竟是毫爽不差；后者写某女子梦后，便把她梦中夫婿的名字绣在全身的绣带上，令人觉得悲哀而可笑。

《梦女会》、《梦遗》、《梦交》和《狐淫》都可说是生理性梦。《梦女会》时代较久远，因写得含蓄些，只写到性意愿幻现出某女子，而后面几篇便直接以梦中的遗精为描写重点了。《梦遗》以"女子复活"题材架构全篇，但最初男生与女子梦交之事写得色彩明丽，刻画淋漓，自然也直接披露了早夭女子强烈的性郁积。《梦交》书写直露，文字也近于狎秽，仅作一种类例选出。《狐淫》则从两个角度书写梦交场面，一直接，一侧面，场面虽淫秽，但作者似在声诉女娲的恐怖，所谓"皓齿蛾眉，名曰伐性之斧"也。出现于上古的《燕姞梦兰》虽有梦交的含意，但作为性爱象征的兰花把这个意义掩盖了，给人留下的是美好的遐念。

其他故事可说为"情"梦。《弓弯》、《梦葬弄玉》以古典题材写性梦，将历史上的风流才女作情侣，配以翩跹的舞姿和哀婉的悼辞，自有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隽永的性梦意味。《簪花梦》和《渭塘奇遇》系同型故事，前者简略而后者详尽，极铺叙之能事。它们的色调淡雅，满是性梦的遐念，梦中际遇情人与梦后终于相遇完全重合的描写使我们难分真假幻实。真切地道出了情人遇合不知是梦亦不知是醒的

沉醉场景。《玉镜夫人》与其说为性梦，不如说是以性梦为题材的神话故事，其含量和情节自然非一般简洁的婚姻·性梦所比。

泉丘人女

泉丘①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傧从之②。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③！"僖子使助逆氏之簉④。反自祲祥，宿于逆氏，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⑤。其傧无子，使字⑥敬叔。（出《左传·昭公十一年》）

【注释】

① 泉丘：地名，在今山东宁阳泗水两县间。
② 帷幕：帐幔，古代以此象征性关系和婚姻关系。如"帷房"，指妇女的闺房；"帷薄不修"，指家庭生活淫乱。故梦后便有泉丘女的私奔之事。其傧：跟随泉丘女的女友或邻女。
③ 盟：僖子与二女盟誓。相弃：相互抛弃。
④ 逆氏：僖子的正室。之簉：作簉，簉指副室或妾室。
⑤ 反自祲祥：自祲祥回来。宿于逆氏：与逆氏住在一起。
⑥ 字：收养。

燕姞梦兰

初，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①，梦天使与己兰，曰："余为伯倏。余，而祖也。以是为而子。以兰有国香，人服媚之如是②。"既而文公见之，与之兰而御之③。辞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将不信，敢征兰乎④？"公曰："诺。"生穆公，名之曰兰。（出《左传·宣公三年》）

【注释】

① 燕姞：南燕为姞姓，燕姞为南燕之女。
② 伯倏：当为南燕的祖先。服：佩戴。媚：爱好。
③ 既而：不久。御：进也。凡衣服加于身，饮食进于口，妃妾接寝皆曰御。
④ 辞：告。征兰：以兰为信物，作为怀有文公的儿子的凭证。

巫山云雨

昔者先王①，尝游高唐②。昼寝，梦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③。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唐之侧。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④之下。"（出宋玉《高唐赋》）

【注释】

① 先王：楚国国王。
② 高唐：楚观名，也作"高堂观"。
③ 幸之：宠幸她。
④ 阳台云雨：后世文人常以此为男女合欢的代名词。

梦女会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①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③。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④。"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原名《阎陟》）

【注释】

① 密州：州名，隋置，明洪武元年废。州治在今山东胶州一带。州负山面海，饶渔盐之利，又为对外贸易重要港口。
② 殡：停放灵柩。
③ 荐枕席：古人表达男女性关系的委婉说法。
④ 以伸允眷：伸，展示，表达。允，诚信；眷，眷恋。

梦里人生

京兆韦氏女者①，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笑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②，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③。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征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④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⑤，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入掖庭⑥，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闱。与新妇渡水，逾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⑦焉。自入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⑧焉。又无人而大开，遂入。及坏戟门⑨，亦开，又入。逾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入来诟，遂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诟，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哭拜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⑩，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也。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⑪。"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⑫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⑬，连坐，伏法。惟妻与妇免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籍役者，

得赦例焉⑭。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阍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⑮焉。（出牛僧孺《玄怪录卷一》，原名《韦氏》）

【注释】

① 京兆：汉代京畿的行政区划名，为三辅之一。后世因名京城为京兆，设府。唐京兆府即雍州，治所在今陕西长安县。
② 前：从前。参京兆军事：官名，即京兆军参事。司录：京兆府司录参军，为府属官。
③ 张楚金：并州人。武后朝任秋官尚书，后为酷吏周兴陷害，配流岭表，死于徙所。
④ 清河：唐郡名，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南。清河是张姓郡望，此用以代指张姓。
⑤ 尚书：唐尚书省所属六部长官官名。广陵：郡名，郡治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⑥ 掖庭：皇宫内旁舍，宫嫔居处。
⑦ 坏坊：颓败的里坊门。
⑧ 造：造访。
⑨ 戟门：唐制，三品以上官员可私门立戟，因称显贵之家为"戟门"。
⑩ 耗：消息。
⑪ 此句疑有脱误。
⑫ 钺：兵器，后用作官员仪仗。授钺：即指受命统率、指挥。
⑬ 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705—707)。徐敬业：即李敬业，因反对武则天临朝，在扬州起兵，兵败为部下所杀。
⑭ 降诞日：生日。纵：放。籍没者：被没收财物入官的人。这里泛指被关押的人。赦例：遇赦者之一。
⑮ 无差梦：实情与梦境毫无差别。

弓　弯

元和①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②。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③于东池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④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於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

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⑥。’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⑦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即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⑧，於襟袖得其辞。惊视，复省所梦。事在贞元⑨中。后凤为余言如是。”　（出《异闻集》，原名《邢凤》）

【注释】

① 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
② 沈亚之(781—832)：唐吴兴人，字下贤。小说家，亦工诗善文，曾为韩愈门生。记室：官名。东汉置，元废。掌章表书记文檄。客之：来为幕僚、客卿。
③ 期宴：定期举行宴会。
④ 洞门曲房：形容府第的幽深奥秘。
⑤ 缀此：连缀成诗，犹言写诗。
⑥ 无令过一篇：不如过目一篇，即记住一篇。
⑦ 浑：全部，全都。
⑧ 及更：更，古时一夜分成五更，每更约两小时。及更即指到天黑成更时。
⑨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785—805)。

梦葬弄玉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

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②。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③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恒④对。公悦，遂试补中涓⑤。使佐西乞术伐河西⑥，亚之帅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⑦。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⑧，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⑨，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⑩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其日有黄衣人中贵，疾骑马

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鬌发⑪，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样。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於宫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⑬公主故，出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自废⑭。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贶寿。内史廖会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公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於道⑮。

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⑯，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凄霅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⑰。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

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馀，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⑱。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⑲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申公室，待罪右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髆附髀⑳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髆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㉑。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

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

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22]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乎！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　（出《异闻集》，原名《沈亚之》）

【注释】

① 太和：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之邠：去邠地。邠地在今陕西彬县。
② 内史：秦官，掌治理京师。举：推荐。
③ 膝前席：两人促膝前席而谈。李商隐咏贾谊诗曰："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④ 昆、彭：指昆吾与大彭，传说中夏商两代的重臣。齐桓：齐桓公，春秋五霸之一。
⑤ 中涓：秦汉时皇帝亲近的侍从官。
⑥ 佐：辅佐，帮助。西乞术：著名秦将。河西：黄河以西。
⑦ 微大夫：犹言少或年轻的大夫，秦王昵称。甚德大夫：非常感激大夫。
⑧ 备洒扫：嫁女的谦称。
⑨ 此句意为：沈亚之极不想秦王以宠幸的臣子的身份来善待他。
⑩ 尚：奉事。
⑪ 鬒发：稠美的黑发。
⑫ 此句意为：在便馆召见沈亚之，而让他居住在宫中。
⑬ 繇：由于。
⑭ 自废：自忘。
⑮ 礼兼同列：以同等级的身份看待。相望于道：众所周知。
⑯ 金钿：金花钗，妇女首饰。这里借代秦女弄王。
⑰ 石甃(zhòu)：石井。鼎莎：象声词，空洞的石井鸣咽叫的样子。杂英：乱花。
⑱ 物故：犹言亡去。
⑲ 盍：何不。适：去。
⑳ 髆：同"膊"，肩膀。髀：大腿。
㉑ 杂其声而道之：于舞蹈音乐声中朗诵。
㉒ 《皇览》：三国魏诸臣集，自五经群书，分类为篇，以供皇帝阅读，故称《皇览》。

簪花梦

孙巨源、李邦直少时同习制科①。熙宁中，孙守海州，李为通判。倅厅与郡圃接②，孙季女③常游圃中，李望见，目送之。后每出，闻其声，辄下车便旋。邦直妻韩夫人，於牖中窥见屡矣④，诘其故，

李以实告。一夕，梦至圃，见孙女，踵之不可及，亟追之，蹑其鞋⑤，且以花插其首，不觉惊寤。以语韩夫人，韩大恸曰："簪花者，言定之象。鞋者，谐也。君将娶孙氏，吾死无日矣。"李曰："思虑之极，故入於梦，宁有是。"未几，韩果卒。李徐令媒者请於孙公，孙怒曰："吾与李同砚席交，年相若，岂吾季女偶邪！"李不敢复言。已而孙还朝，为翰林学士，得疾将死。客见之，孙以女未出适⑥为言，客曰："今日士大夫之贤无出李邦直，何不以归之？"曰："奈年不相匹。"客曰："但得所归，安暇它问。"未及绸缪而孙亡⑦。其家竟以女嫁之，后封鲁郡夫人。（出《夷坚甲志》卷十一，原名《李邦直梦》）

【注释】

① 制科：科举取士的制度。始于唐，由皇帝亲自在殿廷诏试。宋依旧制，但规模已大为减小。

② 熙宁(1068—1077)：宋神宗赵顼年号。海州：州名，治所在今江苏灌云县西南。通判：官名。宋代采取分权政策，置州、府通判，与知州、知府共理政事。倅厅：官厅。郡圃：郡太守的花园。

③ 季女：第三个女儿。

④ 牖中：窗中。屡：多次。

⑤ 踵之：迎面向她走去。蹑：踩。

⑥ 出适：犹言出嫁。

⑦ 但得所归，安暇它问：只要她有所归属，岂有闲暇来过问其它事情。绸缪：这里指女儿的婚事。

梦　郎

荆南①某太守之女，年十有八岁，既得婿，将择日成礼，梦人告曰："此非汝夫，汝之夫乃金君卿也。"既觉，不以语人，但於绣带至每寸辄绣金君卿三字。母见而疑之，以告其父。父物色府中②，至於胥史小吏，无有此人。诘其女，具以梦白。未几，所议之婿果死。后半岁，新峡州③守入境，遣信至府，则金君卿也，始悟前事。至，别厚待之，留连累日，知其新失伉俪④，以女梦告之。金曰："君卿犬马之齿四十有二矣，比於贤女，年长以倍，又加其六焉。且悼亡未久，义不忍也。"主人强之，且曰："因缘定数，君安能辞？"不得

已，竟成昏⑤。后三十年，金乃卒。妻生数子。金官至度支郎中⑥，番阳人也。（出《夷坚丙志》卷十三，原名《金君卿妇》）

【注释】

① 荆南：府治名，辖区不详。
② 物色府中：在府中四处寻找。
③ 峡州：州名，南朝梁置，隋废，唐复置，府治在今湖北宜昌一带。
④ 伉俪：犹言夫妻。
⑤ 昏：同婚。
⑥ 度支郎中：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统计和支调方面的职务。

渭塘奇遇

至顺①中，有王生者，本士族②子，居于金陵。貌莹寒玉，神凝秋水③，姿状甚美，众以奇俊王家郎称之。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秋租，回舟过渭塘，见一酒肆，青旗出于檐外；朱栏曲槛，缥缈如画；高柳古槐，黄叶交坠；芙蓉十数株，颜色或深或浅，红葩绿水，上下相映；白鹅一群，游泳其间。生泊舟岸侧，登肆沽酒而饮，斫巨螯之蟹，鲙细鳞之鲈，果则绿桔黄橙，莲塘之藕，松坡之栗，以花磁盏酌真珠红酒而饮之。肆主亦富家，其女年十八，知音识字，态度不凡，见生在座，频于幕下窥之，或出半面，或露全体，去而复来，终莫能舍。生亦留神注意，彼此目成久之。已而酒尽出肆，怏怏登舟，如有所失。

是夜遂梦至肆中，入门数重，直抵舍后，始至女室，乃一小轩也。轩之前有葡萄架，架下凿池，方圆盈丈，甃以文石④，养金鲫其中；池左右植垂丝桧二株，绿荫婆娑，靠墙结一翠柏屏，屏下设石假山三峰，岌然竞秀；草则金线绣墩⑤之属，霜露不变色。窗间挂一雕花笼，笼内畜一绿鹦鹉，见人能言。轩下垂小木鹤二只，衔线香焚之。案上立一古铜瓶，插孔雀尾数茎，其傍设笔砚之类，皆极济楚。架上横一碧玉萧，女所吹也。壁下贴金花笺四幅，题诗于上，诗体则效东坡四时词，字画则师赵松雪⑥，不知何人所作也。

女见生至，与之承迎，执手入室，极其欢谑，会宿于寝，鸡鸣始觉，乃困卧篷窗底耳。自后归家，无夕而不梦焉。一夕，见架上玉箫，索女吹之。女为吹《落梅风》数阕，音调嘹亮，响彻云际。一夕，女于灯下绣红罗鞋，生剔灯花，误落于上，遂成油晕。一夕，女以紫金碧甸指环赠生，生解水晶双鱼扇坠酬之，既觉，则指环宛然在手，扇坠视之无有矣。生大以为奇，遂效元稹⑦体，赋会真⑧诗三十韵以记其事。诗曰：

有美闺房秀，天下谪降来。风流元有种，慧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调脂作艳胎。腰枝风外柳，标格雪中梅。合置千金屋，宜登七宝台。妖姿应自许，妙质孰能陪？小小乘油壁⑨，真真醉彩灰⑩。轻尘生洛浦，远道接天台。放燕帘高卷，迎人户半开。菖蒲⑪难见面，豆蔻⑫易含胎。不待金屏射⑬，何劳玉手栽。偷香浑似贾⑭，待月又如崔⑮。筝许秦宫⑯夺，琴从卓氏猜。箫声传缥缈，烛影照徘徊。窗薄涵鱼鲊⑰，炉深喷麝煤。眉横青岫远，鬓衂绿云堆。钗玉轻轻制，衫罗窄窄裁。文鸳游浩荡，瑞凤舞徘徊⑱。恨积鲛绡帕，欢传琥珀杯。孤眠怜月姊⑲，多忌笑河魁⑳。化蝶能通梦，游蜂浪作媒。雕栏行共倚，绣褥坐相偎。啖蔗㉑逢佳境，留环㉒得异财。绿阴莺并宿，紫气剑双埋㉓。良夜难虚度，芳心未肯摧。残妆犹在臂，别泪已凝腮。漏滴何须促，钟声且莫催。峡中行雨过，陌上看花回。才子能知尔，愚夫可语哉！鲰生㉔曾种福，亲得到蓬莱。

诗讫，好事者多传诵之。明岁，复往收租，再过其处，则肆翁甚喜，延之入内。生不解意，逡巡㉕辞避。坐定，翁以诚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适人，去岁，君子所至，于此饮酒，偶有所睹，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长眠独语，如醉如痴，饵药㉖无效，昨夕忽语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候之。'初以为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假之灵而赐之便也。"因问生婚娶未曾，又问其门阀氏族，甚喜。肆翁即握生手，入于内室，至女所居轩下，门窗户闼，则皆梦中所历也；草木台沼、器用什物，又皆梦中所见也。女闻生

至，盛妆而出，衣服之丽，簪珥㉗之华，又皆梦中所识也。女言："去岁自君去后，思念切至，每夜梦中与君相会，不知何故。"生曰："吾梦亦如之耳。"女历叙吹箫之曲，绣鞋之事，无不吻合者。又出水晶双鱼扇坠示生，生亦举紫金碧甸指环以问之。彼此大惊，以为神契㉘。遂与生为夫妇，于飞而还，终以偕老，可谓奇遇矣！（出《剪灯新话》卷二）

【注释】

① 至顺：元文宗图帖睦尔年号(1330—1332)。

② 士族：累代读书的人家。

③ 寒玉：比喻人的容貌俊秀。秋水：比喻人的神色清朗。

④ 甃：用砖砌物。文石：有纹理的石头。

⑤ 金线：多年生草，茎高二尺许，叶椭圆，顶端尖锐。夏日茎上出细花轴，长尺余。花深红而小。绣墩：草名，产山东曹州，有丝绣、线绣、铁茎绣等。

⑥ 赵松雪(1254—1322)：元朝赵孟頫(子昂)的别号。他本是宋朝宗室，降元朝后，做到翰林学士承旨的官。他的行楷书法和山水画很有名。

⑦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人，唐朝名诗人。官阶很高，由尚书左丞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的诗和白居易齐名，时称元和体。

⑧ 会真：元稹曾作传奇小说《莺莺传》，一名《会真记》，写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是元人《西厢记》戏曲所本。

⑨ 小小：南齐钱塘名妓苏小小，她爱坐油壁车出游。油壁车系用油漆饰车壁，故称。乐府："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⑩ 真真：其事出《闻奇录》：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美女图。画工说："此为神画，画女名真真，呼名一百天必应，每应声用百家彩灰酒灌她，必活。"赵颜依言而行，画中人果真走下来，言语饮食与普通人一样。一年后生下一个儿子。后来赵颜疑心她是妖怪，真真便携子重归于画，画中果多了一小儿。

⑪ 菖蒲：多年生草，产水边，有大小二种。小的名细叶菖蒲，用瓦盆栽种，摆在案头，供玩赏。

⑫ 豆蔻：有草豆蔻、白豆蔻、肉豆蔻三种。草豆蔻花成穗时，嫩叶卷之而生，初如芙蓉，穗头深红色，叶渐展花渐出而色微淡。

⑬ 金屏射：隋朝窦毅的女儿有很多人求婚，窦毅在屏上画了两只孔雀，约定谁射中孔雀眼睛就把女儿许配给他。李渊(唐高祖)射了两箭，各中一眼，遂娶窦毅女，为唐窦皇后。

⑭ 偷香浑似贾：晋韩寿是个美少年，贾充用他做属官，贾充的女儿很爱他，私下把御赐西域奇香偷来送给他。有人闻到韩寿身上香气馥郁，在贾充面前称道，贾充很疑心，拷问贾午的丫环，方知实情。贾充觉得家丑不可外扬，就把贾午嫁给了韩寿。

⑮ 待月又如崔：《西厢记》里崔莺莺托红娘寄简张生，简上题诗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⑯ 秦宫：后汉梁冀妻孙寿，容貌美丽，态度妖冶。梁冀爱幸奴仆秦宫，使他常在孙寿房里出入，孙寿因与他私通。秦宫内外兼宠，威权几乎与梁冀同重。

⑰ 鱼魶(shěn)：鱼脑骨，可作窗饰。
⑱ 毰(pēi)毸(sāi)：鸟奋怒而张翅的样子，也作陪鳃。
⑲ 月姊：神话传说中称月中的仙子。李商隐诗："月姊曾逢下彩蟾。"
⑳ 河魁：传说中的月中凶神。据说，日子碰着河魁，不宜婚嫁。
㉑ 啖蔗：比喻渐入佳境。晋画家顾恺之每次吃甘蔗，都是从尾吃到头，说是渐入佳境。
㉒ 留环：杨宝九岁时，在华阴山北看见一只黄雀被猫头鹰爪击，坠在树下，便取回放巾箱里，用黄花喂它，后黄雀毛羽长成飞去。夜有黄衣童子向杨宝拜谢，自称西王母使者。取四枚白环送杨宝，说："使你子孙清白，位登三公，像环一样。"后杨氏子孙果然四世三公，位至宰相。事出《续齐谐记》。
㉓ 紫气：晋张华见斗牛间有紫气，便知豫章丰城有宝物，叫雷焕去作丰城令。雷焕果于丰城狱中掘得龙泉、太阿两剑。
㉔ 鲰生：古时青年男子自称的谦词。
㉕ 逡巡：欲行又止的样子。
㉖ 饵药：服药。
㉗ 簪珥：古时女子头上插戴的首饰。
㉘ 神契：神使他们会合。也可理解为精神的契合。

梦　遗

秦邮①王鼎，字仙湖。为人慷慨有力，广交游。年十八，未娶，妻殒。每远游，恒经岁不返。兄鼐，江北名士，友于甚笃②。劝弟勿游，将为择偶。生不听。命舟抵镇江访友。友他出，因税居于逆旅阁上。江水澄波，金山在目，心甚快之。

次日，友人来请生移居，辞不去。居半月余，夜梦女郎，年可十四五，容华端妙，上床与合，既寤而遗。颇怪之，亦以为偶③。入夜，又梦之。如是三四夜。心大异，不敢息烛，身虽偃卧，惕然自警。才交睫，梦女复来。方狎，忽自惊寤。急开目，则少女如仙，俨然犹在抱也。见生醒，颇自愧怯。生虽知非人，意亦甚得，无暇问讯，真与驰骤。女若不堪，曰："狂暴如此，无怪人不敢明告也。"生始诘之。答云："妾，伍氏秋月。先父名儒，邃于《易》数。常珍爱妾，但言不永寿，故不许字人。后十五岁果夭殁。即攒瘞阁东，令与地平。亦无冢志，惟立片石于棺侧曰：'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今已三十年，君适至。心喜，亟欲自荐，寸心羞怯，故假之梦寐耳。'王亦喜，复求讫事。曰："妾少须阳气，欲求复生；实

不禁此风雨。后日好合无限，何必今宵！”遂起而去。次夕，复至。坐对笑谑，欢若生平。灭烛登床，无异生人。但女既起，则遗泄流离，沾染茵褥。

一夕，明月莹澈，小步庭中，问女：“冥中亦有城郭否？”答曰：“等④耳。冥间城府，不在此处，去此可三四里，但以夜为昼。”问：“生人能见之否？”答云：“亦可。”生请往观，女诺之。乘月去。女飘忽若风，王极力追随。欻至一处，女言：“不远矣。”王瞻望殊罔所见。女以唾涂其两眦，启之，明倍于常，视夜色不殊白昼。顿见雉堞在杳霭中⑤，路上行人如趋墟市⑥。俄，二皂⑦执三四人过，末一人怪类其兄。趋近之，果兄。骇问：“兄那得来？”兄见生，潸然零涕，言：“自不知何事，强被拘囚。”王怒曰：“我兄秉礼君子，何至缧绁⑧如此！”便请二皂，幸且宽释。皂不肯，殊大傲睨。生恚欲与争。兄止之曰：“此是官命，亦合奉法。但余乏用度，索贿良苦；弟归，宜措置。”生把兄臂，哭失声。皂怒，猛掣项索，兄顿颠蹶。生见之，忿火填胸，不能制止，即解佩刀，立决皂首。一皂喊嘶，生又决之。女大惊曰：“杀官使，罪不宥！迟则祸及。请即觅舟北发。归家，勿摘提旛⑨，杜门⑩绝出入，七日，保无虑也。”

王乃挽兄，夜买小舟，火急北渡。归见吊客在门，知兄果死。闭门下钥，始入。视兄，已渺⑪；入室，则亡者已苏，便呼：“饿死矣！可急备汤饼。”时死已二日，家人尽骇。生乃备言其故。七日，启关，去丧旛，人始知其复苏。亲友集问，但伪对之。

转思秋月，想念颇烦。遂复南下，至旧阁，秉烛久待，女竟不至。蒙胧欲寝，见一妇人来，曰：“秋月小娘子致意郎君：前以公役被杀，凶犯逃亡，捉得娘子去。见在监押，押役遇之虐。日日盼郎君，当谋作经纪⑫。”王悲愤，便从妇去。至一城都，入西郭，指一门，曰：“小娘子暂寄此间。”王入，见房舍颇繁，寄顿囚犯甚多，并无秋月。又进一小扉，斗室中有灯火。王近窗以窥，则秋月坐榻上，掩袖呜泣；二役在侧，撮颐捉履，引以嘲戏。女啼益急。一役挽颈曰：“既为罪犯，尚守贞耶？”王怒，不暇语，持刀直入，一役

一刀，摧斩如麻。篡取女郎而出，幸无觉者。裁至旅舍，蓦然即醒。方怪幻梦之凶，见秋月含睇而立。生惊起曳坐，告之以梦。女曰："真也，非梦也。"生惊曰："且为奈何？"女叹曰："此有定数。妾待月尽⑫，始是生期；今已如此，急何能待。当速发瘗处，载妾同归，日频唤妾名，三日可活。但未满时日，骨软足弱，不能为君任井臼⑭耳。"言已，草草欲出，又返身曰："妾几忘之：冥追若何？生时，父传我符书，言三十年后，可佩夫妇。"乃索笔疾书两符，曰："一君自佩，一粘妾背。"

送之出。志其没处，掘尺许，即见棺木，亦已败腐。侧有小碑，果如女言。发棺视之，女颜色如生。抱入房中，衣裳随风尽化。粘符已，以被褥严裹，负至江滨，呼拢泊舟，伪言妹急病，将送归其家。幸南风大竞，甫晓，已达里门。抱女安置，始告兄嫂。一家惊顾，亦莫敢直言其惑。生启衾，长呼"秋月"，夜则拥尸而寝。日渐温暖，三日竟苏，七日能步。更衣拜嫂，盈盈然神仙不殊。但十步之外，须人而行，不辄随风摇曳，屡欲倾侧。见者以为身有此病，转更增媚。每劝生曰："君罪孽太深，宜积德诵经以忏之。不然，寿恐不永也。"生素不佞佛，至此皈依⑮甚虔。后亦无恙。（出《聊斋志异》卷五，原名《伍秋月》）

【注释】

① 秦邮：即高邮。秦在高邮筑台置邮亭，名之为高邮亭。因高邮亭为秦所置，故亦称"秦邮"。

② 友于甚笃：古人称侍奉父母尽心为"孝"，兄弟和好为"友"。《论语 为政》："友于兄弟。"友于甚笃，言兄弟感情极真挚。

③ 偶：偶然，例外。

④ 等：与人间一样。

⑤ 雉堞：城上的小墙，即有箭孔的城墙垛。杳霭：形容雾气沉沉的样子。

⑥ 墟市：场集，庙会，犹今之集市贸易。

⑦ 皂：隶役，差人。皂，黑色。古时隶役规定穿黑衣，所以称作皂隶、皂衣人，简称作皂。

⑧ 缧绁：同累绁。本是缚犯人的绳索，此处用作动词，捆绑之意。

⑨ 提旛(fān)：丧家挂在门首的白色狭长形旗帜。下文丧旛义同。

⑩ 杜门：闭门。

⑪ 这里说的"兄渺"是说其兄的灵魂不见了，归到尸身上去了。故下面则说"亡者已苏。"

⑫ 谋作经纪：出谋划策的意思。
⑬ 月尽：月底。
⑭ 任井臼：指为丈夫尽主妇的职责。井，汲水。臼，舂米。"任井臼"意与"备箕帚"同。
⑮ 皈依：皈同归。佛教说法：信仰佛法，身心都归向于佛的，叫作皈依。

梦　交

苏州金秀才晋生，才貌清雅。苏春厓进士爱之，招为婿，婚有日矣。金夜梦红衣小鬟引至一处，房舍精雅。最后有圆洞门，指曰："此月宫也，小姐奉候久矣。"俄而一丽人盛妆出，曰："秀才与我有夙缘①，忍舍我别婚他氏乎？"金曰："不敢。"遂携手就寝，备极绸缪②。

嗣后③每夜必梦，欢好倍常，而容颜日悴。举家大惧，即为完姻。苏女亦有容色，秀才爱之如梦中人。嗣后夜间酉戌前与苏氏交，酉戌后与梦中人交④。久之，竟不知何者为真，何者为梦也。其父百般禳解⑤，终夜无效。体本清羸，斫削逾年，成瘵疾而卒。

与梦中女唱和甚多，不能全录，但记其《赠金郎》一绝云："佳偶岂易寻，夺郎如夺彩。幸亏下手强，争先得为快。"（出《子不语》卷二十四，原名《金秀才》）

【注释】

① 夙缘：前世姻缘。
② 绸缪：缠绵。这里形容性行为的亲昵。
③ 嗣后：接下来。
④ 酉戌：夜间的五点到九点这段时间。酉为五点到七点，戌为七点到九点。
⑤ 禳解：向鬼神祈祷以消除灾殃。

狐　淫

吉州庄寿年，号厱斫松。乾隆初年，贡入国学，僦居城北一废园中①。初至时，莘莘茂草，苔茸没阶，荒芜殊甚。庄剪荆辟径，住行李于一轩。居无何，槐黄已届，检点入闱②。庄虽名宿，而花样

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绷孩儿③，郁愤成疴。延至春，委顿床第，佣奴呆钝，不胜薪水之任。所善同业邱生，亦同伤眊臊者④，怜庄老病，携一童并襆被就伴之，朝暮相对，颇慰寂寥。

邱固少年，每拥衾裯，不无冥想。时际仲春，池草重青，园花半茁。薄暮，于轩东独步，瞥见一女子，年可破瓜⑤，翠裙红袖，艳莫与京，向邱嫣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伫视，形如木鸡，第疑为邻女，罔敢挑达。女寻逾垝垣而逝。

邱归轩语庄："人言京师妇女，妆束丑怪，既无旗人大方之度，又无南方袅娜之风。乃弟之所见，实有神仙其人者，妆束皆意想不到。今而后知人言之不足信也。"庄曰："否！否！子有见而佳者，皆非土著也。譬如今科乡试榜下，其魁卷之堪诵一过者甚少，究其实，顺天⑥籍贯者有几人哉？"邱大笑。

入夜，邱寤寐反侧，朦胧间，女子倏至，遂嘗腾如醉，相与交媾，猥亵之声四彻。庄惊觉，侧耳听之，不禁精遗满席。次日天晓，而邱起尤晏，朝食顿减，举动不时。庄诘其夜来何事，邱秘而不宣。庄大疑，夜假寐伺之。二更后，声作枕畔，亵语入耳喁喁，精又大泄。邱亦日就疲惫。庄询之，犹不吐实。庄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异乡，家人系念，岂不甚殷⑦？奈何以数千里外之身，致之狐鬼？君少年，庶几不患。仆老矣，安能拚将涸之精，为君夜夜遗也？"邱惭谢曰："君言药石也，敢不拜嘉。如渠⑧再至，当痛绝之。"是夕女不至，邱诩于庄，庄亦心喜。

适同监涪州刘生，精岐黄术⑨，偶过庄，惊曰："君何病之深也！"诊之，错愕良久，曰："君年望六⑩，那得有遗精症，岂其为狐鬼所蠱乎？"庄神之，即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刘亦诊之，怃然曰："此狐祟，非鬼也，无药可医。城南有穆萨嘛者，可延至，使驱之。"庄问："穆萨嘛何如人也？"刘曰："厢白旗⑪蒙古人也，为羽林军。萨嘛者，译言巫觋也。"庄敬诺，浼邱僮往邀之。穆迫于官役，约三日后甫得来。庄引领望之。

漏三下，女子复至，责邱曰："君何信刘监生语？"邱曰："使人

召穆，庄为政，己不与⑫焉。”女忿然以两手捧邱之颊而接吻，曰：“我即死，汝岂能独生耶？”即以舌启唇而吸之，飏飏然气出如缕，心茫茫无所凭。女更加力吸之，邱觉丹田痛如刀割，五内欲裂。庄闻邱帐内撼摇，连呼“邱兄”，不应。知其有异，急叫二僮起，照邱已昏绝，白身僵卧。喧救一饷，始醒。持庄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将就馁于异乡矣。”庄大恚，向空嫚骂，招邱同榻。

三日，复使延穆，穆果至。邻人观者如堵。穆冠兜鍪⑬，腰金铃，挝鼓冬冬，口诵神咒，绕园而走。至园后废楼前，瞋目仰视。旋弃鼓，捉铁叉趋步登梯，若有所逐。至墙角，极力叉之，闻哔哔之声，如犬之被挞然。设鼎镬，提叉烹之。咸见一黑狐，大如獾，脱肠而死。穆炙肉焚皮，取心烧之，研为末，服邱及庄而去。怪遂绝，二人病亦寻瘳。踵门谢赠，穆不受，订交而别。（出《夜谈随录》卷三，原名《庄厮松》）

【注释】

① 乾隆(1736—1795)：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贡入国学：指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太学）肄业。僦：租赁。

② 槐黄：唐李洵《秦中岁时记》：“进士下第，当年七月复献新文，求拔解，曰：‘槐花黄，举子忙。’”因以槐花黄指举子忙于科举考试的季节。闱：考试地点。

③ 坎壈(kǎnlǎn)：困顿，不得志。倒绷孩儿：方言。比喻对素所熟习的事一时失手。事出宋魏泰《东轩笔录》：晏殊劝举试的苗振稍加温习，苗振率然对曰：“岂有三十年为老娘，而倒褥孩儿者乎？”老娘指接生婆，倒绷孩儿则说接错了生。绷通褥。

④ 眊瞀：失意，烦恼。

⑤ 破瓜：瓜字可分剖成二八字，故诗文中戏称十六岁女子为破瓜之年。

⑥ 顺天：府名，治所在今北京市。

⑦ 殷：殷忧，深深的忧虑。岂不甚殷：难道不使人感到深深的忧虑？

⑧ 渠：第三人称代词，指“她”。

⑨ 岐黄术：岐伯及黄帝，相传为医家之祖。后因以岐黄术为中医学术的代称。

⑩ 望六：接近六十岁。

⑪ 厢白旗：清太祖努尔哈赤创立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又增立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后又将所统治的蒙古人和汉人编为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厢白旗当为蒙古八旗之一。

⑫ 庄为政，己不与：庄厮松作主召请穆萨嘛，自己没有参与。

⑬ 兜鍪：战士戴的头盔。古称胄，秦汉以后叫兜鍪。

玉镜夫人

临淄王友直善摴蒱①，一掷百万，无少负，以是裕其家，称巨富焉。中年弃其博具，遨游江海间，豪侠自喜，忧人之忧，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拟之。

甲子夏，挟资万缗，将适闽越②。舟次洞庭，阻风不得进，泊于湖干，抱闷者数日。一夕，阴晦异常，秉烛独坐。夜将半，思欲就寝，忽闻骰声清越，恍在邻舟，心为之一动。方将命人伺听，俄有二青衣，齿稚容秀，直入舱中，启曰："家主君长夜无聊，敬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诘主人伊谁，对曰："相见自知，无敢泄。"王素乐此，欣然从之。甫出舱，昏濛无所见，青衣亦不索烛，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觉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软若脂，视之苦不能辨；而耳畔汹汹，俨有波涛之状。王心讶焉。良久，至一处，灯火荧煌，则已舍舟就陆，且有宅第如王侯，闬闳③高大，栋宇巍峨，而声从中来，即向之所闻也。

甫及门屏，青衣入报。有顷，即驰白曰："主君来肃客④。"旋见有贵官四人，状如世所图之神像，直前迎逛曰："萍水相遭，他乡无事，愿与君为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无畏心。众延王入，揖让至庭，视其居华美富丽，不可名状。咸逊王以宾席⑤，辞而后坐。茗已，展询官阀，首坐一人答曰："言恐震惊，不穀⑥实鄱阳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长。因朝洞庭盟主，适遇公出，淹留于此两日矣。今夕月暗云阴，抑郁弗快，闻君素饶豪兴，故不嫌造次，命仆奉屈。倘不以人神路殊而拒之，实为厚幸。"王愕然，亟起而逊谢曰："草莽愚夫，尘浊下士，恐不足当此宠遇。"言讫再拜，三君亦各致款曲。鄱阳君即命左右布局，曰："佳会难逢，良宵易短，不可以久迟豪举。"于是坐而共博。

王之采兴甚高，四君之筹马悉为所夺。天将五夜，王前后已致金钱十数万。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玉钩来！"左右进一物，王

睨之，雪色莹然，长近尺许，形如倒垂之莲，甫出棂，光照一室。王知为藏珍，意甚歆羡。四君乃笑谓王曰："此宝值并连城，愿借一战，以决雌雄。"王亦笑而应之曰："诺。"既而大亏，王乃变色。金钱复归四君，王遂奋然曰："某舟中余资万缗，请以之为诸君寿。即以此钩为的，再合一围。"四君殊不在意，径许之。及掷，五子皆绯，其一旋转于盆。王喝之，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掇其钩曰："辱承厚贶，他物吾无所须也。"乃辞归。四君皆失色。时已昧爽，不得已而听其行。王出，二青衣仍来相送，谓王曰："君所得者，至宝也。若过越水，恐为玉镜夫人所攫，切宜慎之。"王颔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梦寤。明日解缆而行，亦殊无他异。

王入浙省，将渡苕溪，因忆青衣之言，珍藏其钩。至夜，忽丧其宝。乃大恚，询之楫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载宝过者，必为所取。"王益大忿。比至祠前，盛气而入。睹之，殿宇修整，虽湫隘，轮奂异常⑦。中庑祀一女像，冠翡翠，衣云霓，貌绝妖冶。读其碑记，惟叙其精灵，不著姓氏。窃疑青衣之妄。继得古碑一通，文皆漫灭，而"玉镜"二字尚可识，因悟为古之名号，今特概之以水仙耳。乃诣其位前，长揖而数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卫行人，禁暴客，靖共厥职。今乃昧于不贪为宝，而轻匿吾珍，殊非正直之道。兹与汝商：果好此，请与子博，胜则将去，予亦非鄙吝者。倘不予听，当诉尔于上帝，毁尔躯，火尔宇，以正贪冒之罪。尔亦宜引义自决，勿致噬脐⑧！"祝毕，宿于祠内，坚不出，从人无如之何，遂听之。

王在梦中，觉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甚，将绳汝以法，何卧为！"王睨之，则一女奴，年仅破瓜，容绝美，曼立于前，笑语相属。王徐起整衣曰："予正思谒夫人诘真盗，岂无心鼾睡者！"反浼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导之。曲折数重，金碧辉映。有一厅，帘垂及地。女官十余人，皆紫衣森立堦下。见王，即通曰："窃钩者至矣。"王怒其言，瞋目叱曰："谁谓而公盗者！"语未竟，帘内即嘤宁言曰："汝甚无赖。此宝藏余宫中，历有年所，洛神汉女，皆所稔知。数月前忽失

所在，岂其不翼而能飞？昨者物自珠还，余不究汝胠箧之罪亦幸已，犹敢狂言相渎耶！”王愈不服，大哗曰：“余以一舟之资，质于太湖君，始获此宝。汝言乃真无赖耳。”帘内闻之默然，徐曰：“据汝祝词，以博自许。余亦擅长于此，即与子角采⑨，何如？”王喜曰：“愿之。虽然，将何以为值？”帘内笑曰：“负则以钩还，汝复何言？”王又艴然曰：“钩为余钩，汝悍不还，今又以此与余赌。余胜则仅得故物，汝负则莫损纤毫。岂以黄口儿视我乎！”帘内沉思良久，乃曰：“余技素精，随子所欲，即以之相当，其可耶？”王悦，始拜谢而诺。帘内又询王所欲。王见夫人像，久动于中，嗫嚅曰：“一言唐突，幸无见怒。余阅人綦⑩多，从无如夫人之丽者；倘得幸胜，愿以金屋贮玉人⑪，他无所欲。”言未已，左右女官俱娇音叱之曰：“何太无状！”王言笑自若。帘内遽曰：“此中或有夙缘，汝曹毋为我虑。”乃谓王曰：“欲则听汝，博须任余，汝不可争执。”王负其技，坦然从之。

厅上即命卷帘，延王入。王视夫人，较之土木者尤为动目⑫，益欣悦。夫人逊王坐，随出玉钩置案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为月，四为星，三掷皆然，始为全胜；否则玉钩不能还，且治汝媟嫚之罪。”王无难色，即请夫人先。夫人约骰于掬，手色与玉盆相映，划然有声，群婢大噪，果如向之所云。王谓幸中，犹未动心。再掷，复然，气亦少怯。及三掷，有月无星，一子犹旋转未定，夫人将喝之，王遽从旁大呼曰：“六！”已而果余其二。夫人则粉黛汗淫，娇羞无以自主矣。不得已，以骰付王。王已志满气盈，三索皆合五数。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星将从月，此中岂真有夙缘耶！”径舍己席，引身与夫人偕坐。夫人腼腆不胜，因呼女官语之曰：“予以一念之贪，堕落色界，今将从郎去，不得仍莅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别委长吏，庶几无废事！”言已，与王携手行，其属皆涕泣从之。甫数武，夫人告王曰：“妾不敢见他人，恐招疑怪。君亟归舟，见渡头一片石，其圆如镜、其洁如玉者，即我也。君掇置床头，夜深妾自来荐枕，决不后期。”王信之。夫人以玉钩与王，且击其背，王顿寤。反侧欠伸，身犹在庑下。张眸瞻视，花影西斜，夕阳将下。

亟返舟，索诸水次，得一石，形迹果异，秘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遄发，视之，夫人早立于榻前，以纤指掠鬓，羞态可掬，曰："输身者至矣。"王欢然亟起，与之解衣，挽以共卧。是夕备极缱绻。王因叩以玉钩本末。答曰："渠⑬与妾实同类也。渠主霅溪，妾主苕溪，俱为上帝所命。客岁仲春⑭，渠出游戏，偶遭南海小郎子，两心相悦，遂成姻契，荒淫于水宅。龙性未驯，洪波大作，淹毙无辜数命。太湖君闻而劾之，九阍震怒，命以雷火焚之，还其本元。太湖君乃留而玩好。前闻归君，妾甚欣幸，意将摄之去，再加锻炼，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深信。夫人令置玉钩于帷中，远而望之，若绝代丽人；近而就之，则依然一玉。始知其言非诬。自此一镜一钩，朝夕在侧。

远游将返，夫人忽告王曰："鄱阳君已请帝命，令君总摄越溪，寿不永矣。"王翌日果病。遗命以二物殉葬，竟卒于溪之左侧。从人如其命，合葬焉。　（出《萤窗异草》初编卷一）

【注释】

① 摴(chū)蒱(pú)：博戏名。汉马融有《摴蒱赋》，晋代尤为盛行。以掷骰决胜负，得采有卢、雉、犊、白等称。看掷得的骰色而定。骰的制作久已失传。后来泛称赌博曰摴蒱。

② 缗：穿钱用的绳子，后用作量词，每串一千文。闽越：闽，福建；越，浙江东部。

③ 闬闳：门墙。

④ 肃客：恭敬地引进客人。

⑤ 咸逊王以宾席：所有人都谦逊地让王坐在贵宾席上。

⑥ 不穀：古代侯王自称的谦词。

⑦ 湫隘(jiǎo'ài)：低洼狭小。轮奂：华美璀灿。

⑧ 引义自决：根据正义自行裁决。噬脐：自噬腹脐，比喻后悔无及。

⑨ 角采：角(jué)，竞赛、赌博。采，赌博所得之物。角采犹言赌博。

⑩ 綦：极。

⑪ 金屋贮玉人：即金屋藏娇。事出《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长公主嫖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不？'胶东王曰：'欲得妇。'长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问曰：'阿娇好不？'于是乃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汉武帝刘彻，初封胶东王。

⑫ 土木者：指王生先在祠中看到的玉镜夫人的塑像。

⑬ 渠：指玉钩。

⑭ 客岁：客，过去的。客岁即去年。仲春：春季的第二个月，农历二月。

死亡梦

这辑死亡梦故事大致按类别编排。

初篇也是较古老的《骷髅见梦》选自《庄子》，是一篇与以下诸篇情调迥异的作品，其意不在颂扬生，而在颂扬死。生有人生诸种累赘，而死则是全面解脱；当庄子欲使骷髅复活，骨肉肌肤时却遭到断然拒绝，以为是"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可惜这种似乎达观的崇死厌生之说未得世人信任。

继之连续数篇畅叙死亡哀怨，且尤以悼亡诗见意。《声伯梦琼瑰》悲伤凄唳，惧死的声伯终因占梦而卒。《梦友赋诗》梦亡友以诗作死别，《寒食诗》梦中赋诗者为素未相识之人，但其死亡预示仍很灵验。《红笺诗》、《韦检梦姬》、《海棠梦》均为男女生离死别之作，自然有无尽愁怨萦系其中，令人声泪俱下，万念皆非。《小红琴》是一怪诞的死亡梦征故事，"小红琴"、善弈小囊"小红"和"扬州十里小红桥"三事连缀成篇，令人猜不破死亡征兆的奥秘，空余叹惋而已。

《李憩登仙》、《成佛梦》等为死亡的另一种预告：羽化登仙。或许出于古人对死亡的极度恐惧，他们以此来缓冲这种恐惧。人们的死灭，于是消解为他们结束了被贬尘世的短暂停留，重回天庭去过他们沉静而永恒的生活去了。正如《西门侍郎》中所说的："何时再步烟霞外，皓齿青童已扫厅。"而这，正是中国人所极其仰慕的。

再下选录的多为各种各样的死亡梦释故事。《大还梦》、《臼中炊》、《巨筛梦》等取梦象解释法，阐释者从梦象中演绎出死亡的含义。《人上山为凶》、《九十卒字》取析字解梦法，自然更多牵强附会。其他一些死亡预示故事，根本就无法索解，或许是天机的不可泄露，直到有梦征到来，人临死地的那一天，才突然显然梦的解法。《墓序梦》、《中吕梦》尤其如此，这类苦心孤诣的构想当然是古人怀

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出于对造物玄机的一种痛苦而纳闷的揣测！

骷髅见梦

庄子之楚，见空骷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①，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②？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③？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④？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⑤？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⑥？"于是语卒，援骷髅，枕而卧。夜半，骷髅见梦曰："子之谈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⑦？"庄子曰："然。"骷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⑧。"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⑨？"骷髅深瞈蹙頞⑩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出《庄子·至乐篇》）

【注释】

① 之：去。髐然有形：干枯而形状完整。撽：击打。马捶：马杖。
② 贪生失理：贪图生命而违背常理。而为此乎？从而弄得这个样子吗？以下铺叙骷髅因贪生失理而亡的几种情形。
③ 死于亡国之事或被斧钺刀枪所诛死。
④ 因为不善的行为，害怕给父母妻子丢丑而自戕。
⑤ 死于饥寒交迫。
⑥ 衰老至死。春秋：指年龄。
⑦ 生人之累：活着的人的包袱。死之说：说死；与上面的"论生"相对。
⑧ 四时之事：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从然：从容自如的样子。南面王：古代以坐北朝南为尊位，故天子诸侯见群臣皆南面而坐，因称南面王。
⑨ 司命：掌人生死的神。复生子形：再生你的外貌外形。骨肉肌肤：使你再长骨长肉长肌肤。反：还。闾里：乡亲邻居。知识：知识学问。
⑩ 深瞈〔pín〕：同"颦"，紧皱眉头。蹙頞：耸动鼻子。頞〔è〕，鼻梁。

声伯梦琼瑰

初，声伯梦涉洹①，或与己琼瑰，食之，泣而为琼瑰，盈其怀②。从而歌之曰："济③洹之水，赠我以琼瑰。归乎归乎，琼瑰盈吾怀

乎!"惧不敢占也④。还自郑，壬申，至于狸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无伤也⑤。"言之，之莫而卒⑥。（出《左传·成公十七年》）

【注释】

① 声伯：即公孙婴齐，又称仲婴齐，谥声伯。洹：洹水，即今之安阳河。
② 或：有人。琼瑰：即《诗经》中的"琼琚"、"琼瑶"、"琼玖"。琼瑰是用比玉差些的美石制作的石珠。泣而为琼瑰，盈其怀：哭出来的泪水化为石珠，盈满了怀。
③ 济：渡。
④ 古人死后，口含石珠。声伯疑为凶梦，不敢卜问。
⑤ 众繁：跟随他的从属众多。这句说：先怀疑是凶梦，现追随他的人数众多，且有三年了，可能琼瑰满怀应验于此，故占说这个梦没有祸害了。
⑥ 之莫：至暮。说梦后，到天黑他便死去了。

梦三马

吴时，嘉兴徐伯始病，使道士吕石安神座①。石有弟子戴本、王思二人，居住海盐，伯始迎之，以助②。石昼卧，梦上天北斗门下，见外鞍马三匹，云："明日当以一迎石，一迎本，一迎思。"石梦觉，语本、思云："如此，死期至③。可急还，与家别。"不卒事④而去。伯始怪而留之。曰："惧不得见家也。"间一日⑤，三人同时死。（出《搜神记》卷十，原名《吕石梦》）

【注释】

① 安神座：一种祛除疾病的方术。古人以为疾病是人的神魂出了窍或迷路不得归返，故以方术使它归来，安置于身。
② 此句是说：吕安叫回他的两位弟子帮助作法。
③ 汉魏之际，我国尚未形成系统的地狱概念，以为天上的"北斗注死，南斗注生"。故石梦见上北斗门，见三匹马将迎他师徒三人，便以为是预示他们的死期了。
④ 不卒事：没有办完事。
⑤ 间一日：隔了一天。

梦友赋诗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①。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

缑山②。时元明梦友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③。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④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太平广记》卷二七七，原名《卢元明》）

【注释】

① 中书侍郎：官名，中书省长官的副职。
② 孝帝：北魏孝武帝拓跋脩。永熙：孝武帝年号(532—534)。洛东：洛阳之东。
③ 性不狎俗，旅寄人间：天性不喜与流俗亲近，把此生看作暂时地在人间旅游寄居。
④ 寻：寻索。

寒食诗

枝江①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②，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太和③八年，省躬昼寝，忽梦一人自言当家④，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⑤。"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原名《张省躬》）

【注释】

① 枝江：县名，属湖北省。
② 下第：没有考中。
③ 太和：唐文宗李昂年号(827—835)。
④ 当家：犹本家，同姓。
⑤ 戚戚：悲伤的样子。百年色：陈旧颓坏的面貌。寒食：节名，清明前一天。古人从这一天起，三天不生火做饭，所以叫寒食。

红笺梦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①，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②。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

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③。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原名《崔嘏》）

【注释】

① 中书舍人：官名，中书省的属官。掌管诏令、侍从、宣旨、接纳上奏文表等事。嘏，音〔gǔ〕，又读〔jiǎ〕。

② 兵马使：军队的传信人。勾当：处理，办理。障车：唐人婚嫁，俟新妇至，众人拥门塞巷，使车无法行走，称为障车。

③ 他：他（她）当指崔嘏未来的妻子。理管弦：弹奏管弦，喻指夫妻和睦恩爱，因又叫作琴瑟和谐。

韦检梦姬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①，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②，涕泪潸然，当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朦朦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后更梦姬曰："即遂相见③。"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④。"后果即世，皆符兆。（出《太平广记》卷二七九，原名《韦检》）

【注释】

① 宝剑化龙：古化传说神龙和宝剑可以互相变化。碧落：天空。此句喻指美姬的精魂如宝剑化龙去了天空。

② 修短：寿命不长。箕帚：指家内洒扫之事。《国语·吴》："勾践请盟：一介嫡女，执箕帚以晐姓于王宫；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随诸御。"后因以箕帚为妻的代称。

③ 即遂相见：立即就要相互见面了。这句为梦中死亡预告。

④ 凫：野鸭。此句意为：即便金银作的鸭子也要化为灰烬。形容时间流逝的无情和有力。

海棠梦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①，止于县楼上。醉后，梦其妻取笔砚，箧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②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③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诗。视箧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及鄂岳④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瘞⑤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瘞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瘞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原名《苏检》）

【注释】

① 同州：汉代左冯翊地，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改为同州。地在今陕西大荔县。澄城：县名，属陕西省。
② 楚水：一名乳水，在陕西商县南。
③ 金陵：吴地，今江苏南京市。
④ 鄂岳：鄂，今湖北省。鄂岳泛指鄂地山岳。
⑤ 瘞：埋葬。

小红琴

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于绍兴①戊午，敏悟多艺，能琴棋、卜筮、音律、射医，无所不妙解。有琴一张，绝佳，殊自宝惜。自起居舍人出牧淮西②，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三矣。在乡里梦一道士，霞裾云颠，气拂霄汉③。才见，即与之琴，王惊喜捧玩，乃己物也，笑谢之曰："是吾家所藏，何必尔。"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识其意。"因覆琴底龙池④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纪之年，事在小

红。”方拟扣其旨而寤，漫书于策，亦不复省录。

绍熙壬子，自泸南召选为宗正少卿，从牙僧⑤得一善弈小鬟，问在家时名为何，曰：“小红也。”猛忆昔梦，而相去恰一纪。鬟既工于技，又能七弦，遂倍常价买之，而畀以所宝者，嬖宠甚至。才两月，被命使金国，王固精五行，以是岁运限冲击⑥，不愿往，辞之再三不获。至七月七日，乃出国门。到姑苏，疽发背间，至京口浸剧，未及扬州十里而卒。临终遗言报其家，使即遣鬟归父母处。淮人谚云：“扬州十里小红桥。”又与梦合。

初在泸南，好激赏兵卒，浸淫无艺⑦，其去也，府藏为之枵空。后政张孝芳不能继，每从馈减，坐此遭奇祸⑧。淮、蜀东西数千里，而两人之亡皆七月十二日。吁，亦异矣哉！（出《夷坚支乙》卷四）

【注释】

① 绍兴：宋高宗赵构年号(1131—1162)。
② 起居舍人：官名。掌管王室起居饮食的官人。牧淮西：出任淮西的官长。
③ 霞裾云颜〔jiāo〕：霞裾：彩霞作的衣裳。云颜：像云彩那样明亮。气拂霄汉：气宇轩昂，拂扫霄汉之意。
④ 龙池：琴底孔眼，上曰龙池，下曰凤沼。
⑤ 牙侩：犹牙人。旧时集市贸易中以介绍买卖为业的人。
⑥ 是岁：这年。运限冲击：犹言运数不佳，是凶年。
⑦ 浸淫：浸，渐渐的；淫：放纵无度。无艺：没有准则，限度。
⑧ 坐此：因此，因这个原因。

纵欲必亡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①，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②，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③。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④，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⑤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⑥，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

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原名《李捐云》）

【注释】

① 诞率轻肆：荒诞、随意、轻率、放肆。
② 悉：全、都。被发肉袒：披头散发，全身赤裸。
③ 大畏恶：十分害怕、厌恶。
④ 持：把持，唸习。《金刚经》：佛经名，《金刚般若经》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略称。般若，意为智慧；波罗蜜，意为渡彼岸。般若之体，其常清净，不变不移，譬如金刚之坚实。
⑤ 滋：多。
⑥ 上巳：农历每月上旬的巳日。三月上巳，为古代节日。

李憩登仙

凉武公① 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郓②，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煞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③. 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④，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原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言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由⑤ 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

时人以仁恕端悫⑥ 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玄怪录》卷一，原名《凉国武公李憩》）

【注释】

① 凉武公：李憩(773—821)，字元亘，临潭人。李晟之子。元和年间，历任数镇节度使。曾平定吴元济叛乱，因功封凉国公。后又共破李师道军，任昭义、魏博等镇节度使。卒谥武。

② 擒蔡：指李愬于元和十一年（816）克蔡州，生擒叛将吴元济。破郓：元和十三年（818），李愬等人攻破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盘据的郓城（今山东郓城县）。

③ 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魏博：方镇名，治所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左仆射：官名。尚书省尚书令的佐官，分左、右仆射。至唐，唐太宗因任尚书令，遂废此职，左、右仆射为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并为宰相。平章事：官名。此职始于唐代。唐中叶以后，凡实际任宰相之职者，必在其本官外加同平章事衔称。意即共同议政。

④ 耸辔：耸动或挥动马缰。排：排行，也形容车队的众多，有气势。金阙：天上的宫阙。轩：车舆的借代。汉：云汉，即天河。槎：竹木编成的筏。此指仙槎。事见张华《博物志》卷三："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

⑤ 由：犹，尚且。

⑥ 端悫〔què〕：端正诚笃仁厚。

成佛梦

御史中丞薛存诚①，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②。未期，复亚台长③。宪阁清严④，尘俗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数月，阍吏⑤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妖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⑥，缘误与天下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问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卷一，原名《薛中丞存诚》）

【注释】

① 薛存诚：字资明，河东人。累官侍御史、给事中、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佐官，掌图书、档案，纠察百官。唐时御史大夫往往缺位，中丞常代行御史大夫职。

② 台丞：御史台属官。薛存诚时任侍御史，故称台丞。给事中：门下省要职，掌驳正政令之违失。

③ 亚台长：唐时称御史台为亚台。此亚台长指薛存诚任御史中丞，因代行御史大夫职，故称。

④ 宪阁：即御史府，又称宪台。

⑤ 阍吏：守门的小吏。
⑥ 须弥山：古印度传说中的海中山名，日月环绕此山出没，三层诸天也依山层层建立。佛教采用了这种说法。罗汉：释迦弟子，据说有十六人；又说有五百人。大德：佛教对佛门弟子的尊称，梵语为"婆檀陀"。

灵芝宫

王平甫在朝，一夕梦至水殿，榜曰"灵芝宫"。邀平甫曰："欲与之俱往。"有人隔水止之曰："时未至，他日迎之。"平甫恍然梦觉，禁中①已鸣钟矣。平甫每自负，为诗曰："万顷波涛木叶飞②，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③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后四年，平甫卒。（出《东轩笔录》）

【注释】

① 禁中：皇帝宫中称禁中，言门户有禁，非侍卫及通籍之臣，不得入内。
② 木叶：树叶。树叶飞落恰值秋季，正显出萧杀的景象。如《楚辞·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③ 挥毫：挥笔疾书。这里指灵芝宫字体的笔势。

西门侍郎

王素待制①，尝梦至玉京黄阙②。有绀服翠冠者曰："吾东门侍郎，公则西门侍郎。昔以奏牍讦责于世③。"公晚岁思玉京之梦，作诗曰："碧虚④中藏白玉京，梦魂飞入黄金城。何时再步烟霞外⑤，皓齿青童已扫厅。"（出《古今诗话》）

【注释】

① 待制：制，皇帝诏令。待制为等候诏令。后为官名，宋代各殿阁皆置待制之官。
② 玉京黄阙：指天上的宫阙。
③ 此句说：过去我们因上书晋见的事情被攻讦指责。谪罚到人世来了。
④ 碧虚：天空。 ⑤烟霞外：人烟之外，犹言人世外。

举体火热

张敬儿①妻谓敬儿曰："昔时梦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②中，梦半身热，而君得襄阳令。今复梦举体火热矣。"有奄人闻其言，达之世祖③。少日敬儿伏诛。　（出《南齐书·张敬儿传》）

【注释】

① 张敬儿：南阳冠军人，本名苟儿，南朝宋明帝以其名鄙而改。
② 元徽：南朝宋后废帝刘昱年号(473—476)。
③ 世祖：南朝齐武帝萧赜。

马　梦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①。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②，匐匍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③。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徵也。　（出《王氏闻见》，原名《朱少卿》）

【注释】

① 惊觉访之，寂无影响：惊醒过来去寻找这个人，却没有一点消息。
② 蹶：跌倒。
③ 司农少卿：司农，官名，主管钱粮，为九卿之一，又称大司农。少卿：司农的副职。

"大还"梦

李虚中①将疾，谓其友韩愈曰："吾梦泰山裂，流出赤黄物如

金。”有人曰：“是所谓大还者。”虚中既没，愈追占其梦曰：“山者，艮象。艮为背，裂而流，疽象也。大还者，其去之矣。”（出《韩愈集·李虚中墓志铭》）

【注释】

① 李虚中(762—813)：字长容。唐魏郡人。进士及第，官至殿中侍御史。通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干支，推算寿夭贵贱，信道士长生不死之说。后来星相术士推他为星命说之祖。

臼中饮

江淮有王生者，牓言①解梦。贾客②张瞻将归，梦饮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饮，因无釜③也。”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原名《张瞻》）

【注释】

① 牓言：布告说，告示说。
② 贾客：生意人。因四处奔波寄宿，故称客。
③ 釜：炊具，犹现在的锅。

巨筛梦

王师伐金陵，城将破。或梦女子行空中，以巨筛筛物，散落如豆，著地皆成人。问其故，曰：“此当死于难。”复见一贵人，盛冠服，堕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闻错死① 围城中。后王平甫和“篧”字韵诗云：“当时徐氏擅笔墨，夜围梦堕空中篧②。”谓此。（出《梦占逸旨·器物篇》）

【注释】

① 错死：枉死，死于乱兵中。
② 篧：即筛。大者曰篧，小者曰箄。

雌鹤飞去

欧阳永叔在夷陵①，游姜诗庙，潜祷嗣续②。家人梦一鹤飞来，自云雌鹤。果得女，甚端丽。至八岁，忽梦一鹤飞去，数日女暴卒。（出《见闻杂记》）

【注释】

① 欧阳永叔：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字永叔。夷陵：县名，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
② 潜：暗暗地。祷：祈求。嗣续：后代。

松竹梦

鄱阳任大亨，娶德兴余氏女。庆元① 三年，余得疾，既梦与夫行到一处，四松植列于前，其傍皆茂竹，境趣静雅。驻立谛观，而夫去不顾。觉以语其子之奇云："我梦如是，恐非佳祥。"之奇对曰："吾母久病，兹以获愈。松竹青青，乃寿考无疆之兆，真可喜也。"余氏终疑不释。次年病，竟以正月八日不起，享年五十五。其家葬之于城西二十里外曰青山，与舅姑茔相近，墓下松竹，宛如所云。乃知死生分定，非所能免也。（出《夷坚三志己》卷十，原名《余氏梦松竹》）

【注释】

① 庆元：宋宁宗赵扩年号。

虎　梦

建昌傅梦泉，字子渊，陆象山① 子静高弟也。登科为衡教授，将终任，梦与象山同张钦夫参坐讲学，忽有自外呼曰："傅子渊，汝见大虫② 也无？"傅不答。其人又曰："汝见一个大虫，吓杀你，死了一个女。"言之至于四。傅以其语不根③，怒不自禁，奋起欲搏之，

乃觉。明日，以告诸生，有谄黠者进曰："此殆吉梦。风从虎，非先生将际遇明主，道其兴乎？女子者阴类，凡四言其死，阴渗④其消亡乎！"傅曰："梦泉之意，亦谓是也。"未几，有闽客弄虎者至，傅使呈戏于学中。俄虎病，不能竟其技，十日而毙。又半月，傅尽室苦痢疾，四女相继死，悉如所云。衡山士人周模，时在石鼓书院⑤中，亲见之。（出《夷坚三志辛》卷八，原名《傅子渊虎梦》）

【注释】

① 陆象山(1139—1192)：陆九渊，字子静，宋代哲学家，抚州金溪人。晚年居贵溪之象山讲学，学者称象山先生。
② 大虫：宋代俗语，指老虎。
③ 不根：没有根据。
④ 阴渗：渗，渗气。阴渗指阴类灾害不祥之气。
⑤ 石鼓书院：书院名，在湖南衡阳石鼓山。著名四大书院之一。唐为寻真观，宋至道中于故址建书院。南宋淳熙间重建，朱熹为作记。

人上山为凶

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① 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索纮② 占曰："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果以谋反伏诛。（出《晋书·索纮传》）

【注释】

① 还绕：即环绕。
② 索纮：字叔徽，敦煌（今甘肃敦煌县西）人。史传称他"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后回到乡里，避世而居。他通晓阴阳天文，擅长术数占候，但对一般占卜没有兴趣，惟对占梦来者不拒。

九十卒字

蜀宗正少卿①孟德崇，燕王贻厥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②。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

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琏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③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原名《孟德崇》）

【注释】

① 宗正少卿：官名。宗正，掌管王室亲族事务。少卿为皆官位的副职。
② 脱略：放任，不拘束。傲诞：居傲荒诞。
③ 亚卿：即少卿。

墓序梦

建安人徐国华，宣和中入太学，梦登高楼上。楼悬大金钟，有金甲伟人立钟旁，视徐击钟而言曰："二十七甲。"再击云："官不过员外。"三击云："系七科。"徐瘖而言曰："行必取科甲，官至员外郎①足矣。"因记于牍中，但不能晓七科二十七甲之说。靖康丙午，胡骑攻城，庠序②诸生多被脚气③死，徐亦以是疾终。乡人董纵矩欲葬之东城墓园，而垣中列兆④已无余地，乃与后死者皆瘞于垣外。董以标揭识其处，正居第二十七行之第七穴，归唁其父，因出其手书，则梦中神告，无少差者。（出《夷坚甲志》卷十七，原名《徐国华》）

【注释】

① 员外郎：官名，位居郎中之次。
② 庠序：古代的学校。
③ 脚气：疾病。症状是患者疲劳软弱，小腿沉重，肌肉疼痛萎缩，手足痉挛，头痛，失眠，下肢水肿，心力衰竭等。
④ 列兆：列，陈列。兆：墓地的界域。

伞梦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许亢，坐弃洛口奔溃窜吉阳①。会中原乱，不之贬所，与二子及从卒十余人间关至南康②，不欲与

州郡相闻，但入庐山一小寺栖止。仆因摘园蔬与僧争哄，僧密诣郡告云："遭溃兵行刼，实繁有徒③。"郡守李定信之，即调兵授甲，围其寺，尽缚亢父子并从卒送狱。亢至廷下大呼称枉，且具言平生资历。定曰："岂有曾为监司，所至不出谒而避匿者乎？"谕狱吏研鞫④，不得情，乃遣孔目⑤吏入囚室，阳与好言探迹。具酒同饮，了无盗劫之状。亢仓黄南来，妻妾沦落，告敕不一存，无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长子善占梦，亢语之曰："吾梦父子持繖⑥行雨中，已而大风起，吹三繖皆半裂飞去，是何祥邪？"子泣曰："梦殊不吉，此父子离散为三之象也。"是夕，孔目又来，携酒殽甚盛，与三许剧饮，且满饮属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顷徙两令郎它舍矣。"会罢，各分囚之，过夜半，悉以铁椎击死。

定上奏，自言有除盗之功，未报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内继死，唯孔目独存。（出《夷坚丁志》卷一，原名《许提刑》）

【注释】

① 靖康：宋钦宗赵桓年号。靖康为北宋和南宋的分界线。自宣和七年至靖康二年，北宋的徽钦二帝被金国掳去，王室被迫南移，中原沦入金人之手。北宋爱国名将岳飞因有《满江红》词句："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洛口：地名，洛水入黄河之口，在河南巩县东南，有故城。吉阳：疑为吉水县，属江西省。

② 间关：道路崎岖难行，犹言崎岖展转而至某处。南康：府名。宋太平兴国六年以江西星子县为南康军治。元为南康路，明清为南康府。

③ 刼：同劫。繁：多。有徒：党徒甚多。

④ 研鞫〔jū〕：盘查审问。

⑤ 孔目：官名。掌管文书档案，收贮图书。因事无巨细，一孔一目，无不综理，故称。

⑥ 繖：伞的异体字。

中吕梦

唐寅①，字子畏，应天乡试第一。罹横语坐废②，自吴至闽，诣九仙祈梦③。梦人示"中吕"二字。归示语人，莫之晓也。一日过王鏊家，见壁中揭④东坡《满庭芳》词，下有"中吕"字。寅惊曰："此梦中所见也。"试诵之，有"百年强半，来日苦多"之语。寅果年五十三

而卒。（出《谰言长语》）

【注释】

①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明吴县人。弘治中举于乡，工书画诗文，为“明四家”之一。
② 罹：遭遇，遭受。横语：流言蜚语。坐废：获罪被撤职。
③ 九仙：当为九仙庙。祈梦：祈求梦告未来之事，古人的一种预测活动。
④ 揭：揭贴，张贴。

官职梦

中国有着数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专制社会中，官本位成了社会的核心，因而官职梦是中国人的根本人生愿望的达成。

官职梦中位于人臣极位的宰相梦写得很是显耀，《杨炎捧日》，窦参《半臂梦》，乃至《任调拜相》、《美须梦》、《剃度梦》不是气象恢宏、梦境阔大，便是叙占梦者的巧言令色，极力趋奉。从而深刻地画出中国官场的两极：在位者与臣下；主子与奴才的嘴脸。

官职梦并无既定的梦象，其释解也随释梦者的心理而定。汉蔡茂梦禾三穗取中穗而为中台之象；南朝沈庆之梦引卤簿入厕而有后主之显；隋阳休之登坟冢而位至三公；唐顾琮梦母下体竟有生路，后至宰相；柳宗元梦柳仆地而被贬柳州；等等。足可见出古人在为官举职上的刻苦用心。

然而，官职梦虽主士人进取甚至炙手可热的姿态，但却也有其颓丧心理的折射。唐人潘玠深信“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从而使得那位樊系，放着优阙不上，而偏偏选定梦中合带阳字的陋畿泾阳县尉。至于那些终于违背先前梦告中的初衷，而去拼命钻营官场的士人们（《十段锦》、《官至承仪郎》），都终归受到谴责，枉送了卿卿性命。

为官，奋进；受挫，安于天命——中国官吏们便以梦的借口，在这希望与慰安的帷幕中表演他们的悲喜剧，献上他们终于依样画葫芦的人生阅历。

禾 三 穗

汉蔡茂字子礼，河内怀人也。初在广汉①，梦坐大殿，极②

上有禾三穗，茂取之，得其中穗，辄复失之。以问主簿郭贺③，贺曰："大殿者，官府之形象也；极而有禾，人臣之上禄也；取中穗，是中台④之象也。于字禾⑤，失为秩，虽曰失之，乃所以禄也。衮职有阙⑥，君其补之。"旬月而茂征焉。（出《搜神记》卷十）

【注释】

① 广汉：郡名，汉高祖置，隋初废。
② 极：屋脊的栋梁。
③ 主簿：官名，负责文书簿籍，掌管印鉴，为掾史之首。郭贺：字乔卿，见《后汉书·蔡茂传》。
④ 中台：汉晋以来，用三台象征三公的职位，中台象征司徒或司空。
⑤ 于字：从析字方面来看。析字法是阐释梦象的重要方法之一。
⑥ 衮职：三台之职。阙：空缺。

卤簿入厕

沈庆之，元嘉① 中，尝梦引卤簿入厕中，庆之甚恶入厕之鄙。时有善占梦者为解之曰："君必大富贵，然未在旦夕。"问其故，答云："卤簿固是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③也，知君富贵不在今主矣。"后果中焉。（出《南史·沈庆之传》）

【注释】

① 元嘉：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年号（424—453）。
② 卤簿：古时称天子仪仗为卤簿。
③ 后帝：魏晋以来称厕神为后帝；后帝也指后嗣帝王。这里占梦者将这两层意思联系起来阐释梦象。

登冢梦

阳休之梦黄河北驿道从东往西，道南一冢① 极高大。休之登冢顶，见一铜柱，趺② 为莲花形。休之从西北登柱础上，以手扳柱，柱乃右转。休之咒曰："柱转三匝③，吾至三公。"柱遂转三匝而止。后果验。（出《隋书》）

【注释】

① 冢：坟墓。《说文》："冢，高坟也。"
② 趺：基脚，柱基；也即下面的柱础。
③ 三匝：三圈。

杨炎捧日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①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②；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於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③，遂登相位。果叶④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辑佚）

【注释】

① 陟：登。
② 瞰：向下俯视。人境：人间。杳：远得不见踪影。
③ 周历：遍历。清贯：清贵的官职，指侍从文翰之官。
④ 叶：协，应。

半臂梦

贞元①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於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②久之。因以梦话於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③。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辑佚）

【注释】

① 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785—805)。
② 蹙然：皱眉沉思。
③ 股肱：股，大腿；肱〔gōng〕，胳膊。股肱比喻辅佐得力的臣下。

任调拜相

张相公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①，因奏事称旨②，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独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耗。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③曰："任调拜相。"张惊寤。因思中外初无其人，寻绎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是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④。"张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⑤适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出《集异记》，原名《张镒》)

【注释】

①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守：官吏试职称守。工部：封建时代中央官制六部之一，掌管营造工程事项。判：以高官出任低职称判。这句意为：张镒暂时为以工部尚书兼任度支的职务。
② 称旨：与皇上的旨意正相符合。
③ 抗声：高声。
④ 此句为竭尽心智的释梦：任调即任意调味，其相对之意是饶甜，特别甜。饶甜之物没有超过甘草的，甘草为珍贵之药。珍药为少，其对立面即多。张镒即多的意思，张为张扬扩大，镒为二十四两之多。通过如此拐弯抹角的释梦，这位博学善智者把"任调"二字释成了他舅舅的姓名。
⑤ 白麻：诏书。诏书旧用白纸，唐高宗上元间，以白纸易蠹，改用麻纸。

食万羊

李德裕召僧问休咎①。僧曰："公灾当万里南去，平生当食万羊，今食九千五百矣。"公曰："吾尝梦行晋山，有牧羊者十数辈迎拜曰：'此吾所食羊。吾默识②不以告人也。'旬日有馈羊四百，公惊曰："吾不食之。"僧曰："羊至此已为公有关。"末几，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

司户卒。（出《稽神录》）

【注释】

① 李德裕(787—849)：字文饶，唐赵郡人。历仕宪、穆、敬、文、武诸朝，为李党首领，与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斗争激烈，史称“牛李党争”。武宗时，自淮南节度使入相，执政六年，进太尉，封卫国公。后遭牛党打击，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卒。休咎：犹言命运吉凶。

② 默识：暗暗记住。

寺僧三梦

张文懿为社令①，时出城过村寺。村寺老僧出迎，邂逅过之②，亦必出。文懿怪而诘之，僧曰：“夜梦山神告某，相公至矣。”一日复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谢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为诞，使僧问其所以。夜梦告曰：“长官误断杀牛事，天符已下，不复相矣。”文懿惊骇，省之③。果尝有杀牛事，遂复改之。明日过寺，僧复出曰：“昨夕山神言长官复为相，明日当来，但减算④耳。”后果三入中书。（出《闻奇录》）

【注释】

① 社令：社正，即里正，一里之长。

② 邂逅过之：偶尔经过村寺。

③ 省之：回忆这件事。

④ 减算：算，寿算；减算犹言减寿。

梦母下体

顾琮为补阙①，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②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③？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④。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

《广异记》，原名《顾琮》）

【注释】

① 补阙：官名。唐武后垂拱中置，职务为侍从讽谏。
② 免：免罪。
③ 何吉如之：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
④ 门下侍郎：门下省的副职。失入：判案错误或罪轻罚重。

柳仆地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①，意望录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柳树，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原名《柳宗元》）

【注释】

① 柳宗元（773—819）：唐河东人，字子厚。年轻时参与王叔文为首的政治改革运动，失败后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后改为柳州刺史。柳宗元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山水游记最具盛名，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梦东司

给事中①陈安平子，年满赴选②，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③。"数日，果送吏部。（出张鹭《朝野金载》，原名《陈安平》）

【注释】

① 给事中：官名。秦汉为列侯、将军、谒者等的加官。常在皇帝左右侍从，因执事在殿中，故名。隋于吏部置给事郎，唐属门下省。清代隶属都察院，与御史同为谏官，故又称给谏。
② 赴选：官秩年满，进京听候选派。
③ 东司：唐代建都长安，称洛阳为东都，设置在洛阳的官署总称东司。这里的吏部为东司分司机构之一。

猫卧堂限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①，梦猫儿伏卧于堂限②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犹，犹曰："猫儿者，爪牙也；伏门限者，阃外之事③也。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佥载》，原名《薛季昶》）

【注释】

① 长史：官名，职务颇重，辅佐太守，掌一郡兵马。
② 堂限：限，门槛，堂屋的门槛。
③ 阃外之事：指在外统兵之事。

闻为门中耳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①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②。"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③。仍后贬齐安郡黄冈尉，准敕量移④，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原名《魏仍》）

【注释】

① 铨门：代指选拔官吏的铨部。古代以吏部专司铨选官吏，故称吏部为铨部。
② 注与：登记授与，指选官。畿丞：畿为天子所领之地，京城管辖的地区，这里借指选官的辖区。
③ 唱：高声呼名，犹今之点名。闻喜：县名，属山西省。蕲县：县名，地有大泽乡，陈涉起兵于此，故治在今安徽宿县。
④ 敕：皇帝的诏令。量移：唐宋时，被贬谪远方的人臣，遇赦酌情移近安置，称为量移。

棺　梦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①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②，亦宽慢之官矣。（出《定命录》，原名《赵良器》）

【注释】

① 中书舍人：官名，中书省的佐官。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统领主书、书吏等，分别掌管二十一局的事务。

② 詹事：官名。秦汉始置，秩二千石，掌皇后、太子家事。

出官有梦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①。"与赵自勤同选②，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③，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於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原名《潘玠》）

【注释】

① 此句意为：出身得官，必先有梦的预告。

② 同选：一起等待新的官职的任命。

③ 御史：官名，为王室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拾遗：官名，唐武则天时设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宋改为左右正言。

泾阳尉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第。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①，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更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②，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馀，本铨③更无阙与换。抑令入甲④，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忧阙，不授⑤。异，尚书崔翘之子。遂别求换一阙。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耶，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系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乃泾阳县尉。（出《定命录》，原名《樊系》）

【注释】

① 一注金城县尉：第一次注册登记的官职是金城县尉。
② 嫌：嫌弃，挑选。畿尉：犹言选官的治区。
③ 本铨：指吏部。樊系在吏部选官，故称本铨。
④ 抑令入甲：强迫使他接收官位。
⑤ 东铨：即东选。选官本在京城的吏部举行。唐太宗贞观元年，以岁旱谷贵，命关东应选者集于洛阳，称为东选。泾阳：县名，在今甘肃平凉县。崔异是尚书崔翘之子，泾阳不算肥缺职位，故不受。

奚陟梦茶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馀人，就一厅中吃茶。时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①，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馀纸，以案致笔砚，请押②。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乃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

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③。

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馀公卿家④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⑤，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坐，坐者二十馀人。两瓯缓行，盛⑥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痟疾⑦，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　（出《逸史》，原名《吴陟》）

【注释】

① 二碗行：茶斟过了二遍。
② 此句意为：抱簿书到案桌上，请用笔墨签署。
③ 时俗有品茶的习惯。
④ 余公卿家：其他的公卿家里。
⑤ 风炉：茶具。陆羽《茶经》中："风炉，以铜铁铸之，如古鼎形。"越瓯：瓯，饮具。越地所产的饮器。碗托：犹今之茶盘。角匕：匕，小勺子。兽角制作的小勺子。
⑥ 盛：斟茶的多少。
⑦ 痟疾：渴病。

夜舟鬼告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①好学，尝从其叔父。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偏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②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偏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③。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④。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⑤，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⑥仆射。竟卒于任。　（出《稽神录》，原名《何致雍》）

【注释】

① 爽俊：爽朗俊逸。
② 仆射：官名。汉建始元年置尚书五人，以一人为仆射；汉末分置左右仆射。唐宋左右仆射为宰相之职。宋以后废。
③ 从知湖南：跟从湖南知府。节度判官：节度使属官。二人，分判仓曹、兵曹、骑曹、胄曹事。
④ 楚王殷自称尊号：唐末五代十国时期，马殷据湖南，先后被梁国和南唐国封为楚王。后自称帝，建国楚。户部侍郎：官名。户部的副职。
⑤ 马希范：马殷的儿子。嗣立：继位。
⑥ 检校：散官，指诏除而非正名的加官。

三刀梦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①。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②，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③。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疆令俱行。及殷据湖南④，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⑤。（出《稽神录》，原名《江南李令》）

【注释】

① 假秩：暂时代理的官职。
② 束草加首：一束草被加到了头上。
③ 父事令：以父亲的身份来服侍李令。
④ 殷据湖南：马殷占据湖南，称帝建立楚国。事在唐末五代十国期间。
⑤ “荔浦”二字与前梦相协，“荔”为草加首，口含一刀，旁有两刀；“浦”则水旁与入水而行相应。

绯衣梦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①，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

赐绯。敕下，杜丁忧② 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奏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原名《刘檀》）

【注释】

① 评事：官名，隋置，属大理寺，掌平决刑狱。历代因之。倅：副。
② 丁忧：遭父母之丧。

白龙翁

郑内翰① 獬未贵时，常病瘟疫，数日未愈，甚困。俄梦至一处若宫阙，有吏迎谒甚恭。公谓吏曰："吾病甚倦，烦热，思得凉冷，以清其肌。"吏云："以为公澡浴久矣。"吏导公至一室，中有小方池，阔数尺，甃② 以明玉，水光滟滟，以水测之，清冷可爱。公乃坐甃上，引水渥身，俄视两臂已生白鳞，视其影则头角已出。公惊遁去。吏云："玉龙池也。惜乎公不入水，入其水，公当大贵。但露洒而已，不知贵也。幸而公自是白龙翁，虽贵，终不至一品也。"公乃觉，少选③，即汗出。后登弟为天下第一。公为诗戏友人，诗曰："文闱数载作元锋④，变化须知自古同。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须是白龙翁。"郑公平日以文章擅名天下，终难望登庸，议者颇惜⑤。（出《青琐高议·别集》卷七）

【注释】

① 内翰：唐宋称翰林为内翰。
② 甃(zhòu)：井壁。此处用作动词，言浴盆以明玉饰壁。
③ 少选：不久。
④ 文闱：科举考场。元锋：指登第为天下第一事。
⑤ 登庸：皇帝登基，这里指郑氏位至一品官位。议者：议论的人。颇：很。惜：叹惜郑氏未能入池洗浴，终为白龙翁。

美须梦

周必大以燔库藏①，咎为己任，免官就谪所②，往辞妇翁。翁

梦人曰："扫雪迎宰相，而必大适至。"时必大梦至一所，殿上语曰："彼貌虽陋，以帝须与之。"寤而颐③痒，生美须，后入相。时相者莫识其贵，良久捋其须曰："帝王须也。"（出《宋史·周必大传》）

【注释】

① 燔：焚烧。燔库藏犹言仓库失火。
② 谪所：贬谪之处。
③ 颐：脸颊。

"剃度"梦

曹确判度支，有台辅之望①。或②梦剃度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语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③。出家者号剃度也，公替度相矣。"无何，杜相出镇江西，曹果替杜为相。（出《北梦琐言》，原名《曹确》）

【注释】

① 判度支：判，以高官兼低职位称判。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故名度支。台辅：帝王的辅佐，犹言宰相极位。
② 或：有时。
③ 登庸：登人臣极位。

"雨"梦

王校书与徐判官各求邑宰。王梦戴帽雨中行；徐梦行于江间，被霹雳。以问叶光远，叶曰："王未得官。戴帽雨中行，恩泽未沾渥①耳。徐可得官。盖江者，浦也。"徐果授江浦令②。（出《葆先录》）

【注释】

① 沾渥：沾润。这里"雨"比作圣恩。
② 用析字法释徐梦。

十段锦

刘粲民，字光世，衢州人，丞相德初犹子①。少时梦人告云："君仕宦遇中则止。"凡十馀岁，又梦如是者三四。及年五十馀，官至朝议大夫，积年劳不敢求迁秩②，常以语人。其妻数趣③之曰："中散大夫，世俗所谓十段锦④，不隔郊祀任子⑤，利害甚重，梦何足凭，勿信也。"刘不得已，竟自列。命将下，谓其所亲叶黯晦叔曰："中散将至矣，万一如梦，奈何！"受命不两月，诣祖茔拜扫，得疾，一日而卒，寿止五十九。（出《夷坚甲志》卷七，原名《刘粲民官》）

【注释】

① 犹子：兄弟的儿子。
② 迁秩：秩为官俸，迁秩犹言升官。
③ 趣：打趣。
④ 十段锦：又称十样锦。宋人称中散大夫为十样锦，是说中散受十种特殊优待。
⑤ 不隔郊祀：郊祀指王室的重大祭祀活动，不隔郊祀意为不曾中断参与王室的这类活动，即常保官位。任子：传任给儿子。任子即是因父兄的功绩，得保任授予官职的人。

官至承议郎

刘旦，字德远，新城人。绍兴十四年预乡贡，得一梦，不以语人。至三十年登科，踰二纪始改京官，才至奉议郎，不考课①。妻子催迫，姻朋劝勉曰："若执志如此，安得延赏及后人乎？"于是勉自陈，遂转承议。俄遇光尧庆寿，例赐磨勘②，谓从此为员外，只旬月事，殊过望慰喜③。未几，自通判陈州代归④，卒于九江舟中。方无恙时，取所被敕诰缄封之，而书其上曰："俟吾瞑目后可开。"及没后，家人乃启视之。盖述宿梦，言见一异人戒我曰："君仕宦至承议郎即止。"殆是神告，故向来深不愿迁此秩。然赋分既定，惧非人力所能转移，子孙宜用为鉴。闻者以刘为知命，恨其不践初心⑤云。（出《夷坚支甲》卷五，原名《刘承议》）

【注释】

① 考课：考验官吏的成绩，作为其黜陟的标准。
② 例：照例。赐：赐予。磨勘：唐宋时定期勘验官员政绩，以定升迁。这里是说赐予了特殊的升迁机会。
③ 殊：特别。过望慰喜：犹言大喜过望。
④ 自通判陈州代归：自代陈州通判归。陈州：府名，在今河南周口地区。
⑤ 不践初心：没有坚持实行最初的打算。

科举梦

科举预言梦产生较晚，它随中国所特有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而产生，始于唐，兴于宋，延续到明清。科举仕进是封建时代文人士大夫谋取官职，挤身上层社会的必由之路，正如谣谚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因此，自唐以来，考中科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人生欲望，其他欲望都可从中产生出来，得到满足；因也难怪数十年寒窗苦读的举子们对此梦寐以求。

科举梦有其特定的主题：改名梦与破题梦。姓名对举子有着极神秘的意味，似乎上天只保佑某个姓名高中而不及其他。宋人豆卢署原名“辅贞”，改名为“署”则终于高中，惊喜之余辟梦地为“征梦亭”。谢子肃改名“深甫”果然大吉，中举而官至高位。黄溥梦神告改名“Pǔ”，因同音字多而不知哪个字，后借别人梦说从水才确定为“溥”字，于是中选。破题梦则为神助举子猜破试题，詹烨兄弟梦神告而以答卷“擅场”；钟世若则因鬼告题旨而成“冠场”之作。清人的“铸文局”更可说是修改考卷的天下奇想。

科举梦占释多为析字法，如挽弓射狗为“第”（登第）字，右边添耳为“取”字。但处于应考举子的复杂心理，其梦象总有些迷离仿佛，似在中与不中之间徘徊。《天意难问》写某杨公绞尽脑汁，想尽千方百计为儿子的中举、应验自己的梦兆创造条件，但终归是枉费心机，毫无所获，然又正是杨公处于绝望颓唐之际，其梦应亦突然濒临，令人瞠目结舌。他如《金谷户部符》、《歌汉宫春》都堪称科举梦中的精品，曲折的现实应梦过程全然把举子们患得患失的微妙心理剥露无遗。

因士人们与其说是自己应考，还不如说是听天由命，《十年襄刺

史》固然神秘，《石婆神》却有意想不到的灵验，而《毕罗梦》的是真是假，是幻是实，却完全分辨不清了。而那《黄龙入店》的辉煌征兆却终于没有看到，恐怕对于某生来说，是一种末世的希望了。因而还不如像《舟人女》中的某生一样，与其陷入这样的困顿，倒不如趁机去享乐人生的另一种欢乐去罢。

挽弓射狗

裴元质举进士，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擎①。以为不祥。梦神解之曰："狗，第字头也②。弓者，第字身也。箭者，第字竖也③。有擎成第字。"果及第。（出《朝野金载》）

【注释】

① 擎：撇的异体字。撇，飘飞开去。
② 狗张着两耳，像"第"字的竹头。
③ 箭为直线，故像第字的一竖。

十年襄刺史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①，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② 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③ 三年，为御史中丞，虽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④，视刺襄乃优贤之举耳。大中⑤ 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徵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襄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骘之显晦微婉，及期而朗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原名《高元裕》）

【注释】

① 大和：唐文宗李昂年号。司勋员外郎：司勋，官名，掌功赏事务。员外郎，正员以外之官。隋始置，尚书省二十四司各设员外郎一人，侍郎不在时，代行曹事。
② 援毫：举笔。
③ 开成：仍为唐文宗李昂年号(836—840)。
④ 伫升：等待升迁。鼎铉：铉为贯鼎之具，用以提举。以喻宰辅之职。
⑤ 大中：唐宣宗李忱年号(847—858)。

“毕罗”梦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①，失姓名，昼梦倚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②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兢，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③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省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④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梦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原名《国子监明经》）

【注释】

① 国子监：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明经：唐制，以经义取者为明经，以诗赋取者为进士。明经又有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史科之分。宋改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明经始废。此句为：有位在国子监参加明经考试的学生。
② 毕罗：有馅的面食品。又作饼锣。唐李匡乂《资暇集》：“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
③ 计直：计价付钱。
④ 疑其嫌置蒜：怀疑客人嫌弃毕罗里放了大蒜。

石婆神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①，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②，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

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③。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报赛④。"生即拜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我梦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与及第即得。"又令帖经⑤。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覆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

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出《逸史》，原名《皇甫弘》）

【注释】

① 华州：地名，属陕西省。取解：解为应举参加乡试。取解犹言赴乡考试。
② 越：过。闻钱自华知举：钱指刺史钱徽。自华知举即钱以华州刺史的身份来陕州主持考试。
③ 有隙：有过节。指酒忤刺史事。
④ 报赛：古农事完毕后举行的祭祀。这里指对神的感恩祭祀。
⑤ 帖经：唐代科举进士、明经科都有帖经的考试。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唯开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天意难问

杨敬之生江西观察使戴①。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②，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既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③，雅在选中。遂寻其居④，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

与之往来，以应斯梦。

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自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姓，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进。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祥；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昇第必矣。试期有日⑥，而生⑦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咳，搜囊甚贫。乡路且远，力为营办，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

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⑧，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⑩，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⑪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睹。（出《唐阙史》，原名《杨敬之》）

【注释】

① 观察使姓杨，名戴，字江西。
② 年长：已年老。
③ 草泽：指身在乡野间有才华但未入仕为官的人。
④ 遂寻其居：于是寻索他居住的地方。
⑤ 祖客：设宴饯别出行之人。
⑥ 试期有日：试期已指日可待。
⑦ 生：指濮阳生。
⑧ 夏首：夏初。
⑨ 关：关文，公文书名。初为上察的文书，其后为官府之间互相通报的平行文书。
⑩ 族望：氏族的声望。指出身、门阀。
⑪ 咸以族望：都加上氏族的所在地。

征梦亭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①，刺史郑式瞻厚待之。谓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三字授之，

曰："吾恐子群从② 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③ 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署。后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传载》，原名《豆卢署》）

【注释】

① 衢州：州、路、府名。唐武德四年置州，以境内有三衢得名。元改为路。明改为府。1912年废。

② 群从：指豆卢署身边的朋友、熟人或从人。

③ 使君：汉时称刺史为使君。汉以后，一般尊称州郡长官为使君。

棺木梦

温州城东有唐李卫公庙①，州人每精祷祈梦，无不应者。绍兴三十二年，郡士木待问蕴之得漕荐②，谒庙扣③ 得失。梦著紫衫独立于田间，士子数千辈拥一棺驰去，皆回首视蕴之。明旦，以语同舍生潘柽。柽解曰："君当魁天下，棺之字从木从官，君得官无疑，数千辈舁之，明皆出君下也。"果如其言。时同郡木子正亦梦神告曰："明年本州再出状元，其姓名曰木棐。"子正以为神报己，必继王十朋④ 之后，遂更名棐。既而棐试下⑤，蕴之登科。子正始悟木之身乃十字，移旁两笔，合棐之上为朋字，其下复一木焉，则十朋之后踵之者姓木，而非棐也。（出《夷坚丁志》卷十一，原名《李卫公庙》）

【注释】

① 李卫公庙：李卫公指唐代宰相李德裕。唐武宗时，自淮南节度使入相，力主削弱藩镇。执政六年，进太尉，封卫国公。

② 漕荐：漕指曹司，管催征税赋，出纳钱粮，办理上供及漕运等事。漕荐犹言从漕司推荐去参加科举考试。

③ 扣：扣问。

④ 王十朋：在故事中应指温州所出的上一位状元。

⑤ 试下：下第，没有考中。

登 云 梯

莆田郑侨惠叔，乾道己丑春省试中选，未廷对②。梦空中一梯，云气围绕，窃自念曰："世所谓云梯者，兹其是欤？"俄身至云梯侧，遂登之。及高层仰望，则有大石，苍然如镜面。正惧压己，忽冉冉升腾，立于石上。惊觉自喜，但不晓登石之义。既而为天下第一，其次曰温陵石起宗。先是③，考官用分数编排，石君当居上，临唱名始易之云。(出《夷坚丁志》卷十一，原名《郑侨登云梯》)

【注释】

① 乾道：宋孝宗赵昚〔shèn〕年号(1165—1173)。
② 廷对：在朝廷中当众对答。
③ 先是：追叙故事以前的情况，犹如先秦文献中的"初"。

改 名 梦

谢子肃，台州临海人。元① 名某，为举子时，梦人告曰："君若改名某则小吉，名深甫则大吉。"绍兴己卯岁，先用某名赴州学春补，教授金华季翔喜其文，既中选。自是月书季考，连占前列。及应举试，始更为深甫②，已而不利。至壬午秋复然。私自笑曰："鬼神戏我如是，岂非当止于州学生乎！"乾道乙酉岁，议别更名，逼期③ 复梦前人告曰："终不成这回又不得。"惊而寤，仍以深甫投牒，遂预计偕，明年登第。久之，梦一卒如皇城亲事快行家者，携一牌，刻曰"御史中丞。"绍熙初，谢自左史尹临安④。乡人或闻昨梦，语其友曰："此去独坐⑤ 不远矣。"盖以其尝为谏官⑥ 也。友答曰："吾所知一士子，梦得省榜一册，乃市井遂急印卖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谢公在焉，于名下白书刊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丞不足贺也。"继而果拜此官，擢登枢密⑦，相位固可涉级而进也。(出《夷坚支景》卷九，原名《谢枢密梦》)

【注释】

① 元：同原。
② 更为深甫：更名为深甫。
③ 逼期：日期逼近。
④ 自左史尹临安：以左史的身份出任临安府尹。
⑤ 独坐：专席而坐。比喻骄贵无比，无人与之匹敌。
⑥ 尝为谏官：左史即谏官职位，故言。
⑦ 枢密：宋代枢密与中书省分掌军政，有枢密使、副使等官。

黄溥梦名

崇仁黄溥，初名某，久游场屋①。淳熙九年秋七月夜，梦报榜人至，亟出视之，惟著燕服②，不类走卒状，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黄询仲兄曰："得者为谁？"曰："汝也。""名为何？"曰："溥。"梦中不曾问若何书字③，且而识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从④，拟欲用"普"字而未决。冬十月，宜黄李元功来访之，喜而语曰："畴昔之夜，梦人持解榜报予长子预荐书⑤，崇仁惟得一人，黄姓而名从水。"黄私自贺曰："李君之梦，其造物欲赞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名，请举，遂中选。李之长子果同升云。（出《夷坚支乙》卷二）

【注释】

① 久游场屋：犹言数次参加科举考试。
② 燕服：燕居之服，即平时在家里穿的衣服。
③ 若何书字：名字怎么个写法。
④ 此句说："溥"字有许多同音字，梦者不知神意指哪一个。
⑤ 预荐书：犹言现代的初选通知。

詹烨兄弟

临川士人詹烨，淳熙丙午春，梦人告云："汝欲获乡贡，须遇当世之贤者乃可。"烨寤而思之，列郡秋闱考官，不过州县一命之吏，渠知孰为当世贤者。遍以语人，弟燮戏对曰："试官若考中吾之程

文①，则可谓贤矣。”相与大笑。迨入试，乃《文帝敬贤如大宾赋》，烨悟向来之梦，傥用以破题，既为的当②，且不陈腐，不雷同，遂于第一韵颔联云：“凡当世之贤者，如大宾而礼之。”及揭榜，烨为赋魁，燮亦与荐送。是岁以赋求举者三千人，惟二詹两句擅场③，信非偶然者。（出《夷坚支甲》卷四）

【注释】

① 程文：科举考试用作示范的文章。因应试者必须依此程式作文，故称为程文。
② 的当：的，中的；当，恰当。的当犹言恰如其分，不偏不倚。
③ 擅场：擅，专擅。擅场指名擅全场考生之上。

“反身”梦

绍兴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钟世若谒仰山乞梦，以占秋试①得失。是夜梦自庙外门进抵庭下，顾见廊庑间背缚一人于柱，回望钟，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语。因惊寤。为朋友言，不能晓其指意②。迨入试，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赋》为题，始默念昨梦：背缚者，反身之义；顾笑者，乐也。神既告以题，必可中选，乃精思运瞩③。第五韵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④”等语，虑无他经句堪对，不觉伏几假寐，仿佛见黄衣一吏叱之曰：“场屋日晷⑤有限，岂汝昼寝时耶！”钟曰：“正为寻索故事作对未得。”吏问其故，具以告。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与‘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⑥’为对乎？”钟洒然而起，遂缀缉成隔联云：“孔不怨尤，饭疏食在其中矣；孟无愧怍，王天下不与存焉。”书毕自喜，为得神助，持卷而出。考官阅读，批其旁云：“隔对浑成，可以冠场。”置之首选。洎揭榜，经义为都魁，钟居其次。（出《夷坚支甲》卷七，原名《钟世若》）

【注释】

① 秋试：科举时代秋季举行的考试。
② 指意：所指之意。

③ 运赜〔zé〕：赜，精微、深奥。运赜指运用深奥精细的思绪。

④ 语出《孟子·尽心》："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王天下句言以德服天下并不存在于这三乐之中。怍、愧互文见义，怍即愧也。

⑤ 日晷（guǐ）：古代用来观测日影以定时刻的仪器。此处喻指时间。

⑥ 语出《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尤人，责备别人。下学，向下面的人学习，即"不耻下问"。上达，上达天命。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又见《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肱（gōng），胳膊。

户部符

金堪，湖州安吉人，初名谷。淳熙庚子入州学义胜斋。当元夕①，诸生尽告假出游，金独坐读书。夜半就寝，梦在家居燕凡②，有一皂衣若县胥者揖廷下，持片纸前白曰："有引追秀才上供折帛③。"形容蹇倨④，且含怒色。取视之，字绝草不可辨。愠其追呼无礼，率尔答之曰："我自有尚书户部符⑤在此，汝何为者！"回顾坐右，书案间文帖成沓，果得符，即出以示。皂衣悚谢而退。

明日以告同舍生，皆莫晓。江阴何洗适在学，为释之曰："科举属礼部，铨选属吏部，今云户部，而转运司实隶之⑨。得非讽吾人营漕台牒试乎⑦！"金欣然经营半岁馀，既而谋不谐，只就乡举。榜未揭数日前，又梦到一都会，过大石桥前，有甲第一区，垂杨夹道，门观华赫，颇似政府。正行桥上，遇报榜四辈，踉蹡而言曰："金堪得。"梦中应之曰："我自名谷。既以堪名，汉有张堪，吾当改字为张仲矣。"遂寤。及榜出，亦不利。念二梦俱不然，殆进取未如意，为鬼神所戏罔⑧。至于癸卯，复赴举。沉思故梦，往来厥心，将更名，又未决。往祷祠山庙乞签，签曰："因借吹嘘送上天，麾官荣爵验前缘。音书千里无邀阻，那更相逢八月边。"遂以堪名纳卷，旋预计籍。

甲辰省试，以正月九日与诸人诣贡院，观宣押考试，而王宣子以户部尚书知贡举⑨，跃如有会于衷⑩，料四年前部符之兆，其应不疑，果登第，再调为复州推官⑪。（出《夷坚支戊》卷十，原名《金谷户部符》）

【注释】

① 元夕：农历正月十五日，旧称上元，上元之夜称元夕，即元宵。
② 此处不可解，疑误。
③ 上供折帛：上供，中国旧时地方政府所征赋税中上交朝廷的部分。折帛：用钱帛折算实物上供。
④ 蹇傺：行动迟缓而居傲。
⑤ 尚书户部符：犹言户部尚书符。符，符节，信物。
⑥ 转运司实隶之：转运司隶属于户部。
⑦ 讽：讽劝。营：从事。漕台牒试：转运司所举行的招选人才的考试。
⑧ 戏罔：戏弄，欺骗。
⑨ 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
⑩ 跃如：极度欣喜的样子。有会于衷：衷，内心。有事交会于内心，即契合于心。其事自然指四年前户部符必应之事。
⑪ 推官：唐代节度使、观察使、团练使、防御使之属官。其后，诸州、府皆置有推官。

黄龙入店

黄若讷，字敏仲，邵武人，寓居临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试，中途贪程，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满其间，无可栖泊之地。黄谓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进不得，苟不见容纳，将使我安之邪？"主者不得辞，旋空一室与之处①。室距主翁家不远，翁夜梦黄龙从外至，以爪抉门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惊而寤，疑必有贵客在邸，未黎明而起访焉。历视十数客，皆不足当，独黄君为士子，意其兆应是也。又问知姓黄，益自信，戒仆俟盥栉毕，茶汤诣之，为语宵梦，乞志之于壁。黄固心喜，然亦不敢率尔②，力拒却弗听。翁退，复遣二儿来，皆儒衣冠，度不可已③，乃勉书数语而去。

暨来春揭榜，则遭黜。或人云："龙虽贵证，尚尔沉郁，盖未即日腾趠④飞天也。"黄失意留连，舍于张定叟侍郎之馆，时有南举先生者，道命术多中，往扣之，卦成，南曰："好命，只是事迟好，更三年后却做官。但有一虑，尊府君⑤恐有不测，宜急归。"是时黄老父在家，适得信报其抱疾，闻南语，瞿瞿不自安，即日西还。至仲冬，父果卒。黄当勉举可应庚戌试，而正月在禫制⑥中，计无由可及。会有旨，以首春雪寒，恐远方布衣来者愆期，特展锁院半月。于是兼程而往，于大院期已不及，乡人为委曲作道地⑦，以门客避

嫌⑧，试别所，遂登科。

黄龙之祥，未知验于何日也。（出《夷坚支乙》卷二，原名《黄若纳》）

【注释】

① 旋：很快。空一室与之处：空出一间卧室给他住宿。
② 率尔：草率随便。
③ 度不可已：考虑到不可以中止。
④ 趠〔chuō〕：同踔，腾跃。
⑤ 尊府君：指其父亲。
⑥ 禫制：服父丧的习俗。禫〔dàn〕，除丧服之祭。
⑦ 道地：代人疏通，以留余地。
⑧ 以门客避嫌：以避门客嫌。黄若讷托乡人说情疏通，但又要避别人目之为门客的嫌疑，故另试别所。

歌汉宫春

绍兴四年，蜀道类试进士。成都使臣某人祷于梓潼神，愿知今岁类元姓字。夜梦至庙中，见二士人握手出，共歌《汉宫春词》"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之句。神君指曰："此是也。"明日复入庙，将验昨梦。士人来者纷纷不绝，久之，有两人同出，携手而歌，果梦中句也。省其状貌皆是，即趋出揖之曰："二君中必有一人魁选者。"具以梦告，皆大喜。已而更相辩质①，曰："自我发端②。"曰："我正唱此。"一人者，仙井黄贡也，奋然曰："此吾家旧梦③，何预君事邪？吾父初登科时，梦神君赠诗云：'玉堂消息近，金榜姓名高。'觉而喜，自谓必为翰林学士，然但至成都教授而终。以今思之，端④为我设。所谓'玉堂消息'者，正指词中语耳。"是岁贡果为第一。

两世共证一梦，虽一时笑歌，亦已素定于数十年之前，神君其灵矣哉。（出《夷坚乙志》卷八）

【注释】

① 辩质：辩论质问。
② 自我发端：从我开始。

③ 吾家旧梦：指《汉宫春词》与我家旧梦相关。旧梦即黄生先父之梦。
④ 端：正好，恰似。

舟人女

绍兴十七年，京师人刘观为秀州许市巡检①，其子尧举买舟趋郡，就流寓试②。悦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蛊之③，女亦似有意。翁媪觉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犹息舟中，翁每出则媪止，媪每出则翁止，生束手不能施。试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赋》、《秋风生桂枝诗》，皆所素为者，但赋韵不同，须加修润，逾昏乃出。次日试论复然，既无所点窜，运笔一挥，未午而归舟。舟人固以为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独女在。生径造其所，遂合焉。是夕，生之父母同梦人持榜来，报秀才为榜首。傍一人曰："非也，郎君所为事不义，天敕殿一举矣④。"觉而相语，皆惊异。生还家，父母责讯之，讳不言。已而乃以杂犯见榜。后舟人来，其事始露。又三年，从官淮西，果魁荐，然竟不第以死。（出《夷坚丁志》卷十七，原名《刘尧举》）

【注释】

① 巡检：官名。五代后唐庄宗始置巡检。宋时于京师府界东西两路，各置都同巡检二人，京城四面巡检各一人，共八人。又于沿边，沿江、沿海置都巡检或巡检，掌训练甲兵，巡逻州邑，职权颇重。后以设置增多，职权渐小，受所在州县守令节制。
② 就流：沿流，沿江而行。寓试：乘船去参加科举考试，并寄住船中。
③ 肆：放肆，无节制。微言：挑逗之言。蛊：蛊惑。
④ 敕：告诫。南北朝以下，始专称君主的诏命。殿一举：科举时代，因考试劣等，被罚停止应考称殿举。殿一举即停止一次举试。

添耳梦

嘉兴曾迥应举时，梦一小儿，右边又生一耳，忽见小儿无两手。以为不祥。语其兄追，追曰："又添一耳，耳边添又，是取字。子无两手，是了字，考必'取了'。"已而果然。（出《客斋琐缀录》）

铸文局

句容杨琼芳，康熙某科解元[1]也。场中题是“譬如为山”一节。出场后觉通篇得意，而中二股有数语未惬。夜梦至文昌殿[2]中，帝君上座，旁列炉灶甚多，火光赫然。杨问何为，旁判官长须者笑曰：“向例场屋文章，必在此用丹炉鼓铸。或不甚佳者，必加炭火锻炼之，使其完美，方进呈上帝。”杨急向炉中取观，则己所作场屋文也；所不惬意处，业已改铸好矣，字字皆有金光。乃苦记之，一惊而醒。意转不乐，以为此心切故耳，安得场中文如梦中文耶！

未几，贡院中火起，烧试卷二十七本。监临官[3]按字号，命举子入场重录原文。杨入场，照依梦中火炉上改铸文录之，遂中第一。

（出《子不语》卷十一）

【注释】

① 解元：科举时，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也称解首。因乡试本称解试，故名。
② 文昌殿：供奉孔子的神殿。
③ 监临官：犹今之监考老师。

南山顽石

海昌陈秀才某，祷梦于肃愍庙。梦肃愍开正门延之，秀才逡巡。肃愍曰：“汝异日我门生也，礼应正门入。”坐未定，侍者启：“汤溪县城隍禀见。”随见一神峨冠来，肃愍命陈与抗礼[1]，曰：“渠属吏，汝门生，汝宜上坐。”秀才惶恐而坐，闻城隍神与肃愍语甚细，不可辨。但闻“死在广西，中在汤溪，南山顽石，一活万年”十六字。城隍告退，肃愍命陈送之至门。城隍曰：“向与于公之言，君颇闻乎？”曰：“但闻十六字。”神曰：“志之。异日当有验也。”入见肃愍，言亦如之。惊而醒，以梦语人，莫解其故。

陈家贫。有表弟李姓者，选广西某府通判，欲与同行。陈不可，曰："梦中神言死在广西，若同行，恐不祥。"通判解之曰："神言始在广西，非死生之死也。若既死在广西矣，又安得中在汤溪乎？"

陈以为然，偕至广西。通判署中西厢房，封锁甚秘，人莫敢开。陈开之，中有园亭花石，遂移榻焉。月余无恙。八月中秋，在园醉歌曰："月明如水照楼台……"闻空中有人拊掌笑曰："月明如水浸楼台，易照字便不佳。"陈大骇，仰视之，有一老翁，白藤帽，葛衣，坐梧桐枝上。陈悸，急趋卧内。老翁落地，以手持之曰："无怖。世有风雅之鬼如我者乎？"问翁何神，曰："勿言。吾且与汝论诗。"陈见其须眉古朴，不异常人，意渐解。入室内，互相唱和。老翁所作，字皆蝌蚪形，不能尽识。问之，曰："吾少年时，俗尚此种笔画。今颇欲以楷法易之，缘手熟，一时未能骤改。"所云少年时，乃娲皇②前也。

自此每夜辄来，情甚狎。通判家僮常见陈持杯向空处对饮，急白通判。通判亦觉陈神气恍惚，责曰："汝染邪气，恐死在广西之言验矣。"陈大悟，与通判谋，归家避之。甫登舟，老翁先在，旁人俱莫见也。路过江西，老翁谓曰："明日将入浙境，吾与汝缘尽矣，不得不倾吐一言。吾修道一万年，未成正果，为少檀香③三千斤，刻一玄女像耳。今向汝乞之，否则将借汝之心肺。"陈大惊，问翁修何道。曰："斤车大道。"陈悟"斤"、"车"二字合成一"斩"字，愈骇，曰："俟归家商之。"

同至海昌，告其亲友。皆曰："肃愍所谓南山顽石者，得毋此怪耶？"次日，老翁至。陈曰："老翁可住南山乎？"翁变色骂曰："此非汝所能言，必有恶人教汝。"陈以其语语友，友曰："然则拉此怪入肃愍庙可也。"如其言，将至庙，翁失色反走；陈两手挟持之，强掖以入。老翁长啸一声冲天去。自此老怪遂绝。后陈生冒籍汤溪，竟成进士，会试房师⑤，乃状元于振也。（出《子不语》）

【注释】

① 抗礼：相对施礼。
② 娲皇：指传说中女娲所在的古老的洪荒时代。
③ 檀香：香木名，又名旃檀。质坚硬，能作香料，亦入药。这里指用来雕刻玄女像。
④ 冒籍：假冒某地的籍贯。
⑤ 房师：明清科举制度，采取的生员尊称分房阅卷的同考官为房师。

人神梦

人神梦指人与神之间传递信息的通梦，这类梦没有预言梦的预示，而仅作幽明两界的勾通交流。

从这辑所选篇目可以看出，人神通梦在我国并不怎么发达，且通梦的题材也较狭窄。中国人眼里的神特别凡庸，他们追求现实的物质享乐，在通梦中他们往往向人提出诸如起居饮食这类的世俗要求。《宋无忌》写无忌神向某泝任的节度使通梦求整饰届宇，因其庙已“栋宇颓毁，风雨不蔽”。节度使果新其庙，据说如是此庙甚为灵验。《梦神造殿》是同类故事，但描写重点却放在神助人构建殿宇上，其意在宣扬神的灵验。《茅厕梦》最滑稽地写出神的庸俗，他们不仅要庙宇，而且少不了粪厕，还惧怕大神，仰其鼻息。神们的生活似乎俨然人间生活的投影。《赤水神》是写得波澜起伏的同型故事，赤水神向新明县令通梦求建庙，但县令因缺乏资材也无因措手。神示意他有某寺僧的生魂囚禁在此，若他答应捐助则可放他魂去归体。县令找到那位染疾床褥的寺僧。僧佯装应允，却率其徒持斧负畚尽毁其庙。赤水神只得流落他乡，却不敢找强硬的寺僧报复，反而把软弱的县令害死了。这是中国神的劣根性，也是中国人的劣根性。《神畏无赖》也写到对无赖之辈的无可奈何，但却出之以滑稽，没有寺僧那股大义斥神的凛然正气。

《灵著侯》剥露出神对世间荣名的仰慕，正如那些高位者尚热衷于民间的“顾问”、“名誉主席”一样，恨不能将天下职位全任己身才后快！他如《钟馗食鬼》、《白马引路》都系民间传说写出，前者幽默风趣，后者暗喻宋代金兵侵略时期民众抗敌的决心。《佐命功臣》写祖神庇佑后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中国官场的生动描述，且这里尚述即使死后数世，尚且阴魂不散，福佑子孙。

宋无忌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①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导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②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③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原名《韦建》）

【注释】

① 除：升迁。
② 宋无忌：亦作宋毋忌，战国时燕方士名。道家附会他是月中仙人，或说成为火之精。
③ 新：此处用作动词，把庙宇修饰一新。

梦神造殿

唐开元①中，玄宗梦神人朱衣金冠，谒帝曰："我九天采访②，巡纠人间，欲于庐山西北置一下宫。自有③木石基址，但须工力而已。"帝寤，遣中使④视山西北，果有基址。江边忽有巨木数千自至，堂殿廊宇，皆得足用。工成，中使梦神人曰："赭垩丹绿⑤，在庙北地中。"掘之果然。（出《梦占逸旨·山川篇》）

【注释】

① 开元：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13—741)。时值盛唐。
② 九天采访：天上神仙名。
③ 自有：本有，原有。
④ 中使：帝王宫廷中派出的使者，多由宦官充任。
⑤ 赭垩：红土和白土。丹绿：红漆和绿漆。它们被用来粉刷宫殿的墙壁。

钟馗食鬼

明皇①昼寝，梦虚耗二鬼。怒呼武士。偶有一人，顶帽衣袍，

捉鬼擘而啖之。问其姓氏，曰："终南山进士钟馗②。"（出《岁时记》）

【注释】

① 明皇：唐明皇。著名的风流帝君。

② 传说唐玄宗病疟，昼梦一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啖之。自称终南进士钟馗，尝应举不第，触阶死。玄宗觉而病愈，诏吴道子画其像。该梦例当是玄宗梦钟馗的另一说法。

赤水神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①。忽有一丈夫白衣谒觐，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尝职军伍间②，今已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出于人，袁生甚奇之。又曰："某，善于推算者，能预知君平生荣悴得失之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③得丧，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而惧，即起曰："尔既非人，果鬼乎？是将祟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祟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尔。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壬戌岁霖雨数月，居舍尽圮，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剥且甚，又日为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如一坯土尔。今我赴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行；不，则去。无恨乎？"袁生曰："神既有愿，有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傥为我重建庙宇，以时祭祀，则幸之甚矣。惟愿无忘。"袁生许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黩④于我，君当悉屏去吏卒；独入庙中，冀一言以相告。"袁生曰："谨受教。"

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问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馀，乃诣之。未至百馀步，下马屏卒，独入于庙中。见其檐宇摧颓，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相拜揖，乃谓袁生曰："君不忘夙约，今日动劳车

驷，俯而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引入庙。见北垣下有一老僧，荷桎梏，有数人立其傍。袁生因问曰：“此僧亦何为而得罪，以至于是？”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⑤道成师也。身有殃咎，故系于此。今将一岁矣。每旦夕，余则鞭棰之。从此后旬馀，余当释之。”袁生又问曰：“此僧身居阳世，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此僧之生魂系之。则其身自遭沉疾，亦安得知其魂为余所系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兴建祠宇，幸疾图之。”袁生曰：“不敢相忘。”既归，欲为计其工费，然以初官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坐魂，因而困惫，僧本不知。又云，从此去旬馀，当解脱矣。吾今假以他语，俾其建庙，无乃不可乎？彼僧闻此，必无所疑。”

于是命驾径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道成师者，卧疾沉惫，几一岁矣。袁生见道成，道成曰：“某病将死，旦夕之期，一身痛苦，相告不尽。”袁生曰：“师疾如此，濒于逝矣。我能愈之。师其愿乎？师其发愿出财修建赤水神庙，自当愈也。”道成曰：“疾果得痊，虽于赀货安所吝乎？”袁生乃相告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生魂荷桎梏系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故，曰：‘此僧有宿殃，故系于此。’吾怜师之苦，叱其神：‘尔何为系生人魂？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相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馀。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当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毋以疾愈怠尔初心。如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曰：“敬受教。”后旬馀，疾果愈。因召弟子告之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⑥，迨今年五十，不幸沉疾。向者袁生谓我曰：‘师之疾，赤水神为之也。疾若愈，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佑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锸负畚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遗者。又明日，道成诣袁生。袁生喜曰：“师疾果愈。吾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拯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谓曰：“可速建赤水神庙，不然，且惧为祸。”道成曰：“夫人所以赖于神者，以其福可延，祸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淫潦则祈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诸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祈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去之！

今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

后月馀，吏有罪，袁生扑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⑦。行抵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道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尔。”袁生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而为仇也？”神曰：“道成虽为僧，而馀福犹盛，故吾不能为灾。今君禄与命衰，皆弃宿约，故吾得而为谋矣。”言已不见。生甚恶之。数日，竟以忧卒⑧。（出《宣室志》卷二）

【注释】

① 唐安：当指唐代长安。巴川：巴，大巴山，在陕西西乡县西南，支脉绵亘数百里，跨南郑镇巴和四川的南江通江等县。川，指四川。逆旅氏：某家旅店。
② 职军伍间：在军队中任职。
③ 既往：过去。
④ 黩(dú)：玷污。
⑤ 兰若：指寺院。若，音(rě)。梵语“阿兰若”的省称，意为寂净、无苦恼烦乱之处。
⑥ 浮屠氏：指佛氏。梵语音译。
⑦ 坐徙：坐，因此而获罪；徙，充军。端溪：县名，今广东德庆县。县东有端溪水，其地有三洞，产砚石见称于世。
⑧ 竟以忧卒：竟然因忧愁而死去。

白马引路

显应观祀磁州崔府君。府君名子玉，唐贞观间为磁州滏阳县令。有异政，民立祠祀之。靖康间，高宗① 避金寇迷路，忽有白马导之。暮至祠下，有土马② 汗如雨，因假寐庑下。梦府君以杖击地，促其行。白马复导至斜桥谷，会耿南仲来迎，马忽不见。（出《梦占逸旨·神怪篇》）

【注释】

① 高宗：赵构，字德基。宋徽钦二帝被金俘虏后，高宗先在南京继位。由于害怕金兵进逼，又走避东南，两河地区从此沦陷。后建都临安，是为南宋。此梦例应指高宗走避

东南之事。
② 土马：土偶马。

灵著侯

赣州宁都县胡太公庙，其神名雄，邑民也。生有异相，顾① 自见其耳，死而著灵响，能祸福人，里中因为立祠。崇宁② 初，邑士孙勰志康③ 梦白须翁邀至其家，问曰："如何可得封爵？"孙意其神也，告曰："宜行阴功，无专祸人。"翁曰："吾岂祸人者？吾为天门授事，日掌此邦人祸福。必左右窃闻之，托吾所云，妄出扰惑尔。"孙曰："岁时水旱，最民所急，若能极力拯济，则县令郡守必以上于朝，封爵可立致也。"觉而审其为太公。五年丙戌，县大火，祷于祠。俄顷，风云怒起，如有物驱逐之，火即灭。县以事白府，奏赐"博济庙"，明年，遂封"灵著侯"。噫！神既受职于天，犹规规然慕世之荣名，唯恐不得，乃知封爵之加，固非细事。孙公梦中能晓神如是，可谓正士矣。（出《夷坚丁志》，原名《天门授事》卷十）

【注释】

① 顾：回过头来看。
② 崇宁：宋徽宗赵佶年号(1102—1106)。
③ 孙勰志康：姓孙名勰字志康。

茅厕梦

魏道弼参政，绍兴壬午年为洪府帅守。宅堂后有小土地庙，其门与溷厕相连，以为秽浊，令徙于城隍庙廊下。工力既具，通判林君，梦神人自通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① 此地，多历年所。虽邻于溷舍，无害也。若一旦徙去，则尽室老稚，将无所依，又寄托大神之宇，出入动息，皆不遑安。愿赐一言达帅主，且仍旧贯，幸也。"林曰："神既能灵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气星君，今位崇辅弼，岂得容易辄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辍② 其役。但移门它向③，

并葬饰像设而祭之。是夜，林又梦来谢。(出《夷坚支戊》卷四，原名《豫章神庙》)

【注释】

① 血食：古时杀牲取血，用以祭祀，故名。这里言土地神赖此地人的祭品献牲而生活。
② 辍：停止。
③ 但移门它向：仅仅把门移置到另外的方向。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为郎官①。其邻士甚贫，以教授为业。尝借马出城，归而言曰："一月前，梦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国初为佐命功臣②，墓在京城外十数里之某村，有祀享田，岁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孙凋零如此。今田固在，但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糊口矣。'既觉，未敢遽往。昨夕复梦，颇见谯责③。对谢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垄所在，与墓人亦不相识，且无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尝有碑具载，今为守者瘗于城外草中，第④如吾言发视，必可得。'某以再梦之验，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园良是，而荒秽殊甚。呼守者出，责以不治之罪。答曰：'久无人拜扫，故至此。'问田所在，谩云无之。令取碑为证，曰：'不知所在矣。'命锹锸劚地，果于近门草间尺许得之。守者惊惧惭服，乃具说田处，亦颇有为豪右吞并者。今当讼于开封，乞正⑤之。"

希亮大异其事，为赞⑥于府官，尽得其田。居数月，复谓希亮曰："夜梦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时佐命有来为相者，以汝属之。渠当不忘旧好也。'" 未几，郑达夫拜相，首乞甄录⑦创业勋臣之裔，于是例得⑧一官。(出《夷坚乙志》卷一)

【注释】

① 政和：宋徽宗赵佶年号(1111—1118)。郎官：汉称中郎、侍郎、郎中为郎官。自唐以来指郎中员外。
② 国初：开国之初，这里指宋王朝的建立。佐命功臣：佐命，古代帝王奠基，自谓承天

受命，故称辅佐之臣为佐命。功臣：功勋卓著的佐命臣子。

③ 见：被。谴责：指责。

④ 第：但是。

⑤ 正：用作动词，纠正。

⑥ 赞：诉告。

⑦ 甄录：选拔录用。

⑧ 例得：依例获得。

神畏无赖

抚州金溪县有神庙，甚灵显，祈请者施金帛无虚日，积钱至二千缗。宗室善文过庙下，心资其利，焚香祷曰："损有余补不足①，人神一也。善文至贫，愿神以二十万见假②，不然，将白于官，悉籍③所有而焚庙。神虽怒，若我何！"既祷，即呼庙祝取钱。祝无辞以却，但曰："神许则可。"善文取杯珓④掷之，连得吉卜，再拜谢，运镪以出。

如是十年，梦神来谓曰："曩日所贷，今可偿矣。"梦中窘甚，约以纸钱还之。神不可，曰："此特虚名耳。"又欲倍其数，亦不可。善文计穷，以情告曰："一时失计为之，今实无可偿，愿神哀释。"神沉思良久，曰："必无钱见归，但诵《金刚经》，每卷可折一十，他无以为也。"既觉而惧，遽斋戒取经讽读。凡三日，得二百过⑤，默祷以谢之。后不复梦。（出《夷坚甲志》，原名《赵善文》）

【注释】

① 语出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天之道：自然公正之道。损：破坏，损失。有余：多余或剩余的财物，指富人；不足：指贫乏的穷人。

② 假：犹借。

③ 悉：全部。籍：抄没充公。

④ 杯珓：占卜吉凶的用具。用两片蚌壳（或以竹、木制成其形），投空掷于地，视其俯仰，以定吉凶，称为卜珓或掷珓。

⑤ 过：遍。

人物梦

人物梦指人与动植物或有关某类物件的通梦，后者又叫“赐物梦”。

赐物梦所选甚少。《火浣衫》叙梦人赐用火洗涤的衣衫，醒后果有此物。这种梦醒同一的叙述方法是赐物梦所常用的。《小儿赐药》和《道士问疾》权且称为“治疗梦”。梦中赐药当然为灵药，醒后服之即病愈；梦里开药方也自然医到病除。这些是人病入膏肓之际所生发的一种愿望的实现。

人与动植物间的通梦近似于寓言，只是以梦的形式写出罢了。《栎树见梦》是选自《庄子》的寓言故事，其意在阐释有用无用与生命的价值问题。《燕豕化生》出自《符子》，写长寿的仙豕为燕昭王所杀食，却反而见梦来谢助化其生的故事。除此两例，其他梦例都写人对生命的爱惜，写诸物通梦乞生求放。

动物乞生梦的叙述格调基本一致，先通梦求生，然后人醒悟放生，再后通梦或赐物来谢。这类故事体现了我们的古人向万物开放，看重生命的阔大胸襟，他们不以物种的差异见斥，企求生命的平等。因出现在梦中的不论系何物所化，都一律表现为人的形象。乌鸦变成了乌衣人（《乌鸦梦》），羊变成了素衣妇人（《李令瘗羊》），鳖变成了伟丈夫（《鳖乞命》），银匹变成了白衣女子（《银妇梦》），等等。当然，作者并非仅如此简要地作拟人描写，而是紧扣物性特征，描写为栩栩如生的各类形象。黄牛在梦中化作黄衣妇人，形容惨怛：“励梦一妇人，著黄衣，泣拜无数。”（《黄衣妇人》）可怜的小动物瓦陇（即蛆）在梦中则为“丐者甚众，裸体臞瘠。”（《瓦陇梦》）《池鱼梦哭》则把见梦将入鱼网的鱼群描绘成“黄衣卒数辈持杖驱罪囚数千人，皆槔缚骈联，男女相杂，羸形悴态，以次入水，悉拊膺大哭。”真是天下

惨事。相反，梦中的巨蛟却俨然官吏，“绿袍乌帻，皂靴革带，握手板入谒。”（《巨蛟梦》）而为西湖判官的巨蟹亦更加神气：“颜貌古恶，著淡绿袍，软帻黑靴，系乌犀带，持手板揖”见，且声色俱厉，毫不示弱。（《蟹判官》）这类入神毕肖的描写应是人物通梦的最精采之处。

栎树见梦

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栎社树[①]。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②]。观者如市，匠伯不顾，遂行不辍[③]。

弟子厌观之[④]，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⑤]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⑥]，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匠石归，栎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⑦]？若将比予于文木[⑧]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属[⑨]，实熟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⑩]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⑪]，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⑫]？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⑬]？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⑭]！”

匠石觉而诊[⑮]其梦。弟子曰：“趣取无用，则为社何邪[⑯]？”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⑰]。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⑱]！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喻之，不亦远乎[⑲]！”

（出《庄子·人间世》）

【注释】

① 之：去。曲辕：地名，道路崎岖，故名。栎：树名。社：土神。栎社树指土地神旁的栎树。

② 絜：围量。可以为舟者旁十数：十数以上的树枝大到可以用来制作舟船。
③ 辍：停止。
④ 厌观之：看够了，看饱了。
⑤ 散木：闲散之木，无用之木。
⑥ 液横：树汁流出。
⑦ 此句意为：你打算怎样比较我呢？
⑧ 文木：此处指有用之木。
⑨ 柤：山楂。蓏(luǒ)：指瓜类植物的果实。
⑩ 苦其生者：使生命遭受苦难、折磨。
⑪ 中道夭：半路，半途夭折。
⑫ 此句意为：假设我也是那种有用的树，怎么能长到现在这么大呀？
⑬ 此句意为：为什么你那样地看待事物？相物：看待物事。
⑭ 此句为相责之语。意为：你才是个接近死亡的无用的人，又哪里知道什么没用的树木。
⑮ 诊：占，解释。
⑯ 趣取无用：刻意追求无用。为社何邪：为什么要作土地神树呢？
⑰ 密！：嘘声，犹言"小声点！"若无言：犹今之"闭嘴！"直寄：直接寄托，寄身于土地神。以为：以之为，因此而招致。不知己者：不了解自己的人。诟厉：指责咒骂。
⑱ 不为社者：如果不为土地神树。翦：砍伐，剪除。
⑲ 彼其所保与众异：他寻求保护的方法与众人不同。以义喻之：以常理来理喻。远：相离很远，违背了其本义。

火浣衫

吴选曹令史① 刘卓，病笃②，梦见一人，以白越单衫与之，言曰："汝著衫污，火烧便洁也。"卓觉，果有衫在侧。污辄火浣③之。（出《搜神记》卷十）

【注释】

① 选曹令史：官名，主铨选官吏事。
② 笃：重，沉。
③ 浣：洗。

乌鸭梦

桓邈为汝南①，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③。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云。（出《幽

明录》）

【注释】

① 为汝南：作汝南郡的官长。
② 赍：赠送。
③ 请命：请救性命。

鱼求去钩

辛氏《三秦记》① 云："昆明池通白鹿原②，原人钓鱼，纶绝而去③。梦于汉武帝，求去其钩。三日，帝游池上，见大鱼衔索。帝曰：'岂不穀④ 昨所梦耶？'乃取钩放之。帝后复游池滨，得明珠一双。帝曰：'岂昔鱼之报耶？'" （出《三辅黄图》）

【注释】

① 《三秦记》：古代地理书，辛氏著，已失传。所记山川都邑宫室皆秦汉时地理故事，不及魏晋，疑为汉人作品。
② 昆明池：汉武帝欲通身毒（印度），为越巂昆明所阻，元狩三年乃像昆明滇池，于长安近郊穿地作昆明池，以习水战。池周围四十里，广三百三十二顷。白鹿原：即霸上，在陕西蓝田县西，灞水行经原上。相传周平王时有白鹿出于此，故名。
③ 原人：白鹿原的人。纶：钓索。绝：断。
④ 不穀：不善。古代王侯自称的谦词。

燕豕化生

邦人献燕昭王① 以大豕者，百二十岁，邦人谓之仙豕。群臣言于昭王曰："是② 豕无用，命宰夫膳③ 之。"豕死乃见梦于燕王曰："仗君之灵而化吾生也。始得为鲁津之伯④ 。"后燕王游于鲁津，有赤龟衔夜光⑤ 而献之。 （出《梦占逸旨·龟鱼篇》）

【注释】

① 燕昭王：战国时燕王哙子，名平。招贤纳士，富国图强，是我国有名的君王之一。
② 是：代词，这个。

③ 膳：用作动词，作为膳食。
④ 鲁津之伯：河伯，神名。
⑤ 夜光：夜光珠或夜明珠。

景帝梦虎

汉景帝① 好游猎，见虎不能得之，乃为珍馔② 祭所见之虎。帝乃梦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杀，从汝取之。"明日，帝之山，果见此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余肉悉化为虎而去。（出《独异志》卷中）

【注释】

① 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文帝子。他采纳晁错意见，削诸侯封国。起用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叛乱。继文帝重农抑末，整顿吏治，史常以文景并称。
② 珍馔：珍贵的酒食。

蜘蛛梦

有御史韦君，尝从事江夏①，复以奉使至京，既还，道次商於② 馆亭中。忽见亭柱有白蜘蛛曳而下，状甚微。韦君曰："是为人之患也。吾闻汝虽小，螫人，良药无及。"因以指杀焉。俄又见一白者下，如前所杀之。且视其上，有网为窟，韦乃命左右挈帚尽为扫去，且曰："为人患者，吾已除矣。"明日欲去，因以手抚其柱，忽觉指痛不可忍，乃是有一白蜘蛛螫其上。韦君惊，即拂去。俄遂肿焉，不数日而尽一臂③。由是肩舆④ 舁至江夏。医药无及，竟以左臂溃为血，血尽而终。

先是韦君先夫人在江夏，梦一白衣人谓曰："我弟兄二人为汝子所杀。吾告上帝，帝用雪其冤，且遂吾请。"言毕，夫人惊寤。甚异之，恶不能言。后旬馀而韦君至，具得其状⑤，方悟所梦，觉为梦日⑥，果其杀蜘蛛于馆亭时也。夫人泣曰："其能久乎！"数日而韦君终矣。（出《宣室志》卷一，原名《馆亭蜘蛛》）

【注释】

① 江夏：郡名，即今之武昌市。
② 道：用作动词，行路。次：歇息，停宿。商於：地名，在今陕西商南县河南淅川县、内乡县一带。
③ 尽一臂：肿尽一臂，犹言整只胳膊全肿了。
④ 肩舆：轿子。
⑤ 具得其状：获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
⑥ 觉为梦日：觉，醒悟，知道；为梦日，作梦的那一天。

李令瘗羊

唐火井令李某，过本县押司录事① 私第宿焉。主人将设宴，欲刲② 羊，有胎。李梦素衣妇人引二子拜诉乞命。李寤，不测其由。再寝再梦，妇人曰："某已死，某前身即押司录事妻，有女婢方妊二子，因笞杀之。绐③ 夫云：'女婢盗金钗并金盒，今死已还冤债。'其金钗金盒在堂西棋斗内。"李惊起，问主人："刲白羊，有双羔。"遂语前梦，乃寻棋斗内，果得旧失二物。即取所刲羊瘗之。（出《报应录》）

【注释】

① 押司录事：押司，办理案牍、官司等事务的官吏；录事：掌管文书簿籍。押司录事则指掌管有关案牍、官司方面的文书簿籍的官吏。
② 刲(kuī)：割，刺。
③ 绐：欺骗。

集威骨

唐贞观① 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② 。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噎呓③ 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钩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原名《侯君集》）

【注释】

① 贞观：唐太宗李世民年号(627—649)。
② 奋髯：髯，两腮的胡子。奋髯指胡子高扬的样子。
③ 唅(ān)呓：梦中语声。《列子·周穆王》："眠中唅呓呻呼，彻旦息焉。"

小儿赐药

著作佐郎① 楚寔，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黄衣女道士至寔所，谓之曰："汝有官禄，初② 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泻药，饮毕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寔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泻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原名楚《寔》）

【注释】

① 著作佐郎：官名，著作郎的属职。三国魏明帝始置，属中书省，专掌编纂国史。
② 初：本，一点也不。

道士问疾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城北①，甲寅岁，因得疾沉痼。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②，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③ 则有之。"既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④，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原名《郭仁表》）

【注释】

① 伪吴：指唐末五代时杨行密建立的政权，据淮南，兼有江西，国号吴，为十国之一，为徐知诰所代。春坊使：魏晋以来，太子宫称春坊。唐置詹事府，以比尚书省；置左右春坊，以比门下、中书两省；各率其属。后历代相承，清末始废。春坊使当为其属

官。冶城：城名，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朝天宫附近。
② 帔：披肩。
③ 甚：加重。
④ 疏方：疏写药方。

鳖乞命

潘元宁者，青田木溪乡人，好宾客，嗜食鳖。凡溪潭之侧，擉捕① 有得，必售之。绍熙三年春，渔者持一巨鳖来，其重六斤。潘见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②，不应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诸子以绳绊其足，牵曳为戏。抵暮，堕沟中，失所在。经月馀，妻梦一伟丈夫泣告曰："向者将膏③ 鼎镬，赖娘子一言劝止，但得苟延。而不幸落沟渠内，为虫蛆咂啮一足，几乎与死为邻。愿赐终惠。"觉以语潘，潘笑曰："恍惚之梦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见前鳖跛曳於泥中。取之出，使仆放诸河中，夫妇皆梦来谢。（出《夷坚支丁卷十》，原名《潘元宁鳖梦》）

【注释】

① 擉捕：擉(chuò)，刺，扎。擉捕犹言用刺扎的方法捕捉。《庄子·则阳》："冬则擉鳖于江，夏则休乎山樊。"
② 上七：农历每月的第七日。此处指这天不太吉利。
③ 膏：用作动词，言在锅中熬煮成汁。

瓦陇梦

洪庆善妻丁氏，温州人。虽居海滨，而性不嗜杀。后至江阴，有惠瓦陇① 百余枚，不忍食，置之盆中，将以明日放诸江。夜梦丐者甚众，裸体臞瘠②，前后各以一瓦自蔽，皆有喜色。别有十余人愀然曰："尔辈甚乐，我一何③ 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陇也。梦中能密记其数，取视之，已为一妾窃食十余枚，乃愀然者也。得活者与梦中数同。（出《夷坚甲志》卷十一）

【注释】

① 惠：惠送。瓦陇：蚶的别名。因其壳形似瓦屋之垅，故又名瓦垅。可食，肉味极佳，多烧以荐酒。也称瓦屋子、蚶子夹。
② 臞瘠：消瘦。
③ 一何：何其，多么。《文选·古诗十九首》五："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

池鱼梦哭

鄱阳彭仲光，有鱼湖在郡三十里外。当秋暮水落，与仲子大辨往其处，观渔人设网罟，终日不得一鳞，甚讶之。留宿岸傍村舍，大辨梦黄衣卒数辈持杖驱罪囚数千人，皆縻缚骈联①，男女相杂，羸形悴态②，以次入水，悉拊膺大哭③，若不得已而坠。辨惊觉，以告父。明日举网，鱼充满其中。仲光感之，为之不忍食。（出《夷坚支乙》卷七，原名《彭氏池鱼》）

【注释】

① 縻(kǔn)：通"稛"，捆绑。骈联：联在一块，联成一串一串。
② 羸形悴态：形态羸悴。羸悴，衰弱憔悴，容颜委顿。
③ 抚膺：捶胸。

巨蛟梦

曹州定陶县① 之北有陂泽，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鱼鳖之属鬻以赡生② 。虏亮正隆③ 二年中春，女真④ 人阿失里为邑宰，梦一客，绿袍乌幘，皂靴革带，握手板入谒曰："吾种族世居治下，子孙蕃衍，皆获依仁芘⑤ ，不幸为细民捕杀充食，且又转售于人，将使无噍类⑥ 矣。愿贤令尹慈怜，少加禁止，则恩流无穷，当思所报。"失里梦中诺之，而不暇扣其何物，居于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晓测。明夜复梦，遍询吏士及访道术人酌详⑦ ，亦莫知所谓。

逾春暮，天清气暄，泽边相率什百为群，脱衣入水，网箕罗取，数倍常日。忽噎雾迷空，波涌如山，雷声振动，一巨物长六七丈，状若蛟螭，喷薄云烟，摧坏岸浒，冷气惨烈逼人。皆舍弃所获，争

赴平地，已为巨物攫拿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众始悟邑宰之梦，自是无复敢渔。（出《夷坚支乙卷一》，原名《定陶水族》）

【注释】

① 曹州：北周置曹州，历代因之，后略有变迁。定陶县：属山东省，秦置。汉初封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即此地。唐贞观元年并入济阴县，宋太平兴国五年，割单、曹、济、濮四州分置定陶县。
② 鬻：出卖。赡(shàn)：资助，赡养。
③ 虏：宋代对完颜氏金国的鄙称。亮：完颜亮，公元1149年继帝位，国号天德。正隆：也是海陵王完颜亮的国号。
④ 女真：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名。满族的祖先。
⑤ 庇：同庇。庇护，保护。
⑥ 噍类：活人。《汉书·高帝纪》："（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噍类，所过无不残灭。"
⑦ 酌详：斟酌详情。

绯袍官人

绍熙癸丑，吕椿年梦四皂衣吏逾墙而入，自称乡司。惊而寤，犹仿佛在目也。三鼓后，又梦一绯袍官人秉笏称通判，直前设拜，吕逊谢，将致答，傍若有赞者① 曰："君是他主人，宜端② 受。"坚握其臂，不容屈膝，遂四拜而退。觉而异焉，念之悚恻，达旦不能寐。天甫明，守园人来告，五更时后圃犬生五子，扣其毛，四皂一赤，悉与梦契，为之抚然者终日。（出《夷坚支景》卷三）

【注释】

① 赞者：辅助的人。
② 端：副词，正好。

亡祖尽猪

台州近城三十里有小寺，亦曰径山。路口有屠者童七，累世以刺豕① 为业，每岁不啻千数，又转贩于城市中，专用以肥其家② 。淳熙初元岁夕③ ，家人梦先亡祖考尽集，云："因小七不改故业，我

等皆已十余次作猪，死于其手。今圈中所蓄，总是我辈。然还债④已足，切勿更加杀害。”至旦，往视之，群豕首悉变为人，若祖，若父，若伯叔，若姑姊妹，皆悲酸出言，大略与昨梦所告等，而下体固畜类也。顷之复故，而外人无所见。童遽空群舍入寺⑤，且饭僧忏佛，痛自洗悔，而改货纱帛以自给，至今犹存。（出《夷坚支景》卷五，原名《童七屠》）

【注释】

① 累世：数世。累：连续不断。刺豕：杀猪。
② 啻(chì)：但、只。转贩：贩销，转手销售。肥：得益。
③ 淳熙初元岁夕：淳熙元年年末，犹言皆年除夕。
④ 还债：祖先化猪偿还后代屠戮的业债。
⑤ 空群：犹言空栏。舍入寺：施舍给寺院。

黄衣妇人

安自强，字行老。绍兴二十七年，为荆南安抚参议官。其子励，令干仆① 魏璋以十月一日买黄牸牛并其犊。既杀犊为脯矣，才数日，又欲屠其母。先一夕，励梦一妇人，著黄衣，泣拜无数，恳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剔了，乞恕妾命。”励未及对，其人相随申诉不已，遂寤。为表弟盛采话其异，且扣② 魏璋，乃知已缚牸牛，方拟屠剥。励大悔悟，弃死犊馀肉于江，而牵牸付兴化寺，终身不食牛。（出《夷坚支丁》卷二）

【注释】

① 干仆：干，办事人员。干仆即家中的办事人员。
② 扣：扣问。

蟹判官

侍卫步司右军第三将狄训练，以绍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诸寨兵五更入受俸① 。至前湖门外，坐胡床以俟启关② 。觉有坚物触其足，取烛照视，则一巨蟹，长三尺，形模怪丑。命从卒执缚送于家，复

坐假寐。梦一人，长须，颜貌古恶，著淡绿袍，软帻黑靴，系乌犀带，持手扳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戏于绿野，蒙君虐执，虑必遭鼎烹之害。愿急驰一使往告，俾全余生，当谋厚报。脱或③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惜，正恐为门下之祸，非细事也④。"狄瞉而门已启，众以次入城，未暇问及。事毕，奔马归舍，诸子已烹蟹分食，诧其甘鲜。独妻未下箸⑤。狄话所梦，使勿食。未几，五子相继病死，唯狄与妻存。（出《夷坚支丁》卷八，原名《西湖判官》）

【注释】

① 侍卫步司：宋有侍卫司，分马步二军，为皇帝禁军，这里指侍卫步军。部：统率。寨兵：犹今之民兵。受俸：接受俸禄。

② 胡床：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由胡传入，故名。俟：等待。启关：开启城门。

③ 脱或：如果。

④ 门下之祸：犹言一家人都会遭祸。细事：小事。

⑤ 箸：筷子。

银妇梦

景德镇一巫，梦白皙妇人二十七辈，皆素衣，前拜曰："愿伏事君家。"自此岁①一梦，或再梦，已而至於三四。窃怪之，不知何祥也。后开山为生穴②，得一窖，中藏银二十七铤，皆汉裒蹄③样也。役人争取之，巫与之竞讼于官，检式受庸者弗得④，乃悉付之。予按汉武帝以太山出黄金，故铸为趾裒蹄，初非白金也⑤。（出《夷坚支庚卷九》，原名《景德镇妇人》）

【注释】

① 岁：用作动词，犹言每年一梦。

② 生穴：为生人准备的墓穴。

③ 裒(nǚo)蹄：马蹄形的铸金。

④ 检式：法式，法度。受庸者：受雇佣的人。此句为：法律规定受雇佣的人不能分得铸金。

⑤ 予按：我按，作者按语，事见《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三月诏："往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裒蹄以协瑞焉。"

人鬼梦

此辑按故事类型编排。人鬼通梦是通神梦中的重点，这里分作四类：冤魂梦、招冥梦、幽怨梦和迁葬梦。

冤魂梦指世间被冤杀者的灵魂以通梦的形式泄冤报仇的故事。冤魂梦一般强调通梦的冤魂对仇杀者声诉冤屈，予以精神上的打击；而直接行动上的仇报却是借助于他人他事。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冤死者浑良夫则被发北面而嘷："余为浑良夫，叫声无辜！"他如《华林园》中怒骂的宫女魂，《血仇》中"以血涂己，血流淋漓"的京兆都无不写得悲惨凄唳，令人发指。那些被声诉的仇家皆终于不得好死，受到了惩罚，这自然只是人的一种意愿的实现。《枕杀记》和《尼妙寂》重写破案雪冤，前者以释梦和卜筮相参照，解除了对董丰的嫌疑，找到了元凶；后者则由冤魂梦示隐语，其女妙寂寻人解说，历尽艰辛而终于报仇。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尼妙寂女中豪杰的侠女形象。

招冥梦选录甚少，它主要写阴府到人间招人为官之事。《蒋济亡儿》写召泰山府君，来召迎者却是将军蒋济亡儿。故事三述通梦，情真意切。《阳明府》写招江南名士陆洎为该府侍郎，陆洎坐以待死，至期果亡。《水府判官》叙写齐琚厌居人世，反喜鬼职，自戕自害，急欲赴任。令人想到中国人在死亡与为官之间的可怕的选择。

幽怨梦叙死亡哀怨，它们广泛生发于各类人中。有叙夫妻哀怨的《墨点面》、《三峡怨》；有叙友朋追念的《冥漠愁人》、《亡灵求祭》；亦有叙其他生死之情的《冥婢》、《草穿眼》等。幽怨梦重在抒情，笔致缠绵，梦境凄切，令人声泪俱下，惨淡神伤，是我们民族死亡焦虑的聚集与抒发。

迁葬梦有两种情形，其一指梦迁骸骨；其一指迁葬故乡。古人

想象阴间如人世，所葬尸魂惧怕潮湿、抛尸野外。故有《槁骨呼葬》、《湿鬼迁葬》的通梦请求，因亦有《思及枯骨》的荒唐迁葬情节，这在他国或他民族是不可思议的。迁葬故乡映现了我们浓郁的思乡情结。《孤魂托梦》的描写已够凄迷浓烈的了，而《阮郴州妇》中滞留他乡的鬼妇终于以梦打动了告老还乡，忌带妇丧归家的阮公，携灵柩一道还乡。《鬼牒》却突作奇想，认为尸身固已迁葬，魂灵羁迷他域还是不行，必获鬼牒（鬼通行证）方能"魂归故土"。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执著，使我们终于无法高升，仍苟延于这脚下的土地。

晋侯梦大厉

晋侯梦大厉①，被发及地，搏膺而踊②，曰："杀余孙③，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④。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巫言如梦。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⑤。"六月丙午，晋侯欲麦⑥，使甸人⑦献麦，馈人⑧为之。召桑田巫，示而杀之。将食，张⑨如厕，陷而卒⑩。出（《左传·成公十年》）

【注释】

① 大厉：恶鬼。古人认为绝后之鬼常为厉。故《礼记·祭法》有"泰厉"、"公厉"，郑《注》："古代帝王绝后者为泰厉，诸侯绝后者为公厉。"

② 搏膺：捶胸。踊：跳。犹言捶胸顿足。

③ 杀余孙：当指成公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事。晋景公所梦见的恶鬼，应是赵氏祖先的幻影。此"孙"为广义，泛指后代人。

④ 室，在寝门里，有门户相通。

⑤ 不食新：新，新麦。谓死期已近，已吃不到新收割的麦子了。

⑥ 欲麦：欲尝新的麦子。

⑦ 甸人：天子、诸侯均有此官，掌管籍田，并供给野物。

⑧ 馈人：为诸侯主持饮食的人。

⑨ 张：今作胀，肚子发胀。

⑩ 跌入粪坑而死。

浑良夫

卫侯梦于北宫①，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譟②曰："登此

昆吾之墟，绵绵生之瓜③。余为浑良夫，叫声无辜④！”公亲筮之，胥弥赦占之，曰：“不害。”与之邑，置之而逃，奔宋⑤。卫侯贞卜，其繇曰：“如鱼竄尾⑥，衡流而方羊⑦，裔焉⑧大国，灭之将亡。阖门塞窦，乃自后裔。”冬十月，晋复伐卫，入其郛。将入城，简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⑨。’”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⑩。（出《左传·哀公十七年》）

【注释】

① 卫侯：指卫庄公。北宫：当指卫侯在北面的寝宫。
② 昆吾之观：在北宫南面，筑在昆吾废址上，故梦其人向北而叫。被发：披发。譟：叫。
③ 绵绵句：出《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绵绵：连续不断的样子。浑良夫譬卫初开国，至今未断；卫侯之立，由己之力。
④ 浑良夫为卫国功臣，被卫太子疾所杀。这里他的冤魂在梦里出现，自称死得无辜。
⑤ 此句言卫侯无道，卫筮史胥弥赦不敢讲实话。封赐给他城邑，他弃置而跑到宋国去了。
⑥ 如鱼竄尾：《诗经·周南·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毁。”竄即赪，浅红色。
⑦ 衡：同横。方羊：彷徉，犹今之徜徉。横流而方羊形容其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
⑧ 裔：继。这里说卫国依靠着大国的扶持。
⑨ 此句言：趁他国内乱而灭掉它的人会没有后代。
⑩ 此句言：卫国人赶出了庄公而与晋国讲和。

鬼刺阴

姚萇① 疾笃，舆疾② 而进。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萇惧走入宫。宫人迎萇刺鬼，误中萇阴③。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余。寤而惊悸，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萇遂狂言，或称：臣苌，杀陛下者。”以太元十八年死，时年六十四。（出《晋书·姚苌传》）

【注释】

① 姚：苌东晋地方政权后秦主。羌族，南安赤亭人。初事前秦苻坚，后慕容泓起兵攻坚，苌为泓所败，奔渭北，自称秦王。会白燕攻长安，苻坚兵败，奔五将山，苌执杀坚。太元十一年称帝于长安，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
② 舆疾：带疾乘车。
③ 阴：阴部，生殖器。

华林园

前废帝① 好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妇人倮② 身相逐。有一妇人不从，命斩之。夜梦游后堂，有一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③矣。"帝寤而怒，于宫中求得似所梦者一人戮之。其夕复梦所戮女骂曰："汝枉杀我，已诉上帝矣。"未几果为寿寂之等所弑④。（出《宋书·前废帝纪》）

【注释】

① 前废帝：南朝宋前废帝刘子业，小字法师，在位仅一年。
② 倮：同裸。
③ 熟：熟食。不及熟言吃不到煮熟的食物了，即言将死去。与《晋侯梦大厉》的"不食新"义同。
④ 事见《宋书·前废帝纪》："寿寂之、姜产之等十一人谋共废帝。戊午夜，帝于华林园竹林堂射鬼时，巫觋云：'此堂有鬼，故常自射之。'寿寂之怀刀直入，姜产之为副，帝仆走，寂之追而弑之。"

血　仇

高昂为军司大都督，与周文帝① 战。败于芒阴，死之。先是②，昂使奴京兆候③ 西军。京兆于侍婢强取昂佩刀以行。昂执杀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④，何忍以小事赐杀。"夜梦京兆以血涂己，血流淋漓。寤而怒，使折其二胫。时刘桃棒在渤海，亦梦京兆言诉得理，将公付贼。及战，果及难。（出《北史》）

【注释】

① 周文帝：宇文泰（507—556），字黑獭。代郡武川人。
② 先是：追述故事发生以前的事。
③ 候：问候，犹言犒劳。
④ 大急：危急或大难。

枕 杀 记

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贼所杀。

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① 杀妻。

苻融② 察而异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复梦如初。问之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

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下坎上，既济，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③ ，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本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④ 。后不审，是以误中妇人。"（出《晋书·苻融传》）

【注释】

① 诬引：诬陷导引。

② 苻融：晋时前秦君主苻坚的弟弟，封安乐王。聪辩明慧，下笔成章，谈玄论道，无与伦比。深得苻坚嘉许。

③ 推检：推验查检。

④ 期：约定。验：此处言以枕枕安睡作为验证、标志或信号。

尼妙寂

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女也① 。初嫁任华，浔阳大贾也。父昇，与华往复长沙广陵间② 。唐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复。过期数月，妙寂忽梦父被发裸形，流血满身，泣曰："吾与汝夫湖中遇盗，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许复仇，但幽冥之意，不欲显言，故吾隐语报汝，诚能思而复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隐语云何？"昇曰："杀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见其夫形状若父，泣曰："杀我

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抚膺而哭，遂为女弟所呼觉。泣告其母，阖门大骇。念其隐语，杳不可知。访于邻叟及乡闾之有知者，皆不能解。乃曰：“上元县③，舟楫之所交者④，四方士大夫多憩焉。而邑有瓦棺寺⑤，寺上有阁，倚山瞰江，万里在目，亦江湖之极境；游人弭棹⑥，莫不登眺。吾将缁服其间⑦，伺可问者，必有省吾惑者⑧。”于是褐衣之上元，舍力瓦棺寺，日持箕帚，洒扫阁下。闲则徙倚栏槛，以伺识者。见高冠博带吟啸而来者，必拜而问。居数年，无能辩者。

十七年，岁在辛巳，有李公佐者⑨，罢岭南从事而来⑩，揽衣登阁，神彩俊逸，颇异常伦。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问之。公佐曰：“吾平生好为人解疑，况子之冤恳而神告如此，当为汝思之。”默行数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杀汝父者申蘭，杀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呜咽，拜问其说。公佐曰：“夫猴，申生也⑪。車去两头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过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盖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错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胜。久而掩涕拜谢曰：“贼名既彰，雪冤有路，苟获释憾⑫，誓报深恩。妇人无他，唯洁诚奉佛，祈增福海耳。”乃再拜而去。

元和初，泗州普光王寺有梵氏戒坛⑬，人之为僧者必由之；四方辐辏，僧尼繁会，观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⑭，维舟而往观之。有一尼，眉目朗秀，若旧识者，每过必凝视公佐，若有意而未言者久之。公佐将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贞元中不为南海从事乎？”公佐曰：“然。”“然则记小师乎？”公佐曰：“不记也。”妙寂曰：“昔瓦棺寺阁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获贼否？”对曰：“自悟梦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佣于江湖之间。数年，闻蕲黄之间有申村⑮，因往焉。流转周星，乃闻其村西北隅有申蘭者，默往求佣，辄贱其价。蘭喜召之。俄又闻其从弟有名春者。于是勤恭执事，昼夜不离，凡其可为者，不顾轻重而为之，未尝待命，蘭家器之。昼与群佣共作，夜寝他席，无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干，蘭愈敬念，视士寂，

即自视其子不若也。蘭或农或商，或畜货于武昌，关锁启闭悉委焉。因验其柜中，半是己物，亦见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记之。而蘭、春叔出季处⑯，未尝偕在。虑其擒一而惊逸其一也，衔之数年。永贞⑰年重阳，二盗饮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获，一问而辞服，就法。得其所丧以归，尽奉母，而请从释教。师洪州⑱之天宫寺尼洞微，即昔时授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诚复仇，天亦不夺，遂以梦寐之言，获悟于君子，与其仇者得不同天。碎此微躯，岂酬明哲。梵宇无他，唯虔诚法象以报效耳。"公佐大异之，遂为作传。（出《玄怪录》卷二）

【注释】

① 江州：治所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
② 长沙：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广陵：郡名，郡治故城在今江苏扬州市东北。
③ 上元县：唐时一度改名金陵，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
④ 舟楫之所交者：船只所交会停泊的地方。
⑤ 瓦棺寺：南朝梁建，故址在今南京市西南。寺有瓦棺阁，高二百四十尺。
⑥ 弭棹：停船。
⑦ 缁(zī)服：黑色之服，指僧尼所着的衣服。
⑧ 省吾惑者：省，省悟，明白。使我的疑惑得到解释的人。
⑨ 李公佐：字颛蒙，曾为钟陵从事。作传奇《谢小娥传》，与本篇记事略有异。
⑩ 岭南：唐方镇名，治所在今广州市。
⑪ 申生：猴在十二生肖中的属相。
⑫ 苟获释憾：苟，如果。获：获得，能够。释：排解。憾：憾事，令人不满意的事。这里指替父兄报仇的事。
⑬ 泗州：已没入洪泽湖中，治所在今江苏盱眙县西北。戒坛：佛教僧徒传戒律之坛。
⑭ 楚：指长江中游一带，古为楚国之地。也用以泛指南方。秦：指今陕西一带，古为秦国之地。
⑮ 蕲：蕲州，治所在今湖北蕲春县。黄：黄州，治所在今湖北黄冈县北。
⑯ 叔出季处：兄出外则弟在家，言兄弟俩依次在家。古时以伯仲叔季表示长幼次序。
⑰ 永贞：唐顺宗李诵年号（805）。
⑱ 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

陈泰冤梦

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贷崇仁、乐安、全溪诸债户，达于吉之属邑①，各有驵主其事②。至六月，自往敛

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

淳熙五年，独迟迟而来，尽十月不反。妻颇以为念，夜梦其披发流血告曰："我此行不幸，到乐安曾家，为所戕杀，盍亟为我雪此冤！"旦与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次夕，梦如初，遂诉于郡太守王晓浚明③。谓事干④刑名，怪其凭梦申理，扶之出。还家啜泣，夜闻户外剥剥弹指声。祝之曰："吾夫有灵，此声当入室。"俄顷，撼床枕不已，妻悲怖。

翌日，再诣公庭哀祈，且拜且泣，守恻然，为下其事县宰张公茂老⑤，悉集诸驵验究。有曾小六者在数中，白宰言："举室受陈氏恩，未可报，那敢作此大恶？既以某日离某家去矣。"张无以诘。后五日，里正报："严陁村道侧有卧尸。"牒尉检视，曾以甲首往会⑥，曰："非也。"又五日，或⑦与曾素仇，告其实杀陈泰，埋于舍后竹林中。于是捕送狱，才鞫问，即承伏云："初用渠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因其独来，妄起不义之心，醉以酒，随行只一仆，诈主人之命，使先归语妻云：'掊索未就，尚须小淹。'仆去少时，遂毙之于山下。前所验道侧之尸是已。续乃缢陈而埋之。不敢复隐。"狱成，坐诛死。（出《夷坚支癸》卷五）

【注释】

① 吉：指吉州，今江西吉安。崇仁、乐安和全溪是其辖区。
② 驵：市场经纪人。主：主持。
③ 王晓浚明：姓王名晓，字浚明。
④ 干：关系。
⑤ 此句言：于是，把这件案子下放给事发县的县宰张茂处理。
⑥ 曾以甲首往会：甲首，甲长。曾以甲长的身份去认尸。
⑦ 或：有人。

蒋济亡儿

蒋济字子通，楚国平阿人也。仕魏，为领军将军。其妇梦见亡儿，涕泣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

伯①，憔悴困苦，不可复言。今太庙西讴士②孙阿，见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侯③，属阿，令转我得乐处。"言讫，母忽然惊寤。明日以白济。济曰："梦为虚耳。不足怪也。"日暮，复梦曰："我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顷，暂得来归。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复得归。永辞于此。侯气疆，难感悟，故自诉于母。愿重启侯，何惜不一试验之。"遂道阿之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重启济："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适④。亦何惜不一验之。"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证验，悉如儿言。济涕泣曰："儿负吾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得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不信也，曰："若如节下言，阿之愿也。不知贤子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曰："辄当奉教。"乃厚赏之。言讫，遣还。

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消息。辰时传阿心痛，巳时传阿剧，日中传阿亡。济曰："虽哀吾儿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后月余，儿复来，语母曰："已得转为录事⑤矣。"

（出《搜神记》卷十六）

【注释】

① 伍伯：伍长。五人曰伍，五长曰伯，故称伍伯。
② 讴士：歌者。
③ 《魏志·蒋济传》："齐王曹芳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故称曰"侯"。
④ 此何太适适：这梦为什么这样的逼真呢。适适：逼真的样子。
⑤ 录事：官名。掌总录众官署文簿，举弹善恶。

阳明府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①，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

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客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

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②。

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③，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④。"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原名《陆洎》）

【注释】

① 常州：州名，在今江苏常州市。不克之任：未按期上任。
② 嘻然：嘻然而笑，不相信有某种事的哂笑。
③ 府中已办：府中事已料理完毕，即已充分作好了死赴冥司的准备。
④ 卜邻：死为邻居，墓葬在一块。

水府判官

齐琚，字仲玉，饶州德兴人。温厚好学，家苦贫，教生徒以自给。绍兴丁卯，就馆① 于同邑董时敏家。约已定，过期不至，董遣书促之。才及门，闻哭声，则琚死两日矣。琚所善汪尧臣言："琚以去年季冬得疾，梦人持文书至，曰：'某王请秀才为水府判官。'发书视之，中云：'不得顾父母，不得恋妻子。'琚与约正月十三日当去。既觉，语家人曰：'我明年正月十三日死。'自是谢医却药，食饮尽废，时时自言曰：'彼中大有好处，那能久住此！'家人初窃忧之，至期虽无它②，然自此遂困殆，不复语。又八日，乃不起。"（出《夷坚甲志》卷四）

【注释】

① 就馆：古人把当门客或到别人家去教学称为就馆。
② 至期虽无它：相约死任水府判官的日期到了，虽然尚无其它变化。

墨点面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其妻来上床，分明见新白妆面①上有黑点。（出《搜神记》卷十六，原名《诸仲务女》）

【注释】

① 新白妆面：死者刚刚化妆过的白面孔。

草穿眼

陈留①周氏婢入山取樵②，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③之曰："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骷髅，眼中生草，遂与拔之。后于路旁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原名《周氏婢》）

【注释】

① 陈留：地名，古有葦城，春秋为留地，属郑，后为陈所并，故曰陈留。秦置县，汉为陈留郡治。

② 取樵：拾取枯枝作柴烧。

③ 谒(yè)：进见。

三峡怨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①，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绵等事，盈并为主之②。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③。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缣币迎之。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

是时励方典邛商④，诸往觐⑤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女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姻，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⑥，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⑦，遂尽室江陵而行。

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⑧喑呜而卒。

诸亦荡游他处，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门东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

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臊子》，原名《王诸》）

【注释】

① 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邛州：地名。南朝梁置，隋废，唐复置。初治依政县，在今四川邛崃县东西。后移治临邛，即今邛崃县治。绵州：隋置绵州，历代相因，属四川省。

② 赍：寄物，赠物。左绵：地名，即指绵州。涪水从右边流过绵州，绵州则在涪水左边，故称左绵。王诸家在左绵，所以常寄东西回去。主之：作主来作。指赵盈为王诸操办一切。

③ 侍巾栉：与"奉箕帚"等同义。

④ 典：掌管。邛：邛州；商：古地名，在今陕西商洛一带。

⑤ 觐：拜望。
⑥ 江陵卜居：卜居江陵，定居在江陵。江陵，即今江西九江市。
⑦ 受替：被人替换了官职。
⑧ 断发：犹言自杀。

冥漠愁人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① 河阳进奏官潘某。潘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② 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③ 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

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帘幙④ 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樽罍⑤ 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饪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颔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⑥ 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

（出《王堂闲话》，原名《邵元休》）

【注释】

① 说：同悦。
② 要：同邀。
③ 物故：犹言死去。
④ 帘幙：帘(yī)，小帐幕，帐篷中座上承尘的平幕。幙，即幕，帐幕。
⑤ 樽罍(jiǎ)：樽，古盛酒器。罍，古代铜制酒器。似爵而较大，有三足、两柱、一鋬，圆口平底，盛行于商代。
⑥ 顷年：前些年。

冥　婢

晏元献家老乳媪燕氏，在晏氏数十年，一家颇加礼。既死，犹以时节祭之。尝见梦曰："冥间甚乐，但衰老须人挟持，苦乏使①耳。"其家为画二妇人焚之。复梦曰："赐我多矣，奈软弱不中用何！"其家感异，嘱匠者厚以纸为骨，且绘二美婢。它日来谢曰："新婢绝可②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归，复梦曰："向所得婢，今又舍我去。"曰："何得尔？"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荡，皆为燕三诱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媪侍女？"曰："亦已来矣。"曰："然则当为办之，不难也。"明日相语，皆大笑。燕三者，媪侄也，素不检，自媪死，不复闻其存亡。遣询之，果已死。遂复画二老者与之。又来致谢。盖前后五梦而得二老婢云。（出《夷坚甲志》卷十六，原名《晏氏媪》）

【注释】

① 乏使：缺乏使唤的人。
② 可：超。

亡灵求祭

天津林麓子，家人刘忠密友也。以面麻，故"麻林"称也，与其友通州宋姓者，皆从浙江某监司为常随①，相交极密，寝食必俱。及监司罢官，二人流落江淮间，无计还家。未几，宋病痢死，无所归。林倾囊倒橐，殡葬如礼，思之弗谖②。

值令节，欲往一奠，苦乏资，未能也。一夜忽梦宋谓曰："相好多年，忍馁我之鬼乎？"林许其必祭。宋郑重而去。越宿，复梦见之，责以爽信③，林以乏钱对。宋曰："二三缗之数，难办如此哉！胡不向南关金四贷之？"南关金四，郡之富人也。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中心颇闷。是夕，宋又见梦曰："清明近矣，独不能破悭为故

人送一陌钱耶？”林叹曰：“惜同在浙时，盈千累万之资，咄嗟可办，不意今日之窘，异乎寻常，兄姑待之！纵此节不能，中元④必有以倍之矣。”宋坐榻上啜泣曰：“掩骼几日，遽尔薄情，生死之交，不应如是！”林不堪其聒，捉臂而起，欲与尽言。宋大惊求退，林不放。宋摆脱甚力，林觉其异，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梦已醒，闻被中呜呜然，犹有哀恳声。林惊惶，极力捺之，渐觉缩小，而声嘶且左。良久，不动。启被审视，无复为宋，但见一豚，蹄踢榻上，遗矢秽甚，重二十余斤。林通身汗流，逾时始定，睇豚笑曰：“吾有以处之⑤矣。”次日，将豚入市，货钱二千，尽置酒盒香楮，往祭宋墓，大恸而归。（出《夜谈随录》卷二，原名《麻林》）

【注释】

① 从……为常随：跟从某某，作他经常的随从。监司：监察州县的地方长官的简称。
② 谖(xuān)：忘记。
③ 爽信：违背诺言。
④ 中元：时节名。道家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⑤ 有以处之：有办法处置它。

槁骨呼葬

文王①梦人登城呼曰：“我东北陬②之槁骨也。速以人君葬我③！”文王曰：“诺。”及觉，召吏令以人君礼葬。吏曰：“以大夫葬之④。”文王曰：“吾已梦中许之。”民闻之曰：“我君不以梦故背槁骨，况生人乎！”（出贾谊《新书》）

【注释】

① 文王：指周文王姬昌。
② 陬(zōu)：角落。
③ 以人君葬我：以人君的仪式安葬我。
④ 以大夫葬之：以大夫的礼仪安葬。

湿鬼迁葬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① 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语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亦何足怪。"颖乃还眠。向寐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② 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汪芒氏③ 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喏"。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适。"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半没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注释】

① 甘陵府：后汉冀州清河国，桓帝建和二年改为甘陵国。建安十一年，国除为郡。

② 愍(mǐn)：哀怜。

③ 汪芒氏：汪芒，古国名。防风氏都，故地在今浙江武康县。《国语·鲁》："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狄人。'"

孤魂托梦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①，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瘗于山中。

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②，之广汉。晓发，其妻窦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

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③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④，可相为访。令收已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六七里。堕坑而死，殡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

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志》，原名《杨昭成》）

【注释】

① 广汉：郡名，在今四川广汉县地。什邡：县名，故址在今广汉县南。
② 益州：州名，故地大部在今四川省境内。仓曹：官名，主管仓谷事务。东汉属太尉府。唐时左右各卫、王府官属、各府尹、各都督府、都护府、各州刺史、各镇将都设有仓曹参军事，或司仓参军事。
③ 见：被。
④ 功曹：官名，掌管考查记录功劳。唐时在府叫功曹参军，在州叫司功参军。

阮郴州妇

户部员外郎阮阅，江州人，宣和①末为郴州守。子妇以病卒，权②殡于天宁寺。阮将受代③，语其子曰："吾老矣，幸得解即还。老人多忌讳，不暇挈妇丧以东，汝善嘱寺僧守视，他日来取之可也。"子不敢违。是夜，阮梦妇至，拜泣曰："妾寄殡寺中，是为客鬼，为伽蓝神④所拘。虽时得一还家，每晨昏钟鸣必奔往听命，极为悲苦。今不获同归，则永无脱理。恐以棕木⑤为累，乞就焚而以骨行，得早空山丘，无所复恨。"阮寤而感动，命其子先护柩，江州营葬。是夜，梦子妇来谢云。（出《夷坚丙志》卷十五）

【注释】

① 宣和：宋徽宗赵佶年号（1119—1125）。
② 权：暂且。
③ 受代：被人替代。

④ 伽蓝神：伽蓝，梵文僧伽蓝摩的略称，意译为“众园”或“僧院”，即众僧居住的园林。后因把佛寺称为伽蓝。伽蓝神即为寺庙神。
⑤ 梓木：指棺材。

恩及枯骨

王承可，绍兴辛酉岁提举浙东茶盐①，公廨在会稽子城东，盖古龙兴寺。承可第三子洧，尝梦一丈夫，衣紫袍，来言曰：“我朽骨埋桃树下，幽魂无所归，君幸哀我，使得徙葬②。”洧觉，白其父。视舍旁有巨桃一本，因下穿求骨，弗获。明年八月晦③，又梦有通谒者曰：“朝请大夫李尚仁。”既进，乃向所梦者，頫首④蹙额，以旧恩⑤申言，袖诗一纸以赠洧曰：“桃林隐伏厌清芬，去岁幽魂得见君。八十寿龄人未有，一堂风彩世无闻。济时革弊忠为主，救物哀亡德作恩。白骨可怜埋近地，愿公举手报无垠⑥。”洧觉，急烛火笔于简。会承可将代还⑦，以李君精爽⑧不可负，亟集吏卒尽西庑之桃下，大索数日，无所见。承可躬督畚锸，复穿尺许，乃得之。有小象梳二，已朽，乌巾才余方寸，骨旁存大钉四，乃迁葬于禹庙后三乔松下，具酒食祭之。（出《夷坚甲志》卷三）

【注释】

① 提举茶盐：官名，主管茶盐等的专项经营。
② 徙葬：迁葬。
③ 晦：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
④ 頫(fǔ)首：低着头。
⑤ 旧恩：先前的请求。
⑥ 举手：举手之劳，形容事情容易办。报无垠：恩及枯骨，将获无限之报。
⑦ 代还：被人取代而回来。
⑧ 精爽：精魂。

鬼　牒

陈茂英在太学，以乾道己丑登弟，为长兴尉①。淳熙乙未，方赴官，拉事未及月，梦同舍长溪王寅东卿②来访。陈曰：“三哥何由

到此?"答曰:"寅流落已久，不能归，可为作一方便，使达故乡。"陈曰:"于义固所当然，但弛担③才两旬，犹未受俸，岂能少效助力?"曰:"非此之谓也。"揖起即去。陈寤而思之:"不相问七八年矣，岂非死于此乎?"明日，博询④邑吏，一小胥云:"顷岁有福州王上舍，曾来谒颜知县、徐县尉，送往大雄寺安泊，偶得病死。县官为旅殡寺后，仍报其家，其亲戚来，火化尸柩，收骨归矣"。陈谓东卿已归骨，而魂魄尚留滞，殆是城社之神拘录之尔。于是具酒敬诣元窦所祭酬，而用尉司公牒，牒城隍、社庙、关津河渡主者，令不得阻截王上舍神魂，俾⑤得善还福州长溪祖先坟墓。焚牒后三夕，梦王告辞曰:"得君移文⑥，乃遂归计。"泣谢而没云。(出《夷坚三志己》卷五，原名《王东卿鬼》)

【注释】

① 乾道:宋孝宗赵昚年号(1165—1173)。长兴:县名，属浙江省。
② 王寅东卿:姓王名寅字东卿。
③ 弛担:放下担子。犹言刚结束行程，上任不久。
④ 博询:广泛地询问。
⑤ 俾:使。
⑥ 移文:犹言现今的通行证。

夜与昼

夜与昼是中国文化中梦幻想象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与梦醒交错的形式相类似，夜即是梦，醒即是昼，它们原本是一致的。我们的鬼怪妖魅都放肆地活动于夜间，一到白昼，幻变为真，梦变为实，一切都复了原形，现了原样。

夜与昼是我国古代梦幻的一种普遍的表达法，这里所选用的仅仅考虑到所叙题材的各种类型。《墓室箜篌》叙早亡女子无尽的愁怨。某人至东野还，暮不及家，借宿于路旁小屋，见有一女子与女伴弹箜篌，弹弦而歌，歌声缠绵。第二天寄坐肆中，才知昨宿卖食母亡女处，小屋乃是她的坟茔。《古殡宫》和《坟茔夜遇》以昼夜交替的形式叙夜中幻境，描写细腻生动。前篇写阎敬立夜入某县尉殡宫，全如人间模样，积草秣马，设宴饮客，甚是殷勤，且还遣人送客出门。但至平明，才知借宿古殡宫，所谓遣送马匹乃墓前木马，婢仆乃宫前冥器数人。"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蒭尘之色，斯乃棺中送亡人之食也。"《坟茔夜遇》更其怪异。进士王某避兵夜行，遇犬曰捷飞，将其仆人变作驴，自己变为仆人，随之而行，路遇"大头者"，又"大面多眼者"，最后到达华居大第，有老人宴客，且呼女子宠奴、花眼侑酒。天明，乃知夜宿晋朝刘琨歌妓张宠奴墓，花眼是路旁骷髅；其仆人则夜梦化为驴，为人所骑。其余各物，皆所幻化，难以穷索。

《枫林古木》叙述性合故事，两士人夜与女婢二人寝寐，极尽其乐；"及寤，寒风袭人，披衣起视，东方已白，回顾无复华屋洞户，乃在枫林古木间。"《幻夜》为类似题材，却写夜行人贪财，将女伴租予三贵人侍寝。自以为得意，然"比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芃芃，一望无际而已。"侍寝三妇，裸露草间，视所与

金，皆纸铤也。终为幻境所欺骗。

《荒冢怨》写墓室忧怨。某人夜宿陋居，有老媪与少妇幼儿，皆衣衫破烂，生计困窘，形容惨淡。但待客却极为恭敬。然梦醒之际，"觉草虫鸣于耳畔，萤火耀于目前。身卧松柏间，秋露湿衣，清寒砭骨。"媪与妇并失，但见古冢颓然，半倾与蒿莱枳棘之中。后才知夜遇乃某涤器老人先妻、亡媳及夭孙。《鬼媒》更是此类滑稽故事。发誓不再作媒的媒婆为金钱所诱，竟夜为两鬼家作媒，劳累奔波。旭旦至家，手帕中所赠佳果乃化作蝌蚪数十枚，其两家赠金，已俱化为冥镪，红绫亦折纸所为。媒婆惊吓之际，大病半月始愈。

夜昼交替的梦幻叙述能巧妙地融入各种题材，而最终真幻对照的强烈效应令人尴尬、吃惊、叹惋、醒悟。这或许是其叙述形式的根本意义所在。

墓室箜篌

汉时，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至家。见路旁小屋燃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人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①。问其姓名，女不答。弹弦而歌曰："连绵②葛上藤，一绥复一绚③。欲知我姓名，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④，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闻阿登，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出《搜神后记》卷六）

【注释】

① 箜篌：乐器名，据说为古代师延所作，为空国侯所存，故亦称空侯。依琴制作，似瑟而小，七弦，用拨弹之，如琵琶。

② 连绵：不断的样子。

③ 绥(suí)、绚(gōng)：这里均指藤蔓。比兴用法，以藤蔓的交错连绵不断比喻冥思的纠结而永无尽日。

④ 卖食母：出卖食品的妇人。肆中：店铺中。

古殡宫

兴元①元年，朱泚乱长安②，有阎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③，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鲠涩④。

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常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⑤。俶乃云："此馆所由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觇厨中，有三数婢，供馔具甚忙，信是无所由。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餐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馔亦如法。俶处分⑥知远，取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饯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⑦，异于常馆官。

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辎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堠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朽烂气，如黄衣黏尘之色，斯乃榇中⑧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志》，原名《阎

敬立》）

【注释】

① 兴元：唐德宗李适（kuò）年号(784)。
② 朱泚(742—784)：唐幽州昌平人，任卢龙节度使。建中三年其弟朱滔叛唐，泚被免职，以太尉衔留京师。次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军在长安哗变，德宗奔奉天。姚军拥泚为帝，国号大秦，年号应天。旋改为汉，改元天皇。兴元元年，唐将李晟收复长安，泚出逃为部将所杀。
③ 凤翔山：在陕西凤翔县境内。
④ 莱芜：蒿莱，芜草。鲠：通“梗”，梗塞不通。涩：道路阻塞。
⑤ 宫阙尚生荆棘：暗指朱泚乱长安事。语论皆出人右：言语谈论全高人一筹。右：上，优势或比……强。
⑥ 处分：处理，处置，吩咐。
⑦ 执别：执手而别。
⑧ 椟中：棺中。

坟茔夜遇

长庆元年①，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镇阳也②，进士王泰客焉。闻兵起，乃出城南。走时，兵交于野，乃昼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③，忽有一犬黄色随来。俄而，犬顾泰曰：“此路绝险，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以诚告之曰：“镇阳之难矣。”犬曰：“然得逢捷飞，亦郎之福也。许捷飞为仆，乃可无患。”泰私谓：“夫人行爽于显明之中者④，有人责；行爽于幽冥之中者，有鬼诛。今吾行无爽，于吾何诛。神祇尚不惧，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⑤耳。”乃许焉。犬忽化为人，拜曰：“幸得奉侍，然捷飞钝于行，请元从⑥暂为驴，借捷飞乘之，乃可从行。”泰惊不对。乃驱其仆下路，未数步，不觉已为驴矣。犬乃乘之。泰甚惧，然无计御之，但仗正心而已。

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长数尺，头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扬眉而笑曰：“捷飞安得事人？”犬曰：“吾乃委质于人⑦。”乃曰：“郎幸无怖。”大头者低面而走。又数里，逢大面多眼者，赤光闪闪，呼曰：“捷飞安得事人？”又对如前，多眼者亦遁去。捷飞喜曰：“此二物者，以人为上味，得人则戏投而争食之，困，然后食。今既去矣，余不

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刘老者，其家不贫，可以小憩。”

俄而到焉，乃华居大第也。犬扣其门，有应而出者，则七十余老人，行步甚健，启门喜曰：“捷飞安得与上客来？”犬曰：“吾游冀州，不遇，回次山口，偶事于郎。郎以违镇阳之难⑧，不敢昼行，故夜至。今极困，愿得稍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馆秦于厅中。盘馔品味，果粟之属，有顷而至。又有草粟，筐贮饲马，化驴亦饱焉。当食，而捷飞预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馔，若更有酒，主人之分尽矣。”老人曰：“不待启言，已令涤器。”俄有小童陈酒器，亦甚精洁。老人令捷飞酌焉，遂与同饮。数巡，捷飞曰：“酒非默饮之物，大凡人之家乐，有上客而不见，复谁见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欢，安敢惜焉。”遽召宠奴。有顷，闻宠奴至，乃美妓也，貌称三十余，拜泰而坐其南，辞色颇不平。泰请歌即唱，老人请即必辞拒。犬曰：“宠奴之不肯歌者，当以无侣为恨耳！侧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顷呼入，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鲜华，坐宠奴之下。巡及老人，请花眼即唱，请宠奴即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诉。巡又至老人，执杯固请不得，老人颇愧，乃笑曰：“常日请歌，宠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弃老夫耶？然以旧情当未全替⑨，终请一曲。”宠奴拂衣起曰：“刘琨被段匹磾杀却⑩，张宠奴乃与老野狐唱歌来。”灯火俱灭，满厅暗然。徐窥户外似明，遂匍匐而出。

顾其厅即大墓也。马系长松下，旧仆立于门前，月轮正午。泰问其仆曰：“汝向者何为？”曰：“梦化为驴，为人所乘，而与马偕食草焉。”泰乃寻前路而去，行十余里，天曙，逢耕人，问之曰：“近有何墓？”对曰：“此十里内有晋朝并州刺史刘琨歌妓张宠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数里，路隅有朽骷髅，傍有穿穴草生其中。泛视之，著四眼，盖所召花眼也。而思大头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吾尝以儒视世界，人死固有鬼；以释视之，轮回之义，理亦昭然。奈何此妓华藉千载，犹歌于冥冥之中？则信乎视听之表⑪，圣贤有不言者也⑫。（出《玄怪录》卷四，原名《张宠奴》）

【注释】

① 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821—824)。

② 田令公弘正：田弘正(764—821)，卢龙人。宪宗时任魏博、成德等镇节度使，封沂国公。失律镇阳：指长庆元年(821)七月镇州兵变。在这次事件中，田弘正及其家属、将佐三百余人被杀。镇阳，即镇州，原名恒州，元和十五年，因避穆宗讳改名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

③ 信都：冀州治所，即今河北冀县。

④ 行爽：做错事、坏事。爽，差错。

⑤ 正制之：以正义来制服它。

⑥ 元从：原来的随从，即仆人。

⑦ 委质：奉事、献身。

⑧ 违：避。

⑨ 全替：全部被人代替。

⑩ 刘琨(271—318)：晋中山魏昌人，字越石。官至大将军。晋室南渡后，任侍中太尉，坚守并州，与石勒对抗。因孤军无援，兵败后投奔段匹磾，被段杀害。段匹磾：晋人，鲜卑族，任幽州刺史，一度与刘琨对抗后赵的石勒。

⑪ 信乎视听之表：真实地表现为可见可听之物。

⑫ 不言者：有隐藏而不言说的东西。

枫林古木

南城人饶邠，大观间预贡西上，遂留近京，馆于士人胡质夫家①。胡亦贡士也。他日同入京，暮投道店，见老媪以黄罗帕发，执青盖过门外②，类庄家人。别有少女绝姝美，相逐而去，且行且眄，光艳动人。胡生惑之，率邠蹑其后。甫食顷，恍迷所如，益前进，可六七里，至一豪民居。登其门，老翁垂白负杖出，自言为史氏，见客极喜，迎肃③殊有礼节。厅事上挂观世音像，香花奉事甚严，画绘光彩，非人间笔。既夕留宿，休仆马于外。二子请入拜其媪，许之，则逆旅所见者。询其故，笑曰："早携孙女访姻戚，薄暮归，不知二君在彼，失于趋避，深负愧怍。"顷又呼孙女出，真国色也，言谈晤黠④，姿态横生，二子恍然心醉。须臾，引入中堂，供张华楚，治具丰洁，宾主酬酢欢甚。半酣，胡试挑其女，女欣然就之。邠起便旋⑤，翁使乳婢秉烛从，姿色亦可悦。邠出，盥手，沃以水为戏，皆大笑。酒罢，女侍胡寝，婢侍邠寝，皆熟寐。

及寤，寒风袭人，披衣起视，东方已白，回顾无复华屋洞户，乃在枫林古木间。二子相视叹怖，群仆亦莫知所以然。愀怳⑥归邸，竟不测为何物妖魅也。（出《夷坚丁志》卷十八，原名《史翁女》）

【注释】

① 大观：北宋徽宗赵佶年号(1107—1110)。预贡：参与贡生考试。馆：停宿。
② 黄罗帕发：以黄罗帕系发。青盖：青的车篷。
③ 迎肃：迎接，揖让。
④ 晤：聪颖，明白；黠：狡黠。
⑤ 便旋：小便。
⑥ 愀怳：也作"悄怳"或"悄恍"，迷迷糊糊，不清楚。

幻　夜

有数人在静海①之东，日暮后趁凉夜行。遥见一处有灯火，往就乞饮。至则门庭华焕，僮仆皆鲜衣。堂上张灯设乐，似乎宴宾。遥望三贵人据榻坐，方进酒行炙。众陈投止意②，阍者为白，主人颔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嘱。阍者出引一媪，悄语曰："此去城市稍远，仓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赏。媪为通词，犒赏当加倍。"媪密告众，众利得赏，忿愚幼妇应其请。遂引三人入，沐浴妆饰，更衣裙侍客。诸妇皆置别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阖家皆灭烛就眠。诸妇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晓。

比③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芃芃④，一望无际而已。寻觅三妇，皆裸露在草间，所更衣裙已不见，惟旧衣抛十余步外，幸尚存。视所与金，皆纸铤。疑为鬼，而饮食皆真物。又疑为狐，或地近海滨，蛟螭水怪所为欤？

贪利失身，乃祗博一饱，想其⑤惘然相对，忆此一宵，亦似邯郸枕上矣。先兄晴湖则曰："舞衫歌扇，仪态万方；弹指繁华，总随逝水。鸳鸯社散之日，茫茫回首旧事皆空，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同一梦醒耳！岂但海市蜃楼，为顷刻幻景哉？"（出《阅微草堂笔记》卷

十五）

【注释】

① 静海：县名，金置靖海县，明清改靖为"静"，属天津市。
② 陈：陈述。投：投递。止意：就地借宿乞饮之意。
③ 比：等到。
④ 芃芃(péng)：野草长得茂盛的样子。
⑤ 想其：思考这件事。

荒冢怨

京都花户子谭九，奉父母命，探亲于烟郊。策卫① 出门，日已向夕。道遇一媪，衣悬鹑②，而跨白颠马，鞍辔华美，左右相追随，问："小郎何往？"谭以所之告。媪曰："此去烟郊尚数十里，路多积潦，颇不易行，小郎不闻乎？风度蒲牢③，都城漏下④矣。荒野寂寥，保无有暴客相值？茅舍在迩，盍留一宿？翌日早行，得从容也。"谭正愕怯，闻言深荷其谊。媪策马先导，循僻径约二里许，隐隐见林际灯光，媪以鞭指示曰："至矣！"纵辔即之。则矮屋两椽，土垣及肩。媪弃骑启扃，延客入室。

室中空无所有，惟篝灯悬壁，一少妇卧炕头哺儿。媪呼曰："有客来，媳妇可速起！"妇徐起掠鬓，儿呱呱啼。媪探袖出胡饼一枚，付之，啼始止。谭视妇年可二十，泪睫惨黛，殊少欢容。媪曰："汝起烧茶，老身送马便回。"言讫，出户牵马去。妇折槁引火于灯，着红布短袄，绿布裤，蓝布短袜，趿高底破红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⑤并两踵焉。谭年少口讷，不能致诘，但阴怜之。俄而媪还曰："为还代步，致郎寂坐。渠宅上闻有客至，亦欲延款，老身辞以太晚，嘱为致意。"谭唯唯。媪曰："奔驰半日，想客亦苦饥矣。媳妇备饭来，老身且出喂驴。"谭曰："相扰何安？刍豆之费，临行当厚偿。"媪摇手曰："莫漫作客套语，所值几何哉！"既而饲驴已，妇陈列酒肴，瓦器绝粗，折稊为箸，以盆代壶，而肴皆鱼肉，但冷不中啖。媪移灯劝谭饮，谭辞不能酹。乃进饭，饭又冰冷，勉进一盛。妇敛具去，

相与坐话。妇就灯为儿捉虱。

谭曰："听姥言，似非京师人，娘子则又旗妆，敢问邦族？"媪曰："诚如郎说，身本凤阳侯氏，因岁荒流离入京，为人缝纫补缀，谋衣食，再醮⑥此间村民郝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适人，子为圬者⑦，居城中。翁以衰耄，佣于野肆中，为人提壶涤器。小郎明日当过其处，见鸡皮白鬈耳后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妇余氏，实宅上婢子，其主人为巴参领，久退闲，幼主袭职矣，适借马处也。"谭曰："视姥家亦甚清苦，何苦盛设待客？"媪笑曰："仓卒客值茅舍主人，岂能咄嗟办此肴膳？亦缘中元⑧节例，分得宅上馂余，方愧亵渎，敢云盛设！"

谭坐久颇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灯吸烟。妇频睃，有欲烟之色。媪察知其意，亟拊掌曰："媳妇垂涎吃烟矣，小郎肯见赐否？"谭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谭乃并具奉之。妇吸之甚适，眉攒顿舒。媪视之，点首曰："老身在世六十余年，不识此味，诚不解嗜痂者何故好之如此？"谭曰："亦自不解。第不会则已，学会辄一刻不能离，宁可食无饭，不可吸无烟也。"媪大笑。谭曰："娘子嗜此，予迟日当市具与烟来，作野人芹敬。"媪颔之。

谭出溲，见银河西耿，斜月在林，约略四更。媪扬声于室曰："客不时欠伸，当使寝息。"谭应曰："尚可稍坐。"媪曰："勿太勉强，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恳，望留意。"谭问："何事？"媪惘然曰："明日过肆，苟见我家老翁，烦为致声，促其急送数缗钱来，但言家中吃着都尽矣。"谭曰："无不尽心。"媪又赧然曰："以贫故，并无被襆，一夜屈郎甚矣。"谭曰："假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贶，敢过望耶？"因各就枕。

谭疲极，着枕便熟睡。既而梦回，觉草虫鸣于耳畔，萤火耀于目前。矍然惊起，则身卧松柏间，秋露湿衣，清寒砭骨，系驴树根上，齕草不休，茅舍乌有，媪与妇并失所在。但见古冢巍然，半倾于蒿莱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发森竖，急捉驴乘之，得得而驱。行

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

抵烟郊，事毕，复遵故道，小憩旗亭。有涤器老人，酷肖侯媪所述。询之，果郝四也，愈异之。引至僻处，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据郎所见，真先妻与亡媳并夭孙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岁以难产，母子一夕皆死。诟意尚聚首地下哉！"谭亦恻然。又问巴参领为何如人，郝曰："某旗某佐领之父也，死已十余年矣。直北乔木处，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妇，故宅上守墓人。往岁零雨，屋舍倾圮，佐领无力缮葺，老朽无容身处，故佣工于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节，佐领展墓，犹焚船马数事，第不知亡妻借马，何事何之耳？"谭感叹久之，乃解囊赠以青蚨⑨五百，俾具冥资，勿致魂馁。郝泣谢。谭归后，不欲食言⑩于鬼，亟备纸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更访巴参领墓，果在直北数十武外，松柏森郁，有新碑可扪云。（出《夜谈随录》卷三，原名《谭九》）

【注释】

① 卫：驴的别名。罗愿《尔雅翼·释兽》："〔驴〕一名为'卫'。或曰：晋卫玠好乘之，故以为名。"

② 悬鹑：鹑鸟尾秃，像补绽百结，形容衣服破烂。《荀子·大略》："子夏贫，衣若悬鹑。"

③ 蒲牢：古代传说中的兽名，生活在海边，害怕鲸鱼。鲸击蒲牢，则大鸣，故古人在钟上常作蒲牢像，欲钟鸣声音宏亮。这里以蒲牢形容风声的叫啸，指天气险恶。

④ 漏下：古代以水漏计时，因漏下亦指时间。这里是说时候不早了。

⑤ 腓：小腿肚。

⑥ 醮：女子再嫁曰醮。

⑦ 坊者：泥瓦匠。

⑧ 中元：道家以农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

⑨ 青蚨：昆虫名。晋干宝《搜神记》曰："青蚨形似蝉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叶，大如蚕子。取其子，母即飞来，不以远近。虽潜取其子，母必知处。以母血涂钱八十一文，以子血涂钱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转轮无已。"后因称钱为青蚨。

⑩ 食言：背弃诺言。食，消；谓言而不行，如食之消尽。

鬼　媒

彰德赵媒居积取盈，家称小康。郡有恶豪，欲娶吴秀才女，以

重金啖媒。媒贪其利，巧言腼合①，致女失所配。吴忿甚，送官痛惩之。媒愧悔改业，誓不复为人作伐②，避居羡河铺。

一日，自城中探女归，跨卫独行，日已向暮。忽见一青衣自歧路来逆③，问："莫是执柯赵姥否？"曰："然。"曰："然则请转辔，随儿行，家主母有事相浼④也。"言讫，却步为导。媒阴念："自蒙辱后，久不作蹇修⑤，今观此青衣举止，故是大家婢子，从之必获多金，不妨一作冯妇⑥。"冥想颇得意。乘代步，捉衔以从。下路斜行，约数里，渐见青石甃路，绿树成行，奄至一巨宅，闬闳⑦高峻，阀阅⑧焕然。青衣曰："主翁行役未归，僮仆强半随去，家少男子，姥径入可矣。"接驴代系庭树上，转出一厅，有婢媪数辈，坐立其间。见媒群喜曰："妤妤唤得冰上人⑨来矣！"即有争趋入告者。俄传语："可速入，夫人立候矣。"复相与历院宇数重，始达正寝。

夫人者，倚隐囊而坐，年约四十许。媒再拜，夫人命曳起赐坐。自展邦族，云是大名郑氏，流寓于此，夫为卢侍郎，奉祠有年矣。"所以命婢奉邀者，三豚儿已冠，未有佳妇，媪能为我攀一门楣，必当重酬也。"因命呼三郎至，则亭亭玉立，英妙绝伦。媒极口赞扬："无论公子内慧何如，即此外秀，便足削尽天下粉侯之色。遮莫⑩老身减齿三十年，亦必拚死充作姬媵。阿谁有闺秀，肯不急设东床！"左右闻者皆笑。夫人亦解颜曰："无怪婆子起家，谈锋煞是犀利。第⑪老身谋聘者，为东偏薛参政女，亦系世家。参政已捐馆⑫，夫人牛氏择婿甚苛，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婆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谐否？"媒曰："老身平生不惯作模棱语，凭三寸舌往说之，必有佳报。"夫人喜，饮食之，使促其行。媒请诘朝往。女人曰："事不宜缓，缓则中变矣。"媒不敢方命⑬。

夫人仍使妤妤为伴，向东二里许，即至其处，亦巨宅一区，沤钉兽环⑭，壮丽埒卢氏。司阁⑮只一媪，为通之。谒牛于房，备陈来意。牛曰："老身亦夙闻卢家三郎非醯鸡纨裤子，特未亲见耳。"媒曰："自是台阁品。姥阅人多矣，几曾见有如卢家三公子之才貌兼者？将来若不大富贵，老妇请自抉两眸子，誓不复相天下士矣！"牛曰：

"汝亦莫揄扬过当，老身已心许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妗，三日后甫得还。为致声卢家亲母，打点纳采，约清明节后，嫁奁可完，即归鱼轩。儿女皆各长成，无事耽搁，终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劳劳碌碌，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辞者，徒以欲得酬谢礼物耳。老身即便相付，再来亦素手矣。"乃取廿金赠之。媒且喜且拜，以谀之曰："端底大家不比小户，见理真，故作事快。"牛大悦，命具酒，并妤妤款之。果盘中有杕杜⑯，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纳袖中。饮数巡，谢酒辞行。牛复叮咛，速就婚礼。媒敬诺。

既归，摇箑摆裙，得色满面，指妤妤谓夫人曰："夫人但询之，老身应得格外赏否？夜漏三时，往返五六里，委婉一两言，致牛夫人降心允肯，但待聘甚急，只在清明后便赋于归⑰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太孟浪，那见以女嫁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廿金，亦不为薄，老身倍之可也。"于是媒又得四十金，并红绫一端。俄闻远寺钟声，夫人曰："夜阑矣，婆子当归。"仍命妤妤送之。遭三郎于屏门下，媒戏索谢礼。三郎笑指其具，媒大笑而出。至岐路前，妤妤以驴授之，仓皇却回。媒策蹇且行且念："夫人亦殊吝啬，何难赏一壶酒，两盛饭，一张床，俾老婢醉饱而睡，乃中夜逐客，岂其但卜其夜，不卜其昼耶？"

迨至家，旭日始旦，子妇尚未兴，以鞭挝门。子白足⑱出应，讶其太早。媒曰："且捉驴去，待徐徐告汝。"既而妇亦出迓。媒入室坐，吸烟啜茶，炫其夜来事。子妇倾听，眉宇间喜色发越。小孙闻人语，惊寤，呼母索乳，妇鸣之不睡。媒曰："儿勿啼，为汝携得佳果来矣！"亟取帕裹掷炕头，但见清渖滴沥。媒曰："鲜果不耐时，可惜揉坏矣。"嘱妇解帕，则见蝌蚪数十枚，半如墨汁，犹有一二蠕蠕者。咸大惊异。急取两家赠金视之，已俱化为冥镪，红绫亦摺纸所为。媒木立如偶人，良久，喉中作逆，呕出浊水升余，树叶无数，始悟遇鬼。病半月，颜色始复。

（出《夜谈随录》卷三，原名《赵媒婆》）

【注释】

① 胹合：使两相结合。胹，音ér。

② 伐：指媒人，伐柯人。《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后因称媒人为伐柯人，作媒为执柯，或叫为人作伐。

③ 来逆：来迎。

④ 浼(měi)：请，托。

⑤ 蹇修：语出屈原《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注》："蹇修，伏羲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礼意也。"后谓媒妁曰蹇修，本此。

⑥ 冯妇：人名。事出《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以"冯妇"指重操旧业者。

⑦ 闾阎：门墙。

⑧ 阀阅：世宦人家门前显耀功绩的柱子。

⑨ 冰上人：也指媒人。

⑩ 遽莫：这么。

⑪ 第：但是。

⑫ 捐馆：犹捐馆舍，舍弃所居之屋舍，为死亡的委婉说法。

⑬ 方命：抗命，违命。

⑭ 沤钉兽环：古代显贵人家，大门上钉有铁钉，称作沤钉。门环作兽形，环在兽形口中。

⑮ 司阁：管理房室的人。

⑯ 杕(dì)杜：孤生的杜梨树，这里指其果实。

⑰ 赋：书写。于归：见《诗经·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后来因称女子出嫁为于归。赋于归当言着手婚娶了。

⑱ 白足：赤足。

进与出

进与出是我国梦幻故事的另一主要叙述方式。所谓进与出，与我们古老的“洞”或“井”之类过道性质的孔道相连系。我们从某洞或某井中进去，便到了仙境或是地狱，然后再从中出来。这洞或井自然成了由实入幻或由幻入实的过渡形式。

洞可去阴曹地府。《酆都御使》以洞的进出架构全篇。起笔写“酆都县外有洞，深不可测，相传阎罗天子署。”次写御使行台华公入洞探索，终于到了冥府。后经过一番周折后，才凭借诵《金光经》出洞，要不，就在那里永为冥官了。《太白仙洞》则叙洞通仙境。许生骑马堕崖，深入一洞，到神仙天境，遇太乙元君等仙人。待他出洞后，问乡人竟已六十年过去。《青州仙洞》亦是同型故事，富室李清由洞入神仙窟宅，但其时日未到，被仙人再次劝出。到得故乡，“城隍阡陌，仿佛如旧”，然“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后为得道高人，往泰山而莫知所之。

井作为我国的梦幻表现方面更其普遍。《三山福地》写老实敦厚的元自实在人间受尽了势利小人的欺骗算计，走投无路，自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中。但他没有死去，进了一个洞天福地。在此他悉知了自己及诸多恶人的因果报应，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后由道士指引出洞，躲过了元末战乱，保全了性命。《送鬼入阴》更是奇特的以井为入冥之道的故事。有刘刺史梦中奉观音之命押鬼入阴。据说入阴的井口有竹笠盖着，像我们所常见的盖酱缸的斗篷。入井时每坠丈许便被井夹住，三坠三夹，而后掉在阴府官殿的瓦上。后面的写出井亦是“三耸三夹。”最后醒来，尚是奇梦一场，身卧枕席之间。或许这时的刘某真亦有诗仙李白那种“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的神游感觉了。

《梯仙国》叙工人穿井至“梯仙国”，此乃得仙者修行之所，修行七十万日后送至蓬莱、昆阆、姑射等仙山。这位工人游梯仙国归来，尘世已过了三四世，他亦“不乐人间，不食五谷，信足而行”，颇沾染了一点仙气。《尘界关》的柴四跌在窘井中，却到了一个“风土秀美、人情敦朴”的世外桃源。但因垂念邻家美女而被罚去看守通往人间的“尘界关”。他偷偷出关回归人世，竟是满目荒凉：“星夜归家，家已易主。访求亲友，迁流殆尽。惟一季弟尚存，贫为酒家缮，须髯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庐舍无存，松柏为樵矣。拊膺长恸，遂弃家为黄冠，云游不知所终。”这是看破红尘者的枯寂与无聊，也是梦醒者的悲哀。我们一旦从那惬意的洞天福地、世外桃源中归来，面前满目荒凉，不堪回首，怎么能不产生这种绝望之情呢？看来其中的痛苦失望远远多于达观的解脱。

玉　浆

嵩高山北有大穴，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游观。晋初，尝有一人误堕穴中。同辈冀其傥[1]不死，投食于穴中。坠者得之，为寻穴而行。计可十馀日，忽然见明。又有草屋，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遂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坠者不愿停。棋者曰：“从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龙。但投身入井，自当出。若饿，取井中物食。”坠者如言，半年许，乃出蜀中。归洛下，问张华[2]，华曰：“此仙馆大夫。所饮者玉浆也，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搜神后记》卷一）

【注释】

① 傥：同倘，倘若，假设。

② 张华（232—300），晋范阳方城人，字茂先。官至司空。华强记默识，博学多闻，当时推为第一。

梯仙国

神龙①元年，房州竹山县阴隐客，家富，庄后穿井二年，已潜②一千馀尺而无水，隐客穿凿之志不辍。二年外，一月馀，工人忽闻地中鸡犬鸟雀声。更凿数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

初数十步无所见，但扪壁而傍行。俄转，会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连一山峰，工人乃下于山。正立而视，乃别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万仞，千岩万壑，莫非灵景，石尽碧琉璃色。每岩壑中，皆有金银宫阙。有大树，身如竹有节，叶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盘。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间。五色鸟大如鹤，翱翔乎树杪。每岩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镜，白泉一眼白如乳。

工人渐下至宫阙所，欲入询问。行至阙前，见牌上署曰“天桂山宫”，以银字书之。门两阁内，各有一人惊出，各长五尺馀，童颜如玉，衣服轻细如白雾绿烟，绛唇皓齿，鬒发如青丝，首冠金冠而跣足，顾谓工人曰：“汝胡为至此？”工人具陈本末。言未毕，门中有数十人出，云怪有昏浊气，令责守门者。二人惶惧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询问次，所以未奏。”须臾，有绯衣一人传敕曰：“勒门吏礼而遣之。”工人拜谢未毕，门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游览毕而返？”工人曰：“向者未敢，傥赐从容，乞乘便而言之。”门人遂通一玉简入，旋而玉简却出，门人执之，引工人行至清泉眼，令洗浴及濯衣服。又至白泉眼，令与漱之。味如乳，甘美甚。连饮数掬，似醉而饱。遂为门人引下山，每至宫阙，只得于门外而不许入。

如是经行半日，至山趾③，有一国城，皆是金银珉玉为宫室，城楼以玉字题云“梯仙国”。工人询曰：“此国何如？”门人曰：“此皆诸仙初得仙者，关送此国，修行七十万日，然后得至诸天，或玉京、蓬莱、昆阆、姑射④。然方得仙官职位，主箓、主符、主印、主衣，飞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国，何在吾国之下界？”门人曰：“吾此国是下界之上仙国也。汝国之上，还有仙国如吾国，亦曰梯仙国，一

无所异。”言毕，谓工人曰：“卿可归矣。”遂却上山，聿⑤寻来路，又令饮白泉数掬。欲至山顶求来穴，门人曰：“汝来此虽顷刻，已人间数十年矣。却出旧穴，应不可矣。待吾奏请通天关钥匙送卿归。”工人拜谢。须臾，门人携金印及玉简，又引工人别路而上。至一大门，势侔楼阁，门有数人俯伏而候。门人示金印读玉简，划然开门。门人引工人上，才入门，风云拥而去，因无所睹。唯闻门人云：“好去，为吾致意于赤城真伯。”须臾云开，已在房州北三十里孤屋山顶洞中。

出后，而询阴隐客家，时人云：“已三四世矣。”开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寻其路，惟见一巨坑，乃崩井之所为也。时贞元七年⑥，工人寻觅家人，了不知处。自后不乐人间，遂不食五谷，信足而行。数年后，有人于剑阁鸡冠山侧近逢之，后莫知所在。（出《博异志》，原名《阴隐客》）

【注释】

① 神龙：唐中宗李显年号(705—707)。
② 濬：同浚，挖深。
③ 山趾：山脚下。
④ 此四地皆为传说中的仙山仙地。玉京：天阙，道家称为三十二帝之都，在无为之天。李白诗云：“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蓬莱：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蓬莱山在海中。”昆阆：昆仑和阆苑，都是传说神仙栖居的地方。《文选·鲍照舞鹤赋》：“指蓬壶而翻翰，望昆阆而扬音。”姑射(yì)：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⑤ 聿(yù)：助词，无实义，用于句首或句中。
⑥ 贞元七年当为公元792年，据神龙元年的705年已近90年了。

青州仙洞

李清，北海人也，代傅染业。清少学道，多延齐鲁之术士道流，必诚敬接奉之，终无所遇，而勤求之意弥切。家富于财，素为州里之豪甿。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①于益都。每清生日，则争先馈遗，凡积百馀万。清性仁俭，来则不拒，纳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

清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召姻族，大陈酒食。已而谓曰："吾赖尔辈勤力无过，各能生活，以是吾获优赡。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年矣，宁复有意于华侈哉！尔辈以吾老长行，每馈吾生日衣装玩具，侈亦至矣。然吾自以久所得，缄之一室，曾未阅视，徒损尔之给用，资吾之粪土，竟何为哉！幸天未录吾魂气，行将又及吾之生辰②，吾固知尔辈又营绩寿之礼，吾所以先期而会，盖止尔之常态耳。"子孙皆曰："续寿自远有之，非此将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愿无止绝，俾姻故之不安也。"清曰："苟尔辈志不可夺，则从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愿闻尊旨。"清曰："各能遗吾洪纤麻縻百尺③，总而计之，是吾获数千百丈矣，以为此绍续吾寿，岂不延长哉！"皆曰："谨奉教，然尊旨必有所以，卑小敢问。"清笑谓曰："终亦须令尔辈知之，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劳，于今六十载矣，而曾无影响。吾年已老耄，朽蠹殆尽，自期筋骸不过三二年耳，欲乘视听步履之尚能，将行早志，尔辈幸无吾阻。"

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压郡城，峰顶中裂，豁为关崖。州人家家坐对岚岫，归云过鸟，历历尽见。按《图经》云云门山，俗亦谓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时，及是谓姻族曰："云门山，神仙之窟宅也，吾将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簟④，以辘轳自缒而下，以纤縻为媒焉。脱不可前，吾当急引其媒，尔则出吾于媒末。设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当复来归。"子孙姻族泣谏曰："冥寞深远，不测纪极。况山精木魅，蛇虺怪物，何类不储，忍以千金之身，自投于斯，岂久视永年之阶乎！"清曰："吾志也。汝辈必阻，则吾私行矣，是不获行簟洪縻之安也。"众知不可回，则共治其事。及期而姻族乡里凡千百人，竞赍酒馔，迟明大会于山椒⑤。清乃挥手辞谢而入焉。

良久及地，其中极暗，仰视天才如手掌。扪四壁，止容两席许。东南有穴，可俯偻而入，乃弃簟游焉。初甚狭细，前往则可伸腰，如此约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云烟草树，宛非人世。旷望久之，惟东南十数里，隐映若有居人焉。因徐步诣之，至则陡绝一台，基级极峻，而南向可以登陟。遂虔诚而上，颇怀恐

惧。及至，窥其堂宇甚严，中有道士四五人，清于是扣门，俄有青童应门问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词以报，清闻中堂曰："李清伊来也。"乃令前。清惶怖趋拜，当轩一人遥语曰："未宜来，何即遽至？"因令遍拜诸贤。其时日已午，忽有白发翁自门而入，礼谒，启曰："蓬莱霞明观丁尊师新到，众圣令邀诸真登上清赴会。"于是列真偕行。谓清曰："汝且居此。"临出顾曰："慎无开北扉。"清巡视院宇，兼启东西门，情意飘飘然，自谓永栖真境。因至堂北，见北户斜掩，偶出顾望，下为青州，宛然在目。离思归心，良久方已。悔恨思返，诸真则已还矣。其中相谓曰："令其勿犯北门，竟尔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与瓶中酒一瓯，其色浓白。既而谓曰："汝可且归。"清则叩头求哀。又云："无路却返。"众谓清曰："会当至此，但时限未耳。汝无苦无途，但闭目，足至地则到乡也。"清不得已，流涕辞行。或相谓曰："既遣其归，须令有以为生。"清心恃豪富，讶此语为不知己。一人顾清曰："汝于堂内阁上，取一轴书去。"清既得，谓清曰："脱归无倚，可以此书自给"。

清遂闭目，觉身如飞鸟，但闻风水之声相激，须臾履地，开目即青州之南门。而其时才申末，城隍阡陌，仿佛如旧。至于屋室树木，人民服用，已尽变改。独行尽日，更无一人相识者。即诣故居。朝来之大宅宏门，改张新旧，曾无仿像①。左侧有业染者，因投诣与之语，其人称姓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后闾闬，"此皆我祖先之故业。曾闻先祖于隋开皇四年生日，自缡南山，不知所终，因是家道沦破，"清悒怏久之，乃换姓氏，寓游城邑。因取所得书阅之，则疗小儿诸疾方也。其年青州小儿疠疫，清之所医，无不立愈。不旬月财产复振。时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庶，而北海往往有知清者。因是齐鲁人从而学道术者，凡百千辈。至五年，乃谢门徒云："吾往泰山观封禅。"自此莫知所往。（出《集异记》，原名《李清》）

【注释】

① 游手：信手，随意。射利：能极迅速地追求到财利，就像射箭发矢，顷刻中的。

② 此句言：上天有眼，未把我的魂勾去，使我仍活在人间，转眼又要过生日了。
③ 遗：赠。洪纤：犹言大小。这里是说大小不论。麻縻：大麻织成的绳子。
④ 大竹簏：即大竹篮。
⑤ 山椒：山顶。
⑥ 仿像：类似。

太白仙洞

许栖岩，岐阳① 人也。举进士，习业于昊天观。每晨夕，必瞻仰真像，朝祝灵仙，以希长生之福。

时南康韦皋太尉② 镇蜀，延接宾客，远近慕义，游蜀者甚多。岩将为入蜀之计，欲市一马，而力不甚丰，自入西市访之。有蕃人牵一马，瘦削而价不高，因市之而归。以其将远涉道途，日加刍秣③，而肌肤益削。疑其不达前所，试诣卜肆筮之，得乾卦九五。道流④ 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龙马也，宜善宝之。"洎登蜀道危栈，马惊，栖岩与马俱坠崖下，积叶承之，幸无所损；仰不见顶，四面路绝。计无所出，乃解鞍去卫⑤，任马所往。于槁叶中得栗如拳，栖岩食之，亦不饥矣。

寻其崖下，见一洞穴，行而乘之，或下或高，约十余里，忽尔及平川，花木秀异，池沼澄澈，见碧桃万余株，有一道士卧于石上，二女侍之。岩进而求见，问二玉女，云是太乙元君。岩即以行止告玉女。玉女悯之，白于元君，召曰："尔于人世，亦好道乎？"曰："读《庄》、《老》、《黄庭》而已。"曰："三景⑥ 之中，得何句也？"答曰："《老子》云：'其精甚真。'⑦《庄子》云：'真人之息以踵。'⑧《黄庭》云：'但思一部寿无穷。'"⑨笑曰："去道近矣，可教也。"命坐，酌小杯以饮之。曰："此石髓⑩ 也，嵇康不能得近，尔得之矣，数也！⑪"乃邀入别室，有道士，云是颍阳尊师，为元君布算。元君曰："请算三事：擘太华，何神也？立海桥，何鬼也？"道士布算良久，曰："擘太华虽云巨灵⑫，实夸父⑬ 之神也；立海桥⑭ 虽云丑怪，乃五丁⑮ 之鬼也。"元君曰："算吾今夕何为？"曰："今夕当东游十万里。"岩熟视之，乃卜马道士也。道士曰："乾卦今日中。"逡巡，有仙童曰："东皇君请今宵

曲龙山桥玩月。”元君请栖岩曰：“可同游曲龙。”同跨鹿、龙而去。顷刻而至，见危桥，若长虹亘天，势连河汉，深入沧溟。东皇君命酌醴，鸾歌凤舞，响彻天外。见栖岩，喜曰：“许长史⑯孙也，有仙相矣！”及明，复从太乙君归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还。太乙曰：“汝饮石髓，已寿千岁。无输泄，无荒淫，复此来，再相见也。”命牵栖岩马来。将行，谓曰：“此马，吾洞中龙也，以作怒伤稼，谪其负荷；子有仙骨，故得值之；不然，此太白洞天，瑶华上宫，何由而至也？汝到人间，放之渭曲，任其所适，勿复留之。”玉女曰：“龙子回日，虢县田婆针⑰寄少许来。”

跨马，食顷达虢县旧庄，则无复故居矣。问乡人，年代已六十年。询田婆，曰：“太乙家紫霄姊妹，尝寄信买针。”遂取针系马鬣，放之渭滨，化龙而去。栖岩幼在乡里，已见田婆，至此惟田婆容状如旧，盖亦仙人也。栖岩大中末年夏入太白山去。（出《裴铏传奇》，原名《许栖岩》）

【注释】

① 岐阳：即今陕西省岐山县。因它在岐山之南，山南为阳，故称岐阳。

② 南康：郡名，故城在今江西赣县西南。韦皋(745—805)：字城武，唐京兆万年人。德宗时累官检校司徒兼中书令，以殿中侍御史知陇西行营留事，旋任奉义军节度使。贞元初，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治蜀二十一年，屡次出兵破吐蕃，功封南康郡王。太尉：秦官，掌武事，历代相沿，位居三公之首，其尊与丞相等。

③ 刍秣：喂马牛的草豆。

④ 道流：卖卜的道士。

⑤ 这里指马的嚼口衔勒。

⑥ 三景：《黄庭经》有内景、外景、中景三经，合称三景，也叫三庭。但据下文，实指《庄》、《老》、《黄庭》三书，并非专指《黄庭》“三景”。

⑦ 语出《老子》第二十一章。“其精甚真”，精，精髓；真，真食可信。精指老子学说中贯穿天地万物的道。

⑧ 语出《庄子·大宗师》：“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众人之息以喉。”此句言真人达到了与天地同一化生的境界，其呼吸可以直达脚跟，而众人的呼吸却只到咽喉罢了。

⑨ 语出《黄庭内景经·至道章》。这是道教玄妙的说法，意未详。

⑩ 石髓：石钟乳，道家以为吃了可以长生。

⑪ 嵇康(232—262)：字叔夜，三国魏谯郡（今安徽亳县）人。志趣高逸，常弹琴自适，后被司马昭杀害。据葛洪《神仙传》说：王烈入太行山，见山破石裂，青泥流出如髓，味道甜美，他吃了一半，想把另一半给嵇康，但不料到嵇康前，青泥凝结为石。

⑫ 巨灵：神话传说中的河神。据说，华山的太华、少华本相连为一山，挡住河水的出路。巨灵神以手擘开山的上端，脚蹋开山的下端，将华山中分为二，以通河流。见《文选》张衡赋注。

⑬ 夸父：传说中的古代英雄。他想追赶太阳，被太阳晒得干渴而死。这里说他是擘太华之神，未知何据。

⑭ 晋伏琛《三齐略记》说：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巧夺天工，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敬其神灵，想和他见面。海神说：我容貌丑怪，只要不图画我的形貌，当与帝会面。

⑮ 五丁：五个大力士。据后魏酈道元《水经注》说：秦惠王想伐蜀，但无路可通，于是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说能粪金，蜀王信之，令五丁力士曳之成道，故名石牛道。又据汉扬雄《蜀王本纪》：蜀王有五丁力士，能移山。秦王送美女给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见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压死五丁，化为石。这里说立海桥乃五丁之鬼，当系出于幻设。

⑯ 许长史：指晋许穆，曾任护军长史，后入华阳洞得道。

⑰ 虢县：今陕西省宝鸡县虢城镇。田婆针和下文的田婆，当时大概实有其人其物，但现已绝无文献可考。

三山福地

元自实，山东人也。生而质钝，不通诗书。家颇丰殖，以田庄为业。同里有缪君者，除得闽中一官，缺少路费，于自实处假银二百两。自实以乡党相处之厚，不问其文券，如数贷之。

至正① 末，山东大乱，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时陈有定② 据守福建，七闽颇安。自实乃挈妻子由海道趋福州，将访缪君而投托焉，至则缪君果在有定幕下，当道用事，威权隆重，门户赫弈。自实大喜，然而患难之余，跋涉道途，衣裳褴缕，容貌憔悴，未敢遽见也。乃于城中僦屋③，安顿其妻孥，整饰其冠服，卜日而往。适值缪君之出，拜于马首。初似不相识，及叙乡井，通姓名，方始惊谢。即延之入室，待以宾主之礼。良久，啜茶而罢。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无顾念之意，亦不言银两之事。自实还家，旅寓荒凉，妻孥怨詈曰："汝万里投人，所干何事？今为三杯薄酒所卖，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望也！"自实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访焉，则似已厌之矣。自实方欲启口，缪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费，铭心不忘；但一宦萧条，俸入微薄，故人远至，岂敢辜恩，望以文券付还，则当如数陆续酬纳也。"自实悚然曰："与君共同乡里，自少交契深密，

承命周急，素无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缪君正色曰：“文券诚有之，但恐兵火之后，君失之耳。然券之有无，某亦不较，惟望宽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实唯唯而出，怪其言辞矫妄，负德若此，瓶羊触藩④，进退维谷。半月之后，再登其门，惟以温言接之，终无一钱之惠。展转推托，遂及半年。

市中有一小庵，自实往缪君之居，适当其中路，每于门下憩息。庵主轩辕翁者，有道之士也，见其往来颇久，与之叙话，因而情熟。时值季冬，已迫新岁，自实穷居无聊，诣缪君之居，拜且泣曰：“新正在迩，妻子饥寒，囊乏一钱，瓶无储粟。向者银两，今不敢求，但愿捐斗水而活涸辙之枯⑤，下壶飧而救翳桑之饿⑥，此则故人之赐也。伏望怜之悯之，哀之恤之！”遂匍匐于地。缪君扶之起，屈指计日之数，而告之曰：“更及一旬，当是除夕，君可于家专待，吾分禄米二石及银二锭，令人驰送于宅，以为过岁之资，幸勿以少为怪。”且又再三丁宁，毋用他出以候之。自实感谢而退。归以缪君之言慰其妻子。

至日，举家悬望，自实端坐于床，令稚子于里门觇之。须臾，奔入曰：“有人负米至矣。”急出俟焉，则越其庐而不顾。自实犹谓来人不识其家，趋往问之，则曰：“张员外之馈馆宾⑦者也。”默然而返。顷之，稚子又入告曰：“有人携钱来矣。”急出迓焉，则过其门而不入。再往扣之，则曰：“李县令之赂游客者也。”怃然而惭。如是者凡数度。至晚，竟绝影响。明日，岁旦矣，反为所误，粒米束薪，俱不及办，妻子相向而哭。自实不胜其愤，阴砺白刃，坐以待旦。鸡鸣鼓绝，径投缪君之门，将俟其出而刺之。是时，震方未启⑧，道无行人，惟小庵中轩辕翁方明烛转经⑨，当门而坐，见自实前行，有奇形异状之鬼数十辈从之，或握刀剑，或执椎凿，披头露体，势甚凶恶；一饭之顷，则自实复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余人随之，或击幢盖⑩，或举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闲。轩辕翁叵测⑪，谓其已死矣。诵经已罢，急往访之，则自实固无恙。坐定，轩辕翁问曰：“今日之晨，子将奚适？何其去之匆匆，而回之缓缓也？愿得一闻。”自实不敢隐，

具言："缪君之不义，令我狼狈⑫！今早实砺霜刃于怀，将往杀之以快意，及至其门，忽自思曰：'彼实得罪于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杀之，其家何所依？宁人负我，毋我负人也。'遂隐忍而归耳。"轩辕翁闻之，稽首而贺曰："吾子将有后禄，神明已知之矣。"自实问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恶，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临。如影之随形，如声之应响，固知暗室之内，造次⑬之间，不可萌心而为恶，不可造罪而损德也。"因具言其所见而慰抚之，且以饯米少许周其急。

然而自实终郁郁不乐。至晚，自投于三神山下八角井中。其水忽然开辟，两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狭径，仅通行履。自实扪壁而行，将数百步，壁尽路穷，出一弄口，则天地明朗，日月照临，俨然别一世界也。见大宫殿，金书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实瞻仰而入，长廊昼静，古殿烟消，徘徊四顾，阒无人踪，惟闻钟磬之声，隐隐于云外。饥馁颇甚，行不能前，困卧石坛之侧。忽一道士，曳青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呼起之，笑而问曰："翰林识旅游滋味乎？"自实拱而对曰："旅游滋味，则尽足矣。翰林之称，一何误乎？"道士曰：子不忆草西蕃诏于兴圣殿乎？"自实曰："某山东鄙人，布衣贱士，生岁四十，目不知书，平生未尝游览京国，何有草诏之说乎？"道士曰："子应为饥火所恼，不暇记前事耳。"乃于袖中出梨枣数枚令食之，曰："此谓交梨火枣⑭也。食之当知过去未来事。"自实食讫，惺然明悟，因记为学士时，草西蕃诏于大都⑮兴圣殿侧，如昨日焉。遂请于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报耶？"道士曰："子亦无罪，但在职之时，以文学自高，不肯汲引后进，故今世令君愚懵而不识字；以爵位自尊，不肯接纳游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无所依耳。"自实因指当世达官而问之曰："某人为丞相，而贪婪不止，贿赂公行，异日当受何报？"道士曰："彼乃无厌鬼王，地下有十炉以铸其横财，今亦福满矣，当受幽囚之祸。"又问曰："某人为平章⑯，而不戢军士，杀害良民，异日当受何报？"道士曰："彼乃多杀鬼王，有阴兵三百，皆铜头铁额，辅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当受割截之殃。"又问："某

人为监司⑰，而刑罚不振；某人为郡守，而赋役不均；某人为宣慰⑱，不闻所宣之何事；某人为经略⑲，不闻所略之何方，然则当受何报也？"道士曰："此等皆已杻械加其身，缧绁⑳系其颈，腐肉秽骨，待戮余魂，何足算也！"自实因举缪君负债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将军之库子，财物岂得妄动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运变革，大祸将至，甚可畏也。汝宜择地而居，否则恐预池鱼之殃㉑。"自实乞指避兵之地。道士曰："福清可矣。"又曰："不若福宁。"言讫，谓自实曰："汝到此久，家人悬望，今可归矣。"自实告以无路，道士指一径令其去，遂再拜而别。

行二里许，于山后得一穴出，到家，则已半月矣。急携妻子径往福宁村中，垦田治圃而居。挥镢㉒之际，铮然作声，获瘗银四锭，家遂稍康。其后张氏夺印㉓，达丞相被拘㉔，大军临城，陈平章㉕遭掳，其余官吏多不保其首领，而缪君为王将军者所杀，家资皆归之焉。以岁月记之，仅及三载，而道士之言悉验矣。（出《剪灯新话》卷一，原名《三山福地志》）

【注释】

① 至正：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年号(1241—1368)。

② 陈有定：应作陈友定，福建福清人，元末据福建全省，任元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后为明将汤和、沐英所破，自杀未成，槛车送金陵，不降，被杀。

③ 僦屋：租赁屋子。

④ 羝羊触藩：羝羊的角触入篱笆眼，进退两难。语出《易经》。

⑤ 涸斗水而活涸辙之枯：事出《庄子》：庄子家贫，向监河侯借米，监河侯说："等我收到租税，一定借给你三百两。"庄子忿然作色道："我昨天来时，见半路上车辙里的一条鲋鱼对我说：'你有没有水救活我？不论一斗也好，一升也好。'我说：'有！等我南游吴越，叫吴越王激西江水来救你，好吗？'鲋鱼说：'那样，我早已干死，放在市场上出卖了。'"

⑥ 下壶飧而救翳桑之饿：事出《左传》：晋灵辄在翳桑饿了三天，遇相国赵盾出猎，叫从者拿酒肉给他吃。后来灵辄为晋灵公的武士。灵公不喜欢赵盾，叫几个武士去杀他。其中一位反戈相救。赵盾很奇怪，武士说："相国，你忘了翳桑道旁的饿人吗？"原来他是灵辄。

⑦ 馆宾：封建时代设馆授徒的塾师。

⑧ 震方未启：震方，东方，犹言东方还没有发白。

⑨ 转经：即诵经。转同啭，即啭喉发声。

⑩ 幰盖：旌旗伞盖，是封建时代将军、刺史的仪仗。

⑪ 叵测：心下思量。
⑫ 狼狈：这里作颠踬困顿解。
⑬ 造次：仓卒、急迫。
⑭ 交梨火枣：神话传说中神仙吃的果子。
⑮ 大都：元朝的都城；即今北京市。
⑯ 平章：官名。元朝中书省、行中书省都有平章，为丞相次官。明废。
⑰ 监司：监察州郡的官。
⑱ 宣慰：官名。元置宣慰使司，掌军民政务，分道以总郡县。
⑲ 经略：官名。唐初于边陲州郡别置经略使，以节度使兼任。宋置经略安使抚，掌一路军民政务。元因之，明代在用兵时特置经略，权任很重，位在总督之上。
⑳ 缧绁：系罪人的铁索。
㉑ 池鱼之殃：春秋时宋国城门失火，汲池水救火，使池中的鱼都干死了。后人遂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㉒ 锸：刨土用的农具，形似镐。
㉓ 张氏：张士诚(1321—1367)。夺印：公元1364年，张士诚弟张士信夺元朝江浙右丞相达识帖睦尔印，自为丞相。
㉔ 达丞相被拘：指右丞相达识帖睦尔，被拘事在1364年。
㉕ 陈平章：指陈友定，见注②。

酆都御史

酆都县外有洞，深不可测，相传阎罗署① 。其中一切狱具，皆借人工。桎梏朽败，辄掷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经宿失所在。供应度支，载之经制。

明有御史行台② 华公，按临酆都，闻之，不以为信，欲入洞以决其惑。众云不可。公弗听，乃秉烛入，以二役从。入里许，烛暴灭。视之，阶道阔朗，有广殿十余间，列坐尊官，袍笏俨然；惟东首虚一座。尊官见公至，降阶而迎，笑问曰："至矣乎？别来无恙否？"公问："此何处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虚座曰："此为君坐，那可复还。"公益惧，固请宽宥。尊官曰："定数③ 何可逃也！"遂检一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归阴。"公览之，战栗如濯冰水。念母老子幼，泫然流涕。

俄有金甲神人，捧黄帛书至。群拜舞启读已，乃贺公曰："君有回阳之机矣。"公喜致问。曰："适接帝诏，大赦幽冥，可为君委折原例④ 耳。"乃示公途而出。数武之外，冥黑如漆，不辨行路。公甚窘苦。忽一

神将，轩然而入，赤面长髯，光射数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诵佛经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计经咒多不记忆，惟《金刚经》颇曾习之，乃合掌而诵，顿觉一线光明，映照前路。偶有遗忘，则目前顿黑；定想移时，复诵复明。乃始得出。其二役，则不可问矣 （出《聊斋志异》卷四）

【注释】

① 酆都：县名，即今四川省酆都县。酆都县有平都山仙都观，为道家七十二福地之一。传说西汉王方平、东汉阴长生皆于此得道。道士惑世，谓为阴府所在。人死所归之处。

② 御史行台：官名。明代有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之职，其官长称行台。

③ 定数：一定的气数，犹言命运。

④ 委折：诏令改变。原例：原先的安排。

送鬼入阴

陕西刘刺史介石，补官江南，寓苏州虎邱。夜二鼓，梦乘轻风归陕。未至乡里，路遇一鬼尾之，长三尺许，囚首丧面，狞丑可憎。与刘对搏良久，鬼败。刘挟鬼于腋下而趋，将投之河。路遇余姓者，故识也，谓曰："城西有观音庙，何不挟此鬼诉于观音，以杜后患？"

刘然其言，挟鬼入庙。庙门外韦驮金刚神，皆怒目视鬼，各举所持兵器作击鬼状，鬼亦悚惧。观音望见，呼曰："此阴府之鬼，须押回阴府。"刘拜谢。观音目金刚押解，金刚跪辞，语不甚解，似不屑押解者。观音笑目刘曰："即着汝押往阴府。"刘跪曰："弟子凡身，何能到阴府？"观音曰："易耳。"捧刘面呵气者三，即遣出。鬼俯伏无语，相随而行。

刘自念虽有观音之命，然阴府未知在何处，正徘徊间，复遇余姓者曰："君欲往阴府，前路有竹笠覆地者是也。"刘望北路，有笠如俗所用酱缸篷状。以手起之，洼然一井。鬼见大喜，跃而入。刘随之，冷不可耐。每坠丈许，必为井所夹，有温气自上而下，则又坠矣。三坠后，豁然有声，乃落于瓦上。张目视之，别有天地，白日

丽空。所坠之瓦上，即王者之殿角也。

闻殿中群神震怒，大呼曰："何处生人气？"有金甲者，擒刘至王前。王衮龙衣，冕旒①，须白如银，上坐，问："尔生人胡为至此？"刘具道观音遣解之事。王目金甲神，捽其面仰天，谛视之，曰："面有红光，果然佛遣来。"问鬼安在，曰："在墙脚下。"王厉声曰："恶鬼难留，着押归原处。"群神叉戟交集，将鬼叉戟上投池。池中毒蛇怪鳖，争啖食之。

刘自念已到阴府，何不一问前生事，揖金甲神曰："某愿知前生事。"金甲神首肯，引至廊下，抽簿示之，曰："汝前生九岁时，曾盗人卖儿银八两，卖儿父母懊恨而亡。汝以此孽夭死。今再世矣，犹应为瞽，以偿前愆。"刘大惊曰："作善可禳乎？"神曰："视汝善何如耳！"

语未毕，殿中呼曰："天符至矣。速令刘某回阳，毋致泄漏阴司案件。"金甲神掖至王前，刘复跪求曰："某凡身，何能出此阴界？"王持刘背吸气者三，遂耸身于井。三耸三夹如前，有温气自下而上，身从井出。至长安道上，复命于观音庙，跪陈阴府本末。旁一童子嘻嘻不已，所陈语与刘同。刘骇视之，耳目口鼻，俨然己之本身也，但缩小如婴儿。刘大惊，指童子呼曰："此妖也！"童子亦指刘呼曰："此妖也！"观音谓刘曰："汝毋恐，此汝魂也。汝魂恶而魄善，故作事坚强，而不甚透彻，今为汝易之。"

刘拜谢。童子不欲，曰："我在彼上，今欲易我，必先去我。我去，独不于彼有伤乎？"观音笑曰："毋伤也。"手金簪长尺许，自刘之左胁插入，剔一肠出，以腕绕之。每绕尺许，则童子身渐缩小。绕毕，掷于梁上，童子不复见矣。观音以掌拍案，刘悸而醒，仍在苏州枕席间，胁下红痕，犹隐然在焉。

月馀，陕信②至，其邻人余姓者亡矣。（出《子不语》卷二，原名《刘刺史奇梦》）

【注释】

① 衮龙衣：古代帝王及上公绣龙的礼服，也称“衮服”。冕旒：帽子上悬下来的玉串。《礼·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

② 陕信：陕西方面来的信息，因为刘在江苏虎邱作官。

尘界关

固原柴四，贩羊磁州，生计潦倒。值秋风起，归思迫切，策蹇①就道。偶失路，误入丛薄中，屯如邅如②，饥且疲，乃舍骑而徒。是时驴齕枯苇，人啖乾馁，且林树在望，可谋小憩。正行间，蓦然蹴起一兔，窜出草间，驴惊闪；适道旁一督井③，驴失足而堕，缰在柴手，猝不及脱，亦随堕焉。

井中黑暗如夜，泥深没踝，暗中摸索，无计可出，自拚必死。悲悼逾时，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线；即之，得一石门；力撼之，豁然开辟。门外细草茸茸，万花如绣，远山横黛，近水拖蓝，天朗气清，一目千里。柴惊喜出意外，即牵驴而入，度花丛才半里许，便得一径。夹径奇葩异卉，悉平生所未睹；桃花千叶，皆大如碗。时际残秋，而其地风景则似暮春，怀惑殊甚，乃骑驴得得行去。卒至一村落，清流环绕，绿树阴浓，板屋竹墙，俨如画里。就中黄童白叟，各有怡颜之色。蓦见柴，无不惊怪，而尤怪其驴，虽聚观纷议，而莫敢近者。柴不测何意，但下气柔声，告以饥苦。一老人指示之曰：“向西石桥畔，有荀孺子宅，富而好礼，盍往见之？”

柴如其教，至则一高门，面桥，极焕赫。剥啄④久之，一苍头出应门，讯而入。又久之，荀孺子出，白皙美髭髯，年约四十许，岸帻方袍，制度甚古。荀见驴，讶曰：“此何兽也？”柴以驴对。荀细玩，审谛，笑其形怪，曰：“‘驴’字多见于诗书，今始识之矣。”延客入堂，系驴庭树，未暇叙谈，亟呼家人共来看驴。中杂一女郎，甚都冶，频目柴，似甚欣属者，柴神为之夺。已而驴鸣，众为惊散。荀大笑曰：“度其形状，马之流亚耳，必非噬人者，又何惧乎？适审其音声，则在宫羽之间矣，洵尤物也。”遂留柴馆谷⑤，意颇殷勤，

以二僮服役。

居数日，柴乘间以女郎为问，童子不答，笑而去。顷之，荀出，谓曰："闻君询及小女，必非无心也！"柴惭汗而谢曰："偶一失口，实无他意，幸宥之耳。"荀曰："君亦尝闻韦娘光之事否？"柴曰："少小贾贩，胸无墨渖，焉知故事？"荀曰："彼娘光者，精神汹涌，渣滓销铄，餐六气而饮沆瀣，漱正阳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风云而上下也，乃一见仲鉴，遂成伉俪。今日之事，夙契也。荀不弃村野，愿结丝萝。"柴闻之，不胜狂喜，虽辞而不力。荀即索聘，柴解囊出紫金条脱⑥二枚奉之。荀曰："即此为已足矣。"因问柴平日作么生，对曰："贩羊。"荀愕然曰："业几年矣？"对曰："父作之，子述之，盖两世矣。固云不富，亦可小康。"荀惨然不怿，曰："非仁人也，讵可妻吾女！"柴曰："贩而不杀，疑若无罪。"荀曰："汝虽不杀多羊，多羊由汝而死，乌得无罪？"柴请改业。荀曰："两世贩羊，死羊若干矣，罪不可逭⑦也，改业亦晚矣。"反其聘，留其驴，赠金一锭而遣之。

柴大悔恨，而不敢争辩，怏怏负囊而出，僦荀之左邻以居。欲谋归去，问途于人，而无知者，心殊郁结。幸主人不索房值，且日供两餐，无所缺乏。柴喜其地之风土秀美，人情敦朴，故亦安之。

一日，闻邻人共相传说："荀孺子嫁女于鲍处士家，今日迎亲矣，盍往观乎？"于是合村之男妇老幼，观者如堵墙。柴挤稠人中，见彩旂前导，华毂后随，鲜衣花帽，簇拥鱼轩左右者甚盛；又盛饰其驴，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异兽者鲍家郎，荀家婿也。"柴见之，妒心火炽，突前遮道，谓："何故夺我驴？"众乍见而惊，既而怒，群集以马箠挞之。柴冒首捉衔，不肯稍却。荀闻变奔至，见柴怒曰："牧羊儿，乃敢扰我大礼耶？"遽命缚之。柴滚地大呼曰："今日断脰陷胸，岂惧一缚乎？"众不能决，乃送之官。官颜祖荀，坐以刁诈梗化，鞭三百，流五百里，发遣戍尘界关。关吏命司启闼。

柴在关匝月，无一人出入关门者，殊觉寂寞。值关吏以事他往，嘱柴谨守锁钥，勿轻窥伺关外。吏既去，柴得间，启关速逃。甫出关，风景顿殊，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闻诸行者曰："湖

南某县某村也。”问何时，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柴大惊，盖去所堕之井已千余里，计堕井之期，已十馀年矣。星夜归家，家已易主。访求亲友，迁流殆尽。惟一季弟尚存，贫为酒家傭，须髯似戟矣。展⑧先人之墓，庐舍无存，松柏为樵矣。拊膺长恸，尽以贩羊余资与弟，遂弃家为黄冠⑨，云游不知所终。　（出《夜谈随录》卷四，原名《柴四》）

【注释】

① 蹇：蹇驴，疲惫劣质的驴子。
② 屯如邅如：难行不进的样子，也喻处境不利，进退两难。《易·屯》：“屯如邅如。”《疏》：“屯是屯难，邅是邅回。”
③ 窘井：干枯的井。
④ 剥啄：象声词，敲门声。
⑤ 饔谷：居其馆，食其谷。即言留柴在宅里起居饮食。
⑥ 条脱：手镯。
⑦ 逭（huàn）：逃，避。
⑧ 展：察看，省视。
⑨ 黄冠：道士之冠，转为道士的别称。

胸里春秋

平阳生，无能举其姓名者。或曰平阳人，或曰平阳其郡望也。世为清门，多隐德，至生稍凌夷①矣。生有奇表，未龀②，言语辄惊人。稍长，出而亡焉。至十五始归，竟喑哑。不栉不沐，首不冠，足不履，腰不束带。敝衣一袭，常服之，冬不裘，夏不葛。住无常所，亦不常饮食。所行类有道，又类依隐玩世者。

有士人阴异之，辄与之游，欲以观其私；醉之酒，以观其真；遗之钱，以观其节；激之使怒，以观其度。生或饮或不饮，或醉或不醉，或受或不受，或怒或不怒，卒莫得而测也。

他日者霪雨既霁，士人偶出于野，日垂暮矣。窃见生行泥淖中，不汙不陷，犹犹然。奇而尾之，则入古庙中，蔽门。隙窥之。庙中土偶见生，皆起迓，生与抗礼，坐石上共语，为洸洋恣肆③之言甚

隐跃。或可闻，或不可闻；或可解，或不可解。始知生非真哑者，大讶趋归。

明日生来，士人为勿知也者，而强留之宿。比夜，再拜而请曰："吾知公仙人也，幸有以教之！"生笑曰："我何仙？幻术耳。子既侦而识之，姑勿泄。当有以娱子。"因袒而示之，胸有方孔寸许，谓士人曰："盍进之？"士人笑未信，试举踵焉，则超超然已升，绰绰焉而行，盖入生之胸中矣。

其初，如驷马之门。其既，如九轨之途，百雉之城，万井之邑。苍然而高者天也，蔚然而叠者山也，渟然而流者江河也。有耕于野者，有负于途者，有往来游戏者，有呵道队仗行者，有追逐者、喧笑者。其物有木，有草，有石，有飞鸟，有鸡、狗、马、羊、豕。适于其市，杂然而陈者，无所不有。其人，男女犹是也，服饰犹是也，言语犹是也，居处饮食犹是也。士人行焉，止焉，食焉，息焉。心廓然而舒，神焕然而畅，亦几忘其身之在生之胸中也。

三日，至一所，其郊原如绨锦④，城郭如云霞，宫室如珠贝。入焉，见其人皆衣绣而冠玉，餐香而饮雪。翠竹蔽其墉⑤，瑶草环其阶，绛花拂其檐，孔翠鸾鹤舞于庭户之间。无风而神籁韵于耳者，笙璈⑥琴管之音也。旗旌摇摇，帘幙垂垂。栏楯纵横，窗扉四开。彝鼎几研之属，陈不一处。于是意迷神眩，彷徨焉而莫知所向。

俄有童子搴帷出，谓之曰："观止乎？未也。盍随以来？"士人欣然武其后，历数闼，曲折洞达。行其左，奉佛之堂寂以高；经其右，祀仙之馆净以广；升其中，庋书之阁⑦光明而邃奥。进抵其内，有巨人焉，坐圆台之上。士人敬且畏，仰而瞻，俯而拜，旁而伺，就而问；巨人若弗见焉、弗闻焉，不言不动，寂然如止水，槁然如枯木，屹然若顽石。俄有捧衣进履，陈牛羊、具酒浆而进者，巨人如故也。又有赍金怀玉及异货贝而入者，巨人如故也。于是皆退。少焉，人报曰："患至矣！"乃闻戈马汹涌，破门而入，环而攻之者皆张弓露刃之夫，复有狞鬼群魔跳踉乎其前，毒兽毒蛇盘踞乎其后。士人股栗噤伏，魂魄震慑，而巨人亦如故也。顷之，纷纷者欻然俱灭。

士人欲趋出，乃有女子旖旎而来，花颜而霞衣，云烟五色，缥缈护之，若隐若见，且前且却。忽有红树生台下，须臾寻丈，状类珊瑚，巨人乃震荡欲堕。俄空中一剑飞出，断树砉然。女子隐去，巨人始定焉。

士人睹之，且喜且怵，忽念此固生之胸中也，何为乎不归？前童子在侧，笑曰："故道不可复识矣。"引之出自旁门，指画其途曰："由此其可达也。"士人遵而行，行不计程，宿不计处，朝而暮者不计日，朔而晦者不计月，寒而暑者不计岁。向之来也，草木青青而华也，而今黄落矣，未几则又甲坼⑧矣；水波溶溶也，而今潦降潭清矣，未几而川复涨矣；风暖而日暄也，而今霜雪载途矣，未几而阴谷之冰澌矣；燕则再雏矣，雁则再宾矣，月弦而璧者不知其度。时倏然其速也，途杳然其长而无极也。于是感怆悲涕，苦远不得归。疑其梦也，而非梦也；疑其死也，而非死也。遂大呼生曰："公戏我，公戏我！"

忽自生左耳中落，视残红犹明焉，墙外之柝四声耳。生则酣寝榻上，推而起之，乃大笑趋出门外。自是不复见。

士人者，姓周，失其名。（出《耳食录》二编卷三，原名《平阳生》）

【注释】

① 凌夷：由盛至衰。
② 龀（chèn）：毁齿，即儿童换牙。
③ 洸洋：水势浩大，犹"汪洋"。汪洋恣肆形容言谈的博大开阔，势如浩瀚江河，肆意奔腾。
④ 郊原：郊外原野。绨锦：绨，质粗厚，平滑而有光泽的丝织品。锦：用彩线经纬织出各种图案花纹的丝织品。这里指郊原的景色如在绨上刺以锦绣。
⑤ 墉：城墙。
⑥ 璈（áo）：古乐器。旧题汉班固《汉武帝内传》："上元夫人自弹云林之璈，歌步玄之曲。"
⑦ 庋书之阁：庋（guǐ），置放，收藏。庋书之阁犹言藏书阁。
⑧ 甲坼：外壳裂开。《易·解》："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幻术

最初的幻术指神仙炫耀自己能力的法术，可能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指上浮屠》是较早的描写印度法人施行幻术的故事，其人于指上出浮屠，上有诸天神仙，音乐鼓舞等；又于耳出青龙白虎；还能于口出螭鹄、羽盖，煞是惊奇艳丽。中国文化效之，但幻境未有如此地飘逸潇洒，而多与人的起居饮食相关。《铜盘求雨》中的左慈饵钓盘中，以赍酒一罂、脯肉一片醉饱百官。另一位仙人葛玄则能饭变飞虫，呼风唤雨。此辑的最末一篇《烟戏》可视作对印度幻术想象的承继，但其幻境已完全中国化了。“吐鹤添算”和“海屋添寿”与“指上浮屠”自然各具春秋。

魏晋以后，幻术往往成为有道之人炫耀法术和斗法比并的一种方法。《架梯取月》固然突作奇想，但描写却近似逼真，周生取得月来，从某人衣中出，“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嫦娥偷酒》是其继作，描写也更虚幻。道士待客月下，饮有余酣，于是邀来月中嫦娥，“翩翩作‘霓裳舞’。已而歌曰：‘仙仙乎，飘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扁担蛇》写一汲水女子与人斗法，描写风趣，别有意味，是对炫耀法术者的微告。《破户入深阃》是另一幽默幻觉故事，瓦片咒户本来就已荒谬可笑，描写的俨然如此和末尾的道人没于石壁更是荒诞不经，却给人留下无穷的趣味。

幻术故事的另一类型不仅仅在于述写幻境，而贯穿着一层宗教解脱的意味。世相皆幻，看破者才能得道。《爱孽》以形形色色的惨景考验某人的道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怀，但为有爱欲一点是为孽根，终归使得得道功亏一篑，道士的炼丹也功败垂成：“见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寒月芙蕖》、《画中门户》皆写施法者绘壁作扉，从其传出美酒佳肴，大摆筵席待客。而前者犹为

巧妙处在以隆冬腊月，突然于窗外湖面上出现满塘荷叶，刹时莲花盛开作意，使得好事者驾舟去采，竟为“幻梦之空花耳。”于此，迷恋世情和看破红尘者已判然分明矣！《遗屙石》则更进一层。某道士幻饮韩徐二人，酣醉之际，徐拥少女卧北床，韩抱长女登南榻。然而天明时，韩生酒醒，才知已抱长石卧青阶下，那位徐居士，头枕遗屙之石，酣眠败厕中。可见，仰慕欣羡奢靡淫乐者不过韩徐之流，终归万事成空，枕遗屙之石、醉卧荒草青阶之下罢了。

铜盘求鱼

左慈①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②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③。”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④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敕之。”

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酒一罂⑤，脯一片，手自倾罂，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⑥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瘪⑦，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瘪，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

老子曰："吾之所以为大患者，以吾有身也。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哉！"若老子之俦⑧，可谓能无身矣。岂不远哉也。（出《搜神记》卷一，原名《左慈》）

【注释】

① 左慈：东汉末方士，少居天柱山，习炼丹补导之术。《后汉书》有传。
② 近道：临近的道路附近。
③ 端：古布帛长度名。绢曰匹，布曰端。古绢以四丈为一匹，布以六丈为一端。
④ 锦肆：卖锦的店铺。
⑤ 罂（yīng）：小口大腹的盛酒器。
⑥ 收：收捕。
⑦ 羝（dī）：公羊。
⑧ 俦：同伴，同类。

饭变飞虫

葛玄① 字孝先，从左元放受《九丹液仙经》。与客对食，言及变化之事，客曰："事毕，先生作一事特戏者。"玄曰："君得无即欲有所见乎② ？"乃嗽口中饭，尽变大蜂数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久之，玄乃张口，蜂皆飞入。玄嚼食之，是故饭也。又指虾蟆及诸行虫燕雀之属使舞，应节③ 如人。冬为客设生瓜枣，夏致冰雪。又以数十钱，使人散投井中，玄以一器于井上呼之，钱一一飞从井出。为客设酒，无人传杯，杯自至前；如或不尽，杯不去也。尝与吴主坐楼上，见作④ 请雨土人。帝曰："百姓思雨，宁可得乎？"玄曰："雨易得耳。"乃书符著社中，顷刻间，天地晦冥，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鱼乎？"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出《搜神记》卷一，原名《葛玄》）

【注释】

① 葛玄：三国吴琅琊人，为晋葛洪的从祖父。传说他从左慈得《左丹金液仙经》，修炼成仙。世号葛仙公，又称太极仙翁。
② 得无：是否，是不是。即：立即，马上。
③ 应节：依照舞曲的节拍。
④ 见作：被看作。

指上浮屠

七年，沐胥之国来朝，则申毒国① 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三十岁。"荷锡持缾②，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善玄惑之术。于其指端出浮屠③ 十层，高三尺，及诸天神仙，巧丽特绝。人皆长五六分，列幢盖，鼓舞④，绕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雾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雾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出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怀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术玄惑，神怪无穷。　（出《拾遗记·燕昭王》）

【注释】

① 身毒：即印度，有身毒、天竺、信度等译法，皆一音之转译。这里言"沐胥"也即申毒国。
② 荷：负。锡：僧人所用的锡杖，简称锡。缾：即瓶。
③ 浮屠：梵语，亦作浮图、佛图等，即宝塔。
④ 鼓舞：打着鼓，跳着舞。

爱　孽

杜子春者，周、隋间人① 。少落魄，不事家产。然以心气闲纵，嗜酒邪游②，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③。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仿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④，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有一老人策杖于前，问曰："君子何叹？"子春言其心，且愤其亲戚疏薄也，感激之气，发于颜色。老人曰："几缗则丰用？"子春曰："三五万则可以活矣。"老人曰："未

也，更言之。”“十万。”曰：“未也。”乃言：“百万。”曰：“未也。”曰：“三百万。”乃曰：“可矣。”于是袖出一缗，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俟子于西市波斯邸⑥，慎无后期。”及时，子春往，老人果与钱三百万，不告姓名而去。

子春既富，荡心复炽，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乘肥衣轻，会酒徒，征丝竹歌舞于倡楼，不复以治生为意。一二年间，稍稍而尽。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徒；倏忽如初。既而复无计，自叹于市门。发声而老人到，握其手曰：“君复如此，奇哉！吾将复济子，几缗方可？”子春惭，不对。老人固逼之，子春愧谢而已。老人曰：“明日午时来前期处。”子春忍愧而往，得钱一千万。未受之初，发愤，以为从此谋身治生，石季伦、猗顿小竖耳⑦。钱既入手，心又翻然。纵适之情，又却如故。不三四年间，贫过旧日。复遇老人于故处。子春不胜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牵裾止之，曰：“嗟乎！拙谋也。”因与三千万，曰：“此而不痊，则子贫在膏肓矣⑧。”子春曰：“吾落魄邪游，生涯罄尽，亲戚豪族，无相顾者。独此叟三给我，我何以当之？”因谓老人曰：“吾得此，人间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复圆矣。感叟深惠，立事之后，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毕，来岁中元见我于老君双桧下⑨。”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⑩，遂转资扬州，买良田百顷，郭中起甲第，要路置邸百余间，悉召孤孀分居第中。婚嫁甥侄，迁祔旅榇⑪，恩者煦之⑫，仇者复之。既毕事，及期而往。

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遂与登华山云台峰⑬，入四十里余，见一居处，室屋严洁，非常人居。彩云遥覆，鸾鹤飞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药炉，高九尺余，紫焰光发，灼焕窗户。玉女九人⑭，环炉而立。青龙白虎⑮，分据前后。其时日将暮，老人者不复俗衣，乃黄冠绛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遗子春，令速食之讫。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东向而坐，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地狱，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耳。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言讫而去。子春

视庭，唯一巨瓮，满中贮水而已。

道士适去，而旌旗戈甲，千乘万骑，遍满崖谷，呵叱之声动天。有一人称大将军，身长丈余，人马皆着金甲，光芒射人。亲卫数百人，拔剑张弓，直入堂前，呵曰："汝是何人，敢不避大将军！"左右竦剑而前，逼问姓名，又问作何物，皆不对。问者大怒，催斩，争射之，声如雷。竟不应。将军者拗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龙、狻猊、狮子、蝮蛇万计[15]，哮吼拿攫[16]而争前。欲搏噬，或跳过其上。子春神色不动。有顷而散。既而大雨滂沲，雷电晦暝，火轮走其左右，电光掣其前后，目不得开。须臾，庭际水深丈余，流电吼雷，势若山川开破，不可制止。瞬息之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顾。未顷而散。将军者复来，引牛头狱卒，奇貌鬼神，将大镬汤而置子春前。长枪刃叉，四面周匝[17]。传命曰："肯言姓名，即放。不肯言，即当心叉取置之镬中。"又不应。因执其妻来，捽于阶下，指曰："言姓名免之。"又不应。乃鞭捶流血，或射或斫，或煮或烧，苦不可忍。其妻号哭曰："诚为陋拙，有辱君子。然幸得执巾栉[18]，奉事十余年矣。今为尊鬼所执，不胜其苦。不敢望君俯匍拜乞，望君一言，即全性命矣。人谁无情，君乃忍惜一言！"雨泪庭中，且咒且骂。子春终不顾。将军曰："吾不能毒汝妻耶？"令取剉碓[19]，从脚寸寸剉之。妻叫哭愈急，竟不顾之。将军曰："此贼妖术已成，不可使久在世间。"敕左右斩之。

斩讫，魂魄被领见阎罗王，王曰："此乃云台峰妖民乎？"捉付狱中。于是熔铜、铁杖、碓捣、硙磨、火坑、镬汤、刀山、剑林之苦，无不备尝。然心念道士之言，亦似可忍，竟不呻吟。狱卒告受罪毕，王曰："此人阴贼，不合得作男身，宜令作女人。"配生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20]。生而多病，针灸医药之苦，略无停日。亦尝堕火堕床，痛苦不济，终不失声。俄而长大，容色绝代，而口无声，其家目为哑女。亲戚相狎，侮之万端，终不能对。同乡有进士卢珪者，闻其容而慕之，因媒氏求焉。其家以哑辞之，卢曰："苟为妻而贤，何用言矣，亦足以戒长舌之妇。"乃许之，卢生备礼亲迎为妻。数年，恩

情甚笃。生一男，仅二岁，聪慧无敌。卢抱儿与之言，不应，多方引之，终无辞。卢大怒曰："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21]，才不笑尔，然观其射雉，尚释其憾。今吾陋不及贾，而文艺非徒射雉也，而竟不言。大丈夫为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云："噫！"噫声未息，身坐故处，道士者亦在其前，初五更矣。

见其紫焰穿屋上，天火起四合，屋室俱焚。道士叹曰："措大误余乃如是[22]！"因提其髻投水瓮中。未顷火息。道士前曰："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噫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强登基观焉，其炉已坏，中有铁柱大如臂，长数尺。道士脱衣，以刀子削之。

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出《玄怪录》，原名《杜子春》）

【注释】

① 周：南北朝时期的北周（557—581）。隋：隋朝（581—618）。
② 邪游：即狭斜游，意即狎妓，邪通斜。因妓院多在偏狭曲巷，故名。
③ 不事事：前"事"为动词，后为宾语。意即不作事，游手好闲。见弃：被抛弃。
④ 东市西门：唐代长安设有东市、西市两大市场，百业齐全，多为外商聚居地。
⑤ 波斯：今伊朗。邸：旅舍。此指波斯商人在长安从事商业活动的处所。
⑥ 石季伦：石崇（249—300），字季伦，西晋人。在荆州刺史任内，以掠劫客商致富，以巨富、侈靡闻于世。猗顿：春秋鲁人。经营畜牧及盐业，十年间成为富豪。小竖：卑贱的仆人。
⑦ 痊：病愈，此指去掉挥金如土的习惯。膏肓：古称心脏下部为膏，膈膜为肓，为药力所不至处。贫入膏肓，谓贫穷已不能挽救。
⑧ 老君：世称老子为老君。双桧：两棵桧树。此句言：明年中元节在老君庙的两棵桧树下见我。
⑨ 淮南：指唐淮南道所辖区域，即今苏、皖长江以北，淮河以南；湖北长江以北，汉江以东地区。治所在扬州。
⑩ 祔（fù）：合葬。榇：棺材。迁祔旅榇：把客死他乡或旅途的人的棺材运回故籍合葬。
⑪ 煦（xū）：和乐，温暖。
⑫ 华山：山名，五岳之一，主峰在陕西省华阴县南。云台峰为其北峰。
⑬ 玉女：本指神女，此指女道童。
⑭ 青龙白虎：青龙为东方七宿合称，白虎为西方七宿合称。此指老人炼药时设置的青龙、白虎旗。
⑮ 狻猊（suān ní）：一种食虎豹的猛兽，或认为即狮子。

⑯ 拿攫：搏斗。
⑰ 周匝：围绕。
⑱ 巾：头巾。栉（zhì）：梳篦。执巾栉：本指侍候男子衣饰、梳洗，后成为“做妻子”的代称。
⑲ 剉：即锉，此指用锉磋磨。碓：舂米谷的设备，此指把人舂得粉碎。
⑳ 宋州：唐州名，治所在宋城（今河南商丘县南）。单父：今山东单县。
㉑ 贾大夫：春秋时代贾国大夫。《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
㉒ 措大：古时对读书人的轻蔑称呼。

架梯取月

唐太和①中，有周生者，庐于洞庭山，时以道术济吴越②，人多敬之。后将抵洛谷③之间，途次广陵，舍佛寺中。会有三四客皆来。时方中秋，其夕霁月澄莹，且吟且望，有说开元时明皇帝游月宫事，因相与叹曰：“吾辈尘人，固不得至其所矣。奈何？”周生笑曰：“某常学于师，亦得焉，且能挈月致之怀袂，子信乎？”或患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为明，则妄矣。”因命虚一室，翳④四垣，不使有纤隙，又命以箸数百，呼其僮绳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将梯此取月去。闻呼可来观。”乃闭户久之。数客步庭中，且伺焉。忽觉天地曛晦，仰而视之，即又无纤云。俄闻生呼曰：“某至矣。”因开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耳。请客观焉。”因以举之，其衣中出月寸许，忽一室尽明，寒逼肌骨。生曰：“子不信我，今信乎？”客再拜谢之，愿收其光。因又闭户，其外尚曛晦，食顷⑤方如初。（出《宣室志》辑佚，原名《周生架梯取月》）

【注释】

① 太和：唐文宗李昂年号。
② 庐：用作动词，建草庐或草堂，犹言隐居。
济：横渡。吴越：古代的吴国越国，在今江浙一带。这里是说横渡吴地和越地的江湖，四处遨游。
③ 洛谷：洛水和谷水。洛水，源出陕西洛南县西北部，东入河南洛阳，经洛口入黄河。谷水：出河南渑池县，经渑池合渑水，又东合涧水为涧河。
④ 翳：遮蔽。
⑤ 食顷：约一顿饭的时间。

扁担蛇

鼎州开元寺多寓客，数客同坐寺门，见妇人汲水①。一客善幻术，戏恼之，即挈水不动。不知彼妇盖自能幻也，顾而言曰："诸君勿相戏。"客不对。有顷曰："若是，须校法乃可。"掷其担，化为小蛇。客探怀取块粉，急画地，作二十馀圈而立其中，蛇至不能入。妇人含水喷之，稍大于前，又恳言："官人莫相戏。"客固自若。蛇突入，直抵十五圈中，再喷水叱之，遂大如椽，径蹴中圈。将向客，妇又相喻止，客犹不听。蛇即从其足缠绕至项，不可解。路人聚观且数百。同寺者欲走诉于官，妇笑曰："无伤也。"引手取蛇投之地，依然一担耳。笑谓客曰："汝术未尽善，何敢然？若值他人，汝必死。"客再拜悔谢，因随诣其家为弟子云。（出《夷坚丁志》卷八，原名《鼎州汲妇》）

【注释】

① 汲水：引水，取水。这些当为挑水。
② 喷（xùn）：喷。

破户入深闺

洛阳李衎，少年豪迈，以财雄一乡。常薄游阡陌间，遇心惬目适，虽买一笑，掷钱百万不靳①。宣和间，某太守自南郡解印还洛，家富声乐，列屋一宠姬，最姝秀夭丽。西都②人家，伎妾以百数，名倡千人，莫能出其右。尝以暮春游名园，玩赏牡丹，偕侣相携穿花径。衎望见，兀兀如痴，寄目不暂瞬。姬亦窥其容状，口虽笑叱，而心颇慕之。两人遥相注意，俱不能出言，恨恨而去。明日，又邂逅于别圃，度无由得狎，方寸愦乱③，摇摇若风中悬旌。思得暂促膝，成须臾欢，罄百计不就。

时有猪嘴道人者，售异术于廛市，能颠倒四时生物，人莫能识，

嵇独厚遇。忽造门求醉，嵇欣然接纳，深思扣以其事，或能副④所欲，乃设盛馔延款，具以诚告。客初难之，请至再四，乃笑曰："姑试为之。"嵇拜曰："果遂愿，不敢忘报。"明日，招往城外社坛，四顾无人，拈一片瓦，呵祝移时，以付嵇曰："吾去矣，尔持此于庭壁间上下划之，当如愿矣。善藏此瓦，每念至则怀以来。"嵇谨受教划壁，未几，豁然中开，竦身而入，径趋曲室内，斗帐画屏，极为华美。妇卧其中，宿醒未醒，见人惊起，腼颜微怒曰："谁家儿郎，强暴至此？辄入房院，谁引汝来？"嵇却立凝笑，不敢言，熟视良久，盖真所愿慕者。妇人亦悟而笑。略道曩事，即登榻共卧，相与极欢，既而曰："太守且至，郎宜引避疾回，后会可期也。"遂循故道而出，壁合如初。瓦故在手，携还家，珍祕于椟。过三日，率一游，每见愈款昵。

经累月，杳无人知。会其密友贾生者，讶嵇久不相过，意其有奇遇，潜伺所向，迹至社坛侧。嵇觉而舍去，贾随诘问，不能隐，具以始末告之。贾不信，曰："果尔，吾岂不可往邪？如不吾同，当发其妖幻，首于官，且白某太守。"嵇甚惧，曰："今日已暮矣，俟明日，同谐道人谋之。"拂旦往，道人不悦曰："机已泄，恐不能神，当作别计。城西某家有园池之胜，能从吾饮乎？"皆曰："幸甚！"即具酒肴，偕往小饮。一亭前有大假山，道人酒酣，振衣起，举手指划山石，一峰中分。两人就视，见楼台山水，花木靓丽，渔舟从溪上来，碧桃红杏缤纷，方注目间，道人登舟，其去如飞。贾引袖力挽，石缝遽合，伤其指。道人杳无踪矣。它日，两人复至社坛，用原瓦施之，已无所效，惘然怨悔而归。

后访乳医⑤尝出入太守家者，使密扣姬，云梦中恍惚与一男子燕私，今久不复然矣。（出《夷坚志》补卷十九，原名《猪嘴道人》）

【注释】

① 溥游：普行之游，犹言狭邪游。阡陌：纵横交错的乡间小道，这里代指乡间。靳(jìn)：吝惜，不肯给予。

② 西都：指洛阳。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称东京，故称洛阳为西都。

③ 方寸：指心。方寸愤乱言心绪已乱，难以自持。
④ 副：符合。
⑤ 臞：同癯。臞颜：瘦弱的容颜。
⑥ 乳医：犹今之妇产科医生。

掩魂妓乐

南海郡有杨氏，以居士自号，尝谓人曰："我有奇术。"郡太守好奇术，闻居士来，甚喜。每宴游未尝不首召居士。一日因须侍太守，太守会宴于郡斋，大阅妓乐，而居士不得预。时有数客亦皆不得预宴，因谓居士曰："先生尝自负有奇术，今日太守大宴，先生不得预，设一术以动之① 乎？"居士笑曰："甚易耳。君试观之，我能为君召太守处妓乐至此佐酒乎！"因命具酒，使诸客环列而坐。少顷，俄有数十妇人自西廊空室而出，装饰华焕，各携乐器而至，乃命奏乐，且歌且舞。客或讯其所自②，皆笑而不言。至夜分，居士谓诸妓曰："可归矣。"于是皆入西廊下空室中去。诸客相顾骇叹，皆疑其鬼物妖惑。

至明日哄传曰：太守昨夕宴会，诸妓乐并皆仆地，瞬目不能言，以为卒中③，急召医人诊候，医曰："无恙，但为人掩魂，夜分各能起，不必服药。"果至中宵，诸妓如睡之醒，皆能起立。太守质问，诸妓皆云："适蒙杨居士召祇应，顷缘何④却在太守筵中？"众客为怪，诘之杨居士，居士笑而不答，方知诸妓为杨居士掩魂矣。（出《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

【注释】

① 动之：使我们动情，犹言取乐。
② 讯其所自：询问她们从哪里来。
③ 卒中：急速中风。
④ 顷：顷刻。诸妓虽被掩魂了半夜，但在她们却以为不过顷刻之间。缘何：因什么原因。

嫦娥侑酒

邑有王生，行七，故家子。少慕道，闻劳山多仙人，负笈① 往

游。登一顶，有观宇，甚幽。一道士坐蒲团上，素发垂领②，而神光爽迈。叩而与语，理甚玄妙。请师之。道士曰："恐娇惰不能作苦。"答言："能之。"其门人甚众，薄暮毕集。王俱与稽首，遂留观中。凌晨，道士呼王去，授一斧，使随众采樵。王谨受教。过月余，手足重茧，不堪其苦，阴有归志。

一夕归，见二人与师共酌，日已暮，尚无灯烛。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③。诸门人环听奔走。一客曰："良宵胜乐，不可不同。"乃于案上取酒壶，分赍诸徒，且嘱尽醉。王自思：七八人，壶酒何能遍给？遂各觅盎盂，竞饮先釂，惟恐樽尽；而往复挹注④，竟不少减。心奇之。俄一客曰："蒙赐月明之照，乃尔⑤寂饮。何不呼嫦娥来？"乃以箸掷月中。见一美人，自光中出。初不盈尺，至地遂与人等。纤腰秀项，翩翩作"霓裳舞"⑥。已而歌曰："仙仙乎，而还乎，而幽我于广寒乎！"其声清越，烈如箫管。歌毕，盘旋而起，跃登几上，惊顾之间，已复为箸。三人大笑。又一客曰："今宵最乐，然不胜酒力矣。其饯我于月宫可乎？"三人移席，渐入月中。众视三人，坐月中饮，须眉毕见，如影之在镜中。移时，月渐暗；门人燃烛来，则道士独坐而客杳矣。几上肴核尚故。壁上月，纸圆如镜而已。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⑦。"众诺而退。王窃欣慕，归念遂息。

又一月，苦不可忍，而道士并不传教一术。心不能待，辞曰："弟子数百里受业仙师，纵不能得长生术，或小有传习，亦可慰求教之心；今阅⑧两三月，不过早樵而暮归。弟子在家，未谙⑨此苦。"道士笑曰："我固谓不能作苦，今果然。明早当遣汝行。"王曰："弟子操作多日，师略授小技，此来为不负也。"道士问："何术之求？"王曰："每见师行处，墙壁所不能隔，但得此法足矣。"道士笑而允之。乃传一诀。令自咒毕，呼曰："入之！"王面墙不敢入。又曰："试入之。"王果从容入，及墙而阻。道士曰："俯首驟入，勿逡巡！"王果去墙数步，奔而入；及墙，虚若无物，回视，果在墙外矣。大喜，入谢。道士曰："归宜洁持⑩，否则不验。"遂助资斧⑪遣归。

抵家，自诩遇仙，坚壁所不能阻。妻不信。王效其作为，去墙数尺，奔而入，头触硬壁，蓦然而踣。妻扶视之，额上坟起⑫，如巨卵焉。妻揶揄之。王惭忿，骂老道士之无良也已。（出《聊斋志异》卷一，原名《劳山道士》）

【注释】

① 负笈：出外求学的代词。笈，书箱。古人出外求学，每每背着自己的书箱，因称负笈。
② 素发垂领：白头发披在领子上。
③ 辉：照耀。毫芒：毫，毫毛。芒，草谷的细须。毫芒比喻细小、纤微。
④ 挹注：把液体从一个盛器倒入另一个盛器里。
⑤ 尔：如此，这般。
⑥ "霓裳舞"："霓裳羽衣舞"的省称。霓裳，白色的裙子。神话传说：唐玄宗梦游月宫，看见仙女舞蹈，醒后，照歌调谱成《霓裳舞衣曲》。
⑦ 苏：割取野草。
⑧ 阅：经历了，过去了。
⑨ 谙：熟习。
⑩ 洁持：用恭敬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不要亵渎的意思。
⑪ 资斧：旅费，盘缠。
⑫ 坟起：凸起。

遗 屐 石

韩生，世家也。好客。同村徐氏，常饮于其座。会宴集，有道士托钵门外。家人投钱及粟，皆不受；亦不去。家人怒，归不顾①。韩闻击剥之声② 甚久，询之家人，以情告。言未已，道士竟入。韩招之坐。道士向主客皆一举手，即坐。略致研诘③，始知其初居村东破庙中。韩曰："何日栖鹤东观，竟不闻知，殊缺地主之礼。"答曰："野人新至，无交游。闻居士挥霍，深愿求饮焉。"韩命举觞。道士能豪饮。徐见其衣服垢敝，颇偃蹇，不甚为礼。韩亦海客遇之④。道士倾饮二十余杯，乃辞而去。

自是每宴会，道士辄至，遇食则食，遇饮则饮，韩亦稍厌其频。饮次，徐嘲之曰："道长日为客，宁不一作主？"道士笑曰："道人与居士等，惟双肩承一喙耳。"徐惭不能对。道士曰："虽然，道人怀诚久

矣，会当竭力作杯水之酬。”饮毕，嘱曰：“翌午幸赐光宠。”

次日，相邀同往，疑其不设。行去，道士已候于途；且语且步，已至寺门。入门，则院落一新，连阁云蔓。大奇之，曰：“久不至此，创建何时？”道士答：“竣工未久。”比入其室，陈设华丽，世家所无。二人肃然起敬。甫坐，行酒下食，皆二八狡童，锦衣朱履。酒馔芳美，备极丰渥。饭已，另有小进。珍果多不可名，贮以水晶玉石之器，光照几榻。酌以玻璃盏⑤，围尺许。道士曰：“唤石家姊妹来。”童去少时，二美人入。一细长，如弱柳；一身短，齿最稚；媚曼双绝。道士即使歌以侑酒⑥。少者拍板而歌，长者和以洞箫，其声清细。既阕⑦，道士悬爵促醼，又命遍酌。顾问：“美人久不舞，尚能之否？”遂有僮仆展氍毹于筵下，两女对舞，长衣乱拂，香尘四散；舞罢，斜倚画屏。韩、徐二人心旷神飞，不觉醺醉。道士亦不顾客，举杯饮尽，起谓客曰：“姑烦自酌，我稍憩，即复来。”即去。南屋壁下，设一螺钿之床，女子为施锦裀，扶道士卧。道士乃曳长者共寝，命少者立床下为之爬搔。韩、徐睹此状，颇不平。徐乃大呼：“道士不得无礼！”往将挠之。道士急起而遁。见少女犹立床下，乘醉拉向北榻，公然拥卧。视床上美人，尚眠绣榻。顾韩曰：“君何太迂？”韩乃径登南榻，欲与狎亵，而美人睡去，拨之不转。因抱与俱寝。

天明，酒梦俱醒，觉怀中冷物冰人；视之，则抱长石卧青阶下。忽视徐，徐尚未醒；见其枕遗屙之石⑧，酣寝败厕中。蹴起，互相骇异。四顾，则一庭荒草，两间破屋而已。（出《聊斋志异》卷三，原名《道士》）

【注释】

① 归：同岿，岿然不动。不顾：不予理睬。
② 击剥之声：敲门声。
③ 研诘：攀谈询问。
④ 海客：浪迹四方之人。海客遇之：以对待海客的身分招待他。
⑤ 玻璃盏：玻璃灯。
⑥ 侑酒：助酒。劝酒助酒兴。
⑦ 阕：终了。
⑧ 遗屙之石：犹言败厕中的粪石。

寒月芙蕖

济南道人者，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冬夏着一单帢衣，系黄绦，无裤褶。每用半梳梳发，即以齿衔髻，如冠状。日赤脚行市上；夜卧街头，离身数尺外，冰雪尽熔。初来，辄对人作幻剧，市人争贻①之。有井曲无赖子，遗以酒，求传其术，不许。遇道人浴于河津，骤抱其衣以胁之。道人揖曰："请以赐还，当不吝术。"无赖者恐其给，固不肯释。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默不与语；俄见黄绦化为蛇，围可数握，绕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愕，长跪，色青气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绦。绦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

缙绅家闻其异，招与游，从此往来乡先生门。司、道②俱耳其名，每宴集，必以道人从。一日，道人请于水面亭报诸宪之饮③。至期，各于案头得道人速帖，亦不知所由至。诸官赴宴所，道人伛偻出迎。既入，则空亭寂然，几榻未设，或疑其妄。道人启官宰曰："贫道无僮仆，烦借诸扈从，少代奔走。"官共诺之。道人于壁上绘双扉，以手挝之。内有应门者，振管而启。共趋觇望，则见憧憧者④往来于中；屏幔床几，亦复都有。即有人一一传送门外。道人命吏胥辈接列亭中，且嘱勿与内人交语。两相授受，惟顾而笑。顷刻，陈设满亭，穷极奢丽。既而旨酒散馥，热炙腾熏，皆自壁中传递而出。座客无不骇异。

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时，荷花数十顷，一望无际。宴时方凌冬，窗外茫茫，惟有烟绿。一官偶叹曰："此日佳集，可惜无莲花点缀！"众俱唯唯。少顷，一青衣吏奔白："荷叶满塘矣！"一座皆惊。推窗眺瞩，果见弥望菁葱，间以菡萏⑤。转瞬间，万枝千朵，一齐都开；朔风吹面，荷香沁脑。群以为异。遣吏人荡舟采莲。遥见吏人入花深处；少间返棹，素手来见。官诘之，吏曰："小人乘舟去，见花在远际；渐至北岸，又转遥遥在南荡中。"道人笑曰："此幻梦之空花耳。"

无何，酒阑，荷亦凋谢；北风骤起，摧折荷盖，无复存矣。

济东观察公甚悦之，携归署，日与狎玩。一日，公与客饮。公故有传家美酝，每以一斗为率⑥，不肯供浪饮。是日，客饮而甘之，固索倾酿。公坚以既尽为辞。道人笑谓客曰："君必欲满老饕，索之贫道而可。"客请之。道人以壶入袖中，少刻出，遍斟座上，与公所藏无异。尽欢而罢。公疑，入视酒瓶⑦，封固宛然，瓶已罄矣。心窃愧怒，执以为妖，杖之。杖才加，公觉股暴痛；再加，臀肉欲裂。道人虽声嘶阶下，观察已血殷座上。乃止不笞，逐令去。

道人遂离济，不知所往。后有人遇于金陵，衣装如故，问之，笑不语。　（出《聊斋志异》卷四）

【注释】

① 贻：赠送。

② 司、道：指司、道的官员。司，唐宋以后，尚书省各部所属有司。独立的官署亦有司，如宋代的殿前司，明清的通政使司。京城以外在明清有藩司、臬司。道：唐分全国为十道，清在省与州府之间设道。

③ 报诸宪之饮：为酬报诸宪所设置的饮宴。诸宪：封建社会属吏称上司为宪。诸宪指诸位上司。

④ 憧憧者：忙碌不停的人。

⑤ 菡萏：莲花花蕾。

⑥ 一斗为率：以一斗酒为限量。

⑦ 酒瓻（chī）：陶制的酒壶。

烟　戏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吴林塘年五旬时，居太平馆中，余往为寿。座客有能为烟戏者，年约六十余，口操南音，谈吐风雅，不知其何以戏也。俄有仆携巨烟筒来，中可受烟四两①，　燕火②吸之，且吸且咽，食顷方尽。索净巨碗渝苦茗③，饮讫，谓主人曰："为君添鹤算④可　乎？"即张吻吐鹤二只，飞向屋角。徐吐一圈大如盘，双鹤穿之而过，往来飞舞，如掷梭然。既而嘎唳有声，吐烟如一线，亭亭直上，散作水波云状。谛视，皆寸许小鹤，鹄鸿⑤左右，移时方灭。

众皆以为目所未睹也。

俄其弟子继至，奉一觞与主人曰："吾技不如师，为君小剧可乎？"呼吸间有朵云飘渺筵前，徐结成小楼阁，雕栏绮窗，历历如画。曰："此海屋⑥添寿也。"诸客复大惊，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⑦，亦无以喻是矣。

以余所见诸说部⑧，如掷杯放鹤，顷刻开花之类，不可殚述，毋亦实有其事，后之人少所见多所怪乎！如此事非余目睹，亦终不信也。（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四）

【注释】

① 此句意为：烟筒中一次可以放进四两烟。
② 爇火：点火。
③ 瀹苦茗：泡浓茶。
④ 鹤算：古人以鹤为长寿鸟，后因以鹤算、鹤寿之词来祝人长寿。
⑤ 鸧鸹：盘绕亲密飞翔的样子。
⑥ 海屋：当指海市蜃楼。日照下沙漠中出现的幻景。这里指烟戏近于海市，故言。
⑦ 指佛教幻术。
⑧ 说部：指记载闲闻逸事、民事风情、神灵怪异的各种笔记小说。

画中门户

徐氏群夫者，忘其郡邑矣。家号素封，而好接异客，技术之士多往依之。

有画师客其家，自言有奇画，愿与众观之。乃张画于壁，见楼台亭馆，重叠缦回，类西洋画。徐问画有何奇，画师曰："吾能身入其中，故奇也。"徐以为妄，笑曰："噫！帖然一纸，涂以丹碧，公乌能置身其间乎？"画师乃向画咒之，即有一旁门洞开，耸身而入，门亦随合。扪之如故，索之不可得也，共相惊怪。门复启，而画师瞥下矣。

众遂问画中之状，画师曰："何问为？第同往观之①。"众皆喜。画师指画中门最大者曰："当令开此正户，以迓②诸君。"户应手而辟。画师先立门中，一一以手援之入。第见梁栋丹雘，鸟革翚飞，埒于

王侯甲第③。每历一门闼，便觉改观：或粉壁森然，忽启双扉；或画栋巍然，忽开叠阁；或窗间缒下，别有亭池；或石罅穿入，另开园圃。其堂室之形制，矩方之外，有似月者，有似圭④者，有似弓者，有似扇者，有似蕉叶者，有似香炉者，有似钟者，有似环玦者，有似壶瓮各器者。瑰形诡制，无一雷同。

最后启一偏门，众皆入，乃徐妻卧室也。时方盛夏，徐见妻裸卧白绡帐中，皓体毕呈，急不及掩避。诸客见之，无不掩口奔出。至画所，画固俨然在壁也。

徐大怒画师辱己，寻刀将杀之。画师复耸入画中，画与人俱失所在。　（出《耳食录》卷四，原名《画师》）

【注释】

① 何问为：即问何为，询问干什么。第：但，且。

② 迓：迎接，迎迓。

③ 梁：栋梁；栌：大柱柱头承托栋梁的方木，即薄栌、斗拱。丹雘：油漆用的红色颜料。埒：比。

④ 圭（guī）：古代帝王、诸侯举行隆重仪式时所用的玉制礼器，上尖下方。也作"珪"。

幻梦

幻梦指难分真假幻实的梦幻故事，它们是古人在梦与醒觉的思索之间所造成的一种疑惑。《庄周梦蝶》和《梦鹿》是来自哲人的疑惑。庄周梦见蝴蝶，梦时栩栩然是只蝴蝶，而醒后乃是庄周。于是他分不清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梦鹿》则更把醒梦的界线搞模糊了。有薪者得鹿，却以为是梦；有士人据薪者所述之梦而获鹿，则认为是实；其室人则以为他是自己梦见了鹿，据梦得之，根本就没有薪者这个人。后来薪者梦见了鹿和获鹿之人，于是讼于士师。士师说他们皆醒梦不分，没有人配得整头鹿，平分算了。此事闻于国王，国王询问国师，皆说难以分辨。欲辨醒梦，唯黄帝孔丘，今二人已死，便无人可辨了。这已是趋于极端的醒梦说观点了。《心幻》是关于幻觉的议论，幻起于心，心缘于欲，只有消除欲望，其幻境自消。于是某僧以娈童死后或生后之种种怖境变故来驱除某书生思念的情欲，终于助他克服了幻境。

《玄阴池》扣住人的生理感觉写梦境，暑热之际石宪去清凉爽快群僧鼓噪的玄阴池洗浴，然醒来却见自己全身湿润，身卧大木之下，日已西颓。但令人惊异的是，距此不远处果有穷林积水，群蛙乱噪，煞似梦中群僧所作的梵音。这就令人难分是梦是实了。《鱼幻》写人化为鱼的真切感受，将幻作真，醒后自然深知鱼幻为假，但其感觉却是异常的真实，因使梦化者终身不复食鱼。

《掷砖破梦》、《张生抛瓦》、《三郎击石》系同型故事，三者都扣住游子乍归故乡时思念妻妾的心情写梦，梦因情生。而梦象交织着思念与忧虑，梦境凄迷。《掷砖》写孤独遐叔归家梦十余辈戏谑其妻，微带艳情，使得在外窥视的遐叔忍无可忍，于是“扪一大砖，向坐飞击”。打破了梦境；《抛瓦》也是如此，在情急中，张生连抛数瓦，

其一击中妻额，以为其妻已亡，恸哭而归；《三郎击石》从女子盼夫的角度写出，夜梦郎归，但与一丽人际遇，眉目传情，竟撇妻与宿，猥亵之状难以入目。妻愤而出走，遇弟三郎。三郎大怒，举巨石隔户击其夫，听说打破脑壳了。这些叙久别夫妻欲见时所生发的梦幻是合情合理的，但古人却总是超出常情，作醒梦难分的验证，这就令人不胜惊讶了。《掷砖》以其妻同作此梦，忽砖头飞来打破梦境作结。《抛瓦》写其妻方梦，有瓦石飞来中额，第二天惊觉觉头痛的厉害。《击石》则不仅夫妻二人，妻弟三郎亦梦，梦境全同，只是巨石并未击中其夫，方才幸免于难。如此种种醒梦交错的叙述都无不在重复着古代哲人的那个论断："欲辨觉梦，唯黄帝孔丘。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

庄周梦蝶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① 蝴蝶也，自喻适志② 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③ 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④ 矣。此之谓物化⑤。　（出《庄子·齐物论》）

【注释】

① 栩栩然：欢畅快乐的样子。
② 自喻：自己认为。适志：适合、切合志趣或志向。
③ 蘧蘧然：惊奇动情的样子。
④ 分：分别，区分。
⑤ 物化：物体之间的变化。庄子认为一切都在变化，规律难以捕捉。昨日之梦，今化为尘，梦中为蝴蝶，醒后为庄周；亦不知庄周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庄周？物化倏忽不定，其区分实在太难了！

梦　鹿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① 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② 中，复之以蕉③。不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

以为梦焉。顺涂④而泳其事。

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今吾得之，彼直真梦矣⑤。"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邪⑥？"夫曰："吾据⑦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薪者之归，不厌⑧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

遂讼⑨而争之，归之士师⑩。士师曰："若初真得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⑪。彼真取若鹿，而与若争鹿⑫。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⑬。今据有此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觉梦⑭，唯黄帝孔丘⑮。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　（出《列子·周穆王篇》）

【注释】

① 御：迎面。
② 隍：干枯的水池。
③ 薪：同樵，砍下的柴火。
④ 涂：同途，一路上。
⑤ 彼直真梦矣：他作的这个梦是完全真实的。指薪者忘藏鹿之处而以为梦这件事。
⑥ 若：你。讵：岂。室人以为是其丈夫梦见了薪者的那只鹿，根本就没有薪者这个人，只是丈夫的梦是真实的罢了。
⑦ 据：根据，依据。根据樵者的梦。
⑧ 不厌：厌，满足；不厌，不满足，不甘心。
⑨ 讼：告诉于有司。
⑩ 归之士师：归此案于士师处理。士师，狱官，主察狱讼之事。
⑪ 此句指薪者言，他颠倒妄实真梦：将真当作梦，又将梦当作实。
⑫ 此句指得鹿者言，真取他人鹿，反而与他人争鹿。
⑬ 此句指室人言，她把真得鹿当作梦认他人的鹿。仞，同认，一本作认。所以，士师认为没有人配得到整头鹿，只好将鹿二分之。
⑭ 欲辨觉梦：要分辨醒觉与作梦。
⑮ 据说，黄帝著有《占梦经》十一卷。《汉书·艺文志》题录《黄帝长柳占梦》。孔子有两楹之梦，见《檀弓》。
⑯ 恂：相信。

玄阴池

有石宪者，其籍编太原，以商为业，常行货于代北①。长庆二年夏中于雁门②关行道中，时暑方甚，因偃于大木下。忽梦一僧，蜂目，被褐衲，其状甚异，来宪前，谓曰："我庐于五台山之南，有穷林积水，出尘俗甚远，实群僧清暑之地。檀越③幸偕我而游乎？即不能，吾见檀越病热且死，得无悔于心耶？"宪以时暑方盛，僧且以祸福语相动，因谓僧曰："愿与师偕往。"于是其僧引宪西去，且数里，果有穷林积水，见群僧在水中。宪怪而问之，僧曰："此玄阴池。故我徒浴于中，且以荡炎燠。"

于是引宪环池行。宪独怪群僧在水中，又其状貌无一异者④。已而天暮，有一僧曰："檀越可听吾徒之梵音也。"于是宪立池旁，群僧即于水中合声而 噪。仅食顷，有一僧挈手曰："檀越与吾偕浴于玄阴池，慎无惧。"宪即随僧入池中，忽觉一身尽冷，噤而战。由是惊寤。见己卧于大木下，衣尽湿，而寒栗且甚。时已日暮，即抵村舍中。

至明日，病稍愈。因行于道，闻道中忽有蛙鸣，甚类群僧之梵音。于是径往寻之，行数里，见穷林积水，有蛙甚多。其水果名玄阴池者，其僧乃群蛙耳。宪曰："此蛙能幻形以惑于人，岂非怪之尤者⑤乎？"于是尽杀之。　（出《宣室志》卷一，原名《玄阴池蛙》）

【注释】

① 代北：代州之北。代州，隋置，辖境相当于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等县。
② 长庆：唐穆宗李恒年号(821—824)。雁门关：自古为戍守重地，与宁武、偏头合称山西三关，也即所谓外三关。
③ 檀越：施主。梵语音译，亦作"檀那"。
⑤ 状貌无一异者：他们的像貌没有一个人不同的。
⑤ 怪之尤者：怪异之中最怪诞的东西。

鱼幻

薛伟者，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①，与丞邹滂②、尉雷济、

裴寮同时。其秋，伟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连呼不应，而心头微暖，家人不忍即殓，环而伺之。经二十日，忽长吁起坐，谓家人曰："吾不知人间几日矣？"曰："二十日矣。""与我觇群官，方食鲙否？言吾已苏矣。甚有奇事，请诸公罢箸来听也。"仆人走视群官，实欲食鲙，遂以告。皆停飧而来。伟曰："诸公赦司户仆张弼求鱼乎③？"曰："然。"又问弼曰："渔人赵干藏巨鲤，以小者应命。汝于苇间得藏者，携之而来。方入县也，司户吏坐门东，纠曹吏坐门西④，方弈棋。入及阶，邹、雷方博，裴啗桃实。弼言干之藏巨鱼也，曰：'五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煞之，皆然乎？"递相问，诚然。众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杀之鲤，我也。"

众骇曰："愿闻其说。"曰："吾初疾困，为热所逼，殆不可堪。忽闷，忘其疾，恶热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梦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笼禽槛兽之得逸，莫我如也。渐入山。山行益闷，遂下游于江畔。见江潭深净，秋色可爱；轻涟不动，镜涵远虚。忽有思浴意，遂脱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来，绝不复戏，遇此纵适，实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鱼快也，安得摄鱼而健游乎⑤？'旁有一鱼曰：'顾足下不愿耳；正授亦易，何况求摄。当为足下图之。'决然而去。未顷，有鱼头人长数尺，骑鲵来导，从数十鱼，宣河伯诏曰：'城居水游，浮沉异道，苟非其好，则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迹思闲旷。乐浩汗之域，放怀清江；厌嵚崟之情，投簪幻世⑥。暂从鳞化，非遽成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恃长波而倾舟，得罪于晦；昧纤钩而贪饵，见伤于明。无惑失身，以羞其党。尔其勉之。'听而自顾，即已鱼服矣。于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从容。三江五湖，腾跃将遍。然配留东潭，每暮必复。

"俄而饥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见赵干垂钓，其饵芳香，心亦知戒，不觉近口。曰：'我人也，暂时为鱼，不能求食，乃吞其钩乎。'舍之而去。有顷，饥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戏而鱼腹。纵吞其钩，赵干岂煞我？固当送我归县耳。'遂吞之。赵干收纶以出。干手之将及也，伟连呼之。干不听，而以绳贯我腮，乃系于苇间。

既而张弼来曰：'裴少府买鱼⑦，须大者。'干曰：'未得大鱼，有小者十余斤。'弼曰：'奉命取大鱼，安用小者。'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又谓弼曰：'我是汝县主簿，化形为鱼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听，提之而行，骂之不已，弼终不顾。入县门，见县吏坐者弈棋，皆大声呼之，略无应者。唯笑曰：'可畏鱼，直三四斤余。'既而入阶，邹、雷方博，裴啗桃实，皆喜鱼大，促命付厨。弼言干之藏巨鱼，以小者应命。裴怒鞭之。我叫诸公曰：'我是公同官，今而见擒，竟不相舍，促杀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顾，而付鲙手。王士良者，方持刃，喜而投我于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因何杀我？何不执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闻者，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彼头适落，此亦醒悟。遂奉召尔。"

诸公莫不大惊，心生爱忍。然赵干之获，张弼之提，县司之弈吏，三君之临阶，王士良之将杀，皆见其口动，实无闻焉。于是三君并投鲙，终身不食。伟自此平愈，后累迁华阳丞⑧，乃卒。（出《续玄怪录》卷二，原名《薛伟》）

【注释】

① 青城县：故址在今四川灌县东南。
② 丞：县丞，县令辅佐，掌文书、仓狱。
③ 司户：县佐吏，主管民户。
④ 纠曹：县府掌监察的部门。
⑤ 摄：代理。此处意指暂时做鱼。
⑥ 投簪：丢下固冠用的簪子，比喻弃官。幻世：佛、道两教把现实世界看成虚幻的世界，故称人世为幻世
⑦ 少府：县尉的别称。
⑧ 华阳：故址在今四川剑阁南。

掷砖破梦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①，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②，逾二年乃归。至鄠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③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

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于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馀株。夜深，施衾帱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馀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④。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锸箕帚，于庭中粪除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⑥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⑦，献酬纵横，履舄交错⑧。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即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

方见一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⑨，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⑩。"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扪一大砖，向坐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

速驾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⑪。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当，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原名《独狐遐叔》）

【注释】

① 剑南：唐十道之一，贞观元年设置。辖地包括今四川剑阁县以南、长江以北、甘肃嶓家山以南及云南省东北境地区。

② 羁栖：羁留栖息；不偶：不遇。羁栖不遇指出外未遇上赏识自己的知音，只好四处

飘泊，长留在外，寻觅知音。
③ 斜径：近路，抄小道。
④ 将有供待迎接：将有供待迎接之事。
⑤ 粪除：清扫干净。
⑥ 阗咽：人众多的样子。
⑦ 间坐：间杂交错而坐。
⑧ 献酬纵横：相互交谈致意，问候酬答。履舄交错：脱鞋席地而坐，鞋子交错放着。
⑨ 向隅：面向墙壁，犹言郁郁寡欢，不理众人。
⑩ 三见花：花开了三遍。指丈夫外出流浪已三年了。
⑪ 犹未兴：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张生抛瓦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① 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②，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迳路而归。

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馀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③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④，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须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⑤。"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箸云："请置觥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暌索⑦，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

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⑧。"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

于是张生怒，扪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阗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孥⑨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孥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原名《张生》）

【注释】

① 汴州：州名，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中牟县：汉设中牟县，属河南郡。地在今河南中牟县东。
② 河朔：泛指黄河以北的地方。
③ 措大：对贫寒失意的读书人的鄙称。
④ 意谓其妻出身于文学之家。
⑤ 劳歌一杯：慰劳歌者一杯。
⑥ 觥（gōng）：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
⑦ 即当睽索：立刻就要离散了。睽索，离散。
⑧ 须有艳意：歌中必须有艳情淫意。
⑨ 孥（nú）：同奴，青年女子谦恭的自称。

三郎击石

凤阳一士人，负笈远游。谓其妻曰："半年当归。"十余月，竟无耗问①。妻翘盼綦切。

一夜，才就枕，纱月摇影，离思萦怀。方反侧间，有一丽人，珠翼绛帔，搴帷而入，笑问："姊姊，得无欲见郎君乎？"妻急起应之。丽人邀与共往。妻惮修阻②，丽人但请无虑。即挽女手出，并踏月色，约行一矢之远。觉丽人行迅速，女步履艰涩，呼丽人少待，将归着复履。丽人牵坐路侧，自乃捉足，脱履相假。女喜着之，幸不凿枘③。复起从行，健步如飞。

移时，见士人跨白骡来。见妻大惊，急下骑，问："何往？"女曰："将以探君。"又顾问丽人伊谁。女未及答，丽人掩口笑曰："且勿问

讯。娘子奔波非易；郎君星驰夜半，人畜想当俱殆。妾家不远，且请息驾，早旦而行，不晚也。”顾数武之外，即有村落。遂同行，入一庭院，丽人促睡婢起供客，曰：“今夜月色皎然，不必命烛，小台石榻可坐。”士人萦蹇檐梧，乃即坐。丽人曰：“履大不适于体，途中颇累赘否？归有代步，乞赐还也。”女称谢付之。俄顷，设酒果，丽人酌曰：“鸾凤久乖，圆在今夕；浊醪一觞，敬以为贺。”士人亦执盏酬报。主客笑言，履舄交错。士人注视丽者，屡以游词相挑。夫妻乍聚，并不寒暄一语。丽人亦眉目流情，而妖言隐谜。女惟默坐，伪为愚者。久之渐醺，二人语益狎。又以巨觥劝客，士人以醉辞，劝之益苦。士人笑曰：“卿为我度一曲，即当饮。”丽人不拒，即以牙杖抚提琴而歌曰：“黄昏卸得残妆罢，窗外西风冷透纱。听蕉声，一阵一阵细雨下。何处与人闲磕牙？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儿占鬼卦。”歌竟，笑曰：“此市井之谣，有污君听。然因流俗所尚，姑效颦④耳。”音声靡靡，风度狎亵。士人摇惑，若不自禁。少间，丽人伪醉离席；士人亦起，从之而去。

久之不至。婢子乏疲，伏睡厢下。女独坐无侣，颇难自堪。欲思遁归，而夜色微茫，不忆道路。辗转无以自主，因起而觇之。甫近窗，则断云零雨之声，隐约可闻。又听之，闻良人与己素常猥亵之状，尽情倾吐。女至此，手颤心摇，殆不可遏，念不如出门窜沟壑以死。愤然方行，忽见弟三郎乘马而至，遽便下问。女具以告。三郎大怒，立与姊回，直入其家，则室门扃闭，枕上之语犹喁喁也。三郎举巨石抛击，窗棂三五碎断。内大呼曰：“郎君脑破矣！奈何！”女闻之，大哭，谓弟曰：“我不谋与汝杀郎君，今且若何？”三郎撑目曰：“汝呜呜促我来；甫能消此胸中恶，又护男儿、怒弟兄，我不惯与婢子供指使⑤！”返身欲去。

女顿惊寤，始知其梦。越日，士人果归，乘白骡。女异之而未言。士人是夜亦梦，所见所遭，述之悉符，互相骇怪。既而三郎闻姊夫自远归，亦来省问。语次，问士人曰：“昨宵梦君，今果然，亦

大异。”士人笑曰：“幸不为巨石所毙。”三郎愕然问故，士以梦告。三郎大异之。盖是夜，三郎亦梦遇姊泣诉，愤激投石也。三梦相符，但不知丽人何许耳。　（出《聊斋志异》卷二，原名《凤阳士人》）

【注释】

① 耗问：消息、信息。
② 惮：害怕。修：形容路程之长。阻：路险而至阻碍。
③ 凿枘：此处指鞋不碍脚。
④ 效颦：东施效颦。事出《庄子·天运》：古越国美女西施因患心病而捧心皱眉，同村丑女以为美，亦捧心效其颦，而丑益增。后人指丑女为东施，以效颦比喻以丑拙强学美好。
⑤ 我不惯与婢子供指使：犹言我不习惯被女人所差遣。

精血酒

卫渊，字师回，郓府东阿人。嗜酒成疾，敏慧过人，而懒读书，年馀四十未仕。当盛夏，偕朋辈投壶聚饮，醉卧牖下，梦身游他所。或① 报沉湎国入寇，居民挈老稚散走，渊苍忙伏窜。既还家，尽室皆已遭俘掠。独行山间，徬徨累岁，无地驻足。

忽遇故人阎中孚、李亨嘉、王勉夫三人，相问存没，告以其妻孥无恙。渊大喜，语之曰：“吾厄困三年，饥寒漂荡，朝不谋夕，每念平生欢会，一吸数斗，今愿一杯救渴，亦无由致。诸君宁有意乎？”中孚曰：“过此数里，有青帘酒肆，二妹当垆，绝妍丽，盍共访之？”渊益喜。到市，果如所言。渊先酾一卮，又令添酒。别一鬟执器愁惨，渊诮之曰：“酒家人见客当融怡笑乐，何乃如是！”鬟泣曰：“先辈不知也，适所饮者非曲蘖② 酿成，皆人之精血尔。世人居阳间，抛践馀沥，崇积殃咎，死则渍其骨髓而为之。”渊昧昧不信，妹乃引入后室巡视，见大屋中罗列醡槽，傍有百馀人裸坐，男女淆杂，两大鬼持戟，以次叉置槽内，大石压醡之，血自口流溢，俄而成酒。渊怖栗而觉，小童在侧，宾客踞坐，壶矢之声方铿然。

遽话所梦，元不移一时，忆其经历，殆数岁矣。唐人记南柯太

守、樱桃青衣、邯郸黄粱，事皆相似也。（出《夷坚支甲》卷二，原名《卫师回》）

【注释】

① 或：有人。

② 曲蘗：酒母。《书经·说命》："若作酒醴，尔惟曲蘗。"《注》："酒醴须曲蘗以成。"

心　幻

有书生娶一娈童①，相爱如夫妇。童病将殁，凄恋万状，气已绝，犹手把书生腕，擘之乃开。后梦寐见之，灯月下见之，渐至白昼亦见之。相去恒七八尺，问之不语，呼之不前，即之则却退。缘是惘惘成心疾，符箓劾治无验。

其父姑②令借榻丛林③，冀鬼不敢入佛地，至则见如故。一老僧曰："种种魔障，皆起于心。果此童耶？是心所招；非此童耶？是心所幻。但空尔心，一切俱灭矣。"又一老僧曰："师对下等人说上等法，渠④无定力，心安得空？正如但说病证不疏药物耳。"因语生曰："邪念纠结，如草生根，当如物在孔中，出之以楔，楔满孔则物自出⑤。尔当思惟此童殁后，其身渐至僵冷，渐至洪胀，渐至臭秽，渐至腐溃，渐至尸虫蠕动，渐至脏腑碎裂，血肉狼藉，作种种色。其面目渐至变貌，渐至变色，渐至变相如罗刹⑥，则恐怖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日长一日，渐至壮伟，无复媚态。渐至鬖鬖有须，渐至修髯如戟，渐至面苍黧，渐至发斑白，渐至两髻如雪，渐至头童齿豁，渐至伛偻劳嗽，涕泪延沫，秽不可近，则厌弃之念生矣。再思惟此童先死，故我念彼；倘我先死，彼貌姣好，定有人诱，利饵势胁，彼未必守贞如寡女。一旦引去，荐彼枕席，我在生时，对我种种淫语，种种淫态，俱面向是人，恣其娱乐。从前种种昵爱，如浮云散灭，都无余滓，则愤恚之心生矣。再思惟此童如在，或恃宠跋扈，使我不堪，偶相触忤，反面诟谇。或我财不赡，不厌⑦所求，顿生异心，彩色索漠⑧。或彼见富贵，弃我他往，与我相遇，如陌

路人，则怨恨之念生矣。以是诸念起伏，生灭于心中，则心无余闲。心无余闲，则一切爱根欲根，无处容著。一切魔障，不祛自退矣。”生如所教，数日，或见或不见。又数日，竟灭。

及病起往访，则寺中无此二僧。或曰：“古佛现化⑨。”或曰：“十万常住，来往如云。萍水偶逢，已飞锡他往矣⑩。”（出《阅微草堂笔记》卷三）

【注释】

① 嬖：宠爱。娈童：指被侮弄的美男子，犹今之同性恋。
② 父姑：父母。
③ 借榻：借床，即寄宿。丛林：众僧聚居念佛修道的地方。梵语云贫陀婆那。后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僧伽，秦言众，多比丘一处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后泛称寺院为丛林。
④ 渠：他。
⑤ 楔：插入木榫缝或空洞中的上平下锐的木块，起固定作用。这里用楔作比喻。言幻影如物，在某空隙中，木榫挤进来，挤满空孔而其物自然被挤出去了。
⑥ 罗刹：佛经中恶鬼的通称。原为古印度土著民族之一，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后，诬蔑罗刹族人凶恶可畏。后遂转化为畏恶之义。罗刹男黑身朱发绿眼，罗刹女能变为美丽妇人，魅惑食人。
⑦ 不厌：不满足。
⑧ 索漠：冷漠不理睬。
⑨ 现化：现身说法。
⑩ 常住：道观中的主事者，这里指有道高僧。“十万”言这类人之多。飞锡他往：飞锡，佛家语，僧侣外行好持锡杖，故谓僧徒游方为飞锡。他往，他向，去了他方。

梦中梦

曾孝廉赴南宫试，挈一老仆，束装北上，夜投留智庙。时已昏暮，解鞍即憩。

偶步门外，见垂杨夹岸，长板红桥，斜横春水。旁杏花数十树，有翠鸟啁啾其上。曾踏桥度岸，见一家园门洞开。徐步而入，文窗窈窕，绣阁参差。循廊曲折，直达内寝。珠箔数重，琼钩斜卷。水晶屏后，设珊瑚床一具，海红帐垂垂未下。角枕锦衾，麝兰喷溢。左横梳妆小几，镜匣未收，粉奁半启。胆瓶内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①。闻翘凤声②琐碎而至，曾惊匿夹幕间。视之，闺中细君也。曾问：

"何得来此?" 笑曰:"此郎君新购之别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复省忆。

联坐狎谈,忽外厢马腾人沸。起询之,盖迎新殿撰③赴杏园宴者。曾即跨鞍,驺从导去。十里花尘,万家钿阁;金鞭玉勒,顾盼自豪。宴罢而归,夫人迎门相候。焚香燃烛,话昔年寒窗夜读,相对各有喜色。

已而就寝,私念夫人年齿稍长;今富贵若此,何不广列金钗以充下陈?方伏枕,即有一人投刺门下,云是富家某交结新贵,特以十斛珠购美姬四名,备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何,粉白黛绿,侍立满前;燕瘦环肥④,并皆佳妙。曾恐夫人娇妒,引入别院。询其小字,丰肌者曰娟娟,文弱者曰楚楚,明眸秀靥者曰倩桃,垂发掠作斜髻者曰春柳。某命娟娟展褥,楚楚抱衾,倩桃列绣枕,春柳代除冠服。某先裸体入帏,回视诸姬,纷纷卸装,解罗襦,缓绣裙,脱鸦头袜、合欢鞋子,解绛结,提桃花裤;雪肉粉肌,争来就宿。须臾,左香右黛,玉体横陈;八瓣香莲,高抬竞举。某心摇摇,不知所向。

忽闻脚后夫人高唤,春梦顿醒,因大嗔曰:"尔何太絮聒?方便片时,温柔乡早入梦也。"夫人亦诮让。曾愤甚,曰:"我当日寒贱时,踽步辄加约束。今幸大富贵,汉家自有制度,岂由燕支虎风流棒喝哉⑤?"夫人着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幸儿记否!汝失馆时,至晚不得一顿粥,拔侬压鬓钗质钱易斗米;今骤得志,动辄加白眼,结发情何在也?"曾正以新贵自居,闻夫人摘旧日瑕,尤负气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诰⑥,看汝何颜消受也?"

倏闻耳畔有笑声曰:"相公梦魇耶?"纽枕回视,一老仆向灯下捉襟捕虱而已。曾凝神半晌,拥被大笑,仆竟茫然。(出《谐铎》卷六)

【注释】

① 妥落:落下,形容花落。脂合:脂盒,胭脂盒。
② 翘风声:女子的脚步声。
③ 撰:聚集。
④ 燕瘦环肥:燕指赵飞燕,汉成帝后,汉代美女。据说身轻如燕,是有名的瘦美人。环指杨玉环杨贵妃,唐玄宗嬖幸以极,以丰满著称的绝色佳人。

⑤ 燕支：西域草名，可作染红颜料，以之染粉涂面，称燕支粉。这里代指其妻。燕支虎即鄙称其妻为母老虎。风流：放荡。棒喝：佛教禅宗祖师重触机，其接待初学，常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提出问题令答，藉以考验其悟境，叫棒喝。这里借用当头猛打之意。

⑥ 五花诰：清制，五品以上官，除自身受封之外，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皆有诰授，称为五花诰。

睡　媪

某贵官娶一美妾，以色专房，而其性善睡。每每至旦弗觉。即当白昼之中，亦如三眠之柳。初未知其有异也。一日立闲阶，似与人偶语，入闺即就枕，竟至三日弗寤。贵官始疑而询之。初不肯言，及诘之再三，甫自述曰："妾隶芙蓉城主为讴者，以过见谪①。虽居人世，而梦寐中时往供役，冀赎前愆，仍居仙境。昨为石君诞日，群仙毕集，妾以职司，不克遄返②，以致见疑于公，恕之幸甚！"贵官殊不信，因曰："若能导我一游，以实此言，则可谊；否则，敲扑不远矣！"言之色怒。妾竟坦然曰："妾处此世，如尘栖弱草，去留惟公，死生亦惟公，决不敢以天上琼楼，为人间邀宠之地也。"贵官甚恚其言，而因爱不能割，随亦置之。

居数年，妾忽病，渐且不起。贵官怜之，时就床头问视。妾忽泫然，曰："感公厚爱，诚未易报。昔公欲从妾一游芙蓉城阙，今其时矣。盍就良夜以行，以偿公之夙愿？"贵官大喜，亟询以出游之策。答曰："公自屏人独卧，妾能导君同往，慎勿泄。"贵官颔之。

及夕，宿于外斋，果梦妾靓妆如平时，而衣一五铢之衣，杂采烂然，迥非第中所有。且控一鹤一鸾，立请命驾。贵官勉跨其鹤，欻即凌空而起，惧其坠，瞑目而行。少顷，若蹈实地，张目顾瞻，妾与鸾鹤俱失所在。遥睹重城，金碧交映，四围皆植异树，高数丈，五色缤纭。迨近而谛观，果皆锦城所植者，香数里可闻。心益悦，遂徐步而前。

方及阛阓③之间，忽一披发少年，乘小骊驹自门出，貌绝美，而骀荡动人。贵官素嗜男色，见而悦之，因瞩之以目。少年觉之，

一顾即停辔与言，询之曰："公何为者，而来此鬼域？"贵官大惊，自白其故。少年大笑曰："石曼卿死而主此，其所治者皆鬼耳。岂蓬岛瀛洲之比，亦号为神仙之境耶？"贵官犹以妾言与之辩。少年曰："公之妾将死，而归此；公未捐馆，何以偕来？即此可知矣。"贵官顿悟，惧不能返。少年竟弃骑，与语曰："闺中人不免误公，请与某迭乘④，当以公归，无足虑。"贵官因感谢，固逊少年居前，而己乃自后拥之。双人匹马，背腹相交，隔衣熨贴之余，觉肌膏之柔靡，既足荡心；而芗泽近闻，益为动情。贵官于此，翻不欲遄归，而欲与少年俱逝。因间诘其来此之故。答曰："予居中山，久成仙道，亦慕此城之胜，潜来一游。讵意阴气盛炽，不可以居，故弃如敝屣而去之。"贵官信其言，而恍惚中，行且数里。少年曰："至矣。"贵官举首四顾，别更一境。重楼复阁，掩映山坳，花木亦甚葱蒨，但妍艳而无雅致。贵官反顾而乐之，以为相去远甚。

少年延入，置酒欢饮，侍者多狡童，色俱殊选。少年又曰："此方丈之山，金仙所居。非公有缘，区区者乌能至此？"酒酣，少年又进以媚技，渐至狎亵。贵官情不能遏，颇思为钻研之计。俄闻鸾声哕哕，少年色顿变，侍者亦甚仓皇。旋有赤色如匹练，直达中楹，则一丽人，含怒自外入。视之，乃其妾也。鸾鹤犹翔其侧。贵官大惭。回顾少年，已化为石卵，大仅盈掬。妾掇之，回嗔为笑曰："是儿亦大不自量，然亦公之福薄。今请奉公归，家人当凝望矣。"贵官抱愧，复跨鹤上升，一时屋宇都渺，怪壑悬岩，懔乎其不可留也。

归至斋中，转侧而悟，且闻人噪曰："公苏矣！"醒而诘其故，则卧已两朝夕矣。大骇，方命人视妾，而妾已使婢来邀。亟起，诣其室，妾即执手永诀曰："本意引公入胜，不期鸾迟鹤速，以致惑于邪妖。究亦足以释公之惑已。今将返妾故居，不得再充下陈，慎勿过悲！"因以圆石付之，曰："此公之可人所化，剖之当获宝玉，犹可朝夕把玩，不致以杀风景怨妾。"言讫，澹然而逝。贵官知其仙，厚加葬具，题之曰"睡姬之墓"。即以石示玉人，破其璞，得明视⑤一枚，朱眼霜毫，天然工巧。因宝之，佩以终身，斯须未尝去焉。（出

【注释】

① 隶：隶属。芙蓉城主：仙人名，相传石延年（曼卿）、丁度、王迥（子高）死后为芙蓉城主。下面所说的石君即指石延年。讴者：歌唱的人。
② 克：按期。遄返：快速的回来。
③ 阗闉（yīn dū）：曲城，城门加筑的楼台，亦泛指城门。
④ 迭乘：两人乘坐。
⑤ 明视：古代祭宗庙所用的兔的特称，后因用为兔的别名。

觉梦

觉梦指令世人惊觉醒悟的梦，是中国所特有的关于解脱的梦说。此辑选录按类别编排，计三种形式：《枕中记》类型；《南柯太守传》类型和《桃花源》类型。

《枕中记》型为双重意义的编构：寓迷悟于梦醒之中；迷恋虚妄的世情即是梦，醒悟解脱即是梦醒。《焦湖庙祝》是其故事原型，《枕中记》是原型的充分展开；《樱桃青衣》和《续黄粱》为后世续作。《枕中记》力写卢生梦中的人生适志，官运亨通，名垂边庭，声色犬马，第一绮丽，终至拜将封侯，富妻荫子。然欠伸而寤，不过美梦一场，其主人家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于是怃然良久，有所醒悟，知"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稽首而去，不知所之。《樱桃青衣》大致如此，入梦于精舍，梦中铺写娶妻的美丽和官场的遂意，由县尉递至相位。然却被讲僧喝醒，见仆人捉驴执帽在门外立，数说日已向午，人驴并饥。于是绝迹人世，寻仙访道去了。《续黄粱》增添了某孝廉梦中官至极限后破落惨淡的描写，且还补述有阴域冥司的非人折磨，更使人觉悟到梦幻人生的无聊，而崇信"火坑中有青莲"的哲理，促使曾生"台阁之想，由此淡焉。后入山，不知所终。"

《南柯》类型更附有鄙视梦幻人生的另一层意义，它以寓言梦的形式，把人生视作蚁穴一般。嗜酒使气之士淳于棼梦入槐安国，招为驸马，享尽女乐，赐封南柯郡王。然惊醒之际，"见家之僮仆拥帚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所谓的槐安国乃大槐下一蚁穴也。使得旁观者都不得不发出感叹："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莲花公主》以蜂室幻化人生，力写蜂女恋情，未及劝勉解脱。《蟭蛸郡》取庄子"朝菌不知晦朔，蟭蛸不知春秋"意，强调人生的短暂，昨昔蛾眉，今作白发，百年

富贵，倾刻间耳。怎能不令人叹息伤感呢？《蚍蜉国》为《南柯》之续志，但醒后寻梦的场景写得十分真切。修生蚁穴中四十年功名，皆在某花园假山中一一得以验证，致使其“伫立咨嗟，潸然泣下。”真所谓“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不亦悲乎！《女南柯》从女性角度写出，内容虽无创举，但角度新颖，故作选录。

《桃花源》型取消了梦醒的叙述形式，大致类似于“进出”的构架，其立意在以理想的境地与丑恶的现实对应，其他形式中醒梦的对立在这里衍化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对立。《桃花源》所编构的世外桃源无疑已成了我国理想境界的代名词，而末尾它的终于无法复寻自然表明了这境界的纯属虚构。《和神国》所详尽描摹的世情更令人神往，但亦终属理想而已。《天台访隐》借隐者述评宋元两代的兴衰时事，天台仙境的淳朴安宁与外界的战乱频仍，生民涂炭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更加重了闯入者徐逸的幻灭感。待他携酒率仆来寻故地时，“但闻谷鸟悲鸣，岭猿哀啸而已，”只得惆怅而返，仍旧苟且偷生于混浊的人世。

焦湖庙祝

焦湖庙祝① 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② 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宫瑶台，胜于世。见赵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③。林在枕中，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忽之间矣。

（出《幽明录》）

【注释】

① 庙祝：庙中管香火的人。

② 就：去。

③ 秘书郎：掌典籍或起草文书的官。黄门郎：黄门，宫门。黄门郎即与王宫通事的官员。汉置，称黄门侍郎。

枕中记

开元七年，道士有吕翁者，得神仙术，行邯郸道中，息邸舍，摄帽弛带，隐囊而坐。俄见旅中少年，乃卢生也。衣短褐，乘青驹，将适于田①，亦止于邸中，与翁共席而坐，言笑殊畅。久之，卢生顾其衣装敝褻②，乃长叹息曰："大丈夫生世不谐，困如是也！"翁曰："观子形体，无苦无恙，谈谐方适，而叹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适③之谓？"翁曰："此不谓适，而何谓适？"答曰："士之生世，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吾尝志于学，富于游艺，自惟当年青紫可拾④。今已适壮，犹勤畎亩⑤，非困而何？"言讫，而目昏思寐。

时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当令子荣适如志。"其枕青瓷，而窍其两端。生俯首就之，见其窍渐大，明朗。乃举身而入，遂至其家。数月，娶清河崔氏女。女容甚丽，生资愈厚。生大悦，由是衣装服驭，日益鲜盛。明年，举进士，登第；释褐秘校⑥；应制，转渭南尉；俄迁监察御史；转起居舍人，知制诰。三载，出典同州，迁陕牧。生性好土功，自陕西凿河八十里，以济不通。邦人利之，刻石纪德。移节汴州，领河南道采访使，徵为京兆尹。是岁，神武皇帝方事戎狄⑦，恢宏土宇。会吐蕃悉抹逻及烛龙莽布支攻陷瓜沙⑧，而节度使王君㚟新被杀，河湟⑨震动。帝思将帅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节度。大破戎虏，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里，筑三大城以遮要害。旁人立石于居延山以颂之。

归朝册勋，恩礼极盛。转吏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时望清重，群情翕习。大为时宰⑩所忌，以飞语⑪中之，贬为端州刺史。三年，徵为常侍。未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萧中令嵩，裴侍中光庭同执大政十余年，嘉谟密令，一日三接，献替启沃，号

为贤相。同列害之，复诬与边将交结，所图不轨。制下狱。府吏引从至其门而急收之⑫。生惶骇不测，谓妻子曰："吾家山东，有良田五顷，足以御寒馁，何苦求禄？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驹，行邯郸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获免。其罹者皆死，独生为中官保之，减罪死，投驩州。数年，帝知冤，复追为中书令，封燕国公，恩旨殊异。

生五子：曰俭，曰传，曰位，曰倜，曰倚，皆有才器。俭进士登第，为考功员外；传为侍御史，位为太常丞；倜为万年尉；倚最贤，年二十八，为左襄。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孙十余人。两窜荒徼⑬，再登台铉，出入中外，徊翔台阁，五十余年，崇盛赫奕。性颇奢荡，甚好佚乐，后庭声色，皆第一绮丽。前后赐良田、甲第、佳人、名马，不可胜数。后年渐衰迈，屡乞骸骨⑭，不许。病，中人候问，相踵于道⑮，名医上药，无不至焉。将殁，上疏曰："臣本山东诸生，以田圃为娱。偶逢圣运，得列官叙。过蒙殊奖，特秩鸿私，出拥节旌，入昇台辅。周旋中外，绵历岁时。有忝天恩，无裨圣化。负乘贻寇⑯，履薄增忧⑰，日惧一日，不知老至。今年逾八十，位极三事⑱，钟漏并歇，筋骸俱耄，弥留沈顿，待时益尽。顾无成效，上答休明，空负深恩，永辞圣代。无任感恋之至。谨奉表陈谢。"诏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辅。出拥藩翰，入赞雍熙。昇平二纪，实卿所赖。比婴疾疹，日谓痊平。岂斯沈痼，良用悯恻。今令骠骑大将军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针石，为予自爱。犹冀无妄，期于有瘳⑲。"是夕，薨。

卢生欠伸而悟，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生蹶然而兴，曰："岂其梦寐也？"翁谓生曰："人生之适，亦如是矣。"生怃然良久，谢曰："夫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尽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⑳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出《唐人小说》）

【注释】

① 将适于田：将去田地。田，地名，不详。
② 敝褴：敝，破旧。褴：邋遢，不整洁。
③ 适：惬意，指人生活在世界上能满足自己的虚荣欲望。
④ 青紫可拾：青紫，汉制，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绶，御史大夫银印青绶，三府官最崇贵。后亦称贵官之服为青紫。青紫可拾，语出南朝梁王僧孺《从子永宁令谦诔》："容与学丘，徘徊河府，青紫已拾，大夫斯取。"
⑤ 勤畎亩：辛勤地在田地里劳作。
⑥ 释褐：脱去布衣，换着官服。即作官之意。秘校：秘书校书郎的简称。字。此官三国魏始置，晋南朝无闻，北魏有此官。北周及隋有校书郎。唐置八人，掌校雠典籍。
⑦ 神武皇帝：当指唐玄宗李隆基。方事戎狄：正想处置戎狄之事。戎狄，汉人对边境少数民族的鄙称。
⑧ 瓜沙：瓜州、沙州。瓜州，古西戎地，今甘肃敦煌县。沙州：地名，东晋列国前凉分敦煌等郡为沙州，辖今甘肃安西县西至新疆吐鲁蕃县地。北魏改为瓜州，唐复为沙州。这样看来，瓜沙当为一地，只是历史沿革不同。
⑨ 河湟：指黄河湟水两流地域。
⑩ 时宰：当时在位的要官。
⑪ 飞语：流言飞语，指谣言。
⑫ 急收之：紧急拘捕他。
⑬ 两窜荒徼：两次鼠窜到荒芜的地方。指卢生的两次被贬：贬端州和投骥州。端州在今广东高要县，骥州在今之越南境内，故曰荒徼。徼：边界、边境。
⑭ 乞骸骨：乞求把自己的骨头埋到故乡的土地上去，犹言告老还乡。
⑮ 相踵于道：相遇于道。即来看望的人一个紧跟一个，络绎不绝。
⑯ 负乘：喻小人居于君子之位。《后汉书·崔琦传·外戚箴》："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贻寇：贻使敌人高兴。
⑰ 履薄：'如履薄冰"的缩语，比喻身处险境，时刻小心谨慎，提心掉胆。增忧：忧虑日益增添。
⑱ 三事：古称三公为三事大夫。
⑲ 期于有瘳：希望有病好的一天。
⑳ 窒吾欲：熄灭我的欲望。

樱桃青衣

天宝① 初，有范阳卢子，在都② 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③ 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④，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⑤ 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⑥。"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

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⑦。甚有容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⑧。"卢子遽即拜谢。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议。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⑨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

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⑩，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⑪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⑫，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⑬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⑭，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⑮，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⑯，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

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⑰，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⑱，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⑲捉驴执帽

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晌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出《太平广记·梦六》）

【注释】

① 天宝：唐玄宗李隆基年号（742—756）。
② 都：国都，京城，指长安。
③ 精舍：道士、僧人修炼居住的地方。
④ 讲筵：讲席。
⑤ 再从姑：即从祖姑，父亲的堂姊妹。
⑥ 起居：指住宅。往起居犹言去看望。
⑦ 鞠养：抚养，养育。
⑧ 容质：指女子外表，容貌与姿质。令淑：指内德，令，和善；淑，美好。平章：商量处理。计：估计。允遂：允许如愿。
⑨ 台省：指京城内官员。唐时尚书省称中台，门下省称东台，中书省称西台。故统称台省。
⑩ 宏词：博学弘辞科，科举的一种名目。唐开元中，郑昉、陶翰以博学宏辞及第。宋绍圣元年置弘辞科，绍兴三年改立博学弘辞科，直到宋末。
⑪ 儿子弟：指卢氏姑的儿子的门生。当家：其门生的父亲，当家人。
⑫ 判：以高官任低职称判，这里指以吏部员外郎身分任南曹。南曹：唐吏部掌判选院的员外郎。宋钱易《南部新书》："唐制，员外郎一人判南曹，在曹选街之南，故曰南曹。"铨：南曹掌选拔官吏，故称铨。
⑬ 知制诰：制诰，诏令。唐代诏令，例由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六员，其中一员专掌画行者，称知制诰。
⑭ 两载知举：指卢子从任王屋尉起以来，历经两年，主持选拔人才。
⑮ 三年掌铨：又为官三年，掌铨选官吏。因为吏部侍郎，故称。
⑯ 东都：指洛阳。留守：本指皇帝出巡或出征，以亲王或重臣镇守京师，称京城留守。而其它行部、陪都亦常设或间设留守。这里指后一种意义。
⑰ 端揆：尚书省长官。居守：指为东都留守官职。
⑱ 高：高位，居重臣之高。简：居僚。贵：高贵。
⑲ 小竖：小仆人。

续黄粱

福建曾孝廉，捷南宫时，与二三同年，遨游郭外。闻毗卢禅院，寓一星者①，往诣问卜。入揖而坐。星者见其意气扬扬，稍佞谀之。曾摇箑微笑，便问："有蟒玉分否②？"星者曰："二十年太平宰相。"曾

大悦，气益高③。值小雨，乃与游侣避雨僧舍。舍中一老僧，深目高鼻，坐蒲团上，淹蹇不为礼。众一举手，登榻自话，群以宰相相贺。曾心气殊高，便指同游曰："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④作南抚⑤，家中表为参、游⑥，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⑦，余愿足矣。"一座大笑。

俄闻门外雨益倾注，曾倦伏榻间。忽见有二中使⑧，赍天子手诏，召曾太师⑨决国计。曾得意荣宠，亦乌知其非有也，疾趋入朝。天子前席，温语良久。命三品以下，听其黜陟，不必奏闻。即赐蟒服一袭，玉带一围，名马二匹。曾被服稽拜以出。入家，则非旧所居第，绘栋雕榱，穷极壮丽。自亦不解，何以遽至于此。然拈须微呼，则应诺雷动。俄而公卿赠海物，伛偻足恭者⑩，叠出其门。六卿来，倒屣而迎⑪；侍郎辈，揖与语；下此者，颔之而已。晋抚馈女乐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为裊裊，为仙仙，二人尤蒙宠顾。科头休沐⑫，日事声歌。

一日，念微时尝得邑绅王子良周济我，今置身青云，渠尚蹭蹬仕路，何不一引手？早旦一疏，荐为谏议⑬，即奉谕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仆曾睚眦⑭我，即传吕给谏及侍御陈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弹章⑮交至，奉旨削职以去。恩怨了了，颇快心意。偶出郊衢，醉人适触卤簿，即遣人缚付京尹，立毙杖下。接第连阡者，皆畏势献沃产。自此，富可埒国。无何而裊裊、仙仙，以次殂谢，朝夕遐想。忽忆曩年见东家女绝美，每思购充媵御，辄以绵薄违宿愿，今日幸可适志。乃使干仆数辈，强纳资于其家。俄顷，藤舆舁至，则较之昔望见时，尤艳绝也。自顾生平，于愿斯足。

又逾年，朝士窃窃，似有腹非⑯之者。然揣其意，各恐为立仗马⑰；曾亦高情盛气，不以置怀。有龙图学士包拯⑱上疏，其略曰："窃以曾某，原一饮赌无赖，市井小人。一言之合，荣膺圣眷，父紫儿朱，恩宠为极。不思捐躯摩顶，以报万一；反恣胸臆，擅作威福。可死之罪，擢发难数！朝廷名器，居为奇货，量缺肥瘠，为价重轻。因而公卿将士，尽奔走于门下，估计贪缘⑲，俨如负贩，仰息望尘，

不可算数。或有杰士贤臣，不肯阿附，轻则置之闲散[20]，重则褫以编氓[21]。甚且一臂不袒[22]，辄迕鹿马之奸[23]；片语方干，远窜豺狼之地。朝士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蚕食；良家女子，强委禽妆。渑气[24]冤氛，暗无天日！奴仆一到，则守、令承颜；书函一投，则司、院枉法。或有厮养之儿，瓜葛之亲，出则乘传，风行雷动。地方之供给稍迟，马上之鞭挞立至。荼毒人民，奴隶官府，扈从所临，野无青草。而某方炎炎赫赫，怙宠无悔。召对方承于阙下，蒉菲辄进于君前[25]；委蛇才退于自公[26]，声歌已起于后苑。声色狗马，昼夜荒淫；国计民生，罔存念虑。世上宁有此宰相乎！内外骇讹，人情汹汹。若不急加斧锧之诛，势必酿成操、莽之祸[27]。臣拯夙夜祗惧，不敢宁处，冒死列款，仰达宸听。伏祈断奸佞之头，籍贪冒之产，上回天怒，下快舆情。如果臣言虚谬，刀锯鼎镬，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闻之，气魄悚骇，如饮冰水。幸而皇上优容，留中不发[28]。又继而科、道、九卿[29]，交章劾奏；即昔之拜门墙、称假父者，亦反颜相向。奉旨籍家，充云南军。子任平阳太守，已差员前往提问。

曾方闻旨惊怛，旋有武士数十人，带剑操戈，直抵内寝，褫其衣冠，与妻并系。俄见数夫运资于庭，金银钱钞以数百万，珠翠瑙玉数百斛，幄幕帘榻之属，又数千事，以至儿襁女舄，遗坠庭阶。曾一一视之，酸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发娇啼，玉容无主。悲火烧心，含愤不敢言。俄楼阁仓库，并已封志。立叱曾出。监者牵罗曳而出。夫妻吞声就道，求一下驷劣车，少作代步，亦不可得。十里外，妻足弱，欲倾跌，曾时以一手相攀引。又十余里，已亦困惫。歘见高山，直插云汉，自忖不能登越，时挽妻相对泣。而监者狞目来窥，不容稍停驻。又顾斜日已坠，无可投止，不得已，参差蹩躠[30]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尽，泣坐路隅。曾亦憩止，任监者叱骂。

忽闻百声齐噪，有群盗各操利刃，跳梁而前。监者大骇，逸去。曾长跪告曰：“孤身远谪，橐中无长物。”哀求宥免。群盗裂眦宣言：

"我辈皆被害冤民，只乞得佞贼头，他无索取。"曾怒叱曰："我虽待罪，乃朝廷命官，贼子何敢尔！"贼亦怒，以巨斧挥曾项，觉头堕地作声。魂方骇疑，即有二鬼来，反接其手，驱之行。行逾数刻，入一都会。顷之，睹宫殿；殿上一丑形王者，凭几决罪福。曾前，匍伏请命。王者阅卷，才数行，即震怒曰："此欺君误国之罪，宜置油鼎！"万鬼群和，声如雷霆。即有巨鬼捽至墀下。见鼎高七尺已来，四围炽炭，鼎足尽赤。曾觳觫[31]哀啼，窜迹无路。鬼以左手抓发，右手握踝，抛置鼎中。觉块然一身，随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彻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万计不能得死。约食时，鬼方以巨叉取曾，复伏堂下。王又检册籍，怒曰："倚势凌人，合受刀山狱！"鬼复捽去。见一山，不甚广阔；而峻削壁立，利刃纵横，乱如密笋。先有数人胃肠[32]刺腹于其上，呼号之声，惨绝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缩。鬼以毒锥刺脑，曾负痛乞怜。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掷。觉身在云霄之上，晕然一落，刃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状。又移时，身躯重赘，刀孔渐阔；忽焉脱落，四支蝼屈[33]。鬼又逐以见王。王命会计生平卖爵鬻名，枉法霸产，所得金钱几何。即有擧须人持筹握算，曰："二百二十一万。"王曰："彼既积来，还令饮去！"少间，取金钱堆阶上，如丘陵。渐入铁釜，熔以烈火。鬼使数辈，更相以杓灌其口，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尽。

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行数步，见架上铁梁，围可数尺，绾一火轮，其大不知几百由旬[34]，焰生五采，光耿云霄。鬼挞使登轮。方合眼跃登，则轮随足转，似觉倾坠，遍体生凉。开目自顾，身已婴儿，而又女也。视其父母，则悬鹑败絮。土室之中，瓢杖犹存。心知为乞人子，日随乞儿托钵，腹辘辘不得一饱。着败衣，风常刺骨。十四岁，鬻与顾秀才备媵妾，衣食粗足自给。而冢室[35]悍甚，日以鞭箠从事，辄用赤铁烙胸乳。幸良人颇怜爱，稍自宽慰。东邻恶少年，忽逾墙来逼与私。乃自念前身恶孽，已被鬼责，今那得复尔。于是大声疾呼，良人与嫡妇尽起，少年始窜去。一日，秀才宿

诸其室，枕上喋喋，方自诉冤苦。忽震厉一声，室门大辟，有两贼持刀入，竟决秀才首，囊括衣物。团伏被底，不敢作声。既而贼去，乃喊奔嫡室。嫡大惊，相与泣验。遂疑妾以奸夫杀良人，状白刺史。刺史严鞫，竟以酷刑诬服，律拟凌迟处死，絷赴刑所。胸中冤气扼塞，距踊声屈，觉九幽十八狱，无此黑黯也。

正悲号间，闻游者呼曰："兄魇耶？"豁然而寤，见老僧犹跏趺[36]座上。同侣竟相谓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惨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验否？"曾益惊异，拜而请教。僧曰："修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莲也[37]。山僧何知焉。"曾胜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后入山，不知所终。（出《聊斋志异》卷四）

【注释】

① 星者：算命的人。据说，根据人的出生年月日，按照天上星宿来推算，就可以知道一生的禄命。因称操此业的人为星者，也叫星士。

② 有蟒玉分否：蟒 蟒袍，清时官员的制服。玉，玉带，明清时，一品官员才允许佩玉带。有蟒玉分否是问有没有作大官的命运。

③ 气益高：气焰更高傲了。后文"胜气"亦与此同义。

④ 年丈：科举时代，称同年家里较疏远的亲戚长辈为年丈。

⑤ 南抚：明代应天巡抚的专称，其全衔为"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

⑥ 参、游：参将和游击。明、清时中上级武官的名称，其地位略如后来的上校和中校。

⑦ 千、把：千总和把总。明、清时低级武官的名称，其地位略如后来的中尉和少尉。

⑧ 中使：皇宫的使者。

⑨ 太师：封建时代"三公"的首席，是最高的官位。

⑩ 伛偻足恭者：指巴结谄媚的人。伛偻：弯腰恭敬。足恭，过分地谦恭。

⑪ 倒屣而迎：古人席地而坐，所以要脱掉鞋子。倒屣而迎，形容来了贵客，来不及穿好鞋子，匆匆忙忙倒踏着鞋子出迎。

⑫ 科头休沐：指在家休息，随随便便的样子。

⑬ 谏议：官名，谏议大夫的省称。

⑭ 睚(yá)眦(zì)：睚，眼角；眦，眼眶。睚眦，指发怒时瞪着眼睛看人的样子。

⑮ 弹章：弹劾的奏本。

⑯ 腹非：口中不言，心里反对。

⑰ 立仗马：唐代皇帝临朝，用八匹马立宫门外，作为仪仗，叫立仗马。唐玄宗时李林甫为相，凡是正言进谏的谏官，都遭贬斥。他警告他们，要像仗马样地立在那里，并不嘶叫，否则，便会被撵出宫门。事见《唐书》。这里为各人为了保住官位，不敢吱声。

⑱ 包拯：宋人，著名的清官。这里借指正直的官员。

⑲ 估计贪缘：估计，指计算买卖官位的价钱。贪(yín)缘：攀缘，依附，指巴结有权势的人来谋取爵禄。

⑳ 闲散：指无关紧要、无足轻重的官位。

㉑ 编氓：编列在户口簿里的平民。

㉒ 一臂不袒：事出《史记》，汉高祖死，吕后当朝，有篡位之意。太尉周勃召集军队，言赞助吕家的右袒（露出右臂），赞助刘家的左袒，结果全军左袒。这里“一臂不袒”，是不肯顺从附和的意思。

㉓ 辄诈鹿马之奸：事出《史记》，秦二世时，赵高为相，他要检验臣下是否顺从他，便牵一头鹿到二世面前，故意说是马。二世说是鹿。问左右臣子，有说是马，有说是鹿。说是鹿的后来全被除掉了。这里言正直的臣子触怒违犯了这位同样指鹿为马的奸相。

㉔ 渗气：邪气，冤气。

㉕ 蒉菲辄进于君前：蒉菲，指很少的、不太显著的错杂的文彩。菲，本应作斐。语出《诗经》：“蒉兮斐兮，成是贝锦。”这是一句比喻的话。蒉菲辄进于君前，意思是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把别人一点点小过失说成大罪，就像把略有文彩的东西当作贝锦一样。

㉖ 委蛇(yí)才退于自公：委蛇，形容从容自得的样子。语出《诗经》：“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本指节俭正直的大臣退朝回家进餐，这里意为奸臣得意归家的样子。

㉗ 操、莽之祸：曹操和王莽。我国历史上的篡位者。汉末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终夺去刘汉江山。王莽于西汉末年篡位，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新。

㉘ 留中不发：把奏本留在宫中不发出来。

㉙ 科、道、九卿：明清时，都察院所属的谏官，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给事中和十五道监察御史，统称科道。九卿，清代指都察院、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通政司、宗人府、銮仪卫的主官。

㉚ 参(cēn)差(cī)蹩(biē)躠(xuē)：形容走路时歪歪倒倒的样子。

㉛ 觳(hú)觫(sù)：形容害怕的样子。

㉜ 胃肠：挂住肠子。

㉝ 四支蠖(huò)屈：支同肢。蠖，尺蠖虫的幼虫，行时一屈一伸。这里形容手脚像屈缩的尺蠖一样地团在一起。

㉞ 由旬：佛经里里数的名称：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

㉟ 冢室：大妇，嫡妻。

㊱ 跏趺：指打坐。

㊲ 火坑中有青莲：佛家说法：人死后如坠入地狱、饿鬼、畜生三恶，就要受尽痛苦，谓之“火坑。”青莲，一种清净香洁、不染纤尘的花，出西竺，梵语称为“优钵罗花”。这是句比喻的话，意思是尽管身入火坑，但只要觉悟，努力修道，还是可以获得解脱的。

南柯太守传

东平淳于棼，吴、楚游侠之士。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累巨产，养豪客。曾以武艺补淮南军裨将①，因使酒忤帅，斥逐落魄，纵诞饮酒为事。

家住广陵郡东十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干修密，清阴②数亩。淳于生日与群豪，大饮其下。贞元七年九月，因沉醉致疾。时二友人于坐扶生归家。卧于堂东庑③之下。二友谓生曰：“子

其寝矣！余将秣马濯足，俟子小愈而去。”生解巾就枕，昏然忽忽，仿佛若梦。

见二紫衣使者，跪拜生曰：“槐安国王遣小臣致命奉邀。”生不觉下榻整衣，随二使至门。见青油小车，驾以四牡，左右从者七八，扶生上车，出大户，指古槐穴而去。使者即驱入穴中。生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忽见山川、风候、草木、道路，与人世甚殊。前行数十里，有郛郭城堞④。车舆人物，不绝于路。生左右传车者⑤传呼甚严，行者亦争闢于左右。又入大城，朱门重楼，楼上有金书，题曰“大槐安国”。执门者趋拜奔走。旋有一骑传呼曰：“王以驸马远降，令且息东华馆。”因前导而去。俄见一门洞开，生降车而入。彩槛雕楹；华木珍果，列植于庭下；几案茵褥，帘帏肴膳，陈设于庭上。生心甚自悦。复有呼曰：“右相⑥且至。”生降阶祗奉。有一人紫衣象简前趋，宾主之仪敬尽焉。右相曰：“寡君不以弊国远僻，奉迎君子，托以姻亲。”生曰：“某以贱劣之躯，岂敢是望。”右相因请生同诣其所。行可百步，入朱门。矛戟斧钺，布列左右，军吏数百，辟易道侧。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亦趋其中。生私心悦之，不敢前问。右相引生升广殿，御卫严肃，若至尊之所。见一人长大端严，居正位，衣素练服，簪朱华冠。生战栗，不敢仰视。左右侍者令生拜。王曰：“前奉贤尊⑦命，不弃小国，许令次女瑶芳，奉事君子。”生但俯伏而已，不敢致词。王曰：“且就宾宇，续造仪式⑧。”有旨，右相亦与生偕还馆舍。生思念之，意以为父在边将，因殁虏中，不知存亡。将谓父北蕃交通⑨，而致兹事。心甚迷惑，不知其由。

是夕，羔雁币帛⑩，威容仪度，妓乐丝竹，肴膳灯烛，车骑礼物之用，无不咸备。有群女，或称华阳姑，或称青溪姑，或称上仙子，或称下仙子，若是者数辈。皆侍从数十，冠翠凤冠，衣金霞帔，彩碧金钿，目不可视。遨游戏乐，往来其门，争以淳于郎为戏弄。风态妖丽，言词巧艳，生莫能对。复有一女谓生曰：“昨上巳日⑪，吾从灵芝夫人过禅智寺，于天竺院观石延舞《婆罗门》⑫。吾与诸女坐北牖石榻上，时君少年，亦解骑来看。君独强来亲洽，言调

笑谑。吾与穷英妹结缡巾，挂于竹枝上，君独不忆念之乎？又七月十六日，吾于孝感寺侍上真子，听契玄法师讲《观音经》⑬。吾于讲下舍⑭金凤钗两只，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时君亦讲筵中于师处请钗合视之。赏叹再三，嗟异良久。顾余辈曰：'人之与物，皆非世间所有。'或问吾氏，或访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恋恋，瞩盼不舍。君岂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⑮。"群女曰："不意今日与君为眷属。"

复有三人，冠带甚伟，前拜生曰："奉命为驸马相者⑯。"中一人与生且故。生指曰："子非冯翊田子华乎？"田曰："然。"生喜，执手叙旧久之。生谓曰："子何以居此？"子华曰："吾放游⑰，获受知于右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栖托。"生复问曰："周弁在此，知之乎？"子华曰："周生，贵人也。职为司隶⑱，权势甚盛。吾数蒙庇护。"言笑甚欢。俄传声曰："驸马可进矣。"三人取剑佩冕服，更衣之。子华曰："不意今日获睹盛礼，无以相忘也。"

有仙姬数十，奏诸异乐，婉转清亮，曲调凄悲，非人间之所闻听。有执烛引导者，亦数十。左右见金翠步障⑲，彩碧玲珑，不断数里。生端坐车中，心意恍惚，甚不自安。田子华数言笑以解之。向者群女姑姊，各乘凤翼辇，亦往来其间。至一门，号"修仪宫"。群仙姑姊亦纷然在侧，令生降车辇拜，揖让升降，一如人间。彻障去扇⑳，见一女子，云号"金枝公主"。年可十四五，俨若神仙。交欢之礼，颇亦明显。生自尔情义日洽，荣曜日盛。出入车服，游宴宾御，次于王者。王命生与群寮备武卫，大猎于国西灵龟山。山阜峻秀，川泽广远，林树丰茂，飞禽走兽，无不蓄之。师徒大获，竟夕而还。

生因他日，启王曰："臣顷结好之日，大王云奉臣父之命。臣父顷佐边将，用兵失利，陷没胡中。尔来绝书信十七八岁矣。王既知所在，臣请一往拜觐。"王遽谓曰："亲家翁职守北土，信问不绝。卿但具书状知闻，未用便去。"遂命妻致馈贺之礼，一㉑以遗之。数夕还答。生验书本意，皆父平生之迹。书中忆念教诲，情意委曲，皆

如昔年。复问生亲戚存亡，闾里兴废。复言路道乖远，风烟阻绝。词意悲苦，言语哀伤。又不令生来觐，云："岁在丁丑，当与女[22]相见。"生捧书悲咽，情不自堪。

他日，妻谓生曰："子岂不思为政乎？"生曰："我放荡不习政事。"妻曰："卿但为之，余当奉赞[23]。"妻遂白于王。累日，谓生曰："吾南柯政事不理，太守黜废。欲借卿才，可曲屈之。便与小女同行。"生敦授教命。王遂敕有司备太守行李。因出金玉、锦绣、箱奁、仆妾、车马，列于广衢，以饯公主之行。生少游侠，曾不敢有望，至是甚悦。因上表曰："臣将门馀子，素无艺术[24]，猥当大任，必败朝章。自悲负乘，坐致覆悚[25]。今欲广求贤哲，以赞不逮。伏见司隶颍川周弁，忠亮刚直，守法不回，有毗佐之器。处士冯翊田子华，清慎通变，达政化之源。二人与臣有十年之旧，备知才用，可托政事。周请署南柯司宪，田请署司农[26]。庶使臣政绩有闻，宪章不紊也。"王并依表以遣之。其夕，王与夫人饯于国南。王谓生曰："南柯国之大郡，土地丰壤，人物豪盛，非惠政不能以治之。况有周、田二赞。卿其勉之，以副国念[27]。"夫人戒公主曰："淳于郎性刚好酒，加之少年。为妇之道，贵乎柔顺。尔善事之，吾无忧矣。南柯虽封境不遥，晨昏有间。今日睽别，宁不沾巾。"生与妻拜首南去，登车拥骑，言笑甚欢。

累夕达郡。郡有官吏、僧道、耆老、音乐、车舆、武卫、銮铃[28]，争来迎奉。人物阗咽，钟鼓喧哗，不绝十数里。见雉堞台观，佳气郁郁。入大城门，门亦有大榜，题以金字，曰："南柯郡城"。见朱轩棨户[29]，森然深邃。生下车，省风俗，疗病苦，政事委以周、田，郡中大理。自守郡二十载，风化广被，百姓歌谣，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赐食邑[30]，锡爵位，居台辅。周、田皆以政治著闻，递迁大位。生有五男二女。男以门荫授官，女亦娉于王族。荣耀显赫，一时之盛，代莫比之。

是岁，有檀萝国者，来伐是郡。王命生练将训师以征之。乃表周弁将兵三万，以拒贼之众于瑶台城。弁刚勇轻敌，师徒败绩。弁

单骑裸身潜遁，夜归城。贼亦收辎重铠甲而还。生因囚弁以请罪。王并舍之。是月，司宪周弁疽发背，卒。生妻公主遘疾，旬日又薨。生因请罢郡，护丧赴国。王许之。便以司农田子华行南柯太守事。生哀恸发引，威仪在途，男女叫号，人吏奠馔，攀辕遮道[31]者不可胜数。遂达于国。王与夫人素衣哭于郊，候灵舆之至。谥公主曰："顺仪公主。"备仪仗羽葆鼓吹，葬于国东十里盘龙冈。是月，故司宪子荣信，亦护丧赴国。生久镇外藩，结好中国，贵门豪族，靡不是洽。

自罢郡还国，出入无恒，交游宾从，威福日盛。王意疑惮之。时有国人上表云："玄象谪见[32]，国有大恐。都邑迁徙，宗庙崩坏。衅起他族，事在萧墙[33]。"时议以生侈僭之应也。遂夺生侍卫，禁生游从，处之私第。生自恃守郡多年，曾无败政，流言怨悖，郁郁不乐。王亦知之。因命生曰："姻亲二十余年，不幸小女夭枉，不得与君子偕老，良用痛伤。"夫人因留孙自鞠育之。又谓生曰："卿离家多时，可暂归本里，一见亲族。诸孙留此，无以为念。后三年，当令迎卿。"生曰："此乃家矣，何更归焉？"王笑曰："卿本人间，家非在此。"生忽若惛睡，懵然久之，方乃发悟前事，遂流涕请还。

王顾[34]左右以送生。生再拜而去，复见前二紫衣使者从焉。至大户外，见所乘车甚劣，左右亲使御仆，遂无一人，心甚叹异。生上车，行可数里，复出大城。宛是昔年东来之途，山川原野，依然如旧。所送二使者，甚无威势。生逾怏怏。生问使者曰："广陵郡何时可到？"二使讴歌自若，久乃答曰："少顷即至。"俄出一穴，见本里闾巷，不改往日，潸然[35]自悲，不觉流涕。

二使者引生下车，入其门，升其阶，已身卧于堂东庑之下。生甚惊畏，不敢前近。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数声，生遂发寤如初。见家之僮仆拥篲于庭，二客濯足于榻，斜日未隐于西垣，馀樽尚湛于东牖[36]。梦中倏忽，若度一世矣。生感念嗟叹，遂呼二客而语之。惊骇，因与生出外，寻槐下穴。生指曰："此即梦中所经入处。"二客将谓狐狸木媚之所为祟。遂命仆夫荷斤斧，断拥肿，折查枿[37]，寻

穴究源。旁可袤丈，有大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积土壤，以为城郭台殿之状。有蚁数斛，隐聚其中。中有小台，其色若丹。二大蚁处之，素翼朱首，长可三寸；左右大蚁数十辅之，诸蚁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国都也。又穷一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转方中，亦有土城小楼，群蚁亦处其中，即生所领南柯郡也。又一穴：西去二丈，磅礴空圬，嵌窞[38]异状。中有一腐龟壳，大如斗。积雨浸润，小草丛生，繁茂翳荟，掩映振壳，即生所猎灵龟山也。又穷一穴：东去丈余，古根盘屈，若龙虺之状。中有小土壤，高尺余，即生所葬妻盘龙冈之墓也。追想前事，感叹于怀，披阅穷迹，皆符所梦。不欲二客坏之，遽令掩塞如旧。

是夕，风雨暴发。旦视其穴，遂失群蚁，莫知所去。故先言"国有大恐，都邑迁徙"，此其验矣。复念檀萝征伐之事，又请二客访迹于外。宅东一里有古涸涧，侧有大檀树一株，藤萝拥织，上不见日。旁有小穴，亦有群蚁隐聚其间。檀萝之国，岂非此耶。嗟乎！蚁之灵异，犹不可穷，况山藏木伏之大者所变化乎？时生酒徒周弁、田子华并居六合县，不与生过从旬日矣。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周生暴疾已逝，田子华亦寝疾于床。生感南柯之浮虚，悟人世之倏忽，遂栖心道门，绝弃酒色。后三年，岁在丁丑，亦终于家。时年四十七，将符宿契之限矣。

公佐贞元十八年秋八月，自吴之洛，暂泊淮浦，偶覩[39]淳于生儿楚，询访遗迹，翻覆再三，事皆摭实，辄编录成传，以资好事。虽稽神语怪，事涉非经，而窃位著生[40]，冀将为戒。后之君子，幸以南柯为偶然，无以名位骄于天壤间云。

前华州参军李肇赞曰：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　（出《唐人小说》）

【注释】

① 补淮南军裨将：补，补充官员缺额。淮南，唐道名，约辖今湖北长江以北，汉水以东，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裨将，副将。

② 清阴：覆荫、遮蔽。

③ 庑(wǔ)：走廊。
④ 郭郭城堞：郭郭，城外筑为保卫之用的外城。堞，即下文的雉堞，女墙，城上有射孔的小墙。
⑤ 传车者：古代官员出行，由公家供给车马；每三十里设驿站置换。这里指供应车马、随从照料的人。
⑥ 右相：唐代以中书令为右相。
⑦ 贤尊：对人父亲的敬称。
⑧ 此句意为：暂时到宾馆里去，下一步再举行婚礼。
⑨ 北蕃交通：北蕃，唐时指契丹、奚、黑水、靺鞨等少数民族。交通，勾结、暗中来往的意思。
⑩ 羔雁币帛：羔，小羊。币帛，指玉、马、皮革、丝织品一类的东西。羔雁币帛，是古人见面或结婚时赠送的礼物。
⑪ 上巳日：古代风俗，以三月初三日为"上巳"，这一天要到郊外游玩洗濯。
⑫ 石延舞《婆罗门》：唐代西域石国人多有在长安者，石延想是其国在长安的著名舞蹈家。《婆罗门》，舞蹈名。据说可以倒行用脚来舞蹈，也可以一人伏着伸出手来，由另外两人踏在上面，旋转不已。一说该舞即《霓裳羽衣舞》。
⑬ 《观音经》：即《观世音经》，指《法华经》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佛经称篇章为"品")。
⑭ 舍：布施。
⑮ 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这两句引自《诗经·小雅·隰桑》。
⑯ 相者：导引宾客、赞助行礼的人。
⑰ 放游：浪游、任意出游。
⑱ 司隶：古代负巡察京畿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员，在唐代相当于京畿采访使一类的官职。
⑲ 步障：官僚贵族出行时，作挡风寒、遮尘土之用的屏风。
⑳ 扇：纱扇，结婚时新妇用来披在头上的纱巾。
㉑ 一：专。
㉒ 女：同汝。
㉓ 奉赞：犹言帮助。
㉔ 艺术：指学术和行政经验。
㉕ 悚覆(sù)：悚，鼎里煮的食物。覆悚，把鼎里的食物打翻了，比喻由于力不胜任而搞糟了事情。
㉖ 署：任官含有试用性质的称"署"。司宪：掌管司法的官员，这里指郡的司法参军一类官职。司农：掌管钱粮的官员。
㉗ 以副国念：以体现、满足国家的期望。
㉘ 銮铃：驾车的马勒头旁系铃，响声有如鸾鸣，所以叫做"銮铃"。銮通鸾。古人称似凤、五彩而多青色的鸟为鸾。这里指太守乘的车马。
㉙ 棨(qǐ)户：棨，棨戟，也叫门戟，一种木制无刃的戟，架在宫殿、官署或住宅门前，以示威严(唐制，三品以上，才许立戟)。棨户，指这一类的门第。
㉚ 食邑：也叫"采地"。封建时代，最高统治者把某地若干户封给功臣或贵族，准许他们向封地征税，叫做食邑。
㉛ 攀辕遮道：辕：两边连轴用以架车的木。古时人民不愿贤明官吏离任，就拉住他的车辕，遮住车道，以示挽留。
㉜ 玄象谪见：玄象，天象。谪见，指日月星辰等天象的变动。谪，谴责。古人迷信，以为朝政遇到危机必有天象相应，是上天借以表示谴责或警告。
㉝ 事在萧墙：萧墙，作为内部屏障的当门小墙。语出《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

在颡臾，而在萧墙之内也。”意指忧患在内不在外。后人常称“祸起萧墙”。

㉞ 顾：回视，引伸作招呼、命令解。

㉟ 潸(shān)然：形容流泪的样子。

㊱ 馀樽尚湛(zhàn)于东牖：湛，本义澄清。此句意为，东窗下的酒杯里，还有喝剩下来的酒在那里发清光。

㊲ 查梜(nià)：经砍伐后又生长出来的树枝。

㊳ 嵌(qiān)窞(dàn)：嵌，像山一样地开展；窞，深凹进去的洞；嵌窞：形容有的地方凸出来，有些地方凹进去。

㊴ 觇(qī)：见。

㊵ 窃位蓄生：位，官位。窃位，无能而做了大官，犹如窃来一般。蓄生，借以维持生活。

莲花公主

胶州窦旭，字晓晖。方昼寝，见一褐衣人立榻前，逡巡惶顾，似欲有言。生问之，答云：“相公奉屈①。”生问：“相公何人？”曰：“近在邻境。”从之而出。转过墙屋，导至一处，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万户千门，迥非人世。又见宫人女官，往来甚夥，都向褐衣人问曰：“窦郎来乎？”褐衣人诺。俄，一贵官出，迎见生甚恭。既登堂，生启问曰：“素既不叙，遂疏参谒。过蒙爱接，颇注疑念②。”贵官曰：“寡君以先生清族世德，倾风结慕，深愿思晤焉。”生益骇，问：“王何人？”答云：“少间自悉。”

无何，二女官至，以双旌导生行。入重门，见殿上一王者，见生入，降阶而迎，执宾主礼。礼已，践席，列筵丰盛。仰视殿上一扁曰“桂府”。生局蹙③不能致辞。王曰：“忝近芳邻，缘即至深。便当畅怀，勿致疑畏。”生唯唯。酒数行，笙歌作于下，钲鼓不鸣，音声幽细。稍间，王忽左右顾曰：“朕一言，烦卿等属对：‘才人登桂府。’”四座方思，生即应云：“君子爱莲花。”王大悦曰：“奇哉！莲花乃公主小字，何适合如此？宁非夙分④？传语公主，不可不出一晤君子。”移时，珮环声近，兰麝香浓，则公主至矣。年十六七，妙好无双。王命向生展拜，曰：“此即莲花小女也。”拜已而去。生睹之，神情摇动，木坐⑤凝思。王举觞劝饮，目竟罔睹。王似微察其意，乃曰：“息女宜相匹敌，但自惭不类，如何？”生怅然若痴，即又不闻。

近坐者蹑之曰："王揖君未见，王言君未闻耶？"生茫乎若失，懊愕⑥自惭，离席曰："臣蒙优渥⑦，不觉过醉，仪节失次，幸能垂宥。然日旰君勤⑧，即告出也。"王起曰："既见君子，实惬心好，何仓卒而便言离也？卿既不住，亦无敢于强。若烦萦念，更当再邀。"遂命内官导之出。途中，内官语生曰："适王谓可匹敌，似欲附为婚姻，何默不一言？"生顿足而悔，步步追恨，遂已至家。

忽然醒寤，则返照已残。冥坐观想，历历在目。晚斋灭烛，冀旧梦可以复寻，而邯郸路渺，悔叹而已。一夕，与友人共榻，忽见前内官来，传王命相召。生喜，从去。见王伏谒。王曳起，延止隅坐，曰："别后知劳思眷。谬以小女子奉箕衣，想不过嫌也。"生即拜谢。王命学士大臣，陪侍宴饮。酒阑，宫人前白："公主妆竟⑨。"俄见数十宫人，拥公主出。以红锦覆首，凌波微步，挽上氍毹，与生交拜成礼。已而送归馆舍。洞房温清，穷极芳腻。生曰："有卿在目，真使人乐而忘死。但恐今日之遭，乃是梦耳。"公主掩口曰："明明妾与君，那得是梦？"诘旦方起，戏为公主勾铅黄⑩；已而以带围腰，布指度足。公主笑问曰："君颠耶？"曰："臣屡为梦误，故细志之。倘是梦时，亦足动悬想耳。"

调笑未已，一宫女驰入曰："妖入宫门，王避偏殿，凶祸不远矣！"生大惊，趋见王。王执手泣曰："君子不弃，方图永好。讵期孽降自天，国祚将覆，且复奈何！"生惊问何说。王以案上一章，授生启读。章曰"含香殿大学士臣黑翼，为非常怪异，祈早迁都，以存国脉事：据黄门报称：自五月初六日，来一千丈巨蟒，盘踞宫外，吞食内外臣民一万三千八百余口；所过宫殿尽成丘墟，等因。臣奋勇前窥，确见妖蟒：头如山岳，目等江海；昂首则殿阁齐吞，伸腰则楼垣尽覆。真千古未见之凶，万代不遭之祸！社稷宗庙，危在旦夕！乞皇上早率宫眷，速迁乐土"云云。生览毕，面如灰土。即有宫人奔奏："妖物至矣！"合殿哀呼，惨无天日。王仓遽不知所为，但泣顾曰："小女已累先生。"生垒息⑪而返。公主方与左右抱首哀鸣，见生入，牵衿曰："郎焉置妾？"生怆恻欲绝，乃捉腕思曰："小生贫贱，惭无金

屋⑫。有茅庐三数间，姑同窜匿可乎？”公主含涕曰：“急何能择，乞携速往。”生乃挽扶而出。

未几，至家。公主曰：“此大安宅，胜故国多矣。然妾从君来，父母何依？请别筑一舍，当举国相从。”生难之。公主曰：“不能急人之急，安用郎也！”生略慰解，即已入室。公主伏床悲啼，不可劝止。焦思无术，顿然而醒，始知梦也。而耳畔啼声，嘤嘤未绝。审听之，殊非人声，乃蜂子二三头，飞鸣枕上。大叫怪事。友人诘之，乃以梦告。友人亦诧为异。共起视蜂，依依裳袂间，拂之不去。友人劝为营巢。生如所请，督工构造。方竖两堵，而群蜂自墙外来，络绎如蝇。顶尖未合，飞集盈斗。迹所由来，则邻翁之旧圃也。圃中蜂一房，三十余年矣，生息颇繁。或以生事告翁。翁觇之，蜂户寂然。发其壁，则蛇据其中，长丈许。捉而杀之。乃知巨蟒即此物也。蜂入生家，滋息更盛，亦无他异。（出《聊斋志异》卷五）

【注释】

① 奉屈：奉，奉命。屈，屈就，指屈节就任官职。这里是奉使者的谦词。
② 素：历来。不叙：不曾叙谈，犹言不相识，没有交情。注：注意，关注某件事。
③ 局蹙：犹拘束，不自在。
④ 夙分：缘分。
⑤ 木坐：呆坐。
⑥ 懞(mǒ)愣(luǒ)：羞愧。
⑦ 优渥：优厚。
⑧ 日旰(gàn)：旰，晚、迟。日旰，天气不早了。君勤：君王很勤忙。
⑨ 竟：完毕。
⑩ 匀铅黄：指为女子化妆。
⑪ 坌息：尘埃飞扬，这里形容回返的速度。
⑫ 金屋：金屋藏娇，指汉武帝娶阿娇事。

蟪蛄郡

戴笠，绎斋观察孙也。性豪迈，脱略边幅①。好读《山海经》及《搜神》、《述异》诸书。一日大雪，醉眠午榻，见贵官赍诏至，曰：“郡君见召，速请命驾。”戴亦不问为谁，整衣而出。见门外一奴，

控果下[2]驹，执策以俟。戴即跃登鞍上，贵官导去。

至一亭，解鞍暂憩。见亭前溪水澄碧，万朵芙蕖，娇映水面。戴曰："如此严冬，那得有此？"贵官曰："此新秋时也！"戴叱其妄。贵官笑曰："君中华士，真少所见而多所怪！请为君言其崖略[3]。"戴唯唯。贵官曰："吾郡去中华四万七千余里，名曰蟪蛄郡[4]。以日为年，朝则春，昼则夏，晚则秋，夜则冬；无纪年书，视四时草木以为候。今芙蕖出水，吾郡之新秋，中华之午牌后也。"戴大奇，欲再询之。贵官忽惊起曰："与君一席话，朔风渐凛烈矣！"戴一回视，果见芙蕖尽落，亭外古梅数本，含苞吐蕊，渐作凌雪状。贵官促行，仍跨鞍而去。

见一城，榜曰："延年"。男女衣著，小类中华；而项上尽悬金锁，盖用以祈寿也。时已薄暮，就宿外馆。明日，至一宫殿，贵官偕戴入见。贵官先缴旨。郡君曰："汝去夏将命去，至今春乃复命耶？"贵官谢罪。戴闻之，知昨宵一宿，已同隔岁，因就拜座下。郡君起曳之曰："聊知孤[5]相召之意乎？"对曰："鲰生愚昧，未测高深，乞明谕。"郡君曰："孤有息女，未遭良匹；慕君盛德，敬奉箕帚。"戴顿首谢。时殿角薰风微动，盖又交夏令矣。命赐浴招凉殿清波池，进以冰绡衣、芙蓉冠，引入丽云宫，与郡主成礼。锦天绣地，箫凤笙鸾，琼楼十二重，无此销魂处也。旋导入后宫，见郡主绿云高绾，旁插丹桂一小枝，俯首而语曰："秋期深矣！"宫娥即为郡马易冠服，设宴天香亭。酒三行，郡主起，执爵为郡马寿。歌曰："人寿几何？对酒当歌。当歌不醉，如此粲者[6]何？"戴亦答以《天香桂子》之曲。郡主笑曰："郡马尚以为秋耶？"命宫娥卷帘，则冰箸垂檐，雪正在山茶树上红也。乃撤酒筵，以红烛导入内寝。宫娥渐散去，促郡主缓装。郡主哂曰："三十许人作新郎，尚如此急色耶？"戴笑曰："卿此间以日为年，则春宵一刻洵千金直也！"郡主亦笑。遂灭烛登床，绣衾同梦。

迨朝暾[7]甫上，而宫娥竞报海棠开矣。阿监奉郡君命，召郡马赐樱桃宴，三品以上尽陪侍。俄见一小宫人，以五彩盘进长命缕[8]。郡君即命驾，敕郡马于洗马河同观竞渡。桂桨兰桡，绣旗彩帜，鱼

龙百戏，回翔箫鼓间。暂见河畔柳渐作黄色，旋命回驾。一路红楼，珠帘高卷，簷前瓜果，正儿女子穿针乞巧时。停鞭笑指，联辔徐行，一时风雨交集。郡君谓郡马曰："此真'满城风雨近重阳'也。"急纵马而归。

比入宫，宫娥奔告曰："郡主诞麟儿，请郡马赴洗红宴。"郡君命戴入视郡主，暖炉榻上，看儿提戈取印；试啼声，真英物也，名曰阿英。由是戴日坐宫中，弄儿调妇。不半月，阿英已行冠礼。又数日，郡君薨，郡马权摄朝政。

一日，见郡主面有皱纹，髻斑斑作白色。郡主曰："妾马齿加长矣！请为君置妾媵。"于是广选良家充掖庭⑨。夜与郡主坐鸳鸯寝，话曩事。忽问曰："予来几日矣？"郡主曰："六十有二年。"郡马曰："勿相戏。忆与卿定情时，潜以指甲搔背痒，卿匿背仰卧，予蹇起而就之。卿笑曰：'侬欲保栈道，转使汝度陈仓矣。'回思此景，宛然如昨。"郡主笑曰："此君两月前事，故言之历历。以妾视之，如绛县老人对甲子矣⑩！"

戴嗒焉若丧，低首筹思，忽怀乡土，因乞与郡主同归。郡主曰："山川既异，岁序亦殊。君请暂归，妾不能偕也。"明日，以朝政委诸阿英，束装作归计。郡主饯别于宜春殿，泣曰："妾已暮年，旦晚或填沟壑。如不以白头见弃，愿一来。"继而曰："转瞬百年，来亦徒无济耳！"阿英亦牵衣泣下。戴大悲，恋恋不忍去。闻朝臣尽候送于哀蝉驿，不得已垂泪而别。

比及家，见身僵卧榻上，家人环集省视。岸然登榻，豁焉而苏。问诸家人，曰："君醉死两月余矣！"戴大呼异事。因有重来之约，辗转不释于怀。

后三月，复梦入其处。问郡主。曰："死已八十余年。今葬于翠螺山。"比问阿英。曰："仙矣！"问旧所御妾媵辈。曰："尽亡矣！"朝臣相见，无一识者，遂郁郁而反。

醒而叹曰："百年富贵，倾刻间耳。世有达者，不当作如是观哉！"重阅《山海经》及《搜神》、《述异》诸书，俱无其说。嘱予记之，以质⑪

世之好谈荒诞者。（出《谐铎》卷十）

【注释】

① 脱略：不拘。边幅：本指布帛的边缘，借以喻人的仪表、衣着。脱略边幅犹言不修边幅。

② 果下：果树之下。

③ 崖略：梗概，大略。

④ 蟪蛄郡：郡名当源于《庄子》，《逍遥游》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蟪蛄：夏蝉。

⑤ 孤：君王自称的谦词。

⑥ 粲者：语出《诗经·唐风·绸缪》："今夕何夕，见此粲者。"《疏》："女三为粲，粲，美物也……然粲者，众女之美称也。"后用为美丽女性的通称。

⑦ 朝暾：早晨的阳光。

⑧ 长命缕：旧俗端午节结成各种形状用以避邪的五彩带，又名百索。唐代故事，宫中常于端午日以所结长命缕赐诸臣。

⑨ 掖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⑩ 事出《左传·襄公三十年》，晋悼公夫人请造杞城的二人吃饭，绛县有个无子的老人也去接受夫人的请客，跟他同去的人怀疑他的年龄，让他自己说出来。他说："我是个无识的平民，不知纪年，只记得我在正月甲子初一出生，从此经过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末尾的甲子是今年的三分之一。"官吏都算不出他的年龄，只有师旷才算出他已经七十三岁了。后来人们常以绛老泛指老年人。

⑪ 质：就正，咨询。

蚍蜉国

山左梅和鼎，客潮阳，粜籴① 致富。娶妻纳妾，买僮仆，蓄婢媪，置田宅于白云坊，遂家焉。然富而不骄不吝，性倜傥，好施与，异乡客有落拓不能归者，苟② 一告急，无不应之如响，以故人钦其高义，而弗忌其多财。梅暮年能甘寂寞，居恒无所事事，辟宅后隙地数亩，结构一轩，左园右圃。岭南地暖土肥，插竹数日成林，植树弥月垂荫，复叠石为山，穿沼蓄鱼，奇花异卉，足以自娱。

东邻有修鳞者，为郡诸生。少失怙恃③，三十未婚，爨烟④屡绝，而处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通庆吊，而修生从不向之摇尾⑤。梅或偶供廪给，必力辞不受，即强而后可，亦必宛转报复，适敌其数而止。梅叹曰："古人一介不轻取予，吾于修君信之矣。"自是益近之。

会夏日，梅瀹茗纳凉，暴雨骤至，承霤如倾。逾时雨霁，蜡蛛⑥在东。忽报修先生至，梅惊喜出意外，谓高士屐齿来破苔纹，殊足为交游光宠。倒屣迎之，握手甚欢。修匆匆作寒暄语，即目视假山，咄咄称怪事，曰："此其定都山乎？"山东北十数武，有巨石横卧，修度其方向曰："所谓大石国也。"于是循假山而南，得鱼沼。沼西岸见蚁封高二三寸，指示梅曰："此东海，此蚍蜉国也。"复蹲身沼畔，拂花拔草，若有所觅。梅从旁不测所为，但接踵追随，行云则行，止云则止，方匿笑书痴作用，迥不犹人⑦。既而修觅得一物，愕然曰："果有是哉！"梅就视之，则枯鲋一尾，长三寸余，蛀已过半矣。修却步，把梅手，还至假山下，绕石搜索。见群蚁营穴，衔土出入不休，瞿然若有所失，伫立咨嗟，潸然泣下。梅致诘其故，修叹曰："事极奇异，请入轩，为丈人详告之。"梅怀惑殊甚，及闻修备述其异，梅废然良久，顿悟身世，相与谈禅论道，为方外交⑧。后共入罗浮山，采药不返。梅仲子蟠根，从鄞江上官周学画，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极详。予闻之，喟然曰："此南柯之续也，请志之。"

先是，修生独居一室，旦夕攻苦，盖锐志于功名者。一日倦读，当北窗午睡，朦胧间，见一黑衣人排闼入，长寸许，促修："速起，使臣持节至矣。"修方欲致询，其人已出。修逡巡下榻，自觉身已暴缩。错愕间，彩仗已列满阶下，持节者衣冠皆非时制，侍卫甚都⑨，传呼曰："蚍蜉国王召修鳞赴阙，可即就道。"修再拜辞谢曰："草莽微臣，无往见之义，讵敢应旌旃之召，致乖羔雁之仪⑩？"使臣曰："王以先生贤者，礼当就见，恐致逾垣，故使近臣玄驹恭御蒲轮⑪，代将白璧⑫，望先生幡然应聘，惠辱海邦。莘野渭滨之事⑬，惟先生之所熟闻；而箕山颍水之风⑭，非寡君之所敢望。"修再三谦让，然后受命，左右进冠服，掖之升车。人马纷纭，循阶而行。约行数十里，甫抵西墙下，阴念墙西即梅氏园矣，行来何觉太远？疑心满腹，第无如之何，姑听之。俄墙下辟一城门，楼堞毕具，榜曰"东关"。石磴百余级，前驱旃鼓按部而入。有数人跪道左曰："关吏祗候⑮矣！"

入关，息驾馆驿，铺陈极华美，水陆馈饷无算，唯与玄蚼对享。翌日出关，关吏请扈从。玄蚼颐指曰："免！"气象尊大，修知其为国之贵臣也。日中抵国门，王郊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锦袍，披素罗鹤氅，貌甚奇伟，执礼甚恭。修下车趋拜。王答拜曰："祖宗灵爽，得先生辱临敝邑，惟是敝邑之社稷实有赖焉。先生不远千里，必有以教寡人；寡人虽不敏，悉举封内，惟先生之命是听！"对曰："臣学识短浅，性癖山林，既乏夷吾富国之才，讵有景略匡时之志？不意礼隆三聘，滥叨丝马之加，敢不力赞一筹，勉效涓埃⑯之报！"王大喜，载以后车，告诸太庙，爵为上卿，军国大事胥取决焉。

修素淡经济，一旦置身通显，鞠躬尽瘁，夙夜酬知，乃请命出巡，遍历郡县。沿海四十余城，各审其山川形势，亲绘舆图。其国西负连山，东滨巨海，长林大泽，广斥无边。四境分为大镇，置使相，各辖六七城，皆宗臣领之。其人好勇多力，其俗尚意气，喜游猎。向南八百里，有都会，名大石国。其风慓悍，乐於战斗，国人畏之。修周巡半载，悉了然於胸中，归国复命。退而上疏曰："臣奉命巡视封疆，往返数千里，经历四十城。郡县无秦之酷吏，边关皆汉之嫖姚⑰，三老兴歌⑱，万民安堵，太平有象，如此可徵。第古之圣君贤相，安不忘危，治必防乱。强邻孔迩，常如虎视之眈眈；鄙俗相沿，不啻狼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渐，易俗移风，黾勉群工，以臻上理。"疏入，王优诏答之。

居无何，大石果入寇，镇南都护司空玄蚼告急，王加修太宰⑲，赐上方剑，命监玄蟒玄蝟军，督西南二镇兵万八千以御之。修出奇兵绕出敌后，夹攻，大破之，俘馘数千，擒其枭帅。大石惧，上表请藩⑳曰："修帅神人也，南人不复反矣。"修谕以利害，尽归其俘。及凯旋，王犒师於紫菌之宫，工歌《采芑》㉑，以飨将士。以修为右仆射兼侍中尚书令，平章军国重事，尚拖花公主，赐甲第一区，金玉锦绣，赏赉无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婿，皆为显官，势力煊赫。

会海滨有巨鱼，潮落失水，王命贵臣玄蚼率全国之民，往取厥

鱼。鱼长百丈，头尾如山，国人抢攘弥月，仅移百里。修上疏谏止，以为竭民力以纵口腹之欲，非盛德事，请罢其役。王召修面谕之曰："夫学贵流通，而忌拘泥，若夫戾人情而乖时务，王安石所以非救时宰相也。我国人情风土，相国莅治数十年，岂尚未之深悉耶？高原硗瘠，下隰斥卤，民不耕而食，赖游猎以为生计。巨鱼出水，是天赐丰年，群臣皆贺，而相国独有异议，得毋人情时务犹有未娴乎？"修见所言不纳，怏怏而退。

一日，太史玄盌奏山蒸土润，主有大水。王大惊，议迁都以避之。镇北都护宁朔侯侍中玄蛎上言："积石山高远深邃，堪可经营新邑。"王大喜，命修往相宅[22]。修奉命至山相其阴阳，度其原衍，见山童[23]水远，深以为不可。封章驰奏曰："臣奉勅相宅，周视名山，禹迹无存，河源殊远。乃疆乃理，非同亹父之岐[24]；常邑常宁，讵等盘庚之亳[25]？窃思旧都巩固，负山海以称雄；数代承平，通鱼盐以为利。不如绥爰有众，奠厥攸居。"黄门以事关重大，即时转奏。王览奏叹曰："书生之见，胡不远大如此！"即批答曰："俾来，以图及献卜[26]。知相国思深虑远，足见忠爱。惟是都城滨海，水患堪虞，如迁都之议一梗，则通国之民，皆鱼鳖矣。兹更使中书令玄蚼为相国辅，速定新都，寡人率宫嫔臣民，行当就迁矣。"修得诏默然。玄蚼至，乃相与于山之南麓，筑城垣，建宫室，开阛阓，葺民居，连夜兴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余万户，陆续而至。修大惊，遮道而谏曰："王奈何轻弃根本之地，独不虑敌国外患，乘间窃发耶？"王降舆慰劳，改积石山曰定都山，以修为故都留守，晋爵定都公。

修拜命即行，公主及诸子皆不预闻，从人半路多亡去，殊深愤恚。及抵旧都，见万井一空，益忧愤，仰天叹曰："不意竭忠尽力，反为逐臣！王阳厚阴疏[27]，可谓智足以拒谏矣。孤臣恋恋，复欲何为？不如解组归田，遂我初服？名利场中，非复我厕足地矣。"因悬绶国门[28]，单骑出关。关吏叩马问："相国将何往？"修具告之。吏曰："相国忠则忠矣，然而趋吉避凶之理，未之深晰也。拘拘于不迁之议，而使数百万生灵尽葬鱼腹，相国讵忍见之乎？"修曰："流言飞语，

何足凭信?"吏曰:"请相国少留八日,当见灾异。王之心可明,相国之怨谅亦可少息矣。"修本不舍王,乃停骖焉。

居三日,天地阴晦,大雨如倾,浃旬不止。平地水深数丈,树头牵夫藻荇,舵尾压于楼台,骇目惊心,声如万马。关城地高,犹浸三版。修始信迁都之计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负王心矣!纵王不见谴,臣何面目复见臣民乎?"言讫,掷扑头於地,跃身赴水,淘然一声,午梦忽觉,依然身卧桃笙。㉙

夏雨初歇,檐溜犹滴,蹶然而起,自讼奇奇。蹑履出户,缘阶而行,冥想梦中去路,依稀可认。寻踪至西墙下,花砖缺处有小穴大如钱,恍似东关形势。对穴窥之,则梅之鱼沼假山历历可辨,穴口有游蚁出入。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贵,皆梦中蚁国幻化而为之也。

(出《夜谈随录》卷二,原名《修蚳》)

【注释】

① 粜(tiào)籴(dí):粜,卖出粮食;籴,买进粮食。
② 苟:如果。
③ 失怙(hù)恃(shì):死了父母。怙恃,依靠。
④ 爨(cuàn)烟:炊烟。
⑤ 庆吊:庆贺、慰问。摇尾:摇尾乞怜,指卑下地请求资助。
⑥ 蝀蛛(dī dōng):虹。
⑦ 迥不犹人:迥,疏远。不犹人,不像人,不与常人一样。
⑧ 为方外交:方外,世俗之外。超越世俗之外的交情。
⑨ 都:聚集。这里指人数众多。
⑩ 羔雁之仪:羔雁,小羊和雁。古代卿大夫相见时所执的礼品,后用作征聘的礼物。羔雁之仪指蚍蜉国王征聘修生所致的礼品礼仪。
⑪ 蒲轮:用蒲草裹轮,使车不震动,古时征聘贤士时用之,以示礼敬。
⑫ 白璧:古以白璧为重宝。
⑬ 莘野渭滨之事:莘野之事,指商汤用伊尹为相的故事。伊尹名挚,是汤妻陪嫁的奴隶。后佐汤伐夏桀,尊为宰相。莘野,有莘国的原野。《孟子·万章》:"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渭滨之事,指周文王用姜尚为相的故事。姜太公垂钓渭滨,文王遇之,拔为相。
⑭ 箕山颍水之风:箕山,据说,帝尧时有高士许由,尧欲让以帝位而不受,自隐于箕山。颍水,传说古高士巢父许由隐居颍水之北,尧让天下而不受。
⑮ 祗候:恭迎,问候。
⑯ 涓埃:点滴。涓:小水珠;埃,尘埃。
⑰ 汉骠姚:汉代大将霍去病,曾六次出击匈奴,涉沙漠,远至狼居胥山。封冠军侯,为骠骑将军。曾为骠姚校尉,故称霍骠姚。

⑱ 三老兴歌：秦置乡三老，汉置县三老、郡三老，帮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兴歌：誉颂政绩之歌。
⑲ 太宰：官名，百官之长，辅佐帝王治理国家。
⑳ 请藩：请求为属国。藩，封建王朝的属国或属地。
㉑ 《采芑》：出《诗经·小雅》，诗叙西周宣王时代，大臣方叔领兵征伐楚国。
㉒ 相宅：考察建宅的地形。
㉓ 山童：山无草木曰童。
㉔ 亶父之岐：亶父即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是周部族开发岐山南部平原的领导者。《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㉕ 盘庚之亳：盘庚，殷商君主。时王室衰乱，盘庚率众迁都亳殷，国复兴。
㉖ 语出《尚书·洛诰》："俾来，以图及献卜。"俾，使；图，谋也。言使周成王来洛以谋定都之事且献卜兆。这里借指当相国的修生。
㉗ 阳厚阴疏：表面上看重实际上却疏远。
㉘ 悬绶国门：将官绶悬挂在国都城门上，犹言去职离开。
㉙ 桃笙：桃枝竹所编的席子。

女南柯

悟枕道人者，杭州诸生黄履诚之季女也，初名婉兰。幼聪慧，三岁即能辨之无①。黄爱之若掌珠，躬亲教读。九龄，授以杜诗，一日即朗诵无遗，若夙识者，其宿颖殆由天授。然善病，自春至冬，恒卧床褥数次，即愈，亦孱弱不支。行则如柳絮风中，坐亦若梨花雨后，父母咸忧之。及长，姿态益妍，脸艳朝霞，眉横远岫，遥而睇之，画中人也。且娴词章、善吟咏，有林下风致②。黄为择婿，多未许可。年二九，摽梅已届③，不免怅然。

一日寒食，邻母杨夫人约游花港。诸女伴率皆闺秀，载以兰桡，从以箫鼓，见者俱眩目，诧为谪仙。至则画栏同倚，翠荇俯观④。旋见金鳞⑤出没，五采缤纷，诸女或以香饵掷之，或以花片戏之，娇音嬉笑，侬稀柳浪之莺。唯兰凝眸不语，遥视众鱼，倏则并鬣而去，倏则衔尾而还，与波上下，意甚恬适，不觉喟然曰："鱼水之乐，竟如此乎！"顿触情怀，不能自已。俄有一巨鱼，长近三尺，隐然若露头角，扬鳍鼓鬣，色似赤金。他鱼见之，皆辟易。诸女方错愕间，鱼至兰前，昂首如有所睹，良久乃悠然而逝。诸女哗曰："黄家姊为鱼相去矣！"兰赧然，而心窃以为异也。已而兴阑，返乎舟中。张乐

设饮，顺流而东。一时觥筹交错，箫管嘹嘈，不须臾而解语之花⑥，无不少酣春色。于是暂停杯斝，随意游玩。诸名媛有对两峰比黛者，有临一泓整妆者，有纤手掬管即景赋诗者，有素簉⑦藏春凭舷笑客者。兰素质荏弱，三爵后即托故而起，小憩篷窗，侍儿以绣被覆之。此时如海棠春睡，梦境沉沉。

倏见二小鬟，一衣绯，一衣素，皆婉娩善迎人意，夹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寡君相待久矣。"兰不自由，推衾而坐。方将询所从，一衣绯者代为掠鬓，衣素者代为整衣，皆极其恭谨。既而敛衽启曰："乘舆已驾，请即行。"兰起，欲辞主人，而衣素者微笑曰："何物老妪，亦劳贵人为礼耶！"兰默然。衣绯者以目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词以对曰："人正欢饮，小君去，恐淹留也，能不重使人罪乎？"语甚温婉，兰乃欣然。甫出舱，衣素者即呼曰："倌人⑧来！"即有金甲武士十余，拥翟茀⑨，上张鸾盖，向前迎迓。小鬟左右扶掖，掬衣捧履，俟兰升舆讫，乃自乘小川马随之。兰窃思："岂父母为我缔姻，今夕亲迎耶？第不知是何门楣，竟炫煌至此？"正恼恍间，见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云雾中。耳畔水声潺湲不已，不辨为何地。行许时，垂帘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即搴帷禀曰："诸大夫奉命郊迎内主。"兰茫然，旋闻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招文学士臣某某，敬谒小君。"兰不得已，以首颔之，小鬟即传曰："诸卿远迎劳苦，请平身。"少顷又禀曰："诸勋戚承制候迓贵人。"又闻唱名曰："骨鲠侯臣某某、浪喷都尉臣某某，谨参君夫人。"小鬟即代劳曰："将军跋涉艰辛，请即退。"其余则丙穴太守、枫叶令，不下数十员，小鬟仅以策麾之，不屑报也。兰从幔中窥觇，或衣飞鱼服，或披细鳞铠，簪绅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间者，印绶累若，皆鱼贯而退。

又许时，闻呵殿声，则已行乎国中矣。有一衣绯者启曰："已至路门，请夫人面见寡君。"兰是时始觉羞涩。小鬟挽之降舆，历朱户凡数重。至一处，雕楹刻桷，堂陛巍峨，即闻殿上言曰："不穀待子久矣，来何濡⑩也？"小鬟命以俯伏，兰亦无敢仰视。殿上又言曰："寡人依蒲国主也。适出游戏，得睹玉容，窃欲以中宫之簪⑪，奉屈

美人，未识肯许我乎？”兰赧颜，悚惶不能对。小鬟从旁赞曰：“君夫人诺矣。古诗不云乎：‘尽在不语中。’”殿上即命平身。小鬟乃簇兰升阶。兰始展视其君，冠明月之冠，衣龙鳞之服，年约三旬，风姿潇洒，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衣以五采，亦数十余人。王乃命酒合卺，设宴藻香殿。肴核纷陈，锦玉辉映，王左兰右，比目共筵。教坊奏乐，金爵牵红，交互而饮。嘉礼告成，对酌欢叙，又有梨园一队，以剧目呈上。王拣《南柯记》数折，梨园乃即席搬演。兰嘿然，王笑谓之：“我与卿，今日亦同此奇遇者也。”兰不能解。无何，莲漏已催，《霓裳》罢舞。小鬟报曰：“三星在箒，可以寝矣。”乃以绛纱笼烛，引王与兰归寝殿。王执兰手曰：“卿慕鱼水之乐耶？寡人得子，亦如鱼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促兰卸妆，兰犹腼腆，众遂代宽衣缕，拥之入帐，与王勉成欢好。王因口占以赠曰：“艳自生前得，情从梦里来。早知鱼水乐，不羡楚阳台。”兰性敏捷，亦口占以酬之曰：“雨露花间过，恩波枕畔来。莫教纨扇冷，胜筑避风台。”吟讫，王大悦，益深眷爱，挽其项曰：“卿故今时之道韫⑫也！”早起晨妆，小鬟进飞凤之冠、明珠之履，翠钿玉瑱，锦衣绣裳，妆束一如妃主。且藏其故者于笥，曰：“敝帷不忘，况君夫人微时之服乎！”

三朝，王乃大飨群臣，号曰“鱼水宴”。贺者皆以诗。其中一律尤工丽，诗曰：“星轩降自木兰舟⑬，鱼贯宫人咏好逑⑭。水国旧传龙并戏，湖邦今喜凤来游。虽欣在藻⑮君臣乐，莫为忘筌⑯伉俪忧。千古蘋蘩⑰羞煸处，禹门从此近河洲⑱。”兰讽咏再四，深喜之，而未明所指。王命兰次其韵，遂援笔立成曰：“深宫每愧济川舟⑲，须信干城⑳亦好逑。彤管不堪劳柱史㉑，卷阿何事拟仙游㉒？漫言同梦无人戒㉓，也解司晨有客忧㉔。愿把脱簪风折槛㉕，好将磐石固沧洲㉖。”王览之赞曰：“诰诫得体，无愧乎古之贤妃矣！”因出之以示群臣，皆叹服，具表以贺。兰居宫中旬余，燕婉之求虽遂，毛离之爱难忘㉗，间时辄思忆父母。王每出巡，小鬟皆从去，掖庭阒寂无人，益觉岑寂。阅数日，旧疾复作。王怜之，亲视汤药，遂荒国政。群臣咸有谏章。兰乃力劝王出，且曰：“昔之诗，王不复记忆耶？盍出

视朝，勿使外廷之人执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难再得。”兰见王钟情实甚，恐贻宫阃羞，力疾而起。

王乃出见臣僚，不崇朝而倾城之祸作矣，烽燧告警，上下忧虞。王袖其疏入告兰。时兰初病起，视小鬟涤药铛，而自拈象牙管，铺乌丝栏，将和王建《宫词》第二首，即“树头树底”一绝也。见王急起，颜色沮丧，出袖中疏与之曰：“我夫妇何缘之悭耶！”兰惊讶，展视之，略曰：“湖壖守将骨鲠侯臣某，为强邻压境、飞章请援事：前接吞舟国来书一缄，内云‘吾王新得丽人，擅汉皋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邻封想慕，甚为垂涎，欲仿明妃远嫁故事，否则致动干戈’，如是云云。臣因其不逊，叱去来使，罔敢以闻。今彼倾国兴师，恶等鲸鲵，大如鲂鲔；鳣鲔督其后，鲦鳝舞其前；且有拥剑之士三千，兼饶升木之卒半万。安澜顿扰，喷沫成波；巨浸难容，两腮起浪。唯唯而至，镜湖为之不明；唼唼而来，断桥因之复续。臣无任公子㉘之智，既难遏彼凶锋；空怀史大夫之忠，只虑摇我宗祚。愿王速决奇策，奠国家于涸辙之时㉙；万勿坐昧先几，索臣等于枯鱼之肆。”其表语多类此，不胜摇尾乞生之状。兰阅讫，霞晕于面，栗生于肌，泫然曰：“王将奈何？”王颦蹙曰：“我国实尺泽之鲵，安能与人量江海之大哉？然渠虽有挟而来，吾宁葬于江鱼腹中，不能割所爱以饵敌也！”兰沉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语，王请勿疑。王之视妃，与先王之宗庙孰重？”王曰：“庙重，而妃之体亦不轻。”兰曰：“不然。妃在国中，不过一妇人耳；非有子孙承祧血食千载之重也。为王计者，与其国破而妃掳，毋宁弃妃以存国。请为王却万乘之强敌，保一邦之黎庶。窃比王嫱，以报主知，留取冢草之青，更表贞风于不朽。王以为何如？”王大惨色变，拂衣而出曰：“何来此不祥之语！”兰遂不敢言。

未几，群臣惶惶，交章请退，愿挂冠归里，以避釜鬵㉚之危，其意固在兰也。王不得已，与兰计曰：“寇深矣！可若何？”对曰：“王实深之，又若何！若纳妃言，割衽席之爱，寇早敛甲退兵矣。”王见其意决，乃允其行，驰书报敌，仍宴于藻香殿以饯之。兰谓小鬟曰：

"我不可以艳妆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执舁呜咽曰："妃行矣！欲如向者合欢之宴，岂可得乎？愿妃善事新主，勿以予为念。"言已泣下。兰正色曰："王是何言也！岂犹不谅我心哉！小童为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虞美人刎颈王前，以明己志。然而此心可表，异日自知，王勿以汉王好色语妾也。"王惭谢。兰虽词色激烈，然已泪溢杯盈。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对凄其，离樽莫罄。兰因起辞行，王将送之，兰沮之曰："妃之往，亵体已甚，不可以再辱国君。"王乃止，只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曰："别恨之深，方寸已乱。但恐鸿飞遵陆，雁字难凭，勉成一章，为妃作念。"遂吟曰："一曲骊歌送画轮，鲛绡无复梦中春。龙宫亦有毛延寿，又把丹青误美人。"兰愀然曰："昭君使人疑，妾不可不使人信也。"因口占以和其韵曰："百结近肠似转轮，罗衣难望汉宫春。君王只待香魂返，莫费黄金赎美人。"吟成俯伏于王前，涕泗交颐，曰："妃不复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诀别，悲不自胜。兰强起再拜，辞王而行。甫出路门，武夫已驾舆相候。掩泪登之，不敢回顾。小鬟仍策驹相随，至来时所税之农郊，诸大夫早望尘拱俟。遂借驿亭小憩，群臣匍匐而前，合词以谢，曰："臣等胸无鳞甲，腹少藏书。不能为王乘长风破巨浪，致令逝梁而之寇，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兰亦权词慰劳之。因命笔大挥一律于壁曰："故国辞雕辇，他乡怯舞衣。云深宫树远，木尽雁书稀。欲堕鲛人泪，羞随介士旗。惟留香草在，仿取汉明妃。"更附以一绝曰："强将眉月渡沧波，肯负当年得宝歌？云雨若归别岫去，画图人面也如何！"题毕，群臣争阅，皆有惭色。

兰遂行，易车而骑，亦乘小骊驹。车仗趋从，俱已返旆矣。凄怆就道，唯二小鬟相从。又行许时，似西湖放生池，衣绯者启曰："不敢越境，请从此辞。"兰怅然，乃脱左手指环与之曰："以贻王，无相忆也！"俄有皂衣人巨口硕腹凡数十辈，见兰踊跃曰："妃主来矣！吾王固终日望之也！"兰此时义激于中，奋不顾己，叱之曰："汝国不道，拆我鸾凤，犹妄冀绸缪！"即因以骑授鬟曰："不可使敌秣我驹。"语未终，轻身一跃，遽赴清流。恍惚中，犹闻小鬟号救声。凝睇四

望，则枕藉乎舟中，已霍然寤矣。惊悸久之，香液湿襦，始知其梦。时众复欢宴，左右无人，兰因自叹曰："薄命如斯，梦固使人觉也。"遂萌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卧时亦俄顷耳。侍儿入见兰已醒，遽报主人，复强之就席。飞一觞来，不饮也；哺一箸来，不食也。诸女伴叩之寂然，嗤之漠然。筵未终，适遇小艇，竟托疾乘之先返。归至家，卧而不起。父母询其故，腼然不言，惟请出家为女道士。父母怪之，固诘焉，竟以实告。父昧其所言，遽诵《毛诗》二句曰："'鱼在于藻，依于其蒲。'儿游花港，殆有所思耶？此固颁首者莘尾[31]也。"兰详其诗文，果似于渊之类，而靡他之志愈坚，仍固请之。父笑曰："此梦也。儿何鲢鲤不分？"兰曰："然。斯固非真，抑知其不似梦？且儿既为梦中罗敷[32]，又可作使君新妇乎？"父仍坚执不许。遂负气绝粒。勉从之，始食，竟以女冠入栖霞观中，而自易其名曰"悟枕"，言从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见人，惟闺中良友得谒焉。（出《萤窗异草》二编卷四）

【注释】

① 之无：之无者也，文言虚词，代指文言文。此处犹言能识字。

② 林下风致：指有超凡脱俗的风格。林下，树林之下，本指幽静之地，后形容闲雅、超脱。《世说新语·贤媛》云："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

③ 摽(Piāo)梅：《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有，助词。摽梅，言梅熟而落。比喻女子已到结婚年龄。

④ 翠荇：青翠的荇菜。荇，水生植物名，嫩时可供食用，多长于湖塘中。翠荇俯观犹言俯观翠荇。

⑤ 鳞：指鱼。

⑥ 解语之花：事出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解语花》："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后因以比喻美人。

⑦ 箑(shà)：扇。

⑧ 倌(guān)人：古代驾驭车马的人员。

⑨ 翟茀：古代贵族妇女所乘车，饰雉羽以作障蔽，称翟茀。

⑩ 濡：迟缓。

⑪ 中宫：皇后住处，以别于东西二宫。故常用为皇后的代称。简：抽取。这里指中宫之选。

⑫ 道韫：道韫即椟韫，藏在柜中的美玉。《论语·子罕》："有美玉于斯，椟韫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这里以所藏美玉喻婉兰。

⑬ 星轩：指轩辕星，古星家以轩辕星为女主的征象，故诗文中以星轩称嫁女之车。降自

木兰舟：暗指前面婉兰游花港而与巨鱼际遇之事。

⑭ 好逑：好的配偶。语出《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⑮ 在藻：见《诗经·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这是一首赞美周王生活安乐的颂歌，这里用来喻指庆贺鱼王婚典的君臣之乐。

⑯ 忘筌：语出《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筌，捕鱼的工具。这里言鱼王与婉兰沉醉与新婚而忘掉了一切。

⑰ 蘋蘩：蘋，水草；蘩，白蒿；皆草。见《诗经·召南》"采蘋"、"采蘩"二篇。后来以蘋蘩指婚仪。

⑱ 禹门：指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这里暗喻禹门挨近河洲，可以随意进出了。因也有些微讽谕之意。

⑲ 济川舟：出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用渡川的舟船来喻指出仕为官，处理国家大事。

⑳ 干城：干，盾；城，城郭；都起捍御防卫作用。也用以比喻捍卫者或御敌立功的将领。《诗经·周南·兔罝》："纠纠武夫，公侯干城。"这里是婉兰宫主的自况。

㉑ 彤管：《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传》："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来相沿称女史记事所用的赤管笔为彤管。柱史：柱下史，周秦官名。相当于汉以后的御史。亦即朝廷的史官。这句也是婉兰的自况，能充当女史官的职责。

㉒ 卷阿：见《诗经·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来游来歌，以矢其音。"卷，弯曲；阿，山陵；岂弟，恺悌，指某诸侯；矢，陈发出。这里言自己由于要致力于颂扬鱼王的功绩而无法外出游玩。

㉓ 同梦：卧而梦同，极言亲密无间。此句言即是如此亲密也不要没有了规劝。

㉔ 司农：主管钱粮的官职，为九卿之一。此句说即使掌钱财的官员也有家里招待客人的忧愁，即是说要善于理解别人的难处。

㉕ 脱簪：取下簪珥等首饰，表示自责请罪。喻妇女有德行。折槛：汉成帝时，槐里令朱云请斩安昌侯张禹。帝怒，欲诛云，云攀殿槛，槛折。左将军辛庆忌谏，帝意解。后命保存原槛，以表彰朱云直谏。风折槛，意指要使直谏的风气流行。

㉖ 磐石固沦州：指永葆鱼王的统治之意。

㉗ 燕婉之求：语出《诗经·邶风·新台》："燕婉之求，蘧篨不鲜。"燕婉，温顺的样子。蘧篨，病人，腰不能弯，今语呼为鸡胸。这里取前一句，指女子婉兰找到了意中人。毛离之爱：毛离，指离草，别离时所赠草。此处言婉兰对家中亲人的思念。

㉘ 任公子：古代传说中善于捕鱼的人，即任父。相传他用大钩粗帛做成钓具，以五十头牛为钓饵，蹲在会稽，下钩东海。后饵为大鱼所吞食，牵着鱼钩在海中挣扎，千里之内都受到震动。

㉙ 涸辙之时：涸辙，事出《庄子》"涸辙之鲋"，见第721页注⑤。这里指国家处于危急关头。

㉚ 釜鬵（xín）：均为炊具。鬵，大釜，犹今之大锅。

㉛ 颁首：《诗经·小雅·鱼藻》："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笺》："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也。"后因以"颁首"为对长官清明不扰民者的美称。莘尾：长尾。语亦出《鱼藻》。这里以头尾来喻指婉兰际遇鱼王的头尾始终。

㉜ 罗敷：见《乐府民歌·陌上桑》，叙述某太守调戏采桑女子罗敷之事。太守使者的欲求遭到了罗敷的断然拒绝。

桃 花 源

晋太元中①，武陵②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远近，忽逢桃花，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③。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④，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舟，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旷空，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⑤，并怡然自乐。见渔人，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为设酒杀鸡作食。村中人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难，率妻子邑人至此绝境⑥，不复出焉。遂与外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具言所闻，皆为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⑦，处处志⑧之。及郡，乃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寻向所志，不复得焉。（出《搜神后记》卷一）

【注释】

① 太元：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376—396)。
② 武陵：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市一带。
③ 落英：落花。缤纷：盛多的样子。
④ 林尽水源：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流的源头。
⑤ 黄发垂髫：黄发，指老人。老人发色转黄，故称。垂髫，指儿童。髫，小儿垂发。
⑥ 绝境：与外界隔绝之境。
⑦ 扶：沿着。向路：前时进来的路。
⑧ 志：标记。

和 神 国

后魏尚书令古弼族子元之①，少养于弼，因饮酒而卒。弼怜之特甚，三日殓毕，追思，欲与再别。因命斫棺，开已却生矣。

元之云：当昏醉时，忽然如梦。有人沃冷水于体，仰视，乃见

一神人衣冠绛裳蜺帔，仪貌甚伟。顾元之曰："吾乃古说也，是汝远祖，适欲至和神国中，无人担囊侍从，因来取汝。"即令负一大囊，可重一钧；又与一竹杖，长丈二余，令元之乘骑随后，飞举甚速，常在半天。西南行，不知里数，山河逾远，欻然下地，已至和神国。其国无大山，高者不过数十丈，皆积碧琅②。石际生青彩箬篠③，异花珍果。软草香媚，好禽嘲啅④。山顶皆平正如砥，清泉迸下者三二百道。原野无凡树，悉生百果及相思石榴之辈。每果树花卉俱发，实色鲜红，映翠叶于香丛之下，纷错满树，四时不改。唯一岁一度暗换花实，更生新嫩，人不知觉。田畴尽长大瓠，瓠中实以五谷，甘香珍美，非中国稻粱可比，人得足食，不假耕种。原隰滋茂，荛秽不生⑤。一年一度，树木枝干间悉生五色丝纩⑥，人得随色收取，任意纰织，异锦纤罗，不假蚕桄⑦。四时之气，常熙熙和淑，如中国二三月。无蚊、虻、蟆、蚁、虱、蜂、蝎、蛇、虺⑧、守宫⑨、蜈蚣、蛛蠓之虫，又无枭、鵂⑩、鸦、鹞、鸱鸮⑪、蝙蝠之属；及无虎、狼、豺、豹、狐狸、蠢驳之兽⑫，又无猫、鼠、猪、犬扰害之类。其人长短妍蚩皆等，无有嗜欲爱憎之者。人生二男二女，为邻则世世为婚姻。笄年而嫁，二十而娶，人寿一百二十，中无夭折、疾病、喑聋、跛躄之患。百岁已下，皆自记忆；百岁已外，不知其寿几何。寿尽则欻然失其所在，虽亲族子孙，皆忘其人，故常无忧戚。每日午时一飧。中间唯食酒浆果实耳。餐亦不知所化，不置溷所。人无私积困仓⑬，余粮栖亩⑭，要者取之。无灌园鬻蔬，野菜皆足人食。十亩有一酒泉，味甘而香。国人日相携游览歌咏，陶陶然，暮夜而散，未尝昏醉。人人有婢仆，皆自然谨慎，知人所要，不烦促使。随意屋室，靡不壮丽。其国六畜唯有马，驯极而骏，不用刍秣。自食野草，不近积聚。人要乘则乘，乘讫而却放。亦无主守。其国千官皆足，而仕官不自知身之在仕，杂于下人⑮，以无职事操断也。虽有君主，而君不自知为君，杂于千官，以无职事升贬故也。又无迅雷风雨，其风常微轻如煦，裛万物不至于摇落；其雨十日一降，降必以夜，津润条畅，不至地有淹流。一国之人，皆自相亲，有如

戚属，各各明惠，无市易商贩之事，以不求利故也。

古说既至其国，顾谓元之曰："此和神国也。虽非神仙，风俗不恶。汝回，当为世人说之。吾既至此，回⑯即别求人负囊，不用汝矣。"因以酒令元之饮，饮满数巡，不觉沉醉。既而复醒，身已活矣。自是元之疏逸人事，都忘宦情，游行山水，自号知和子，后竟不知其所终也。（出《玄怪录》卷三，原名《古元之》）

【注释】

① 后魏：即北魏。南北朝时，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方政权之一。古弼：北魏人，太武帝拓跋焘时官至吏部尚书，文成帝即位，坐法死。
② 碧珉：碧色的似玉的美石。
③ 簬(jù)篠(xiǎo)：一种小竹。
④ 嘲(zhāo)哳(zhā)：亦作"嘲哳"，繁杂的鸟鸣声。
⑤ 原：平原。隰：低隰之地。滋茂：农作物长得滋润茂盛。蔽翳：蔽：水草名，别名蔓于，其味恶臭。翳：田中杂草。
⑥ 丝纩：丝绵絮，古人纳之衣中以御寒。
⑦ 缉织：纺织。蚕杼：蚕，蚕丝。杼，机杼。此处指用蚕丝纺织。
⑧ 虺(huǐ)：毒蛇。
⑨ 守宫：蜥蜴的一种，又名壁虎、蝎虎。
⑩ 鸱(chī)：鹞鹰。
⑪ 鹘鸼(gú yù)：八哥。
⑫ 騊駼：一种跑得极快的猛兽。
⑬ 囷仓：贮粮食的仓库。方形为囷，圆形为仓。
⑭ 栖亩：赖以栖息活口的田地。
⑮ 杂于下人：混杂于下人中，犹言与下人同伍。下句的"杂于千官"义同。
⑯ 回：指其回去。

天台访隐

台人徐逸，粗通书史，以端午日入天台山① 采药。同行数人，惮于涉险，中道而返。惟逸爱其山明水秀，树木阴翳，进不知止，且诵孙兴公② 之赋而赞其妙曰："'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泉流而界道。'诚非虚语也。"更前数里，则斜阳在岭，飞鸟投林，进无所抵，退不及还矣。踌躇之间，忽涧水中有巨瓢③ 流出，喜曰："此岂有居人乎？否则必琳宫梵宇④ 也。"

遂沿涧而行，不里余，至一弄口，以巨石为门，入数十步，则豁然宽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气质淳厚，石田茅屋，竹户荆扉，犬吠鸡鸣，桑麻掩映，俨然一村落也。见逸至，惊问曰："客何为者？焉得而涉吾境？"逸告以入山采药，失路至此，遂相顾不语，漠然无延接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⑤而前，自称太学陶上舍⑥，揖逸而言曰："山泽深险，豺狼之所嗥，魑魅之所游，日又晚矣，若固相拒，是见溺而不援也。"乃邀逸归其室。坐定，逸起问曰："仆生于斯，长于斯，游于斯久矣，未闻有此村落也。敢问。"上舍颦蹙而答曰："避世之士，逃难之人，若述往事，徒增伤感耳。"逸固请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卜居于此矣。"逸大惊。上舍乃具述曰："仆生于理宗嘉熙丁酉⑦之岁，既长，寓名太学，居率履斋，以讲《周易》为众所推。度宗⑧朝，两冠堂试⑨，一登省荐⑩，方欲立身扬名，以显于世，不幸度皇晏驾⑪，太后临朝，北兵渡江，时事大变。嗣君改元德祐之岁⑫，则挈家逃难于此。其余诸人，亦皆同时避难者也。年深岁久，因遂安焉。种田得粟，采山得薪，凿井而饮，架屋而息。寒往暑来，日居月诸⑬，但见花开为春，叶脱为秋，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今天子圣神文武，继元启运，混一华夏，国号大明，太岁在阏逢摄提格⑭，改元洪武之七载也。"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为大明之世也！愿客为我略陈三代兴亡之故，使得闻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岁，元兵入临安，三宫迁北。是岁，广王⑮即位于海上，改元景炎。未几而崩，谥端宗。益王⑯继立，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实元朝戊寅之岁也。元既并宋，奄有南北，逮至正丁未，历甲子一周有半而灭。今则大明肇统，洪武万年之七年也。盖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岁矣。"上舍闻之，不觉流涕。

已而山空夜静，万籁寂然，逸宿于其室，土床石枕，亦甚整洁，但神清骨冷，不能成寐耳。明日，杀鸡为黍，以瓦盎盛松醪饮逸。上舍自制《金缕词》一阕，歌以侑觞曰：

梦觉黄粱熟。怪人间、曲吹别调，棋翻新局。一片残山并

剩水，几度英雄争鹿！算到了谁荣谁辱？白发书生差耐久，向林间啸傲山间宿。耕绿野，饭黄犊。市朝迁变成陵谷。问东风、旧家燕子，飞归谁屋？前度刘郎⑰今尚在，不带看花之福，但燕麦兔葵⑱盈目。羊胛光阴⑲容易过，叹浮生待足何时足？樽有酒，且相属。

歌罢，复与逸话前宋旧事，亹亹⑳不厌，乃言："宝祐丙辰，亲策进士，文天祥㉑卷在四，而理皇易为举首。贾似道㉒当国，造第于葛岭，当时有'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岭南县令，献孔雀二，置之圃中，见其驯扰可爱，即除其人为本郡守。襄阳之围㉓，吕文焕㉔募人以蜡书告急于朝，其人恳于似道曰：'襄阳之围六年矣，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亡在朝夕。而师相方且铺张太平，迷惑主听，一旦虏马饮江，家国倾覆，师相亦安得久有此富贵耶？'遂扼吭而死。谢堂乃太后之侄，殷富无比，尝夜宴客，设水晶帘，烧沉香火，以径尺玛瑙盘，盛大珠四颗，光照一室，不用灯烛；优人献诵乐语，有黄金七宝酒瓮，重十数斤，即于座上赐之不吝。谢后临朝，梦天倾东南，一人擎之，力若不胜，蹶而复起者三，已而一日坠地，傍有一人捧之而奔，觉而遍访于朝，得二人焉，厥状极肖，擎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陆秀夫也，遂不次用之。江万里㉕去国，都民送之郭外者以千计，攀辕不忍舍去，城门既阖，多宿于野。贾似道出督，御白银铠，真珠马鞍；千里马二，一驮督府之印，一载制书并随军赏格，以黄帕覆之，都民罢市而观。出师之盛，未之有也。"又论当时诸臣曰："陈宜中㉖谋而不断，家铉翁㉗节而不通，张世杰㉘勇而不果，李庭芝㉙智而不达，其最优者，文天祥乎！"如是者凡数百言，皆历历可听。是夕，逸又宿焉。明旦，告归，上舍复为古风一篇以饯行，曰：

建炎南渡多翻覆，泥马逃来御黄屋㉚。尽将旧物付他人，江南自作龟兹㉛国。可怜行酒两青衣㉜，万恨千愁谁得知！五国城㉝中寒月照，黄龙㉞塞上朔风吹。东窗㉟计就通和好，鄂王赐死蕲王㊱老。酒中不见刘四厢，湖上须寻宋五嫂㊲。黑

世内禅[38]罢言兵，八十余年称太平。度皇晏驾弓剑远，贾相出师笳鼓惊。携家避世逃空谷，西望端门捧头哭。毁车杀马断来踪，凿井耕田聊自足。南邻北舍自成婚，遗风仿佛朱陈村[39]。不向城中供赋役，只从屋底长儿孙。喜君涉险来相访，问旧频扶九节杖。时移事变太匆忙，物是人非愈怊怅。感君为我暂相留，野蔌山肴借献酬。舍下鸡肥何用买，床头酒熟不须茁。君到人间烦致语，今遇升平乐安处。相逢不用苦相疑，我辈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挥袂而别。逸沿途每五十步插一竹枝以记之。到家数日，乃具酒醴，携肴馔，率家僮辈赍往访之，则重风叠嶂，不复可寻，丰草乔林，绝无踪迹。往来于樵蹊牧径之间，但闻谷鸟悲鸣，岭猿哀啸而已，竟惆怅而归。逸念上舍自言生于嘉熙丁酉，至今则百有四十岁矣，而颜貌不衰，言动详雅，止若五六十者，岂有道之流欤？（出《剪灯新话》卷二）

【注释】

① 天台山：在浙江省天台县北，自古传说为仙人居住之地。
② 孙兴公：晋朝孙绰（314—371）。他住在会稽，整日游山玩水，作《天台山赋》，下文"赤城"二句为赋中名句。
③ 瓢：剖葫芦两片，用来盛东西。巨瓢流出：袭用刘阮入山采药故事，刘阮二人山中艳遇两女子，留住半年，回家已过了七世。
④ 琳宫梵宇：佛寺。
⑤ 藜：拐杖。
⑥ 太学：国家设立的学校。宋制，八品以下子弟和平民中俊秀的，可以入太学。上舍：宋制，初入学者叫外舍，由外舍升内舍，由内舍升上舍。上舍是太学生中最高的一级。
⑦ 理宗：宋第十四代皇帝赵昀(1205—1264)。嘉熙是其年号。
⑧ 度宗：宋第十五代皇帝赵禥。
⑨ 堂试：都门应试。
⑩ 省荐：诸州贡举省试。
⑪ 晏驾：封建时代皇帝死曰晏驾。晏驾即息驾。
⑫ 嗣君：继位的皇帝，指宋恭宗赵㬎。德祐是其年号。
⑬ 日居月诸：居、诸本语助词，后人把它用于日、月后，便成了光阴时间的代名词。
⑭ 太岁：木星。阏逢摄提格：太岁在甲叫阏逢，在寅叫摄提格，见《尔雅》。阏逢摄提格，即甲寅年。
⑮ 广王：按《宋史·帝纪》，应作益王，即宋端宗赵昰。

⑯ 益王：按《宋史·帝纪》，应作广王，即广王赵昺(1271—1279)：元兵破厓山后，陆秀夫负他投海而死。

⑰ 前度刘郎：唐刘禹锡重游玄都观，命笔赋诗，中有句云："前度刘郎今又来。"

⑱ 燕麦：野麦；兔葵：草名，生于田间。此用刘禹赐《玄都观诗序》"兔葵燕麦，动摇春风"义。春风喻指刘政治上的反对派。

⑲ 羊胛光阴：比喻时间短暂。《唐书》："骨利斡部，处瀚海，又北渡海，则昼长夜短，日入烹羊胛熟，东方已明。"

⑳ 亹亹(wěi)：说话连续不倦，和清谈娓娓的娓娓同。

㉑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号文山，江西吉水人。著名的民族英雄，元末忠臣，曾作《正气歌》以见志，从容就义。

㉒ 贾似道(1213—1275)：台州人，宋末误国奸臣。

㉓ 襄阳之围：宋赵禥咸淳四年，元兵围襄阳，贾似道坐视不救。襄阳被困六年，后不得已降元。

㉔ 吕文焕：安丰人，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元兵攻襄阳，他拒守六年，弹尽粮绝，只好投降。

㉕ 江万里(1198—？)：字子远，宋都昌人，赵禥时为左丞相，因性格严直，不容于贾似道。及元兵至，投水而死。

㉖ 陈宜中：字与权，宋末永嘉人。赵昰德祐初年，以知枢密院事拜右丞相。赵昰立，又做左丞相。后想奉赵昰去占城(今越南南部)，先往观看形势，遂留不归。元军攻占城，出逃暹罗，死在那里。

㉗ 家铉翁：字则堂，宋末眉山人，学问广博，尤精《春秋》。官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元兵南下，拒不降元，后奉命使元，羁留馆中，早晚哭泣。元成宗即位，放他回家，赐号处士，老死家园。

㉘ 张世杰(？—1278)：宋范阳人，官至签书枢密院事，封越国公。宋亡率十余艘战舰避入港湾。后想挥兵大陆，遇飓风，溺死海中。

㉙ 李庭芝(1219—1276)：字祥甫，宋末随人。为制置使参议，移镇两淮，又镇扬州。元兵南下，坚守扬州。因部将叛降，投莲池自杀不果，被擒，死于元朝。

㉚ 泥马：相传赵构从金营逃出，乘崔府君庙中泥马渡江。黄屋：帝王坐的车子，以黄绸为里，称黄屋车。这里作登基解。

㉛ 龟兹：汉西域古国，即今新疆库车县地。

㉜ 两青衣：这里指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金掳他们去，命着青衣行酒。

㉝ 五国城：金掳徽、钦二宗北去，囚于五国城，即今黑龙江省依兰、临江一带。

㉞ 黄龙：金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县。

㉟ 东窗：秦桧和妻王氏在东窗下定计杀害岳飞。

㊱ 鄂王：指岳飞（1103—1142），赵扩（宁宗）追封他为鄂王，谥武穆。蕲王：韩世忠(1089—1151)，赵昚（孝宗）追封他为蕲王，谥忠武。

㊲ 刘四厮、宋五嫂：一般民众的代称。

㊳ 内禅：封建时代帝皇未死前传位给太子。因为不是传于外人，故称内禅。

㊴ 朱陈村：在江苏省丰县东南。白居易诗："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

书目提要

三　画

子不语

存。（清）袁枚撰。二十四卷续十卷。

袁枚《子不语·序》曰："《周易》取象幽渺，诗人自记祥瑞，左氏恢奇多闻，垂为文章，所以穷天地之变也，其理皆并行而不悖。余生平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搏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书成，初名《子不语》，后见元人说部有雷同者，乃改为《新齐谐》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曰："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然过于率意，亦多芜秽，自题'戏编'，得其实矣。"

有近人朱纯以随园刻本为底本的标点本（岳麓书社，1985年版）。

袁枚（1716—1798），清诗人，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人。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又能文，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传世。

广古今五行志

佚。窦惟銮撰。三十卷。

《郡斋读书志》曰："五行变异，叙其徵应，盖为《洪范》之学者。自古术数之学多矣，言五行则本《洪范》，言卜筮则本《周易》，近时两者之学殆绝，而最盛于世者，葬书、相术、五星、禄命、六壬、遁甲、星禽而已。然六壬之类，足以推一时之吉凶；星禽、五星、录命、相术之类，足以推一身之吉凶；葬书之

类，足以推一家之吉凶；遁甲之类，足以推一国之吉凶。……且其说皆本于五行，故同次之为一类。”

《太平广记》引有佚文，且“志”皆作“记”。

大业拾遗记

存。旧题（唐）颜师古撰。二卷。

一名《南部烟花录》。《郡斋读书志》杂史类著录，一卷，“唐颜师古撰。载隋炀帝时宫中秘事。僧志徹得之瓦官阁笋笔中。一名《大业拾遗记》。”《四库总目》则引姚宽《西溪丛语》曰：“《唐艺文志》所载《烟花录》记幸广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伪作此书云云。”

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曰：此书“本文与跋，词意荒率，似一手所为，而托之师古，其术与葛洪之《西京杂记》，谓钞自刘歆之《汉书》遗稿者正等。然才识远逊，故罅漏殊多，不待吹求，已知其伪。”亦与《隋遗录》为同书。

《说郛》本、《香艳丛书》本均一卷。

广异记

残。（唐）戴孚撰。二十卷。

顾况《戴氏〈广异记〉序》（《文苑英华》卷七百三十七）云：“谯郡戴君孚，幽颐最深，……至德初，天下肇乱，况始与同登一科。君自校书，终饶州录事参军，时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书二十卷，用纸一千幅，盖十余万言。”唐宋各书目未见著录。

《类说》收有节本十八条。《说郛》本、《龙威秘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各一卷，显系残本。现存抄本六卷，似后人辑佚。

《太平广记》存佚文约二百八十条。

大唐奇事记

残。（唐）李隐撰。十卷。

《新唐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注：“咸通中人。”重编本《说郛》收有《大唐奇事》，署马总撰，不知何据。《太平广记》引《大唐奇事》外，又有《奇事记》，疑即一书。有《说郛》（重编本卷四

八）本。

三辅黄图

存。佚名氏撰。

《郡斋读书志》谓为六朝梁陈间人作；程大昌《雍录》谓出于唐人。

《隋书·经籍志》作一卷，《郡斋读书志》作三卷，今本六卷，三十六篇。

记载汉时长安古迹，对宫殿苑囿记述尤详。

四　画

开元天宝遗事

存。（五代）王仁裕撰。四卷。

《郡斋读书志》曰："仁裕仕蜀至翰林学士。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

有《顾氏文房小说》本、《丛书集成》本，均作二卷；《说郛》本、《五朝小说》本、《说库》本均一卷。

王仁裕，字德辇，天水人。以文辞知名秦陇间。先事五代蜀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随事后唐，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学士；后晋入立，为谏议大夫；后汉时则累迁户部尚书，罢为兵部尚书，卒赠太子少师。有《西江集》传世，集诗万余首。

王氏闻见

疑即《闻见近录》。存。（宋）王巩撰。一卷。

《四库总目》曰："《闻见近录》凡一百四条，所记上起周世宗，下迄宋神宗，而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事为多。"

有《唐宋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又《说郛》本并有续一卷。

元史

存。（明）宋濂等撰。二百十卷。

修于洪武二年至三年间（1369—1370）。纪传体元代史。本书根

据实录、后妃功臣列传及诸家所撰行状、墓志，表志根据《经世大典》等书，保存了较多史料，但以匆促成书，没有详加考核订正，并未曾利用《元朝秘史》、《皇元圣武亲征录》等重要资料，对蒙古族的源流发展、中西交通等重要史迹，亦未多加叙述。译名、史实也有不少错误，编次混乱芜杂。

后人改作有魏源《元史新编》、屠寄《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新元史》等。

太平广记

存。（宋）李昉等编。五百卷。

衢本《郡斋读书志》曰："皇朝太平兴国初，诏李昉等取古今小说编纂成书，同《太平御览》上之。"《直斋书录解题》曰："太平兴国二年，诏学士李昉、扈蒙等修览，又取野史、传记、故事、小说撰集，明年书成，名《太平广记》。"《四库全书总目》曰："凡分五十五部，所采书三百四十五种，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轶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

选录取一九六一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李昉（925—996），北宋大臣。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人。太宗太平兴国中，任参知政事、平章事。曾参与编撰《旧五代史》，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书，有文集五十卷，已佚。

见闻杂记

存。（明）李乐撰。三卷。

《千顷堂书目》子部小说类，题《李尚宝见闻杂记》。《四库总目》同，作四卷，题《见闻杂记》。

明万历刻本《杂记》九卷续二卷，又清乾隆间刊本十卷续一卷。

李乐，字临川，桐乡人。隆庆戊辰进士，江西按察司副使。

风俗通

残。（汉）应劭撰。三十卷。

全名为《风俗通义》，《后汉书》本传省作《风俗通》。原本三十

卷，每卷为一篇，分子目一百三十四。今本已多散佚。《姓氏篇》自宋已佚，后自《永乐大典》辑出，附录于末。

劭自序曰："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其书因事立论，辨物类，释时俗，考论典礼，类《白虎通义》；纠正时俗，类《论衡》；虽不主一家而自有见地。

五　画

旧五代史

存。（宋）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撰。一百五十卷。

原名《五代史》，因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区别，故称。修于开宝五年至六年间（972—973）。纪传体五代史。分梁、唐、晋、汉、周五书，故原称《梁唐晋汉周书》。附世袭、僭伪、外国三列传和天文等十志。本书据五代的实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等，文献颇备，故纪体多首尾完备，事实较详。

欧阳修《五代史记》刊行后，旧史渐废，元明以下，传本几至湮没。清乾隆年间，邵晋涵等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文，并补以《册府元龟》等书百余种，照原篇目编排成书。然其旧貌已无法恢复。

古今诗话

佚。（宋）李颀撰。七十卷。

《宋史·艺文志》集类文史类有《古今诗话录》七十卷，李颀撰，疑即此书。曾慥《百家类说》有节编本，五十九条。《诗话总龟》前后集共录存三百六十六条，他如《苕溪渔隐丛话》、《竹庄诗话》、《诗人玉屑》、《诗林广记》、《修辞鉴衡》、以及《优古堂诗话》、《竹坡诗话》等亦有录存。今人郭绍虞、罗根泽均曾据以上各书辑其佚文，郭得四百四十四条，罗得三百九十四条。

原书多达七十卷，疑为诗话总集。所存文字多系采摭正史、别集、地志、野史、小说、笔记、类书、诗话等书中旧说，且大

部分为记事，自撰甚少。

史记

存。(汉)司马迁撰。一百三十篇。

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撰成。后其书有缺，元帝、成帝间褚少孙补撰《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篇，又附缀武帝天汉以后史事。

作者职居史官，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之书，利用国家收藏的文献，盖以实地采访的资料，取材极富。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汉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尤详于战国、秦、汉。体裁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

后人注释有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宋代将三家注分别排入正文之下，便于阅读。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曾对书中史事加以考证。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便于参考。

北史

存。(唐)李延寿撰。一百卷。

记载从北魏到隋的历史，纪传体，无表志。作者根据其父大师所撰《北史》旧稿，删并北朝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四书而成。本书于魏孝武帝下，即继以西魏，以此为正统。

本书作者世居北方，见闻较近，对四史亦有所补充，而文辞简洁，编次条理，胜于《南史》。

《旧唐书》

原名《唐书》，因与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区别，故称。(后晋)刘昫监修，作者为张昭远、贾纬等。二百卷。

本书前半全用唐代官修实录、国史旧本，故《本纪》、《列传》颇为详明。长庆以后，无底本可据，《本纪》杂采各书，冗长失当。于宦官废立君主的事，则讳而不言。有些《列传》事实不

详，往往只载官阶履历，因此为后来历史学家所不满；然本书亦有保存唐代史料的优点，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即多据此书。

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收集宋本校刻，清乾隆四十九年列入二十四史，遂与《新唐书》并行。

东观汉记

残。(汉)班固等撰。

东汉官修本朝纪传体史书。明帝时创修，至灵帝熹平中，成书一百四十三卷。班固、刘珍、李尤、崔寔、卢植、马日磾、蔡邕等先后参与编纂。初无书名，后称《汉记》，《隋书·经籍志》著录始题为《东观汉记》。体例皆同《史记》、《汉书》。魏晋时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自南朝宋范晔《后汉书》流行以来，渐归废佚。

今本二十四卷，为清人据《永乐大典》等书辑成。分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和佚文各一卷。

左传

存。(春秋)左丘明撰。

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儒家经典之一。旧传春秋时左丘明所撰。清代经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所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

《左传》多用事实解释《春秋》，同《公羊传》、《穀梁传》完全用义理解释的有异。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多出十七年，其叙事更至于悼公十四年(前454)为止。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史料，文字优美，记事详明，为中国古代一部史学和文学名著。本书每与《春秋》合刊，作为《十三经》之一。

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等版本。

东轩笔录

存。(宋)魏泰撰。十五卷续录一卷

衢本《郡斋读书志》曰:"皇朝魏泰撰。泰,襄阳人,曾布之妇弟。为人无行,而有口。颇为乡里患苦。元祐中纪其少时公卿间所闻成此编。"《四库全书提要》曰:"泰是书宋人无不诋谌之而流传至今,则以其书自报复恩怨以外,所记集事亦多可采,论古者颇籍以为考据之资,故亦不得而废焉。"

有《稗海》本、《笔记小说大观》本、《从书集成初编》本,又《说郛》本、《五朝小说》本一卷,各本均无续录。

玄怪录

存。(唐)牛僧孺撰。十卷。

《郡斋读书后志》曰:"唐牛僧孺撰。僧孺为宰相,有闻于世而著此等书,《周秦行记》之谤,盖有以致之也。"《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题《幽怪录》一卷、《续幽怪录》一卷。并引朱国桢《涌幢小品》曰:"牛僧孺撰《元怪录》,杨用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元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实一书,非刻之误也。"

有《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有今人姜云、宋平校注本(上海古籍社,1985年版),作五卷。

龙城录

存。旧题(唐)柳宗元撰。

《直斋书录解题》曰:"称柳宗元之撰。龙城谓柳州也。罗浮梅花梦事出其中。《唐志》无此书,盖依托也。或云王铚性之作。"《文献通考》引《朱子语类》曰:"柳文后《龙城录》杂记,王铚所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笔力,此记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诗文中。不可晓知底,于其中似暗影出。"《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家类,曰:"何薳《春诸纪闻》以为王铚所伪作。"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引《夷坚志》:"柳子厚《龙城录》盖刘无言所作,皆寓言也。"

有《柳河东集》附刻本、《稗海》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说库》本等。

玉壶清话

存。(宋)僧文莹撰。十卷。

衢本《郡斋读书志》曰:"皇朝僧文莹元丰中撰。自序云:文莹收国初至熙宁中文集数千卷,其间神道、墓志、行状、实录、奏议之类,辑其事成一家言。玉壶者,其隐居之潭也。"

有《笔记小说大观》本、《说郛》本、《五朝小说》本一卷。

玉堂闲话

佚。(五代)王仁裕撰。三卷。

《郡斋读书志》入史部地理类,作三卷,曰:"王仁裕撰。晋天福三年,仁裕被命使高季兴,记自汴至荆南道途赋咏及饮宴酬倡,殆百馀篇。"

其书久佚,《太平广记》收有一百五六十条。

北梦琐言

残。(宋)孙光宪撰。三十卷。

孙光宪《北梦琐言序》曰:"仆生自岷峨,官于荆郢,咸京故事,每愧面墙,游处之间,专于博访。""三纪收拾筐箧,……咸取编连。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皆附其末。"(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书北梦琐言后》曰:"其中可喜可愕之事甚多,叙次衮衮,亦由藻饰之工,在稗官中,固自成一家言。"《四库总目·北梦琐言》曰:"其曰《北梦琐言》者,以《左传》称'畋于江南之梦',而荆州在江北(孙任所),故以命名。"

有《稗海》本二十卷、中华书局排印本(1960年版);《说郛》本仅一卷。

玉溪编事

残。(五代)金利用撰。三卷。

《崇文总目》小说类著录。《通志·艺文略》作"伪蜀金利用撰"。

《太平广记》引有佚文。

异人传

疑即《江淮异人录》。存。（宋）吴淑撰。二卷。

《直斋书录解题》曰："吴淑撰，所记道流、侠客、术士之类，二十五人。"明高儒《百川书志》曰："载道流、侠士、奇女、异童二十五人，各著小传。"《四库总目》曰："是编所记，多道流侠客术士之事，凡唐代两人，南唐二十三人。"

有《道藏》本、《说郛》本。

庄子

存。（战国）庄周著。

亦称《南华经》。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现仅存郭象注本保留下来的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认定为庄子著；外篇杂篇可能搀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一说内、外、杂诸篇都反映了庄子的思想。

其文章汪洋恣肆，并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想象丰富。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

历来注解极多，今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清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列子

佚。（战国）列御寇撰。

《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篇，早佚。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来，可能是晋人作品。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其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又往往与佛经相参合。唐天宝元年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为道教的经典之一。

有晋张湛注本和今人杨伯峻《列子集释》本，选录取后者。

列异传

佚。旧题（三国魏）曹丕（文帝）撰。三卷。

《隋志》入史部杂传类。《旧唐志》同，惟作张华撰，《新唐志》亦作张华撰。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曹丕卒于魏黄初七年，而《列异传》"文中有甘露年间事，在文帝后，或后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托，皆不可知。两《唐志》皆云张华撰，亦别无佐证，殆后有悟其牴牾者，因改易之。惟宋裴松之《三国志》注，后魏郦道元《水经注》，皆已征引，则为魏晋人作无疑也。"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云："意张华续文帝书，而后人合之。"

《古小说钩沉》辑五十条。

岁时记

亦名《岁时广记》。存。(元)陈元靓撰。四卷，一百六十六条。作者以《月令》、《孝经纬》、《三统历》诸书为纲，而以杂书所记节序按目编排，于小说杂书，多所征引。罗列典故备录原文，不任意删改。

夷坚志

存。(宋)洪迈撰。共四百二十卷。

《直斋书录解题》曰："翰林学士鄱阳景卢撰。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者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且天壤间反常、反物之事，惟其罕也，是以谓之怪，苟其多至于不胜载，则不得为异矣。世传徐铉喜言怪，宾客之不能自通与失意而见斥绝者，皆诡言以求和，今迈亦然。晚岁急于成书，妄人多取《广记》中旧事，改窜首尾，别为名字以投之，至有数卷者，亦不复删润，径以入录，虽叙事猥酿，属辞鄙俚，不恤也！"

有今人何卓点校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作二百二十五卷及附录。

《四库全书总目》曰："迈字景卢，鄱阳人，皓之子，绍兴十五年进士，历官至端明殿学士，事迹见《宋史》本传。""是书所记，皆神怪之说，故以《列子》夷坚事为名。"

异苑

存。(南朝·宋)刘敬叔撰。十卷。

《四库总目》曰:"其书皆言神怪之事。""且其词旨简澹,无小说家猥琐之习,断非六朝以后所能作,故唐人多所引用。"

有《津逮秘书》本、《说库》本。

刘敬叔,彭城人。少颖敏有异才,官至给事黄门郎,后以病免,卒于家。

西京杂记

存。旧题(汉)刘歆撰 或题(西晋)葛洪撰。二卷。

葛洪跋云:刘韵著有《汉书》一百卷,班固撰《汉书》几乎全取于此,不取者不过二万字左右,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据考证,盖即葛洪所著而伪托刘韵者。或引《酉阳杂俎》谓系梁吴均撰。明孔天胤序曰:"乃若此书所存,言宫室苑囿,舆服典章,高文奇技,瑰行伟才,以及幽鄙而不涉淫怪,烂然如汉之所极观实盛,称长安旧制矣。"唐颜师古《汉书·匡衡传注》曰:"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

有《四部丛刊》本、《抱经堂丛书》本。

葛洪(284—36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杨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少好儒学,兼及神仙导养之术。晚年隐居罗浮山精研炼丹,以蕲长寿。所著《抱朴子》一书影响深远。

因话录

存。(唐)赵璘撰。六卷。

《四库总目·因话录》曰:"其书凡分五部:一卷宫部为君,记帝王;二卷、三卷商部,为臣,记公卿百僚;四卷角部为人,凡不仕者咸隶之;五卷徵部为事,多记典故,而附以谐戏;六卷羽部为物,凡一时见闻杂事无所附丽者,亦并载焉。""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所载亦不免于缘饰,然其他实多可资考证者。在唐人说部之中,犹为善本焉。"

选录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1957年版),他有《说郛》本、

《唐人说荟》本等。

赵璘，字泽章，开成三年进士及第，大中七年为左补阙，后为衢州刺史。

纪闻

残。(唐)牛肃撰。十卷。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宋史·艺文志》同，有"崔造注"。

佚文见《太平广记》，多记开元、乾元间徵应及神怪异闻。

旧钞本十卷，汪辟疆曰：金陵有钞本牛肃《纪闻》十卷，为丁氏善本书室旧藏，亦从《广记》辑出。

牛肃，玄宗朝人，岳州刺史。

耳食录

存。(清)乐钧撰。十二卷。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曰："阅临川乐钧《耳食录》，盖学《聊斋志异》，而作者笔滞而词陋、间有修洁者，终不免措大气。"

吴兰雪《耳食录序》曰："事多出于儿女缠绵、仙鬼幽渺，间以里巷谐笑助其波澜。胸情所寄，笔妙咸臻，虽古作者无多让焉。"

选录取今人陈戍国点校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

乐钧，临川人，初名宫谱，字元淑，号莲裳，嘉庆举人。有《青芝山馆诗集》。

异闻集

佚。(唐)陈翰撰。十卷。

《新唐志》入丙部小说家类，注曰："唐末屯田员外郎。"《宋志》同，惟撰人作陈翰。《郡斋读书志》入子部小说家类，曰："唐陈翰编，以传记所载唐朝奇怪事，类为一书。"

佚文见《太平广记》、曾慥《类说》、朱胜非《绀珠集》。《中国鬼神精怪》所选两篇在今人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中作《异梦录》和《秦梦记》，题作（唐）沈亚之撰。

齐谐记

佚。南朝(宋)东阳无疑撰。七卷。

《隋志》入史部杂传类，七卷，注："宋散骑侍郎东阳无疑撰。"《新唐志》列入小说类。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引《广韵》"东"字注："宋有员外郎东阳无疑，撰《齐谐记》七卷。"《庄子》曰："齐谐者，志怪者也。"书名取此义。

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古小说钩沉》辑十五条。

《论衡》

存。(东汉)王充撰。三十卷，八十五篇。撰写历时三十多年。充自称"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作《论衡》之书"。(《自纪》)发挥了古代哲学中"元气自然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还论述了人与自然，精神与肉体的关系，提出"夫天道自然也，无为"，批判了"天人感应"说与谶纬迷信；提出"知物由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批判了"生而知之"等观点。曾被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

近人黄晖撰《论衡校释》，刘盼遂撰《论衡集解》。

七　画

宋书

存。(南朝·梁)沈约撰。一百卷。

纪传体刘宋史。修于齐永明五年至六年间(487—488)，因有徐爰旧本为据，故成书甚速。但八志三十卷完成颇晚，《律历志》中避梁武帝父讳，《乐志》中避梁武帝讳，诸志定稿，当已在梁代。本书选录诏令章奏等文件甚多，虽嫌冗长，却保存了若干资料。八志内容，上溯三代秦汉，尤详于魏晋，可补《三国志》之缺，惜门类不全（如无食货、艺文等志）。原书传至北宋，已有散失，后人取李延寿南史等补足卷数。

宋史

存。(元)脱脱等撰。四百九十六卷。

修于元顺帝至正三年到五年(1343—1345)。纪传体宋代史。首

创《道学传》，以道学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该书卷帙浩繁，成书仓促，北宋详，南宋略，理宗、度宗以来尤多缺漏。资料剪裁，史实考订，讹舛颇多。如纪志表传间相互矛盾，一人两传，有目无文等。但保存了不少今已散佚的原始资料，为研究宋代历史的基本史料之一。

明清以来对《宋史》进行改作或补充者颇多，成书的有柯维骐《宋史新编》、钱士升《南宋书》、陆心源《宋史翼》等。

脱脱(1314—1355)，蔑里氏，字大用。累官至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恢复科举，雪冤狱，用贾鲁治黄河，主修宋、辽、金三史。

灵异志

佚。(五代)裴约言撰。五卷。

《宋志》子类小说类著录。

酉阳杂俎

存。(唐)段成式撰。二十卷续十卷。

《郡斋读书志》入子部小说家类，题《酉阳杂俎》二十卷续十卷，曰："唐段成式撰。自序云：缝掖之徒，及怪及戏无侵于儒。诗书为大羹，史折俎，子为醯醢。大小二酉山多藏奇书，故名曰《酉阳杂俎》。分三十门为二十卷，其后续十卷。"《直斋书录解题》云："唐太常少卿临淄段成式柯古撰。所记故多谲怪，其标目亦奇诡，如天咫、玉格、壶史、贝编、尸穸之类。"

选录取中华书局点校本。

段成式(？—863)，唐末文学家。父文昌，穆宗时宰相。他以父荫官秘书省校书郎，得遍阅秘阁书籍，累官尚书郎、太常少卿。晚年闲居，以诗书自娱。除《杂俎》外，有清人辑《段成式诗》传世。

报应录

佚。(唐)王毅撰。三卷。

见《宋志》、《福建艺文志》子部小说家类。《宋志》并注：毅，一作毅。

志林

佚。(宋)苏轼撰。五卷。

陈振孙《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东坡手泽》三卷，振孙谓即《志林》。原为轼随笔所记零星琐事，后人辑录成书，有所增补。

灵怪录

佚。(唐)牛峤撰。

杂取诸书。如《薛弘机》条见《太平广记》卷四一五，出《乾臊子》；《吕生》条见《广记》卷四〇一，出《宣室志》。

灵怪集

残。(唐)张荐撰。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二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不著撰人。《太平广记》尚引有佚文。

有《类说》(卷二八)本。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张鷟孙，两《唐书》有传。

穷神秘苑

佚。(唐)焦璐撰。十卷。

《新唐志》小说家类著录，十卷。《宋志》小说类著录焦潞《稽神异苑》十卷，又有焦璐《搜神录》三卷。《郡斋读书志》小说类著录《稽神异苑》十卷，云："题云南齐焦度撰。……《唐志》有焦璐《穷神秘苑》十卷，岂即此书而相传之讹与？"《类说》卷四十有《稽神异苑》十四条，多有出处，盖出辑集，与《广记》所引《穷神秘苑》佚文，无一相同，疑非一书。

传载

残。(宋)僧赞宁撰。八卷。

见《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

《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均一卷。

灵鬼志

佚。(晋)荀氏撰。三卷。

《隋志》入史部杂传类，三卷，《旧唐志》同。《新唐志》入丙部小说家类。

《法苑珠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各有徵引。《说郛》本存一卷，《古小说钩沉》辑有二十四条。所记皆鬼神怪异、佛教灵验之事。

夜谈随录

存。(清)和邦额撰。十二卷。

和邦额《夜谈随录·自序》曰："予……每喜与二三友朋于酒觞茶塌间，灭烛谈鬼，坐月说狐，稍涉匪夷，辄为记载，日久成帙，聊以自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谓该书"颇借材他书，不尽己出，词气亦时失之粗暴，然记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观。"该书版本较多，有上海新文化书社本、上海进步书局本等，选录采用岳麓书社标点本。

和邦额，字闲斋，号霁园主人。

吴越春秋

存。(东汉)赵晔撰。

记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期间的史事，收集了不少民间传说，颇近小说。所言越国世系，也和《史记》不合。原书十二卷，今存十卷。

有元徐天祜音注本，对事迹异同作了考证。

八　画

尚书

亦称《书》、《书经》。儒家经典之一。"尚"即"上"，上代以来之书，故名。

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实际上有些篇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是后代儒家补充进去的。

西汉初存二十八篇，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子

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和东晋梅赜所献的伪《古文尚书》两种。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尚书》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河东记

残。(唐)薛渔思撰。三卷。

《郡斋读书志》曰："唐薛渔思撰。亦记谲怪事。序云续牛僧孺之书。"洪迈《夷坚支志》癸集序称"薛涣思之《河东记》"。似作"涣思"为是。《太平广记》等书引有佚文。

有《绀珠集》(卷七)本、《说郛》本。

国史补

亦名《唐国史补》。存。(唐)李肇撰。三卷。

《唐志》杂史类著录，三卷，注："翰林学士，坐荐柏耆，自中书舍人左迁将作少监。"《郡斋读书录》入史部杂史类，曰："唐李肇撰，起开元、长庆间事。初刘餗记元魏迄唐开元事名曰《国朝传记》，故肇续之。"上卷、中卷各一百三条，下卷一百二条。内容系"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自序)。

选录取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中国文学参考资料小丛书》本(1957年版)。

述异记

史书载《述异记》有两种，一题(南朝齐)祖冲之所撰，著录十卷，已佚，一题(南朝梁)任昉所撰，存两卷。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述异记》曰："《述异记》二卷，旧题梁任昉撰，(昉，字彦升，乐安人，官至新安太守。)《四库全书》著录。《隋志》(杂传类)有祖冲之《述异记》十卷，而无任氏书，新、旧《唐志》亦俱不载，《崇文目》、《读书志》、《通考》、《宋

志》始载之。是书杂记旧闻，以及名物，颇冗杂而少端绪。中有北齐武成河清年事，必非彦升原本。盖原本久佚，此为后人裒合类书所引，并增益以诸小说而成，乃真伪杂糅之书也。”

有《稗海》本，又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十五条。

诗序

《毛诗序》的简称。现存《诗序》有大序、小序之分。列在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为“小序”；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大段文字概论全经的，为“大序”。

东汉郑玄《诗谱》，以“大序”为子夏作，“小序”为子夏、毛公作。宋代以来学者，或据《后汉书·儒林传》中卫宏作《诗序》之语，认为是卫宏之作。

定命录

残。(唐)吕道生撰。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注：“大和中，道生增赵自勤之说。”盖即《定命论》之增订本，然卷数及少于前，存疑。《太平广记》引有佚文。

法苑珠林

存。(唐)释道世撰。一百卷。

其书将佛家故事，分类编排，共六百四十余目。所引据经典，除佛经外，约有一百四十余种。其中徵引最多者，有王琰《冥祥记》、干宝《搜神记》。唐临《冥报记》、颜之推《冤魂志》、郎余令《冥报拾遗》等。此书撰于初唐，去古未远，保存了不少后来散佚的资料。

选录取上海古籍社一百卷影印本(1991年版)。

国　语

存。(春秋)左丘明撰。二十一卷。

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鲁等国贵族的言论为主，可与《左传》相参证，故有《春秋外传》之称。其中《晋语》最详，周、鲁、楚三国次之，齐、郑、吴、越四国语又次之。

有三国时韦昭注本。近人徐元诰著有《国语集解》。

青琐高议

存。(宋)刘斧撰。十八卷。

衢本《郡斋读书志》曰:"不题撰人,载皇朝杂事及名士所撰记传。然其所书,辞意颇鄙浅。"(清)王士禛《青琐高议跋》曰:"此《剪灯新话》之前茅也。如此俚鄙而能传后世,事固有不可解者。"《四库总目·青琐高议》曰:"所纪皆宋时怪异事迹,及诸杂传记,多乖雅驯。"

选录采用上海古籍社董氏校订排印本,为《前集》、《后集》、《别集》三集,共二十七卷,且附补遗。

金楼子

残。(南朝梁)萧绎(元帝)撰。十卷。

《郡斋读书志》曰:"梁元帝萧绎撰。书十篇,论历代兴亡之迹。"萧绎未即位前,曾自号金楼子,因以名书。

是书至明已散佚,今本六卷,乃《永乐大典》辑本,奇零断续,脱误甚多,凡十四篇。《兴王》、《箴戒》、《后妃》、《终制》、《戒子》、《聚书》、《二南五霸》、《说蕃》、《立言》、《著书》、《捷对》、《志怪》、《杂记》、《自序》。

萧绎(508—554),字世诚,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东王,大宝三年即位于江陵,改元承圣。在位三年,为西魏所擒,被杀。明年,梁朝追尊为孝元皇帝。

帝王世纪

佚。(晋)皇甫谧撰。一卷。

清钱熙祚序曰:"皇甫谧《帝王世纪》,南宋人犹及见之,至宋末始亡。元明人所称述,皆即诸书中展转援引,非尚见全书也。"

"西京而下,史藉大备,而秦以前事,惟有太史公书,又疏略已甚。皇甫谧博采经传杂书以补史迁之缺,所引世本诸书,今皆之佚,断璧残圭,弥堪宝重。"

选录取《丛书集成初编》本。

南史

存。（唐）李延寿撰。八十卷。

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纪传体，无表志。作者根据其父大师所撰《南史》旧稿，删并南朝宋、齐、梁、陈四书而成。本书与《北史》汇合南北各朝的历史，反映了唐初统一全国的历史要求。作者突出门阀士族的地位，常将列传中不同朝代的一姓一族人物集为一编，如一家数世历仕各朝的，《南史》一概提入宋传，以致顾此失彼，有如世姓大族的谱牒。本书删繁就简，虽有失当之处，但文字简洁易读，并增入了四书以外的材料，仍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注本有（清）李清著《南北史合注》，未刊。

南齐书

存。（南朝梁）萧子显撰。六十卷。

现存五十九卷。分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以檀超、江淹等所编《国史》为本，记叙比《宋书》为简明。本名《齐书》，后人为了和（唐）李百药编撰的《北齐书》相区别，故加南字。萧子显以当代人记当代事，书里保存了不少原始的材料。

萧子显（489—537），南朝梁史学家。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累官至吏部尚书、侍中，后出为吴太守。除《南齐书》外，曾采各家《后汉书》，考正同异，成《后汉书》百卷，今佚。

独异志

残。（唐）李冗撰。十卷。

《独异志》是一部唐人编的兼收志怪和志人的小说集。书中除杂录古事外，对唐代流传的奇闻异事亦多记述。《四库总目》曰："其书杂录古事，亦及唐代琐闻，大抵语怪者居多。"

《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均载《独异志》十卷，然不

知何时散佚，后有三卷本、二卷本。选录取今人张永钦、侯志明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闻奇录

存。(五代)佚名氏撰。三卷。

《直斋书录解题》入子部小说家类，云："不著名氏，当是唐末人。"《文献通考》入小说家类。《宋志》同，不著撰人。

有《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均题(五代)于逖撰。

战国策

存。(西汉)刘向编。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订为三十三篇，定名《战国策》。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元吴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近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宣室志

存。(唐)张读撰。

《郡斋读书志》入子部小说家类，曰："唐张读圣明撰，纂辑仙鬼灵异事。名曰《宣室志》者，取汉文召见贾生论鬼神之义。苗台符为之序。"《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曰："唐吏部侍郎常山张读圣用撰。宣室者，汉文帝问鬼神之处也。"

有《稗海》本。有今人张永致、侯志明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十卷，另附《补遗》、《辑佚》。

张读，深州陆泽人，牛僧孺外孙，进士出身，历礼部侍郎、尚书左丞等职，终弘文馆学士判院事。两《唐书》有传。

幽冥录

佚。(南朝宋)刘义庆撰。

《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二十卷。《旧唐书·经籍志》杂传类作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列入小说家类。《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各存十一条。鲁迅《古小说钩沉》据《太平广记》及其它类书辑有二百六十五条。所记多神鬼怪异之事，有重见于《搜神记》等书者。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大臣，文学家。京口(今江苏镇江)人。长沙景王刘道怜次子。袭封临川王，任侍中、中书令、荆州刺史等显职。著《世说新语》等书。

南唐近事

存。(宋)郑文宝撰。一卷。

《直斋书录解题》曰："工部郎江南郑文宝撰。序云：三世四十年，起天福己酉，终开宝乙亥。然泛记杂事，实小说传记之类耳。"《四库总目》曰："文宝字仲贤，宁化人。南唐镇海节度使彦华之子，初仕为校书郎，入宋举太平兴国进士，历官至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

有《续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说郛》本等。

拾遗记

存。(晋)王嘉撰。十卷。

萧绮序曰："文起羲、炎已来，事讫西晋之末，五运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爰广尚奇，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山海经》所不载，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记矣。辞趣过诞，意旨迂阔，推理陈迹，恨为繁冗；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妙百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矣！"《四库总目》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迁。绮录亦附会其词，无所纠正。然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

有《汉魏丛书》本、《稗海》本，选录取今人齐治平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茶谱

佚。(五代蜀)毛文锡撰。一卷。

《郡斋读书志》入农家类，曰："伪蜀毛文锡撰，记茶故事，其后附以唐人诗文。"

十　画

唐人小说

存。今人汪辟疆校录。两卷。

汪辟疆自序曰："惜乎小说一体，《汉志》既别九流，宋元以还，儒者盖加摈弃。逮于有明，久郁斯起，文士嗜奇，喜窥秘册，书贾贸利，独标异书。于是割裂篇章，诡立品目，书帕短册，充牣市朝。而唐宋仅存之古本，沉埋于砂泥粪土之中。……兹为重加董理，俾复旧观。……自秋徂冬，凡得文若干篇，釐为上下卷。篇章先后，则以作者时代次之。唐稗嘉篇，粗萃于此。"

上海古籍社《出版说明》云："汪辟疆先生校录的《唐人小说》，搜集了除零星杂记和易见专著外的现存唐人小说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并用多种版本进行了文字上的校勘订正。在每篇之后并附以考证，列述作者经历、故事源流及后代演变等。这是一本收罗比较完备的唐人小说集。"

晋　书

存。(唐)房玄龄等撰。一百三十卷。

纪传体晋代史。修于贞观十八年至二十年间(644—646)。修撰者凡二十一人，此外唐太宗也写了宣帝、武帝两纪和陆机、王羲之两传后论，故旧本亦题"御撰"。唐以前人撰《晋书》颇多，唐初流传的有臧荣绪等十八家。玄龄等以臧著为主，参考诸家，撰成本书。本书增立"载记"，十六国中的前赵、后赵等十四国，皆入"载记"，不斥为僭伪附庸，仅前凉、西凉入列传。本书史料甚备，博采杂著，惟多记异闻、常见怪力乱神之语。因诸家晋史已佚，乃是研究晋代的重要史书。

原化记

残。(唐)皇甫氏撰。一卷。

《通志·艺文略》小说类著录,一卷。《太平广记》引有佚文,或讹为《原仙记》。有《类说》本(卷七)、《汇珠集》本(卷七)。

殷芸小说

佚。(南朝梁)殷芸撰。十卷。

见《隋志》子部小说家类,注云:"梁武帝勅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但《隋志》及两《唐书》均作十卷。

本书系作通史时因内容荒诞不经或不符合通史体例所剩余的材料的别集,它仍具有史的规模,为后世一般野史笔记的滥觞。有些记载虽属无稽之谈,但颇足资谈助。书中所引谣谚,尤饶有趣味。

《古小说钩沉》辑一百三十五条。《余嘉锡论学杂著》辑一百五十四条,作十卷。选录取今人周楞伽辑注本(上海古籍社,1984年版)。

通幽记

佚。(唐)陈邵撰。一卷。

《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一卷。《崇文总目》小说类作陈劭撰,三卷。《太平广记》引有佚文,或作《通幽录》,似即一书。

剧谈录

存。(唐)康軿撰。三卷。

《新唐志》入子部小说家类,注曰:"字驾言,乾符进士第。"《郡斋读书志》曰:"軿字驾言撰,乾符中登第,书载唐世故事。"《四库总目》作二卷,曰:"是书成于乾宁二年,皆记天宝以来琐事,亦间以议论附之,凡四十条。"

有《学津讨原》本,选录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排印本。

唐阙史

亦作《阙史》。存。(唐)高彦休撰。三卷。

高彦休《自序》曰："愚乾符甲午岁生，唐世二十有一，始随乡荐于小宗伯，或预闻长者之论，退必草于捣网。岁月滋久，所录甚繁缛，亲朋所知，谓近强记。中和岁……出所记述，亡逸过半。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十存三四焉。共五十一篇，分为上下卷。"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唐阙史》曰："所纪皆中唐后轶事，标题序次，简雅可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唐阙史》曰："所记虽皆怪妄之事，而具有端末，多足以参证史传。其篇后多系以断语，持论亦颇不苟，盖志怪之书之近正者也。"

有《说郛》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崇文书局汇刻本。

高僧传

存。(南朝梁)释慧皎撰。十三卷，叙目一卷。

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遗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十科。所载自东汉永平十年至南朝梁天监十八年，凡二百五十七人，附见者二百余人。后人以别于后来诸传，亦称《梁高僧传》。

阅微草堂记

存。(清)纪昀撰。二十四卷。

清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曰："《滦阳消夏录》等五书，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俞鸿渐《印雪斋随笔》曰："《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笔记》。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缋，未脱唐宋人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曰："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选录取天津古籍书店1980年复印文明书局石印本。

纪昀(1724—1805)，清学者、文学家。字晓岚，直隶献县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达。主修《四库全书》，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十 一 画

野人闲话

残。(五代)景焕撰。五卷。

见《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云："成都景焕撰，记孟蜀时事。乾德三年序。"

有《说郛》本、《五朝小说》本，均一卷，不全。

续子不语

存。(清)袁枚撰。十卷。

《子不语》续集。详见《子不语》条。选录取今人朱纯点校本（岳麓书社，1986年版)。

隋 书

存。(唐)魏徵等撰。八十五卷。

纪传体隋代史。纪传为魏徵、颜师古、孔颖达等撰，成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十志（三十卷）为于志宁、李淳风等撰，成于显庆元年（656年)。十志原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称《五代史志》，后各史单行，遂并入《隋书》。内容历叙梁陈齐周的典章制度，详于隋代。其中《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本书对隋朝统治者的荒淫残暴有所揭露，并从反面显示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威力；十志如《食货》、《地理》、《天文》、《经籍》等，综合五代，具有相当的价值。

逸 史

存。(唐)卢肇撰。三卷。

卢自序曰："卢子既作《史录》毕，乃集闻见之异者，目为《逸史》焉。其间神仙交化，幽冥感通，前定升沉，先见祸福，皆摭其实、补其缺而已。凡纪四十五条，皆我唐之事。"

有旧钞本、《类说》本、《说郛》本。

卢肇，字子发，袁州人，会昌三年状元。官咸通歙州刺史。

梁四公记

残。(唐)张说撰。一卷。

《新唐志》杂传记类著录，作《四公记》，卢诜撰。注："一作梁载言。"顾况《戴氏〈广异记〉序》称"国朝燕公《梁四公记》。《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亦题张说撰。《崇文总目》传记类作《四公记》，无撰人。《通志·艺文略》传记类讹作《梁四公子记》，卢诜撰。《宋志》传记类著录梁载言《梁四公记》一卷。

有《说郛》(重编本卷一一三)本。《太平广记》卷八一、四一八引佚文三条。

续玄怪录

残。(唐)李复言撰。五卷。

《郡斋读书志》子部小说家类作十卷，曰："李复言续僧孺书"，分仙术、感应三门。《四库总目》曰："是书世有二本，其附载牛僧孺《幽怪录》末者，盖从《说郛》录出；一即此本，凡二十三事，与《唐志》卷数亦不符，盖从《太平广记》录出者，虽稍多于《说郛》本，然亦非完帙也。"亦称《续幽怪录》。

选摘采用今人姜云、宋平校注本（上海古籍社，1985年版）。

李复言(775—832)，名谅，尝官中丞，长庆四年为苏州刺史。太和七年，终官岭南节度使。

梦占逸旨

存。(明)陈士元撰。八卷。

陈士元自序称，曾于蒲阳轩中梦遇一皓眉老叟，授一金函，于是"据见闻之末，撰兹内外之篇，用述微悰，题为《逸旨》。本书广泛搜罗自古以来的梦论和梦征故事，分作内、外两篇。内

篇论梦，外篇按类综述梦征故事。是我国较重要的一部梦论著作。

选录取《丛书集成初编》本。

续夷坚志

存。(金)元好问撰。四卷。

清石岩序曰："《续夷坚志》乃遗山先生当中原陆沉之时，皆耳闻目见之事，非若洪景庐演史寓言也。"本书所记多为实事，书中不仅记载了许多神怪故事，同时也记载了不少泰和、贞祐年间北方的真人真事。其中有反映当时政治经济情况的，有记载名士风流遗闻佚事的，有记述风土人情、山川异物、名胜古迹的，因有相当的史料和阅读价值。

选录取今人常振国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元代著名文学家。金宣宗朝进士及第，累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晚年以著作自任，有《遗山集》、《中州集》等。

剪灯新话

存。(明)瞿佑撰。四卷附录一卷。

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钱塘瞿佑宗吉著，古传记之脉也。托事兴辞，共二十一段，但取文采词华，非求其实也。后皆倣此。俱国朝人物。"

有明成化丁亥刻本、乾隆五十六年刻本，有今人周楞伽校注本（上海古籍社，1981年版），附明李昌祺《剪灯余话》、明邵景詹《觅灯因话》二种。

瞿佑(1341—1427)，洪武初，自训导、国子助教官至周王府长史。永乐间，以作诗获罪，谪戍保安十年，遇赦放归。作品绮艳。

逸周书

原名《周书》，连序共七十一篇。有人误以为与《竹书纪年》同时

出土，称为《汲冢周书》。经后代学者考定为先秦古籍，而多数出于战国时拟周代诰誓辞命之作，其中《克殷》、《世俘》、《度邑》、《作雒》等篇，所记周初事迹，当有所根据。

今存晋孔晁注本、清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陈汉章《周书后案》等。

谐铎

存。(清)沈起凤撰。十二卷。

清蒋瑞藻《小说考证》卷七引《青灯轩快谭》说："《谐铎》一书，《聊斋》以外，罕有匹者。"吴梅(号青崖)《蒹渔四种曲跋》曰："生平著述，以《谐铎》一书最播人口，几妇孺皆知。"蒋瑞藻《小说枝谈》卷下引《抟沙录》曰："《谐铎》一书，风行海内。其中记载，颇多征实，非若近代稗官，徒以驾虚张诞，眩人耳目者可比。"作者借谈狐说鬼，描写世相，构思奇幻，而才华亦足以相副。书名《谐铎》，即寓劝戒于嬉笑言谈之中之意。

选录取今人乔雨舟校点本（人民文学社，1985年版）。

沈起凤，字桐威，号蒹渔、红心词客，江苏英县(今苏州)人。乾隆三十三年举人。

聊斋志异

存。(清)蒲松龄撰。十二卷。

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曰："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继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曰："《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聊斋志异》版本众多，选录采用铸雪斋抄本（上海古籍社标点排印）。

蓼窗异草

存。(清)庆兰(长白浩歌子)撰。初编四卷二编四卷三编四卷。清梅鹤山人《初编序》曰:"其书大旨,酷摹《聊斋》,新颖处骎骎乎升堂入室。虽有类小说家言,弗足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长日、却睡魔,固无不可也;贤于近时所刻见闻随笔远矣。"有《申报馆丛书》本、《笔记小说大观本》,有今人冯裳、萧逸点校本(上海古籍社,1989年版)。

庆兰(1735—1788),出身阀阅,儒雅风流。清高宗朝殿试秀才。然一生未仕,足迹遍历南北。工诗,有才名,与著名文士袁枚、蒋士铨交善。

乾臊子

存。(唐)温庭筠撰。三卷。

《郡斋读书志》曰:"序谓语怪以悦宾,无异臊味之适口,故以乾臊命篇。"《直斋书录解题》曰:"序言不爵不觥,非觚非豕,能悦诸心,聊甘众口,庶乎乾臊之义。臊与馔同,字从肉。见《古礼经》。"

有《说郛》本、《古今说部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温廷筠(?—866),唐诗人、词人。字飞卿,太原人。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其诗辞藻华丽;词多写闺情,风格秾艳。《乾臊子》原本不传,《太平广记》引录甚多。

十 二 画

集异记

残。(唐)薛用弱撰。三卷。

《郡斋读书志》入子部小说家类,曰:"唐薛用弱撰。集隋唐间谲诡之事,一题《古异记》。曾载徐佐卿化鹤事。"《四库总目》曰:"其叙述颇有文采,胜他小说之凡鄙,世所传狄仁杰集翠裘、王维《郁轮袍》、王积薪妇姑围棋、王之涣旗亭画壁诸事,皆出此书。其《良常山新宫铭》,洪迈《容斋随笔》,推为奇作。苏轼《与子过诗》所谓'尔应奴隶蔡四霞,我亦伯仲山元卿'者,即

用其事。卷帙虽狭，而历代词人恒所引据，亦小说家之表表者。”该书版本众多，选摘采用中华书局排印本（1980年版），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附补编七十二条，汪辟疆《唐人小说》本六篇。

薛用弱，字中胜，长庆中光州刺史，太和中自仪曹郎出守弋阳，为政严而不残。

博异志

残。（唐）谷神子郑还古撰。三卷。

谷神子《自序》曰：“余放志西斋，从宦北阙。因寻往事，辄议编题，类成一卷。非徒但资笑语，抑亦粗显箴规。或冀逆耳之辞，稍获周身之诫。”周中孚《郑堂读书记》曰：“其书所载敬元颖以下十人之事，皆鬼神灵迹，词颇雅赡，盖犹能文之士所为。”《四库提要辨证》：“所记皆神怪之事。叙述雅赡，而所录诗歌颇工致，视他小说为胜。”选录取以《顾氏文房小说》本为底本的中华书局排印本（1980年），附补编二十四篇。

葆光录

存。（五代）陈纂撰。三卷。

有《顾氏文房小说》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直斋书录解题》曰：“陈纂撰。自号袭明子，所载多吴、越事。当是国初人。

博物志

残。（晋）张华撰。十卷。

据王嘉《拾遗记》云：张华原作四百卷，奏于晋武帝，奉帝命芟薙浮疑，分为十卷。所记皆异境奇物及古代琐闻杂事，有重见于《列子》、《搜神记》、《抱朴子》、《续齐谐记》等书者。疑是后人缀辑复成，已非张华原作。

本书版本众多，选录取今人范宁校证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张华（232—300），西晋大臣、著作家。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西晋任黄门侍郎、中书令，加散骑常侍。

后迁司空。学识渊博，著《博物志》十篇，有《张司空集》传世。

越绝书

残。（东汉）袁康撰。

原书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与《吴越春秋》所记相出入。

搜神记

残。（晋）干宝撰。三十卷。

《搜神记》二十卷，旧题（晋）干宝撰。干宝，字令升，新蔡人。《晋书》本传说他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干宝原书传至宋代，就已经散佚了。今本二十卷，是（明）胡元瑞从《法苑珠林》及诸类书中辑录而成。胡见闻博洽，又很懂得编辑体例，辑本多数条目大抵出于干宝原书。但胡氏抄撮时亦有阙遗，并有滥收他书的情况，因鲁迅称二十卷本为"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

有《秘册汇函》本、《津逮秘书》本等，选录取今人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

搜神后记

存。旧题（晋）陶潜撰。十卷。

（明）沈士龙跋曰："潜卒于元嘉四年，而此有十四、十六两年事。陶集多不称年号，以干支代之，而此书题永初、元嘉，其为伪托，固不待言。"但《隋志》著录，已称陶潜，"则膺撰嫁名，其来已久。"（《四库总目》）

选录取今人汪绍楹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

湖海新闻夷坚续志

存。（元）佚名氏撰。

本书分前后两集，十七门，共五百余条。其中绝大部分为宋代故事，间有元代及前代的故事。此书内容比较复杂，其中大部分是志怪故事，但也有少量条目记载了野史佚文，似乎是根据

前人的成书辑录的。

选录取今人金心点校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朝野金载

残。（唐）张鸟撰。二十卷。

《郡斋读书志》曰："唐张鹭文成撰，分三十五门，载唐朝杂事。鹭自号浮休子，盖取《庄子》其生也浮，其死也休之义。"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曰："其书皆纪唐代故事，而于谐噱荒怪纤悉胪载，未免失于纤碎。故洪迈《容斋随笔》讥其记事琐屑摘裂，且多媟语。然耳目所接，可据者多。"

该书版本较多，选录采用中华书局赵守俨点校本（1979年版）。

张鹭（约658—约730），字文成，深州陆泽（今河北深县）人，高宗上元进士，历官监察御史、处州司仓等。曾流放岭南，寻卒。

韩愈集

存。门人李汉编，韩愈撰。亦名《昌黎先生集》。

韩愈（768—824），唐邓州南阳人，字退之。累官至兵部、吏部侍郎。通贯六经百家，反对六朝以来文风，提倡散体，文笔雄健，气势磅礴，为后世古文家所宗，称韩文。卒谥文。愈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

十 三 画

新 书

残。（汉）贾谊撰。

《汉书·艺文志·儒家》著录《贾谊》五十八篇，今本佚其三篇。《隋书·经籍志》作《贾子》十卷。今本亦十卷，但多取谊本传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又加以标题而成，实非原本。

新五代史

存。（宋）欧阳修撰，徐无党注。七十五卷。

书原名《五代史记》，以别于薛居正《旧五代史》，《二十四史》本

改称《新五代史记》，简称《新五代史》。

唐以后所修诸史，只有此书为个人私撰，当时未上于朝。修既没，始诏取其书开雕。该书大致以义例谨严，文章高简为尚，但重书法而轻事实，传闻常有谬误。

路　史

存。(宋)罗泌撰。四十七卷。

纪三皇及夏桀之事，依据纬书及道书，多不经之谈，喜出新意，好用僻辞古语。《尔雅》训路为大，书名取此。其《发挥》六卷、《余论》十卷，皆辨难考证之文。明徐谓亦有《路史》二卷，是编盖其杂记之册，考订不免疏陋。

选录取前者。

新　论

佚。(东汉)桓谭撰。

亦名《桓子新论》。《后汉书·桓谭传》谓谭著书二十九篇，记当世言事，号《新论》。此书久佚。《弘明集》中载有《新论·形神》一文。反对谶纬神学、灾异迷信。阐明了“形神”关系，譬之于火烛：“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完则火灭，形体死亡，精神不复存在。

有清严可均《全后汉文》辑本。

锦绣万花谷

存。(宋)佚名氏撰。前、后、续三集，各四十卷。

该书分类隶事，所引古籍甚多。于宋代轶事逸诗，蒐辑尤富。明秦汴刻本，又多别集三十卷，乃由汴以己意增删而成。

按《新唐书》卷七十六《杨贵妃传》：“每十月，帝幸华清宫，五宅车骑皆从，家别为队，队一色，俄五家队合，烂若万花，川谷成锦绣。”书名本此。

解颐录

即《解颐》。佚。(隋)阳松玠撰。二卷。

《隋志》小说类著录，二卷。原作“杨松玠”，据《直斋书录解题》

改。《崇文总目》小说家有《谈薮》八卷，阳松玠撰。《宋志》小说家有阳松玠《八代谈薮》二卷。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曰："《解颐》即《谈薮》之异名。"《直斋书录解题》曰："事综南北，时更八代，隋开皇中所述也。"

十 四 画

谰言长语

佚。(明)曹安撰。一卷。

见《百川书志》子部小说家类。按：曹安，松江华亭人，正统举人，官安丘教谕。

裴铏传奇

亦作《传奇》。残。(唐)裴铏撰。三卷。

《郡斋读书志》曰："唐裴铏撰。铏，高骈（唐末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客。故其书所记皆神仙怪谲事。骈之惑吕用之，未必非铏辈导谀所致。"《直斋书录解题》曰："唐裴铏撰，高骈从事也。尹师鲁初见范文正(范仲淹)《岳阳楼记》曰：'传奇体尔！'然文体随笔，要之理胜为贵。文正岂可与《传奇》同日语哉！盖一时戏笑之谈耳。"

《类说》本一卷，二十三条。《绀珠集》引十七条。郑振铎《世界文库》本，据《太平广记》辑录佚文二十四篇。汪辟疆《唐人小说》本七篇。选录取今人周楞伽辑注本（上海古籍社，1980年版），计三十一篇。

潇湘录

残。(唐)柳祥撰。十卷。

洪迈《夷坚支志》癸集序曰："惟柳祥《潇湘录》大谬极陋，汙人耳目，与李隐《大唐奇事》只一书，而妄名二人作，《唐志》随而兼列之，则失矣。"《直斋书录解题》小说家类著录："唐校书郎李隐撰，《馆阁书目》云尔。《唐志》作柳祥，未知书目何据也？"《宋史·艺文志》小说家类于李隐《大唐奇事》下著录"又《潇湘录》

十卷”，另有柳祥《潇湘录》十卷。《太平广记》两书并收。

有《类说》（卷十三）本、《唐人说荟》本。

十 五 画

稽神录

存。（五代）徐铉撰。六卷。

衢本《郡斋读书志》曰：“南唐徐铉撰，记怪神之事。序称自乙未岁至乙卯，凡二十年，仅得百五十事。”杨大年云：“江东布衣蒯亮好大言夸诞，铉喜之，馆于门下。《稽神录》中事多亮所言。”

有《津逮秘书》本、涵芬楼排印本。

《四库全书总目》曰：“铉字鼎臣，广陵人。仕南唐为翰林学士，随李煜归宋，官至直学士院，给事中，散骑常侍。淳化初，坐累谪静难军马司，卒于官。《宋史》有传。

十 七 画

赛斋琐缀录

存。（明）尹直撰。八卷。

《四库总目·赛斋琐缀录》曰：“直字正言，泰和人。景泰甲戌进士，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谥文和，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所载多明代掌故，于内阁尤详。”

有明《嘉靖刊本》八卷，又《历代小说》本、《说郛》本一卷。

二 十 画

纂异记

佚。（唐）李玫撰。一卷。

《太平广记》卷三八八引《纂异记》中《齐君房》条，文末作者自叙曰：“大和元年，李玫习业在龙门天竺寺。”

《太平广记》引《纂异记》十四条，其中《陈季卿》、《韦鲍生妓》等

五条，又见于曾慥《类说》卷十九《异闻录》，朱胜非《绀珠集》卷一《异闻实录》。此外，传为冯贽所编《云仙散录》引有《纂异记》佚文四条，未可信。